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八三冊目次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八）（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〇〇一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録十五卷（八）

（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九

火部二

火下

西京雜記曰惠帝七年夏震南山火木林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燋黄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又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夫目瞤（如而辰）則得酒食火華則得錢財故目瞤則祝之火華則拜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王子年拾遺記曰岱山東有員淵千里孟夏之月水騰沸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之月稍燋涸中有黄色烟從地中出起數丈烟色萬变山人掘之入地數尺得燋石如炭或有碎火如俗間之火有草名芬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燋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冬弥温以枝相歷磨則火出

又曰昔伯禹鑿山濬川起自積石鑿龍門至空穴初入空穴之時孔八尺稍入幽闇不可復行禹乃圓火而入有黑虵長十丈頭有角銜夜明之珠以導於禹

又曰員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五十里扣之片片則翡然雲出俄而徧潤天下有木名曰倚桑亦有冰蚕長七寸黑色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水而不濡其質輕軟柔滑以之投火則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

又曰始皇好神仙之事求天下異術有宛渠之民乘螺舟泛黑水而至於雍部始皇與之語及天初開之時子如親見始見問曰聞子明於見遠願聞其術對曰臣之國去咸池日没之所九萬里焉日月之所不照以萬歲爲夜其晝則天豁然中開闊數百丈萬歲還合則爲一日也及其爲夜琢燃石以代日光此石出於然山其土石皆自光明鑽斬皆火出大如粟則輝曜一室昔炎帝時火食國人獻此石也

又曰申弥國去都萬里有燧明國不識四時晝夜其人不死厭世則外天國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識雲霧出於中間折枝相鑽則火出矣後世聖人变腥臊之味遊日月之外以食救萬物乃至南垂目此樹表有鳥若鴞以口啄樹粲然火出聖人成焉因取小技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庖羲之前則火食起乎兹矣

又曰郅寄字君珎丧親盡禮去墓一百里每夜行常有鳥銜火以夾之

六韜曰軍不舉火将亦不食

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燃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又曰利害相摩生火甚多（曲熟也）衆人焚和（衆人遭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矣）

又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又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又曰指窮爲薪火傳（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之理故火傳而不滅）不知其盡也（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又曰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威）

又曰山木自冦也膏火自煎也

又曰馬血爲燐人血爲野火

又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
列子曰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音仍）燔林扇赫百
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從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
無所經涉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
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
火襄子曰嚮之來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
曰不知也
管子曰黃帝作鑽燧出火以熟葷臊
韓子曰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
趣而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而不救火乃召問仲尼仲尼
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所以不救
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舉國不足以賞於民

請徒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令下未遍火
已滅矣
淮南子曰火上尋水下流
又曰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精）其神
為熒惑其獸為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
又曰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
故夏至濕（通合反）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
又曰煉土生木（煉治也）煉木生火煉火生雲（雲金氣也）煉雲生水
煉水生土
又曰　火熯則水滅之金堅則火消之
又曰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
也
又曰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鑽窮也爇音然）

又曰披裘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
又曰畜火井中操鈎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又曰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
薄自然之勢
又曰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圓
銳橢（他果反）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
又曰順風從火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蒿也
又曰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雨者皆未有功而相去
亦遠矣
又曰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之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水
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火與同心為易救）
又曰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嶮者豈無

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
又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
熱爍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
之也
又曰木嘗灼也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木嘗傷而不
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
又曰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遙望若野火也）
又曰炎帝於火死而為竈（炎帝神農以火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
抱朴子曰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
氣則其不能生日月可知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亦何必
盡如日月之方圓乎今火出於陽燧而火不圓也水出於
方諸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

之理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則月精之生水可知矣

又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之時蒲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著此木木爲爲火所著但小焦黑人或得以爲薪者火著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爲火浣布木皮亦剥以灰煑爲布但不及華細好耳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爲布故火浣布有三種焉

又曰暗非火積水非魚竭然暗竭則火滅水涸則魚死伐木而寄生蔓草菟絲萎

又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飛霜之散則不熱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之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

七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也

傅子曰管寧之濟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船皆波唯寧船自若夜晦船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趣之得島一無居人又無火爐行人感異焉以爲神光之祐皇甫曰積善之應也

尸子曰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爲火也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

孫子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燧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生得之魯君許諾乃使轉其桊滕其耳置之匣中至齊境桓公使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爟火所以祓除不祥也爟讀曰灌

又曰燕雀處一屋之下自以爲安竈突決火棟將焚燕雀不知禍將至也

又曰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爲之紀

博物志曰燧人鑽木而造火

又曰臨邛有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昔人以竹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視後火轉盛以盆著井上煑鹽得鹽熟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火即滅迄今不復然也

又曰臨邛有火井深六十餘丈火光上出人以筒盛火行百餘里猶可燃也蜀王本紀同

又曰魏明帝世河東有焦光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焦處寒不凍

又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晉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

南越志曰廣州有大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南無霜

雪故成樹也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俗說云司門尉姓池仲魚城門火燒之燒死故云

又曰臧仲英家欲炊而失釜火從篋中起衣服盡燒而篋不損

山海經曰符愚之山其鳥名鴟音其狀如翠而赤喙翠以而可以衛火

又曰翠山之上其鳥多鸓音壘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可以衛火

又曰崍山之山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可以衛火

又曰帶山之上有獸焉其狀如馬而一角其名曰臛音疏

可以衛火

又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其上多火

又曰崌（音居）山之上有鳥焉其狀如鷄而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可以衛火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山名曰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即然（今扶南東万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有火山國其雖雨火常然火有白鼠常出山邊求食人捕之以毛作布而今之火浣布是也）

又曰厭火國人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言能吐火）

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生木晝夜火然得暴風雨火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

新論曰漢元帝廣求方術之士漢中道人王仲都云但能忍寒暑耳以隆冬單衣於上林昆明池上無變色至夏大暑使暴坐環以十爐火不汗出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為項籍所發牧羊兒墮羊冢中然火求羊燒其槨藏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之後百五日皆火寒食云為介子推子胥沉江吳人未有絕水之事㬎子推獨為寒食豈不偏乎

河圖挺佐輔曰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春秋潛潭巴曰火從井出有賢士從民間起（宋均注曰火明賢者象賢者居漏從井出）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腹疾遂天之意故為燧人也

陸景典語曰衝風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紂勢然也

古今注曰宣帝地節元年上郡沙中夜中有火如粟出不熱

又曰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炷承之得火也

瑣語曰智伯既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及夫出奔秦又夢見於南方遂奔楚也

張衡靈憲曰日疋火月疋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

河圖沐光篇曰陽精散而分布為火

括地圖曰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笑林曰某甲夜暴疾門人鑽火其夜陰暝未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

潘尼箴曰夫水火者所以佐理天地清成大化也在天則日月麗焉在地則水火存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九

火部三

燈　燭　炬

燈

漢書曰王莽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莽常御燈火至明

東觀漢記曰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祭遵營士衆作黄門武樂至夜御燈火

晉書曰温嶠往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恠物嶠遂燬犀燈而照之須臾見水中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故相照意甚惡至鎮踰旬而卒

唐書曰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睿宗好樂聽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僧婆陁請夜開門燃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凡經四日從大酺睿宗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月餘日

河武内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當暫來帝曰掃除宮内然九光之燈

荀采傳曰采荀爽女爲陰瑜妻而夫早亡爽逼嫁與太原郭弈采入郭氏家暮乃丟帷帳建四燈歛衽正坐郭氏不敢逼

三秦記曰始皇墓中燃鯨魚膏爲燈

鄴中記曰石虎正平聲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以鐵爲之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人丁緩者爲恒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又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異者有青玉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爛若列星而盈室焉

洞冥記曰漢武帝燃芳芝燈於閣上有白鳳黒龍馽足來戲於閣上芳芝草出奔盧國

又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燈光不滅

羊頭山記曰漢有常滿燈不添常滿光明不絶也

法顯山記曰舍衛國精舍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佛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佛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北映不得照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天寺洒掃燒香燃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輙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

門取我燈自供養佛婆羅門於夜自伺候見其所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匝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即捨家入道

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常卧於室中以畫石爲榻高三尺廣六尺石體甚輕郅支國所獻也上設紫琉璃屏風列金麻油燭如屈龍形雜采爲之侍人唯見燈明以言無礙乃於屏風外扇之偃曰玉石豈扇而後消凉侍者乃以手摸之知有屏風之礙

又曰穆王東至大巇之谷起春霄之宮集諸方士問佛道法時已將夜闇然雷聲伏蟄皆動俄而有流光照於宮内王更設常生之燈一名恒明亦有鳳腦之燈綴水蓮氷谷之花上去燈七八尺不欲使烟光遠照也西王母來乘翠鳳之輦共王歛會

又曰燕昭王時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升龍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為燈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遥加拜之以火浣布為纏炷光蒲於宮內

孫子曰火光明于天者燈燭何施焉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也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

秦子曰智惠多則引血氣如燈火消暗膏炷大而朗朗則膏消炷小而闇闇則息膏至久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燈燭既滅乃有人引美人者美人援絕其冠纓

桓譚新論曰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脂炷燋秃將滅余謂伯師曰人衰老亦如彼秃炷矣伯師曰人衰老應自續余曰益性可使白髮更生黑至壽極亦死耳

王朗秦故事曰五華燈樹正月朔朝賀設於下三階之前月照星明雖夜猶晝

淮南萬畢術曰取蚖脂為燈置火中即見諸物

語林曰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吾恥與鬼爭光

燭

記曰侍坐於所尊敬燭至起（異晝夜）

又曰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燭多有厭倦也）

又曰曾子寢疾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也）

又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骨肉也）

又曰祭之日洗掃反道鄉為田燭（反道剗令新土在上田首為燭）

又曰九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盡禮殺）

又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禮治國而無禮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又曰女子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周禮曰司几筵掌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沒與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

又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也）

儀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大夫已上親迎執燭前馬）

又曰胥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燭於庭中閽人執燭於門外

尚書大傳曰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

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之齊出門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夜女乎夫江上夜女有家貧無燭者夜女相與欲去之無燭者曰女以無燭之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東壁上餘光照西壁者幸以賜女何為去我諸女以為然而留之今臣弃逐於秦而出關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

史記曰始皇塚中以人膏為燭

謝承後漢書曰巴祗為楊州刺史與客坐闇暝之中不燃官燭

晉書曰周顗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執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常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

寸以此爲許蕭文琰曰燒一寸燭爲四韻詩何難之有乃
與丘措江洪共打銅鉢爲五韻詩響滅皆可觀覽
後魏書曰高祖賞辛清徽室命黄門郎崔光郭祚邢巒
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高祖曰燭至辭退無虧
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
此夜飲
北齊書曰郎茂年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
三禮玄象刑名之學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恒節其燭
唐書曰劉沔爲忠武小校從李光顔討淮西爲捉生將前
後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月黑
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
患可持而還既行然有雙光在前曰後破虜危難所行嘗
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遂息

又曰柳公權充翰林侍書學士每居堂召對繼之燭見跋
語猶未盡不欲取外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
會稽典録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恕務在寛貸每至冬
月罪因當斷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
又曰陳脩字奉遷烏傷人也爲豫章太守脩性清潔屢灼
恭儉十日一炊不然官燭
神仙傳曰漢章帝問劉憑曰殿下有怪常著朱衣被髮持
燭相隨而走爲可劾否憑曰可帝因使人僞爲之憑以符
擲之數人頓地帝驚曰以相試耳乃解之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與其隣婦李吾之
屬合燭夜績徐吾最貧而無燭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
與夜作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息掃陳席以待來者今一
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闇何愛脩

光莫之能照遂復與夜績
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
又曰匡衡勤而無燭隣舍有燭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
而讀矣
王子年拾遺記曰穀阜西有紫明之草叢生于無陰霞地
夜視之如列燭晝則滅矣
又曰員嶠有是西方日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夜
望水上光焰如燭
抱朴子曰求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焉
又曰夫明燭首舉則飛蟲群起
又曰有自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形者神
之宅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方之於燭燭盡則火不
居住也

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銷
韓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
曰舉燭而誤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悅之曰舉
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國以治也
淮南子曰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高燭之類也火愈
燃而消愈亟（愈益也 亟疾也）
説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
曠曰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
老而學者如秉燭之明老而不學昧昧如夜行焉秉燭之
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世説曰君夫　王愷字以粘糖澳釜石季倫以蠟燭灼
炊
玄晏春秋曰子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字有故

奴執燭顧之而問之奴曰撑黎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子於是乎曠然發悟

潛夫論曰隅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則盡照之後燭而益明二者相因而成大火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稱武王伐紂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

地鏡圖曰相王見美女子載燭行壙陰從其所出入處者之石中有玉矣

蔡氏化清論曰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黙之俟此小朴

楚辭曰室中之觀多璵怪蘭膏明燭華容備

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魏明帝樂府詩曰晝作不輟手猛燭繼望舒

劉禎詩曰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爲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録低昂倏忽去炯若風中燭

傅玄燭銘曰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炬

東觀漢記曰光武平河北任光伯卿眷入堂陽縣騎皆炬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怖即夜降

魏志曰滿寵字伯寧以前將軍都督楊州諸軍事孫權自將號十萬至合淝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十數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泰賊於是引退

宋書曰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瘡走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師仲德志欲南歸乃弃遼奔太山遼追騎甚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夜行百里許得以免難

六韜曰三軍有行臨領士衆晝則有雲梯遠望夜則設雲火萬炬

淮南子曰王者不敢夜揭炬（爲人見也）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因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火甚盛爝火盛飯牛車下望見桓公擊牛角而疾商歌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字德祈事郡功曹爲小吏常持劍侍功曹月旦朝幷持炬火嘉於是忽然曰男兒爲吏不免賤役投火於地以劍帶懸樹趣出府門主者問其故對曰大丈

務收來入大朝觀庭序之化今右手持劍左手把炬此等之事乞得受罰而歸

神仙傳曰王遙字伯遼夜大雨晦冥遙出行不霑雨有炬火常在於前

英雄記曰公孫瓚與破虜校尉鄒靖俱追胡靖爲所圍瓚迴師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圍乘勝窮追日入之後把炬逐北

又曰周瑜敗曹操於赤壁燬使輕舡走舸百餘艘艘有五十人㧛棹人持炬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一

火部四

庭燎　烟　炭　灰

庭燎

說文曰庭燎火燭也

禮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詩曰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也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中門於外內為中若今宮闕門）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凡賓客亦如之

又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火星謂水火之處凡闕闕燎）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公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依舊門內施詔曰尚書奏九年庭燎當在端門內明帝時在公車門外可依舊安

趙書曰石勒造燎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燎絙繳上下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閶闔門前設庭燎各二合六處皆六丈

說苑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以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禮之期月而士至

煙

說文曰煙火氣也焴焴然也

漢書曰元帝時有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相為長沙太守常食乾飯不發煙爨

沈約宋書曰桓玄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煙乃張天

許邁別傳曰邁以名映高平閻慶等皆就映受學映曰閻君可服氣以斷穀彭君宜餌藥以益氣慶等將去映為燒香以五色煙出映亦自去莫知所在

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時人也為帝陶正有神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

三秦記曰秦始皇葬驪山牧羊童失火燒之三月煙不絕

廣古今五行記曰前涼御史宋淵房壁中煙出掘而視之別柱曰煒然謝謂弟澄曰柱之為字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燋宋破而主存此灾之大者也宜恩防之其後張邕誅宋混諸黨

王子年拾遺記曰員嶠之山四百里有池周一千里色隨四時變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復有四翼時出瀾石上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於冥昧當雨之時而光色彌明此石常浮於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燒之有煙數百里外天則成香雲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又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鵶繞煙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為立臺號曰思煙

列子曰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

抱朴子曰伯喈識絃音氣於煙燼之餘也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

西域諸國志曰屈茨國有山夜則有光火晝則恒烟焉

風俗通曰亂如俗如緼者糞除不絜草芥集聚火就燒之謂之緼言其煙氣緼緼取其希有淆亂

鍾會芻蕘論曰焚林成煙其似於雲。顔延之廷誥曰火含煙而妬火桂懷蠹而蟲殘桂然大勝滅蠹壯則桂折

焦贛易林夬之小過曰十里望烟散煙日分形體滅亡終不見君

炭

說文曰炭燒木也

記曰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左傳曰邾子在門臺上臨庭閽以缾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執之（是其不素夷射姑也）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鑪炭爛遂卒（廢墮也）

又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爲炭以塞壙）

又曰宋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周禮曰宮人共王之沐浴（沐浴所以自絜清）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

又曰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灰炭皆山澤之所出也灰給澣練炭共爨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又曰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以灰洒毒之（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坌之則走淳之以灰則死）

史記曰竇皇后弟少君爲人所略賣爲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崩百餘人皆壓死少君獨不死

漢書曰先冬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平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候二至焉

晉書曰王沉爲豫州刺史下教求直言之士主簿褚碧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矣

又曰孫登住宜陽山自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

後魏書曰高聰弃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

邵氏家傳曰邵貞字德方山陰人性詳審趙張氏葬或落生炭於貞履中坐人謂貞不見疾呼貞因不爲迴顧

神仙傳曰嚴青會稽人也於山中作炭忽有人與青一卷素書曰汝骨應得道長生故授神書也

齊地記曰東莒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人俗音曰挺木經野火燒之不死炭亦不滅東方有不灰之木

豫章記曰豐城縣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燃以炊爨

交州記曰靈頭山越人炊爨之處掘而得炭

淮南子曰譬猶氷炭鈎繩也何時而可合（氷寒炭熱鈎曲繩直無時得合）

人曰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燥故炭輕濕故炭重）

又曰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

又曰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憎一曰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中亦敗膠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也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也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

抱朴子曰柳乃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則億載而不敗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襄子滅鬚去眉變其形容作乞人往乞於其妻曰然狀無似吾夫者其因何類吾夫之甚讓乃吞炭而變其聲

異苑曰信安鄭徽年少時登前橋彷徉見一老翁以小囊與徽云此是君命慎勿零落若有破碎便爲凶兆言訖失所在徽密開看是一挺炭意乃祕之雖家人不之知也永初三年年六十病篤語弟子云吾齒盡矣可試啓此囊見

炭碎析於是遂亡

桓譚新論曰舉火夜作燃炭乾墻

王況釋時論曰融融者皆趍熱之士得鑪冶之門者唯挾炭之子

鹽鐵論曰冰炭不可以同器

語林曰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召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火熱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賈誼鵩鳥賦曰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

灰

周禮曰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牡蘜蘜不華者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杜子春云大皞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西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又曰慌力見切氏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渥讀如繒人屋當之屋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杜子春云淳當爲湛書亦或爲湛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清其灰而盝切力盝之而揮之清澄也於灰澄而盝晞之晞而揮去其蜃

史記曰秦商鞅作苛法有弃灰於道者刑之

漢書曰韓安國坐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甲曰燃即溺之

又曰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國胡云此是天地劫灰之餘也問東方朔言狀

後漢書曰楊琁爲零陵太守時蒼梧羣賊攻劫琁制車數十乘置灰車中從風散灰賊不得視因以敗之

魏畧曰文欽爲廬江太守爲都督王陵所奏欽詐曹爽謂曰陵責卿載灰兩舡何爲乎開尺下起染舍故燒作灰

吁

吳錄曰張舉字子清爲句章令有婦殺夫君因焚屋言燒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按屍開口視之無灰令人取豬兩頭殺一生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先死婦後燒之婦遂首服焉

晉書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中書監張資病驍騎將軍呂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厚羅什以其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又療果無効少日資云卜日無灰時按

隋書曰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

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
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
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又曰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
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
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
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
符則灰飛衝素散灰出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
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
五夜而盡或終一月而上末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
灰飛半出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
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
祖駮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

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
不能對
莊子曰鄭有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弃而走(不喜自聞死日)列子見之而
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之
見壺子出而咸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不活矣不可
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濕灰均其寂魄化此乃致人無感之時也)
又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嗒焉解體若失其配
匹也)顏子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
已又何所有哉)
淮南子曰月暈以蘆灰環之缺一面則暈亦闕一面焉
又曰爛灰生蠅

又曰仲夏之日無燒灰(草木盡成)無暴布(暴之與曬)
又曰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又曰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為冀州害)積蘆灰以止淫水
(盡畢也一曰事灰也)
又曰伐薪而為炭燔草而為灰
抱朴子曰吳世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試之積荻數千束使
之因猛火而燔荻了盡謂光當已化為煙燼而光端坐灰
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又曰外國作水精盌實是合五百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
有其法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殷國將亡亦有妖乎
其一人對曰殷國常雨血雨灰血石武王曰大哉妖也其
一人曰是非大妖也殷國大妖三十七章雨血雨灰血石

臣不為妖災武王蹴然而問三十七章之妖對曰殷君好
射人喜以人餧虎喜割人心喜殺婦喜殺人父孤人之子
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要離請吳王
曰臣請殺之乃僞加罪焉執其妻焚而揚其灰
述異記曰蜀郡成都張伯兒年十餘歲作道士通靈有返
驗時飲醇灰汁數升云以洗腸療疾
從征記曰自燃灰狀如黃灰生海濱投水中浣衣不須淋水
太玄經曰冷竹為管室灰為候以揆百度(虞翻注曰以令空竹為管也室
窒竅)
物理論曰宜陽縣金門山竹為律管河內葭莩以為灰可
以候氣焉
春秋感精符曰畫遺灰則月暈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一

叙休徵　日　月　星　風　雨

雲　霧　露　雷　氣　光　人

神

叙休徵

書曰休徵（叙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曰晢時燠若（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禮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又曰用民必順（不奪民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言大氣之時陰陽和也）○又曰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又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與藪同也）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事有他事使之言也）先王能脩禮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又曰外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假音格）

又曰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行木為雨金為陽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

黃帝太階六符經曰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謂太平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為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此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辭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下之不迼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聖人盍往朝之於是周公乃敬

其所來故小雅云有渰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亦明矣

又曰祥者福之先見者也（風角占曰先見曰祥福）

春秋繁露曰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

又曰五帝三王之理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故天為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于郊

日

孫氏瑞應圖曰君賢得土地則日有黃抱

又曰楊光者人君不假臣之權則日楊光

又曰王者動不失日楊光也

符瑞圖曰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方自來降也

又曰少皥氏邑於窮桑日五色牙照窮桑

易說曰日者至陽之精象君德玄黃照耀五色無主

春秋潛潭巴曰君德應陽君臣得叶度則日含王字含王字者日中有王字也王者德象日光所照無不及也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興有黃雀赤頭立於日傍黃帝曰黃者土精赤者火榮爵者賞也余當立大功乎黃雀者桑也

禮斗威儀曰君承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無主宋均曰五行之色不王於一也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昇平則黃中而青暈乘火而王則黃中而赤暈乘金而王則黃中而白暈乘水而王則黃中而玄暈

孝經援神契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德至於天日抱戴（在上曰戴在旁曰抱）

月

漢書曰元后生成帝夢月入懷（吳志太孫策生）
京房易飛候曰正月有偃月國必有喜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月黃而多輝
禮瑞應圖曰昔太清之治世也昭明于日月
禮含文嘉曰人君政尊則日月貞明
春秋潛潭巴曰君臣和得道叶度則日月大光明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延年益壽

星

孫氏瑞應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於人則見

又曰王者德至幽微則景星見
又曰景星者星之精也先後月出於西方王者不私人以官使賢者在位則見佐月爲明
又曰王者孝行之溢則斗實精（狀斗七星光明若精實也）
又曰王者承天得理則老人星臨國符瑞圖月鎮星合房者年穀豐熟
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五星若連珠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景星出翼（景大也翼朱鳥宿也）
禮稽命徵曰出號施令叶民心制禮作樂得天意則景星見
又曰外內之制各得其宜四方之事無有留滯則天苑有德星見
禮斗威儀曰君承土而王者其政太平則鎮星黃而多暈
又宮星黃大其餘六星耀光四起（宮斗北斗魁星也）
又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太平則辰揚光乘金而王則太白揚光
禮含文嘉曰天子崇有德彰有道顯有功褒有行則太微七星明以微處士有德星應宋均云太微正教之宮也七星衣裳正禮令施教布化儀服雍禮故星明今以微處士有德星應則星皆有威儀矣
春秋合誠圖曰天子精耀心憤務德則景星見（宋均曰憤勸懃也）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則景星見
春秋佐助期曰虞舜之時景星出房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舉賢則景星放於天
又曰王者德政海內富昌則鎮星入關（闒韓閣之門當帝坐）

春秋元命苞曰老人星者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以秋分候之南郊
又曰帝位明即畢星光大也
春秋文耀鉤曰老人星見則主安下不見則兵起
又曰王者安靜則老人星見
春秋運斗樞曰王政和平則老人星臨國萬民以歌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天則斗極明
又曰天子刑于四海德洞淪冥八方神化則斗實精
又曰神靈滋液百璃寶用有景星
又曰鎮星含房符明道興（宋均曰符驗明而道興年豐也）
又曰太白合表四夷從服之象（宋均曰合表從中道也太白進退主侯兵合從中道）
（報提遲）
孝經內事曰天子行孝德則景星見

又曰王者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陰陽合度則太微五帝座星明以光也
又曰王者得禮之制不傷財不害民君臣和草木昆蟲各象正性則三台爲齊明不闊不狹如其度宋均云君臣制度宮室車旗多少各有科品則應也
又曰王者敬諸父有差則大角光明以揚宋均云諸父伯仲叔季也斗爲帝車帝所乘也角堅剛而居帝前帝敬諸父感天應之也
又曰王者遠嫌別微殊貴賤抑驕臣息閹子則屏星爲之明以潤帝座章而光宋均云屏星五帝座爲之明以潤章大也
又曰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均明河行不離其常宋均云天子考察天氣若梓愼見星之祲者也所以獲福禳災

五車主五穀民禳災得福民無飢寒之困五穀星之明以應之河若離常則有決溢之憂則九穀失所殖矣
又曰昆弟有親親之恩則鉤鈐不離房宋均云鉤鈐遠房則疎闊令昆弟相親故天相近明其友也
又曰王者厚長幼各得其正則房心有德星應之宋均云房心爲天子明堂布政之宮長幼厚則政教著明房心應之而時也

風

史記曰黃帝行德天爲之起風從西北東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也
唐書曰肅宗在平凉未知所適會朔方留後杜鴻漸奉牋迎上又河西行軍司馬裴冕勸上治兵於靈武以圖進取上發平凉至豐寧南見黃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以保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間不辨人物及回軍趍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
尚書大傳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
又曰舜將禪禹于時八風脩通
禮斗威儀曰王者乘火而王其政昇平則祥風至宋均云即景風其來長養萬物
符瑞圖曰翔風者瑞風也一名景風春爲發生夏爲長盈秋爲收藏冬爲安寧
春秋繁露曰王者恩及金石則涼風出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八方則祥風至
王充論衡曰王者太平則五日一風風不鳴條
風角曰風清明髙不及吡二三天此下有聖人或清明其來久長而不動搖樹木枝葉此龍德在其下

晉陽春秋曰劉裕平慕容超將旋下邳聞盧循反何無忌敗乃還次山陽造楊子江問行人曰朝廷如何對曰則尚未至劉公若還無所憂也裕將濟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吾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天不助覆溺何足可怯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

雨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嘉雨時至
春秋說題辭曰大節二十四小節十二功德分也故一歲三十六雨
鹽鐵論曰太平之世則雨不破塊旬日一雨雨必以夜
符瑞圖曰周公時天下太平當此之時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又曰靈雨者遇歲亢旱責躬引咎理察冤枉退去貪殘側

身修政則降以靈雨非誠感瑞則非靈也
又曰昔殷湯之世天下大旱以六條自責於是大雨
淮南子曰神農之世甘雨以時五穀蕃殖
尸子曰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谷雨旬五日爲行雨萬物咸利故謂之神

雲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喜氣也
漢書曰武帝封禪夜有白雲封中出
魏書曰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盖當其上終日望者以爲至貴之證
宋書曰世祖在江州起義建牙軍門有紫雲二段落于牙上

唐書曰玄宗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從者望而得之
又曰肅宗自奉天而北次永壽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識者以爲天子之氣
尚書中候曰堯德清平乃沉璧於河白雲起
禮斗威儀曰景雲景明也言雲氣光明也
又曰周成王治平觀於河青雲浮
春秋孔演圖曰黄帝將興黄雲外於堂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又曰天子孝則景雲見
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見者太平之應也
符瑞圖曰矞慶雲也内赤外黄一曰矞雲矞音橘也
帝王世紀曰黄帝有景雲之瑞以雲紀官
又曰堯母慶都生而神異有黄雲覆其上
漢武故事曰帝幸梁父祀地山上有白雲如盖
又曰宣帝祀甘泉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歸藏曰大吴之盛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伶妄宋書曰高祖北征至洛陽常有紫雲見於軍上

霧

史記曰高祖至平城匈奴圍上七日大霧漢人往來故不覺
帝王世紀曰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霧三日帝之洛水上見大魚負圖書

露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十二年甘露降南行唐
又曰明帝永平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
又曰明帝永平十七年甘露降泉陵兆陽二縣二縣屬雲陵泉陵城在斜水州本陽縣北虞陽故城在雍州陽縣西北

東觀漢記曰光武時甘露降四十五日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甘露頻降狀如細雪
唐書曰武德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甘露降于中華殿之桐樹泫氷雪以示群臣
又曰貞元十年正月西川奏當管甘露降松栢竹蘂等二千四百四十二處
尚書中候曰堯時甘露降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天則降甘露
禮斗威儀曰君治政則軒轅之精散爲甘露降
又曰人君秉土王其政太平則甘露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甘露濁
孫氏瑞應圖曰耆老得敬則松栢受甘露尊賢老不失細

微則竹葦受甘露
又曰甘露者味清而甘降則草木暢茂食之令人壽
又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則甘露降於松栢
白虎通曰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
論衡曰甘露味如飴王者太平之應
鶡冠子曰聖德上及太清下及萬靈則膏露下
晉中興徵祥記曰甘露仁澤也凝如脂甘如飴王者德至
於天則降
呂氏春秋曰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山海經曰軒丘鳳卵民食之甘露民食之所欲自從
魏明帝與東河王詔曰昔先帝時甘露屢降仁壽殿前自
吾建承露盤以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雷

史記曰高祖母劉媼嘗遊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冥
晦見蛟龍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河圖曰黃帝以雷精起
尚書中候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白雀銜
丹書集公車曰秦伯霸也

氣

史記曰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
又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
怪問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
漢書曰宣帝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詔繫者殺
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獄邴吉拒使者不得入
後漢書曰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見望舂亭
郭唶曰唶音子夜切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東觀漢記曰和帝時十一月夜白氣長三丈起圖東北
軍市西域蒙奇踈勒二國歸義
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以漢延熹三
年十二月乙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
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
晉書曰天子氣森森然感華蓋或如龍如馬
宋書曰明帝太始二年六月日入後有黃白氣東西竟天
光明潤澤也
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諫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
衝天五彩相繆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氣不若殺之
應劭漢官儀曰世祖封禪文有白氣一丈東南極望正直
壇所有青氣上與天屬遥望不見顛瑞命之符也

光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祀汾陰殿傍有光如降上遂立后土
祠於汾陰
又曰郊太一祠上有光
又曰宣帝祠世宗神光興於殿旁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
狀
東觀漢記曰李軼等讖言劉氏當復起李氏爲輔遂市兵
弩絳衣赤幘歸舊廬望見廬南有若火光以爲人持火呼
之光遂盛矓曈上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
後魏書曰太祖武皇帝母曰獻明賀皇后夢日出室內寤
而光明屬天欻然有感乃生於參合之北其夜復有光明
又曰高祖孝文皇帝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生平城
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氤氳和氣充塞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榮光出
符瑞圖曰玉燭者瑞光也見則四時之色洞如燭也

又曰景者光也亦曰象也光而可象應行而臻故茂德內彰則瑞光外燭

又曰昌光者瑞光也見於天漢高受命昌光出軫

又曰榮光者瑞光也其光五彩焉出於水上

又曰五光彩者天見五色三光重輝輝于地也

春秋合誠圖曰五光垂彩天下大嘉

人

尚書中候洛師謀曰呂尚出遊于戊午有赤人雄出（赤人水神）授吾簡丹書曰命遊呂（吾我也由用也）

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盡力乎溝洫百穀用成神龍靈龜驅伏玉女降

魏志曰咸熙二年晉太子襲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丈餘跡長三尺一寸白髮着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語云今當太平

瑞應圖曰真人者黃帝時遊於池王者有茂德不貪貨利則金人垂無遊王後池

神

龍魚河圖曰黃帝攝政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造兵杖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黃帝行天下事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而令制伏蚩尤蚩尤歸臣因使鎮兵以制八方

尚書中候曰堯使禹治水禹辭天地重功帝欽擇人帝曰出爾命圖爾乃天（言天使汝治水非我敕）禹臨河觀有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表曰文命治淫水（表安也言曰文治淫水之水）臣河圖去入淵（河圖謂括地象）

漢書曰武帝太始四年三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漢武帝所造）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山海經曰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食之伯天下（伯即霸字也）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使乘白鹿來獻白環一本云帝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王環

又曰二美母者蓋神女也周穆王時持酒來酌之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溪十里援弓將射未敢發見人物具焉右袪不走馬管仲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走馬前道也袪衣其前水右袪示從右涉至溪如所言公拜焉曰仲父之聖若此

莊子曰齊桓公遊於澤管仲御公見鬼仲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舉其首而立見之者

殆乎霸公曰此寡人之所見也

墨子曰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面狀正方繆公乃懼神曰無奔帝享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使君國昌公問神神曰予為勾芒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三

休徵部二

地

地　山　湖　河　海

雒　水　醴泉　井　池

土　社　石

草

萐莆　華草　朱草　蓂莢　嘉穀

秬鬯　福草　福并　威蕤　屈軼

延嘉　紫達　芝　蘭　茅

蒿　木　賓連闊達　平露

地

禮曰地不愛其寶○符瑞圖曰地得其性不震拆也

祥瑞圖曰王者益土地則社稷及市中地長

山

管子曰霸王之主興則牙山之神見

休子曰少皞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旦化爲山山嶺崩勃忽焉

湖

吳志曰孫皓天璽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傳言此湖塞天下大亂此湖開天下寧

河

北齊書曰武帝大寧二年齊州黃河清改清河元年

隋書曰煬帝大業三年武陽言河水清○唐書曰貞觀十四年陝州奏界內二百餘里正月元日河水變清四日乃止○又曰高宗永徽五年六日濟州黃河清十六里

又曰肅宗乾元二年嵐州言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十月

李光弼破史思明衆五萬

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清

又曰孔子云天之將降嘉應河水清變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三日鄭玄曰聖王爲政理之所致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濂宋均曰濂不波不溢也濂謂不盈也波勤衆閒

符瑞圖曰河濂者河水清也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循天命而行天道四通則河出龍圖

東觀漢記曰光武從邯鄲避王郎兵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爲王郎所及上令王霸前往視之霸恐驚衆念還言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阻即白水堅可渡士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比至河流澌冰合可履焉欲僅以囊盛沙布冰上既度未數里冰陷也

海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出而王道通移則海不揚鴻波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江海著其神象宋均曰神不見但著象而已青黃赤白黑隨其所有色見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則海出明珠

雒

河洛後漢書曰沛國陳宣字子達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或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正身金隄水退況聖主耶言未絕而水去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洛赤光起

又曰武王沉璧青雲浮洛

易乾鑿度曰帝德之盛應於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

爲五色玄黄

水

陳書曰高祖至南康破蔡路養李遷仕頓石舊有二十四灘多巨石行旅者以爲難高祖之發也水暴起三百里石皆没

唐書曰武德元年七月新豐鸚鵡谷水清世傳此水清天下平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於山蒙均日甍小水也出可溉灌生細不植也

異苑曰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暨宋武薄伐而激洪波

醴泉

禮曰地出醴泉

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祠長陵還醴泉出京師飲之者痼疾皆差也

唐書曰貞觀二十三年肅州醴泉出有文石五彩盖泉

尚書中候曰醴甘也取名醴酒

又曰堯砥德匪懈醴泉出

又曰文命盛德俊乂在官醴泉出山

禮斗威儀曰醴泉味甘王政和可貴故水甘也

禮稽命徵曰王者刑殺當罪賞賜當功得禮之儀則醴泉出醴廱也

又曰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白泉出飲之使壽長

禮含文嘉曰神農修德作耒耨地應以醴泉

春秋潛潭巴曰君德應陽則醴泉出焉

春秋潛潭樞曰旋星得則醴泉出

春秋感精符曰德淪於地則醴泉出焉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淵泉則醴泉出

孫氏瑞應圖曰醴泉者水之精也味甘如醴泉出流所及草木皆茂飲之令人壽也

又曰理訟得所醴泉出於京師有仙人以爵酌之

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則醴泉湧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也

井

鶡冠子曰聖人德上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

徐整正曆曰黄帝上時以醴泉爲漿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清淨則浪井出有仙人主之

典略曰浪井者不鑿自成之井

池

唐書曰大曆八年解州安邑兩池生乳鹽後賜號寶應靈慶池

土

左傳曰晉文公過衛文公不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野人與之塊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史記曰黄帝時有土瑞故以土德王

庾温瑞應圖曰王者德温遠方則物化爲土

蜀王本紀曰蜀王獵於褒谷秦王以金一笥遺蜀報以禮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賀曰土者地也今秦當有蜀矣

社

漢書曰昌邑王門社有枯樹復生枝葉後宣帝立

晉書曰武帝時洛陽太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爲東莞後當

有天子東莞王旼封琅邪王江東之應也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呴百姓歸之（呴鳴之怒）
（者動起拔衆時有 此群呴呼后切）
石
漢書曰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一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唐書曰貞觀十九年陝州有石理成文曰李君王三字甚明。又曰永徽二年藍田縣令田仁注獻瑞石文理成字曰天安永得立
祥瑞圖曰張掖之柳谷有石始見於建安成形於黄初文備於太和（建安黄初太和皆年號）其石狀象靈龜蟠然盤峙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周圍五丈餘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文字燦然斯蓋大晉 受終聖德兼該之應也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龍三年張掖删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閟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玉横一又有麒麟在東鳳凰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南方有字曰大討曹金但取之此司馬氏革運之徵。瑞應圖曰碧石王者玩弄之物不用則出。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乃生白石
又曰王者君臣父子夫妻尊卑有别則石生於澤也
禮含文嘉曰内外之制各得其宜則山澤出龜寶石
草
萐莆
孫氏瑞應圖曰萐莆王者不徼滋味庖厨不踰深盛則生於厨一名倚扇一名實闔一名倚萐生如蓮枝多葉少根如絲轉而生風主於飲食清涼驅殺蟲蠅舜時生於厨又
堯時冬死夏生又舜時生於厨及階左
春秋潛潭巴曰君臣和得道度叶中則萐莆孳於庖厨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阜出萐莆（宋均注曰文典階興萐莆應也）
華苹
祥瑞圖曰雙蓮為苹
又曰華苹者其枝正平王者德剛則仰弱則低
又曰王者政令均則華苹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感
朱草
孫氏瑞應圖曰朱草草之精也聖人之德無所不至則生
又曰朱草者百草之精也王者德無所不通四方有歌詠之聲則生
大戴禮共朱草日生一葉至十六日落一葉周而複始
尚書大傳曰王者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又曰帝命周公踐祚朱草暢生
尚書中候曰文命咸得俊乂在官則朱草在郊
又曰堯德清平比隆伏羲故朱草生郊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地生朱草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洽於地則朱草生食之令人不老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則朱草生
春秋繁露曰君勸農事無奪民時使之歲不過三日行十一之税進經術之士開闢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朱草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朱草生

後漢書曰光武時朱草生于水涯
晉書曰武帝時朱草生
白虎通曰朱草赤色也可以染絳別成𪏻黻之服列爲尊卑之差
淮南子曰太清之世四時不失其序日月揚光五星循軌則朱草生
抱朴子曰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中中立可丸爲泥以金投中名曰金漿以玉投之名曰玉醴服之皆長生也
鶡冠子曰聖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朱草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朱草生於文昌殿側

蓂莢

孫氏瑞應圖曰蓂莢者葉圓而五色一名曆莢十五葉日生一葉從朔至望畢從十六日毀一葉至晦而盡月小則一葉卷而不落聖明之瑞也人君德合乾坤則生
祥瑞圖曰蓂莢堯時生
尚書大傳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蓂莢生
尚書中候曰周公作樂而治蓂莢生
春秋運斗樞曰老人星臨國則蓂莢生
又曰箕星得則蓂莢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蓂莢生
風俗通曰按孝經說古太平蓂莢生階其味酸王者取以調味後以醯醢代之
徐整正曆曰黄帝之時以蓂莢者瑞草也蓋神靈之嘉應也
白虎通曰王者考曆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莢者樹名也

嘉穀

孫氏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盛德之精也文者則二本而同秀質者則同本而異秀此夏殷時嘉禾也
又曰周時嘉禾三年本同穗異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所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文王之廟
書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各一壠合爲一穗獻之天子王命周公作嘉禾篇
尚書中候曰嘉禾莖長五尺三十五穗
禮含文嘉曰神農作耒耜天應以嘉禾
又曰殺五車明五禮則五禾應以大豊

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升平則嘉穀並生
詩含神霧曰堯時嘉禾七莖連三十五穗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得嘉禾液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
周書曰神農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然後五穀興以助果實
漢書曰宣帝時嘉穀降于郡國
後漢書曰安帝時九真嘉禾生五百六十大本七百六十八穗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舍時有嘉禾一莖九穗縣境大熟因名曰秀
又曰章帝時嘉禾嘉麥日月不絶
魏志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三言嘉禾生

王隱晉書曰元帝初藉葉草悉成禾
沈約宋書曰文帝時醴湖生嘉粟一莖九穗
又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嘉禾生華林園十株七百穗
又曰孝武帝大明元年嘉禾生清暑殿鴟尾中一株六穗
齊書曰武帝時固始縣嘉禾一莖五穗新蔡又獲一莖九穗一莖七穗
梁起居注曰大同六年九月始平獻嘉禾一莖十七穗
白虎通曰嘉禾者太和之爲美瑞者也
晉徵祥說曰王者盛德則嘉禾生嘉禾者仁卉也其大盛箱一稃二米國政質則同本而異穎國政文則同穎而異本
唐書曰開元十九年揚州奏穭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 穭音

五八合十三　九

又曰大中二年福建進瑞粟十五莖莖有五六穗
又曰大中六年淮南節度使杜悰奏海陵高郵兩縣百姓於宮河中漉得異米煑食呼爲聖米

秬秠

孫氏瑞應圖曰秬秠者三隅之黍一稃二米王者宗廟修則生。又曰昭穆序祭祠宰人咸有[illegible]禮[illegible]儀之羨則秬秠生
又曰王者節敬依禮度親疎有別則秬秠生
又曰黃帝時蔄夷乘白鹿來獻秬秠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秬秠生

福草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宗廟至敬則福草生於廟 一云禮草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則福草生廟中 宋均曰廟中生華蓋福草也即朱草之別名可以染[illegible]服故應仁孝而生廟中

福并

孫氏瑞應圖曰福并瑞草生王者有德則福并生

威蕤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禮備則威蕤生 威蕤曰
又曰王者愛人倫則威蕤生於殿前

屈軼

孫氏瑞應圖曰屈軼者太平之代生於庭有佞人則草指之

延嘉

孫氏瑞應圖曰延嘉王者有德則見
又曰王孝道行則延嘉生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至德屬于四海則延嘉生

五八百十三　十

紫達

孫氏瑞應圖曰紫達者王者仁義行則常見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紫達常生

芝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食之令人延年
又曰王者寵近耆老養有道則芝英生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則陵出玄芝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甘泉宮內產芝草九莖連葉宣帝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 如淳曰銅池承霤也晉灼曰以銅作池以承屋霤也
後漢書曰明帝時郡國上芝英
又曰章帝建初三年零陵獻芝草
東觀漢記曰桓帝時芝草生中黃藏府

宋書曰順帝時臨城縣生紫芝
齊書曰武帝時襄陽獲紫芝
隋書曰開皇十九年朱雀等十六門生芝草
唐書曰貞觀十七年安禮門御榻産靈芝五莖又皇太子寢室中産素芝十四莖莖爲龍鳳之狀
又曰貞觀十七年滁州言所部川源徧生芝草百萊及雍州父老上表固請封禪
唐春秋曰貞觀十九年雍州李樹生芝之英赤蓋紫光色鮮麗司徒長孫無忌與官方岳上表請禪不許
又曰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礎産玉芝之兩莖
又曰肅宗上元二年甲辰延英殿御座梁上玉芝之生一莖三花御製靈芝詩以示羣下
又曰上元二年九月壬午朔皇后奏含暉院生金芝

大同起居注曰九年金芝之二十八莖生于殿庭少府御蕭介以聞
古今注曰漢武時甘泉殿房内産芝之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於山則芝實茂
孫叢長曆曰黃帝以五芝爲房名
瑞令記曰食芝延年不終與真人同
論衡曰建初三年零陵泉陵縣女子傅寧宅内生芝草五本莖葉紫色太守沈鄷遣門下掾奉獻皇帝悅懌
又曰芝草一年三華食之令人眉壽慶世蓋仙人之所食
又曰紫芝者其救如豆
郄龔神芝讃曰青龍元年神芝産于長平之習陽許昌典農中郎將充奉表以聞其色丹紫其質光耀上別爲三幹分爲九枝散爲三十六莖委綏連屬有似珊瑚之狀考圖按譜蓋美乎前代矣

蘭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和平則蘭常生宋均曰蘭生生於柳謂也

茅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江淮之間有一茅三脊所以爲藉
周書曰成王時奇幹獻茅其頭若雄雉佩之不昧
宋書曰孝武時三脊茅生石頭西岸江陵夏王義恭表勸封禪
唐書曰麟德元年亳州奏老君廟側生三脊茅

蒿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洽和蒿大可以爲宮注曰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

木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生赤木
又曰王者得禮之宜則宗廟生梓木
地鏡圖曰國治益地則木生水上
又曰國理君喜則樹木忽自大
又曰理君京房易傳曰君有德生聖子則木生屋上及朝廷
又曰君德強且高昌則木生城郭一尺圍已上長數丈此謂城強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爲一家則木連理
又曰王者不失民心則木連理

漢書曰武帝幸雍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衆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削左衽而蒙化者

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七年甘露仍降樹枝內附（內附謂木連理也）西南夷哀牢儋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有穀樹樵一樹連理

隋書曰盩厔縣獻連理樹植之宮庭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曰一丈之幹并枝者二十餘所

又曰二十一年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也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同一則木連理連理者或枝還合或兩樹合共

曹植魏德論曰皇樹嘉德風靡雲披有木連理別幹同枝將承大同應天之規

唐書曰興元元年八月亳州真源縣太空寺李樹植來十四年長一丈八尺今春秋忽上聳高六尺周迴似蓋九十餘尺

賓連闊達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應嫡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闊生於房一名賓連達一名賓連闊生於房室象御妃有節也

白虎通曰賓連闊達者樹名也其狀連累相承

平露

孫氏瑞應圖曰平露者如蓋生於庭以知四方之政王者不私人以官則生若東方政不平則西低北方政不平則南低西方政不平則東低南方政不平則北低四方政不出其根若絲一曰平兩

又曰平兩者如蓋以知四方王者政平則生

白虎通曰王者使賢不肖位不踰則平露生庭平露者樹名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三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四　咎徵部一

叙咎徵　天　天裂　天開　天光　天崩　天鳴　四時

叙咎徵

易曰履霜堅冰至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尚書洪範曰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左傳曰初内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之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

易是類謀曰斗機絶綱王衡撥攝提亡鄭玄注曰斗機綱斗者天中之攝天失其平故斗機絶綱王衡撥也攝提者斗前之星爲斗旋政教布之八野令斗失其正故攝提亦爲之亡不見五星合狼弧張晝視無日虹蜺煌煌夜視無月彗孛荇荇此皆弱乾多爲天失其主故君弱天者皆失其正也當藏者出當出者消危處易期當藏者出晝見日虹見是爲危處易也當出者消解夜視無月也是爲危處易期太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太山失金雞者其星亡也其者爲風動鶴鳥今期侯者士故雞亦士西亡士王羊者歲星之宿在天旱地高雷讙公行天下雷同讙譁也公行無所畏也星晝奔蜺夜光上無乾下無常天昧昧履踐水上無乾乾氣不正故下無常天地昧昧不正也晝視無日夜視無月何明之有乎覆藏未若者收日是之去行披其刑也民衣霧主吸霜民衣爲霧憂故行披其毒也主或霜被陰毒將害躬也問可倚杵於何藏地相去其間才可解上天甲地高天倚一杵耳或言故其意同不知夏不知冬不見父不見兄所以見者以天旱地高高旱列故旱以父兄尊爲子弟也望之漠漠視之茫茫羣黨假威出坐王林小人羣黨假王者威儀坐於王林者王之林也

尚書大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

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内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水不潤下

又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次二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妖妓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次三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荼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次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次五曰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咎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霧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洪範五行傳曰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故災爲已至異爲方來

家語孔子曰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之將亡亦有妖災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石血大者如甕小者如箕嘗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對曰是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之大妖四十七章殷君喜殺人喜以人飴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刑禍喜以信欺欺者爲忠忠諫者不賞以君子爲下小人爲上以佞辯爲相子爲政急令暴取萬民愁苦好田獵畢弋走狗飾馬喜脩池

臺宮七十有三所大宮百里善為酒池糟丘而牛飲者三千人喜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尺丈無錙銖無秤衡無功賞無罪誅此殺國之妖也

白虎通曰災異者何也災之為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為言怪也先發感動何以言災者有所害也

說苑曰趙簡子問於翟封餘曰吾聞翟雨穀三日雨血三日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災足亡國乎封曰雨穀三日虻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收也此非翟之災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君幼弱其大臣比黨以求祿其百官肆斷而無常其政令不竟而數改此其妖也

京氏別對災異曰五穀無實何君無仁德臣懷叛戾華飾虛舉薦賢實不相副內為蘇秦之行外以要齊之語故致五穀多無實朝無賢害氣傷穡不救國大飢其救也選明經舉茂才改往脩來退去貪狠施恩行惠賞賜勞臣此災乃銷矣

天

左傳宣下曰天反時為災

又曰定公元年曰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弘違天（天欲壞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

天裂

京氏易妖占曰天裂陽不足下害上之象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開見光流血滂滂

晉書曰惠帝元康中天西北裂時人主昏闇賈后專政

又曰太安二年天裂為二聲如雷是時長沙王奉帝出拒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迭威專命僭亂之象

又曰成帝咸和四年冬天裂西北時蘇峻之子以萬人入吳興天下有兵關中轉亂明年石勒僭位

又曰穆帝昇平五年天裂廣數丈聲如雷

又曰哀帝初即位天中裂黃三四丈聲如雷野雉皆雊時帝荒疾不識萬機太后臨朝桓溫專政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建元初天裂廣一丈長五十餘丈時四方交戰

隋書曰梁武帝太清中天裂西北長十丈闊二丈光出如電聲如雷明年侯景陷臺城

天開

漢志曰惠帝二年天開東北長二十餘丈廣十丈後有呂后廢二少帝諸呂作亂

蕭子顯齊書曰齊東昏侯永元中夜天開黃色明照頭有物給色如小甕漸大如倉廩聲如雷墜太湖野雉皆雊其年東昏見廢

隋書曰陳後主至德初天開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黃雜色聲如雷後年章大寶舉兵反陳竟國亡

天光

書紀年曰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漢書曰成帝元延元年四月無雲有雷聲光四下至昏乃止晉穆帝永和十年前涼張祚之元年正月夜天有光如車蓋明年祚被殺

宋書曰文帝元嘉十八年七月天有黃光洞燭至二十二

年太子詹事范曄反伏誅

天崩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凉麟嘉五年天崩有聲若雷久之乃止○又曰前趙劉聰麟嘉三年天崩聲若雷久乃止是歲聰死

天鳴

京氏易妖占曰天有懸車之聲人主憂

又曰易傳曰萬民勞厥妖天鳴

晉書曰武帝末天東有聲如雷

又曰元帝太興元年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三年天又鳴其後王敦入石頭王師敗績元帝屈辱制於逆臣

隋書曰梁武帝天監時有聲如雷二是歲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後年又西北隆隆有聲如雷赤氣至地是歲盜殺東莞瑯琊太守中大通年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涼州刺

史簡欽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凉張駿時晉建興十七年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人夜怪室如晝時起視覩西闕有門光明照地至二十二年遜于重華

又曰南燕六年天鳴是年桓玄廢其主自立稱大楚

又曰前秦苻堅建元十四年天鼓鳴至二十年堅爲姚萇所殺

隋書曰北齊文宣天保年中天西南有聲如雷時帝不恤國政大興師旅

又曰後主武平末年後主東遁至青州是日西方有聲如雷是月爲周師所擒

又曰周宣帝建德年天西北有聲如雷未幾吐谷渾大寇邊

又曰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三夜乃止

又曰後主初即位八月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俄又如之九月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至德元正月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後降於隋

隋書曰開皇二十年四月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六月秦王俊薨

河圖稽命徵曰帝劉即位百七十年大陰在庚辰江充說其變天鳴所坼

四時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人有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

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人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虫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其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

令則其國大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懈惰師興不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五　咎徵部二

五星　客星　孛　天狗　枉矢
蚩尤旗　獄漢　五殘　國皇　格澤
旬始　營頭　漢　蓬星

五星

京氏易五星占曰歲星失度何人君不仁春殺無辜則歲星失度其救也慈仁敬讓廣恩惠施無犯四時則歲星承度熒惑失度何人君內無法禮輕薄房室外行慢易欲奪民財則熒惑失度其救也爵賢位德養幼廩孤命樂師趣雜鼓合歌欣熒惑還度天心得矣太白失度何人君薄恩無義懦弱不勝任則太白失度其救也舉有義任威用武則太白復兵氣消矣鎮星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鎮星失度其救也治社稷修明堂近方直之人此災自消也辰星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辰星失度其救也明刑慎罰審法必中

尚書考靈耀曰白經天水決江（太白也金爲柏歘始多桂也）春秋元命苞曰昴畢間爲天街日月五星以出入熒惑守之道不通天下危。又曰卷舌主口語熒惑臨之下多亂謀國君以口舌之害起寇。又曰熒惑守軒轅貴妾爭

又曰熒惑守營室君妃闘

漢書天文志曰五星所行合散犯守歷陵闘蝕彗孛飛流皆陰之精本於地而發于天也（孟康曰合同舍也散爲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爲妖星也犯七寸之內光芒相及陵相冒過也蝕星月相陵不見者孝日食也韋昭曰白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旁曰守經之爲歷相率爲闘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飛流謂陳星流星也孟康曰飛絕迹而去之流光跡相連也）

又曰孝昭元始中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第

一星東北下去太微者天庭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
將被甲兵邪臣伏誅後有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其時日殿
星犯名為極也三精法曰國恐有誅其後左將軍上官桀驃騎將
軍安與長公主燕刺王謀作亂咸伏誅
又曰建始四年七月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
李時歲星在関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北往
數日至往疾去遲占曰熒惑與歲星鬬有病君飢歲而後旱
傷麥民食榆皮二年十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又曰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丞相翟方進欲塞災異自殺

客星

左傳曰昭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鄭裨竈言
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星也婦
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也居其維
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玄枵之維首姜邑齊大公女為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
齊之女婺女為妻女邑姜齊之歲婺女故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晉之妣也天
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者吾是以譏之至時晉
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齊非其星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
平公卒
漢書曰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
第二星東可四尺占曰為水飢其月潦海水大溢六月關
東大飢民多飢死瑯琊人相食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
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
十二月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為神人論死
續漢書天文志曰孝安永初四年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
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
禹司空張敏皆免官

太八百七十五　二　趙昌

又曰中平五年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
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客星入天市為貴人喪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為趙顯所譖謂敞曰
吾死後三十日客星必出天市即吾無辜也死後果如言

孛

左傳曰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
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又曰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
除舊布新也天事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
災乎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
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
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
之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
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
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
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
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
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後四國皆火
春秋孔演圖曰海精死彗星出宋均注曰海精鯨魚彗星出則國樞
擷
春秋考異郵曰鯨魚死彗星合宋均注曰鯨魚陰物生於水今出而死是為有兵相
殺之祥也故天應之以妖彗也
春秋合誠圖曰赤彗火精如火曜長七尺
孝經鉤命決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亡其度
孝經內記曰彗星北斗禍大起在三台臣害君在太微君

太八百七十五　三　趙昌

害臣在天獄諸侯作禍彗行所指其國大惡四彗在月中
者君有德天下欣心大豐盛
爾雅曰彗星為欃槍（欃楚銜切 槍楚庚切）
河圖帝通紀曰彗星者天之旗
河圖稽耀鉤曰五星散為五色之彗
戰國策曰唐雎謂秦王曰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
史記曰秦始皇十五年彗星四見大者八十日長或竟天
其後秦遂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麻
漢書曰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以為上無太子
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遂謀反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
曆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後卒有王
莽篡國之禍

後漢書曰獻帝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
餘日夕出西方紀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入太微
指帝座占曰除舊布新之象
續漢書天文志曰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孛星于張東
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為亂兵又叅然雲為兵
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為名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
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張為周地星孛于張東南
行即翼軫之分翼為楚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
起兵舂陵都雒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也
又曰孝明永平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
稍北行百三十五日去天船為水彗星出之為大水是歲
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又曰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

西南指營室及墳墓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
而向營室至墳墓不出五六年天下有大喪
又曰光和元年八日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
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彗除
天市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又曰孝獻初平九年十月有星孛于東井與鬼入軒轅
太微十一年正月有孛于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
占曰彗掃太微紫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十二月
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也時荊州牧劉表專據荊州
從事周羣以為荊州牧將死而失士明年秋表卒以小子
琮以代曹公將攻荊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晏子春秋曰景公謂晏子曰彗星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
曰居穿池欲深廣為臺欲高大誅戮如仇讎孛又將至彗
星容可拒乎懼終刑罰三十七日彗去
尉繚子曰昔楚將軍子心與齊人戰未合夜彗星
出（柄在齊所在勝不可擊子心曰）彗星何知明日與齊人戰大破
之
淮南子曰鯨魚死而彗星出

天狗

占曰狗者守禦之類天狗所降以戒守禦也出入無時下
則有伏尸流血其流星墮地有聲野雉皆鳴或群狗皆吠
或虎散化為雲一曰流星有聲如雷下地中一曰無雲而
雷一曰星赤白有光下地為狗狗無足一曰如火光炎衝
天其上銳下地如數頃田一曰大流星其有光見人面墜
無音有足一曰星狀如奔星有聲望之如火一曰其色白
其狀炎炎如遺火狀皆曰（天狗天狗所下之處万人伏尸狗食血所下之邑大）兵起國

易政人相食千里流血四方相射破軍殺將兵喪並
起國破滅已
河圖稽耀鉤曰太白散爲天狗主候兵
洪範五行傳曰七國之兵戰於梁地故天狗先降梁壘見
以其象也狗者守禦之類也所降以惑守禦也
史記曰秦孝公十二年星晝墜有聲至十七年秦韓大戰
擒晉惠王
又天官書曰天狗狀大如奔星有聲其止地類狗地望之
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兌見則有黃色
千里破軍殺將步範五行傳同
漢書天文志曰孝昭元年二月乙酉祥雲如狗赤色星三
校文
漢書西行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 起卒 起見禍無

時四月昌邑王賀行淫辟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賀
又曰成帝綏和元年四月日晡時天有星殷如雷聲有流
星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去或如盂或如
雞子燿燿如雨下至地上郡國皆言星隕爲王者失勢諸
侯起伯之異其後王莽專政篡位
又曰哀帝建平元年正月日出時有物著天白質如一匹
布長四丈餘西南行聲如雷一刻止名曰天狗
又曰後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春有流星大如日從太微出
入北斗魁中第六星色白傍有小星射者十餘枚後有聲
如雷頃止斗魁主殺伐是年吳漢臧宮破公孫述於成都
十二年春有大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孤將滅時分爲十
餘段如遺火狀須臾有聲殷殷如雷柳爲周狐爲秦蜀是
年使大司馬吳漢從洛陽發南陽平浙江而上擊蜀白帝

公孫述數萬人
又曰中元元年冬有大流星從西南向東北行有聲如雷
其年中郎將竇固將西征
又曰順帝永和三年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
尺赤黃有聲隆隆如雷是時大將軍梁商與常侍張逵曹
騰孟賁等爭權爲制收騰順帝竊逵等奔走或自刺或解
貂蟬投草中逃亡之應
漢獻帝春秋曰初平四年六月流星起織女東南行天市
中北行有尾長七八丈色赤照地又流星如斛長六七丈小
者六七枚隨之光照地又流星西北行有聲如雷望之如
火又照地是曰天狗
晉書曰惠帝永興元年七月流星有聲二年又有星隕有
聲後二年懷帝愍帝蒙塵劉元海石勒攻掠遂亡中夏

又曰懷帝永嘉元年有大流星如日自南流于東北小者
如斗相隨天盡赤有聲如雷是年汲桑敗東燕王騰明年
劉元海僭號
又曰穆帝永和十年流星大如斗色赤黃出織女沒造父
有聲如雷其年慕容儁據臨漳諸將奔散
又曰海西公大和四年十月有大流星西下有聲如雷明
年廣漢妖賊李弘反自稱聖王又慕容暐尅鄴盡有地明
年桓溫廢帝
又曰孝武太元十三年天狗東北下有聲占曰北方戰流
血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並阻兵爭強
宋書曰後廢帝元徽五年四月星隕于東南有聲如雷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建平四年有流星大如象
足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

百餘里其年石勒死而季龍殺勒諸子而篡位
隋書曰北齊孝昭皇建二年十月天狗下於鄴山於其下講武獸之帝將至有兎驚馬帝肥墜馬而死
又曰武成清河三年春天狗南流下宋地彭城其年妖人反於鄴入北城劫太師彭城王浟為主浟不從見害
又曰周宣王大象元年五月有流星大如二斗器云從太微端門流入有聲如翻旗其月靜帝立隋公楊堅專政俄而禪位
又曰靜帝大定元年七月有大流星如斗出五車東北流光明燭地是月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被誅
又曰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八月夜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頹墻其日又有大流星如甕出羽林有聲明年帝幸江都天下大亂

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郭璞曰周書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為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聲如雷光如電
兵書曰兩敵相望其雲氣如牛馬狀頭低尾仰曰天狗勿與戰也

枉矢

河圖稽燿鉤曰辰星散為枉矢流所射所誅
河圖曰枉矢東流天下恐
尚書運期授曰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也枉矢射參
尚書中候曰夏桀無道枉矢射
洪範五行傳曰枉矢者弓矢之象也枉矢之所觸天下之所伐滅亡之象也
春秋運斗樞曰黃帝行失樞則枉矢出射所謀之謀易失振王救以射枉之矢

春秋潛潭巴曰枉矢出百不忠
又曰枉矢或南或北無聚衆伐戰國
論語摘輔象曰虛王反度枉矢合
史記天官書曰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目
又曰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西坑秦人屠咸陽
說苑曰秦二世立枉矢夜光俄而天下大亂二世被殺
晉書曰武帝元康四年枉矢北行竟天次年夜枉矢亦出北斗魁東南行占曰以亂伐亂北斗主殺伐是後趙王倫殺司空張華廢賈后終自屠滅
又曰太熙元年有枉矢西南流後惠帝永嘉四年劉聰嘉平三年星起牽牛委曲虵形入紫宮其光照地其年帝為劉聰

所害後三年聰死國亡
又曰愍帝建興三年枉矢自文昌北流至斗東如一疋布縈虵行有手足因變為雲氣如人象二臂一足至五年此平人吴作聚衆千人立沙門為天子四年帝降劉曜
又曰元帝大興三年枉矢出虛危沒翼大寧二年王敦殺譙王承及甘卓
又曰穆帝昇平二年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時所在擁兵政非己出
隋書曰齊東昏侯永元三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其年梁武舉兵東昏遇害
又曰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枉失二出北斗魁委曲虵形注於南斗後二年宇文化及於江都僭號許王世充於東都殺恭帝僭號鄭

蚩尤旗

河圖稽燿鉤曰熒惑散爲蚩尤旗主惑亂河圖提劉予曰帝將怒蚩尤出于四野

史記曰天官書曰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魏志曰嘉平四年六持節奉法駕迎高貴鄉公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王肅其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倡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使文欽果反○皇覽冢墓記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降名爲蚩尤旗

獄漢

河圖稽燿鉤曰塡星散爲獄漢

春秋合誠圖曰獄漢主逐王獄漢亦爲鎮星

史記天官書曰獄漢星孟康曰亦鎮星之精一名咸漢晉灼曰青中赤下有三彗縱出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而赤數動察之中有青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五殘

河圖稽燿鉤曰鎮星散爲五殘主乖亡

春秋合誠圖曰五殘主出亡

春秋考異郵曰五殘類辰星有角見則政在伯

史記天官書曰五殘星出正東方東方之野星狀類辰星去地可五六丈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山海經曰西王母是司天之五殘

國皇

河圖稽燿鉤曰歲星之精流爲國皇主內難

春秋考異郵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見則兵起天下急宋均注曰南極老人星也

續漢書天文志曰靈帝光和中國皇見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十餘日占曰國皇爲內亂外兵喪其後黃巾張角何進袁紹董卓亂燔燒宮室遷西京

格澤

史記天官書曰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咎

廣雅曰格澤妖氣

旬始

河圖稽燿鉤曰塡星散爲旬始主招横

春秋合誠圖曰旬始主爭兵

春秋考異郵曰旬始照其下必有滅主

廣雅曰旬始妖氣也

史記天官書曰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色青黑象伏鼈

楚辭遠遊集曰重陽入帝宮造旬始而觀清都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旬始以爲幓孟康曰旬始在北斗旁狀如雄雞幓旗旒也以爲十二旒音衫

營頭

占曰流星晝行亡君之戒一曰流星晝名營頭營頭而下流血滂滂一曰有雲如懷山墜所謂營頭之星其所墮覆軍流血

續漢書天文志曰王莽地皇四年遣王尋王邑將兵至昆陽圍城數重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是時

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擊二公會天大風飛屋瓦雨
如注水二公亂敗死者數萬人
晉書曰惠帝大和二年星晝流矢北下光燭目有聲如雷
占曰爲營首營首所在其下有大亂流血
又曰穆帝永和八年日未入有流星大如三斗魁從辰巳
上東南行在箕斗間占曰營首之下流血滂沱是年慕容儁
稱大燕攻伐無已

漢

詩推度災曰逆天地絕人倫則天漢滅見
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氣之散其本漢水中星多則水少
則旱。書紀年曰晉定六年漢不見于天

蓬星

漢書天文志曰孝景中三年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
南大如二升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甲子在尾北丁卯在
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
出必有亂臣房心間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
漢諍臣袁盎
晉中興書曰太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行歷女
虛危及哭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六

咎徵部三

風　黃風　黑風　赤風
雷　冬雷　霹靂　無雲而雷

風

尚書洪範咎徵曰蒙恒風若（君行蒙暗則常風順之也）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飄風（暴雨）總至季秋行春令則煖風
來至
京房易傳曰后專拜厥風疾而樹不搖不循道厥風不搖
草
京房別對災異曰廻風起何風者天之號令也當直而正
普而不偏佞人衆君迷惑則廻風起不救則致逆風起其
救也用公直黜邪枉此災消矣
春秋潛潭巴曰疾風拔木讒臣盛忠臣辱
史記曰殷紂末年大風飄牛馬壞屋拔樹飛颶數十里周
滅之
又曰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淮至衡山浮江至湘遇大風博
士云堯女舜妻葬於此始皇怒使刑人三千人伐湘山樹明
年東遊至博浪沙中爲盗所驚乃令天下大索焉
又曰項羽背約都彭城漢祖伐之（項羽漢）三匝大風從西北
起折木發屋楚軍大亂
漢書曰呂后崩後呂産執北軍朱虛侯劉章入宮衛帝見
産廷中遂擊産走大風起從官莫敢鬭章逐産殺之
又曰昭帝時燕王旦都薊大風拔宮樹十六吹壞城樓王
反伏誅
又曰濟北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吹其旌旗飛上墮

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李廓切諫王不聽俄而兵敗自
殺
又曰平帝元始四年冬大風吹長安城門屋瓦盡
又曰王莽天鳳年大風拔樹飛北闕城門屋瓦緣邊大飢
人相食
又曰地皇四年大風毀王路其年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守
昆陽光武起兵南陽至昆陽攻之大風雷屋瓦皆飛雨下
如注滍川盛溢尋邑棄死人而渡王尋見殺軍人皆散走王
邑還長安莽敗俱殺之
後漢書曰安帝時京師大風拔南郊梓樹九十六後海賊
張伯路略九郡
魏略曰正始元年商風大起數十日發屋拔樹動太極殿
東閣正大會風又甚傾盃按曹爽將誅之徵毋丘儉反景
王率衆征之

晉書曰吳孫權太元初大風江海湧溢平地水深八尺拔
高陵樹二千株動吳城兩門瓦飛落是時賦役繁重明年
權死
又曰孫休永安元年十二月孫綝出屯武昌衛士施朔告
綝欲反綝聞之大懼是夜大風四轉五復發屋折木揚沙
石綝益恐明日臘會稱疾休強起之不得已乃至會張布
丁奉自左右縛之綝叩頭請爲奴不許乃斬之
又曰孫皓末年狂暴丞相陸抗與大司馬大丁奉謀欲廢
皓太史令陳苗奏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驚
懼抗遂寢其事
又曰晉武帝咸寧三年八月大風拔木暴寒且冰其年吳
將孫慎入江夏太康末京都風發屋拔木

又曰惠帝永康中六月飄風吹賈謐朝衣飛數百丈明年
謐誅其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
幽于金墉
又曰永康元年四月張華舍飄風起折木飛繒軸六七枚
是月趙王倫矯制廢賈后害張華裴頠等
又曰趙王倫篡位改元建始祠太廟風暴起黃塵四合其
年倫誅
又曰元帝永昌中大風拔木壞屋拔御道柳百餘株時王
敦害尚書刁協僕射周顗等
又曰成帝時劉胤鎮尋陽有迴風從東來入胤舡中西出
狀如疋練長五六丈術人戴洋曰有刀兵死喪之亂須胤
爲郭默所害
王隱晉書曰王澄在荊州率衆軍次江陵之東堂皇北救

國難飄風折其節後爲王敦所殺
晉中興書曰桓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旍旗不立儀飾一
皆傾偃是月酷寒比日尤甚急恒寒若之應也出遊門外
飄風飛其儀蓋
又曰苻堅二年長安大風堅宮中樹悉拔其歲王猛死
沈約宋書曰孝武帝大明七年風吹初寧陵隧口左標折
鍾山通天臺新成飛倒散落山澗
又曰徐羨之文帝初行揚州有標風自西明門須臾入城
直至廳事飄帽及帶遙遠雲際尋羨之爲文帝所誅
又曰文帝元嘉九年壽陽驟雨有迴風雲霧廣三十步從
南來至城西迴散滅當其衝者室樹木皆摧倒其年晉寧
太守爨松子反
又曰元嘉三十年正月朔上會羣臣於太極殿有大風拔

大雷電晦暝凍殺牛馬及人明年太子劭逆也

又曰孝武時柳太尉乘車行還於庭中洗車有大風從門而入直來衝車有聲車蓋飛復向天其年明帝立合門被殺

又曰竟陵王誕文帝子孝武時鎮京口夜大風吹落屋瓦城門鹿床倒覆反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傾而反伏誅

又曰順帝昇明二年飄風起建康縣吹帛一疋入雲風止下於御道上俄而宋授禪其君爲疋夫之象

齊書曰明帝建武末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齊木行東木位其衰乎至東昏侯立狂亂被害

又曰東昏侯寶卷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知政入城有飃風飄儀繖出城外火日而反被殺

又曰崔惠景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風吹飛翔在雲中半日乃下衆見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當飜覆數日惠景敗

隋書曰梁武帝太清二年九月邵陵王綸出頓立下其日天色陰慘風塵蕭瑟咸以出軍不祥十一月綸至江遇風壓扇人馬多損

又曰大寶元年邵陵攜王綸出鎮南浦僭擬旒幰帳無何風起吹投於江後爲侯景將任約所襲綸敗走保汝南爲魏將侯萬通所攻城陷被殺

又曰元帝承聖三年帝觀講武於津陽門風雨歘集晝天昏晦旗幟飄亂帝馳駕而廻無復次序還宮至城風雨頓息竊驚俄爲魏軍所執送岳陽殺之

又曰元帝徐妃初嫁夕車至州西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廳兩柱碎以爲不祥妃竟以淫穢自殺

又曰梁岳陽王詧昭明太子之子西魏立爲梁王其年至江陵結營夜疾風甚雨水平地數尺其月詧乃夜遁爲諸蠻斷於山路墜馬僅得脫

又曰侯景篡梁拜南郊登壇大風拔木物盡吹散見者莫不驚駭俄而景被殺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北燕馮跋太平二十一年二月飄風入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姚昭宅至于司徒中山公宅而蔵上黨公家人問太史閔尚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吹塵去穢除姦慝之禍至二十二年跋弟弘篡立以跋昭爲大司馬昭貪暴其子拳諫曰大人不覩飄風之怪昭不納明年馮弘殺昭并諸子姪四十餘人

又曰前秦符生壽光元年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曉日有蝕之正陽抑朔風昏大起願陛下務養元元生大怒鑿其頂而殺之

又曰符堅建元十八年三月大風吹壞長安西門拔宮中大樹倒相於上至二十一年堅爲姚長所殺

又曰李期玉恒四年三月大風拔樹發屋四月爲李壽所殺

又曰蜀李壽漢興三年十二月大風暴雨震端門至六年壽死子勢立三年爲晉將桓溫所滅

又曰前趙劉曜葬其父母費用億計發掘古冢其敗負野哭聲盈衢大霖雨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外垣五十餘步松栢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曜竟爲石勒所擒

又曰劉曜末年與石季龍對軍不撫士衆專與嬖臣博飲

左右諫之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木昏霧四塞須臾見擒
又曰前凉張玄靜四年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兩水深
四尺時宋混兄弟擅權玄靜虛坐而已
後魏書曰孝文太和中安定王禎出爲湘州刺史至日暴
風大雨凍死者數十是月禎發背死後宣武延昌三年章
武王融除相州刺史七月入理其日大風雨凍死者二十
餘人驢馬凍死數十融聞祖父禎前事心甚惡之俄而舉
兵反伏誅
齊書曰後主天統年大風晝晦發屋拔木和士開譖趙王
叡生坐死士開出入宮掖胡太后幸之琅邪王儼矯詔殺
士開於南臺儼伏誅
又曰後主末年安德王延宗第下宅被風吹其廳棟摧相
連置外數百步後主敗爲王二日被擒入周賜死

陳書曰陳文帝天嘉三年梁永嘉王將司空王琳與陳將
侯禎對軍其日東西風吹琳舟艦琳軍大敗
又曰天嘉六年大風西南吹靈臺候樓倒
又曰後主至德年風吹朱雀門倒又禎明年大雨風自西
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時後主昏誅諫臣沈客卿明年陳亡
又曰隋文帝開皇中宮都大風發屋拔木時獨孤皇后干
預政事後宮多有濫死又楊素邪佞
又曰開皇末泰州商胡乘驛遇暴風飄上空數百丈俄而
墜下人驛俱碎時晉王廣矯詐取媚謀危太子勇勇竟廢
死立廣爲太子
淮南子曰人主之精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

暴風

京房易妖占曰獄吏暴害人臣專政暴風折木
又曰暴風折柱邑大憂暴風折木吹草上屋且有急令獨椽
風入宮人主死飄數相從入殿門有凶疾憂以此亡飄留
君門一日一夜不去亂兵在門獨祿風者回轉風也
京房別對災異曰狂風發何人君政教無法爲下所逆則
致狂風發出其救也脩政教聘賢士狂風消矣
又曰人君賊罰良善政教無常使命數變則致暴風折木
發屋鳴瓦或害殺人其救也脩舊典任忠臣思過自改則
風災消
六韜曰人主好田獵畢弋則歲多大風飄牛馬發屋拔木
民人飛揚數十里
漢書曰文帝時吳暴風雨壞城門吳王濞反卒服誅其年
楚王都彭城大風毀市門殺人後王與吳王濞謀反伏誅
京房曰衆逆同志暴風將起

晉書曰孝武太元二年春暴風折木發屋夏又暴風揚沙
石三年又暴風折木發屋時苻堅強盛
又曰安帝元興初夜大風雨大航門飛落明年桓玄篡位
沈約宋書曰前廢帝義符時正月朔朝暴風發殿前會席
翻揚數十丈至五月帝廢爲營陽王
梁書曰昭明太子孫棟簡文大寶二年八月爲侯景廢棟
時與妃張氏鋤菜而法駕至驚懼而泣昇輦及即位昇武
德殿備陳文物於庭有暴風自東來吹旌旗悉倒又有迴風
從地踊起折竿翻飛華蓋經出端門不見陪列者驚駭時
人知其不終十一月景廢棟景乃篡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南燕慕容超僭位祠南郊將登壇大
風暴起天地晝昏行宮羽儀皆壞裂後超爲晉將劉裕所
滅斬於建康市

又曰慕容盛建平元年八月暴風拔闕前七大樹其月安
兵校尉馬勒謀反伏誅至長樂三年盛爲段纉子泰所殺
又曰後燕慕容垂遣太子寶伐魏次參合忽大風黑氣狀
若堤防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逆魏軍
將至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俄黄霧四塞日月晦冥魏
師至三軍奔潰其年垂死
又曰石季龍死子遵立其月夜暴風拔樹震電雨雹俄而
遵見殺
隋書曰太子勇朝高祖於仁壽宫還至岐山妃元氏止于
周大王廟因縱騎獵須臾暴風折樹雨雪深至人膝天晦
暝咫尺不相見妃因心痛再宿而死勇後廢爲庶人煬帝
殺之
又曰太子勇廢立晋王爲皇太子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

興公成帝業令出舍大興縣其夜烈風大雪地裂山崩民
舍多壞死者百餘
又曰煬帝大業十四年三月在江都蜀王秀囚於右驍衛
營暴風吹壓晝昏識者大以爲異秀謂防者曰吾生年已
來未見斯變亡國之禍應在旦夕其日夜宇文化及司馬
德戡裴乾通反
唐書曰玄宗天寶十一年潼關口女媧墓因風雨失所在
後至肅宗乾元二年五月一日其墓復舊

黑風

後漢書曰世祖太常元年二月京師有黑風竟天廣五十
餘丈其年四月沮渠蒙遜寇張掖
古今五行志曰大業十三年二月李密於鞏縣南設壇刑
白馬祭天稱魏公置僚佐改元外壇時有黑風從西北暴
至吹密衣冠及僚屬皆匍匐于壇下沙塵暗天咫尺不相見
良久息賊軍惡之俄而密敗

赤風

春秋潛潭巴曰天赤有大風發屋折木兵人起行千里
漢書曰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張天錫十一年有赤風晝闇至十三
年苻堅滅之

雷

古今五行記曰夏桀末年雷震殺人其年湯放之
左傳曰僖公十五年九月晦震夷伯之廟董仲舒以爲夷
伯季氏之陪臣不當有廟明絶去僭差之類
河圖曰臣僭奢下犯主則雷電擊朝
京氏易五星占曰雷霆殺人何夫雷天拒難之折衝也人

君暴虐節度與雷風以節暴行戮無辜則雷霆殺人其救也
議獄緩死則災銷矣
京房對災異曰雷鳴連而不絶者何夫雷鳴萬里權令
鳴不絶此謂人君行政專民不恐懼也故致霹雷之災人雷
當先電而鳴今雷電俱出或鳴而後電何此謂執法者貪
所致災也
後漢書曰桓帝建和三年六月雷震憲陵寢屋先是太后
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魏志曰魏明帝景初中洛陽水橋同日俱震時勞役大起
古今五行記曰吴孫權赤烏八年夏雷震宫門柱又擊南
津橋至十二年廢太子和立子亮
又曰晋惠帝永康初六月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
時賈后陷害大臣終見殺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元興三年永安何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威儀入宮天大雷震人馬多死
沈約宋書曰元嘉十四年震初寧陵標四破至地十七年廢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後魏書曰太祖天賜六年震天安殿東序帝惡之令左校以衝車攻殿東西兩序屋毀之
唐書曰太宗貞觀十一年四月震乾元殿前槐樹

冬雷

京房易妖占曰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飢
漢書曰昭帝五年十一月大雷震十二月丞相王訢薨
後漢書曰安帝永初六年十月郡國大雷延光四年十月郡國九三十雷時鄧太后專政帝不親萬機

晉書曰吳孫亮建興初十二月大風雷亮見廢
又曰愍帝建興初十一月大雨雷震劉向以雷二月出八月入於此月雷電者陽不閉藏失節之異是時九州幅裂至四年帝降劉曜害之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太興元年十一月京都雷震凡未應雷而雷皆恒燠也
又曰升平二年十一月雷時皇太后臨朝政舒緩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建武十三年十二月雷大雨霖石虎問佛圖澄此何災也澄曰其為我耳至戊子而卒
又曰前秦苻登攻姚萇冬大雷姚萇營殺七人萇軍大敗

霹靂

春秋合誠圖曰霹靂擊於宮殿者妃后爭政
春秋潜潭巴曰霹靂擊宮失君精泄下有謀起宋均曰君泄去也
春秋繁露曰王言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故應之
續晉陽春秋曰太元五年霹靂含章殿四柱殺內侍二人
晉朝雜事曰元康七年霹靂破高禖石占曰賈后將殺愍懷
趙書曰前石時暴風雷雨霹靂雲臺壞署婦人震死塵之三日重霹靂出之
蔡邕封事曰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

無雲而雷

洪範五行傳曰秦二世元年無雲而雷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民臣也

史記曰晉莊伯八年無雲而雷十年莊伯以曲沃叛
又曰幽公十二年無雲而雷至十八年晉夫人秦嬴賊君于高寢
又曰秦二世時無雲而雷二世不恤天下有怨叛之心是歲陳勝起兵天下亂
漢書曰武帝征和四年天清晏無雲有雷聲聞四百里至後年侍中莽何羅反
又曰成帝元延元年夏無雲而雷光耀四照昏乃止是歲趙飛燕害後宮皇子
後漢書曰獻帝初平四年無雲而雷時天下大兵人民相食
晉書曰惠帝太安二年四月諸將立李特子雄為王八月

天中裂爲二無雲而雷成都王頴舉兵逼京師
又曰太安二年無雲而雷其年張方入京燒服御死者萬計石趙適帝幸于緱氏王師不利大飢人相食
梁書曰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無雲有聲如雷至地是年魏分爲二東西各主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張重華三十九年十月無雲而雷聲皆東南引四十一年重華死子曜靈立爲叔祚篡之
又曰南燕慕容超太上二年無雲而雷七年爲晉將劉裕所殺
隋書曰文帝開皇二十年二月無雲而雷四月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
又曰無雲而雷（其年立晉王廣爲太子皇太子）勇廢爲庶人立晉王爲太子
唐書曰則天時宗楚客以佞幸爲内史受命之日無雲而雷聲震裂未周歲而誅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七

咎徵部四

雲　五色雲　青雲　黄雲
赤雲　黑雲　氣　白氣
赤氣　黑氣　雨　無雲而雨
雨土　雨沙　雨灰　雨血
雨肉　雨毛　雨水　雨花
雨草　雨穀　雨魚　雨螽
雨錢　雨水銀　雨金　雨續
雨帛

雲

周禮春官曰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四曰監八曰叙（鄭司農云監雲氣臨日也叙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
又曰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黄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京房易妖占曰天無雲雲自出且有兵出邑且有水如帶如鳥其下有兵
洪範五行傳曰雲者起於山彌於天雲陰也王者失中臣下咸蔽君不明則雲陰衆多蔽天光有雲如衆謂風師法有大兵
吕氏春秋曰亂國之主衆邪之所積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天衡其狀若懸旌而赤其名曰雲旌有狀衆馬以鬬其名曰滑
春秋潛潭巴曰雲氣沐沐不濁賢人去位小人得禄
東觀漢記曰二公園昆陽正晝有雲直營而隕不及地

而散吏皆壓佐
袁山松後漢書曰中平四年雲氣如疋相次重疊彌天
國志曆曰晉咸和元年七月雲闘聲如暴風雨
五色雲
宋書曰前廢帝景平二年有雲五色如錦其年五月司空
徐羨之廢帝爲滎陽王
青雲
河圖曰青雲刺月五穀不熟傍多赤雲如人頭大戰月旁
有白雲如杵者三貫月六十日内有兵戰月始出有黑雲
貫名激雲不出三日暴雨
黄雲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建平四年有赤黄雲如茶
長數十疋其年勒死
又曰冉閔永興三年有雲黄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是歲
閔爲慕容儁所殺
春秋運斗樞曰勢集於后族君妃之黨僭黄雲四合女訛
驚邦
春秋感精符曰妻黨翔則黄雲入國候今冬至日見雲黑有
水雲赤白如人頭懸鏡之狀禍流
赤雲
左傳曰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昭王
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
馬王弗禜而卒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不失國宜哉
黑雲
趙書曰石虎建武四年東南卒有雲黒稍分爲三疋又貫
日日没後分爲七枚相去數十丈其間有白雲如魚鱗虎

子翶曰當有刺客後果爲太子宣所殺
氣
釋名曰祲祲也赤黑之氣相侵也
周禮曰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一曰祲（鄭司農士祲陸陰氣相侵也）
左傳曰昭公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
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涖事
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
春秋運斗樞曰赤人刺房（赤人賊而刺房房天王之明堂大星也）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王其氣有豐上鋭下有若木之狀有
若山之狀春黄夏黑秋蒼冬赤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録曰玄始十一年春正月饗群臣
于謙光殿沮渠蒙遜曰南方有惡氣經天暴兵衆也不出
一旬必有寇問命治兵東苑以備之西秦遣騎七千來襲
至縣拒戰頓關有備而還
三輔舊事曰漢作靈臺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黄氣爲疾
病赤氣爲兵黑氣爲水也
白氣
漢書曰哀帝建平元年有白氣從地至天出參下貫太廟
廣如疋布長十餘丈哀帝陰病候也
續漢書曰孝和（永元十六年十）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占
爲喪
又曰孝靈嘉平二年八月辛未白氣如疋練衝北斗第四
星占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攻盜賊於建康斬首
數千級
蜀李書曰哀帝即位有白氣二道帶天望氣者言宮中有

伏兵果爲邛都公所害也

晉書曰懷帝永嘉三年十二月有白氣如帶自地昇天南北各二至五年石勒劉曜王彌皆寇洛陽帝蒙塵于平陽劉聰封帝爲會稽公

又曰成帝咸和元年後蜀李雄王衡二十四年雄死太子班立有白氣如帶經天太史占有陰謀班不悟爲李期所殺

宋書曰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十二月夜有白氣貫於北斗屬子地至明年魏太武至瓜步江

陳書曰文帝天嘉五年六月夜有白氣兩道出于北斗東南屬子地後年四月帝崩太子伯宗立廢爲臨海王

又曰宣帝太建五年二月夜有白氣貫于北斗紫宮屬子地至明年北齊兵至于江

隋書曰蕭吉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行經華陰見楊素家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後素家當兵禍絶滅之象改葬可免帝後謂玄感曰公家宜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玄感以反族誅

赤氣

漢書曰成帝永始三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白色氣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樹四五圍下至十五餘丈皆不至地讖占曰東客之變氣狀如樹木以此知四方欲動者明年十二月巳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庚子山陽鐵官亡徙蘇令等爲大賊一日有兩氣同時起而並令等同月而俱發

又曰王莽建國四年夏赤氣出東南竟天明年二月元帝王皇后崩

後漢書曰獻帝興平末年夜有赤氣貫紫宮明年改元建安政歸曹氏

晉書曰惠帝太安二年[illegible]赤氣竟天又永興二年十一月夜有赤氣竟天其年十二月成都王穎攻洛陽

又曰懷帝永嘉元年正月天有赤氣[illegible]明年[illegible]元海僭位

宋書曰文帝元嘉七年十一月西北有赤氣中黑[illegible]至八年滑臺爲魏軍圍狼籍城中燻鼠而食之

後魏書曰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巳丑有赤氣如[illegible]陽與闕西南角斜屬廊高一丈連地如絳紗自未至戌不滅帝見而惡之

隋書曰周靜帝大定元年有赤氣起西方東行遍天下七月隋公堅禪

又曰隋大業末越王侗東都留守爲王世充所幽世充自立爲丞相百官總已於尚書省受禪設樂文武陪位於廳西有赤氣如絳幔自辰至戌而滅侗曰世充乃殺朝士元文都盧楚遂篡位

黑氣

史記曰周靈王二十年有五黑氣如日至景王五大夫爭權

後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六月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十月皇后宋氏廢至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稱黃巾帥部三十六萬同反叛

宋書曰明帝太始二年十二月夜有黑氣五東西經天南行

隋書曰梁元帝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殿內其年

元帝爲西魏所擒

又曰陳廢帝臨海王時十月日入時有黑氣如雲入日中其年見廢

雨

史記曰夏桀末年大雨水饑爲湯所放

京房易妖占曰雨鳴瓦任威武大臣專權霖雨壞道

尚書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君行妄則常雨）

左傳曰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春秋繁露曰木有變則春多雨此徭役衆賦斂重故也

京氏別對災異曰人君擅私恩恣意縱情不與臣下同謀即致偏雨夜墮也不救致苦雨降萬民愁勞水絕道其救也與公道無私黨此災消矣

漢書曰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流殺民家新垣平謀反之徵

又曰昭帝時秋大雨自七月至十月時帝幼霍光專政

又曰成帝時秋大雨四十餘日時王氏舉宗在朝之應

又曰哀帝時夏大雨雹又冬大風雨雹其年郡國四十一雨水明年京師及郡國又四十一雨水海賊張伯路與平原劉文光等攻厭次殺令長

又曰王莽地皇中赤眉殺太師羲仲莽遣太師王匡討之莽兵出東都門外天大雨沾衣長安父老歎曰是爲軍泣

時百姓飢荒莽令煑草爲酪不可食重於煩費

又曰四年六月光武兵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圍之會天大風飛屋瓦雨下如注二公兵亂敗自相殘殺溢水爲之不流

後漢書曰靈帝時夏京師大雨水其秋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將軍竇武遷太后於北宮（[illegible]）出其年竇太后崩是苦雨之應也

又曰獻帝初平初董卓逼帝入長安將入宮日大雨晝昏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男女宗族五十餘人

又曰獻帝時夏大雨水時曹操殺皇后伏氏

又曰獻帝末司徒王允殺董卓卓將李傕郭汜攻陷長安殺戮甚衆乃收卓尸葬於郿葬日大風雨雨水從藏溢漂卓棺出於穴俄而傕汜皆被殺

續漢書曰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又曰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

又曰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共中常侍曹節起兵闕下武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

魏志曰明帝時大雨殺鳥雀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故有恒雨爲罰之變

晉書曰元帝時大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時王敦與兵王師敗績

又曰成帝時頻年大雨恒雷時蘇峻餘黨猶據石頭帝幼權在臣下也

齊書曰明帝時王敬則爲大司馬拜日大雨洪注文武失色敬則後竟被誅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將冠郪霖雨三月不止王

師敗李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勒軍大飢相食
又曰石勒元年大霖雨滂沱泛溢衝山陷谷巨松僵拔東
至于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後文鴦擊勒孔萇大敗而歸
後又霖雨中山暴水流漂巨木百萬後有李龍墓棊之事
隋書曰魏靜帝時大雨七十餘日後元瑾荀濟劉思逸謀
殺齊文宣不遂咸被誅
又曰北齊武成清河年大雨晝夜不息數十日山東大水
人多餓死是年匈奴來寇并州
又曰後主大統三年積陰大雨時太后淫亂也
隋書曰文帝仁壽元年夏驟雨震雷大風拔木宜君[illegible]林[illegible]千明年獨孤
后崩
唐書曰則天長安四年九月霖雨兼雪凡陰一百五十餘
日至神龍元年正月五王誅二張孝和反正方見晴

霽

又曰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順宗風病王叔文用事連月陰
雨不霽乃以憲宗為皇太子制出日即晴傳所謂皇之不
極厥罰恒陰皆此類也

無雲而雨

春秋感精符曰失陽事則無雲而雨宋均注曰四月純陽用事失陽故無雲而雨也
河圖秘徵曰主急妄怒失陽事則主無雲而雨
京氏別對災異曰無雲暴雨何人君封拜無功進無德則致
不雲而暴雨過惡暴揚誅反受罪容雲而不雨其救也誅
疆卹弱信及北民雲雨時也
隋書曰梁武帝時雨自七月至十月是時頻年興師士卒
疲弊

又曰元帝承聖中湘州賊陸納推李洪雅為王羽儀器甲
甚精徒黨勇銳時天日晴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建旗風雨時
人謂為軍泣百姓竊言知其敗也元帝命竟陵太守王僧
辯討平之
京房曰若出軍之日無雲而雨此天泣軍沒不還雨不沾
衣名曰鬼泣其軍必敗
抱朴子曰無雲而雨是為雨血將軍當楊兵講武以應之
大雨軍中甚少無功

雨土

京房易傳曰內淫亂百姓勞苦則天雨土此小人將起是
謂黃生目土失其性則雨塵土沙灰皆土之類
尚書中候曰夏桀無道山土土崩殺紂時十日雨土於亳
紂竟國滅

伏侯古今注曰漢武帝元朔四年雨土
又曰昭帝始元二年雨土晝昏
又曰元帝建昭四年雨土
梁書曰武帝大同元年雨土二年又雨黃塵如雪攬之盈
掬時帝溺於佛法興造尤甚
後魏書曰世宗景明四年涼州雨土如霧時舅尚書令高
肇專政俄而被殺
隋書曰隋文帝開皇二年京師雨土四年關中亂飢諸王
各謀為逆時內營都邑後起仁壽宮丁匠死者太半

雨沙

隋書曰梁簡文時雨黃沙時侯景陵上其年人相食

雨灰

隋書曰梁武大同年雨灰色黃時帝惡人勝巳又信佛法

捨身爲奴竄賢絶道後有侯景之亂

雨血

戰國策曰齊湣王三十一年侵伐隣國窮兵極武外死猃
諸侯内失於百姓燕將樂毅連五國兵以伐之湣王出走
楚使淖齒救齊淖齒謂王曰夫千乘博昌間地方數百里
雨血沾衣嬴博之地坼及至泉有人當闕而哭求之不得
去則又聞其聲王悉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地人皆
以告矣而王不知何得無誅遂殺湣王以與燕闘而敗
漢書曰惠帝時宜陽雨血一頃時諸吕用事殺三皇子建
立非嗣退大臣王陵趙堯周昌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吕僵
尸流血之應
又曰哀帝時山陽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
麻後二年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董賢用事

晉書曰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明年正月趙王倫
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其後天下大兵禍流王室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建元元年十二月雨血於
左司隷寺覆地其月又雨血東宫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
五寸二年四月雨血於東宫其年十二月又雨血於東宫廣袤
頃餘麟嘉元年二月雨血東宫其月又雨血於光極殿東
年雨血平陽廣袤十里其月聰死劉璨爲靳准所殺
又曰後趙石遵時雨血周遍鄴城俄爲石監冉閔所廢
遂滅石氏誅胡人
又曰南燕慕容超將敗東萊雨血俄而國亡
又曰後蜀李勢末年天雨血俄降於桓温也
隋書曰文帝時突厥雍閭可汗境内雨血三日俄而爲隋師
所滅

唐書曰高祖武德初突厥處羅可汗欲侵中夏會天雨血
三日乃止而處羅疽發而死

雨肉

後漢書曰桓帝時厭縣雨肉似羊肺大如手時梁冀專政
盜賊攻掠明年梁太后崩冀亦敗
魏志曰公孫淵將士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丈有頭目
口喙無手足而動揺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
其年司馬宣王討平之
晉書曰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雨肉劉石擁兵帝竟
没遇害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時有流星起于牽牛入紫
宫龍形委曲蛇行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
聞平陽長三十步廣常有哭聲

墨子曰殷紂滅年天雨肉其年爲周武王所滅

雨毛

京房曰邪進賢退前樂後憂金失其性則雨毛也
漢書曰武帝時天雨白毛明年又雨之時征役繁興戸口
凋散
晉書曰武帝時蜀雨白毛益州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弘
謀害
隋書曰文帝開皇六年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六
七寸其月梁士彦宇文忻劉昉以謀反誅明年發十萬人
築長城又於楊州開山造瀆以通運衆役繁興雨毛之應

雨氷

漢書曰桓帝時京師雨氷其年皇后梁氏崩梁冀與妻自
殺○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凉張駿二年九月雨氷狀若絲

續皆着草

雨花

隋書曰文帝仁壽年在仁壽宮頻天雨花大者徑寸小者如榆莢。又曰毛州天雨金銀花遍四十餘里

雨草

京房曰君怯祿信衰厥妖雨草火失其性則草妖

漢書曰元帝時雨草而葉相摎結大如彈丸時帝外氏權盛京房曰國破亡若雨孽人主殃

又曰平帝時雨草狀如元帝時王氏專政至於莽乃篡位政在私門之家

宋書曰明帝太始四年雨草于宮明年魏使青州殺太守

雨穀

史記曰梁惠成王八年雨黍于齊

京房曰雨五穀人相食

又曰燕丹因於秦天雨粟於燕後秦滅之

後漢書曰光武末陳留雨粟形如稗實

雨魚

漢書曰成帝時雨魚長五寸已下時王氏專政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蜀李期末年大雨魚於宮中其色黄其年為李壽廢殺之

又曰夏赫連勃勃鳳翔元年五月雨魚于統萬時興役尤甚

雨螽

史記曰魯文公三年雨螽劉向以為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雨錢

廣五行記曰後魏宣武景明年海陵人黄尋家貧忽風雨錢飛至家後巨富錢數萬其後被誅

雨水銀

隋書曰文帝仁壽四年八月仁壽宮內再雨水銀又陝州雨水銀奏高祖高祖知非祥其年太子逆殺漢王諒舉兵天下將亂之應

雨金

史記曰晉惠公二年雨金至六年秦穆公涉河伐晉

雨續

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會稽雨續委於山澤續如麻紵臍似毋毛至八年大饑損晃原野

雨原

宋書曰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張仲舒晨夕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空中忽雨絳羅於庭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裹之紙廣長與羅等紛紛甚駛舒惡而焚之舒經宿暴死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七

咎徵部五

雪　不時雪　赤雪　霜

晝霜　雹　霧　黃霧

赤霧　黑霧　虹蜺　白虹

紫蜺

雪

左傳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雪劉向以爲昭公娶吳姬於同姓董仲舒以爲季孫宿專政陰氣盛也

漢書曰武帝時十二月大雨雪人凍死時衡山王謀反發而殺之

又曰元帝時十一月齊楚大雪深五尺時石顯陷魏郡太守京房殺之

又曰王莽天鳳中地震大雨雪深一丈竹栢枯死其年瑯邪女子呂母爲子報仇黨至數萬時天下大亂飢

晉書曰吳孫權時正月大雨雪平地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將軍全琮淮南戰死者數十萬

又曰孫亮時春大雨雪震電既雷則雪不當復降而亮見廢

宋書曰孝武帝時大雪平地二尺明年虜侵冀州

後魏書曰世祖太平真君八年北鎮大雪人畜凍死時正嚴急司徒崔浩濫被誅

不時雪

左傳曰桓公八年八月雨雪劉向以爲夫人有淫行將弑象桓公不覺與夫人如齊而弑死雪又雨之陰出非其時迫近象陰氣盛也

易通卦驗曰乾得坎之蹇則夏雨雪

詩推度災曰逆天地絕人倫則夏雨雪

京房曰夏雨雪臣爲亂

漢書曰文帝時六月大雨雪後二年淮南王長謀反遷蜀道死

又曰武帝時三月雨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翟嚴青坐與三長史弃市

又曰成帝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二年許皇后廢

晉書曰武帝時大雪其年吳將步闡敗死傷甚衆後又八月大雪折木

又曰穆帝時八月大雪人馬凍死時政由臣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涼張祚和平元年大會黑風冥闇五月雨雪行人凍死祚廣征兵三千餘道入擊南山諸種時

入千里張掖人王鸞爲上書諫言軍不可行行有大變祚怒以爲妖言斬之祚與殿展吳綽外飛鸞觀征虜趙長校尉張詩入謙光殿拜張玄靚爲主咸稱萬歲祚惶然便下曰欲殺我耶長曰然遂刺祚傷額殺之

又曰後蜀李雄以晉咸康六年八月死之日宮內積雪自外則否

石虎鄴中記曰虎以五月發五百里內萬人營華林苑至八月天暴雨雪雪深三尺作者凍死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虎誅起部尚書朱軌以塞天災

廣五行記曰梁武帝時三月大雪平地三尺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於魏大同中七月青州雪害苗稼交州刺史李賁舉兵僭號

後魏書曰静帝興和年五月大雪時北齊神武發卒十方

築鄴城又有無君之心
又曰武定時二月大雪人畜凍死道路相望時高歡專政
帝政臨虛器
隋書曰北齊武成河清年二月大雪連月南北千里平地
數尺時匈奴與周師入并州殺掠吏人
又曰武成任用和士開至後主復寵之瓏東王胡長仁元
舅之尊欲理政被士開所譖出爲齊州刺史武平二年三
月天忽降雪一尺餘時生苗已出雪覆之盖壟禾頭後微
萎而不死百姓相謂曰禾不死及壟凍長仁在齊州客遣
刺客殺士開事發勑遣使於齊州賜死則壟凍之驗

赤雪

晉書曰武帝太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

霜

謝承後漢書曰郎顗上事曰入歲常有霜氣月不密光日
不宣耀陛下倦於萬機政有闕也
抱朴子曰若霜氣有圍城或入於城則外兵得入若霜氣
從內出主人出戰
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厥災夏霜殺五穀誅不原情茲謂
不仁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入地
毛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也繁多也四月建巳純陽用事霜多急恒寒若之異霜害萬物故心憂也）
春秋考異郵曰魯僖公即位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梅李大
樹比草爲貴是君不能伐也定公即位隕霜不殺菽菽者
稼最強季氏之萌
又曰釐公即位仲夏霜殺草日中不消
春秋命曆序曰桀無道夏出霜

師曠占曰春夏一日有霜者君父母治政大嚴大殺天以
示之何以言之霜威殺萬草坐大殺世見變如此宜損威
殺重人之命
漢書五行志曰左傳僖公時八月霜不殺草訶襄仲專擅
殺嫡立庶公室遂弱至三十三年冬霜不殺草劉向以爲
君誅不行舒緩之應是時公子遂專政三桓繼爲卿皆爲
亂矣
又曰定公元年八月霜殺菽劉向以爲誅罰不由君出在
臣下之象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
又曰武帝時四月霜殺草木是時天下户口減耗
又曰元帝時三月九月隕霜殺稼時弘恭石顯專政迫逐
忠烈進用邪佞
又曰王莽天鳳六年四月霜殺草木則專政已亂至地皇

四年秋霜關東人相食爲適王匡等兵起羣盜大亂
晉書曰武帝時八月霜害豆又五月隕雪傷穀時太康任
長又五月霜殺桑麥時王濬大功被陷無辜
又曰惠帝時三月霜傷木五月雨雹時賈后廢愍懷太子
隋書曰梁武帝時三月六月降霜殺草時發卒拒魏百姓
勞苦
唐書曰太宗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部落五月霜降至四
年爲僕射李靖所滅

晝霜

隋書曰北齊武成時晝霜下其年傳位於太子緯

雹

京房易飛候曰雹下盡樹木枝害五穀者君賦斂苛民
禮記月令曰仲夏行秋令則雹凍傷穀

左傳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出入也時今棄而不用雹之爲災誰能禦之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九年秋昭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綺畫珠璣之好掩月光陰精凝爲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

史記曰周孝王七年厲王生冬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動及孝王崩厲王立王室大亂

漢書曰宣帝太始中山陽濟陽雨雹如鷄子深二尺五寸殺飛鳥牛馬皆死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皆伏誅八月霍皇后廢成帝時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飛鳥死時王氏專政

又曰王莽時雨雹殺牛羊莽殺其少子咸時天下大亂百姓窮愁起爲盜賊

後漢書曰安帝初元四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鷄子殺六畜時鄧太后以陰盛專於陽政

又曰獻帝初平四年六月扶風雨雹大如外殺人時天下潰亂曹操專政帝臨虛器

吳志曰孫權時雨雹權聽讒太子和見廢

晉書曰武帝時五月雹傷禾麥壞屋時王濬有大功被陷帝不斷陰憎陽之應

又曰惠帝時六月雨雹深三尺時賈氏專政遂廢愍懷太子

又曰元帝時風雹殺人時王敦擁兵不朝內外戒嚴

又曰明帝時京都大雨雹鷰雀死

又曰四月大雨雹是年蘇峻爲亂

又曰穆帝時六月雨雹大如外後四年張祚在涼州爲宋混所滅

宋書曰文帝元嘉三十年五月盱眙雨雹大如鷄卵明年冬太子劭兵亂

隋書曰梁武帝大通年四月雹時帝數捨身作奴爲沙門所制陰憎陽之應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時暴風大雨雹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行雹起西河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故有此災

又曰石遵時雨雹大如盂外立百餘日爲石鑒所殺鑒爲冉閔殺之

隋書曰陳宣帝大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始興王叔陵剌後主於喪次擒東府反俄而伏誅

霧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氣霧冥冥（霜霧之氣散相亂也）

晉書曰成帝咸和元年大霧步武不相見會稽王道子專政之應

圖志曆曰晉咸和元年三月霧殺桑東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帝子業景和年中即僞位其日雲霧四合旬日被殺

齊書曰武帝時大霧竟天如烟入人眼鼻後一年皇太子死

後魏書曰靜帝武定年冬大霧六旬晝夜不解明年常侍

苟濟華山王大器及元恩僅等謀殺大將軍高洋事泄苟
濟等並戮於市
隋書曰陳後主末年正月朔大會羣官大霧四塞人眼邊
辛酸明年降隋
陸機別傳曰機被誅日大風折木天地霧合
抱朴子曰伊尹受戮大霧三日
兵書曰霧四面圍城必有兵到城下不出其月

黃霧

尚書中候曰桀爲無道地吐黃霧
漢書曰成帝初即位封舅王鳳王根等五人關內侯其月
黃霧四塞終日竟夜着地者如黃土塵奪日光王鳳等大
懼
又曰王莽天鳳元年六月黃霧四塞其年緣邊大飢人相

食
晉書曰惠帝時冬黃霧四塞六日乃止明年趙王倫篡位
時朝昏兵亂帝屢蒙塵
又曰明帝初頻有黃霧四塞時王敦害尚書刁協僕射周
顗
又曰穆帝時涼州黃霧下如塵時張重華納讒後年重華
死嗣子見殺
又曰孝武帝時黃霧四塞時會稽王道子專政親近佞人
又曰安帝時黃霧昏濁不雨時桓玄謀逆帝返正頻年大
霧時帝室衰微臣下擁兵反土地非君之有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太寧元年黃霧四塞王敦之應
宋書曰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二月黃霧四塞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涼張茂四年正月黃霧四塞其年
茂死也
又曰前趙劉聰元年十月聰遣趙固與晉車騎將軍王申
把拒於廷津時黃霧晝夜人不相見固軍大敗
又曰後趙石勒建平四年黃霧四塞氣障蔽天十月大疫
死

赤霧

春秋運斗樞曰血濁霧天下小兒血霧霧濁如血
後魏書曰世宗正始二年正月夜陰霧四塞初黑後赤又
延昌元年黃霧蔽塞時帝舅肇擅權矯詔害諸王公之應

黑霧

晉書曰愍帝建興二年春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日時天下
兵起後二年帝降劉曜
又曰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

十一月王敦舉兵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建元元年正月朔日黑霧
四塞終日竟夜着人如墨五日而止後二年子粲殺其弟

虹蜺

易通卦驗曰虹不時見女謁亂公虹者陰陽交接之氣陽
倡陰和之象今失節不見者似人君心在房內不循外事
廢禮失義夫人淫恣而不制故曰女謁亂公
京房易妖占曰虹出君池若飲君井其君無後
春秋潛潭巴曰虹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
春秋感精符曰九女並讒則九虹並見
黃帝占軍氣訣曰攻城有虹欲攻之勝
京氏別對災異曰虹蜺近日則姦臣謀貫日客代主其服
也釋安樂弒非常正股肱入賢良

漢書曰虹蜺陰陽之精

又曰兩虹下屬燕王旦井中飲井水竭其後誅（如淳曰虹蜺日旁氣也）

續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有黑氣墮北宮溫殿東庭中如車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長十餘丈形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東觀漢記曰光和中有虹蜺降嘉德殿上引楊賜等入金商門崇德署問以祥異對曰天投蜺天下恐海內亂

晉書曰愍帝建興五年正月帝在平陽虹蜺弥天其年帝為劉聰所殺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麟嘉元年時東西赤虹經天南有一歧

隋書曰周武帝建德五年圍北齊後主於晉州是夜州城上有虹首南向尾入紫宮長十餘丈六月晉州陷被擒

白虹

詩推度災曰撓弱不立邪臣蔽主則白虹刺日為攻無常天下疑則蜺逆行

周禮春官眡祲曰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七曰弥（鄭司農云弥者白虹弥天也玄謂弥氣貫日也）

史記曰鄒陽上書曰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烈士傳曰太子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

漢書曰成帝即位時年二十委政諸舅王鳳王譚等凡舅五人竝為宰相五人同拜封號五侯五侯專權賢者屏退京兆尹王章以直言被誅正月有白虹出于營室

後漢書曰唐檀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擅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帳棄官去

吳志曰諸葛恪自新城出住東興有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繞其車後遂被誅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季龍建武六年大旱白虹經天建武九年白虹出太社連天至十四年國亂

紫蜺

太玄經曰紫蜺圍日其疾不割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九

咎徵部六

晝昏　陰　旱　寒

疫

晝昏

爾雅曰陰而風為曀

史記曰晉烈公二十三年國大風晝昏自旦至中明年太子喜出奔也

後漢書曰獻帝時日晝晦董卓擁兵發帝陵

晉書曰魏高貴鄉公時司馬景王討毋丘儉大風晦暝行者頓伏劉向以為正晝而暝陰制陽臣制君之象儉敗見誅

又曰晉元帝時京都晝昏風雲並起時公室卑弱

又曰懷帝永嘉四年日中昏後劉曜寇洛川王師敗績帝蒙塵于平陽

又曰孝武時大風晦暝其後諸侯違命干戈內侮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時大風從西來䃂晦暝恒星皆見後為謝石所敗

又曰南燕慕容超太上四年超祠南郊大風暴起天地晝昏至七年超為晉將劉裕所滅

宋書曰孝武時竟陵王誕鎮廣陵將入城晝晦而反見殺

又曰晉安王子勛即偽位拜安陵王子綏為司州其日晦暝俄子勛被殺

隋書曰梁元帝承聖中日晝昏天地昏暗明年為西魏所執遇害

陰

漢書五行志曰昭帝無嗣立昌邑王賀賀即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明効也

晉書曰吳孫亮時沉陰不雨三十餘日時將誅孫綝謀泄綝以兵廢亮

又曰孫晧時久陰不雨太史奏將有陰謀晧驚懼時陸凱等欲謀廢不遂晧既肆虐群下多懷異圖終降晉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時久陰不雨俄為苻堅所廢而殺之

隋書曰文帝開皇末久陰不雨是時獨孤皇后與楊素謀廢太子為庶人而後殺之立晉王廣為太子

唐書曰睿宗先天二年四月陰至六月一百餘日至七月三日誅竇懷貞等十七家方晴

旱

尚書洪範咎徵曰僭恒陽若（君行僭差常暘順之）

禮記檀弓下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然之言焉也）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尫者面向天覬天哀而雨之也）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乎（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無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民之喪禮也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也）

左傳僖公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
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嗇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尫何
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
飢而不害（不傷害民）
又昭公時鄭大旱使屠擊有事於桑山（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
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奪之官邑
春秋考異郵曰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春秋繁露曰水干土則大旱
洪範五行傳曰魯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殺君而立有
危亡之心而下有悲怨之氣外結大國娶於齊以為夫人
後比二年天子使大夫來聘桓上得天子之意下得大國
之心桓亢陽之意以御臣下興邢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

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
又曰魯宣公十年秋大旱是時公與齊伐萊夫代國亢陽
節也師旅百姓所不欲也故應是而大旱也
又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旱為災也旱之
為言乾也萬物傷於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
於下興師旅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
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
物理論曰陽盈而過故致旱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旱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
力役不興馳道不脩（馳道君所行道）祈以幣玉（有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
也）祭事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大牢者用少牢）此則賢君自
貶以救民之禮也
史記曰紂末年大旱餓為武王所殺滅也

又曰晉莊伯元年不雨雪二年翟人伐代翼至于晉郊
又曰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故有火旱
其年周厲王奔彘而死立宣王
又曰魯莊公三十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于郎夏
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又曰僖公二年三月春夏不雨莊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
而殺二公國人攻之慶父桓公子莊公弟二公謂子般及
閔公
又曰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奔楚楚伐宋取彭城
以封魚石八年九月大雩季氏盛二十八年八月大雩晉
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公自大應之
又曰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公居喪不哀亢陽失衆六年九
月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亢陽動衆之應

十六年九月大雩昭公夫人薨昭公不感又大蒐于比蒲
魯有大喪君無感容殆其失國二十五年七月大雩旱甚
又劉歆以為時君與季氏有隙昭公伐季氏為季氏所敗
出奔齊
漢書曰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水絕先是發男女
十四萬人城長安
又曰文帝時秋大旱其年濟北王興居反伏誅五年春
天下大旱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周亞夫
劉禮徐厲等出兵
又曰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年衛青李廣公孫賀為四
將軍出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十餘萬衆征匈奴元狩三
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民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中
頻大旱是年李陵沒征和元年夏大旱閉長安城門大

投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死
又曰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二十萬衆征匈奴趙充國范明友等為將
又曰和帝時夏旱傷苗稼其年武靈羌叛寇金城
又曰順帝時京師旱楊州六郡賊寇四十九縣殺其長史
又曰桓帝時京師旱郡國飢疫人相食明年皇后崩梁冀用事尤盛
又曰獻帝興平元年秋三輔旱人相噉食白骨委積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李傕逼乘輿幸其營壘
魏志曰有白毛狗出見黥反者妻子面狗曰使天不雨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狗付獄大理鍾繇詰狗曰急當伏辜何以反旱狗遂黜免
晉書曰武帝太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上下皆蔽之應也又李熹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
又曰太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中等女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行人悲酸是始積陰生陽之應
又曰永寧元年春夏郡國旱是年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
又曰懷帝永嘉初大旱河洛漢皆可涉是年東海王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殺之又劉元海石勒王彌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川
又曰明帝時夏大旱是時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
王隱晉書曰愍帝建興四年丞相府督軍令史淳于伯刑

八百七十九　五　張俊

於建康市百姓誼譁以曰伯冤於是大旱三年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咸和十六年夏旱十七年秋冬旱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亦舒緩之應
又曰隆安二年冬旱且寒甚四年夏五月秋旱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內外騷動兵革方興
又曰太元二十年冬無雪亦備春秋之無冰舊說之罰也是時任會稽王道子縱酒宴樂不邮政事舒緩之應也
宋書曰孝武時頻年大旱人飢死者十有六七時帝造明堂又大興徒南巡校獵盛自矜大故旱災
梁書曰武帝時大旱米斗五千文人多餓死時與魏交兵前後連年百姓勞弊
魏書曰靜帝天平年諸州大旱人多流散是歲齊武與魏戰於沙苑死者數十萬
又曰武定年冬春大旱西魏師入洛齊神武帥軍大戰於北邙死者數萬
隋書曰北齊文宣天保年夏大旱時大發卒築長城四百餘里乾明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崇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
又曰後主河清年夏大旱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寇恒州內外戒嚴
又曰隋煬帝時大旱人疫死死人如山明年楊玄感反于時群盜蜂起天下離叛之應又發卒百餘万築長城百姓失業至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親征高麗兵軍凍餒死者十八九至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鄉邑悉築長城男女無少長皆就役皆子春不收枯骨朽骴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

八百六十九　六　陳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下雨久矣民皆有飢色吾使人卜之崇在高山廣澤寡人欲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皆莫對者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毛髮天不雨髮將燋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將竭國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山河共憂其幸而雨景公即出暴露三日天果大雨

隨巢子曰幽厲之時天旱地拆

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

韓子曰晉平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如清角平

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公之身遂病焉

師曠占曰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

京房別對災異曰久旱何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人則旱不救蝗蟲害穀又君亢陽暴虐興師動衆下人悲怨陽氣盛陰氣沉故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此金失其性若夏大旱則雩祀之以素車白馬布衣以身為牲或云誅讒佞之臣於市則三日之雨降於天矣

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祀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甚也

黃帝占書曰日中三足烏見者大旱赤地

寒

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

史記曰秦始皇九年四月大寒人凍死時誅嫪毐及大臣二十餘人車裂以徇夷滅宗族遷四千餘家於房陵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太興四年冬大寒民凍死是時王敦肆亂天子弗能禁

齊書曰靜帝武平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

疫

史記曰秦始皇三年蟲起東方蔽天而下年為大疾

漢書曰哀帝永初六年夏大疫疫者邪亂之氣所生延光

四年冬京師大疫有絕門者人懼

又曰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月廬江又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至二十五年禪位於魏

晉書曰魏文帝黃初四年三月宛許大疫死者數万

又曰明帝青龍二年四月大疫蜀相諸葛亮出斜谷卒于渭南又青龍三年正月京師大疫

六韜曰人主好聚斂人則多疫死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

咎徵部七

地震　地裂　地陷
地凶　土踊　地生毛

地震

京房易占曰地動陰有餘

左傳曰南宮極震（南宮極王子朝之卿士也）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劉獻公文公父也獻公欲立子猛不欲令子朝得國今南宮極震震死為天所棄先君之功事可成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也（西王謂子朝也子朝居王城故謂之西王也）東王必大克（東王敬王居狄泉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也）

史記曰周幽王二年三川震太史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亂人之北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昇於是地震陽失而在陰陰原必塞原塞必國亡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如二代之季其川原又塞塞必川竭山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國亡之徵也

漢書五行志曰魯文公九年地震劉向以為周襄王失道楚穆王商臣殺父成王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臣下強盛將動為害

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於水水則波於木木則搖於屋則瓦落於山則出水湧嗣子無德臣專祿不順動丘陵水湧出

又曰魯襄公十六年地震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又曰魯昭公十九年城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

又曰昭公二十三年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周景王崩劉子單子立王子猛尹氏立王子朝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又曰哀公三年地震仲尼見弃而季氏強

又曰趙幽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飢秦滅之

漢書曰惠帝時地震隴西壓四百餘家時諸呂用事

又曰武帝時地震壓殺人明年皇后陳氏廢宣帝時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城郭殺人千餘後

又京師地震至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郭殺四百餘人後霍顯為反誅清河王遷房陵皇后霍氏廢

又曰元帝建昭四年藍田地震沙石流擁灞水安陵岸崩擁水水逆流時石顯用事

後漢書曰光武時地震裂至後年南郡蠻武陵蠻叛後諸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陰氣盛之應也

又曰和帝時郡國十三地震時竇篤竇憲謀逆伏誅後又地震及其年北海王威有罪自殺

又曰安帝時郡國十六地震明年郡國十二地震京師人相食帝沖幼鄧氏執政後又郡國九地震明年海賊張伯路與平原劉文河周文光等攻戰厥次殺令長後三年郡國十八地震淮南人飢明年鄧太后崩帝失政

又曰順帝時（雒陽地）地震岸崩及地陷其年吳郡丞羊珍反郡縣後二年涼州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是日徐楊賊攻燒邑城殺掠民吏

又曰沖帝時京師地震三郡沙湧土裂時帝年二歲母后臨朝郡盜大起發掘寢陵攻燒城邑

又曰桓帝時京師地震荆楊人多飢死後又震憲陵寢屋
瓦宮廟瓦落盡時梁冀專政
又曰靈帝時地震海水溢又震鴻都府門時閹竪專政
又曰初平二年幷州牧董卓焚燒洛陽挾天子遷長安自
爲太師號尚父京師地震卓問著作郎蔡邕邕對曰地動
陰盛大臣踰制又太史上言當有大臣戮死卓遣人言太
尉張温與袁紹交通遂殺温二年司徒王允僕射士孫瑞及
卓將呂布謀誅卓殺之
又曰獻帝時雍州地頻震三輔大旱粟一石五十萬人相
食
續漢書曰建康元年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時順帝崩太后
攝政爲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塚梛尚書欒巴諫
太后怒癸卯詔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太后乃出巴
免爲庶人
漢獻帝春秋曰初平二年地震董卓問蔡邕邕曰天爲陽
故轉運於上地爲陰故安靜於下而震是失其性以陰而
陽也明公車不當青蓋宜改之以應變卓改爲紲蓋
晉書曰魏明帝時京都地震陰有聲搖動屋瓦明年公孫
文懿叛自立魏高堂隆曰地震臣下強盛地故震動樂所
以警悟人主不可不深思是災及少帝繼廢竟禪晉
又曰齊王芳時頻年地震時曹爽專政遷太后於永寧宮
太后與帝相泣而別故頻震
又曰蜀劉禪時地震時黄皓專政閹官無陽施猶婦人也
此皓見任之應是年冬蜀亡
又曰吳孫權時頻年地震時呂壹專政又權信讒廢太子
和步騭上書曰伏見按事吹毛求瑕欲陷人成其威福故

地連震
又曰晉武帝時頻年地震是時賈充楊駿迭弄朝權
又曰惠帝元康四年郡國地震淮南洪水出或山崩地陷
壞城府殺百餘人此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僕
衛瓘陰道盛陽道衰微之應
又曰愍懷帝時頻年地震時司馬越專政石勒寇汲郡
又曰元帝大興元年頻地震或水湧山崩殺人時江南淮
北有大兵劉曜石勒僭位
又曰成帝時咸和四年頻年地震時蘇峻作亂
又曰穆帝永和九年十年頻地震或有聲如雷雞雉皆鳴
時帝幼母后專政石季龍僭號王師頻敗
又曰十一年四月五月又頻地震是時姚襄入許昌百姓
晉書之惠帝及海西公簡文孝武時皆有此震是
衛人主幼弱群小弄權兵役連年海西見廢
又曰孝武太元二年夏震含章殿四柱并殺者二人後年符堅
畧襄陽
又曰安帝義熙年頻地震或有聲如雷時大尉劉裕謀逆
宋書曰孝武大明元年地震有聲自河北來魯郡山搖地
動彭城城墻四百八十丈隊壞屋傾兖州地裂泉湧二年不
已其後兖州刺史夏侯祖權卒
齊書曰廢帝東昏侯時地震一年不止其年護軍崔惠景
反兵圍城帝閉門以拒之
隋書曰梁武太清二年八月侯景舉兵反於豫州登壇歃
盟地震及圍城死者太半
又曰太清三年建康地再震時侯景自爲大丞相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建元元年三月平陽城震
崇明觀陷爲池水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十一月地震二

年八月平陽地震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聰死子粲立爲
劉曜所殺曜自立
又曰前秦符堅時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長安大風震電
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俄而符雙等伐長安以爲
戰敗
又曰後秦姚泓時秦州地震三十二郡郡有聲山崩舍壞
識若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後宋師入長安執於
建康斬之
又曰姚興四年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百司抗
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非
也朕當考躬省己思宋景之義公等何其宜冠履復位
後魏書曰太祖道武天賜六年夏地震其年帝愛嬖萬人
與清河王紹通作亂帝被紹及萬人殺之
又曰宣武延昌元年汾州地震陷殺人甚衆又累年汾州
秀容數城鴈門山鳴地震不止其年幽州沙門劉僧紹反
明年胡太后臨朝後天下大兵太后少帝爲尒朱榮投於
河
隋書曰北齊武成清河年并州地震是時和士開專恣之
應
又曰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以晉王廣爲皇太子
册之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人舍多壞殺人太子卒與
僕射楊素弑帝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寢病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
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主也羣臣皆恐曰請移之
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文王曰我必有罪故天示此罰我今
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不可無幾疾瘳也

地裂

尚書説曰黄帝將亡則地裂
春秋考異郵曰陰盛地裂坼
戰國策曰齊閔王爲莒淖齒數之曰嬴博之間地坼至泉
地以告也而王不知戒何得無誅乃殺之
書紀年曰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爲湯所放
後漢書曰安帝時緱氏地裂後郡國地坼或泉湧越巂夷
殺長吏燒城邑
又曰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又洛陽新城地
裂又緱氏地陷裂時帥卸地冲陷官者用事
又曰建康元年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地百八十震山
谷坼裂壞城
又曰冲帝初即位葬順帝是日鴈門京師太原三郡地震
沙湧土裂
又曰桓帝時河東地裂明年京師雲陽地震時閹竪用事
皇后梁氏崩後八年緱氏頻年兵革又李膺等二百餘人
受誣下獄又上黨地裂是時寇賊弥盛
又曰靈帝時河東地裂十二處長十里是時閹竪用事政在私
門
續漢書曰和帝永和七年趙國易陽地裂
京房易傳曰地拆裂者臣離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
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十九年苑川地
裂後四年乾歸爲兄子公府所殺
抱朴子曰軍中地裂急徙居不測軍敗地震必大戰或有
謀反

墨子曰三苗欲滅時地震泉湧

地陷

今古五行記曰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為大澤深九丈其年為湯所放

晉書曰武帝太康八年宣帝廟地陷其年七月殿前地陷方丈深數丈中有破舡是時帝不用和嶠之言而信賈充之佞至十一年惠帝立王室大亂

又曰惠帝時五月城中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又地坼家人陷死八月地裂表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人大飢又上庸四處山崩地陷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大水出殺人時賈后亂政又夜暴雷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厭床帳明年謐誅天下兵亂帝室從此微矣

又曰懷帝時洛陽地步廣里地陷出鵝三又當陽地裂袤三廣三丈長三百步時司馬越專政王室離敗死者計萬

平八百八十　七　田鳳

又曰安帝時山陰地陷方四尺有聲如雷後二年西明寺門穿湧水毀門大尉劉裕矯詔殺害朝士俄而禪宋

隋書曰梁武帝普通二年始興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深三十丈侯景篡梁昇御床床脚陷入地後景被殺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涼張天錫三年四月延興地震陷水出○又曰前趙劉聰末年武庫地陷深一丈五尺時中常侍王沉中宮僕射郭猗皆寵幸用事聰遊宴後宮或百日不出沉等奢僭貪殘賊害良善御史大夫陳元達諫聰不從元達自殺

又曰前秦姚泓永和元年秦州地陷裂巖嶺崩壓人舍壞是年為宋高祖所擒斬於建康市

又曰前秦苻堅末年洛陽地陷堅後伐晉敗焉

又曰安帝末年桓玄篡晉昇太極殿殿無故陷自月宋高祖殺之

又曰北涼沮渠茂乾永和七年太廟階陷六月城門崩其年九月茂乾面縛降于魏

又曰西涼李歆嘉興元年三月燉煌謙德門陷至四年歆為沮渠蒙遜所敗

又曰夏赫連勃勃鳳翔七年六月太廟基陷其年八月勃勃死

隋書曰北齊後主末年穆后如晉陽向北宮辭胡太后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地牛沒四足是年齊滅后與帝俱入長安

又曰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十二月洛州乾陽門內地陷周闊丈餘至十四年帝遇殺天下大亂

平八百八十　八

異苑曰晉武帝太康五年宣帝廟地欻陷梁木無故自折凡宗廟所以承祖先嗣永世不刊安居摧陷是煙絕之祥世

地凶

漢書曰光武時岑彭伐蜀去成都數十里軍營北有地名曰彭亡彭聞之欲移會日暮是夜彭為公孫述刺客詐為逃奴刺殺之

魏志曰太祖圍呂布大司馬楊固救布為其將楊醜所殺楊將眭固又殺醜屯兵射犬巫誡之曰將軍字白兔而邑名射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明日遂戰死

晉書曰建業太社西宮地吳時右司馬丁奉宅吳後主孫皓殺之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為僕射周顗宅顗為王敦所害後為冠軍將軍蘇峻宅峻反被誅殺後為袁悦宅為會稽王道子所親昵縁道子　見殺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秀亦凶

至宋孝武時爲雍州刺史臧質宅質反見殺故代稱充凶地宋吏部尚書王僧綽常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居爲元凶所害

王隱晉書曰祖約爲豫州刺史府中地忽赤如丹約竟敗見殺

土踊

紀年曰梁惠成王七年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周隱王二年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

漢書曰成帝河平四年臨淮縣土踊起高二丈時王莽專政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涼張寔五年祁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冒覆下川忽如見掩坂上草木存焉

地生毛

晉書曰武帝太始中皇甫晏爲益州刺史西討屯兵人咸死之地生白毛俄被牙門將所殺

又曰成帝時地生毛時天下大兵而中原擾亂百姓疲怨

又曰孝武時京都地生毛而氐賊圍繞襄陽彭城征戍連年不解又京都地生毛苻堅滅後人勞役後又江陵交戰不解

又曰安帝義熙十年地生白毛連年征討勞役之應

京房曰以爲人勞之異金失其性地生毛

常璩華陽國志曰晉武帝太始八年蜀地生毛長七八寸生數里李勢欲亡地又生毛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興時乞伏乾歸鎮州地震生毛而乾歸太初十九年七月爲兄子公府所殺

又曰北燕馮跋太平十五年龍城地生白毛長一尺二寸

月餘乃滅後秦遼西太守高潛謀反伏誅

隋書曰梁武帝大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時築浮山堰功垂就而潰百姓苦之

又曰陳後主末年地生白毛時功役不息卒爲隋滅

又曰北齊武成清河年初滄州及長安地生毛時甘築長城內興三臺人苦役焉

唐書曰則天天授初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者尺餘或遍居人床下楊州尤甚大如馬尾焚之如毛氣著作郎韓琬寓于楊州親掇之其年稱制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一

金澤文庫

神鬼部一

神上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夫變化之道不為而自然故知變化者則知神之所為）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毛詩崧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又中庸曰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況何厭倦乎）

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又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又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

左傳曰莊公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也）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三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於民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晉滅虢下陽二十年）

又宣上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

又昭元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又昭三曰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也）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神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神謂鬼神之事）

又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家語曰不食者不死而神

國語曰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色虎爪執鉞立於西阿

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
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
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衆
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
又曰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對曰昔夏之興
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
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
也杜伯射王於鄗宣王殺杜伯不辜後宣王田于圃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冠操朱弓矢射宣王
中心折脊而死今則丹朱之神也號其亡也賈逵注曰況睒回祿大之神也檮杌也
丹朱堯子
又曰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
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
後神降之福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民弗歸

也獨恭不優神弗福也
又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降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
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
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其漦在櫝而藏
之
又曰古者民神不雜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
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
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
女曰巫
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方赤帝神名
赤熛怒精爲朱鳥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其精爲麟西方
白帝神名白招矩精爲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爲
玄武

龍魚河圖曰天歲星主德慶其精下爲大社之神天太白
星主兵凶其精下爲雨師之神天熒惑星主司非其精下
爲風伯之神天辰星之氣司災其精下爲先農之神天鎮
星主得士之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
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
僧中央嵩山君神姓壽名逸群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
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岳華陰將軍
姓鄒名尚北岳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岳嵩高山將軍姓
石名玄恒存之却百邪東海君姓馮名脩青夫人姓朱名
隱娥南海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
名丘百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是名禹帳里夫人姓
結名連翹河伯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河神名

並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又曰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珠殃鼻神名勇盧
齒神名丹朱夜卧三呼之有患亦使呼之九過惡鬼自却
史記曰趙襄子爲智伯所敗走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
澤見三神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
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
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卹余霍太山之陽侯
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
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滅
智氏。又曰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
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謹而有此惡神當
除去而善神可致
又曰始皇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神逢大

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上

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逕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見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又曰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道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因取之父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餘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良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後五日復會早來良半夜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當為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矣視其書即太公兵法也

又郊祀志曰秦文公九年獲若石云于陳蒼北阪城祠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

又曰始皇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日主七曰月主八曰四時主

又曰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音蹄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乳產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祠之其室平原君亦往祠之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武帝外祖母

又曰亳人謬忌奏曰天神貴者太一大一佐曰五帝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也

又曰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鬼而下之上召置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瘉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瘉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又曰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

又曰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師古曰如有神象當祠坐而拜也

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又曰谷永說成帝曰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愈微諸侯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賫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後漢書曰光武渡呼沲河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光武即馳赴之

又曰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潰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嘗臘日晨炊見竈神形見（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黄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隷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孫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黄羊焉

又曰班超至于寘王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斬其首以送廣德

吳志曰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猛北海人少貧賤嘗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取利猛隨去行不覺遠而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床頭鬢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縁拜即十倍償畚直遣人送猛出旣顧視乃嵩山也

晉書曰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若有力焉

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帝女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前所由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

又曰段暉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勑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一

神鬼部二

神下

北齊書曰神武以高昂爲西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

齊書曰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周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

齊書曰　安人爲吴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梁書曰王神念爲青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神念至便令毀撤神影壞屋舍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入海水時陸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被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致一處數日後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授南青州刺史

又曰蕭猷封臨汝侯爲吴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懽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陽人齊苟兒反攻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絡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矟曰後人來可令之病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吴興楚王來救臨汝當此時廟中請祈苟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苟兒

唐書曰高祖義師次靈石縣隋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饋運不繼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

又曰初薛延陁之將敗也有一客乞食於主人主人引入帳令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妻告隣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主人而去相與逐之止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則神人也薛延陁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退走延陁竟敗於鬱督軍山

老子曰神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歇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管仲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罪也久矣

墨子曰鄭繆公處乎廟有神人門身鳥素服曰帝饗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有九公曰敢問神名曰予爲勾芒

韓子曰齊人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不識與之遇乎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也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富世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闕此以王

山海經曰豐山有神耕父處之常游清冷之淵出入有光（清冷水在西鄂縣山上有祠水赤有光）

又曰崑崙山神陸吾虎身長九首人面

又曰西北海外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其眼乃晦其視乃明（視為晝眠為夜）雨風是謁（能請風雨）是燭九陰是謂燭龍（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照天門中）

又曰蚩尤作兵伐黃帝乃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蚩尤請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黃庭內景經曰至道不煩決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崿鋒字羅千一面之神宗泥丸

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太公金匱曰武王都洛邑未成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旦有五丈夫乘車馬從兩騎止王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跡恐是聖人太公乃持一器粥出開門而進五車兩騎曰王在內未有出意時天寒故進熱粥以御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東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雨師粥既畢使者具告太公太公謂武王曰前可見矣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玄冥西海之神曰蓐收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拜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勑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

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

又曰秦昭王伐蜀令李冰為守江水有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主者自出錢百萬以行娉冰曰不須吾自有女到時裝飾其女當以沉江冰徑上神坐舉酒酹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神當見尊顏相為進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厲

聲曰江君相輕當相伐耳拔劍忽然不見良久有蒼牛鬬於岸有頃冰還謂官屬令相助曰南向腰中正白是我綬也還復鬬主簿刺殺其北面者江神死後無復患

博物志曰太公望為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太山之神嫁為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敢以暴風暴雨過也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

三齊略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行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

又云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求與相見海神荅曰我形醜約莫圖我乃從石塘三十里相見左右巧人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

還馬脚獨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脚盡者溺於海死
王韶之始興記曰滍水內有一處曰龍口其神明經過莫
敢睥睨舡載什物置之不守可經月人及鳥獸無犯者
淮地記曰按古嶽瀆經云禹治水止桐柏山乃獲淮渦水神
名曰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形若獼猴縮
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禹授之
庚申遂頸鎖大鐵鼻穿金鈴從淮之陰鎮龜山之足淮水
乃安流注于海
華陽國志曰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
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踐跡若見神遂水上立祠三所
壅江作堋穿郫江以行舟舡又溉灌三郡於是蜀沃野千
里號爲陸海天下謂之天府也冰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
精時青衣有深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至南安觸山
崖水脉漂蕩破害舟舡冰乃發卒鑿平崖時水神怒冰乃
操刀入水與神鬬迄今蒙福
漢武故事曰上祀太畤祭常有光明照長安城如月光上以
問東方朔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揔鬼神者也上曰
祠之能令益壽乎對曰皇者壽命懸於天司命無能爲也
郡國志曰陵州仁壽縣有陵井出鹽井有玉女祠初玉女
無夫後每年取一少年人擲置井中若不送水即竭又蜀郡
西山有大蟒蛇吸人上有祠號曰西山神每歲土人莊嚴
一女置祠旁以爲神妻蛇輙吸將不尒即亂傷人周氏平
蜀諸國公宇文貴爲益州總管乃致書爲神媒合婚姻擇
日設樂送玉女像以配西山神自迩之後無復此害
魏文帝列異傳曰袁本初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共立
廟兖州蘇士母病往禱見一人着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

頭度索君曰昔處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得
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己骨青
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於鍾山之下賊擊傷額
因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於道
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文曰我當爲此土神也爲吾
立祠不尒使蟲入耳爲災吳主爲妖言後果有蟲入人耳
皆死醫不能治又云不祠我將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吳
主患之封爲中都侯加印綬立廟改鍾山爲蔣山以表其
靈
幽明録曰晉孝武帝於殿北窻下清暑忽見一人着白夾
黄練單衣舉身沾濕自稱華林池中水之神名曰淋涔君
也若善見待當相福祐時帝飲已醉取常所佩刀擲之刀
空過無礙神忿曰不以佳事見接當令知所以居少時而
暴崩皆呼此靈爲禍也
列異傳曰費長房能使神後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
於是房勑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請雨乃
勑葛陂君出之即大雨
異苑曰陶侃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杖有一人單衣平幘
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相見三載說富貴莫可言侃起
遂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有穢處
世說曰吳興徐長夙與魏南海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術
先謂徐宜有約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籙常見八大神在
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縣鄉翕然有美談欲用爲縣主
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人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
問其故答云君違誓不復相爲使身一人留衛籙耳徐乃

還寢遂退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狀若何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甚奇異王曰其狀如何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不可勝讚其始來也爛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閒美皃橫生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燦爛文章王曰若此試為寡人賦之

王符論曰今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人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增重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

陳思王洛神賦曰覩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覩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余情悅其淑美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解玉珮以要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三　鬼神部三

鬼上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又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見鬼盈車吁可怪也

左傳莊公曰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

又僖公曰晉侯改葬共太子狄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又文上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君子以為失禮

又宣公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又宣公曰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又成公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鬼怒如公所夢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

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宣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又昭二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又哀上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振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

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大子盟免三死并數一時之事爲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也）

論語曰樊遲問知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敬鬼神而不黷）

尔雅曰鬼之爲言歸也

史記始皇本紀曰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遂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

漢書郊祀志曰旣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言其上俗尚鬼神之）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

漢書曰田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

後漢書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俗好淫祀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按論之後遂斷絕

又曰宋均爲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

又曰劉根有神術太守史祈以爲妖乃執而數之曰若有神可顯一驗根曰頗能使鬼乃左顧右嘯祈之亡父近親數十皆反縛在祈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万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而辱如此何不叩頭謝之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王隱晉書曰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曰朝發矩怪問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杜荅知上國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晉書曰鄒湛字潤甫嘗見一人自稱甄仲舒餘無所言如此非一夕之乃悟曰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有死人甄仲舒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撿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後夢此人來謝

又曰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第九子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戴黑介幘黃疏單衣白襪絲履憑節車軾節謂　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數日又來

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勑兒韶曰吾將為書
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為節作其字像胡書
也乃笑喚節為書曰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
吴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
往來出入瞻視邙山樂哉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
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
忽所懷未果前去十月便速改葬實數畝地便足矣節延
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年平生好
酒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杯空既去杯酒
乃如故前後三十餘來兄弟狎翫節問所疑韶言天上及
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為脩文郎凡有
八人鬼之聖者梁成賢者吴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
異耳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骸韶

太八百八十三　四

曰譬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乎死之去
屍骸如此也節曰厚葬美墳死者樂乎韶曰無在也節曰
若無在何故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意耳韶
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鑰韶為之少住韶去節見門故閉
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為脩文郎守職不下得來
也節執手乃別自是遂絶

續晉陽春秋曰襄陽羅友在桓溫府屢以資乞祿溫以其
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坐別友亦被命至尤
晚溫問之曰出門於中路遇一鬼大見揶揄曰見汝送人
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而
用之

晉書曰周訪宿宮亭湖廟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
為雄鴨

晉陽春秋曰苻堅未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前趙錄曰麟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災自此鬼哭二宮夜夜
不絶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
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妻妾先死豹後守于廪丘南妾形
見與豹言累日而卒

後魏書曰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
作瀍波津令為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北至有行人自
言知水淺深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所在北遂蒙焉
涉渡

宋書曰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武陵太守
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
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

太八百八十三　五

遂止

梁書曰范雲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妻方產見在外曰
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
事

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非其鬼
不神其神不傷人（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

莊子曰齊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
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也公反誒詒為疾數日不出齊
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
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
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耳桓公曰然則
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又有
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若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首而立見之者其殆乎霸桓公輾然而笑曰寡人之所見者也

墨子曰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

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扶邑丈人布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也（譙責）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爲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伏而觸地曰孽無此事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奇鬼我固聞之明日復於市欲遇而刺殺之則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

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歸復於人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鬼夜哭

董仲舒五行逆順曰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則鬼夜哭

風俗通曰汝南周翁仲初爲太尉掾婦産男及爲北海相吏周先能見鬼書署爲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男俱侍祠主簿事還翁仲問之對曰但見屠人弊衣蠡髻而踞神座持刀割肉有衣幘青墨綬數人彷徨堂東西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問妻曰何以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貌性氣喜學似我公欲死爲作狂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嫗泣涕言昔以年長無男不自安實以女易屠者之男裨錢一萬此子年已十八遣歸其家迎其女女嫁爲賣餅者妻後適驪西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

抱朴子曰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也馬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玄中記曰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女人名爲帝少女一名夜遊一名鉤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爲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也荆州爲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以爲婦生三女其女母後令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得衣亦飛去

神異經曰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户而共一門石榜題曰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火青色

又曰南方有人長三二尺裸形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一名狢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銷也

又曰西方深山有人焉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曰山猴其音自叫人常以竹著火中烞熚（音剝畢）而山猴皆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鬼魅所在山中皆有之）耳

齊諧記曰廣陵王瓊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受福甚快非復疇昔也

論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鬼居

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道理妄與人禍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

幽明錄曰阮瞻常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　惡之年餘卒

又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為儒去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輒穿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經少時遇厲病而卒

又曰阮德如嘗於厠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赧愧而退

又曰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常獨坐齋前有竹忽聞有數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

又曰郭仲宗以隆安初入蜀為毛璩參軍至涪陵郡暮宿在亭屋中忽有一鬼體上皆毛於牕櫺中執仲宗臂牽仲宗大呼左右來救之鬼乃去

又曰河南楊起字聖卿少時病瘧逃於社中得素書一卷譴劾百鬼法所劾輒効為日南太守母至則上見鬼頭長數尺以告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劾之出來變形如奴送書京師朝發暮反作使當千人之力

又曰東昌縣山有物形如人長四五尺裸身被髮髮長五六寸常在高山巖石間住喑啞作聲而不成語能嘯相呼常隱於幽昧之間不可恒見有人伐木宿於山中至夜眠後此物抱子從間中發石取蝦蟹就人火邊燒炙以食兒時人有未眠者密相與語齊起共突擊便走而遺其子聲如人啼也此物使男女群共引石擊人趣得然後止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三

子183 071

神鬼部四
鬼下
異苑曰廣州治下有黄文鬼出則為祟所著衣帽皆黄至
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狀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
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絶
又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
因往退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與機言玄門妙物機心伏
其能無以酬抗機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
既曉便去機税驂逆旅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
有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
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又曰晉宣王誅王陵寢疾日見陵來賈逵亦為祟少日遂

薨初陵被執經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及永
嘉之亂有覡見宣王宣王沸泗云家國傾覆是曹爽夏侯
玄訴冤得伸故也
又曰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為之設祭見玄來靈
坐上脱頭於牀取食物酒胾之屬以内頭中畢還自安頸
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
又曰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床
血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為臨川郡
飯中欻有大蟲謝遂被誅
又曰世有紫姑古來相傳云是人妾為大婦所妬詎以穢
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
於厠間或豬欄邊迎之呪曰子胥不在曹失亦歸曹即其
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
貌輝輝有色即跳躁不住能占衆事卜行來蠶桑又善射
鈎好則大舞惡即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自躍
穿帳頂而去永失所在也
世説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彈忽
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
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
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絶
又曰阮脩字宣子論鬼神有無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
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
耶論者服焉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曰鬼
也鬼曰卿復誰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欲至宛市鬼言我
亦欲至宛市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太極可共迭相擔也定

伯乃大喜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定伯言我新
死故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
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荅曰唯不喜人唾於是共
道遇水定伯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定伯自渡漕漼有聲
鬼復言何以作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耳勿怪行欲至
宛定伯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索下不復
聽之徑至宛市中著地化為羊便賣之恐其變化乃唾之
得錢千五百乃去于時名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又曰任城公孫達甘露中為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
十人臨喪公達有五歲兒欻作靈音聲若父呵衆人云哭
止吾欲有所道呼諸兒以次教戒兒悲哀不能自勝乃慰
之曰四時之運猶有終人物短脆焉當無窮如此數千語
皆成文章兒乃問曰人死皆無知大人聰明殊特獨有神

靈耶荅曰存亡之事未易可言鬼神之事非人知也索紙作書辭義慷慨投地云封書與魏君卒暮有信來即以付之其暮君卒果有信來

又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亦不恨道人教其見之於是與婦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時良久乃聞鼓聲遂別而去

搜神記曰漢九江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暮宿鵲奔亭夜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呼曰妾本居廣信縣脩里人早失父母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先死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致富一人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債車牛一乘載繒妾乘車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到亭外時日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

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火而亭長龔壽操刀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何從來車上所載丈夫何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問之壽持妾臂曰年少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聽壽即持刀刺脅下一瘡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而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在亭東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之汝何以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妾姓蘇名娥願訪鄉里以散骨歸死夫敞乃馳還令吏捕壽考問具服問廣信縣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皆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然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自所不免今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教

又曰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麞便射中之麞倒而起充遂逐不覺遠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繫郎充便着已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便即歔欷無復辭便勑內盧郎已來可使女郎莊嚴至黃昏內白女郎莊嚴竟充崔語充君可至東廊婦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爲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去女若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養勑外嚴車送客充便辭出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四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盌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又市賣盌冀有識者有一婢識

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金盌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可說得盌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之貌兒盌俱驗姨母曰我外生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其後植子絺有名天下

又曰糜竺嘗從路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新婦從竺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令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載故以相語竺請之曰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行日中必發火竺乃急行至家使出其財物明日日中果火大發

又曰臨川間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而有聲如嘯能射

人有頭便腫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緩急者不過半日間
緩者經宿其方人常有以求之求之小䖸則死俗名曰刀
勞鬼
又曰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
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輙病殺人其氣有惡物
不見其形作聲如有所投擊中木則折中人則害人俗名
鬼彈
文士傳曰左思初作蜀都賦曰鬼彈飛丸以礌磧後又改
易無此語
又南中八郡志曰永昌郡有禁水水有惡毒氣中物則有
聲中樹木則折名鬼彈中人則奄然青爛
又曰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使持一卷書求寄載行
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船中愼勿發之去後
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使還式猶
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吏良久曰
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
可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
卒父怒使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
三年勿出今而奈何吾求汝不見連相為得鞭杖今已見
汝無可奈何三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
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即死
續搜神記曰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
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至祝祀之須
臾群鬼叱曰上官來迸走出祠去回頭見二沙門來入祠
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沙門皆怖懼須
臾沙門去鬼皆還祠中回於是遂少奉佛

又曰王伯陽家在京口家東有大冢傳是魯肅墓伯陽婦
喪乃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見一貴人乘
平肩輿將從數百人往來坐謂伯陽曰身是魯子敬安冢
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壞毀壞身家因目左右何不舉手
左右牽伯陽下牀以刀環築之數伯而去伯陽良久
乃蘇其處皆發疽痕潰尋死
又曰會稽句章人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燃火投
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人家女自伴夜共
彈箜篌戲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復一組汝欲知我姓姓
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
昨夜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又曰施續為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嘗秉無鬼
論忽有人單衣白袷來言及鬼客詞屈曰僕便即鬼何以言
無使來取君門生酸苦求之鬼問有似君者不門生云施
續下都督與僕相似鬼許之俄而督亡
語林曰宗岱為青州刺史著無鬼神論甚精莫能屈後書
生詣岱談次及鬼論書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絕我輩血食
二十餘年以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今奴已叛牛
已死今得相制言絕而失來日岱亡
鄧德明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輙閉
眼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噉之
又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腳爪如鉤利高巖
絕峯然後居之能斫榜牽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買
榜先置物樹下隨量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去亦不橫
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交語作市井死皆知殯斂之不令
人見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中南康三

營代舟兵往詬親覩葬所舞倡之節雖異於世聽如風林汎響聲類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艦木客乃獻其榜而不得見

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黄被之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高三尺許内甚澤五色鮮明二枚沓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爲褥此神能變化隱身罕覩其狀蓋木客山𤢖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樹老中空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哀道訓道虛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謂二人曰我處荒野何豫汝事巨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内外屋上一時火起合宅蕩盡

志怪曰會稽郡常有大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衣郡將吉凶豉于雷門示憂喜之色謝氏一族憂喜必告弘道未遭母難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轉吏部尚書荊掌三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至

又曰夏侯弘忽行江陵逢一大鬼投弓戟急走小鬼數百從之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一小鬼問此是何物曰廣州大殺弘曰以此矛戟何爲曰以此殺人若中心腹者輒死中餘處不至於死弘曰治此病者有方不鬼曰殺烏雞薄心即差弘曰今欲行何鬼曰當荊揚二州爾時此二州皆行心腹病略無不死者弘在荊州教人殺烏雞薄之十得八九今中惡用烏雞自弘之由也

本草曰梟桃在樹不落者殺百鬼也

張衡東京賦曰度索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上古有神荼與鬱壘昆弟二人能執鬼度朔山鬼所出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四

怪

春秋潛潭巴曰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

左傳莊公曰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也

又文公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十七君）秋八月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毀之）

又襄公曰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亳社殷社）甲午宋大災伯姬卒

又哀公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雲妖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在楚王身）（致禍及他）耶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家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或作獟人面猴身能言蝄蜽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羵羊土神非常所見故曰怪羊雌雄未成者）

張璠漢記曰梁冀池中舡無故自覆後冀被誅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爲燕王多見變怪堂上聞蝦蟇聲在爐火下鑿地求之不得後爲奴所殺

魏志曰鉅鹿張臶（才見切）正始中戴鵀鳥巢門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鳥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作詩旬日而卒

又曰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伯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於是併急遊觀飲宴自娛年六十三卒

吳志曰諸葛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令外詰問曰不自覺入時守備亦悉不見後恪遂被誅

晉書曰齊王冏輔政有一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之曰我截臍便去耳言畢不見明年冏誅

王隱晉書曰王浚居幽州有狐踞浚府門中翟雉入廳事遂爲石勒所殺

晉書曰趙王倫篡時有雉飛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纍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空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

又曰溫嶠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出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至鎮未旬日因齒疾而卒

北齊書曰趙郡王叡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居內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叡出夜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當門向床以臂壓王良久遂失甚惡之而明日被誅

沈約宋書曰謝晦將敗在荊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晦惡之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戮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與寮屬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

子183 079

易洞林曰吳興太守袁玄瑛當之官卜卦占凶曰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玄瑛摑殺之其後果爲賊徐馥所害

唐明皇雜錄曰李適之既貴且豪嘗列鼎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鬬家僮告適之適之乃往以其所引酒自普而鬬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俄爲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而終

又曰李林甫宅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

又曰李林甫將死之歲正旦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其重於常時侍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即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聲狗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世說曰衛瓘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瓘終見誅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鼠從穴中出在廳上語曰周南汝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中至期復更冠幘絳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鼠遂顛蹶而死失冠衣周南使卒取來視之如常鼠耳

搜神記曰漢武太始四年十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又曰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世謀舉義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郡鵝雁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齧之皆驚比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後數日莽夷其三族

又曰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着赤幘絳衣襄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又曰吳時廬陵郡亭重屋中常有鬼物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丹陽人湯應大者膽武至使廬陵便入亭止吏啓不可應不聽盡遣所將人還外持一口大刀至三更聞有扣閣者應遙問是誰荅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去須臾扣閣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着皁衣又去應謂是人了無疑也須臾復扣閣言部府君相詣應乃知是鬼持刀迎之見三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跳至應背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下坐走應追至亭後墻下及之斫傷數下應還所達曙將人往尋之見血跡追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老狶部郡是老狸自後遂絶

又曰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嘷嘆藻愁愕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嘷處拊心啼哭合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且啼哭勿休然後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疾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崩

又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性沉深有恩義少爲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爲使之反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三寸爲田字辟方一寸使夜露手以卧其夜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東陽劉寵字道和居于姑孰每夜門亭有血數十木

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龍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食悉變爲蟲寵遂北征軍敗於檀丘爲徐龕所殺

續搜神記曰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始湯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又曰代郡張平者符堅時爲賊帥自號并州刺史養一狗名曰飛鸞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常平未經年果爲鮮卑所逐敗走降符堅未幾便死

又曰新治庾謹毋病兄弟三人悉在白日侍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卷上自舒如此數四須臾聞牀前狗鬭聲非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止見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血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夜不持出門戲即於後園中埋之明旦往視之出土上兩眼猶尔即又埋之後旦亦復出乃以塼着頭合埋之不復出也數日其母遂亡

異苑曰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而薨

又曰安固李道豫元嘉中狗當路眠豫蹴之狗曰汝得死何以蹋我經年豫死

又曰晉惠帝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番已遣兵洛陽失御后爲劉曜所嬪

又曰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人必遭禍難及身死疾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乜婚耳劉聞之欣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若云世當同何足亦須臾火發資畜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劉儑鸜每遇諸途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見則人驚散

過於見鬼

又曰太原王徽之字伯猷元嘉四年爲兖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入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頭矣驚愕反矚又覩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王至州便殞

又曰張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舒惡焚之舒宿暴病而死

又曰王愉義熙初在中庭行帽忽自脫仍乘空如人所着及愉毋喪月朔上祭酒器在几上須臾下地覆還登床尋而第三兒綏與殷貳伏誅

又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歔欷流涕感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爲其歌曰生人作死別茶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銜其衣驅去復至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伏誅

又曰武昌戴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氣宣武桓公伐破西下停武昌令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腳時亦動搖斫刺不陷仍縱着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響發長川熙後嗣淪胥殆絕

又曰烏傷葛輝夫義熙中在婦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火炬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繽紛飛散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述異記曰郭仲產宅在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齋屋以竹爲窗欞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如林仲產以爲吉祥及孝建中被誅

又曰嘉興朱休之元嘉中兄弟對坐犬向休蹲視二人而笑搖頭語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年何其家斬犬膀首路側至梅花時兄弟相鬬弟戟傷兄收繫皆死

又曰宋大明中頓丘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榻牀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是武人了不驚怪乃令搗虀親自切血染虀食之弃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為王道隆所害

又曰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時統諸靈廟甚被恩寵母謝氏奉佛法太始五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隱煙霧垂頭鷁頸事前地頭頸如大赤烏飲庭中水登之驚駭謂是青神路之汲水益之飲百餘斛水竭乃去二年而謝氏亡亡後半歲而明帝崩登之自此事業衰敗

又曰宋驃騎大將軍河東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車行還使人在中庭洗車轅曬之有飄風中門而入直來衝車明年而闔門被誅

幽明録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當死終祚呼奴令置犬鼠去亦不畏此且犬入户必死犬至果尔終祚嘗為商賈闔户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貴耳今既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時桓溫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時室猶闔也都無所失其怪亦絶自是浸富

又曰石虎時太武殿圖賢人之像頭忽悉縮入肩中

又曰羲興周超為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在家夜還見屋棟月光一死人頭在地血流甚大驚怪即使失去後超被法

又曰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在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衣服悉是血未一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又曰諸葛長民富貴後嘗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狀毛修之嘗與同宿駭愕不達此意視之良久長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良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手脚不分明多久來輒共鬬深自驚懼焉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滅去輒復出悉以紙裹柱桷紙内萩萩如有物行聲

又曰劉斌在吳郡時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惚至郡城内自覺去家正一炊頃衣小沾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尔必有凶禍劉問所來亦不自知後二十許日劉果誅

又曰桓溫時參軍夜坐忽見屋梁上有一伏兎功齒向之兎來轉近引刀斫之見正中兎而實反傷脾流血

甄異記曰徐州人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為征人殺雞求福置雞頭在柈中忽然而鳴其後破賊賊帥邵寶臨陣戰死于時殭尸狼籍莫之能識清見一人著白錦袍疑是主帥便斬以聞推校之乃是寶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行伍猥蒙榮位雞之妖更為祥

桓譚新論曰呂仲子婢死有女四歲數來為沐頭浣濯道士云其家青狗為之殺之則止楊仲亦言所知家婦死忽起飲食後醉而坐祭牀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打殺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

玄晏春秋曰新安寺有槐而鸛巢之雉雞奪而棲焉求

安令繁䃂子之族姑子也其主簿以告乎乎雖捶野人必將寄次于野縣其空乎夏五月丙申䃂卒發次子縣空縣送之

賈誼鵩鳥賦曰誼為長沙太傅有鵩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六

妖異部二

魂魄 精

魂魄

易上繫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韓詩外傳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二月上巳之日於兩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

禮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

又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嚮

又曰作其祝號玄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又郊特牲曰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又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昭二曰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能陰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宵乎

又邢公曰宋公宴欲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孝經援神契曰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使情生於陰以計念性生於陽以理契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
哀公曰魂衣起荊䢼荊䢼死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
哀往迎其尸魂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
被何用魂衣為
史記曰高祖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万歲
之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也
晉中興書曰東海王越妃裴氏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
於丹徒中宗以為非禮乃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
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又曰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
無形也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

白虎通曰魂魄者何謂也魂猶伝伝行不休也少陽之氣
故動不息人為外魄者猶迫然着人也此少陰之氣象金
石着人不移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迫也性以治内
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水之化須
待任坐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出入無間
抱朴子曰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合水
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下接山
川之神皆可役也
又曰太一召魂魄丹法取五石封之以太一泥卒死三日
以還者折齒内一丸以水送之入喉活活者皆見使者持
節召之
又曰人無賢愚皆知己身之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
則死　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魂之

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於終身莫或自聞
見之者豈可不聞見復言無乎
又曰軫星逐鬼張星拘魂東井還魄也
異苑曰新野庾寔妻滎陽毛氏女義熙中五月曝曬席忽
見女在席下蔫上以驚怛便　女真形在別牀如故不旬
日而夭也仲夏忌舉牀第茲驗矣○襄陽耆舊記曰羊公與
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
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使
人悲傷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洲上有大樹與楓木
相似華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為反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
聲聲如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在玉釜中煮
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黑餳令可丸名驚精香或名之為

震靈丸或名之為反生香或名之為馬精香或名之為却
死香一種五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仍
活
博物志曰援神契云五岳之神聖四瀆之精仁太山天帝
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
王子年拾遺録曰融皐山上有翻魂稻言食者死更生
楚辭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
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
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内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
覺悟而還之也
又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
筮與之 使汝筮其所宜而與招其魂使復其精神
精

易上繫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禮記祭義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唐書曰睿宗子申王撝之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於兄弟之次
管子曰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絶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水之精者生于蟡于蟡者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
列異傳曰桂陽太守張叔高家居鄢陵里中有樹大十圍

遣客斫之樹大血出客驚怖叔高曰樹老汁赤耳斫之血大流出空處有一白頭翁出走高以刀斫殺之所謂木石恠夔蝄蜽乎
搜神記曰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絶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神皆能爲妖恠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皆爲恠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又曰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郡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味如狗

又曰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曳去故地死黍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語人未之見也
異苑曰天門張某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菴似寢息處而無煙火須臾一人形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猴與語不酬將歸閉之十餘日後送着先處孫皓時臨海得七精如人而有毛此將山精
幽明錄曰漢武帝與群臣宴未央殿方啖黍臛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八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曰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與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者脚足也願止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少時幸河者聞水底

有絃歌之聲有臛芬芳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皆長八九寸淩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公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使治絃而歌聲小大無異於人而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思以珍異見貽老公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底倏忽還得一大珠數寸明耀絶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螺殼中是蛟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草中用之産易
雷次宗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蛇輒吸取吞噬已百數道士吳猛與弟子殺蛇蛇死而蜀賊杜弢滅
玄中記曰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遊

人間事類

又曰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

又曰玉精為白虎金精為車馬銅精為僮奴鉛精為老婦

博物志曰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澤有委蛇狀如轂長轅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白澤圖曰廁之精名曰依倚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火之精名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即去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之食之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詘狀如豚食之如狗肉味

又曰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

鳥長尾此陰陽變化所生玉之精名岱委其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得金之精名倉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即去水之精名罔象其狀如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

又曰故門之精名野狀如朱儒見人則拜以名呼之宜飲食

又曰故宅之精名曰揮文又曰山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金銀

又曰故廢丘墓之精名曰元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杵好舂以其名呼之宜禾穀

又曰故道徑之精名忌狀如野人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

又曰道之精名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曰故池之精名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絕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絳衣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臺屋之精名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目明

又曰左右有石水生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名呼之可使取飲食

又曰三軍所載精名曰賓滿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轉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

又曰丘墓之精名狼鬼善與人鬬不休為桃弓棘矢羽以鵄羽以射之狼鬼為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

又曰故市精名曰毛門其狀如囷無手足以名呼之即去

又曰室之精名傒龍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豹

又曰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髡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曰夜見堂下有小兒被髮走勿惡之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即無咎

又曰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旁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丈夫取為妻三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去

又曰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使人知愧

王子年拾遺録曰劉向校書天禄專精不倦㲹寐彌時有人植青藜之杖時夜已暗乃吹其杖端烱然火出因以照向則户内如燈燭也向與言三代已前帝王興亡之事如目見焉及説陰陽運數起滅之兆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向問其姓名對曰我太一之精主天地圖讖聞子好學下而觀焉

抱朴子曰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形以惑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形耳是以古人入山道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

又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谷夜聞其音聲笑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曰有山精或如鼓色赤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帶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而五色赤有名曰飛龍見之皆以其名呼之不敢爲害

又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即吉

又曰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精也山水之間見吏者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

又曰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兎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猨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仲者狐也亥日稱臣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物則不能爲害

又曰山川石木井竈洿池猶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神則宜賞善罰惡但其體大綱疏不必機發而應耳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七　妖異部三

重生　變化上

重生

左傳宣上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續漢書曰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又曰武安四年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物故瘞於城外數里已四十日行人聞其冢中有人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曰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前趙録曰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唐書曰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建康實録曰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執麾將士將往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

葛洪神仙傳曰士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灌之捧其頭搖消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如故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後能語遂復常

搜神記曰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冢所欲哭之叙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往求之其人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冢者

又曰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斂六日出棺外自言見死人及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王莽纂位

又曰晉咸寧中琅邪顏畿得病就醫張瑳自治死於瑳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木不可解送喪者或爲之傷乃言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我也父拊而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當更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葬爾也旐乃解還家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材皆傷於是漸漸氣息以綿飲瀝口能咽遂乃出之日久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然不與人相當不能言語飲食猶常人如此者十餘年家疲相供護不復得操事其弟弘都絕棄人事躬侍養以知名後氣力稍更衰劣卒後還死

又曰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卒亡死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呈謂行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來何以召此人促遣令去時日暮治下有禁不得入遂至郭門外大樹下宿有好女獨行無伴文合問之曰子似衣冠家何爲步行姓字爲誰女曰我三河人也父見爲易陽令昨錯召來今得遣去遂逼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似類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婦人以貞專爲德潔白爲稱文合與相反覆終無動志天明別去文合死已再宿停喪斂視其面有色摸心溫半日問蘇文合將驗其事遂至易陽問其令則女父也從之因問令某月某日君女寧卒亡

而生耶具説女姿顔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人問女與文合同大驚乃以女配文合

又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拒晉軍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言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懼怖口餘聲發揚其日悌戰死

續搜神記曰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後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子長年二十侍從在郡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顔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解衣服薰香殊絶遂為夫妻寢息衣皆有汚如處女為後仲文婦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室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

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生肉顔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後遂死肉爛不復得生後夕女來曰夫婦情至謂偕老而無狀忘履以致覺露不復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又曰東平馮孝將為廣陵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卧廄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徐玄方女北海人不幸早亡來至今四年為鬼所枉殺案録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所依憑乃得生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陳免活不馬子答曰可遂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如人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覺額出次復面出一炊頃形體盡出馬子便令前坐對榻上陳説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宿息每戒云我尚虚君當自節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日生日尚未至遂住廄中言語聲音人皆聞女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去廄十餘步祭訖掘出開視女身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氊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開口能咽粥漸漸能語二百日中杖起一朞之後顔色肌膚氣力悉復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娉為三日遂為夫婦生二男一女長子字元度永嘉初為秘書郎小男敬度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也

又曰襄陽李除病死中時其婦守尸至夜三更中崛然起坐脱婦臂上金釧甚遽急婦因助脱得手執之還卧伺察

之至曉心下更暖遂漸漸得蘇既活云吏將某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歸者即許吏金釧吏令還取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

幽明録曰琅邪人姓王名志居錢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二孤兒王復以其年四月暴死下三日而心猶暖經七日方蘇説初死時有二十餘人皆烏衣見録録去到朱門白壁狀如宮殿吏朱衣素帶玄冠介幘或所被着悉珠玉相連結非世中儀服復前見一人長大所着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自説歸已亡餘孤兒尚小無奈何便流涕此人為之動容云汝命自應來以汝孤兒特與三年之期王又曰三年不足活兒左右有一人語云俗尸何癡此間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三十年王果卒

又曰桓玄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玄死時
見人執録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對曰此人
坐食疫牛肉貴人云須牛以轉輸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復
殺之催令還既更生具説其事於是食牛肉者死復有患
又曰于慶無病卒吴猛語慶子曰于侯筭未窮方爲請
命未可殯殮尸卧浄舍唯心下尚暖七日時盛暑慶形體
壊猛教令屬纊候氣續爲作水令以與洗并飲漱如此便退
日中許慶蘇但開眼張口不得發聲時合門欣喜以向水
洗唅吐腐血數外能言語三日平復如常説初見十數人
來執縛捶捁到獄同輩十餘人以次語對未至我而見吴
君北面陳釋聽斷之王勑脱械歸所經官府莫不迎接請謁
吴君晉與抗禮不知悉何神耳
博物志曰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

出乎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録著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
宮中事説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哭泣過哀死
又曰魏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將謝濬部曲義兵奚儂息
女年四歲病死故埋藏五日復生太和三年七月詔令休
使父母持送女來視之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藏至
八日同墟人採桑聞兒啼聲即語儂妻往發視兒生活今
能飲食如常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
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
往不即前止戸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勸
勤呼之乃曰繇意恨恨有不忍心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
以新綿拭血竟路明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
人形體如生人衣青絹衫丹繡裲襠傷一髀以裲襠中綿拭

變化

禮記月令曰仲春鷹化爲鳩季春田鼠化爲鴽季夏腐
草爲螢季秋雀入大水爲蛤孟冬野雞入大水爲蜃
左傳昭二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黄熊以入于羽
淵
春秋潛潭巴曰女子化爲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夫化
爲女子陰氣淖小人聚
漢書曰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
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
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絶
續漢書曰靈帝時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
其後時時出見初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又曰建安二十年越嶲有男子化爲女子時周群言哀帝
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海化爲蛤雉入于淮化爲蜃黿
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悲夫○鴻範五行傳曰魏襄王
十三年張儀詐得罪於秦而去相魏將爲秦而欺奪魏君
是歲魏有女子化爲丈夫者天若語魏曰勿用張儀陰變
爲陽臣將爲君是時魏王亦覺之不用張儀儀免去歸秦
魏無忌紀年曰周宣王時馬化爲狐
山海經曰姑媱之山（音遥）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䔄草
其葉成（言葉相重亦音謡）其華黄其實如兎丘（兎絲）服者媚於人（爲人所媚愛一名荒夫草）
又曰炎帝之女娃（惡佳）遊于東海溺而死化爲精衛其狀
如烏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又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河涸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又曰鍾山其子鼓（此山神名鍾山之子耳）其狀人面龍身是與欽䲹（音丕）殺葆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崛岸（音遙）欽䲹化爲鶚（鶚鵰屬也）鼓亦化爲鵕（音俊）鳥

又曰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是爲無首民

又曰太室嵩高成陽西啓母化爲石在焉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曰鵬

又曰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曰唯余與女知而未嘗死而未嘗生也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蠅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則爲（鬱棲[illegible]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而化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箰久竹不箰久竹生於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返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又曰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石

又曰馬血之爲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鷄之爲蜃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之復爲鷂也鷰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羭羊牝）魚卵之爲蟲也此皆物之變者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八

妖異部四

變化下

莊子曰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之於下風而風化（鶂以眸子相視蟲以聲相應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也）

淮南子曰夫歷陽之都一夕反爲湖勇力聖智與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閫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暮門吏殺雞以血塗門閫明旦嫗往視門見血便走上山國沒爲湖）

又曰有牛哀者病七日化而爲虎兄啓戶而入哀搏而殺之

又曰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不怪也水生蠙蜃山生金玉人不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所識淺也

論衡曰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非常性也蠐螬化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蝡類多化也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猨爲鵠小人爲蟲爲沙

又曰案老子玉策云松脂入地千年變爲茯苓茯苓千年變爲虎魄虎魄千年變爲石膽石膽千年變爲威喜千歲之狐豫知將來千歲之狸變爲好女千歲之猨變爲老人

又曰伍被記八公造淮南王安初爲老公不見通須臾皆成少年又墨子五行書云墨子能變形易貌坐在立亡麾

面則成老人含笑則成女子踞地則成小兒

博物志曰化民食桑二十七年以絲自裹九年死

又曰吳王江行食膾棄於中流化而爲魚今魚有名王餘者長數寸大如箸猶有膾形

又曰無腎民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爲人

又曰埋蜻蜓頭於西向戶下則化成青珠也

又曰江漢有貙人能爲虎俗云貙虎化爲人好著葛衣其足無踵有五指者皆貙也越隍之國老者時化爲虎寧州南見有此物

王子年拾遺録曰昆侖者西方曰須彌山最下層有螭潭百里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藏潭側有五色石云是白螭之腸化爲此石

又曰因墀國去王都十六萬里有解形之民放其身於空潭先使頭飛於南方次使左手飛於東方次使右手飛於西方自臍以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於體兩手不至遇疾風吹兩手於北海玄洲上化爲五足之獸則一指爲一足也

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鳬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王獵至湔山便仙去今廟祀之於湔時蜀民稀少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爲杜宇妻宇自立爲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尸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尸至蜀復生蜀王以爲相時王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鱉靈決王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奇帝生盧保亦號開明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死五丁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號曰石井千人不能動萬人不能移蜀王據有巴蜀之地本治廣都後徙治成都秦惠王時蜀王不降秦秦亦無道出於蜀蜀王從萬餘人東獵褒谷卒見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賀曰土者土地秦當得蜀矣秦王恐亡相見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王以爲金使令五丁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將其妻女適蜀王居蜀之後不習水土欲歸蜀王愛其女留之乃作伊鳴之聲六曲以樂之或曰前是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

山之精也蜀王取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於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之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於是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與蜀王愛之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五丁大呼秦王五女及送迎者上化爲石蜀王登臺望之不來因名五婦候臺蜀王親理作冢皆致方石以誌其墓

列異傳曰昔鄱陽郡安樂縣有人姓彭世以捕射爲業兒隨父入山父忽蹶然倒地乃變成白鹿兒悲號追鹿超然遠逝遂失所在兒於是終身不捉弓至孫復學射忽得一白鹿乃於鹿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年月分明覩之恍悔乃燒去弧矢

又曰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

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
化爲石
丹陽記曰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之母年八十因浴於
後湖化爲黿
搜神記曰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千歲
龜黿能與人語千歲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能相卜數之
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
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蛬也麥之爲蛺蝶也羽翼生
焉眼目成焉心知存焉皆無知而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
爲麞也蛇之爲鼈也蛬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
也
又曰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之蠮螉細腰之類也其爲物
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之子而育之則皆化成己

平八百八十八　四　叔丙

子焉
又曰麥之爲蝶由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以也農夫
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
又曰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
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
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如此
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
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墮地噫咤甚愁而其
體氣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平和桓以爲
巨怪畏不敢畜乃放還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
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死
又曰昔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殺之於崆峒之野
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

四足手是爲蒙雙氏
續搜神記曰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
色爪牙悉直虎鄉人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
妹亦與俱行既至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
其言既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出奮迅吼喚甚
爲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曰
歸家愼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得知乃以淳酒飲之令
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視了無所異唯於髻
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
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一蠻師
云有此術以三尺布數升米麵一赤雄雞一升酒受此法
又曰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
子女盡出戶獨在一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

平八百八十八　五　宋巳

闚不見人正見木盆水中有一大黿遂開戶大小悉入乃
與人相承嘗先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積日轉懈遂自
投出戶外其去甚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
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
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
似
異苑曰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家違道不及郡遣追
見拔言語如常亦爲施設使者催令裝束拔因語曰汝看
我面仍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便結一足徑出門去家先
依山爲居至林麓變成三足大虎所豎之腳即成其尾
又曰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
兒根生尋覓見蹲空樹中從頭毛生色如熊問其何故答
云天譴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其

形盡為熊矣
又曰符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南見金走白堅堅遣
載取倒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鐘
又曰隆安中東海鐥魚皆化虎上岸食人
異物志云東海有虎鐥或時變成虎將是此耶吳都賦所
謂沉虎潛鹿也越巂河有魚皆人形而着冠幘俗語曰故
汲郡人衆變而為魚也
又曰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雉下翳此雉量
雉野雉亦應試令尋覔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
蛇晉中朝武庫內忽有雉時人咸謂為恠張司空云此蛇
之所作耳即使搜除庫中果得蛇蛻
又曰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一竹中央蛇形已成枝葉如
故吳郡桐廬民甞伐竹遺竹一宿見竿化雉頭頸盡就身

猶未變化亦竹為蛇為雉也
又曰隆安中有青雌雞化而為赤雄形尾都變冠緌皆具
唯不能鳴
又曰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冠緌後桓玄
簒八旬而敗
幽明錄曰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為
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塢壁
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
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有神不我為何
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群賊亦
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外
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為石形頭似雞土人因號
曰雞山其水為娥潭

齊諧記曰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
母居未有婦道宗收債不在家隣人聞其屋中砰磕之聲
闚不見其母但有烏班虎在其屋中鄉曲驚怛恐虎入其
家食其母便鳴皷會人以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
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此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追當
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
班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中膺并戟
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床上不能
復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朝暮哭臨
又曰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恂年二十二少來了
了忽得時行病差後發狂百藥治救不損乃復病狂走猶
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食人不可復數有一女子樹下採
桑虎往取之食食竟乃藏其釵釧著山石門後還作人皆

知取之經一年還家為人遂出都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
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恂自云吾昔常得病發狂遂
化作虎噉人一年中兼便敘其處所并人姓名其同坐人
或有食父子兄弟者於是號泣捉以付官遂餓死建康獄
中
顧微廣州記曰消陽縣俚民有一家牧牛牛忽舐此兒舐
處肉悉白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
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九

獸部一

敘獸　猛獸　師子　麒麟

敘獸

國語曰獸三為群

爾雅曰四足而毛謂之獸

說文曰獸守備者也獸足謂之番毛獸細毛也翰獸豪也

薦獸所食草也

周禮天官上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言可獲也時田則守罟備獸觸攫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萊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衆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方之祭社廟為者取左耳以效功若獻首折馘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共其完者凡獸入于腊人當乾之皮毛筋角入于玉府給作器物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又天官下曰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畜醫少灌行之若為其病獸雖知以喂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備也其脈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凡療獸瘍灌而刮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先攻之而後養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又天官上曰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腥臊羶香可食者若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泠毛毳毛長總結也皫失色不澤美也沙嘶也交睫瞿腥當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杜子春云盲眡當為望視

又夏官上曰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獸服王者之教無不服凡祭祀共猛獸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狼春秋傳曰熊蹯不熟

又秋官下曰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外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以誘出之乃可得之者也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又地官上曰囿人掌囿遊之獸禁囿遊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牧百獸備養衆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狐狸鳧鶴備焉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又司馬職曰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獸公之輸於公也小獸私之以自畀也

又曰東北曰幽州畜宜四擾四擾馬牛羊豕西北曰并州畜宜五擾五擾馬牛羊犬豕也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

列子曰東方有國人數解六畜語蓋偏智之所得。

呂氏春秋曰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乃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彷徉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又曰一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幾近也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

又曰季秋之月菊有黃華豺祭獸戮禽戮殺也

淮南子曰猛獸不群鷙鳥不雙

又曰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騏驎騏驎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又曰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也

抱朴子曰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稱三

公者馬也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稱人君者猴也稱
九卿者猿也稱將軍者老馬也稱姓字者犬也稱陽城公
若狐也
齊下撤禽獸史錄曰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狗性險而
出皆指斥當時貴勢羊淫很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
狗險出謂呂文庶也
異苑曰宋康舒壽夫與同里獵於遂山群犬吠深茂異而
看之見樹下有一老公長可三尺頭鬚蒙然面皺齒落通
身黃衣我能動搖因問爲是何人而來在此直云我有三
女姿容美兼多伎藝彈琴賦詩閑究五典舒夫等共縛束令
出女公曰我女仍居深房洞庭之中非自往喚不可得也
請解我繩當呼女也獵人猶不置俄而變成一獸黃色四
足其形似皐又復如狐頸長三尺頭生一角耳高於頂面

故顏人舒夫等大懼狼狽放解倏忽失處
又曰東陽西寺七佛龕太元中龕下有一物出頭如鹿有
法獻道人迫而觀之於是吐沫噴灑氣若雲霧至元嘉十
四年四月七日此頭復出尋覓其處亦無孔穴年年有聲
影若小雷

猛獸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月支國獻猛獸一頭形如犬子似狸
而色黃帝怪其羸細乃悴問使者何謂猛獸使者對曰猛
獸生崑崙食氣飲露帝使使者令猛發聲忽叫如天雷霹
靂之聲諸牛羊馬豕犬之屬皆驚蹶以付上林苑徑上虎
頭溺虎口去十許步虎輒閉目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
博物志曰魏武伐蹋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格之殺傷甚
衆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上帝車軛上師子將至便跳
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師子兒還未至四十里
雞犬皆無鳴吠也
後周書曰楊忠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
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

師子

說文曰虓師子也
爾雅曰狻猊如虦猫食虎豹郭璞注曰即師子也狻音酸猊音倪虦音棧虦文淺毛也
穆天子傳曰狻猊日走五百里郭璞注曰師子也食虎豹
東觀漢記曰陽嘉中疏勒國獻師子封牛師子形似虎正
黃有頞耏耏音而尾端茸毛大如斗
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符拔形
似麟而無角
魏略曰大秦國無盜賊但有師子爲害行道不群則不得

過也
宋書曰宗慤討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
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
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爲巫生敬則而
胞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
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後位至太尉尋陽公
唐書曰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
忽有師子從地踊出人語謂之曰此山西今有三穴穴中
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有刀及槊刃甚多石上有文教
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恒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
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反爲所敗
其王姓大食名礙密模末膩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

王矣

又曰中宗朝大石國使請獻師子姚𤨏上疏陳曰師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為勞費陛下以百姓為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總停不殺以闡大慈好生以敦至德凡在翔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矣疏奏遽停此使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面各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里有師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

宋炳師子擊象圖序曰梁伯王說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忽聞數十里外哮㘃之聲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率走蹌地至㞇而四巨象施焉而至以鼻卷泥自厚塗數尺數噴鼻偶立俄有師子三頭見於山下直搏四象崩血若濫泉巨樹草偃

法顯記曰阿育王精舍後立石柱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爭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誓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師子乃大鳴吼見證外道懼怖心服而退

國史補曰開元末西域獻師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近井師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有龍出井而去

虞世南師子賦曰有絕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擾其為狀也筋骨糺纆殊姿異制闊臆脩尾勁毫柔毳鈎爪鋸牙藏鋒蓄銳弭耳宛足伺間借勢暨乎奮鬛舐脣倏來忽往瞋目電曜發聲雷響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隨兕於齦齶屈巴䖮於指掌踐籍則林麓摧殘哮吁則江河振蕩跟銷心與猛氣遂感德以依仁

麒麟

說文曰麒麟仁獸也馬身牛尾肉角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麟生

春秋保乾圖曰流星散為麟

爾雅曰麟麕身牛尾一角（麕音居切）

禮記禮運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麒麟在郊藪

詩國風麟之趾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左傳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時所未嘗見故怪之以為不祥麟仁獸聖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

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也）採薪於大野（春秋經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於大野今此曰採薪於大野將實自將組商非狩者採薪也而獲麟將獲故經書西狩）獲麟焉折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于郭外（傳曰以賜虞人棄之郭外將以賜虞人）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而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是以傷焉

孔叢子曰叔孫氏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棄之冉有告夫子夫子將觀之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出而死其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因此幽憤作春秋焉

孝經右契曰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汝來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松子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禽如麏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春秋演孔圖曰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麒麟鬬曰無光宋均注曰麟木精木生於火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殺也麟龍少陽猶鬬作於也則日月赤躬爭汝上也

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囿

毛詩義疏白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鐘王者至仁則出

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為畜則獸不狘呼厥反

漢書曰終軍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木枝旁出輙復合上異之終軍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麟五十一見

晉書曰王濬平吳被誅上表曰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

何法盛晉中興徵祥說曰麟麏身牛尾狼頭一角黃色馬足也

晉書載記曰石虎時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往調之以駕芝蓋列乎充庭之乘

又曰呂光入姑臧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巳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

三國典略曰徐陵東海郯人梁右衛率摛之子母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携之以候寳誌寳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出於郊

又曰王者德化旁流四表則麒麟臻其囿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循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脩則麟臻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好生惡殺故麒麟遊其郊野

李子曰昔人不識麟問人荅曰麟如麟問者惡之曾見者曰麟麏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然而解

何法盛徵祥記曰麒麟者毛虫之長仁獸也牡曰騏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說苑曰麒麟麏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

西京雜記曰五柞宮前有梧桐樹下皆有石騏驎二枚刊其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脚折折處亦如血父老謂其神皆含血屬筋焉

抱朴子曰騏麟壽千歲

論衡曰蝗虫飛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鷁而蝗為災麟為瑞麟四足不能自致人兩足安能自達是以呂望白首而達也

又曰儒者說麟為聖王來此言妄也章帝之時騏麟五十一至章帝豈聖人也

楚辭曰使騏驥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班固兩都賦曰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

西涼武昭王麒麟頌曰一角圓蹄行中規矩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穽不罹網罟無德而至爲之折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九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

獸部二

獬豸 騶虞 犀

兕 象

金澤文庫

獬豸

說文曰獬豸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黃帝時有遺帝獬豸者帝問何食何處曰食薦春夏處水澤秋冬處竹箭松筠

神異經曰東北荒中有獸如牛一角毛青四足似熊忠直見人鬭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名曰獬豸一名任法獸 [illegible]

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識有罪皐陶治獄有罪者令羊觸之皐陶敬羊跪坐事之

田俅子曰堯時獲獬豸緝其毛以爲帝帳

唐書曰開元二十年有一角神羊產于京兆之富平縣內角當頂白毛上捧議者以獬豸名之

騶虞

說文曰白虎黑文尾長於身食自死之肉名曰騶虞有至信之德不食人

詩國風騶虞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則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又草木疏曰騶虞即白虎也文黑尾長身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也

尚書大傳曰文王因囚羑里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

倍其身名曰騶虞以獻紂

山海經曰騶虞如虎五色具一曰尾長於身出孟山亦出焉泉同究國林氏之國日行千里（東京賦曰圍林氏之騶虞）

晉書曰隆安中新野騶虞見

宋書曰元嘉二十六年琅邪有白騶虞見二赤虎從之

犀

爾雅曰犀似豕（郭璞注曰形似牛豬頭大腹卑腳有三蹄黑色二角一在鼻上者食角也小而不墮好食棘）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

晉書曰溫嶠還武昌至牛渚磯云其水多怪物遂燃犀角而照之見奇形異狀或朱衣乘車馬嶠夢人曰與君幽明道別何苦相照

書紀年曰夷王獵于杜林得一犀牛

韓詩外傳曰太史南宮括至義長洋得駭雞犀以獻紂

戰國策曰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遣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離騷曰淹芳芷於腐臭（淹漬也）棄駭雞於筐簏（筐簏竹器也）

范子計然曰犀角出南郡上價八千中三千下一千

淮南萬畢術曰犀角駭狐（犀角置狐穴狐去不敢復居也）

抱朴子曰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綖（音綫）者以盛米置群雞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真角一尺以上刻以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為義導者得毒藥以此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勢則無沫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殺毒也為物食百草之毒及衆木棘歲一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輒復解

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多白犀

蜀王本紀曰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在市南下二在淵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也

林邑國記曰犀行過叢林不通便開口露齒前向直指棘林自開

南州異物志曰犀如象大色黑頭似豕歸猪食草木也

南越志曰高州平之縣巨海有大犀其出入有光水為之開

劉欣期交州記曰有犀角通天向水輒開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犀有特神者角有光曜白日視之如角夜暗之中理皆燦然光由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神異置之草野飛鳥走獸過皆驚背行野中見一死人烏鳥欲往啄之每至其頭輒驚走飛去往而視之其頭中有犀簪近此角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晉郭璞犀贊曰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賄嬰災因乎角犄

傅咸犀鉤銘曰世稱駭雞之犀有以此鉤見遺者為之銘

南州異物志曰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兕

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注曰一角青色重三千斤）

說文曰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為鎧觿象之上其獸多兕

詩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又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又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殪彼大兕

春秋傳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論語曰虎兕出於匣（匣檻也）是誰之過與（典守者過也）

國語曰平公射鴳不死（鴳音晏）使豎襄搏（[illegible]）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也）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頰慚乃趣赦之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霓兕虎之聲若雷霆有狂兕[illegible]弓而射壹發而殪矣曰樂矣今日之遊千秋萬歲之後誰與樂此

楚辭曰君王親發兮憚青兕（發射也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時佩雲夢欲射殺隨兕者申公子培劫王奪而射之王怒曰何其暴而不敬也欲誅之左右諫乃止不出三日子培病亡楚與晉戰於兩棠之地大勝賞有功者子培之弟請曰人有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兄常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臣兄刼而殺之果有病死王乃撿故記果有之遂賞子培弟也

淮南子曰小國不鬭於大國之間（[illegible]）兩虎不鬭於伏兕之旁（見食也）

論衡曰尚父伐紂渡孟津杖鉞呼曰蒼兕蒼兕按蒼兕水獸也善覆舟因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河中有此獸時浮出一身九首人惡畏之未必能覆舟也亦謂之蒼雉

西都賦曰狂兕觸蹷

江賦曰水兕雷咆乎陽侯

曹洪與魏文帝書曰若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

晉郭璞山海圖贊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象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之星散而為象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說文曰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

左傳襄四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又定上曰吳伐楚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illegible]）

漢書大宛傳曰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

漢書曰武帝元始二年南越獻馴象（[illegible]能拜）

吳志曰外國傳曰扶南王盤況少而雄傑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又曰賀齊為新都太守孫權出祖道作樂儛象（吳書曰[illegible]）

三國典略曰周軍逼江陵梁人率步騎開枇杷門出戰初嶺南獻二象于梁至是梁王被之以甲負之以樓束刃於鼻令崑崙馭之以戰楊忠射之二象反走

隋書曰劉方授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以弩射象象中瘡卻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

唐書曰自永徽已來文單國累獻馴象凡三十有二皆豢
於禁中頗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充庭之飾及德宗即位曰
王者不尚異物不貴難得之貨今官用費而物性不得非
宜也悉放於荊山之陽
又曰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
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既有威靈又弭災患乃
兼十象強制百人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以獻
之上謂侍臣曰夫作法於儉其弊猶奢誰能制止故聖人
越席以昭儉茅茨以誡奢書云珍禽奇獸不育於國方知
無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用奇象令其遠獻乃勞其使而
遣之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帝王世紀曰舜葬蒼梧下有群象常為之耕又云禹葬會
稽祠下有群象耕田
萬歲曆曰成帝咸康六年臨邑王獻象一知跪拜文子云
見象之牙知大於牛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旄象之約（高誘注曰旄象肉之美者）
吳錄地理經曰九真郡龐縣多象象生山中郡內及日南
饒之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闕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
重咸莫能出其理時鄧王沖尚幼乃曰置象大船刻其所
至稱物以載之可知也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又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群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
勅付使者
論衡曰象耕鳥耘虛言也五帝三王皆有功德何獨為舜
禹也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象自蹈土鳥自食草

八百九十　六

土蹶草盡若耕耘也
又曰夫十圍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童所鉤無
便故也
蔣子萬機論曰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
生不悼不可論也夫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
博物志曰南海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百有餘日其雄
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輙流涕若有哀
狀
晉諸公讃曰晉時南越致馴象於皐澤中養之為作車黃
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
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啓之而
殺象象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於事悉送
還越○萬震南洲日南傳曰扶南王善射獵每乘象三百
頭從者四五千人
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
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
沈懷遠南越志曰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
代之可得不爾窮其主得乃已也
異苑曰會稽張茂字偉康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當為
太守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諸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
焚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求邑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
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滅之而取其郡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
踰豨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
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
王韶之始興記曰伊水口有長洲洲廣十里平林蓊欝有

八百九十　七

群象野牛

法顯記曰藍國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塔傍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有群象以鼻取水雜香花而來供養

後魏書曰乾陁國好征戰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持刀

嶺表録異曰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種象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焚越之間象皆青黒唯西方佛林大食多白象又雲南蠻族家多畜象負重致遠若中國之牛馬漢使至其國輒舞象飾以金羈皆合節奏亂符中占城獻馴象亦能蹈舞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一

獸部三

虎上

說文曰虎山獸之君也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而爲虎

易履卦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又頤卦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易革卦九五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易通卦驗曰立秋虎始嘯

月令曰仲冬虎始交

禮記曰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以重有憂者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左傳宣四年曰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春秋考異郵曰三九二十七七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

春秋演孔圖曰天命湯白虎戲朝其後白虎在野

爾雅曰虪白虎（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也虪音叔）甝黒虎（甝音胡甘切）

漢書曰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螫

又曰宣帝元狩南郡獲白虎以爲寳貝

又曰李廣北平郡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羽視之石也明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又曰馬邑書曰猛虎在山中百獸震恐及陷檻穽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又曰李敢子禹有寵於太子禹有勇上召禹使刺虎懸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以劍斫絕纍欲刺虎上壯之遂赦焉

後漢書曰劉昆字桓公光武時爲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後徵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又曰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人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illegible])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

又曰法雄爲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在今荆州)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代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其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

又曰童恢字漢宗爲不其令戶人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若是殺人者

當斑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乃踊躍自奮遂放之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劉陵字孟高爲長沙安成長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徙他縣陵之官脩德政踰月虎悉出界去民皆還

漢皇德傳曰世祖遣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旣返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翁即禽世祖問曰禽何向並舉首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

方言曰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虎食物値耳則止以觸其諱故)或謂之於䖘(於音烏今江南山夷呼虎爲䖘)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風俗通曰呼虎爲李耳俗說虎本南郡中廬李氏公所化爲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

龍魚河圖曰取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懸虎鼻門中周一年取燒作屑與婦飲之二月中便有兒生貴子勿令人知之泄則不驗也亦勿令婦人見之

春秋後語曰楚黃歇說秦昭王曰天下强國莫過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也

又曰秦惠王謂陳軫曰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自爲決願子爲寡人計之軫曰亦嘗有以卞莊子之刺虎聞於王者乎王曰不聞軫曰卞莊子方刺虎而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而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

國傷小國士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二實此猶卞莊子刺
虎之類也惠王曰善卒不救待其敗而攻之果大剋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塟閶門外金玉精上爲白虎
列士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
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終
不敢動
穆天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乃生
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爲押（押檻）而畜之東虞是曰虎牢（地名）
（今滎陽成臯縣是也）
山海經曰孟山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也
又曰狄山爰有熊文虎幽都之山黑水上有玄虎
尸子曰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
又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㹸而右搏雕虎

韓子曰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乎王曰不二人言王信乎王曰不三人言王信乎
曰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成市虎
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龐共從邯
鄲還竟不得入
又曰夫虎之所以能伏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
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今君失其
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
列子曰梁鴦曰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血氣
者性也夫食虎物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
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同莊子）
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有衆逐虎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孫卿子曰見寢木以爲伏虎
呂氏春秋曰衣人在寒食人在飢陳思雖哉虎千金不如
一豚肩
淮南子曰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虎而能伏之也）
又曰虵不可使爲足虎不可使緣木
淮南萬畢術曰燒虎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又曰昔者牛哀病七日化而爲虎其兄啓戶而入虎搏而
殺之方其爲虎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
虎也（牛哀魯也）
又曰虎嘯則谷風生
說苑曰乳鳥登乎虎豹爰爪所以輔其身也
抱朴子曰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色皆白

又曰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虎狼之室何以辟之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其廣四寸其字百二
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
又曰山中寅日稱虞吏者虎也
又曰蔡誕入山還其家云被謫到崑崙山下白虎蟠
虵長百餘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舡大
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得
病燒皮飲之擊其衣服亦辟惡此其驗
又曰桃梗葦茭畫虎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
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
道理妄與人禍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官常
以臘除夕飾桃人畫虎於門皆追效前事冀以禦凶也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虎負子渡江按虎毛婆娑豈犯陽

俟波里語云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尚有懼況虎耶若德被四海虎亦能至鬼方也

墣語曰周王欲殺王子宜咎立伯服釋虎將執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

蔣濟萬機論曰猛虎不處卑勢鷙鳥不立垂枝也

西京雜記曰李廣與兄弟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一矢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服之也

又曰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嘗向余說曰東海人黃公少時爲幻秦末有白虎見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爲戲漢朝亦取之爲角抵戲焉

王子年拾遺録曰始皇二年騫宵國畫工者名烈裔刻白玉兩虎削玉爲毛有如真矣不點兩目睛始皇使餘工夜往點之爲睛旦往虎即飛去明年南郡有獻白虎二頭始皇使視之乃是先刻玉始皇命去目睛二虎不能復去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二

獸部四

虎下　豹　駮

虎下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餓虎不得不急乃命緩縛布

吳志曰呂蒙欲從單母止之蒙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又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諫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

又曰孫權親乘馬射虎虜亭（虜音慮亭名）馬爲虎傷權投以雙戟虎即廢

魏名臣奏曰世祖時有獻虎者問虎何食對曰食肉詔曰下民厭糠何忍以肉食虎乃命虎賁射之斯實得訐於時而名垂於後

晉令曰諸有虎皆作檻穽籬柵皆施餌捕得大虎賞絹三疋虎子半之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虎二十七見

博物志曰江陵有人化爲虎俗云猛虎化爲人好着紫葛衣足無踵有五指者人化爲虎

又曰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之虎卜

孝子傳曰楊香其父爲虎噬欻然憤搏之父免害

又曰郭文舉爲虎探鯁骨虎常銜鹿以報之

括地圖曰越俚之民老者化爲虎

王子安成記曰平都厔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隣人格虎虎
走趨其孤廬中即以衰衣覆藏之隣人尋跡問寶寶曰虎
豈有可舍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孝慈之志
通於神明由是知名
裴淵廣州記曰興寧縣義熙四年忽有數十大鳥大如鵝
少焉化為虎
周景式廬山記曰有嫗事虞王廟林中有一虎祠祭輒以
餘肉及骨與之有人惡畏之嫗使避之人去復來
陳留耆舊傳曰王業字子春為荆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支
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
見民共立碑文號曰支江白虎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時於宣武場上為
欄閣虎使力士逆與之搏縱人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

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安然
不動帝於閣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焉
殷氏世傳曰亮字子華少學公羊十四傳祖父業多所綜
覽舉孝廉到陽城遇虎爭一羊亮乃拔劍瞋目斬羊腹虎
乃各以其半羊去
述異記曰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
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異苑曰太元末徐桓出門彷徉見一女子因言曲相調便
要桓入草中桓悦其色乃隨去女子忽然變成虎負桓著
背上逕向深山其家左右尋覓唯見虎跡旬日虎夜送徐
桓着門外
又曰熒陽鄭襲太元中為廣陵太守閣下騶忽如狂奔失其

所經日裸身吟呼膚血流瀾問其意故云社公命令作
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虓躍神怒還使剝皮
皮以着肉瘡毀深痛旬日乃差
又曰都陽桓闡以太元十九年殺犬祭鄉里綏山煑肉不
熟神怒即下教於巫曰桓闡以生肉貽我當謫令自食也
其年使作虎作虎之始見人以斑衣衣之即能跳透噬逐
又曰彭城劉黃雄以太元中為京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
停於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衛繫馬於户前手力布於
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獨取劉而去
又曰邵都梁淮恭太元初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抗
其背恭中有技轉之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窮見虎
蹤在腳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加也

又曰扶南王范尋常畜生虎及鱷魚若有訟未知曲直便
投與魚虎虎不噬則為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為神將有以
也
幽明錄曰桓大司馬鎮赫圻時有何參軍晨出行於田野
中溺死人髑髏上覺晝寢夢一婦人語云君是佳人何
以見穢汚暮當令知之是時有暴虎人無敢行夜出者何
常穴壁作溺穴其夜趨穴欲溺虎忽嚙斷陰莖即死
又曰晉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賤人簡文無子曾遍令善相
者相宮人李太后給皂役不豫爲相者指之此當生貴子
而有虎厄帝因李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
相者之驗而恠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象因
以手撫欲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崩
神仙傳曰介象入山巢遇神仙卧石上有一虎往砥象額
寤而見虎謂虎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

汝來試我者汝自去虎乃去
搜神記曰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爲虎所取行六里至大壙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悟之乃爲探出之有三子生畢虎負易送還并送野肉於門內
又曰漢江之域貙人能化爲虎長沙居民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民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見召當有文書 即出懷中召文書於是出之尋視之化爲虎即上走
續搜神記曰丹陽縣人沈宗居在縣下以卜爲業義熙中左將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虎爲事忽有一人着皮袴乘馬從者一人亦着皮袴以紙裹十餘錢來詣宗卜去西

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爲作卦卦成告之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着甌中狀如牛飲既出門東行百步從者及馬皆化虎自此以後暴虎非常
又曰吳猛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果還去虎并去數十步忽然復送歸政遂精進爲道士
又曰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爲虎毛色牙爪悉如真爾鄉人前將軍周昕有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俱行既至奴語二人云且上高樹上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見一黃斑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爲可畏少時復爲人奴語二人曰歸家愼勿道後向等輩之間得知飲淳酒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事已露遂具說有術甚以三尺布巾一赤雄雞一斗酒受此法
俗說曰桓石虎是桓征西兒未被舉時西出獵石虎亦從獵圍中射虎虎被數箭伏在地諸將請石虎曰惡郎能拔虎箭不石虎小名惡子答曰可拔耳惡子於是逕至虎邊便拔得箭虎跳越惡子亦跳跳乃高虎跳虎還伏惡子持箭便還
又曰齊沈僧照別名法朗攸之之孫也記人吉凶頗有應驗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
金樓子曰孔子遊舍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於懷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懷石盤曰夫子知

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曰上士殺人云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云何曰用言語下士殺人云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石盤而行
國史補曰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既而息於山下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爲也旻曰真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烈旻擗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
吳氏虎賦曰蓋其狀也誕節緩腕績背連鬣細腰鼓背方口大鼻似黼組雜間若錦繡相連

豹

說文曰豹似虎

周易革卦曰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廣志曰豹有赤豹南山有玄豹南多赤豹狐死首丘豹死首山是性之異也（詩義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也）

帝王世紀曰紂為王者箕子曰王箸必食熊蹯豹胎散宜生獻紂黑豹

孫氏瑞應圖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於懷塗山得玄豹以獻紂免西伯之難

莊子曰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不免於網羅之患是何罪之有其皮為之灾也

管子曰武王為侈靡令人貂裘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臣家桀千鍾未得一豹皮

韓子曰虎豹不用爪牙與鼷鼠同威

文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

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有所制也

又曰高山險阻深林叢薄（叢木曰叢深草曰薄）虎豹之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源積水重淵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

范子計然曰豹皮出南郡

雜道書曰南海博羅縣有羅山高入雲霧諸仙人所遊之山也上有豹獸似猴猴南海人名之為果下

洞冥記曰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殺之為脯食之不飢

焉邪說鄧禹書曰夫虎豹愛大林蛟龍愛大水

列女傳曰陶荅子妻曰妾聞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也

陵秦記曰伏伯奇少曾遊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感數始學書藝

林邑國記曰西南界有呼膺虫食死人肉豹皮覆尸畏而不來

謝朓詩曰雖無玄豹姿且隱南山霧

晉中朝大駕鹵簿曰豹尾車駕一蘭臺符節令史載自豹尾後

徐廣車服注曰乘輿之後有屬車最後一車縣豹尾

駮

爾雅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駮音駁）

說苑曰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豹可以禦兵

晉郭璞駮贊曰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驤首嘘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三

獸部五

馬一

說文曰：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馵（音環），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音兆），八歲曰馴（音八）。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騋（音來），八尺曰龍。騊（音陶）駼（音塗），北野之良馬也。驁，駿馬也，以壬申日死，乘馬者忌之。

爾雅曰：騊駼馬，野馬。（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騉蹄，趼，善升甗。（甗，山形似甑，上大下小。騉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趼音研。甗，魚輦切。）騉駼，枝蹄趼，善升甗。（騉駼亦似馬而牛蹄。）小領，盜驪。（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絕有力，駥。（馬高八尺。）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俗呼為踏雪馬。）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翑（音劬）。前右足白，啟。左白，踦。後右足白，驤。左白，馵。驪馬白跨，驈（音聿）。白州，驠。尾本白，騴（白尾本也）。尾白，駺（音郎）。馰顙，白顛（戴星馬也）。白達素，縣。面顙皆白，惟駹。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在背，闋廣。逆毛居駺，犿。駵馬白腹，騵（音原）。騋牝，驪牡。玄駒，褭驂。牡曰騭。騮白，駁。黃白，騜。騮馬黃脊，騝。青驪，駽。青驪驎，驒。青驪繁鬣，騥。驪白雜毛，駂。黃白雜毛，駓。陰白雜毛，駰。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一目白，瞯（音閑）。二目白，魚（似魚眼也）。

既差我馬，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周易說卦曰：乾為馬。

又坤卦彖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又說卦曰：震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音注）足，為作足，為的顙。

又曰：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

又屯卦曰：六四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往吉無不利。

又下繫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又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王弼文言注曰：以龍敘乾，以馬明坤，隨事義而取象也。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孟夏之月，天子駕赤駵；孟秋之月，天子駕白駱；孟冬之月，天子駕鐵驪。

又學記曰：始駕馬，反之，車在馬前。

又內則曰：馬黑脊而般臂，漏。（般臂，漏，如螻蛄臭也。）

又曰：大夫士至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步路馬，必中道。蹙路馬芻有誅。路馬死，埋之以帷。

詩國風卷耳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虺隤、玄黃，皆病。）

又魯頌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而史克作是頌（史克，魯史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有力有容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騏曰騏。伾伾，有力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強健也。）

又曰：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于田，乘乘黃（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又白駒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左傳僖十五年曰：秦晉戰于韓，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小駟鄭所獻馬名）。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公戎馬旋濘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遂去之。

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

又昭四年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

又宣上曰：宋人以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

又昭七年曰：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塹而死（墮塹死也）。公將為之櫝（為作櫝也）。子家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又定三年曰：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弗與，三年止之（肅爽駿馬名）。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

又定下曰：衛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向魋司馬），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桓魋也）。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穀梁傳僖公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寶也。荀息曰：是取中府藏外府，取中廄藏外廄也。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也，馬齒長矣。

周禮夏官下曰：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戎路駕戎，金路駕齊，象路駕道，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廄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凡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頒授當乘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幣馬以馬遺人。玄謂禮人主飾之也）。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田獵則帥驅逆之（帥領也）。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王人職有宗祀以黃金勺前馬之禮）。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者所用私覿）。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齊其色，度其力）。

又夏官下曰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藏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掌駕說之頒用馬之第次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庌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樂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粥賣也

又曰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當為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謂騰馬耳毋令善驚也玄謂佚者用之不散甚勞食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制其蹄齧者闘之先牧洗牲熟閑者無于尊人竹括特其耳頭發搖則括中階騰逢律習不擾驚正校人員選攷人肅訴贈也正負選者無擇可備負者平之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爾雅曰騋牝驪牡玄駒褭驂鄭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

又曰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庌為野司農云書為庌宜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充馬居也茨蓋也闔苫也翦國圉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椹為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使令焉凡賓客受紀牽馬而入陳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表記之馬等僕所薦焉廞馬亦如之廞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奉而入陳

又夏官上曰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曰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買直綱惡馬鄭司農云綱讀為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為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當也玄謂綱以縻索縶綱抑習之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外其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度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旬之外踦二十日而死不任用用者罪非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若有馬訟則聽之訟謂賣買之言相負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又憲問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古之善馬德謂在五御之度也

周書曰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馬陰羽凫旌凫用為遊旌也周公旦主東青馬黑駹謂之毋兒周公主東則太公主西也東青馬則西白矣馬名未聞也

又曰義渠以茲白茲白若白馬倨牙食虎豹義渠西戎國白一名駮也

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取九六馬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項如雞尾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南海輸駭馬

春秋考異郵曰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以理天下王者駕焉故其字以為王馬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

淮南子曰八九七十二耦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

馬十二月而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龍魚河圖曰白馬玄頭食之殺人下痢食馬肉亦殺人無以責馬錢娶婦

洞林曰郗鴻業來作卦身在申本命丙乘馬南行西北走還趨木家化爲狗賴子救之不成咎鴻業于酉生後八月中有急事借馬南出行數里馬欻驚更西北走向戌地入李家遂落地馬因蹵之主人出救得免不見傷也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蟾蝫曰龍文而騄馬）

廣雅曰飛兔飛鴻騕褭蛾黃騊駼吾走狐桃騄䮄金喙馬屬也

方言曰馬食橐關西曰掩橐（音篼）或曰掩兜或曰撥兜

字林曰䮐（方周切）衆馬走也騬（知勇切）馬卧土中也韉（音薦）馬帶也鞀馬勒也（鞀口切）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四

獸部六

馬二

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守樂而忘歸

又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人君之禮葬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貴馬也王曰爲之奈何請爲王言六畜之葬以壠竈爲槨銅鑩爲棺齎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太官

又曰巴蜀沃野西近邛莋有莋馬旄毛

又曰馬蹄躈千（躈苦弔切）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

又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皆與千戶侯等

又曰東胡使求冒頓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曰千里馬匈奴寶也勿與冒頓曰與人隣國奈何惜一馬遂以與也

又曰冒頓圍高祖於平城所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

又曰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人有以千金求市千里馬而不能得於是與涓人金請爲市之賫千金而之而絕域有千里馬已死乃用五百金市其首而還王怒曰安用死馬首乎徒費五百金涓人答曰死馬首尚用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以王好馬馬必將至矣未朞年東有獻千里馬者三疋

又曰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心同相愛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家監使養惡齧馬

兩疋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乃況家監也

又曰項王駿馬名騅常騎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忼（苦朗切）慨（許氣切）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又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

又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與漢使怒妄言椎金而去宛貴人怒遮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漢書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乃還馬

又曰鄭當時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太子舍人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又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又曰石建爲太僕奏事自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缺譴死矣又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曰六馬

又曰初天子發易書（發易書以卜也）以卜（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又曰武帝求賢詔曰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

又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在朔方）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

又曰大宛國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也）

又天馬歌曰太一貺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大宛馬汗血也）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籋音躡言馬上躡浮雲也）晻上馳（晻音奄）體容與迣萬里（迣音逝超踰也）今安匹龍爲友

又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曆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來龍之媒（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遊閶闔觀玉臺

又曰孝武之世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龍文魚目汗血之馬（駱音馬也）充於黃門

又曰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山多松樠不田作種樹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

又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韓哀古之善馭）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又曰御史大夫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馬十歲齒平）不得出關

又曰昌邑王賀召皇太后菓下馬乘之

後漢書曰光武時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帝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又曰劉盆子既立乘軒車大馬赤屏泥（屏泥於軾前以韋爲之）絳襜絡

又曰更始既誅王莽乃北都洛陽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

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謂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又曰賈復持劉嘉書比渡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又曰馬援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表上之曰夫行天莫若龍行地莫若馬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行事輒有效驗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又不可得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備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於宣德殿下以名爲馬式焉

又曰卓茂爲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爭如此

又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

又曰光和元年京師馬生人（京房易傳曰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又洪範五行傳云秦孝公二十一年傳有馬生人非其類也少有非姓者其後始皇盡呂不韋子終以絕嗣此非姓也

又曰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騄驥馬名）豪右辜搉馬一疋至二百萬（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搉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又曰明帝賜東平王蒼陰太后器服及遺宛馬一疋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

又曰明德馬后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褠臂衣今之臂鞲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顧視御者不及遠矣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爲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府嗟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湳（狄帥感以）奐馬二十疋大豪寄以金鐻八枚遺奐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得以入廐使金如粟不得以入懷盡還不受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祿勳帝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上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復諫矣（[illegible]）

又曰吳漢共守成都公孫述將延岑遣奇兵出吳漢兵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又曰杜林字伯山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具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伯山所以勝我

世
又曰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馬穀其各以固等將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案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動㪍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
又曰明德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釆飾馬不踰六即賜錢五百萬
又曰桓典爲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獻帝春秋曰曹操與呂布軍戰敗布得操騎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荅曰騎黃馬者是也因得免
魏志曰編國出𡫀下馬漢時恒獻之馬高三尺乘於菓樹下行
又曰龐惪討關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惪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又曰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馬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奉獻
又曰文帝與孫權書曰前使于禁及王斳去時所道騶吾鐵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償欲速得今故先以付往此二馬朕常所自乘其調良善走數萬疋選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耳
又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違平道遇之語人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嚙帝膝帝大怒即殺之
魏書曰曹公所乘馬名絕影爲矢所中傷頰及足
吳書曰孫堅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鳴呼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
又曰諸葛恪爲將蜀使至上謂使曰元遜爲將軍君還蜀可報丞相爲致佳馬恪起陳謝上曰卿未得馬何爲謝對曰夫蜀陛下外廐陛下有詔臣必得之是以謝也
吳志曰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孫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何苦而不聽與交易
九州春秋曰初呂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疋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猪未飲食先持半猪五外酒自入詣布前跪言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
江表傳曰孫策性好獵將步騎數百策駁馬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
又曰孫權征合肥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板谷吉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鞚利於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四

獸部七

馬三

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
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
有馬癖
又曰王師敗于湯陰嵇紹被害初紹之行也侍中秦准謂
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邪
理必有征無戰若使乘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
莫不歎息
載記曰慕容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
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齧人莫能近皝曰
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
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
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為其象親為銘讚鐫其旁置
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又曰苻堅遣使西域稱揚堅之盛德并以繒綵賜諸國王
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
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
千里馬咨嗟美詠今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
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
又曰武昭王暠字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
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
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
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
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太守趙郡孟敏

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燉煌護軍馮翊郭謙
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
軍燉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燉煌言於
玄盛曰兄忘郭黁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
又曰庾亮所乘馬的顱殷浩以為不利勸賣之亮曰曷有
已之不安移於人乎○晉中興書曰恭帝之為琅邪王好
奇戲閑一疋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而死左右曰
馬國姓而射之不祥甚矣乃止俄而桓玄篡位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有欲害之心而休之
不知休之常以所乘騧馬於牀前養飼忽連鳴不食注目視
鞍休之試被之即不動也訖還牀生馬又驚跳因試騎視
馬即躁出裁至門外奔而馳之走行數里休之顧望所住
已有寇至乘以南奔苟而獲免後還荊州加鞍馬揚武之
號○王隱晉書曰馬隆子咸為成都王前鋒長沙王所統
冠軍司馬王湖率眾討咸於馬市咸堅不動湖乃使數十
騎下馬縛戟於鞍而令向咸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馬
驚奔咸軍軍壞胡因馳逐猛戰臨陣斬咸
干寶晉紀曰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
曰智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鄧粲晉紀曰王湛有隱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居墓次不交
當世兄子濟性好馬所乘駿快意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
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濟然之取督郵馬穀食
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騎馳騁步驟不異
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直行平路何以別馬唯當於蟻封
於是就蟻封盤馬濟馬果倒躓濟乃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驍騎將軍呂光封西域平上疏曰唯

龜茲蘇三十六國之中劉彼王侯之命入其國城天驎龍
麟驎奚丹騂萬計盈廐雖伯益重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
又曰太上四年高麗使至獻美女十人千里馬一疋兗州
民王蒲率衆二千來降獻千里馬一疋羊頭去地九寸拜
蒲長水校尉廣丘公
宋書曰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遣使獻舞馬
沈約宋書曰鮮卑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
別爲淳庶長廆正嫡父在特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
俱牧馬馬鬬相傷廆怒讓渾曰鬬在馬而怒及人耶乖別
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廆悔啓深自咎責遣
舊父老及長吏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是卑庶理無並
大今以馬致別殆天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
當相隨去即使二千騎共遮馬令迴馬迴不盈三百步欻

太八百九十五　三　程虔

然悲鳴西走聲若頹山如是者十餘迴一迴一遠樓喜曰
可汗此非復人事
又曰劉瑀爲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
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在前瑀策
驅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躡（尼輒切）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
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
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䮾造青雲
何至與駑馬爭路
蕭子顯齊書曰楊王夫殺宋蒼梧王將首與王敬則敬則
送太祖太祖夜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及踐祚號此馬爲龍
驤將軍
後魏書曰高肇字道文文昭王太后之兄也大舉征蜀以
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

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又）倒渠中鞍具瓦
解衆咸怪異肇辭出見而惡之爲世宗崩肇還高陽王與領
軍于忠遣壯士殺之
後周書曰于謹嘗率騎追茹茹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
爲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
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入塞
三國典略曰西魏孝武將爲齊太祖所殺孝武索所乘波
斯騮馬命太宰南陽王躍之將舉其鞍馬蹶而死帝惡之
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捶之鞭折入謂潘弥曰今日
幸無他不弥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鴆而崩時
年二十五謚曰孝武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
又曰高歡歸尔朱榮劉貴事榮盛言歡美榮未之奇也歡
更衣服重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害馬榮命剪之歡不

太八百九十五　四　程重

絆而竟不踣蹙已而起曰凡御惡人亦如此矣榮遂坐歡
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歡門開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
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且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
后淫亂四方雲擾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但討
討鄭儼徐紇爲辭舉鞭足以定天下此是賀六渾意榮大
悅曰尔意即我意也自是每參軍謀
又曰齊盧潛與特進慕容儼善儼之將死謂其子曰盧尚
書敬我爲人我死之後將吾騂馬與之其子遂以他馬與
潛儼喪出得便不肯進巫祝爲儼聲曰何意不與盧尚書
騂馬其子遵命儼喪乃行
又曰齊馮子琮被執於省內以弓弦絞殺之使內參以庫
車載其尸歸人無知者子琮所乘之馬曳韁走以頭扣車
狀如號哭見者異之車至其門諸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

爲賜也大喜開視乃哭
又曰齊王北伐太保領太僕安定王賀拔仁進馬並非駿足齊王讓之仁對曰御馬超逸羣下不逮齊王大怒免爲庶人命之負炭輸於晉陽
又曰周裴果字戎昭魏齊州刺史遵之子也從軍征討乗黄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陳時人號爲黄驄年少
又曰周賀若敦與陳侯瑱相拒敦軍數有叛人乗馬投瑱者輙納之乃別取一馬牽以赴船中人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岸乃遣人乗以招瑱瑱兵迎接競來牽馬敦發伏兵掩之盡殪後有亡命者猶謂爲詐不復納也
又曰梁普通中童謡言或去青絲白馬者侯景乃常乗白馬以青絲爲勒用應謡言

陳書曰初有童謡曰黄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所敗擒本名擒虎黄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乗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隋書曰吐火羅國有山穴中出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産必名駒
又曰吐谷渾有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輙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
又曰長孫晟從晉王破突厥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説言突厥之内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
唐書曰貞觀十三年三月乙巳吉辰厩産白馬朱鬣

又曰貞觀中骨利幹遣使朝貢太宗遣雲麾將軍康蘇密往慰撫之仍列其地爲玄闕州俄又遣使隨蘇密入朝獻良馬十疋太宗奇其駿異爲之制名號爲十驥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騟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騧九曰翔麟紫十曰奔紅赤又爲文以叙其事
又曰永徽中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遣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性對曰臣國中之最者所以獻之上曰良馬人之所欲豈可輟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餘哉乃命還之
又曰永徽中駮馬國遣使朝貢其地在突厥之北漸近北海去京師一萬四千里户十萬勝兵三萬人馬三十萬疋馬色並駮故以爲名
又曰開元十二年太原獻異馬駒其耳如筒左右各一十

六助肉尾無毛
又曰天寶中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牽秋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撿視時有慶雲五色遥覆其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光實録從之
又曰吐火羅國有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牝馬於其側時産名駒皆汗血焉
又曰李懷遠雖久居榮位而弘尚簡率其園宅無所改作嘗乗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乗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
周史曰徐台符仕晉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薊門及戎人内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乗馬好嘶鳴及自虜中迴常繫馬於叢中雖與

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苗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卽嘶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感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六

獸部八

馬四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灕汁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幕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然見伯樂之知已也

漢書音義曰騕褭者神馬也赤喙黒身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爲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伯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巨蒐之人用其牛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湩乳音東）

又曰柷沉牛馬豕羊河宗命乎皇天子（加皇者尊之）天子受命南面再拜柏夭既致河典乃乘黃之乘爲天子先（前乘馬盡黃色戰也先）以極西土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也）以釣于沵水因獻食馬三百（可以供廚膳者）牛羊二千

又曰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泉水）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又曰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洛水迴曲）文曰黃之池其馬歕沙（歕音普悶切）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

郭璞注穆天子傳曰竹書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魏時西羿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之爲黃耳

山海經曰滑水中多水馬如馬而文臂（臂前脚）牛尾其音如呼

又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如蘪蕪名曰杜衡可以

走馬（帶香草令使馬或曰馬得之健走也）
又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鬛縞借素也犬傳亦或身朱鬛）目若黃
金名曰吉壘（或作良）乘之壽千歲
又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桃林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桃林今弘農湖縣南是名閿野馬）
又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九代馬名也）
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
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
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又徐無鬼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
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䘏若

御覽八百九十六　二　李

失若喪若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
若沒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皐其於
馬非臣之比也穆公之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
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馬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
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
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
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曰九方堙九方皐同）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而視之有丹書曰勿
食反魚無乘駑馬晏子曰食魚無反無盡民力也不乘駑
馬無致不肖於側也公曰紀有此書何以亡晏子曰紀有
此書藏之於壺不亡何待
又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
子請數之曰汝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
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
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曰赦之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霸也欲敗其政乃選女子
八十人衣以文衣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
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
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
言於孔子孔子遂行
又曰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
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顧謂左右曰君

御覽八百九十六　三　宋圭

子故有誣人耶顏回退後三日校來報之曰東野畢之馬
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至
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矣其
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
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而造父不窮其
馬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
轡銜體正矣（馬宜馬車）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盡朝禮之節）歷險
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也
公曰善哉誠若子之言也
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代不肯
見代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
市人莫知之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
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如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

之價伯樂乃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先後猶導也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十溢以爲馬食不斥言人欲云溢馬之資幣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於王而見之王果喜蘇代矣

又曰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惠王將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人召孫臏孫臏至以法刑之斷其兩足後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歸田忌善而客待之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重射馳馬爭先射勝也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臏謂田忌曰君弟重射弟但也亦司馬長卿且弟如臨平是也我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既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忌得千金於是田忌進孫臏威王王問兵法而師之

韓子曰昔紂爲甲百萬左飲馬於淇右飲馬於洹洹水竭淇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千破而王之

又曰鈆陵卓子乘蒼龍排父之乘鉤餙在前錯綴在後馬欲進則鉤餙禁之退則錯綴貫之造父見而泣曰猶人處急世而不知所由也或云乘瞿父之乘

又曰桓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又曰如耳說衛嗣君嗣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千金有千金之馬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今如子雖辯者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又曰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孫卿子曰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

又曰驊騮騏驥纖離綠耳古之良馬也

又曰君子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

又曰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伯樂相馬經曰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關節堅者千里馬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也

又曰江淮津督徐成字子長兄弟蒙寵於府君治馬方以報千金不傳號淮津方尋陽丞陽朱君方最良豫州從事沛國蕭既方最良也

又曰馬相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三歲齒白口中欲紅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汗溝欲深脊欲如伏龜兩邊有迴毛曰騰蛇殺主口邊有迴毛曰銜禍妨主口中有黑者爲銜馬短壽

又曰素下去飛蚉四寸行千里齶而不起骨勞起而不振皮勞振而不噴氣勞耳欲小而促也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也白額入口名曰榆寫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弃市迴毛在目下名曰承泪不利人也

又曰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明脊爲將軍欲得強腹爲城郭欲得張一日城郭四下爲令欲得長一日爲令一日膝下四下眼欲得高巨其一日欲正眼睛欲如懸鈴紫艷光明下卧蚕懸鑿欲得成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一日鼻上文欲得如王火字欲明口中欲得赤膝骨圓而張耳欲相近而堅小而厚雍一寸三百里三寸千里伏龍骨欲得成頸欲得長雙扶欲得大而突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字馬頭欲得高而

成尾骨高而垂也九相馬之法先觀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脛大蹄三羸也謂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骼短脅四駑也淺寬薄脾五駑也

馬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明(水火在鼻兩孔閒)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腸欲充膁小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膝下)欲戴中骨高三寸(髀中骨也)頰欲開而膺下欲廣一尺以上能久走鞅欲方(頰前也)肖欲直而出(髆髀骨前向)兔閒欲開望視之如雙兔

楚辭曰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

符瑞圖曰王者貴人而賤馬則白馬朱鬣集又云車馬有節則見騰黃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曰吉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氏之國乘之壽三千歲(黃帝乘之)

孫氏瑞應圖曰玉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

又曰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騣馬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也

又曰飛兔者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則至駃騠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又曰龍馬者仁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骼上有翼旁乘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車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食之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遍飲之而去

又曰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又曰古相馬者有寒風能相口齒麻朝能相頰女厲能相口管青能相脣吻陳悲能相股腳秦牙能相前贊君能相後並知其一也

又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之工)良工之與馬也相得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行千里者其唯賢者乎

又曰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

又曰良劒期乎斷不期乎莫耶(莫耶良劒也取其能斷無風於名也故曰不期乎莫耶)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驥驁也千里馬名也王者有乘驥鶩也)

又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剄而投之溪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剄而投之溪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逾不用

又曰飢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飢狗盈宮嘆然未見骨也見其骨與芻動則不可禁(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

又曰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

又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又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也(高誘曰青龍遺風皆駿馬名)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見([illegible])

燕丹子曰太子有千里馬荆軻謂太子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

又曰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尒歸丹仰天而歎烏即頭白馬即生角秦王乃放歸

淮南子曰聖人之治猶造父之御也和輯乎銜轡之際而緩急於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御於掌握之間内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能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執權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四馬之心而能無危者古今未之見也

又曰天下有道飛黄服皁（又曰黄帝時飛黄服皁也皁與皂同）

又曰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勞佚若一世皆以為工然而未甚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何異鉗且太一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車莫動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過歸鴈於碣石軼鵾雞於姑餘（姑餘吳山也碣石在）非思慮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精神喻於六馬以此弗御之御者也

又曰子驊騮騄耳一日千里搏兔不如狼契也

又曰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

又曰馬蹄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别也）

又曰季秋之月乃殺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

又曰湯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馳）是而行之固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

又曰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齕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蹄足以破盧陷匈（噆笮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壍弗敢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聾蟲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

又曰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騕褭飛兔皆行萬里其所若飛兔也）日待西施落慕而為妃則終身不家矣

又曰日之行也不見其移也騏驥背日而馳草木為之靡懸峰未薄而日在其前矣（下縣籍馬蹄也）

又曰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

淮南萬畢術曰馬毛犬尾親友自絕（取馬毛犬尾置朋友衣中自相憎也）

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還謂師曠曰聞之霸王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吾君必驂駮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又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十人九死）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為馬

孔叢子曰衛公子友饋四乘馬於子思曰不以此求交於先

生乂降鄙士爲賓至之饋耳
又曰公孫龍以白馬爲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乂不敢先者以白馬爲非馬耳誠能去之則爲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以教矣
涼州記曰呂光麟嘉五年疎勒王獻火浣布善舞馬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六

馬五

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逐兎三曰躡影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晨鳬○崔豹古今注曰曹真有駛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也
風俗通曰馬一疋俗說馬比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說度馬從横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乗馬束帛帛爲疋與馬之相疋耳○又曰疲馬不能度繩俗説馬之疲羸不能復度繩索言其極也或云不能度畦塍也謹按齊有繩水裁三四步馬疲不能度此水耳
又曰殺君馬者路傍兒也語云長吏食重祿芻藁豐美馬肥希出路傍小兒觀之却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馬之走驟也騎者驅馳不足至於瘠死

金樓子曰鳥與鳥遇則相躅獸與獸遇則相齺馬與馬遇則蹝踦相傷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也
傅子曰九日養親一日餓之寧可言飽飽多飢少同爲孝子穀馬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非可同之
夏侯子曰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濕一馬之走無一毛不動故大同萬物不一也
又曰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余俱遊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人驚曰七百里也吾恐此暗中耳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乗之價期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百年不可得也
又曰吾與玄子觀東海釋駟而外乎峨山未中路而忘馬

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良鬼索之而獲符子曰六合不可忘故知良馬在其守矣請以六合之觀觀之也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闚園乘馬不知牝牡

諸葛恪曰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神馬四疋出滇池河中

三國典略曰神馬者河之精也代馬陰之精也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皆天下駿足也名曰浮雲赤電絕羣逸驃紫燕騮綠螭龍子驎駒絕塵爲九逸

又曰衛將軍生子或有獻騧馬者乃命其子爲騧字叔馬

東方朔傳曰驊騮騏驥諸博士朔對曰騏驎綠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

神異經曰西南大宛有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地蹄如升蹏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絮纏頭以避風病其國人不纏

揚子法言曰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illegible]或曰治己以仲尼奚寡矣[illegible]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又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桓譚新論曰顏淵所以命短者慕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馬良馬相追至暮其列宿所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丘優劣

又曰衛后園有送葬騎乘輿馬十疋吏卒養視甚謹不能乘而馬皆六十歲乃死

又曰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驅以入市夫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illegible]觀馬[illegible]諸卿無目不足示也

論衡曰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昌門謂曰爾何見曰見一疋練前有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盧芻使人視之果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即位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絕地翻羽奔霄越影踰暉超光騰霧挾翼

又曰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鵠時人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

洞冥記曰脩彌國有馬如龍騰虛逐日兩足倚行或藏形於空中唯聞聲耳時得天馬汗血是其類也

又曰畢勒國有小馬如駒日行千里毛垂至地東王公常騎此馬朝發湯泉夕飲虞淵一日一夕往返七八度亦言馬毛長於空中自放則吹之或東或西也

又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起扶桑之東得神馬一疋高九尺股裹有旋毛如日月之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色隨四時之變漢朝之馬見之即垂頭振毛一國眾獸見皆避之帝問東方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及食芝草王公怒弃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而返繞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眠不覺遂至帝曰其馬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則步景

抱朴子曰韓子治昔以地黄甘草哺五十歲老馬以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

又曰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西赤馬鳴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告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

逢黄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
馬子也
論衡曰廣漢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
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
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
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果眇
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睨之
又曰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馬
者足以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軛止則就犁一馬服櫪當中
家六口之食
孔融論曰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
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使騏驥與韓盧
並走寧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英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讎常乘白
馬又白馬數十疋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以爲左右
翼胡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
曹瞞傳曰呂布有駿馬名赤兔常騎乘之時人爲之語曰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袁淮正書曰牛馬之爲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
里之險鞭策痛矣
桓公世論曰朝鮮之馬被繃踶齧能使其成騏驥者習之
故也
博物志曰穢貊國南與辰韓北與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
海中出班魚皮陸出文豹又出果下馬高三尺漢時獻之
駕輦車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領東穢
屬句麗伐之舉邑降

博物志曰唐公有驌驦項日有騅馬
華陽國志曰元馬日行千里死於蜀今元馬冢是也縣有
元馬祠馬牧山下或産駿駒元馬子也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爲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
室罪名久重芝依法劾按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
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飲馬渭水先投三錢
襄陽記曰中廬山西去襄陽一百三里有一地道漢時嘗
有數疋白馬出其中遂名其地爲白馬穴陸遜攻襄陽又
值此穴中數十疋馬出戰還建鄴蜀使有五部兵家滇
池者識其馬色云是已主父所乘對之流涕
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
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僞如廁潛遁出行所

乘馬名爲的顱騎的顱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
出備急曰的顱今日厄可不努力的顱乃一踴三丈遂得
過
異苑曰符堅爲慕容沖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幾及計無
由出馬即跪蹄臨澗垂控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
堅攀之得登岸西走廬江
七賢傳曰陳衆辟州從事楊州部有賊擊之多死衆請取
之因單車乘白馬往賊束身歸降遂生爲立祠號曰白馬
從事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簡脫不拘儀形好乘巴騅馬雖爲三
司率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
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
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内以備胡城將成而崩

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之爲城乃定遂名爲馬邑

又曰吳先主殺武衛兵錢小小刑見大街頭借賃人吳永使永送書與析南廟借木馬二疋以酒噀之皆成好馬鞍勒全耳

志怪集曰孫弘常自云見鬼神與其言語委曲衆未之信鎮西將軍謝尚常所乘馬忽暴死會弘詣尚尚愛惜至甚弘謂尚曰我爲公活馬何如尚常不信弘荅曰卿若能令此馬更生者卿真實通神矣弘於是便下床去良久還語尚曰廟神愛樂君馬故耳向我詣神請之初殊不許後乃見聽馬即便活尚時甚不信怪其所言須吏其馬忽從門外走還衆咸見之莫不驚悅既至馬尸應時能動有頃奮迅呼鳴尚於是歎息

述異記曰東平畢衆寶家在彭城有一騧馬甚快常乘出入至所愛惜宋大明六年衆寶夜夢見其亡兄衆慶曰吾有戎役方置艱危而無得快馬汝可以騧馬見與衆寶許諾既覺呼同宿客説所夢始畢仍聞馬倒聲遣人視之裁餘氣息狀如中惡衆寶心知其故爲試治療向晨馬死衆寶還卧如欲眠聞衆慶語云向聊求馬汝治護備至將不惜之今以相還別更覓也至曉馬活食時復常

續搜神記曰趙固常乘一疋赤馬以征戰甚所愛重常所繫著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將馬今死甚愛惜今盛懊惋畢純使語門吏云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驚喜即啓固固踊躍令門吏走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不璞曰馬可活耳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長竹竿於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以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命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入門此物遥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即起噴鼻奮迅鳴喚便不復見此物固厚資給璞得過江

靈鬼志曰陳安爲河間王顒給使甚壯健常乘一馬駿駛非常後馬死雙赤蛇出其鼻

列異記曰胡司隸按尉上黨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資殯殮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還曰子若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未至一

京師有駿馬隨之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内侯家住宿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説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視銀書如言侯乃舉送詣闕上薦子都辟公府侍御史稗州牧司隸校尉至子永孫昱俱爲司隸其在公皆從乘駿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傅玄乘輿馬賦曰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廄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廄有的顱馬妄弃莫視度悴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疋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悳獨取一騧馬形觀既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荆州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傅玄馳射馬賦曰耳小易使鼻大勢怒來往若鷹鶚超驕

如逸虎
劉琬馬賦曰吾有駿馬名曰騏雄龍頭烏目麟腿虎胷尾如雲彗耳如插筒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八

獸部十

牛上

說文曰牡畜父也從牛土聲犅（古郎切）特牛父也牝畜母也從牛匕聲犢牛子也㸬（普外切）二歲牛也犙（山[illegible]切）三歲牛也牭（[illegible]）四歲牛也犗（音戒又加）騬牛也牻（莫江切）白黑雜毛牛也掠（力強切）牻牛也犡（力制切）牛白脊也㹀（達胡切）黃牛虎文也犖駁牛也将（力拔切）牛白脊也犿（四斯切）牛文駁如星也犥（普表切）牛黃白色也犉（而純切）黃牛黑脣也㹇（音鍇）白牛也犩（居羊切）牛馬脊也牧（音）牛徐行也犨（音）牛息聲也一曰牛名牷（音全）牛純色也犪牛（音柔）柔謹也

廣志曰有犤犘牛（馬象切）牛出巴中千斤犦（蒲角切）牛一曰犎牛有赤劉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似猪有牧牛項上堆肉大如斗似橐駝日行三百里犤（音皮）牛猶犤小今謂之稷牛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犩（吾咸切）牛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㸲牛重千斤晉時此牛出上庸郡犣（力涉切）牛旋牛也髀膝尾間皆有毛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華堂牛色黑或黃日南有之潛牛形狀似水牛一名犺（音沉）牛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犻（音方）牛如橐駝能行又有犛牛莊子曰其大若垂天之雲

易大畜卦曰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又無妄卦曰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又遯卦曰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又離卦曰離利貞畜牝牛吉
又既濟曰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又説卦曰坤爲牛
周書王會曰卜盧紞牛紞牛者牛之小者大夏茲白牛數
楚每牛牛之小者也大夏西北戎獻白牛獻數形似白牛北戎
詩鴻鴈無羊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黄牛黑脣曰犉
又曰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尚書曰武王克紂放牛於桃林之野
左傳成七年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又宣三年經曰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僖上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八五 八百九十八 二 楊五

又僖下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
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秦師入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又宣上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巡行城也城者謳曰于思于
思弃甲復來使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
那
又宣上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
叔時使於齊反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
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汝獨不慶寡人何曰夏徵舒弒
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
已重矣諸侯之從君討其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

可乎王曰善
又成公下曰韓厥曰古人有言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子
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
又昭四年曰郯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
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職也晉侯使叔向來辭曰寡君不得
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
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
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
豚上其畏不死乎
禮記曲禮上曰國君下齊牛
又曲禮下曰諸侯無故不殺牛
又月令曰季春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在牧而書數致當保內
又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八一九十八 三 長康

又曲禮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
其先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
又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
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又曰郊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又禮器曰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
侯膳以犢
又內則曰牛夜鳴則庮庮惡臭也
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周禮地官封人曰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供
其水槀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絼著牛鼻以牽牛者也本又作紖
又冬官考工記曰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
昔讀爲交錯之錯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牛戴

牛三色李白中清末豐也犧牛角直一牛

又地官上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官也犧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牛禱於鬼神之也未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其神也非一事也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又秋官上曰罪隷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小役役給共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鄭司農云凡封國謂建諸侯王為建國之也牛助以家牛助罪隷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

史記曰騎劫攻即墨田單用牛千頭衣以五綵縛刃其角結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逐北三戰三克遂收齊城也

又曰馬蹄蹴千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蹴苦切

又曰寧戚欲仕齊桓公出牽牛叩角而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短布單衣才至骭生不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用之

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

漢書曰邴吉嘗出逢羣人鬭者死傷横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使騎吏問牛行幾里或譏吉吉曰民鬭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丞相課其殿最不親小事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者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也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可謂帶牛佩犢矣

又曰宣帝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男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

後漢書曰朱暉為臨淮太守時牛大疫而臨淮獨無疫者鄰郡牽牛入界避災耳

范曄後漢書曰漢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又曰劉盆子初與兄恭劉茂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立為帝恐畏欲啼即復還依俠卿

又曰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繭犢角如繭栗言小也禮曰天地之牲角繭栗即除為郎中

又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又曰魯恭為中牟令亭長有從民借牛不還者牛主自言恭召亭長教令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亭者固爭亭長即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敬信皆不忍欺

謝承後漢書曰朱暉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以譏焉暉曰前阮府君

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

魏略曰鉅鹿時苗字胄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牸牛歲餘生一犢子及代留其犢而去

晉書曰羊篇祜之姪也爲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還而留之

張勃吳録地理志曰合浦徐聞縣多牛其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百里

蜀志曰蔣琬曾夢門前有一牛頭血流問於趙直直曰牛角及口公字也血者事明也夢主吉矣

晉朝雜事曰泰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頭語

于寶晉記曰南安朱沖其鄰人失犢與沖犢相類來認取之沖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慙謝沖沖不受

王隱晉書曰朱沖字巨容以有德行隣人牛犯沖苗沖乃攜芻送牛牛主大慙不敢復暴

又曰潘岳出爲河陽令以仕次宜爲郎不得意出山濤領選岳內非之密作謡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

又曰郭洗牛生犢兩頭八足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紖斷詔可以青麻代之

晉書曰郭舒嘗有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御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噉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又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也

又曰石崇與貴戚王愷奢靡相尚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乃密貨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奔不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駛矣因從之遂爭長崇後知之殺所告者

又曰王濟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嘗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又曰何曾性奢豪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以銅鉤紖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

又曰桓溫北伐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

任其責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志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

又曰王延家中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與之初無吝色其人後知其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以與之不取也

又曰肅慎國武帝時及元帝中興皆來貢獻成帝時又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荅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

南史四夷傳曰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

宋書曰褚湛之有一牛至所受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郡中喧擾湛之回下簾不視

又曰江湛爲吏部尚書性廉儉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又曰顏憲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己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

三國典略曰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又上織成羅文錦被表二陳主命於雲龍門外焚之其牛遣還於人

又曰梁出師拒侯景邵陵王綸次鍾離初綸將發營宇燦遊死臨賀王正德諂於綸所始入牙門有飄風觸旗竿而折至是將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廐抵殺綸所乘駿馬又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壘軍中驚亂

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爲揚州刺史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王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務存寬厚故得朝野忻心

後魏書曰刑昕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

北史曰後魏元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畏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又曰魏蘭根雄傑有識度僮僕千數牛馬以谷量姓好周給士多歸附之

又曰道武時窟咄寇南鄙莫題時二於帝遺箭於地窟咄謂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

又曰孟信爲趙郡太守及去官家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作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所在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買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

隋書曰盧昌衡爲徐州摠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乎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求皆此類也

又曰牛弘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又曰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盧愷從周武帝在雲陽宮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勑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

唐書曰李密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秩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書讀之尚書令越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荅曰項羽傳越公奇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九

獸部十一

牛中

春秋潛潭巴曰：宮有牛鳴，政教衰，諸侯相并，牛兵之符也。

揚方五經鉤沉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若此之效。

穆天子傳曰：泰山，百獸之所聚也，爰有赤豹、封牛。

又曰：天子大饗正侯、諸王、七萃之士于丕街，鄄韓之人獻用牛三百。

又曰：天子飲于文山，乃獻良馬駟，牣牛二（此牛能行沙中，如犛牛）。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釣于流水，因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蒼牛，身無角，能走，出入水中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里。

世本曰：鯀作服牛（鯀，黃帝也。又云少昊時人始駕牛）。

孔子家語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

焦贛易林曰：教牛逐兔，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相牛經曰：牛經自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王愷秘其書。

又曰：牛岐胡壽（岐胡，牽兩腋，亦分為三）。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快。頸骨長且大，駛。壁堂欲得闊（壁堂，腳間也）。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一云）。茂欲得齊（膺前也）。天關欲得成（天關，脊接骨）。儁骨欲得垂（儁骨，脊也，欲得下）。蘭株欲得大（尾株）。豐岳欲得大（膝株骨）。垂星欲得有怒肉（垂星，蹄上也。肉，蹄間名也）。力柱欲得大而成（當車骨也）。懸蹄欲得如八字。膀豐欲得廣（兩腋上）。常有似鳴者有黃也。岐胡無壽（岐胡有壽，豎毛）。旋毛當目下也。上池有亂毛，妨主凶（上池，皮中也）。身欲得如卷，大膝疏肋，難飼。龍頭突目，好跳。又筋欲得成就（筋，脚也）。毛欲得短密，若長疏，不耐寒氣。毛不用至地。尾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肉欲得堅。角欲得細。鼻如鏡鼻，難牽。口方易飼（口方易飼）。

莊子曰：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曰：我尚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起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莊子曰：夫斄牛，其大如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又曰：魯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問：此顏闔家耶？闔曰：然。使者致幣，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求之，則不得也。

又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而恢恢乎其投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管子曰：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刀遊於其間也。

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孟子曰：臣聞胡齕云：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不忍見其觳觫，欲以羊易之，是見牛而不見羊也。

晏子春秋曰：今公之牛老於蘭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服

乘也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以祭居一年中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太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也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注具雜事部
又曰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單而牛不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恣所之順也
又曰亂國之妖有牛馬言
韓子曰商太宰嘗使庶子行市還太市門多車太宰召市吏問曰市何多牛馬耶吏惟太宰是神知

平八寸九九　三　程武

又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頭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尸子曰夫龍門魚之難太行牛之難以德報怨行之難也
淮南子曰牛歧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
又曰剝牛皮鞹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軛也
又曰城上視牛如羊如豕所居高也
又曰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兊前豕馬之屬前小有角者脂而兊後牛羊後小
又曰季春之月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

又曰取牛膽塗熱釜即鳴矣
又曰牛膽塗目莫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膽桂二寸著膽中百日以成因使巧工刻象人丈夫著日下爲女子著頭上爲小兒著頤下盛以五綵囊先宿齋無令人知也
尹文子曰語曰好牛不可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不察也重白而慣黑嗜甘而逆苦能定名則萬事不亂也
亢子曰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
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乃以爲上卿

平八寸九十九　四　程武

張昷自表曰昔百里奚賢秦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奚因貸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甯息行牛息入言之公不信甯息復言之公又怒使曰毋怒其主罪當刑使守門公出甯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忘也公乃問百里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抱朴子曰南方水牛無冬夏常卧雪中
又曰智禽銜蘆以逆網水牛結陣而却虎矣
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逐鹿入山谷中見一老父問曰此何谷也曰愚公之谷曰何也曰畜牸牛子大賣之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旁人聞以臣爲愚因以爲谷也管子曰此臣之過也使堯在上咎陶爲大理者安有取人駒

子

論衡曰十國之牛爲牧豎所驅
又曰牡馬見雌牛不相合者異類也
風俗通曰賣牛勿握角令不集按恐觸人人不取也
又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江神歲取
童女二人爲婦冰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
抔但澹淡不耗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
於岸旁有頃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不當相助也
南向要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
又曰丁壯小犢跳梁弄角飲水數石生芻十束當風露夜
至死不曲
博物志曰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犢盡爲犧牲然叔夜以
爲無此皆先儒妄說

又曰蜀牛不施繩右前以排左側曰促而牛解人心
又曰九真有神牛生溪上黑時時共鬬即海沸而或出
鬬岸上人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靂號曰神牛
洞林記曰義興叔保得傷寒垂死令郭璞占之不吉令求
白牛厭之求不得璞爲致之即曰白牛從西來逆叔保大
驚遂病差
語林曰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葛
巾修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
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
失明日而岱死
郭子曰滿奮字武秋高平人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有琉
璃扇實密以疏奮有難色帝乃笑之奮曰臣猶吳牛見月
而喘

述異記曰牛之不角者呼撞牛
金樓子曰東海中有牛剝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
則毛伏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
腹載多而行少可大用不可小使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陽　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
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數百斤
永嘉江賦注曰吳時有鉤釣於牛渚獲一金鎖引之則
金牛汎然而出釣摧而捨因以爲名
束晳近游賦曰乘犢車以候寒賀蘭單之疲牛連緹索以
爲鞅結斷綆而爲鞦
臧彥駛牛賦曰殊狀奇備名不虛假偉質魁梧骨奇形瑰
疎若驚鹿馳若奔馬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

獸部十二

牛下

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池濱樊堅字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牛飲其下流

關中記曰周元年老子之度關令尹喜先勑門吏曰若有老公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公乘青牛車求度關吏入白之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楊泉物理論曰武帝拜少翁爲文成歳餘無効應乃作帛以飯牛陽言此牛有異應殺而視之得帛書武帝識其手跡其言妖怪乃急窮覓其事事急而首服於是誅文成而

隱其事

地鏡圖曰寶氣之見爲牛

雲氣占曰趙雲如牛丈夫之氣如牛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生四耳

又曰元封三年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

英雄記曰董卓少嘗遊羌中與豪帥相結後更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乃爲殺耕牛與之共宴樂

皇甫謐高士傳曰民有牛暴管寧田者寧爲牽著凉處自飲食還牛主主得牛大慙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考通識達人將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王烈知之人有以告烈烈以布一端遺之問牛中行路老父擔重有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之而去問姓名不以告老父復行失劒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遂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即前擔人也老父攬其袂曰子前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劒未若子之仁者請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鄰家牛數入食其禾既不可逐又爲斷芻多著牛家門中不令人知數數如此牛主驚怪不知爲誰陰廣求乃尋是威自後更相約率檢勑不敢復侵威田

玄中記曰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反牛今日割取其肉

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

又曰萬歲樹精爲青牛漢桓嘗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人驚走太尉何公時爲中尉將軍有勇力走逆牛見公走還河公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也

嵩高記曰山有大松或千歳其精變爲青牛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得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也

楊龍驤洛陽記曰石牛在城西石虎當襄石牛夜鳴聲聞二十里事奏虎遣人打落牛兩耳尾以鐵釘釘四脚今具存

劉道眞錢塘記曰明聖湖有金牛嘗有見者神化莫測遂
以名湖
凉州異物志曰有水牛育於河中
鬱林異物志曰周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
護其犢與虎爲讎
又曰周留牛毛青大腹銳頭青尾其狀似猪
齊地記曰東萊牛島上嘗以五月海牛産乳海牛形似牛
而無角騂色虎聲爪牙亦如虎脚似鼉魚尾似鮎魚尾長
尺餘其皮甚軟可供百用牛見人奔入水以杖擊鼻則得
之
史答武昌郡記曰武昌牛崗古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今
半巳崩破坑大數十丈牛因躍出踐崗邊石蹄迹尚在
常璩華陽國志曰牛飲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爲之竭

因以爲名
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眞居風山夷人有一嫗向田見金牛
出食斫得鼻鎖長丈餘後人往往見牛夜出光曜數十里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鵝尾洲南有龍龐二洲二洲之間舊云
多異魚而投罟揮綱輒便挂絶有水客沉而視之見有石
牛二頭常爲綱害故網絶焉
酈道元注水經曰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
泉即滄河之上源也耆舊云山下本有百泉競發有一
神牛駭身自山而降下飲泉竭故山得其名
裴氏廣州記曰有石牛每旱殺牛以血和泥泥石牛背旣
畢則雨洗牛背泥盡方止
顧微廣州記曰陽縣里民有一兒年十五六牧牛牛忽
舐此兒隨所舐處肉悉白淨而甚快遂聽牛日日舐之兒

餓而病死其家葬兒殺此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者男
女二十餘人悉變爲虎
竺法眞登羅山疏曰增成縣南有烈清洲洲南又有牛潭
漁人見金牛常出水盤石上義熙中縣民張安釣此潭於
石上躡得金鎖大如指長數十尋尋之不巳俄有物從水
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刀斫斷唯得數尺遂致大富後袁義與
周靈分亦好釣嘗見此牛寢伏石上旁有金鎖往捲之得
二丈許遂以財雄爲南江都尉
祖台之志怪曰苟晞爲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
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
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
晞乃命其子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書
還至一更始竟便進晞以其駿使觔骨必有異乃殺而

觀之亦無靈異唯見雙觔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裏故
外不覺也
又曰陶太尉微時喪當葬家貧親自營作塼有一斑特牛
載塼致忽然失去便自尋之見於道中逢一老翁問云
君欲何所覓太尉具答更舉手指云向於山崗上見一牛
眠山圩中必是君牛此牛所眠處便好作墓安墳當致之
極貴小復不當位極人臣世爲方嶽矣又指一山云此山
亦好但不如向耳亦當世出刺史也言訖便不復見太尉
墓之皆如其言
劉敬叔異苑曰余以義熙十三年爲長沙景王驃騎參軍
在西州得一黃牛時狩貨之便晝夜銜草不食流涕瘦瘠
又曰卽墨有古冢或發之有金牛塞埏門不可移動犯之
則啕也

異物志曰合浦牛如㹀駞䍧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捷
疾其行如馬日行三百里
列仙傳曰陽都女者市上酤酒家女也生而眉連耳細而
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
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返
郭季産集異記曰兗州人舡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
數十許丈乃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人
知是神物乃放之牛於是入水鎖亦隨去
干寶搜神記曰晉大興元年武陽太守王諒牛生子一頭
八足兩尾而共一腹
又曰武都故道有　祠土生梓樹焉秦文公二十七年
使人伐之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四
十人猶不斷　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鬼

相與言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為勞又曰秦公必將不
休如之何荅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赭衣灰坌子如之何
默然無言卧者以告於是令工皆衣赭隨所創坌以灰樹
斷化為牛使騎擊之不勝或墮於地髻解被髮牛畏之乃
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劉義慶幽明録曰巴丘縣金崗以上廿里名黃金瀨古有
釣於潭獲一金鎖引之滿一舡金牛出聲貌奔壯奮躍還
潭鎖乆乃盡釣人刀斫得數尺故潭瀨取名
又曰桓玄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復生云
初死時見一人執籙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
對曰此人坐食疫死牛肉貴人云今須牛以轉輸肉以充
百姓何故復殺之催遣還
又曰桓玄在南郡國第居時出詣殷荊州於鵠穴逢一老

公駈青牛形色怪異桓即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駛非
常因息駕飲牛牛逕入水不出桓遣人覘守經日絕跡也
又曰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為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
青牛每常自乘恒於目前養視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食
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駈牛向宅牛不肯
行知其異即待喪喪既下舡便隨去
又曰桓沖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
乆目中泣下都督呪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
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者
直往牛涕殞如雨遂拜不止值沖醉不得啓遂殺牛沖醉
止得啓沖聞之歎息都督痛加鞭罰
又曰護軍琅邪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夢
牛語之曰衰老不復堪苦載載二人尚可過此必死華謂

偶不夢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
神仙傳曰吳有徐墮居丹徒左慈過墮門下有宿客六七
欺慈云徐公不在慈去客皆見牛在楊樹杪車轂中皆
生荊木長一二丈客懼入報墮曰此左公也遣追之客
乃逐慈叩頭陳謝慈遣還見牛故在車轂中亦無復荊木也
郭義恭廣志曰麒牛似鹿又以牛肉表皮温常熱濱也
[illegible]貞音
宣驗記云天竺有僧養一特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
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償之所給有限不可
分外得也
嶺表錄異曰自瓊至振多溪澗澗中有石鋪次水流其間
或相去三二尺近似天設可躡之而過或有乘牛過者牛
皆促斂四蹄跳躍而過或失則隨流而下見者皆以為笑

彼人嗟曰跳石牛骨碌好笑又好哭
又曰璦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即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

獸部十三

驢 驘 騾 橐駝

驢

說文曰驢似馬長耳也
何承天纂文曰驢一曰漠驪其子曰騄
史記曰匈奴奇畜即驢騾也
漢書西域傳曰烏桓國有驢無牛
後漢書曰薊子訓漢末入市投主人家停其驢忽死時夏月蛆從驢口中出主人見之白訓訓曰無苦遂往驢邊舉杖驢忽走起
又曰永平中吏用驢輦歲省僦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又曰戴良字叔鸞其母喜驢鳴常學之以娛樂
晉書曰王濟卒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恪對跪乞請筆益兩字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欣笑以驢賜恪
晉陽春秋曰晉文帝親阮籍恒與讌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容嘗言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然籍教令清整常留十餘日便乘

驢去
又曰胡威字伯虎父質為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
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告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
爨食畢復隨侶而進
晉書曰石苞既定壽春以威恵服物淮南監軍王琛輕苞
素微又聞童謡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
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
又曰王導諸葛恢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人言驢馬
不言馬驢豈驢勝馬也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昱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
又曰吏部尚書庾仲文尚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
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正有佳驢耳
仲文使荅云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

齊書曰劉祥傳才傲物常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人才俱
為令僕矣
又曰謝超宗為人仗才使酒齊高帝問以北方事超宗對
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或問曰聞有朝命定是何
府荅曰不知是司馬為復是司驢既是驢府正應是司驢
為有司所奏以怨望免
後魏書曰元坦傲很凶麁安豊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昔宋
有東海王褘志性凡劣人號曰驢王我恐觀汝所作亦恐
不免驢當時聞者號為驢王
三國典略曰東魏靜帝遷鄴尚書郎已下盡令乗驢
又曰齊蕭慤為太子洗馬慤字仁祖常患腰痛眩不堪馳
馬齊主令乗驢以從見者笑之
北史曰公孫軏拜尚書賜爵郡公出為武牢鎮將初太武
將北征發驢以運粮使軏部調雍州軏令驢主皆加絹一
匹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弱貧絹自壯衆共嗤之
又曰後魏車駕往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
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之以
絶運蠕蠕乃潛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
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水灌
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唐書曰郭英乂鎮劍南取女人令乗驢擊毬以寶鈿為驢鞍
費賜巨萬以為笑樂
風俗通曰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
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倣至乗輧以為騎從價
與馬齊
又曰凡人相罵曰死驢醜惡之稱也董卓陵虐王室執政
皆如死驢

漢志曰靈帝駕四驢親自操轡驢者服重征遠上下山谷
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國
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焉
金樓子云漢靈帝養驢數百頭常自騎之馳驅遍京師
有時駕四驢入市
抱朴子曰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乗而不毀歷無定主大驛
於天下
世說曰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太傅問陛下遥想其形當何
所似孝武掩口而笑荅曰頭當似猪
續搜神記曰石虎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乗驢作賈客於
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
人驢下入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國朝傳記曰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赧而止

楚辭曰騾垂兩耳中阪蹉跎蹇驢服駕無用日多又曰駕蹇驢而無策又何路之能極

藏彥弔驢文曰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者體質強直稟性沉難聰敏寬詳高音遠暢真驢氏之名駒也

宋袁淑俳諧文曰驢山公九錫曰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尔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

里荷囊致用捷大勳乃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叶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却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鳴也青脊綠身長頰廣額脩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麵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眾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眾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加盧尔使銜勒大鴻臚班腳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朱盧封爾為中驢公

騾

廣志云騾比方或曰罔

說文曰騾驢父馬母也

崔豹古今注曰驢為牡馬為牝即生騾馬為牡驢為牝即生駃騠

史記曰大將軍衛青圍匈奴匈奴薄暮乘六騾壯騎可數百冒圍去追之不及

漢書曰高昌作難伏乃作歌曰驢非驢馬非馬言高昌似騾也

三國典略曰齊陽休之嘗乘騾遊於公卿門略無慚色

又曰侯莫陳悅既敗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至牽屯山不知所趣乃棄馬山谷乘騾而去

唐書曰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部最為勁悍官軍恒警備之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

白騾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欺君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令庖人殺白騾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胡可以不好士

抱朴子曰世不信騾乃驢馬所生云各自有種况乎仙者難知之事哉

曾女生別傳曰李少君死後百餘日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乘青騾帝聞之發棺無所有

洞冥記曰脩弥國多神馬騾驢驢高十丈毛色皎然能行水上有兩翼或飛於海上常與牝馬合則生神騾

又曰元封四年脩弥國獻駮騾高一丈毛色赤斑背山毛旋成日月之象常以金莖物器盛芻以飼之置於黃門廄

東方朔曰此六畜之下者無爲深愛昔夏侯淫于原獸以亡其國况戎翟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天下也楚莊好馬殺敖知其失政願陛下省物全國家之機事騾鄙獸宜置之於貧衆不用則弃之於野上乃放之後野人見有赤蛇自天屬地有雲氣來繞地及雲除蛇復變爲赤龍騎之入雲有人來告上曰滑替見使我失龍矣朔曰龍何難値恐陛下貴金珪終化爲驢騾耳帝納其言而深忌之

吳曆曰朱據詣沓中獲驢騾二千餘頭

晉書曰乘傳使者貫官出使遭周親喪以上皆自表闕[illegible]得白服乘騾車

晉諸公讃曰劉禪降乘騾車詣鄧艾

神仙傳曰薊子訓齊人也到京師諸貴人欲見之子訓曰我非有重瞳八采欲見我見我亦無所道遂去諸貴人皆

逐之問人云適去東陌上乘騾者是乃各走馬逐之望見子訓騾徐行而名馬逐之不及乃各罷歸

橐駝

淮南子曰橐駝之本出泉渠

廣志曰天竺以北多馲駝

山海經曰虢山陽之光山獸多橐駝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負千斤

史記匈奴傳曰其奇畜則橐駝

又曰蘇秦傳曰蘇秦說楚威王曰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

漢書西域傳曰鄯善國多馲駝

東觀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駝南單于上書獻橐駝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鬬橐駝以爲樂事

華嶠後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稱臣入居於雲中遣使獻橐駝

南史曰四夷傳滑國有兩脚橐駝野驢有角

後魏書曰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名駝更互向恒州取水以供膳焉

後周書四夷傳曰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爲行旅之患其風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於沙中人以爲候即以氈擁其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即過不尒則至危斃

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駝可使銜尾入塞

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時伏流處人不能智乘駱駝駝知水脉過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

人於蹋處掘之輙得水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猨臂長脅好乘駱駝

洛中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高九尺號銅駝路

陸翽鄴中記曰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異苑曰西域苟夷國山下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唯瓠蘆盛之者即得飲之令身體香淨而昇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遇

楚辭曰龍[illegible]遊乎華池腰裊奔亡騰駕橐駝腰裊駿馬

郭璞山海經圖橐駝讃曰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騖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

獸部十四

羊

說文曰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

又曰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也(音佇)䍮六月生羔也羍七月生羊也䍮(音兆)羊未卒歲也牂牝羊也羒(扶分切)牡羊也羠(音夷)騬羊也羳(音煩)黃腹羊也羥(口閑切)羊名也

廣雅曰吳羊牝一歲曰䍮三歲曰羝其一歲曰牸三歲曰牂吳羊犗(居八切)曰羯羖羊犗曰羯羍羍羜羺羔也

爾雅曰麢大羊(似羊而大角在山崖間)羱如羊(音元似吳羊)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音俞)牝羖角不齊觤(一長一短)角三觠羷

羳羊黃腹未成羊羜絕有力奮

郭義恭廣志曰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康居

又曰𩣡羊似驢

字林曰羬羺胡羊也羥(口耕切)羊腊也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䍽(音遲)似羊無口羥(乙閑切)群羊相積一日羊羴羊相厠也羴羊臭也(羴或作羶式連切)

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爲青羊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髯鬚主簿

禮記曲禮下曰祭廟羊曰柔毛

又曰大夫無故不殺羊

又月令曰孟春天子食麥與羊

又內則曰羊泠毛而毳羶

詩小雅無羊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

又曰爾羊來思其角濈濈

又曰羔羊鵲巢之國也召南之政在位皆儉節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又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鄭玄注曰羊牝曰牂墳大也

易說卦曰兌爲羊

又大壯曰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周禮夏官上曰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

周禮天官食醫曰凡會膳食羊宜黍

左傳宣上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又宣下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攘盜)

史記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

又曰卜式者河南人式入牧百餘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拜式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蹻音脚)歲餘羊悉肥上過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如是也拜緱氏令

又曰秦襄公始用羝羊祠西畤

漢書曰楚懷王孫心在人間爲人牧羊項梁立爲懷王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
羝羊乳乃得歸武在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杖漢節牧羊卧起持節節旄盡落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書
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
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復恥之云甄博士宇先自取其
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
後漢書曰更始二年至長安尤嗜酒不聽政事所任皆賈
豎膳夫庖人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
尉爛羊頭關内侯
又曰廣陵思王荆傳曰光武崩大行在殿荆哭不哀而作
飛書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況書與彊構爲大逆其辭

曰當秋霜無爲檻羊（秋霜肅殺物檻羊受割以人）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録曰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四角八
口。北史曰隋漢王諒爲并州摠管潞州有官羊生二角
相背以爲諒之咎徵
帝王世紀曰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
以羊
穆天子傳曰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
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
白血
又曰天子飲于文山乃獻豪牛（四角有象）
又曰春山大羊食鹿豕
山海經曰錢來之山有獸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
周易是謀類曰太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鄭玄注曰金雞

玉羊王一嶽之精
春秋説題辭曰羊者祥也合三而生以養王也故羊高三
尺。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飲之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
羊之爲言祥故以爲贄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臧奚事則挾
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游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又曰善養生者如牧羊後者鞭之
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卑中里徼者訟三年而獄不斷
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灑
社讀王國卑之祠巳盡終里徼之辭未半羚羊起而觸中
里徼齊人以爲有神驗
列子傳曰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

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
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
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
前矣
孫卿子曰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尸子曰羊不任駕鹽車椽不可爲楣棟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周書曰夏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蛤滿野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
公以爲王羊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
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
之視肝即土矣
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

符子曰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穎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隣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則牧數足矣隣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亡虞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羖羊之皮公孫枝得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淮南萬畢術曰阿羊九頭更食國亂乃出

揚雄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王充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乃令羊觸之

山海經曰羬羊尾如馬出錢來之山羬（羬音針王箴作古羬反）

瑞應圖曰鍾律和調則玉羊見

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博物志曰胡蔥蜀中本無也洛中人有驅羊入蜀其子著羊毛蜀人取種因名禾羊負來

又曰陰夷山有淫羊一日百遍腩不可食但著床席間已自驚人又有作淫羊腩法取羖羚各一別繫令裁相近而不使相接食之以地黃竹葉飲以麥汁米瀋百餘日後解放之欲交未成便牽兩殺之膊以爲腩男食羖女食羚則並如狂好醜亦無所避其勢數日乃歇治之方煮菜萸菖蒲汁飲之又以水銀宮脂塗陰男子即瘥宮脂鹿脂也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閩魏興北山有野羊大者數百十斤試令固求今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案其形不與土羊相似然是野獸土所希有

新言曰初年懸羊頭磔雞頭以求富余以問河南服君服君曰是月草木萌羊能嚙草雞啄五穀故懸二物助陽氣令人殺羊雞自作不祥

涼州異物志曰有小羊稱若斤（數煩）峭山如壁上下無跌

又曰有羊大尾車推乃行用累其身

又曰封羊其背如駝

宋永初山川記曰九真郡龍縣有麢羊大如犊牛

春秋後語曰張儀謂楚王曰夫爲從者無異驅群羊而攻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格鬪也羊不能與虎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

衛玠別傳曰玠少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共觀咸曰誰家璧人

述異記曰羊而不角呼羖羊一名胡髯郎一名青鳥

又曰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周厲王元年外國貢三角羊○尹喜內傳曰老子與喜別曰尋吾於成都市青羊之肆喜後求而得之

葛洪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華山石室中四十年不識念其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見道士引至山與弟語畢問平羊何在平曰近東初起視不見羊但見白石却謂平曰山東無羊平曰兄自不見爾與兄俱往平乃叱之白石一時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弟得仙道以如此遂弃妻子服松栢伏苓五萬日遂得仙易姓爲赤松子

又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群羊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箇之長一口知化爲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言詎如許追者欲執

之於是群羊皆長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正當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家有黄羊因以祠之

又曰南陽宗定伯少年夜行忽逢一鬼鬼問爲誰定伯乃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相與爲侶向遠行極困相擔問鬼曰鬼何所畏曰唯不喜人唾欲至宛便擔鬼著頂上徑詣宛市化爲羊恐其變亟唾之賣之得錢千五百買者繫之明視之但繩在時人名宗定伯賣鬼得千五百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嚮叔嚮受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嚮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矣

續搜神記曰顧霈者吳之豪士送客於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坐是流俗道人主常欲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此道人脉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卽將去而殺之旣行炙主人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炙便自走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之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是得病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便死

劉義慶幽明録曰洛下有洞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宫館金飾明踰三光人長三丈如此九處最後至告飢長人指樹下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令啖卽療饑請問九處名求停不去荅云

君不得停

續異記曰吳興俞充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史於常眠處聞有羊聲疑爲神祇竊於戶窺之見其牀下有一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

金樓子曰脩羊公於華陰山以道干景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發語未訖於床上化爲白石羊題其頰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

嶺表録異曰嘗有人自青社泛海歸閩爲惡風所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至一島忽見群羊人向之亦不驚避初疑人所放牧而絶無人迹乃知野生者舡人方餒因取食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

獸部十五

豕

爾雅曰豕豬（江東呼豨皆通名）豶（俗呼小豶豬為豶子）么幼（最後生者俗呼
為么豚）奏者豱（音溫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也）豕生三豵（音宗）二師一特所寢
橧（[illegible]）四蹢皆白曰豥（音該）其跡刻絕有力䝚（音厄豕高五尺者）牝豝
彘五尺為䝚（大豕為䝚今漁陽呼豬大者為䝚也）
說文曰豰（許角切）小肫也豯肫生三月豵也（子公切）豚生六月
也或曰一歲曰豵豝牝豕豶豧豮也豜（公研切）三歲豕豭壯豕
也豬豶也豭（音假）大谷名豬曰豭豨（於豈切）豕息也豢以穀圈
養豕也
何承天纂文曰梁州以豕為豬（之也切）河南謂之彘吳楚謂
之豨（於豈切）漁陽以大豬為豝齊徐以小豬為豵（子紅切）豯（音蹄）

白豕黑頭也豱豕奏毛也
方言曰豬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謂之彘或謂之豕南
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之豬
子○春秋說題辭曰斗星時散精為彘四月生應天理
崔豹古今注曰豬一名豕一名參軍
易說卦曰坎為豕
又睽卦曰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又大畜曰六五豶豕之牙吉
又姤卦曰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禮記曲禮下曰凡祭豕曰剛鬣豚曰腯肥
又曰士無故不殺犬豕
又月令曰孟夏農乃登麥天子以彘嘗麥
又王制曰秋薦黍以豚

又禮器曰晏平仲祭其先人豚肩不揜豆
又內則曰豕望視而交睫腥（望視遠視也腥當為星星肉如米者）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詩國風騶虞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豕牝曰豝）
又曰彼茁者蓬一發五豵（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蓬草名）
又魚藻漸漸之石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左傳莊八年曰齊無知弒其君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
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
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
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
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
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
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又昭七曰昔有仍氏生女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
心貪惏無饜謂之封豕
又曰衛靈公夫人南子與宋朝通衛太子使齊過宋宋野
人以婁豬刺而歌之云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冠雄雞佩豭豚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
上○又曰郅都景帝時為郎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
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諫之乃止
彘亦不傷賈姬
又曰燕剌王旦將作亂廁中群豕出壞太官竈
東觀漢記曰承宮字少子琅邪人少孤年八歲人令牧豕
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
生講誦好之因弃豬而聽經豬主怪不還行索見宮欲笞

門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門下拾薪執苦數年遂通經
又曰朱浮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功為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續漢書曰曹䔉字元偉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䔉豕相類詣門認之䔉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主大慙送所認豕辭謝䔉䔉笑而受之
東山松漢紀曰吳祐牧猪於長垣澤中誦經而行遇父故人謂之曰子二千石子捍鞭而誦經行吟於澤畔縱子無恥奈君父何祐守志如初與北海公沙穆遊大學資乏變服為傭祐賃使舂遂為死交於杵臼之間
張璠漢紀曰涉車王殺于寘王于寘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涉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先共殺涉車王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字文元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自告買者言病也賣猪者售不言病且直過多穆怪其故賫半直以還買猪者辭不取移弃錢而去
魏志曰挹婁國在夫餘東常穴居土爽氣劇於夫餘其俗好養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塗身
又曰管輅嘗至郭恩家碓上鳩鬭謂恩曰當有老人持肫一口從東候公舍有小口傷亦無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肫饋恩恩射鳩為饌箭着小女子腳舉家懆怖竟無所害又有人失婦使輅卜之輅曰君明日於路見擔猪者乃逐之行次猪忽繩斷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甕見其婦出着猪遂擒之
晉書曰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用杯觴斟酌以大甕盛酒

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又曰愍懷太子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
又曰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龍舒長鄧林父病積年垂死友為筮使畫作野猪着卧處屏風上因是遂差
又曰呂光死其子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又有龍出井中蟠於殿前纂以為美瑞羅什獨以為災俄而呂超殺纂
又曰劉聰時豕着進賢冠升聰殿與犬鬬
北史曰陸暹累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豕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以暹仁政所致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字仲彧濟陰人與諸生講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壠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能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賫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也
三輔決錄曰五門子孫凡民之伍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舍養猪賣豚故民爲之語曰苑中三公堂下二千石五門嘖嘖但聞豚聲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徽便推與之後數日亡猪者以猪還徽乃叩頭謝自責徽又厚謝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清廉退讓嘗有屠者牽猪過隨門豕斷失之強認隨涸中猪隨牽與之屠人尋自得亡者還隨隨以與之
越絕書曰雞山豕山者勾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墨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糂桑感切子路烹豕孔
子不問肉所從來而食之
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
圊不居非人便不珎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
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
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鈞其
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
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
杖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津之伯燕相游于魯津有
赤黿奉璧而獻一云夜九珠
孝經援神契曰彘水伏故去脉
淮南子曰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又曰黄帝理天下狗彘吐菽粟於路無忿爭之人

山海經猪大者肉重千萬斤豪猪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笄
而黑端郭璞注曰猪猪也夾脾而有麄豪長數尺能以頸
上毫射物
博物志曰商丘子有養猪法卜式有養猪羊法。祖台之
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至曲阿塘上見一女
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後不至使
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
養生要集曰白豕白蹄青爪不可食也
異物志曰鬱林大猪一蹄有四五甲多膏賣者以鐵鉎刺
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動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木蘭橋者今之猪欄橋是也
山海經圖曰豪彘讚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
有激矢

宋袁淑大蘭王九錫文曰太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
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豕豨冊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
之沈精標群形於玄質體肥腯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遨資
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
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于此此君之美也白蹄彰於周
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
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為雄顧群數百自西徂東儕歎沫
則成霧仰鼻鼿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
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

獸部十六

狗上

爾雅曰犬生三猣(音宗)二師一玂(音祈)未成毫狗長喙獫(音廉又音險)短喙猲(音歇)獢(許驕切)狗絕有力狣(音兆)尨狗也狗四尺為獒

說文曰犬狗之有縣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又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

又曰尨犬之多毛者也猲短喙犬也獫黑犬黃頭也狂(之向切)黃犬黑頭也猈(音罷)短脛狗也[illegible](勇斬切)犬吠不止也獒犬如人心可使也狾(居世切)狂犬也狄亦犬也

又曰狡少狗也匈奴有狡犬巨口而黑身

吕忱字林曰獹韓良犬也猎(音鵲)宋良犬也犽(五見切)逐虎犬也

何承天纂文曰守犬為獚(扶本切)隴西以犬為猶(音犪)

(乃切)䝟(乃居切)㲋(乃庚切)皆多毛犬也猭(五拉切)猘(居例切)也猈(音賭)虽尾犬也。廣雅曰殷虞晉獒楚茹黃韓盧宋鵲並犬屬

廣志曰狗有懸蹄短尾之號。古今注曰狗一名黃羊

易說卦曰艮為狗。詩國風盧令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又曰國風野有死麕曰無撼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尨狗也)

禮記曲禮曰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

又曲禮曰凡祭祀犬曰羹獻

又內則曰狗赤股而躁臊

又檀弓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弃為埋馬也弊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封當為窆謂沒於土)

尚書洪範曰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太保作旅獒(召公也)

左傳宣上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趍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

又曰襄三曰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又曰昭六曰二十三年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乃館諸箕使人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示不愛)

公羊宣公曰靈公食趙盾公曰聞子劍利以示我盾將起進劍彌明曰何故拔劍於公所盾知之躇而準(躇階以起走)公有周狗(所可指與如比周狗)謂之獒而屬之獒亦躇階從弥明逆而踆之(以足逆蹋之)絕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史記淮陰傳云高祖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跖狗吠堯堯非不仁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又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任娠而產卵以為不祥弃於水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弃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蚹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收養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界中今見有狗壟云

又曰范蠡之所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亨

又曰范睢說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博蹇兎也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漢書五行志曰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又曰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晉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復至數人被甲持弓至良家等擊之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也

後漢書曰岑熙爲魏太守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吠狗不驚足下生氂

又曰靈帝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

續漢書曰靈帝寵用便嬖子弟轉相汲引賣關內侯直五百萬令長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也

又曰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龔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善捕鼠雖小損而完囊儲

又曰公孫淵未亡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

又曰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璩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年六十三卒

魏略曰丁謐外以疎濶而內明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列而皆少之唯聲勢屈於曹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三狗嗺喍不可當一狗憑黠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黠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囓人而謐甚也

吳志曰孫峻謀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

晉書曰當陽侯杜預初攻吳吳人憚其智以瓠繫狗頸示之預恨之及平盡殺之

又曰惠帝王冏入廢賈后后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

又曰吳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乃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又曰庾冰常令郭璞筮其後璞曰卿子並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後庾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生一白犬子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異形於衆後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後爲桓氏所滅

又藝術傳曰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勿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以信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正得駁狗卿曰其色不純當有小毒正及六畜爾無復憂序行半路狗忽有聲甚急如被人擊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家無恙

後魏書曰鄒衍傳云獠性同禽獸若殺其父不得一狗以謝其母不懷嫌恨又以大狗一頭買一生口

北史曰齊南陽王綽始十餘歲留守定州嘗出遊見波斯狗尉破胡諫之綽欻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後周書曰張元南陽西鄂人也性仁孝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

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欲更弃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殺自然之理今為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若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三國典略曰齊高緯以波斯狗為赤虎儀同逍遙郡君常於馬上設蹬褥以抱之闘鷄亦號為開府馬皆籍以氊罽被以金玉号為蛟龍儀同其牂合牝壯則設青盧蘭帳牢具過於諸王婚禮齊主常親視焉

又曰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輙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

又曰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望郡犬並走諸人令目之之才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乃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

南徂

陳書曰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唯常所養一犬黃倉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倉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倉號叫宛轉血中

唐書曰貞觀中弥泥孰可汗李思摩部落濟河於故定襄城為牙帳户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延思摩之初建也詔錫其士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而白道收田處龍荒之壤突厥咸競其利思摩以北接延陁種落初集其力尚微未敢北徙至是始還其國因上言曰非分蒙恩立為落長實望子孫竭誠奉國作國家一狗北門守吠若延陁侵逼請家口徙入長城詔許之

郭頒魏晉世語曰郊天壇下有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卧見人則去

周書曰渠叟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春秋考異郵曰七九六一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宋均注曰狗斗精之所生也

又曰狗三月而生陽至於三故狗各高三尺

穆天子傳曰鄄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鄄之然切）

又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山海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白首其名天狗

又曰犬戎國（黃帝之後弃明生白犬二頭自為牝牡遂為此國也）

又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下則有兵

又曰蜪（音陶）犬如犬而青食人從首始

白澤圖曰黑狗白頭耳長卷尾龍也

國語曰趙簡子田于螻（晉君之囿）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晉太史黯也）簡子見之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以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為不順（譏簡子曰覽君圃不從君而自行也）主將適螻而麓弗聞（麓主君苑囿之官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謂直日者）（主將之君圃不煩虞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畏譏也）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頓其兵疲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髡說同也）

春秋後語曰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常見惡貂勃曰然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也且

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鬭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獸以足曰攫攫音居縛切腓腨腸也音肥噬齧也）若乃待去不肖為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明日單任之於王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夫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東方朔別傳曰天下之良馬將以捕鼠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也

西京雜記曰楊萬年有猘狗名青駮買五百金

又曰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獸或以鷹鷂兔皆以爲佳名狗則有脩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

獸部十七

狗下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迎而吠楊布怒將扑狗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不當從此門入

又曰景公走狗死公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不可公曰善○韓子曰宋有酤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致於酸問楊長倩暖倩狗惡也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輒有狗齧之猶大臣蔽有道之士

尸子曰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悲也

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鄰藉之買鼠狗朞年而得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不噉鼠以告相者曰此良狗也志在麞麋豕鹿不在鼠欲取其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則狗取鼠

又曰齊有好獵者不得獸欲須良狗家貧不能得乃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良狗有良狗則數得獸也獵常過人霸王亦然

又曰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繒以畋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跪而笞王出而自沉於淵而死王乃殺狗拆繒

又曰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子陽鄭相猘狗春秋亦去逐剛齊高國之難
失牛潰之逐失牛如道觸物也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倡而況夫
以人為倡乎飢馬盈廄嘆然嘆寂無聲也未見芻也飢狗盈宮嘆
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則不可禁
淮南子曰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
彈而來鳥捭梲而狎犬也梲杖也
又曰馬之死也剝之若橐橐囊也剝之若橐言其氣不散也形不能舍狡狗之死也割
之猶蠕蠕動也
又曰狂馬不觸於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不自陷況人
乎聾蟲聾蟲也
淮南萬畢術曰取馬毛犬尾置朋友夫妻衣中自相憎矣
抱朴子曰陶犬無守夜之益瓦雞無司晨之警
又曰甘始以駐年藥餌食新生雞犬皆不長食白犬則毛黑

卷九百五 二 任光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之梁渡河而遽墮船中船人救之問欲
何之曰欲相梁船人曰子居舟楫之間而困無我則死矣
安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廣被長檝之間我不如子至於
安國家全社稷子不比我吾視子蒙蒙若未視之狗子
耳
論衡曰亡犢犬於山林大呼犬名其犬則鳴號而應其主
人犬異類聞呼而應者識其主也
潛夫論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桓譚新論曰古仲子婢死有兒年四歲葬後數來撫循之
亦能為兒沐頭甚令人惡之以告方士曰有狗効之婢遂
不復來
又曰楊仲文家嫗死已斂未葬忽起坐棺前牀上飲酒醉
而狗形見殺之

風俗通曰殺狗磔邑四門俗云狗別賓善守御着以辟惡
又曰太史公記云秦德公殺狗磔四門以禦凶災令人殺白
犬以血題門戶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
又曰殺犬磔攘犬者金畜攘者却也抑金使不害也
又曰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如人立
行家人言當殺犬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効之何
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搁上狗戴持走家大驚堅復云誤觸
冠冠纓挂着之耳狗於竈前畜火家益怪堅復云兒婢
皆在田中狗助畜火狗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
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
終享大位
金樓子曰入名山牽白犬抱白雞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
等自出

卷九百五 三 豈

又曰王思微性好淨潔左右提衣悉令白紙裹手指在宅
有犬汙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更令刮削復言未
足遂令易柱
洞林曰楊州從事項曜伯婦病困經日發作有時如聞物
往來若其兄周彥武令人作卦得蹇身在戊戌與坎鬼井
卦中當有從東北田家市黑狗畜之以代人任患死當有
無幾時狗便死復更養如前凡三遇養輙皆吐血而死婦
病亦差
雜五行書曰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也黑犬白
耳大王犬也畜之令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
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玄中記曰昔高辛氏犬戎為亂帝言曰有討之者妻以美
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

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生男為
狗生女為美人封為狗氏國
干寶搜神記曰槃瓠者本高辛氏宮中老婦人有耳疾醫
者挑治之有物大如繭以瓠離盛之以槃覆之有頃化為
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
秦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有狗
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其下　凡有賊天狗吠而護之
一堡無患
凉州異物志曰犬狗如驢亦見其牙
周處風土記曰犬則青鵲白雀飛龍虎子黠兒捷警雞狎
易使
述異記曰濟陽山有麻姑仙處俗說山上千年則金雞鳴
玉狗吠漢末皆去淮南王昇仙其處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又曰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
復可明年當奈何家殺犬明年並死
又曰宋元徽中吳縣中都里石玄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
母愛其子異於常犬銜食飴之子成大狗子每出獵未反
母輒門外望之玄度久患氣嗽轉就危困醫為處湯須白
犬肺市索卒不得乃殺所養白狗以供湯用母向子死處
跳踊嘷呼倒地復起累日不息其家煑狗肉與客共食之
投骨於地母輒銜置窟中食畢銜入後園大桑樹下掘土
埋之日向樹嘷喚月餘乃止玄度漸劇臨死屢言湯不救
恨殺此狗其弟法度從此終身不食狗肉
又曰陸機少時頗好遊獵在吳豪盛客獻快犬名曰黃耳
機往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
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

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馳還取消息不犬喜搖
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
走向吳飢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耳掉尾向之
其人怜愛因呼上船載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如飛逕至機
家口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
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內竹筒中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仍
馳還洛計人程五旬而犬往還裁半後犬死殯之遣送還
家葬機村南去機家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冢
異苑曰東海何澹之隆安初屢入關中後還得一大壯犬
非常何每行來輒已知處澹之後抱疾犬亦疾及其亡犬一
嘷而斃
神仙傳曰李仲甫者能隱形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
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接飲酒食如常有諸張欲從學甫
去甫性急未中教張守之至費用五十疋了無所得張大
怒乃懷匕手而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聲左右斫之甫已
在他牀笑去天下乃當有汝曹愚人學道未得而殺人也
我寧可得殺我真得殺汝但頑癡不足問耳使主人呼大
來著諸生前看能殺之否俄亦犬頭在地犬腹已破叱諸
生去甫言我能使卿如犬形否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不
教之
列仙傳曰列子者自稱蜀人好放犬犬走入山穴列子隨
十餘宿行度數百里出山頭上有數臺官府松樹仙人吏
使其騣見其故妻主江魚與列子一函藥發函魚子也着
池中一年皆為龍列後送函上山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列
往來百餘年遂留山上時時下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
孔常有鼓似傳呼聲

搜神記曰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
黑幘白單衣吏詣縣扣閤近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後
令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軀至閤便爲人以白孟璉殺之
乃絶
又曰鄱陽趙壽有犬蠱有陳岑家有黄犬六七群出吠
岑後令伯婦與壽婦食吐血幾死屑桔梗飲之乃愈
又曰東越閩中有墉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
圍嘗八月送童女至蛇穴輒吞之噉九女時將樂縣李誕有
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詣之至則放犬咋
蛇以劍擊之越王奇之娉以爲后
續搜神記曰林慮山下有一亭有過宿者或病或死小市云有
十餘人男女各雜衣或黑或白輒來爲害有劉伯夷者過
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其怪復集伯夷密以鏡照之乃
一群狗也因陽以燭燎灼其衣作燃毛氣乃以刀刺之遂
死餘犬悉走去
又曰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犬夜群相吠伺
之見一狗著黄衣戴帢爲衆犬所吠打殺乃是詠家老黄犬
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揚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
生飲酒醉行經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有野火起風
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
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濕看地火尋過去生方醒他日又
闇行墮空井中犬呻吟徹曉須臾有人逕過怪犬向井號
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問以何物見與生
云唯君耳人曰以狗見與便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
死不得相與任君人曰若尒便不成相出狗因下頭目井
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乃出之繫狗而去却後五
日狗夜走還
又曰會稽人張然滯役經年不歸婦遂與奴私通然養一
狗名曰烏龍後歸奴與婦欲謀殺然狗注精舐唇視奴然
烏龍與手應聲濆奴奴失刀仗然取刀殺奴也
幽明録曰晉太興二年吳民華隆生獵養一快犬号曰的
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爲大蛇所
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隆僵仆無所知犬彷徨涕泣
走還舡復反草中伴怪所以隨往見隆悶絶將歸家二日
犬爲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親戚後忽失
之二年尋求見在顯山
嶺表録異曰嘗有人自青社泛海歸闕爲惡風所飄五日
夜不知其幾千里也經一處同舡有新羅人云是狗國逡
巡果如人躶形抱狗而出見舡驚走
楚辭九辯曰豈不欝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唁
唁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魏賈岱宗大狗賦曰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其骨法也不
可辨而釋傍流蹤踏雄姿猛相兀然高八九尺毛踰紫艷
光雙眉如白璧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
牙如交戟
西晉傅玄走狗賦曰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爪口含
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脩頭闊腋廣前捎後豐顱促耳
長又緩口舒凖多節約耳龍形蹄如結鈴五魚體成勢似
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輔覛流光采曜赤精聚茹黄而偕宋
鵲兮越妙古而揚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

獸部十八

鹿 麋 麃 麈 麂

鹿

說文曰麚（音加）牡鹿也夏至解角麟大牝鹿也麇（音脩）麃（音勞）也大
邍（音速）鹿迹也麛（音迷）鹿子也麤（音粗）鹿之絕有力也麉（古賢切）大
鹿也

爾雅曰鹿牡麚牝麀（音優）其子麛其迹速絕有力麉（音堅又音君）

周易卦曰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

詩韓弈曰魴鱮（音序）甫甫麀鹿噳噳（音麌牛矩切）

又靈臺曰麀鹿濯濯白鳥翯翯（音鶴）

又吉日曰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麌虞矩切）

又野有死麕曰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又曰鹿鳴宴群臣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又蕩桑柔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

左傳文下曰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鄭子家使執訊而告趙宣子曰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挺而走險急何能擇

又襄十四年傳曰范宣子執戎子駒支數之曰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戎子駒支曰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於是乎有殽之師晉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

禮記月令曰仲夏鹿角解

又禮器曰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

又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大小剸易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

又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漢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以爲薦璧然後得行

漢書曰蒯通教韓信反高祖高祖召通至問曰汝何教韓信反耶蒯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以知齊王不知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

又曰伍被諫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帝默而赦之

范曄後漢書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食毒草

又華陽國志曰熊耳山有神鹿食毒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鹿爲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後弘果爲太尉

魏志曰蘇則從文帝獵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行督吏將斬之則諫之乃止

晉書曰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二親沒弃妻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

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恍不已乃作塚埋於隧側猛獸即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復埋之

又曰謝鯤在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户鯤澹然無懼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脾斷視之鹿也尋即獲焉尒後此亭無復妖怪

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一身孑然無有同産鄙亂之時雅好導養謂仙道可祈至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不婚娶居長沙臨湘縣下去家十里於山中立小草屋栽足容身時還家設小床常獨坐不與人共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至七八歲恒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

又曰郭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青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晉書載記曰石勒嘗傭於武安臨水爲游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

蕭子顯齊書曰始興盧度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勿壞我壁鹿應聲去

南史四夷傳曰扶南有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

隋書曰開皇十七年群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内

後周書曰文帝獵於邛山圍不齊獸多越逸帝怒諸將股慄俄有一鹿亦突圍而走賀若敦躍馬逐之鹿上東原弃馬步逐山半便及掣之而下帝大悦諸將免罪

唐書曰太宗幸懷州乙未狩於濟源之陵上親御弧矢太宗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有司造脯醢以充廟享

又曰褚無量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栢時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栽因通夕守護俄有群鹿馴狎不復侵害

魏名臣奏曰時殺禁地鹿者死郎中黃觀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誠欲使孳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也然臣切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得多也

魏末傳曰明帝爲平原王母甄后姤文帝殺之故不立爲太子嘗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鹿母語明帝射鹿子明帝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大涕泣帝放弓矢由是立太子意定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而荒服者不至（史記又載）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金黃之鹿白銀之麕

又曰天子西升于蔡丘之陽過并公博乃駕鹿遊乎山上

又曰天子征于菹（初鉏切）夢狎菹之獸於是有白鹿一迕（音悟）乘逸走出天子乘渠黃之乘馳焉

山海經曰上申之山其獸多白鹿

辛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

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其鹿天下共食肉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民如野鹿

韓子曰夫馬似鹿者而題千金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

列子曰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卻而擊之斃恐人見之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從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

管子曰桓公問管子楚之強國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奈
何對曰公貴買其鹿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千萬
求生鹿於楚人楚人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人買曰
爲我致生鹿賜子金百斤什至金千斤
尸子曰鹿走而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謂不反顧也
呂氏春秋曰晏子遭崔杼之患其僕將馳晏子安之曰疾
必不生徐必不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厨今嬰有所懸也
抱朴子曰昔張盖蹹蹋及偶高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
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道
士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中乃見是鹿也因問
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言未絕即還成鹿而走
去○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遊白鹿歐丘見封人曰使吾君壽令

王是賤人民是寶公曰善
孫柔之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白環之
休符以有金方也
春秋歷命序曰神農六飛鹿化三百歲
淮南子曰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鹿故六月而生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散而爲鹿江淮不祠則瑤光不明
生鹿
抱朴子玉策篇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其色白
瑞應圖曰天鹿者能壽之獸五色光耀王者孝道則至
又曰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北海輸白鹿
衝波傳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墮
崔豹古今注曰鹿有角不能觸

泰山松白鹿詩序曰荆門山臨上皆絕壁峭峙五百餘丈
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常過江行人見
之競逐之謂至山下必得鹿忽飛超閣而去于今此壁謂
之白鹿山
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長樂人服胡麻餌朮絕穀八十餘年
甚少壯傳見之二百餘年入華山中有故人與女生別五
十年入華山廟逢女生乘白鹿車從玉女數十人
列仙傳曰蘇躭與衆兒俱戲獵常騎鹿形雖如常鹿遇險
絕之地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異常鹿耶荅曰龍也
述異記曰漢成帝末年宮中有一蒼鹿殺而食之味甚美
又曰鹿一千年爲蒼鹿又百年化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
玄鹿漢成帝時山中人得玄鹿烹而食之其骨皆黑色仙者
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餘千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

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有字在其角後云寶鼎二
年臨江所獻
博物志曰雲南郡出茶首茶首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
也獸似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虺毒
永昌亦有之
異苑曰鄱陽樂安彭世咸康中以捕射爲業入山輒與兒俱
出後忽蹶然倒地變成一白鹿咆蹄而去其子終身不復
捉弩至孫復襲此事曾射得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
其祖名字鄉居年存焉覩之悔懊遂斷獵
伏侯古今注曰漢明帝永平九年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
永元十二年豫章餘干得白鹿高丈九寸
楚辭曰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白鹿磨麚兮或騰或倚
樂府歌詩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得脯腊之黃

鶴擧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煑之
金樓子曰夏禹之時神鹿行於河水
搜神記曰淮南陳氏於江西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着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挂一銅鏡中見二鹿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宣驗記曰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媒獵射發無不中家以致富後春月將兒出射正值麋麑將麑母麑覺有人氣呼麑漸出麑不知所摸逕前就媒唐射麑即死麑母驚還悲鳴唐乃自藏於草中出麑致淨地麑母直來地俯仰頓伏絶而復起唐又射麑母麑應弦而倒至前場復逢一麑上弩將放忽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麑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聽不知所在
高堂隆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有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先覺白者賞賜之此爲重禽獸而賤人過於齊宣矣
杜祭酒別傳曰君弟子三人隨道士邢邁入宣城涇縣白水山去縣七十里餌术黃精經歷年所有鹿走依舍邊伏眠邁等怪之乃爲虎所逼邁乃呪虎退鹿經日乃去
南中八郡志曰麋冷縣深山中有大虵長數丈圍三尺於樹上野鹿過便低頭繞之鹿於是有頃而死先含水濡之令濡乃合頭角併吞之訖便不能動至數日鹿乃消盡虵自繞樹鹿角骨悉鑽皮出養瘡得一月乃愈　又永初山川記曰髯虵呑鹿至角乃止
交州記曰合浦口有麢角當額上載科藤一株三四條長可一尋射師從禽每見而不敢射
蕭廣濟孝子傳曰伍襲字世公丁父憂盧墓側有一鹿每聽哭輒踞墳而悲鳴

廣州先賢傳曰丁茂字仲慮交阯人至孝母終負土治家列樹松栢白鹿遊乎左右
又曰唐頌字德雅番禺人遭艱六年廬於墓次白鹿拾食冢邊
習鑿齒襄陽記曰習郁從光武幸黎丘與光武通夢見蘇領神帝嘉之使立祠二石鹿夾道口百姓謂之鹿門

麋

爾雅釋獸曰麋牡麔牝麎其子䴢其跡躔絶有力狄（麔音咎 麎音辰）（䴢音目 於遥切）
說文曰麋鹿屬也冬至解角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麋
春秋命歷序曰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號曰皇次駕六飛麋上下天地與神合謀
周禮天官獸人曰獸人夏獻麋
左傳宣下曰晉楚戰楚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又曰魯莊公十七年多麋爲害稼
又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將討之召左師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離騷曰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
莊子曰鰌與魚遊麋與鹿
淮南子曰孕婦見兔其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
又曰逐麋者不顧雉兔
新序曰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古老古老以足指如是往公問其故對曰虎豹獵闇而近人故得魚鱉處淵深而

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文公懼歸有悦色繇貞字
問焉公曰今日逐麋失之而得善言故忻也
魏略曰文帝將受禪有白麋見
戴延之西征記曰微音殿西南姚興起波若臺作逍遥園
西去三百步有鹿子苑姚王養麋鹿數百頭

麂

爾雅曰麂(音几)大麕(九勿切)旄毛狗足(旄毛猥長)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有獸多麕(郭璞曰麕章而大)
孫氏瑞應圖曰晉中興書元帝時有二白麂見于南昌郡
臨海記曰郡西北候官山有三足麂其聲嘶嗄二千石官
長將有代謝則嗄麂鳴矣民以為常占未曾一失

麈

說文曰麈鹿屬也大而一角

搜神記曰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
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少時蕩死
鄱陽記曰李嬰弟縚(音韜)二人善於用弩嘗得大麈解其四
脚懸著樹間以臘為炙列於火上方欲共食山下一人長
三丈許皷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取麈頭骼皮幷火上新
肉悉內囊中逕還山嬰兄弟後亦無恙

麑(音倪)

淮南子曰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歸之麑母隨而
啼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子歸求麑安在西巴以實對
孟子怒逐之居一年復以西巴為子傅
秦子曰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麑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鷇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

獸部十九

麞(音章)　麂

麞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為麞
伏侯古今注曰麞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麞
名麕青州人謂麕為麞。抱朴子曰麞羌入軍中當從之
又曰山中稱赤吏者麞也。呂氏春秋曰使麞疾走馬弗
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瑞應圖曰宋文元嘉二十五年
華林園養麞生二百子文帝又獲青麞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麞見魏郡後諸州各送白麞
異苑曰青州劉憕元嘉初射得一麞剖肚藏以草塞之蹶
然起走憕怪而拔塞須臾復還倒如此三焉憕密録此種

求類治傷痍多愈
北史曰後魏廣平王懷嘗獵於河北馬場閒逐一麞入草
命人圍遶將自射之田巴先經燒不見其出遂失麞所在
唯有埤塔存焉懷乃愴然動仁恕之心解鷹放犬遂不復
獵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國遭喪有鹿遊其墓至葬而去麞又
入其門與馬犬侶至旦而去
王述上白麞表曰所領沅灘之於江寧縣界得白麞一頭
毛色鮮潔異於類誠嘉祥也

麕(九筠切)

爾雅曰麕牡麌牝麜(音栗)其子麆(音助)其跡解絕有力豜(音堅)
說文曰麕麞也
毛詩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野有死麕白茅苞之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白銀之麕

論衡曰都尉王子鳳時麕入府中其後遷為丹陽太守

魏文帝詩曰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浮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麕

晉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麕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討貢合集於樂堂有野麕走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

沈約宋書曰宗室傳曰劉慶於廣陵有疾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惡求還太祖許之薨于京邑

兔

爾雅曰兔子娩（音萬又方萬切）其跡迒（胡郎切）絕有力欣

廣志曰兔大者曰毚兔（音讒）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為兔

孫氏瑞應圖曰赤兔者瑞獸王者盛德則至

典略曰兔者明月之精

詩小雅曰巧言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又國風有兔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爰爰緩意）

又小雅瓠葉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斯白也）

史記曰李斯出獄顧謂其子曰吾欲與尒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又曰范雎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

謝承後漢書曰儒牧林為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屋梁兔產於牀下

又曰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死負土成墳種樹千株鸞鳥栖集其上白兔遊其下

范曄後漢書曰南徼外蠻夷獻白雉兔

又曰蔡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衿帶不寢寐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

漢獻帝春秋曰張楊大將睦固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本名白兔兔見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兔入犬城但當取送進軍擊平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於河南移檄所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民有犯者罪至死西域賈胡來不知禁誤殺一兔轉相告坐死者十餘人也

晉書載記曰石勒時茌（音仕）平令師歡獲黑兔獻之於勒或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改咸和三年曰太和

王隱晉書曰慕容皝田于南鄙見父老曰此非獵所言卒不見既明日又出見白兔馳射之墜馬于石即死

後魏書曰有兔入於後宮撿問門官無從得入太祖恠之令崔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來獻女

三國典略曰周命尉遲迥伐蜀師甲士一萬二千騎萬疋自散關由固道而入太祖送於城西見一走兔命弟中領軍綱射之綱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獲兔太祖喜曰事平之日賞汝佳口及克蜀乃賜侍婢二人

隋書曰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卒秋髮盡秃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

人逐之奔入秋蘆中匿秋脉下損人至蘆所異而免之自
尒此兎常宿蘆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
春秋考異尤曰熒惑不明雉生兎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摇光則兎出月宋均注曰陰不銜陽故兎出月也
春秋元命苞曰君失德則地吐泉魚銜兎宋均注曰兎陰精而是陽見制也
詩推度災曰八月成光決鼻始明決鼻兎也
黄帝占書曰月望而月兎不見者所見之國崩大水溺民
崔豹古今注曰兎口有缺尻有九孔
括地圖曰天池之出有獸如兎名曰飛兎以背毛飛
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兎也得兎而忘蹄兎罟也音啼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爲宋國笑

慎子曰一兎走街百人追之積兎於市過而不視非不欲得分定不爭也
韓子曰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兎與虎而輟之虎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在左右曰平陽之月可惡過此平陽君也輕之
文子曰飛鳥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
抱朴子曰兎壽千歲五百歲其色白
又曰山中卯日稱丈人者兎也
又曰采女丹法以兎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子者二九一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
淮南子曰以兎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又曰楚王佩玦逐兎爲速破乃取兩玦重而著之其破愈疾

述異記曰殷紂之時大龜生毛兎生角兵甲將興兆也
春秋後語曰昔齊有良兎曰東郭俊本或作逡兎以其善走故曰逡一日走百里有良狗曰韓子盧黑犬也盧濩如盧也亦一日而走百里使人遥見而指屬指屬猶指蹤屬音之欲切則雖韓盧不及良兎躡跡而蹤之則雖東郭不能離也
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韓子盧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而犬疲於後犬兎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弊衆臣恐強秦大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威王懼而罷兵
又曰莊辛對楚王曰臣聞鄙諺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
又曰馮煖謂孟嘗君曰狡兎有三穴

范子計然曰兎毫出玄菟樂浪
書紀年曰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兎皆震宣王三十年有兎舞鎬
風俗通曰食兎髖苦官者令人面生髕食骨髓者令人寒洒按秦法言好車裂抽脅黥面飲泣永歎故食兎髖以爲嘉瑞全已之髕也所以有實耳
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兎目赤如朱京房妖占曰兎止城上邑必虛入宮生子宮空
廣志曰漢諸郡獻兎毫書鴻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
論衡曰兎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
又博物志曰兎望月而孕兎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見也
又曰儒者言月中兎夫月水也兎在水中無不死者夫兎月氣也

又曰任娠者不食兎肉令兒口缺

幽明録曰桓大司馬溫時有參軍夜坐忽見屋梁椽間有一伏兎張目切齒而向之甚可畏惡兎來轉近遂引刀而斫之正中於兎而實反傷其膝流血滂沲深怪此意命家中悉藏刀刃不以自近後忽復見如前意廻或復索刀重斫因傷委頓幸刀不利故不至死再過而止

傳玄歌辭曰兎擣藥月間安足道神烏戲雲間安足道

楚辭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得炁天死而復生也

古豔歌曰甇甇白兎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樂府歌詩曰採取神藥山之端白兎擣成蝦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柈音盤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

獸部二十

貘　熊　羆　猰窳

貙　貜　騊駼　猩猩

狒狒　風母　豻　麢

貎

貘

爾雅曰貘白狐其子縠郭璞注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縠許卜切

說文曰貘豹屬出貉國音陌貉國也獸

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毛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禮記曲禮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莊子曰豐狐文豹搏於山林伏於岩穴夜行晝居求食江湖之上○韓子曰虎豹不用爪牙與鼷鼠同威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貘似虎或曰似熊白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縠遼東人謂之熊羆

熊

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孝經援神契曰赤熊見則姦宄自遠

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溫無毒主風痺

穆天子傳曰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

六韜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死懷脩塗之山有黃熊得而獻於紂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載以過朝

又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諫之不聽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

史記曰趙簡子病不知人五日而寤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當道者曰帝令主君滅晉二卿熊其祖也

漢書曰昌邑王賀在藩帝見熊以問左右左右皆荅不見

又曰孝元帝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出圈攀檻欲上殿昭儀乃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昭儀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耳帝嗟嘆以此倍敬重之

淮南子曰識中之人樂而仮（仮急也忠信之人自繫爲之非仮也）如鵝之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爲務

又曰愛熊而食之鹽愛猶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illegible]）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不屠何國獻青熊

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魚取熊掌義者我所欲生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

列子曰黃帝戰於阪泉帥熊羆貔虎爲前驅

纏子曰桀紂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廚人

抱朴子曰王策記稱熊壽五百歲五百歲則能化

瑣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王祟見之堂上則止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近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牂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魏略曰大秦國出玄熊赤螭

建武故事曰咸和七年左右啓以米飴熊上曰此無益而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使還打殺以肉賜左右直人

異苑曰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覓蹤跡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荅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慟而歸踰年人見其形盡爲熊矣○又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獵及傷殘見則含穴自死

續搜神記曰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以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前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熊母每旦覓食果還輒分此人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又曰熊無穴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去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羆

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注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爲貑羆

援神契曰赤羆見姦宄息佞人離則出

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其獸多羆

尚書禹貢曰熊羆狐狸織皮

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詩蕩韓弈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黃羆大如熊脂如熊白而粗理
史記曰趙簡子疾夢之帝所聽鈞天之樂次射殺熊又有
一羆來亦殺之天帝甚喜
晉書載記曰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姜氏夢大羆而
孕長而勇果
北史曰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華州襲王
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
匈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曰老羆當
道卧貉子那敢過敵見驚退

猰貐 上音[illegible]下音[illegible]

爾雅曰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 [illegible]
海內經曰猰貐龍首而蛇身人面居於弱水中食人
山海經曰少咸之山獸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
猰貐其音如嬰兒食人
淮南子曰堯時猰貐爲民害堯乃使羿殺之

貙

爾雅曰貙似狸 郭璞曰今貙虎大而有文如狸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
搜神記曰江漢之域有貙人其先 君之苗裔也能化爲
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作檻捕虎得一亭長赤幘大
冠在檻中問其故亭長大怒曰昨忽被縣召避雨遂誤入
此中於是即出之乃化爲虎上山俗云貙虎化爲人好着
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貘 莫格切

爾雅曰貘白豹也 郭璞注曰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

說文曰貘似熊黃色出蜀
廣志曰貘大如驢色蒼白舐鐵消十斤其皮溫煖
抱朴子曰劉子知二貫之尸東方生識啖鐵之獸實賴爲
禹之書大荒之籍矣
神異經曰西荒之中有人焉頭如人着百結敗衣手足虎
爪名曰獏𤟓 [illegible] 伺人獨自輒往就人睡先使捕蝨得因而
舌出盤地丈餘燒大石投舌上於是而死

騊駼 上音陶下音途

周書曰正北空同以騊駼爲獻
爾雅曰騊駼馬 郭璞注曰出北山其色青
說文曰騊駼野馬之良也
史記曰匈奴奇畜則騊駼 廣志曰騊駼似馬而[illegible]也
山海經曰北海內有獸焉其狀如馬名曰騊駼

猩猩

爾雅曰猩猩小兒啼 今交趾封溪出猩猩狀如㹠聲似小兒啼
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春秋說題辭曰猩猩者猶精者也故能言可使陽烈之類
以檢下 宋均曰猶謂使人自在於其畜也人書是陽氣之烈者王者以檢下也
廣志曰猩猩似狟猪聲如兒啼不聞其言出交阯封溪縣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猩猩
又曰猩猩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
山海經讚曰猩猩似狐走立行伏壞不挺刃少辛明目
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
孫卿子曰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毛而君子啜其羹食其
肉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知禮也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

淮南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猩猩知往（注曰歸終猩猩神獸）
括地圖曰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
蜀志曰封溪縣有獸曰猩猩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
聲既能語又知人姓名人知以酒取之猩猩覺初暫嘗之
得其味甘而飲之終見羈纓也
酈善長注水經曰西蜀封溪縣猩猩人面獸形能言語
南方草物狀曰猩猩之獸生在野中狀如㹠子民人捕取
交阯武平與古有之
晉郭璞猩猩讚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𤜣號音若
嬰自然知往頗測物情

狒狒（音費）

爾雅曰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說文曰狒狒（人身反踵笑即上脣掩其目名梟羊北方謂之土螻）

山海經曰狒狒如人面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笑則
上脣掩目交廣及南康山中有大者丈餘俗呼為山都
山海經圖讚曰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蓋其目
終亦號咷反為我戮
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禽狒狒笑而被格

風母

十洲記曰炎州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猩猩燒之不死
斫刺不入以鐵椎鍛其頭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活以
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華服之盡十斤壽五
百歲
南州異物記曰風母獸一名平猴狀如猴無毛赤目若行
逢人便叩頭似如懼罪自乞人若撾打之愜然死地無復
氣息小得風吹須臾能起

抱朴子曰內篇曰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猩猩生南海大
林中張取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
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其頭數十乃死
嶺南異物志風猩如猿猴而小晝日踡伏不能動夜則騰
躍甚疾好食蜘蛛蟲其殺以口向風復活唯破腦不復生
矣以酒浸飲風疾南人相傳云此獸常持一小杖遇物則
指飛走悉不能去人有得之者所指必有獲焉人施罟網
既得其獸不復見其杖杖之數百乃肯為人取或云邕州
首領寧洄得之洄貴遲巨萬僅得數百洄甚秘其事

豻（音岸）

說文曰豻胡地野狗也
異物志曰豻狻猊頭形正方縷長尺餘皆蒼色大類似人
欲有所覗輒搖頭兩手被髮不介則覆鄣其兩目衣毛䑋

䑋若披狐裘木居而藏窟穴乃得見耳

蹷

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與邛邛岠虛比為其名曰蹷
孫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蹷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
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
虛見人將來必負蹷以走蹷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假
足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蹷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

獸部二十一

狼　狐　貉

金澤文庫

狼

爾雅曰狼牡貛（音歡）牝狼其子獥（古竟切）絶有力迅

說文曰狼似犬銳頭而白頰

詩曰狼跋其胡載疐（竹利切）其尾（疐跲也）

又曰子之昌兮遭我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周禮天官獸人曰冬獻狼

禮曰狼臅（音觸）膏

又曰君之車廠右虎裘厥左狼裘

左傳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也）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史記大宛傳曰烏孫王昆莫初生弃於野狼往乳之

漢書曰江都王建宮人有過者或放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為樂

又曰高祖使太子將兵四皓曰今使太子將兵無異羊將狼也

宋書曰王仲德初遇苻氏之敗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逕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見

後魏書曰匈奴單于生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復經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遂乃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民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

又曰初道武避窟咄難遣穆崇還察人心崇單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道武為春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坑中徐乃竊馬奔走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寤馳馬隨狼走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

後周書四夷傳曰突厥之先匈奴之別種也為鄰國所破其族有一小兒弃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并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

又曰突厥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皆謂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本耳

唐書曰薛延陀部落嘗有一客乞食於主人者主人引與入帳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主人不知覺妻告隣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是也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返走

又曰高宗時有孝子年十二喪父母以孝聞晝夜負土為墳又葬曾祖父母經二十載其功始畢有白狼號鳴

於墓側詔旌表其門
帝王世紀曰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殷
國語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述異記曰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群臣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穆天子傳曰舂山百獸所聚爰有狼豺野馬
山海經曰盂山有獸多白狼白虎
又圖贊曰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銜靈鉤
淮南萬畢術曰取狼皮以當空戶則羊畏不敢出矣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狼能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其不能克也其膏可

以煎和其皮可以爲裘

狐

說文曰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
禮檀弓曰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易解卦曰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又曰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
詩國風曰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又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又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漢書曰陳勝吳廣於所次旁藂祠（張晏曰丈人所依止處叢祠鬼所馮）夜篝（篝音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晉書曰王浚據幽州有狐踞府門蹟入廳事後浚果敗
又曰涼武昭王暠子歆爲涼州牧時有狐上南門主簿氾稱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也後竟爲沮渠蒙遜所滅
王隱晉書曰劉世則女病魅積年韓友令作布囊張着窻間乃閉戶駈逐須臾囊大脹急縛口懸樹閒視之唯有二三斤狐毛遂差
又曰淳于智濟北人夏侯藻母病因五詣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唤藻愁愕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坐勿休然後其禍僅可免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暴崩

唐書曰哥舒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祿山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母是突厥公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祿山甚怒以爲譏其胡也
莊子曰夫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管子曰代出狐白之皮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賈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狐離皮聞而伐之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
愼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
范子曰狐皮出天外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得白狐玄貉祭於河宗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而九尾郭璞注曰世平則出為瑞也
又曰武都之山有黑水焉其上有玄狐蓬尾蓬蓬其尾也郭璞曰逢狐
文豹

書紀年曰宣王時馬化為狐夏伯杼子東征獲狐九尾
玄中記曰五十歲之狐為淫婦百歲狐為美女又為巫神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王政平南海輸以文狐
春秋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
韓詩外傳曰狐水神也
春秋後語曰楚宣王以昭奚恤為相諸侯畏之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為不信我為子先行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以為然隨狐而行百獸見之皆走虎不

知獸之畏己反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任之於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故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趙曄吳越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辭曰吾之娶也必有應已矣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王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于家室我都攸昌禹乃娶塗山女
淮南子曰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
淮南萬畢術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抱朴子曰玉策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去疾聚其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冢墓盡發之嘗發欒書冢無餘物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戟之不得傷左足於是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腳王乃患腳至死不差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九者子孫繁息也於尾者後當盛也
崔豹古今注曰章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
魏略曰文帝受禪九尾狐見於譙都
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紫化而為婦故其名自稱阿紫
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塢北古特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餘里得書二千卷
又曰河冰厚數尺冰始合車馬未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水無聲乃過

酈善長水經注曰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
管輅傳曰夜有一小物如獸手持火以口吹之書生舉刀斫斷腰視之狐也
郭璞九尾狐贊曰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標靈符
劉敬叔異苑曰有胡道洽者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日誡弟子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斂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
搜神記曰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渤海陳斐使此郡斐行卜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既到官侍有張醫有王侯卒有史侯斐恒遠之夜半有上斐被者斐使以被冒取之物跳踉𨂝㗅作聲乃言

曰我無惡意當深報府君府君曰汝爲何魅曰我本百年狐
今爲魅垂當神聽一放我我字伯裘府君有急難呼我要
乃喜便放之忽然有赤光如電後每事先以語斐於酒泉
境界無毫毛之奸咸曰聖君月餘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
既而驚懼遂爲伯裘所白遂與諸僕謀殺斐伺旁無人便
伏人欲格殺之斐即呼伯裘有如曳疋絳諸僕伏地失魂
乃以次縛取皆伏即殺音等伯裘乃辭謝斐曰未及白奸
乃爲府君所召猶用慙

又曰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
孔章曰今有男子少美高論孔章曰當是老精聞燕昭王
墓有華表柱向千年可取照之當見如言化爲狐

又曰有一書生吳中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
九月　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

空冢中群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

續搜神記曰襄陽習鑿齒爲荊州主簿從桓武帝出獵時
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視見一黃物射之應
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脚上帶絳綾香囊

又曰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
與衆尋覔崗頂有一穽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
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放犬咋殺之取視口
中無復齒頭毛皆白簿書悉是奸愛人女名已經奸者朱
鉤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金樓子曰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在廟堂爲狐計者不若
走於平澤

貉

說文曰貉似狐善睡

周禮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土氣然也

爾雅曰貉子貆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得玄貉以祭河宗

後秦記曰姚萇遣參軍薛瓚使桓溫溫以胡戲瓚瓚曰在
北曰狐在南曰貉何所問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

獸部二十二

猨 猴 猱 玃 果然

猨

說文曰猨善援禺屬也（禺音牛具切）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其上多白猨

淮南子曰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猨故五月而生

列子曰老韭為莧老㺄為猨

莊子曰夫不見騰猨乎其得柟（音南）梓豫章攬蔓其枝而已其間及得柘枳枸之間危行仄視勢不便未足騁其能也

又曰人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

又曰今取猨狙（狙且余）而衣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狙之異乎周公也

又曰猵（音編）狙以為雌（司馬彪曰徧狙似猨而狗頭食猨好與雌狙交）

淮南子曰虎豹之文來射（以虎豹有文章使人射之）猨狖（切又）之捷來乍（狖猨屬乍音措以其捷故疾人來擊之）

又曰楚王亡其猨於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魚為之殫

又曰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答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之手戰之道也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子善為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抄之竹似桔槔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節入之三入女因舉杖擊之袁公則飛上樹化為白猨

呂氏春秋曰荊王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猨擁木而號

漢書曰李廣猨臂善射

春秋繁露曰猨似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者好引其氣也

抱朴子曰王東記稱猨壽五百歲則變而為玃（苦縛切）千歲則變為老人

又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猨為鵠小人於千仞為沙為泥

張載論曰白猨玄豹藏於㰄櫨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

孝子傳曰猨禺屬也或黃或黑通胛轄輕勤（胛小切）善緣妙吟嗺為人所得終不徙生

華陽國志曰鄧芝見猨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母其子為拔箭以茱塞瘡芝乃歎息投弩水中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猨鳴悲猨鳴三聲淚沾衣

荊州圖經曰宜都夷道縣西山頂上有古墓名曰女王冢不詳其人林則女貞戰則白猨

范汪荊州記曰夷陵縣陝口山非日夜半不見日月多猿鳴至清遠

山海經圖讚曰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猴

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張信少府檀長卿為沐猴與狗鬭蓋寬饒奏劾之（張晏曰樓）

猴(猴猻也)
王隱晉書曰護軍張砥母病淳于智之使西出市獼猴繫
母臂令傍人抱之拍猴恒使作聲三日三夜放去猴出門
即為犬所殺母於此漸差。郭頒魏晉世語曰司馬宣王
辟州泰為新城太守尚書鍾繇謂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
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職
獼猴乘土牛一何遲衆賓悅服
莊子曰吳王浮于江登于狙(子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敏疾也)
(給搏速也捷也狙獼猴也)王命相者趨射之狙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
狙之伐巧恃其便以傲予以至此
列子曰宋有狙公者養之成群能解狙曰與若芧朝三而暮
四衆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

太　九百十　三

韓子曰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母猴成巧
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
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之不
能觀也
譙子法訓曰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者獼
猴乎雖人象而蟲質也
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給(徒亥切)其鄰人鄰人以為狗羹
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所食此未為知
味者也
抱朴子曰余友人騰永叔嘗養一大獼猴鎖著床間後忽
齧殺人永叔使合鎖埋之後百許日有見鬼者往見獼猴
走上永叔承塵上不悟見鬼驚指之獼猴何以被傷流血
永叔曰始乃知皆有鬼也

又曰山中由曰稱人君者猴也猴壽八百歲
王充論衡曰鹿之角足以觸大猴之手足以搏然而鹿
制於大猴服於鼠氣不利也
神仙傳曰有人種黍山中正患獼猴食之聞介象有道聊
從之乞辟猴之法象曰無他法也汝明日往黍所望見群
猴便大喚語之云已白介君教莫復侵食黍此人明日視
黍遇群猴適欲下樹承象語獼猴各自還山遂絕跡
述異記曰南康營民伍考之伐船材忽見大杉樹上有一
猴懷孕考之便登木逐猴騰赴如飛樹既孤迥下又有人
猴知不脫因以左手抱樹枝右手撫腹考之禽得擲地
殺之割其腹有一子形狀垂產亦夜夢見一人稱神以殺
猴責讓之後考之病經旬初如狂因漸化為虎毛爪悉
生音聲亦變遂逸走入山永失蹤跡

太　九百十　四

周景式孝子傳曰余嘗至綏安縣逢徒逐猴猴母負子沒
水水雖深而清乃以戟刺之自脇以下中斷猶尚遑遑
船中子隨其傍以手撫子而死
陸機與弟雲書曰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猴
真怪物也
異物志曰南方人以獼猴頭為鮓
袁淑排諧集常山王九命文曰及至圖身失所羈束人間
馴纓服制惟意所牽登楹而遊抱梁而眠拾撫遺餘送
所便
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夫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屈奇
道至微以密妙信無初而弗為王孫狡獸形陋觀而醜儀
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睚(五佳切)眦皆䁯(五葵切)以䀮(血音)
視職(職音)睫(側夾切)以䁝(于悅切)睢窔(烏叫切)高臣而曲頦睘(儇音)瞑

切歷而隨離鼻鞋切時解齣切許伕以叡吸音敍切許夾耳聿役
以瞞瞞音知口嗛呼兼切呐呐音以齡切刑成齲齲音啎揆唱踊而
切以朓切廷里齒崖崖以齡齡音齣任搢音咊咊音而囁入葉切兒諸
根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腔兒蹲而狗踞聲歷歷而嵳
咿或嗤嗤嗤音華而嗷嗷嗷音嗅大叫切若啼姿嫌呼店切而
牲鞘鞘音豁肝閱以項醶生深山之茂林處嶄巖之嶔崎
倚憬之猜猜音猴熊挐出而橫馳

猱

說文曰猱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獑
猢駿捷也其鳴嗷嗷而悲
詩曰無教猱升木毛萇注曰猱猨屬也
爾雅曰猱蝯善緣孫炎注曰猱母猴也
江乘地記曰攝山有山猱赤足

玃俱縛切

說文曰玃母猴也
爾雅曰玃父善顧郭璞曰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眄
抱朴子曰獼猴及猿八百歲化爲玃
古今注曰猴五百歲化爲玃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玃猱之炙
又曰聞言不可不察數傳白爲黑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
猴似人人與狗則遠矣以
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
大而黑長前臂玃之白腎者爲獑猢
博物志曰蜀中南高山上有物似獼猴長七尺能行健走
名曰猴玃一名馬化或曰猳玃伺行道婦人有好者輒盜
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每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然
故不免此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不取男取去而爲家室
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類之意亦迷惑不復
思歸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産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母
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
中西界多謂楊率皆猳玃馬化之子孫時時有玃爪者

果然

山海經曰果然獸似獼猴以名自呼聲若善群行老者在
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交趾諸山有之
獠人射之以其毛爲褥甚溫煖
蜀地志曰涪陵南界捺險中有果然獸形如狗子頭似兔
其尾柔滑白黑色皮可爲裘輕煖可珍
南中八郡志曰交趾有果然白面黑身毛采班闌

吳錄地理志曰九真龐浦縣有獸名果然猨狖類也色青
赤有文居樹上北郡及日南皆有之○南方草物狀曰果
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毒箭射之剝取皮皮文青赤白
色雜相連作薦出九真日南郡○南州異物志曰交州以
南有果然獸以名自呼身如猨大面通有白色其體不過
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
御向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爲質黑文視如蒼頭鴨
脇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一薦繁文麗好細厚溫煖
郭璞果然贊曰果然似猴象猨黑頰青身肉非嘉肴
唯皮爲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一

獸部二十三

鼠

易說卦曰艮爲鼠。說文曰鼠穴蟲摠名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爲鼠。

鼨(丁含切)鼠出胡地鼬竹鼠也如犬鼨(音終)豹文鼠也鼷小鼠也鼩(其俱切)精鼩胡地風鼠也鼢鼠地中行伯勞之所化也鼮鼠鼠鼮令鼠也鼮(音葶)

爾雅曰鼢鼠(地中行者)鼸鼠(以頰裹食)鼷鼠(有螫毒者)鼶鼠(夏小正曰鼶則穴)鼬鼠(今鼬似鼦江東呼爲鼪赤黃色大尾)鼩鼠(音劬鼩小)鼭鼠(音沙)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爲鼩鼠)鼨鼠豹文鼮鼠(音廷鼠文彩如豹)鼣鼠(音大蒼色在樹上)又鼯鼠夷由(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

廣志曰鼩(提尾長鼠善緣)登若家鼠小異者鼣鼠深目而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天鼠以皮爲裘今當名其裘爲天鼠裘黃鼠在田野鼠爲群害穀麥善走允狗不得唯鼠狼能得之

左傳曰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邑)臧紇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

詩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訟

又曰碩鼠刺重斂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又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大戴禮曰正月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

詩義疏曰尔雅鼫鼠許慎云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石鼠大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雀鼠其形大故云石鼠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之鼠也又鼠不食禾苗本文謂螻蛄爲碩鼠亦有五技古今工名蟲鳥物異名同故記巳

史記曰李斯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入倉見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譬如鼠在所自處耳。又曰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得盜鼠及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漢書曰古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我不能自保直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故也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上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又曰廣陵王胥將作亂鼠舞王后庭

又曰燕刺王旦將作亂鼠舞殿端門

魚豢魏略曰大秦國有辟毒鼠

魏志曰臧洪爲袁紹所圍粮乏乃掘鼠而食之

又曰太祖時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嚙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慮不免其咎鄧王哀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嚙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嚙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嚙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衣在側尚嚙况馬鞍懸在柱乎一無所問

晉陽春秋曰大興中衡陽歐紂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北史曰盧昶爲散騎常侍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爲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褒美其意

三國典略曰齊將誅斛律光有三鼠遊於光寢光每投食與之一朝俱死床下

唐書曰吐蕃有草右速古芷茱長二寸狀如針蒿每莖不過三四莖其莖蔓其花黃其根連珠如麦門冬有鼠長於常鼠每二三十同一穴至秋狄鼠皆收此草爲藏多者至數石俗亦掘草根食之而留給鼠糧其國禁殺鼠殺者輒加罪俗亦愛之不殺也

洞林曰鄉里人柳休祖婦病鼠瘻積年不差及困垂命令兒來從吾乞卦占得頤之復𡨴卦應得人師姓石者而治之當以鼠出而愈者也休祖兒歸有一賊家奴姓石自言由來能治此病且灸其三處而止歸尋差有一老鼠色正蒼黃遲就其前蹤蹤伏而不動呼狗嚙殺之鼠頭上有灸處病便差

玄中記曰百歲鼠化爲神

鄭氏玄中記曰百歲之鼠化爲蝙蝠

京房易飛候曰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風角要占曰長居官厭盜法七月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子地稱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

地鏡圖曰青玉之像爲女人黃金之見爲火及白鼠

百怪書曰鼠咋人衣領有福

莊子曰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患鼷鼠深穴於神丘之下以避薰灌之患

又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鵷鶵發南海而飛渡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而仰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相嚇我耶

又曰鼷鼠飲河不過滿腹

文子曰腐鼠在阼燒香於堂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乃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賈曰欲因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淮南子曰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粘鼠

又曰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爲探鼠故穴故知失）

又曰季春之月田鼠化爲鴽

淮南萬畢術曰孤目里塈鼠其穴（以塗鼠穴鼠即去）披髮向北呪殺巫鼠（鼠有五技以北向角出見日老鼠不祥避自投其穴）

又曰投鼠者機動釣魚者浮抗（機發也發則得鼠浮釣浮也抗動也動則得魚也）

又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行於樓下博者射明張中反兩𢷎而笑戴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人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其夜乃攻於虞氏大滅其家此謂類而非也

抱朴子曰南海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

其毛可續爲布
又曰陳安世年十三初爲管叔本客得道叔本年七十猶
拜安世曰得道者當師吾不著弟子之禮矣死王樂生鼠雖
爲帝王死不及生鼠
又曰王莽記稱鼠壽三百歲滿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
仲仲能一年之中吉凶及千里外之事皆知也
與語曰殺獵之狗吠於朝門社稷之鼠竄於宮側
春秋後語曰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軍於閼與上音
有閼與閼爲遏反鄭晉鄭反音余王召廉頗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
難救也又問樂乘對曰如廉公言又問趙奢趙奢對曰道
遠險狹譬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者不可熏可灌
之君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國之社鼠者

太九百十一　五　三桂

山海經曰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麋耳以其
尾飛名曰耳鼠可禦百毒
郭璞山海經圖飛鼠讚曰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
倏然背騰固無常所惟神所憑
本草曰鼫鼠一名隱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
賈誼書曰鄙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
憚不投況貴大之臣近於帝王乎
郭璞注尒雅曰漢文帝宮中得一鼠豹文炎采熒熒以問群臣
下子廉郎終軍答曰鼮鼠文帝賜絹○東方朔神異經曰
北方有冰萬里厚百丈有鼢鼠在水下出焉其形如鼠食
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除熱病也其毛長可八尺
可爲褥臥之可以却寒治風病也其皮可以柔致其聲聞千里
有美尾可來鼠此尾毛所在鼠輒聚

說苑云梁上鼠飽聞長者論
論衡曰人生天地猶魚生泉蟣虱於人風氣而生焉食鼠
腸脹鼠子水午火馬金亦勝木雞何不啄兔火亦勝金蛇
何不食猴○又曰鼠蹤一筵猶不食
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東晳發蒙記曰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
語林曰簡文爲撫軍時所坐床上坐塵不聽左右掃去見
鼠行跡視以爲佳
異物志曰鼠母頭腳似鼠毛蒼口銳大如水牛而畏狗
田時有水灾起於鼠
西域諸國志曰有鼠王國鼠大如狗者金鏁小者如兔或
如此間鼠者沙門過不呪願白衣不祠祀輒害人衣器
異苑云釋道安昔西方適見此俗嗐云鼠得死人目精則

太九百上一　六　王桂

爲王
干寶搜神記曰晉大康中會稽郡蟛蜞及蟹皆化爲鼠大
食稻爲災始成者有肉而無骨
幽明錄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
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
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日市匡
十枚水來鼠便已逆知之云正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
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人鼠云吾
上屋居奈我何至時奐在屋上奴名同鼠大悶同盜二十
萬錢試開庫實如所言奴亦叛去終祚常爲商估閉其戶
而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遠行勤守吾房中勿
令有所零失也時桓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
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

後遂富積二三千万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尒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尒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後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死我復何道遂顛蹷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
述異記曰宋車騎大將軍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者其人善卜公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乃命左右射得內置函中召鐵既至使卜函中何物卜兆成笑曰已具知矣公曰狀之鐵爲之狀曰兌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絶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也賜錢一萬○劉敬叔異記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

退喜夫既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三斤許珠著奴牀前啾啾如欲語也
又曰南陽趙度少好術藝廋有白米爲鼠所盜及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唯止者十餘乃剖腹看臟有米在焉○竇氏家傳去竇攸治尒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大會於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有光煇問群臣莫有知者唯攸對曰此名鼮鼠詔何以知之攸曰見尒雅詔案視書果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臣子弟皆從攸受尒雅
許邁別傳曰邁小名映有鼠嚙映衣乃作符占鼠莫不畢至於中庭映曰嚙衣者留不嚙衣者去群鼠並去唯一鼠獨住伏於中庭而不敢動
梁州記曰仙人唐公房祠有碑一所廟北有大坑碑文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爲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吐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者也（博物志曰唐房升仙鷄犬去唯以鼠惡不將去自悔一月三出腹）
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
秦州記曰乞佛虜乾歸末移抱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尾乘群移而度洮灑二水悉上抱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從焉
晉太康地記曰鳥鼠之山在隴西首陽縣穴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山石室號金堂內金色有金鼠時見也○金樓子曰齊鬱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夜輒得數十籃
又曰晉寧縣境內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偃鼠天時將失鼠則從山出遊畎畝散落其毛悉成小鼠五稼必盡耗

也
後魏盧元明劇鼠賦曰嗟乎在物最爲可賤毛骨莫充於玩賞脂肉不登於俎膳其爲狀也偕僂且吁脽齬耽（上濫）賜䌷䰄似麥穟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酒餘瀝妬頰顴齱（寬申二音）斫齊偏多姦計妬中無敵社託忘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巧能推覔或尋繩而下或自高擲登机緣匱瑿扉動弈切切終朝轟轟竟夕是以詩人爲辭定云其碩盜于湯之昹俎傾留匙之香澤傷繡領之斜製毀羅衣之重襲曹舒由是獻娥張湯爲之被謫亦有閑居之士倦游之客絕慶吊以養真素笄左右而尋詩易庭院闃清房櫳虛寂尒乃群鼠乘閒東西挑擲或牀上捋錢或戶間出額貌甚舒暇情無畏憚又領其黨與欣欣奕奕歌覆箱䡶騰跋茵席共相侮慢特無宜適訂天壤之含乳

產此物其何益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一

太九百十一　九　王桂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二

獸部二十四

貍　貂　鼬　猈　猫　獺　蝟

貍

爾雅曰貍子隸（音肆）

說文曰貍伏獸也

禮曰貍首之班然

又曰貍去正脊

魏志曰清河令徐季龍使人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雖有爪牙微而不猛雖有文章蔚而不相非虎非雉其名曰貍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晉書曰樂廣為河南尹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曰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貍而殺之其怪亦絶

太九百十二　一　王忠

唐書曰武孔度士襲兄子也父卒廬于墓側晨夕哀號有野貍每至孔度齋時出來求食往來馴狎無驚懼時以為孝感

玄中記曰鉛錫之精為狐貍

子思子曰謂狐為貍者非直不知貍也忽得狐復失貍者也

琴操曰曾子鼓琴墨子立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身已成矣而曾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卧見一貍見其身而不見其頭起而為之弦因曰殘形操

淮南子曰貍頭似鼠以類推也（許慎曰貍食鼠）

又曰貍頭止癙（癙鼠瘻也）鷄頭止瘻

抱朴子曰虎尾不負貍身象牙不出鼠穴

本草曰狸肉甘無毒主風涙鬼毒氣皮中如針刺
歸藏曰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熒惑曰不吉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者也
風俗通曰汝陽西門習武亭有鬼魅宿者輒死其厭者皆亡髮北部督郵西平郅伯夷到亭上樓宿誦六甲孝經易本記卧容拔劍解帶夜有正異者四五尺來覆伯夷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燈照見一老狸正赤略無毛衣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亡髮人髻百餘因此遂絶
神仙傳曰欒巴為豫章太守先是廬山廟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榴能使宮亭湖中分風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不知所在巴到自上表說廟鬼詐稱天官欺損百姓積歲日久罪當窮治乞以事付功曹日身行捕逐如不治討恐其復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至所在推求山川社稷問鬼蹤跡此鬼乃到齊國為書生齊太守見之既有容美體又有才辯學識論經說義時在齊人莫不見知太守亦不知是鬼乃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到與太守相見語畢閉閤御有一女聟明五經諸子可得相見不太守請女聟詐病辭不出而巴求之不止聟告其婦言吾今日出必死如何女亦怖之不知何以巴知不敢出乃求奏案一枚并筆書符付太守曰以此與賢女聟自當出也女聟得符流涕與婦辭訣而出望見巴即身體已變為狸而面故是人也巴厲聲呵言死狸敢尔何不正汝真形即盡為狸巴復曰斬之亦不斬者而狸頭已斷於地又言取狸子來須臾太守女所生兒已復為狸子即又斬之巴辭還郡
搜神記曰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之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與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云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語神曰今職在刺舉君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荅曰誠如府君所慮相當相捨去遂即無聲
幽明録曰吳興戴眇家僮客姓王有少婦美色而眇中弟恒往就之客私懷忿懟具以白眇中郎作此甚為無理願尊敕語眇以問弟弟大罵曰何緣有此必是狀鬼物令打殺客初猶不敢　後來閉户欲縛便變成大狸從窻中出
又曰董仲舒常下帷獨詠有客來詣語遂移日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狐狸也
隋王度古鏡記曰大業七年五月余自御史告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一鏡六月余歸長安宿於主人程雄家新授寄一婢頗稱端麗名曰鸚鵡余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遥見便叩頭流血云不敢住余召雄問其故雄曰兩日前有一客携婢從東來來時病困因留寄於此不知婢之由也余疑其精魅以鏡逼之遂自陳云本是華山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久行變惑罪當至死近為府君捕逐逃潛河渭之間為下邽陳思恭義女思恭妻鄭氏見養恩厚嫁鸚鵡與鄉人柴華意不相愜逃而去東至韓城遂為行人李無

傲所執無傲饑人也遂翻鸎鷗遊行至此不意天鏡一照
自隱無路然為人已久羞復故形願樂飲而因匣鏡置酒
悉召雄家鄰里與共讌此婢大醉起舞歌曰寶鏡寶鏡哀
哉余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生可樂死不傷何為眷
戀守此一方歌畢化為狸而死

述異記曰陳留董逸少時隣女梁瑩年稚色艷逸愛慕傾
想貽椒獻寶瑩亦納而未獲果後逸隣人鄭充在逸許宿
二更中門前有叩掌聲充卧望之亦識瑩語逸云瑩今來
逸驚躍出迎把臂入舍逸與瑩寢瑩仍求去逸攬持不置
申款達旦逸欲留之云為汝豫辦作食竟去逸起閉戶絕
帳瑩因變形為狸從梁上走去金樓子曰貍之不可使逐
牛不使捕鼠

貂

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黑色出丁零國

廣志曰貂出夫餘

開山圖曰霍山南岳其獸多赤貂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詣闕朝賀獻貂皮

魏書曰鮮卑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

魏志曰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江表傳曰遼東太守遣使詣孫權送貂皮欲舉國歸吳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異苑曰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身貂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擲穴口此物夜出皮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取刀

隋書曰北室韋其俗以捕貂為業南室韋亦多貂

狖

說文曰狖獸無前足漢律能捕豺狖購百錢

爾雅曰貀無前足 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腳即此種類也或曰貀似虎而黑無前兩足也

廣雅曰豹狖也

唐書曰長慶中河東節度使李聽貢貀三頭貀猛捷之獸也穆宗好畋遊嘗詔諸道廣求此獸投踐山谷郡縣苦勞防虞新檻甚於豺虎及至林苑往往噬人後穆宗亦盡令遂之及敬宗即位隨從獸之

獑

說文曰獑鼠出丁令胡以作裘

魏略曰丁零國出青獑子白獑子皮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吳求獑皮羣臣以非禮欲不與權勅付使

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焉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曰獑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山海經圖讚曰山獑之獸見乃歡笑厥性善投行如矢激是惟氣精出則風作

猫

詩曰孔樂韓土有猫有虎

爾雅曰虎竊毛謂之虦士盞切猫郭璞注云竊淺也或曰竊毛虎也

禮曰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尹子曰使牛捕鼠不如猫狌音生之捷

北史曰獨孤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轉入

虺家每以子日夜祠之貓鬼所殺人取其財物置於所事貓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曳虺後敗免死

唐書曰高宗廢王后令宮人宣勑示后后拜曰但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良娣承勑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千生願得一日爲貓阿武爲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即足矣武后聞之不說自是約六宮不許畜猫

又曰朱泚軍中有貓乳鼠者以獻之爲祥代宗使中官示於朝宰相百僚皆賀崔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其中官徵其狀祐甫上草之略曰禮去迎貓爲其食田鼠也以能除害故列祀典今反乳之是謂失常且貓受人食養而弃職不修亦何異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是天將垂戒故不敢賀衆皆伏代宗嘉其正直

獺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說文曰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猵音篇獺屬也

遁甲開山圖曰霍山南岳其獸多采獺霍山有采獺臺水故

淮南子曰受獺而飲之酒欲養之非其道言養獺而飲酒敗

風土記曰陽羨縣前有大橋下有白獺將有兵動獺出穴口向皐也

魏略曰南蠻皆用獺皮其冠

鹽鐵論曰水有猵音篇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也猵獺曰猵群曰獺又如淳博物志曰猵如馬自腰以下似蝙蝠毛似獺大可五六十斤淳同鄉人吉孟景福中往遼東時為運舡吏於海中有猵獺跳上舡舡人皆謂海神共叩頭敬禮舡左武令人去但魚獺可烹而食之

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綱之妻也俱行道術各自言勝綱於是唾盤中水即作鯉魚夫人乃唾盤中使成獺而食魚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如

永嘉郡記曰壽山至高常有採捕者見上有大湖又有自然石橋多獺異色鳥獸

蝟

孝經援神契曰蝟多刺故不使超踰柳楊

爾雅曰蝟毛刺

淮南子曰鵲屎中蝟爛而冰見蟹不燃

任南萬畢術曰蝟脂塗鐵柔不折

華陽國志曰滇池縣有白蝟山無石而多蝟也

北齊書曰成帝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内以蝟脂絕之至後主名緯亡齊之徵

廣五行記曰梁末蜀人費祕刈麥值暴風雨隱於巖石間瞻前去家數里遥見前路有數婦人皆着紅紫襴古覽反衣歌吟而來祕竊怪野外何因有此心異之漸近寂然無聲去祕數步乃各住立少時爰轉向祕看之其面並無七孔唯垂鳥毛而已祕驚怖仆地至二更祕兒怪父不至把火尋求見祕卧在道傍左側有十餘刺蝟見火即爭散走祕至家百餘日死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三

獸部二十五

雜獸

騊駼　昆蹄　蒙頌
贙　魋　蜼
䶂　豦　鷐
㚟　石鼤　猶
牝　竹牝　原
天狗　搏　豭玃
麈蜀　類　猼訑
狸力　土螻　讙讙
幽鴳　足訾　那父
天馬　𤟤　朏
文　開明　窮奇
猬褱　尋蒐　羬羊
囂　長右　谿邊
獾　犰狳　渾沌
檮杌　猻　無損
網　齧鐵　飛嚴獸
破鏡　猯　犺
猵　獼狼　兩頭獸
獑猢　黃要　含利
玆白　虎豹　聆鼠
挃羊　猛氏　飛遽
射干　獌狿　蒲勞

騊駼上下音[illegible]

說文曰騊駼野馬屬

史記曰匈奴畜則駃古穴切騠下奚驒騱

昆蹄

爾雅曰昆蹄研善升甗郭璞注曰昆蹄之馬蹄平如研而善升甗山形似甑者秦時有昆蹄苑

昆駼大胡切枝蹄研善升甗

蒙頌

爾雅曰蒙頌猱狀郭璞注曰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貓九真日南出之猱屬也

贙

爾雅曰贙胡犬切有大力郭璞注曰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也

魋

爾雅曰魋如小熊竊毛而黃

蜼余救切

爾雅曰蜼卬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也

䶂古闃切

爾雅曰䶂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郭璞注曰䶂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為物殘賊也

豦音據

爾雅曰豦迅頭郭璞注曰今建平山中有豦如狗似獼猴多髯能舉石擲人

鷐

爾雅曰鷐音楷如馬而一角不角者騏也

㚟丑刃切

說文曰㚟獸似兔青色而大頭與兔同足與鹿同

山海經曰彘光之山獸名㚟郭璞曰㚟似兔而鹿腳青色也

石鼤

說文曰鼤大木切類犬膺以上黃膺以下黑食母猴或曰鼤

似犴羊
風土記曰石穀似狢而形短常捕玫猴猨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獑(音讒)猢豰蛫(音危)
猶(余救切)
說文曰猶玃屬一曰隴西謂犬子爲猶
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
㹠
魯連子曰北方有獸名爲㹠生而角當心俯瀉其角潰心而死
竹㹠
徐衷南方記曰竹㹠野生長一尺三寸在土穴中常食竹根味如鴨肉
原
山海經曰翠(亦作翠山王)望之山有獸狀如狸一目二尾名曰原音音奪衆聲(言能作百種聲)可以禦凶也
天狗
山海經曰陰山濁谷之水出焉有狩狀如狸(狸或作)白首名曰天狗可以禦凶
獜(音鄰)
山海經曰依軲之山有狩焉狀如虎有瓜甲名曰獜(言體有鱗甲也)食之不畏風
猓獀(上音果下音搜)
山海經曰猓獀獸食猛獸
鹿蜀
山海經曰杻陽之山有獸狀如馬而白文頭如虎而長尾其音如謠(如人歌)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
山海經圖讚曰鹿蜀之獸馬質虎文驤首吟鳴矯矯騰群

佩其皮毛子孫如雲
類
山海經曰亶爰之山有獸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妬
猼訑(上音博下音他)
山海經曰基山有獸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名曰猼訑佩之不畏
山海經圖讚曰猼訑似羊眼乃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欲不恐懼厥皮可佩
狸力
山海經曰柜山有獸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
土螻
山海經曰昆侖之丘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
讙讙
山海經曰翼望之山(翼或作翠王)有獸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讙讙(或作獂)其音如奪百聲(言其能作百種物聲或曰奪百物名也未詳)是可以禦凶服之治癉(音黃癉病音旦也)
幽頞(音遏)
山海經曰邊春之物有獸狀如禺而文背善笑見人則臥名曰幽頞(或作嬒也)其鳴自呼也
山海經圖讚曰幽頞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睡
足訾
山海經曰蔓聯之山有獸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蹄見人則笑名曰足訾其鳴自呼也
那父

山海經曰灌題之山有獸狀如牛而白尾音如叫（叫如呼人）名曰那父

天馬

山海經曰馬成之山有獸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天馬其鳴自呼也

䑏（音那作能）

山海經曰甘棗之山有獸狀如數鼠而文題（数鼠未詳）名曰那食之治癭

朏（音斐）

山海經曰霍山有獸如貍白尾有鬣名朏畜之亡憂

文

山海經曰放皐之山有獸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名文

開明

山海經曰開明獸身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

窮奇

山海經曰封山有獸狀如牛而蝟毛名曰窮奇食人或云窮奇聞人鬪乃助不直者文王出獵所獲

張揖注上林賦曰窮奇其音如狗嗥食

神異記曰西北有獸狀如虎有翼名窮奇

猬裹（上音謂下音裹）

山海經曰尭光之山有獸如人而彘鬣冬蟄名猬裹音如斲木（如人斲木聲）見則其縣有役

彘

山海經曰浮王之山有獸狀如虎而牛尾音如犬名曰彘

羬羊

山海經曰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有獸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其脂可以已腊（治體腊也）

嚻

山海經曰羭次之山有獸狀如禺而長臂其名曰嚻

長古

山海經曰長古之山有獸狀如禺而四耳名長古（因山名之）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

谿邊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獸狀如狗名谿邊（或作谿遺）席其皮者不蠱

玃（姑搏）

山海經曰皐塗之山有獸狀如鹿白尾馬足人手（獼猴人手）而四角名曰玃

犰狳（上音仇下音余）

山海經曰餘我之山有獸狀如兔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眠言佯死也）其名曰犰狳其鳴自叫見則螽蝗為敗

渾沌

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西有獸其狀如犬有兩目而不見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藏有腸直而不旋食而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觸之人有凶惡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曰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所居無常咋尾回轉向天而笑

檮杌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方荒中有獸焉狀如虎而身大虎毛長尺（張華注曰言此獸毛如彘豬毛也）人面虎足口有豬牙尾長一丈八尺名曰檮杌此獸食

㸈䊪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獸焉其狀如師子食虎食人吹人則病（吹如中人）名曰[犭焉]恒近人村里入人居室中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中也

無損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其狀如鹿豕頭有牙庚旱善依人求五穀名曰無損其肉可作鮮使瀋（昌審也）肥美而鮮肉懷香不入瀋盡更添肉使復以作鮮如初愈啟乃美名曰不盡鮮

綢

神異經曰西方深山有獸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體大如驢善緣高木皆雌無雄名曰綢順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強牽男人將上絕冢之上取菓并竊五穀食更合三畢而定十月乃生

齧鐵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角足大小狀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鐵而飲水其糞可為兵器其利如鋼名齧鐵

飛骸獸

洞冥記曰漢武帝時猗韓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為繩繫之獸死帝愛而不埋掛之於苑門皮毛皆爛朽唯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更以繩繫其足閉於重觀後數月往觀唯見繩之所繫處頭尾皆皆飛去有野人於草間得其斥脊皆能飛起取還以獻帝乃以野人所獻骨脊及頭尾之骨舂為粉以蝙蝠和為丸以療百疾其丸夜視之有光服之體有光明

破鏡

漢書郊祀志曰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黄帝用破鏡（孟康曰獸名食父黄帝欲絶其類使祠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也）

淮南子曰猵（猵音篇）知曲穴亦為獸之智

狖

說文曰鼠狖屬善旋

吳錄地理志曰建安陽縣多狖似猿而露鼻雨則以尾反塞鼻孔郡內及臨海皆有之

鼺（力水為二切）

異物志曰鼺之屬捷勇於猨猕面及鼻微倒向上尾端分為兩條天雨便以插鼻孔中水不入性畏人見人則顛倒投擲或墮地奔走無所迴避觸樹衝石或至破頭折脛俗人罵恃力人云癡如鼺又張揖注上林賦曰飛鼺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鼺鼠也毛紫赤色一名飛生

麢狼（[illegible]）

異物志曰麢狼狀似鹿而角前向入林挂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則得之皮可作鞾襪角正西據南人因以作路牀

兩頭獸

盛弘之荆州記曰武陵郡西有陽山山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山中有時見之者

衛猢（上音[illegible]下音[illegible]）

蜀地志曰衛猢獸似猕猴為獸奇捷常在樹上欻然騰躍百步五十步若鳥

黄要

蜀地志曰黄要獸一名墠微一名虔巳鼬身狐首生子長

大自活羣逐其母令不得飲將有所求而先見此獸則不得矣

含利

張衡西京賦曰呀含利呀(化呀)為仙車。鄭氏婚禮謁文讚曰含利為獸稟能諫禮義乃食口無譏訾

兹白

博物志曰兹白若白馬踞牙食虎豹其(狀如昔耳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

虎豹

博物志曰逢伯雲所說有獸緣木綠文似豹名虎僕毛可為筆

聆鼠

博物志曰丹熏之山有獸焉狀如鼠名曰聆鼠以其尾飛也

㹈羊(上音咄彬)

張揖注上林賦曰㹈羊麢羊也似羊而青

猛氏

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蝦

孟康注上林賦曰蝦蛤猛氏皆獸名

飛遽

張揖注上林賦曰飛遽天上神獸鹿頭而龍身

射干

郭璞注子虛賦曰騰遠射干張揖注曰騰遠獸也射干似緣狐能木

獌狿(上音万下丑延切又音延)

郭璞注子虛賦曰獌狿大獸似貍長百尋

蒲勞

李善注東都賦曰海畔獸名蒲勞世畏鯨每食於海畔鯨輒躍擊之蒲勞則鳴聲如鍾今人多鑄蒲勞之形於鍾上蹴撞作鯨形以擊鍾天子出則擊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四

羽族部一

鳥

周禮曰庖人供六禽辯其名物（六禽鴈鶉鷃雉鳩鴿）

又曰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行羽物以羽物賜群吏中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大羽物）

又曰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又曰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天子大蜡謂十二月合取萬物而索饗之羅細密之羅）

又曰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蟄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爲鳩以養老助生氣行謂賦物）

又曰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鳥之可養者鵝大畜鷹）祭祀共卵鳥（其卵丙薦之鳥）四時貢鳥物（以四時之鳥）共膳獻之鳥（雉及鶉鷃之屬）

又曰翨氏（翨音翅）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掎猶置其所食之物於其中鳥來下則掎其腳）以時獻其羽翮

又曰硩蔟氏（硩音徹蔟音族又恥格切）掌覆夭鳥之巢（覆猶毀也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一歲之號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中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禮曰獻鳥者佛其首

又曰執禽者左首

又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

又曰鳥皫色而沙鳴鬱（皫音表切）

又曰九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夫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迴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智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傳曰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

又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又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易曰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又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

文曰旅鳥焚其巢

又小過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孔安國曰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夏時鳥獸毛希少改革）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毨理也毛更生整理也）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也）

周書旅獒曰珍禽奇獸弗育于國

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爾雅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鳥之美長醜爲鶹鷅二足而羽謂之禽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

又曰黑帝治生五角之禽以觸民（禽為陽數五也）
春秋考異郵曰鳥魚者陰中（陰中陽）之陽（陽中陰）皆卵生以類翔故魚從
水鳥從陽凡飛翔羽翮柔良之獸皆為陽陽氣仁故鳥哺
公（鵠鳥飛翔於風雲之上故屬陽也鳥含二氣之故生卵）春戲者八竅而卵生（鵠雀之屬）
序命曆羲皇燧人始名物蟲鳥獸之名
尚書考靈曜曰鳥為春候
歸藏啓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乃占于民是生百鳥
史記曰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焉
又曰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
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
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語也）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
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
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又曰楚頃襄王十八年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
者王聞而召之問焉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illegible]）
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哉且稱楚之國大王之
賢所弋非特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
秦魏燕趙者其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青首小鳧）鄒
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則其餘不足射也見鳥六雙（以[illegible]）
（[illegible]）唯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勇士為繳時張
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
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
漢武故事曰武帝作玉堂以玉璧薄椽頭鑄為大鳥黃金
塗長五丈栖屋上
續漢書曰楊震將葬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
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牧抱持終不驚駭其鳥五色高

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魏志曰高唐隆臨終上疏諫明帝曰觀黃初之際天兆其
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俱赤此魏室之大異也
晉書曰趙王倫纂位時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其日
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
置空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以
為妖焉
南史曰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居江陵數歲喪父哀
感有若成人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
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齊書曰曲江公蕭遙欣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
彈無飛鳥不應弦墜落欣謂曰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
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

梁書曰何胤退居吳武丘寺講經論常禁殺有異鳥如鶴
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
南史曰海中浮鵠山去地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
女道士百四五人年並出百（歲俱）中學道遣使獻紅席梁武
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名觀其
國狀則鸞鳥也
又曰梁武帝捨身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衆中自割身
以飴飢鳥血流遍體而顏色不變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
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于西南懸楣三飛
三集白雀一見于重雲閣前連李樹
後魏書曰波斯國有鳥形如橐駝有羽翼飛而不能高食
草與肉亦能噉火馳走甚疾一日能七百里也
又曰彭城王勰從汚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

軍大將軍府駱於是飆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所獲駱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頹仆目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

北史曰周旦盧勣爲渭州刺史鳥鼠山絶壁千仞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人爲之謡曰我有丹陽山飛玉漿濟我夷人神鳥來翔

隋書曰煬帝征遼東帝舍臨頻見大鳥丈餘縞身朱足游泳自若上異之詔虞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又曰大業十二年一月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鵰飛入大業殿止于殿堦至明而去

又曰王世充將欲篡位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

唐書曰太宗謂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又曰永徽中吐火羅國獻大鳥高七尺其足如駝有翅而能飛行日三百里能噉銅鐵夷俗呼爲駝鳥上以太宗陵遠所致獻于昭陵乃刻像於陵之內

又曰永徽中萬年宮有小鳥生大鳥

又曰大曆八年有大鳥見於武功縣群鳥隨而噪之武功縣神策行營將張日芬射而獲之以獻是鳥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其廣四尺三寸其毛色赤形類蝙蝠

又曰大中十年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水禽山鳥鷹隼鸞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緑毛爪喙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爲甘蟲

莊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即無得鳥時

孫卿子曰鳥窮則啄人窮則詐

淮南子曰鳥排空而飛獸蹠石而走

又曰射者扞鳥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又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鉤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德

又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

又曰鼓舟水中鳥聞之高翔魚聞之沉淵

又曰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鷗鳥益之遇也其當道者雖遠弗釋當道謂作防害者也曰不釋也

又曰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宿焉趍捨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

又曰鳥魚皆生於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於水鳥翔於雲

又曰羽嘉生飛龍羽加羽蟲之先也飛龍蟲之有羽者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也

又曰蒲且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也

又曰羽者嫗伏毛者孕育

淮南萬畢術曰人面擊地飛鳥自下取蘖木爲人形似鳥而血塗人面以擊地飛鳴自下

抱朴子軍術曰衆鳥群飛徘徊軍上不過三日有暴兵至

焉鳥聚軍中將當賞功增秩烏集將軍之旗將軍增官烏
集軍中莫知其名軍敗也
阮子曰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士而翔
晏子春秋曰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吏誅之晏子曰鳥
獸故非人所養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來一
弛鳥獸之禁
又曰景公好弋使顔涿主衆鳥而亡公召吏殺之晏子曰
諸侯聞之以君重鳥輕士公曰勿殺
春秋後語淳于髡曰夫鳥同翼者聚飛而獸同足者俱行
各有儔也
又曰魏有更羸脉者與王處㢘下仰見飛鳥引弓虚發而
鳥隤下魏王怪而問曰何以得至此羸脉曰此孽生也生
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其鳴悲其飛徐者故瘡痛

平九百十四　七　王祖

也其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
而高飛故隕也（孽餘也先故傷而驚也五達切烈音列）
又曰燕王使騎劫代樂毅奔趙王卒誰心田單乃令城中
食者先祭先祖於庭中飛鳥悉翔舞其上或下其餘燕人皆
怪之○穆天子傳曰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春之山飛
鳥之所栖春山之澤清水温泉飛鳥百獸之所飲食
家語曰孔子在衛顔回侍側聞哭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
何哭對曰此哭非但為死又為生離回聞桓山之鳥生四
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
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
又曰蒼烏群飛孰使萃之（蒼烏蒼鷹）
又曰稷　帝　投之水上鳥何燠（投棄也鳥以羽翼覆愛之）
白虎通曰鳥所以飛何烏者陽也飄輕故飛也禽者何鳥獸
之揔名明為人所禽制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鶉火之體丸烏生
於水
衛波傳曰頻淵子路於洙泗見五鳥色由焚焚之鳥也（鶂）
（日分焚明焚焚）
廣志曰東齊多鳥爵千百為群小户種粟或以爵為患
文士傳曰張衡有巧藝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
數里飛
又曰會稽山陰禹葬聖人化感鳥獸故象為民佃春耕鶴拔
草根秋啄除其穢故縣官禁民不得殺傷此鳥犯者刑之
無赦
會稽典録曰夏方字文昌家遭癘父母伯叔一時死九十
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棺哭泣比葬年十

平九百十四　八　王祖

七烏鳥集聚伍獸乳其側
幽明録曰符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樹上有一隻白
鳥似鵠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丈許樹上取鳥未至鳥
一丈鳥便欲飛蛇張口歙之鳥不得去繽紛一食頃鳥轉
欲困射師引弩射三矢蛇隕而鳥得飈去須臾雲瞒雷發
驚耳駭目而向鳥排徊其上毛落紛紛雷息電滅鳥亦高飛
十州記曰祖洲有不死之草似菰苗秦始皇時死者横
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以覆死人面皆登時起坐而遂活
也
異苑曰蘭陵昌慮縣華山有井鳥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圓
翅此禽見則大水
荊楚歲時記曰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
先鷄而鳴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為候人架犁格

也

又曰夏七月有鳥氏獲穀其聲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犂把上岸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五

羽族部二

鳳　鸑鷟　鶴　鵁鶄

鳳

春秋演孔圖曰鳳火精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

禮運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况必切）

又曰外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

又曰四靈為畜何謂四靈麟鳳龜龍之謂

又曰無水旱昆蟲之災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鳳凰在郊藪其餘鳥獸卵胎皆可俯而窺也

左傳曰陳大夫卜妻敬仲妻占之曰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嫣之後將育于姜

又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司歷者也（注曰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官）

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於天鳳皇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又䟽曰鳳皇一名鸑鷟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

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又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爾雅曰鶠鳳其雌皇（郭璞注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色高六尺）

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為之長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鳳集於林苑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則鸞鳳至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鳳皇翔
春秋運斗樞曰天獸得鳳皇翔
春秋合成圖曰黃帝遊玄扈雒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再拜受圖
又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爲押長三尺廣八寸厚五寸黃玉檢白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
呂氏春秋曰帝嚳有聖德作樂六英乃令人卞使鳳皇鼓翼而舞
又曰黃帝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
又曰鸑鷟爲鴻鵠鳳皇處則必弗得矣其所求者亢孔之間隙屋之翳蔚也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施惠承天明命一道脩德唯仁

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皇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皇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來則喜遊必擇所飢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夫唯鳳爲能究萬物通天地象百物達乎道律五音成九德覽九州觀八極則有福備文武王下國 故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就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 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尚書考靈曜曰通天文者明明於天道也審地理者昌昌盛也猶盛於物明者天之時也昌者地之財也明王治鳳皇下之
尚書中候曰黃帝時天氣休通五行期化鳳皇巢阿閣讙樹注曰阿閣四阿闕名宮中之門曰闈鳳皇巢讙樹而出謂之朝廷之樹
又曰堯即政七十年鳳皇止庭伯禹拜曰黃帝軒提象鳳皇巢阿閣
又曰帝舜云朕惟不又百獸鳳晨百獸率舞鳳皇司晨鳴也
又曰周文王作豐一朝扶老至八十萬户草居陋然歌即曰鳳皇下豐也
尚書帝命驗曰舜授終赤鳳來儀
尚書大傳曰舜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樹
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像九苞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

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九苞一曰命二曰眼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上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者唯黃持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宋均注曰天下有道則鳳皇見朱雀也天下太平也戶所以出入理者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鳳皇翔
孝經鉤命決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皇巢
樂動聲儀曰鎮星不逆行則鳳皇至
樂計圖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冠類雞頭燕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五彩不啄生蟲
帝王世紀曰黃帝服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鳥

鷄頭鷰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
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
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
如簫笙
又曰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翔
史記曰四海之内咸戴舜功興九韶之樂而鳳皇翔天下
明德自虞帝始
漢書曰昭帝始元三年鳳皇集東海遣使祠其處
又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春鳳皇集　於所集處得玉寶
迺下詔赦天下
又曰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荅嘉瑞
又曰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翰鳳文宣帝鳳皇五至）
又曰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十四年鳳皇集魯群鳥從之詔

曰威鳳爲寶（鳳皇龍也）有神爵四年鳳皇十一集杜稷
又曰帝祠右土璜爲鳳翱翔
又曰五鳳三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上飛下至地文章
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先是鳳皇集濟陽故宮皆畫
鳳皇聖瑞始於此
又曰建武十七年鳳皇五高八九尺（毛羽五群）采集頴川郡
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章帝時鳳皇三十九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鳳皇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
各有差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鳳皇十三見明帝鑄銅鳳皇
高三丈餘置殿前
吳曆曰太元元年有鳥集苑中似鴈高足長尾毛羽五色

咸以爲鳳皇改年爲鳳皇元年
晉書曰荀勗自中書監遷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
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
君賀我耶
晉陽春秋曰外平四年鳳皇將九子見鄃鄉之豐城冬復
見衆鳥從焉
宋書曰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
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
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稱其長者
又曰王僧虔子慈少與從弟儉共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
虔仍往東齊詣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
乃荅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
又曰謝鳳子超宗有文辭盛得名與遷補新安王子鸞國

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
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
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日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
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
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
又曰元嘉十四年春鳳皇二見于都下衆鳥隨之改其地
曰鳳皇里
又曰何承天爲著作佐郎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
頴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生九
子妳母何言耶
齊書曰江夏王鋒年五歲性方整好學書高帝使學鳳尾
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以騏驎賞鳳尾
矣

梁書曰武帝初平東昏入于閱武堂是日鳳皇見
又曰天監初鳳皇見建康縣同夏里又集南蘭陵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永興三年九月鳳皇集東闕
民因歌之曰鳳皇于飛其羽翼翼左右其翳儀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爲詔書五色紙著
鳳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迴轉鳳皇飛
下鳳以木作之五色漆畫脚皆用金
又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皇二頭石虎將衰
一頭飛入漳河會晴日見於水中一頭以鐵釘釘足今存
二石僞事曰石虎降說鄴中有鳳皇將九雛在廷明門外
道西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與帝昇金墉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
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

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曰朕亦望降之
唐書曰薛收從子元敬選部郎邁之子也亦有文學爲收之
亞初大業末薛德音及收元敬俱有才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
又曰武德九年海州言鳳見于城上群鳥數百隨之東北
飛向蒼梧山
又曰太宗時莒州言鳳皇二見群鳥隨之其聲若八音之奏
又曰太宗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臣乃作威鳳賦以賜
長孫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
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
徐整正曆曰黃帝之時以鳳爲雞
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
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
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

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
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文子曰主有積道德天與之地助之神鬼輔之則鳳皇翔
其庭也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又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簫有皇有鳳樂帝之心
此聖不蔽福也
韓子曰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鳳皇覆上作爲清角
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
湍激邅迴濛汜之渚當此之時鴻鵠鶬鸛莫不憚驚伏竄
注喙江介又況鷰雀之類乎昔者二皇鳳至於庭二皇羲神農
三代鳳至於門[illegible]周室鳳至於澤德弥麤所至弥遠
德弥精所至弥近

抱朴子曰夫木行爲仁爲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
爲義爲白鳳頸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爲禮爲赤鳳赤故曰負
禮也水行爲智爲黑鳳背黑故曰尚智也土行爲信爲黃
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古者太平之世鳳皇常居其國而
生乳焉
又曰夫麟鳳以形爲別 始食鳳卵而鳳去則鳳有
種明矣
又曰鸑鳳競粒於庭則授辱於鷄鶩爲也
鶡冠子曰鳳火鳥鶉火之禽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
至
任子曰鳳爲羽族之美麟爲毛類之俊龜龍爲介蟲之長
楩楠爲衆村之最是物之貴也
山海經曰軒轅之丘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皇卵民食之

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鳥首
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
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
楚辭曰鳧鴈皆唼夫梁藻兮鳳逾翔而高舉衆鳥皆有所
登棲兮鳳獨皇皇而無所集欲銜枚而無言兮嘗君之渥
洽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忘食
又曰爲鳳皇作鶉籠雖欽翼而不容
又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回見盛
德而後下宋玉對曰聞鳳鳥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呼
窈冥之中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說文曰鳳神鳥也天老曰鳳像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
龜背燕頷鷄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
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安寧從鳥凡
聲也飛則群鳥從以萬數故古鳳作朋字鵬鳥也其雌皇
一曰即鳳皇也鳳者羽蟲之長也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九色鳳腦次藥有蒙
山白鳳之脯
白虎通曰鳳皇禽之長上有明王太平乃來
西京雜記曰楊雄讀書有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
忽不見雄着太玄經夢吐白鳳皇集其頂上而滅
楊子法言曰鳳鳥蹌蹌匪堯之庭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
治則見亂則隱
太元經曰鸞鳳不還甘於竹實騶虞不移於生物醍婦以
明鏡爲害無所逃其陋
論衡曰瑞指篇鳳皇麒麟爲聖人來即是聖人之禽也按
聖人遊於人間麟鳳亦應與衆鳥同何故遠去中國處於

海外
崔駰易林曰神鳥五色鳳凰爲主集於王谷使君得所
又曰鳳有十子同巢共母權以相保
又曰鳳生五鶵長于南郭君子康寧悅樂身榮
括地圖曰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
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于此山多竹長千仞
鳳凰食竹實孟虧食木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
浮不越也上多鳳麟數萬餘群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
作膠名之爲集絃膠或名連金泥能連弓弩斷弦連刀劍
斷折
蔡邕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
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列仙
傳曰簫史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鳳皇來
至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日一夜皆隨鳳皇飛去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曰燠質
二曰暄肌常以禦寒至厲王末猶寶此物及厲王流于彘
人得而珎之罪有陷大辟者以青鳳毛贖罪免死片毛則
准千金
異苑曰東莞劉穆之字道民素居京口晉隆安中鳳皇集
其庭相人韋藪調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李彤四部曰吊鳥山俗傳曰鳳死於上歲七月至九月群
鳥常來集其上

鸑鷟

國語曰周之興鸑鷟鳴于岐山
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

三輔決錄注曰太史令蔡衡云毛色多紫者爲鸑鷟
後漢書曰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鸑鷟鳳之别名也周大夫内史過對周宣王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咸襄戎伏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
唐書曰張鷟字文成聦警絶倫書無不覧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色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爲字名

鵷鶵

山海經曰南禺之山其鳥鵷鶵
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惠子恐代其相搜國中三日三夜莊子伏主人馬棧下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鵷鶵南海而飛之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仰而視之曰嚇子欲以梁國嚇我耶

鵁鶄

倉頡解詁曰鵁鶄神鳥飛竟天漢以爲侍中冠雜字解詁曰鵁鶄似鳳凰
史記曰孝惠郎中皆冠鵕鸃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鵁鶄（鵔鸃也山鷄也）距善鬬光色鮮明五色炫耀○楚辭曰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雀與鵁鶄（朱雀神鳥鵁鶄之鳥也以神物自衛當差鵁鶄飛前中天）
司馬相如子虚賦曰揜翡翠射鵁鶄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六

羽族部三

鸞　鶴　鴻
鵠　鶡鷄

鸞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鸞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鸞鳥集
詩含神霧曰王者德化充塞照洞八冥則鸞臻
尚書中候曰昔者軒提象鸞鳥來儀
又曰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鸞鳥舞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終日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栖其上白兎遊其下
又曰靈帝建寧四年河南上言二鳳凰二鸞鳥集原縣
東觀漢記曰王阜爲重泉令鸞鳥止學宫阜使掾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鸞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去
北史後魏柳楷對蕭寶寅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属且謡言曰鸞生十子九子蝦一子不蝦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理當關中何所疑慮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清沃之野鸞鳥自歌（身内經大荒之野鳳自舞）
又曰女牀之山有鳥言其狀如翟而五采以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説文曰鸞者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鷄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氐羌獻鸞鳥

孫氏瑞應圖曰鸞鳥赤神之精鳳皇之佐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宰人咸有敬讓禮節親疎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律調則至鳴舞以和之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曰仙之次藥有靈丘蒼鸞之血

焦贛易林曰溫山松栢常茂不落鸞鳳以庇得其懽樂

括地圖曰羽民有羽飛不遠多鸞鳥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

抱朴子曰崑崙圖曰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至則國安樂

決錄注曰辛繕字公文治春秋讖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至者有大鳥高五尺雞首燕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棲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僚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黃者鵷鶵多青者鸞多紫者鸑鷟多白者鵠今此鳥多青者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三公聞之咸遜位避繕繕不起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關隴人安百姓豐樂民歌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崔駰七言詩曰鸞鳥高翔時來儀應治歸得合望垷啄食揀實飲華池

范泰鸞鳥詩序曰罽賓王結罝峻祁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逾戚三年不鳴夫人曰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可懸鏡以映之王從言鸞覩影感契慨焉悲鳴哀響中霄一奮而絶

鶴

韻集曰鶴善鳴鳥

春秋說題辭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鶴鳴

周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左傳曰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毛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興也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

詩義疏曰鶴大如鵝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高聞八九里唯老者乃聲下今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

漢書曰王莽常以鶴髓漬穀種學仙

後漢書曰鄭弘傳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爲仙人取箭孔宜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孔還之問何所欲引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移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呼爲鄭公風也

晉書曰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又曰吴隱之年十餘歲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毁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唳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

宋書曰齊高帝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黄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舞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

梁書曰庾域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莊子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又曰老子謂孔子曰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列子曰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弱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蟆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猨爲鶴小人爲蟲爲沙

神異經曰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鵠遇吞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鶴腹中不死

琴操曰高陵牧子取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妻聞中夜驚起倚户悲嘯牧子聞之援琴鼓之乙痛恩愛之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

論衡曰詩云鶴鳴九折之澤聲聞於天此增益也按鶴鳴於天人則不聞鳴在于澤云何謂乎

八王故事曰陸機爲成都王所誅顧左右歎曰今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陶侃別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鶴飛而沖天

世說曰劉尊祖少爲殷中軍所稱之於庾公庾公甚欣便取爲佐引見坐獨榻上與語劉尔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能舞嘗向客稱之客至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能舞故稱之

又曰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顧視之如似懊喪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翫乎養令翮成遂放飛去

述異記曰宋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飛翔之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爲人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輒含粟哺之飲輒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曾亡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成每翥冲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去留飲飴之又於庭中飛躍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風土記曰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

淮南八公相鶴經曰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陽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

生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睛高鼻短喙鮭頰䯠耳長頸促身燕膺鳳翼雀毛龜背鼈腹軒前垂後高脛麤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聲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復大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污復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鸞鳳同爲群聖人在位則與鳳皇翔於甸○穆天子傳曰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

又曰天子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王伐楚與夫人及女會食蒸
魚王嘗半以與女女怨曰王食我殘魚辱我不忍久生乃
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郡西閶門鑿地為女墳積土為山文
石為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
吳市中令萬民隨觀之遂使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以送死
漢武帝內傳曰宣帝即位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
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曰有白鶴集後庭
東觀漢記曰章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
祀壇上
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
鶴住山巔望之不得到
又曰簫史善吹簫能致白鶴
神仙傳曰介象死吳先帝思之以象所住屋為廟時時往

祭之有白鶴來上
李尊太元真人茅君內傳曰茅盈留句曲山告二弟曰吾
去有局任不復得數相往來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
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佳雨灌旱稻陸田亦復
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金穴何時復來遊
邴原別傳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能羅矣
永嘉郡記曰沐溪野青田中有雙白鶴年年生伏我長大
便去只伯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
荊州記曰衡山有三峯極秀一峯名紫蓋峯清天明景輒
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清響亮徹焦贛易林曰白鶴銜珠
王韶之神境記曰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巖常有雙鶴素
羽翽然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歲化
成此鶴

臨海記曰郡西北有白鶴山周迴六十里高三百丈有泄
水懸注遙望如倒挂白鶴因以為名古老相傳云此山昔
有晨飛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
孫恩時斫此鼓見白鶴飛出翱翔入雲此後鼓無復遠
聲
古歌辭曰飛來白鶴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
被病不能相隨五里還顧六里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
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日摧頹
唐書曰天寶中華陰郡奏白鶴見于西嶽五福峯
又曰至德中肅宗降誕之辰有慶雲屬天白鶴飛舞於上
所居殿宇翱翔二十餘匝而去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鵠生江海俯噣鰋鯉仰嚙
菱荇奮其六翮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不知夫射者方脩

弧矢治矰繳將加已者萬仞之上故晝遊江湖夕調鼎俎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有
五德君猶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若黃鶴一舉
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
目將去君黃鶴舉矣
離騷曰黃鶴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圓方
述異傳曰荀瓌字叔瑋潛栖却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
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
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
騰空眇然煙滅
韓子曰師涓鼓新聲平公問師曠此何聲也曰清商公最
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古之得聽
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公曰得試之乎師曠不得已援琴

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公大悅提觴起為師曠壽其後大旱

孫氏瑞應圖曰玄鶴者知音樂之節至

又曰黃帝習崑崙以舞衆神玄鶴二八翔其右

伏侯古今注曰鶴千歲則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鵠各一雄一雌以潭阜之粟餧之以溶溪之水飲之

左思吴都賦曰青鵠鶖鶬

鴻

禮記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鴻取其飛有行列也舉首以警衆

又曰孟春之月鴻鴈來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也季秋之月鴻鴈來賓來賓言客止未去也

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朝衣待命所置而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宿衛邑文

毛詩曰鴻鴈美宣王也大曰鴻小曰鴈

又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毛詩義疏曰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

周易漸曰初六鴻漸于干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鴻水鳥也進之處高潔而升故以鴻為喻儀可貴也

韓詩外傳曰齊使獻鴻渴使者於道飲鴻而失之使者至楚曰臣欲亡去為兩使不通欲拔頸而死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楚王賢之以為上客

史記陳涉歎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歎曰仲父令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唯有羽翼之故是能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

魯連子曰展毋所為魯君遺齊襄君鴻至竭浴鴻鴻失其爰在御者曰鴻毛物可使若一紿紿置鴻耶答曰吾非不能買鴻是上隱君下蔽罪也

尸子曰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鵠卵

淮南万畢術曰鴻毛之囊可以渡江燒鴻毛於以囊盛可以渡江不溺也

揚子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新論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淳

傅子曰鴻不學飛飛則冲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二世脩驪山陵採玉者傾山採珠者漱海

又曰丈夫重義如太山輕利如鴻毛可謂仁義也諺曰巳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巳非不當與是乎也

博物志曰鴻鵠壽千歲皆胎產也

晉書隱逸傳曰郭瑀燉煌人也張天錫使孟公明徵之瑀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就徵

隋書曰盧思道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揚令君

那特進巳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嘘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疎懶勢利貧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之病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弥望囂務既寡魚鳥為隣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夫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

揚子曰鴻飛冥冥篡者篡高也

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

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巳降罕見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秕糲雞鶩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巳至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

鵠

史記曰齊王使淳于髠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以見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渴出而飲之而飛去吾欲刺腹絞頸而絶恐人議吾君以鳥故令士自殺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新序曰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事同

宋書曰桓榮祖善彈為東海太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曰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乃去

南史孝義傳曰謝昌寓陳郡人也為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江海玉出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好之士有足而至者猶主君好之士有足而不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也新序曰晉文公浮西河舟人固桑進說苑曰趙簡子遊於河舟人古對見書二語同

離騷曰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緣亨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

録異記曰魏安釐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莽也

吴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姦民也召遊者加刑焉遊者曰臣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敢獻鵠實知王之好此也可謂知有用之用未寤無用之用矣乃取而騎之遂翻然而飛去莫知所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躭仕州為治中少有棲仙之術嘗元會至晚不及朝列化為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幕擲之得一隻履躭乃驚還坐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為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

異苑曰太元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鵠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抱朴子曰千歲之鵠隨時而鳴能登於木色純白腦盡成骨

列仙傳曰陵陽子安死葬山下有黃鵠來栖其冢邊樹鳴聲呼安安

又曰魯陶門女者少寡養姑紡績為產魯人欲求之女乃歌曰黃鵠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禽鳥尚然況於貞良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楚辭曰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伏侯古今注曰漢惠五年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漢書曰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為衣兮菊為裳自顧薄德愧爾嘉祥

廣志曰黃鵠出東海漢以其來集為祥

魏武樂府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煮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楊州獻黃鵠雛五從之于玄武池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

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鴻鵠鶬鴰莫不憚驚

郭璞賦曰晨鵠天雞（此鵠為也）

鶡雞

穆天子傳曰鶡雞飛八百里（郭璞曰鶡雞即鵰屬也）

管子曰鳧鶩鴻之舍鶡雞之通遠

楚辭曰鶡雞啁哳而悲鳴

張衡西京賦曰翔鶡仰而不逮（薛綜曰鶡雞也音曷也）

嵇康琴賦曰鵾雞遊絃千里別鶴

張華鷦鷯賦曰鶡雞竄於幽險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六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七

羽族部四

鴈　五色鴈　白鴈

雉　白雉　射雉

金澤文庫

鴈

禮記曰孟春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季冬之月鴈北鄉

儀禮婚禮曰下達納采用鴈（婚）

又士相見曰大夫相見以鴈飾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又聘禮曰私覿出如舒鴈（舒鴈[illegible]行列[illegible]鴈鵝）

左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委禽鴈也納采用鴈）

毛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尚書舜典曰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孔安國曰大夫執鴈）

爾雅曰鳧鴈醜其足蹼（郭璞曰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

春秋說題辭曰鴈之言鴈鴈起也以招期知曉晉故鴈南北以陽動也（鴈鴈音[illegible]）

春秋繁露曰凡贄大夫用鴈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鴈有行列故以為贄

廣雅曰鴚鵝倉鴚鴈也

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鴈北鄉鴈不北鄉民不懷至

史記曰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常惠夜見漢使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illegible]澤中使者如其言讓單于單于大驚乃使武還

漢書曰梁孝王於睢陽園中作鳬鴈池
又曰武帝太始三年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後漢書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
北史曰斛律光從文襄出野見雙鴈飛來文襄使明月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
又曰尉遲迥之亂也隋將史万歲從梁士彦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万歲謂士彦曰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三國典略曰徐思王壽陽人家本寒微以捕鴈爲業
晉史曰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鏃有篆文示其郡之頑學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由是人皆號之朱落鴈
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問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及邑舍故人家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公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淮南子曰夫鴈從風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弋繳
山海經曰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
家語曰孔子之衛衛公與孔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乃逝
賈誼書曰鄒穆公令食鳬鴈必以粃無敢以粟

說苑曰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孫支歸取鴈以賀曰吾得社稷之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又曰齊晏子對景公曰君之鳬鴈食以菽粟
又曰大夫以鴈爲贄鴈者有長幼之禮士以雉雉者取其不可狎服庶人以鶩鶩以其無他心也
白虎通曰贄用鴈者取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
楊雄方言曰自關而東謂鴈鵝鵝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之倉鴚
博物志曰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會稽典録曰虞固字季鴻少有孝行爲日南太守常有雙鴈止宿廳事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卒官鴈逐哀鳴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二年乃去
梁州記曰梁州縣界有鴈塞山傳云此山有大池水鴈棲集之因因名曰鴈塞
盛弘之荆州記曰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風翥望崖迴翼　鴈逢塞矯翼裁度故名鴈塞同於鴈門也
鄱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有覆笥山上有湖周迴十里有一石鴈浮出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
十三州記曰上虞縣有鴈爲民田春銜拔草根秋啄除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
荆州圖記曰沮陽縣西北有鴈浮山是山經所謂景山也高三十餘里周迴三百里脩巖遐亘擢幹干霄鴈南翔北歸俻經其上土人由玆改山名焉

五色鴈

漢書郊祀志宣帝於西河築世宗廟告祀有五色鴈集殿
前
唐書曰貞元十年同州獻五色鴈

白鴈

左傳曰哀公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
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説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為司
城以聽政
新語曰梁君出獵見白鴈而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飛者
梁王怒命以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
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者為民也今殺之不仁
吾自當之言未卒雨下今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
龍登車入郭呼萬歳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
晉書曰載記建元初石季龍饗群臣于太武殿前有白鴈
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

雉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為雉
周禮春官太宗伯曰士執雉（鄭玄注曰取其守介不失節）
儀禮士相見曰士相見之贄各用雉（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雉曰疏趾
又月令曰孟冬雉入水為蜃
又曰季冬之月雉雊雞乳
左傳昭四曰郯子云丹鳥氏司閉五雉為五工正（杜預注日月鳥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為蜃五雉雉有五種也）
又曰叔孫豹奔齊齊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子子長
矣能捧雉而從我矣
毛詩邶柏舟曰雄雉雄剌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政雄雉于
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
矣君子實勞我心
又曰有瀰濟盈有鷕雉鳴（鷕雌雉聲）
又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又節小弁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又甫田車轄曰瞻彼中林有集惟鷮
毛詩義疏曰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
有鷮
周易鼎卦九三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
吉。又旅卦六五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又曰離為雉
尚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華象草華蟲雉也五色）
又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論語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拱之三嗅而作
爾雅曰鷂諸雉（雉名）雜雉（青質五色）鷮雉（長尾走且鳴）鳪雉（黃色鳴自呼）鷩
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赤項綠色鮮明）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鸐山雉（長尾者）
翰雉鶾雉（今白鶾也江東呼白鶾亦名白雉）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
曰翬（說文翬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音遙）
南方曰𠁧東方曰鶅（音緇）北方曰鵗（音希）西方曰鷷（音尊）
（方言所雉之名也）雉之暮子為鷚（晚生者今呼少雞為鷚）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問諸祖巳
祖巳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遠方
將有來朝者乎武丁思先王之道編髮重譯至者六國
周書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雉入大水為蜃小暑後
十日雉始雊
史記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注曰白質其實）其
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若流星從東南集於

祠城則若雄雞如淳注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漢書曰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于殿庭歷階升堂而雊
東觀漢記曰魯恭字仲康為中牟令螟不入中牟河南
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驗之恭隨親行阡陌坐
樹下雉過止其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將
鶵親嘿然有頃與恭訣曰本來考君界有無蟲耳今蟲不
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府掾
久留但擾賢者因還府以狀白安
魏志曰管輅至王弘直許有雄雉飛來登直內柱頭大不
安令輅作卦輅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果為渤海太守
晉咸寧起居注曰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
前燒之
晉書曰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

太九一七　六

也聞視之雉側有蛇蛻焉
又曰涼武昭王暠卒子歆立春有雙雉飛出宮內
北史曰後魏裴安祖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於樹
下有鷙鳥逐雉雉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
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
甚偉着繡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
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三國典略曰齊高緯如晉陽穆后將從辭胡太后于北宮
有雉集于御牀有司獲之不敢以聞
又曰梁臨賀王正德其妹長樂公主太子家令謝禧之妻
也姿容國色悅而報之生子二人乃燒主第投婢於火唱
言主死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準於重雲殿
法會所罵之曰張準雉媒非長樂公主何可略奪太子綱

恐梁主聞遣武陵王紀急相解喻準焉乃止正德既出以
雉還之
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其山中多白
雉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畜於樊中
尹文子曰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焉何鳥也欺之曰鳳皇
也路人曰我聞鳳皇今始見矣汝販之乎請買十金弗與
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
唯恨不得獻王王聞之感其欲獻已召厚賜之過買鳥之
金十倍
抱朴子曰雞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鶴蛾有衆弱之智
蜂有攻衆之討相役御亦猶是耳
廣雅曰野雞雉

太九一七　七

洪範五行傳曰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雷通氣也
楚辭曰彭鏗斟雉帝何饗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堯美而饗食之
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
豬牽以獻諸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媼常在地食
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插其首媼復曰彼二童名為陳寶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童化為雉飛
入于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為
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　今
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寶祠時有
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祠中有聲如雄雉
楊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嫁
於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
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

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傳母撫雌雉曰女果爲雉耶言
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傳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朝飛
琴操曰齊獨沐子年七十無妻出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
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芝忠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
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及門飛鳴車側
環語曰有鳥從飛西方來白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
見如讓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
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其來
爲吾君臣其祥先至矣
博物志曰翟雉長而富精其毛栖高樹之上不敢下食往
往餓死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金根車馬上插以翟毛皇后法駕乘

大九百十七　八　和九

重翟羽蓋
崔豹古今注云有雉尾扇
宣驗記曰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漬羽飛以滅火往
來疲乏不以爲苦

白雉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流四表則白雉見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故雉白首然易不備故白雉應
又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
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
抱朴子曰白雉自有種南越尤多案地域圖今之九德則
古之越裳也蓋白雉之所出周成王所以爲瑞者貴其所
自來之遠明其德化所被廣非謂此爲奇
楚辭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楚楚人
沉之不返之南遂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利於楚乎以爲越裳
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親往迎也
漢書曰平帝元始元年春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
使三公以薦宗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雉十九見
魏志文紀曰延康元年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
北史曰後魏南安王禎孝文時爲雍州刺史性忠謹其母
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
疋以璽美之
三國典略曰渤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令史樊
連里木貢白雉而食之

射雉

左傳曰賈大夫賈大夫大夫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
皐爲妻御也之皐澤也射雉而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魏書曰太祖才力絶人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
江表傳曰孫權數射雉潘濬諫權權曰時時暫出耳不復
如往日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絶括破皆
能爲害濬乃手自徹壞雉翳權由是遂絶不復射雉
吳志曰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雉春
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宋書曰孝武帝常出射雉值雨侍中沈懷文諫曰非止千
乘失容亦乃聖躬櫛沐
沈約宋書曰明帝與晉平王休祐於岩山射雉有一雉不
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因遣壽
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遂拉殺之
又曰到撝與蕭道成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

大九百一十七　九　皇言四

青瓜與上對割食之
齊書曰武帝好射雉竟陵王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
軍邯鄲超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求明末上將射雉子良
復諫
又曰蕭景先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
廉察左右
又曰蕭欽爲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illegible]
焉後張弩損臂而卒
又曰桓僖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爲武帝所重
又曰張欣泰爲河東內史召還都并居家巷置宅南岡下
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姿情閑放
又曰袁彖爲侍中形皃充肥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持
扶乃能從步

又曰褚炫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羞召問侍
臣吾旦來如皐遂從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侯
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
翬情便可載懽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南史曰齊東昏侯在位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
帳及步障皆袷以綠紅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每出輒以
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
又曰武帝親拜陵祭與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
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
他辰
陳書曰新安王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好發冢出遊田野必
與偕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八

羽族部五

雉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雉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工商執雉（雉注曰取其守時而動也）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之雞曰翰音
又月令曰季冬之月雉雊雞乳
又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左傳宣下曰其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
又成下曰晉與楚互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
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又襄二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又襄三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
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晉[illegible]）
（[illegible]自比於[illegible]而先鳴）
又襄五曰公膳日雙雞
又昭五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
其犧也
又昭六曰季郈之雞鬪（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雞）季氏介其雞（以芥
子播其羽）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
毛詩曰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又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
又緇衣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風雨
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既見君子云何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又雞鳴思賢妃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尚書牧誓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論語曰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又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雉未成雞曰僆絕有力奮雞三尺為鶤棲於弋為桀鑿垣而棲為塒（郭璞注曰蜀雞也稚雞子名也今江東呼雞少者角雞說之古）

春秋說題辭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為言佳也佳而起為人期莫（書鶤之人期晏早）

春秋考異郵曰雞應旦鳴

詩記曆樞曰俠及東次氣發雞泄三號冰始泮卒于丑以成歲（俠及東於寅在承丑之季故謂之丈氣也雞為陽畜也丑之季向晨鳴雞得其氣感之而喜故鳴也）

周書曰大寒之日雞始乳

易通卦驗曰萬民聞雞鳴皆翹首結帶正衣裳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假豚陵暴孔子孔子乃設禮義稍誘之子路乃委質請為弟子

又曰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遂發傳出

又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上信之

漢書曰徵昌邑王賀到濟陽求長鳴雞

又曰昌邑王之立為皇太子私置雞豚以食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使人家養五雞

又曰王奉先好鬬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先會後即位以其女為婕妤立為皇后奉先封侯

又曰方士曰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

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謬入園內姑盜殺食之妻對不食而泣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二人春到京以暮秋為期元伯以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巨卿母謂元伯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審也言未畢而巨卿至相隨升堂再拜母極悅

九州春秋曰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弃之乃發令去雞肋官屬不知主簿楊脩曰夫雞肋弃之

則可惜啖之無所得以比之漢中王欲去也白威嚴王遂還

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長鳴短鳴雞群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使

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南越志曰雞有四周如蓮花鳴清聲滿也）

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尾雞其尾皆五尺餘

郭頒魏晉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王隱晉書曰郄詵母病若車及士不欲車葬而貧無以得馬乃養雞種蒜竭其方術費過三年得馬八匹舉棺至冢

晉書曰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因起舞

又曰桓玄既被殺安帝反正其餘擁衆假号皆平桓氏遂

滅元興中衡陽有雌鷄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國
於楚衡陽屬焉自篡至敗凡八旬矣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逌為長史及丁零反叛浩令逌
伐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係脚皆繫火一時駈放群雞
駭散飛過塹集羌營皆然因其驚亂縱兵擊之
晉書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
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
書須吾下當比之
又載記曰符朗善知味會稽王道子殺雞以食之既進朗
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驗焉
晉書武帝嘗幸瑯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
今呼為雞鳴埭
南史曰齊鬱林王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

又曰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問雞何食一
云粟一云豆琰使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魏收後魏書曰崔光字長仁東清河鄃人也正始元年夏
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
光表曰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動之象雞而未足大脚弱
羞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武帝覽之悅後數日而茹晧
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
又曰傅乾愛嗜雞肉婁萊食傅靈越乃為作之下以毒藥
乾愛飯還而卒
北史曰宋世良為清河太守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
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良
叱而語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又曰齊彭城王浟為滄州刺史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
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雞
羹何不償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号為神明
三國典略曰齊長廣王湛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其
日將赦庫令於殿門外建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
祿大夫司馬膺之赦建金雞其義何也膺之曰案海中星
占曰天雞星動當有赦由是帝王以雞為候
唐書曰劉武周父匡從家馬邑匡嘗與其妻趙氏夜坐庭
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懷振衣無所見
因而娠遂生武周為人驍勇善騎射
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年瀞之雞（司馬彪注曰年瀞鬬雞處也）三歲為株
（謂株魁也）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
其頭也（雞畏狸故）
又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司馬彪曰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今蜀雞也）

列子曰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乎曰
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之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望之似木雞矣
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為雞鳴遂得逃
歸
尸子曰戰如鬬雞勝者先鳴
韓子曰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
淮南子曰雄雞夜嘷庫兵動而戎馬驚
淮南萬畢術曰孤桃之象令雞夜鳴（取孤桃清）
（其行枝長三又折以為象金以三歲雄血塗居樞下）
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智
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

栖也
吕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跖數千而後
足
又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
可食（市丘鼎邑 肉汁曰洎）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
所可用（蝺蟜者）
韓詩外傳曰田饒為魯哀公曰夫雞平頭戴冠者文也足
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
不失時者信也雞有五德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
從來近也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雞朝吞惡鬼三千暮吞
三百名黄父又名食邪以鬼為飯以霧為漿也
西京雜記曰成帝時交阯越巂獻長鳴雞即下漏驗之晷
刻無差長鳴雞一鳴一食時不絶長距善鬭
崔豹古今注曰雞一名燭夜
列仙傳曰祝雞翁者雒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皆有
名字千餘頭暮栖樹晝放散食欲取呼名即至賣雞及子
得千萬錢輒置錢去
論衡曰傳書言淮南王得道畜皆仙犬吠天上雞鳴雲中
陳子要言弃晨雞犬佞鳳鸞亦猶弃當世之實才須故人
之執政也
太元經曰雌雞鳴晨雄雞死頸膺俠墮井河伯除川
風俗通曰呼雞朱朱俗說雞本朱公化而為之今呼雞者
朱朱也謹按說文解喌喌二口為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
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喌與朱音相似耳
又曰臘除夕以雄雞著門上以和陰陽按令人卒病皆殺

雄雞傳其心病風者雞散治之東門雞頭治蠱信善也
異苑曰朱文繡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繡既死羅鍾哭
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雞山葬繡於其中北九里有雉
澗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為雞鍾魂魄化為雉清鳴哀響
來往不絶故詩曰雞山別飛響雉澗和清音
荀悦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
急則驚緩則滯馴而安之然入門
嵇康宅無吉凶論曰天同栖之雞一攔之羊賓至而有死
者豈異之哉
幽明錄曰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
養甚至栖籠著窗間雞遂作人語與宗談語極有言致終
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功大進
越絶書曰雞山句踐以畜雞將伐吴以食死士也
吴越春秋曰婁門外雞陂墟者吴王牧雞處
西河記曰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
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其坐
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初二年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
則俱鳴
又曰含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郭子橫洞冥記曰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絶飛四海
外朝往夕還
裴玄新言曰正朝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副之
俗說以厭癘　或以問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土氣上
升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崔寔四民月令曰十二月東門磔白雞頭可以合藥本草
經曰丹雞一名載丹

又曰烏雄雞主補中其血治踒折骨凡雞肉不食小兒令
生蚘蟲又令消瘦
葛洪方曰五月七日深井深冢多有毒氣不可入也宜先
以雞毛試投井中直下無毒毛迴四邊不可入也
師曠占曰長吏乘車出入行步道上有雞飛集車上者雄
遷雌去
雞五行書曰欲求婦取雄雞兩毛燒著酒中飲之所求必
得用戊子日此是天地合日必得三往不得女當死
龍魚河圖曰玄雞白頭食病人雞有六指亦殺人雞有五
色殺人
焦贛易林旅之爻曰十雞百雛常與母俱抱雞捕虎誰者
為怙
又歸妹之無妄曰雞方啄粟為狐所逐走不得息惶懼喘

平卷九一八　八　程章

息
又歸妹之損曰爭雞失羊亡其金囊利得不長
又巽之遯曰三雞啄粟十鶵從養飢鵝卒擊亡其兩叔
廣志曰雞有胡𣹉五指金骹及翹之種大者蜀小者荊白
雞金體者美舊并州所獻吳中送長鳴雞長倍於常雞永
呂郡無雞
異物記曰伺潮雞潮水上則鳴
博物志神農皮本草經曰雞卵可以作虎魄法取茯苓雞㲉
卵黄白渾雜者熟煑之及尚軟隨意刻作物形以苦酒漬
數宿既堅內着粉中假者乃亂真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也
于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書生明術數入
亭宿端坐誦書夜半有人着皂衣來戶外呼亭主此有宿
客耶應曰然喑嗟而去須臾有赤衣問如前生問曰向黑

衣者誰答曰北舍母猪赤幘者誰答曰西舍老雄雞也汝
是誰答曰我是老蝎也明旦掘之得蝎大如琵琶身長四
尺并及猪雞亭遂安靜
劉欣期交州記曰長鳴雞出日南
南州異物志曰根直之雞特稟異聲根直地名
白澤圖曰老雞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
又曰雞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
夢書曰雞為武吏有冠距也夢見雄雞憂武吏也衆雞入
門吏所捕也群鬭舍中驚兵怖也
論墓書曰養白雞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
任意用五色絲長五寸絛雞頸將雞於名山放雞著山御
頭呪曰必存鳴晨雞心開悟
沈懷遠南越志曰雞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也
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三元之日雞鳴而起先於庭中

平九百十八　九　文己

爆竹帖畫雞或斵鏤五彩及雞於戶上
風土記曰乃有雞子五薰練形正旦當會生吞雞子一枚謂之練形又晨啖五辛以助發五藏氣
吳錄曰合浦朱虛縣有山雞黑色樹栖
魏志曰平原太守劉邠印囊及山雞毛着器中使管輅筮
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即囊也
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黄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
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人取大鏡著其前雞鑑形而
舞不知止遂至死韋仲將為之賦甚美
博物志曰山雞有美毛自愛其毛終日映水目眩則溺
臨海異物志曰山雞狀如人家雞安陽諸山中多此雞恃

距好鬬當時以家雞置其處取即可得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鵔鸃鵔鸃山雞也利距善鬬世以家雞鬬之可禽也光色鮮明五采炫燿

辛氏三秦記曰陳倉山在太白之西去長安八百里上有石雞與山雞各別趙高使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陳倉城上有神雞人取不得雄者王雌者霸穆公得雌故霸

山海經曰鸐雉一名山雞養之穰火

左思吳都賦曰山雞歸飛而來栖

顔愷湘中賦曰陽鸑山雞

陸機與弟書曰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嬉

周書曰成王時蜀人獻文翰者若皐雞（鳥有文彩者皐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

爾雅曰𩦎天雞也（郭璞曰𩦎雞赤羽見周書）

說文曰翰天雞也一名晨風

玄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臨海異物志曰杉雞黃冠青綬常在杉樹下頭上有長黃毛頭及頰正青如垂綬

南越志曰新興縣烏多杉雞

尹子曰楊州之雞裸無毛

南越志曰高興縣多容雞如家雞五采至則年穰

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以應潮鶖鶩驅輕近以遠紫（石雞形如家雞而灰色在海中山上海潮水將至輒鳴相應若家雞司晨也南人欲知水漲潮未以至此爲候也）

周景式廬山記曰白水南行十餘里有雞山傍有大山竦立上有石雞冠距如生道士李鎮於此下住常寳玩之雞一旦忽摧毀鎮告人曰雞卒如此吾其終乎因與親知訣別後月餘果卒以知命去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九

羽族部六

鵝　鴨　鶩　鳧

鵝

禮記內則曰舒鴈翠鄭玄注曰舒鴈鵝也翠謂尾不利人
爾雅曰鴚鵝郭璞曰今之野鵝舒鴈鵝郭璞曰出如舒鴈今江東呼鳴書如
廣雅曰鴐鵝野鵝也
吳志曰景帝有疾使巫覡視鬼欲試之乃殺一鵝埋之於苑中架屋施床几以婦人服物著上乃使巫視之若能說此冢中婦形狀者加賞此巫視日竟晝方無所道帝催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在墓上所以不即白疑是神鬼變化而作定無復改易不知何故景帝乃厚賜之

晉書曰永嘉中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焉一白一蒼白者不能飛蒼者飛去董養字仲道歎曰昔有周時盟會狄泉即此地也蒼胡白國象其可盡言乎
又曰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躓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曰悅素豪徑前不答時衆人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及毅貴奏解悅都督將軍官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以日而卒
宋書曰胡藩為高祖從事征廣固累月未拔忽有烏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衆皆駭愕藩起賀曰蒼黑色者胡虜戎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又曰孔靜居山陰宋武微時往候之靜時晝寢夢人語曰天子在門覺歘即遣人出看而帝適至靜虛已接待乃留帝宿夜設粥無鮭靜伏鵝卵令煑以為食賊平以靜為奮威將軍
又曰劉暄初為江夏王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王妃索煑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煑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
齊書曰下彬禽獸決錄曰六鵝性頑而傲蓋比潘敞也
又曰桂陽之役朝庭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高帝引江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文誥亦辦
南史曰何遠為武康令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

三國典略曰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王因賜妾徐氏妾與信弟扶私通挨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鵝乃繫書于鵝頸信視之乃扶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唐書曰元和十二年李愬襲蔡州兵至懸瓠城夜半雪甚城旁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鶡鷹鳶為旗幟
魯連子曰君鵝鴨有餘食士不足半菽
孟子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避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其母殺是鵝與之食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肉也出而吐之趙岐曰鶃鶃鵝鳴聲也

戰國策曰管燕得罪於齊王謂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臣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之以所重事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異苑曰傳承爲江夏守有一雙鵝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十餘頭來向承家
秦記曰苻殺食鵝炙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果然
世說曰會稽有孤居老姥養一鵝鳴喚清長時王逸少爲太守就求市之未得逸少乃携故親命駕共往觀之姥聞二千石當來即烹以待之逸少既至殊喪往意歎息彌日
俗記曰京下劉光祿養好鵝劉後軍從京還鎮尋陽以一雙鵝爲後軍別純蒼色頸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雙鵝可

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
張鴻傳曰鴻爲慕容晃黃門初刑鴻不熟頭下生黃鬚三根長寸餘乃遣出宮看鵝鴨
沈玄鵝賦序曰先大夫命潁川若殊精意於善鵝求得駿鵝類於張猛虎亦多好者于時有綠眼黃喙折翼稱頭然經潁川之好者焦叔明以太康中得大蒼鵝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驚人三年而爲豺犬所害惜其不終故爲賦云
崔豹古今注曰夫鵝似鶩而大頸長八尺善鬭好啖蛇
列異傳曰廬山左右常有野鵝數千爲群長老傳言昔有一狸食明日見狸奐於沙州之上如見繫縛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湖湖中有泉鵝如今野鵝弄宂山泉故号爲泉鵝

兩京記曰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呼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鍾即入堂伏聽若聞汎說他事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
嶺南異物志曰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橫納之其温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鵝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嬰兒而辟驚癇也
雲南記曰韋齊休使雲南屯城驛西牆外有大池北門垂柳夾蔭池中鵝鴨甚衆
幽明錄曰晉義熙中羌主姚略壞洛陽陵溝取塼得一隻旋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皐
臨海記曰郡東南有砶山高三百餘丈望之如雪山上有

湖古老相傳云金鵝之所集入桂所植下有溪金光煥然
又曰郡東有宴室山古老云越王時山上起望海館山下有湖湖中有金鵝飛魚
唐書曰貞觀二十年吐蕃遣其大臣祿東贊奉表曰聖天子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渡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奴纔聞陛下發駕少選之間已聞歸國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婿喜百常夷夫鵝猶鴈也故作金鵝奉獻其鵝黃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淮南子曰魯般墨子以木爲鵝而飛三日集而不可使爲工也
唐書曰高祖義兵至河東隋將堯君素城守時圍甚急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下河陽守者

得之遠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

鴨

爾雅曰舒鳧鶩也 郭璞曰鴨也

廣雅曰鳧鶩鴨也

魏氏春秋曰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姜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臨軍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劒之已書詔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景王因是謀廢帝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鬪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使者

吳志曰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陸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慮即毀之

陳書曰齊人渡江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我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對是時食盡調市人饋軍皆是麥屑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兵士皆困會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即炊米煑鴨誓申一戰將士及防身計糧數窮人人裹飯婢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

三國典略曰高德衆正相齊未誅之前家有赤鴨群行於庭犬來逐遂成碎血

北史曰元善以高穎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穎上初然之

唐書曰齊王祐太宗第五子好養鴨未及前忽有野狸入籠中咬四十餘鴨皆斷其頭及敗同惡而誅者四十四人

抱朴子曰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殺虎虎血等合和之初生草似胡麻者生取其實合之可以移形易貌

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

傅子曰鴨足何以取雞足何以斷取斷吾不知也何況聞天地乎

金樓子曰海鴨大如常鴨班白文亦謂之文鳥

洞冥記曰武帝昇望月臺南端有三青鴨飛鐵而下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化爲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執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

風俗通曰雞伏鴨卵鄉成入水雞母隨岸呼之雛出而隨母鴨雞異類能相隨也

博物志曰中諸藥毒已死者取生鴨斷頭以鴨項內病者口中得血三兩滴入喉中即蘇也

語林曰傅信鈐母羸病桓溫憐信乃取雞鴨減毛放淨塵上行落地轉恐怖

石崇金谷詩序曰吾有廬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二百口雞猪鵝鴨之屬莫不畢備

尋陽記曰周訪與商人共入宮亭廟宿明起如廁見一白頭翁訪逐之化爲雄鴨還船欲煑之商人爭看遂飛去

廣志曰野鴨雄者赤頭有距

蔡氏化清經曰水戰之鴨何必白纓盈俎之雞何必長鳴

新言曰鷙猛虎浮水不如鳧鴨騏驎登木不如猿猴

太元經曰素嬰之鴨翰背之雞望視之兜白蹄之豕短喙之狗脩頸之馬君子之兒何獨異耶

吳地記曰鴨城者吳王築城城以養鴨周數百里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山上有神湖湖中有白鴨

嶺南異物志曰廣州浛洭縣金池黄家有養鵝鴨池嘗於

鴨嚢中見麩金片遂多收掏之日得一兩緣此而致富其子孫皆為使府劇職三世後池即無金黄氏力殫矣

鶩

說文曰鶩野鳧

春秋左傳曰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子尾怒

春秋繁露曰張湯問仲舒曰祠宗廟或以鶩當鳧可不對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為不可。漢書王莽多聚諸鬼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鴈鶩

東觀漢記曰馬援與兄子嚴敦書云學龍伯高不就猶為謹敕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

說苑曰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為贄

崔寔政論曰今下僭其上尊卑無別如使鷄鶩蛇頭龜身五色紛麗亦可貴於鳳乎

唐子曰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群鶩成列飛翔而過此偶亦何異玄鶴二八也

廣志曰鶩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華鶩以秋冬生卵並出蜀晨鳧肥而耐寒宜為臛

越地傳曰越人為競渡有輕薄少年各尚其勇為鶩沒之戲有至水底然後魚躍而出

鳧

毛詩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又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韓詩外傳曰趙倉唐擊鶡文侯太子擊使於外問太子曰侯何好曰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之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

莊子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

風俗通曰王喬者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

楚辭曰寧與騏驥抗軛將與雞鶩爭食乎寧卬卬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焦贛易林曰鳧舞鼓翼嘉樂堯德

李陵贈蘇武詩曰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我當留斯館子當歸故鄉

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群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鴈以運糧託景風以餉軍哉

晉書張華傳曰人有得鳧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後周書曰初賀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于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

周書曰太祖東駕幸城南園臨水亭見雙鳧爭藻戲於池面引弓射之一發而疊貫從官歡呼拜賀　上命翰林繪工寫之練素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鳧棲息松間故俗謂松鳧

吴録地理記曰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頭中有石

冢墓記曰闔閭冢中有玉鳧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至孝母喪感慕哀聲不絶致飛鳥白鳧栖廬側見人輙去見琦而留

又曰丁密遭父艱致飛鳧一雙游廬旁小池見人則馴附如家所畜後遭母喪密歸至所居一宿故雙鳧復游戲池中

崔豹古今注曰鳧鷖常在海邊沙上食沙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以為藥倍勝餘者

綦毋闓鳧賦曰冠緑葩以耀首綴素毛以點纓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

羽族部七

烏

春秋運斗樞曰揺光星散為烏

左傳曰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鳥得空營故樂也)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黒匪烏

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又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爾雅曰鸒斯鵯鶋(烏也又曰雅烏而多聲腹下白)

又曰烏鵲醜其掌縮(飛縮腳腹下)

又曰有燕白脰烏鸛山烏(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

春秋運斗樞曰飛翔羽翮為陽陽氣仁故烏反哺

春秋元命苞曰火流為烏烏孝烏陽精天意烏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

尚書緯曰火者陽也烏有孝名武王卒大業故烏瑞臻

漢書曰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

又曰黄霸為頴川太守遣吏有所伺察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言事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見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盗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

後漢書馬援曰當吾在西里浪泊間詔書每到腹如湯火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儒叔林爲東郡太守烏巢於廳事屋
梁免産於床下
司馬彪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
九雛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
吳曆曰吳王爲神王表立廟蒼龍門時有烏巢朱雀門上
晉書載記曰慕容沖之亂有群烏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
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鬭羽不中年有甲兵入城之象
梁書曰高國有烏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後
然後散去
陳書曰司馬申短毛喜於後王使其廢錮又與施文慶李
脫兒比周譖殺傳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申當書寢於
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効也
北史曰西魏裴俠年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西見群烏蔽

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甚異常童
又曰齊蕭放居喪以孝聞居廬 門室前有二慈烏來集
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前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
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
又曰齊世辯性怯武平末爲開府周師入鄴令辯千餘騎
覘候出隘口登高阜西望遥見群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
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返顧
後周書曰宗懍遭母憂去職哭歐血兩旬之內絶而復蘇
者三每旦有群烏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
又曰皇甫遐字永賢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母亡廬於墓
側負土爲墳乃有鴟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
隋書曰煬帝起宮丹陽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
不能止

唐書曰武德中張志寬純孝丁母憂於墓側負土成墳有
烏巢於廬前樹上志寬哭臨烏輙悲鳴高祖聞之遣使弔
賜帛三十段表其門閭
又曰李義府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云上林多許樹不
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
又曰貞元四年夏鄭汴二州烏群皆去分入田緒李納境
內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
如故烏口多流血
又曰柳仲郢爲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并發先人墓棄官
歸華原除華州刺史不拜後以本官爲天平軍節度受節
鉞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群烏
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
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平烏不集

又曰長慶中漢州雷澤縣百姓張憲莊榆樹有烏巢因風
墜三雛有鵲巢於東南樹引所墜二雛於其巢哺之
太公六韜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
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除胥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
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之烏即白
頭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韓子曰夫馴烏者斷其下翎則必持人而食焉得不馴乎
夫明主之畜臣亦然令臣不得全利夫利君之祿不得無
服上之名君焉得不復祿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
死墮其羽翼
抱朴子曰石先生丹法取烏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

肉以香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殺陰乾百日并擣服百日
得壽五百歲
說苑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
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
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
家亟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
禍
楚辭曰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焦氏易林曰城上有烏自名破家
風俗通曰築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
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
掖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悉畫
為烏
又曰烏號弓者柘桑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着地烏適
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為弓因名曰烏號
說文曰烏孝鳥也
異苑曰陽顏以純孝著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顏所居村烏
口皆傷一境以為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異故令聾
者遠聞即於鼓處立縣而名為烏傷王莽改為烏孝以彰
其行迹云
崔豹古今注曰烏一名鷽烏
述征記曰相風烏在靈臺上過千里風則動
成公綏烏賦序曰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尒歎曰無仁惠
之德祥禽曷為而至哉夫烏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
為吉烏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曕其所集國有道則見
國無道則隱斯鳳鳥之德何以加焉服惡烏而賈生懼之

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洞林曰郭遠參軍弘景則其姊適吳病四十餘年暫來
歸在其家令卦之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
烏來鳴則便發作卒卦中當時得獨豚豬畜之（烏東足者瞻之）
後婦人如欲眠而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在戶前立遙呼婦
人語其來前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如小間吾與殷
侯共論此事曰烏日之禽猶月畜火相只自然之數故
取玄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飛精日中三腳故以獨足者
當之
南越記曰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便啄之乃卷
取烏故謂烏賊魚今所烏化為之魚
地理志曰孤山正在江中有烏飛入舡人以飯與之烏且
飛且啖

譙子法訓曰夫孝行之本替本而求未有得之者也如或
得之君子不貴矣烏者猶有返哺況人而無孝心者乎
孝子傳曰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假
鄰人助群烏銜塊助成墳
劉義慶世說曰徐千木年少時嘗夢烏從天下銜長繖繖
樹其庭前烏復上天銜繖下凡三繖覺烏大鳴作惡聲
而去徐後果　遂以惡終
春秋運斗樞曰雒星得則日月光烏三足禮義循物類合
春秋元命包曰日有三足烏者陽精其僂呼也（僂呼溫潤生長之言）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三足烏集沛國三年代郡高
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
後漢周書曰明帝三年秋七月景申順陽獻三足烏八月
甲子群臣上表稱慶詔曰夫天不愛滛地稱表瑞莫不咸

鳳巢閣閣龍躍沼筮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鈞命史
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包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來
玆冀社周文翼翼翔止靈臺含文嘉至德下覃遺仁是被諒
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李九州翕定惟此大禮崇
福在民予安敢懷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
官並遣進三級
隋書曰大業四年蜀郡獲三足烏張掖獲玄狐各一
唐書曰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者天后以爲周室嘉應睿
宗時爲皇嗣言曰烏前足僞也天后不悅須臾一足隨地
果如其言
又曰寶應元年秋七月己卯京兆府萬年縣獲三足烏獻之
淮南子曰日中有踆烏月有蟾蜍（踆猶蹲也謂三足烏也）
抱朴子曰青冷傳云熒火精生朱烏古今注所謂赤烏者
朱烏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三足烏何以三足
陽數奇也以是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萃
其冠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吾乃覩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
穴處有三足烏爲之使
論衡曰儒者言日中有三足烏日火也烏入火中燋爛安
得立然烏日氣也
張衡靈憲曰日陽精之宗積而成烏烏有三趾陽之類數
奇
括地圖曰崑崙之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有三足神烏爲
西王母取食
孫氏瑞應圖曰三足烏生王者慈孝天地則至
晉諸公贊曰世祖時西域獻三足烏遂累有赤烏來集此

昌陵後縣案昌字重曰烏者日中之烏有託體陽精應期
曜質以顯至德者也
尚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於王屋爲赤
烏
又曰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瑞應圖曰赤烏武王時銜穀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
一本曰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
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河出圖
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烏之旗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烏若
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公即太上皇
吳志曰赤烏元年八月武昌言赤烏見集於殿前朕所親
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
又曰孫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
常璩華陽國志曰僰道縣孝子吳順養母赤烏巢其門
孝子傳曰吳叔和健爲人母沒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甘
露降戶
薛綜赤烏頌曰赫赫赤烏惟日之精朱羽丹質希代而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烏下
漢書曰孝昭元鳳三年有白烏數千下集泰山萊蕪山南
古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烏集孝文廟殿下羣烏從之
和帝元興元年白烏一見盧江足皆赤
王隱晉書曰虞溥爲鄱陽內史觀學業爲政嚴而不猛
寬裕簡素白烏集郡庭止于東樹就執不動
宋起居注曰元嘉十三年成業縣民談含送白烏皓質豪
映有若輝雪要精瑞圖寔惟嘉祥

齊書曰高帝時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㳂靈位卑最後答曰目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薛綜烏頌曰粲焉白烏皓體如素宗廟致敬乃胥來顧

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鴻波東海輸之蒼烏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輸以蒼烏

孫氏瑞應圖曰文王時見蒼烏王者孝悌則至一本曰賢君帝王修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隋書曰高祖投禪之年三月辛巳高平獲赤雀太原獲蒼烏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一

羽族部八

鵲 山鵲 鳩 鶻 鶻鵃

鵲

禮記月令曰季冬之月鵲始巢

詩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

又曰鵲之彊彊鶉之奔奔

又曰防有鵲巢卬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爾雅曰鵲鶪醜其飛翪郭璞注曰翪也竦翅上下數也

易通卦驗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於木風之象今失節不巢陽氣不通故言春不東風也周書曰小寒之日鵲始巢

漢書曰梅福傳云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鵲遭害則仁鳥增逝

魏志曰管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忽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殺我壻也

吳志曰赤烏十二年有兩烏銜鵲墮東觀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

又曰孫和爲南陽王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故官僚皆憂惕以爲檣末傾危之象

晉書曰王澄爲荊州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

又曰涼李歆時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

宋書曰徐羨之拜司空有雙鵲於太極殿東鴟尾鳴喚

後魏書曰李崇爲揚州刺史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

北齊書曰武衛奚永洛與河内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果有風來至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赴其妻苦留稱墮馬腳折遂免於難

又曰李孝貞字元操信州刺史希禮之子也嘗詠鵲其佳句云東飛朝雨霽南飛夜月明爲知音所賞

隋書曰郭儁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弢（音叨）詣其家勞問之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

又曰翟普林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有二鵲巢其廬前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

唐書曰高祖圍堯君素於蒲州粮盡人相食有烏鵲巢其發石車之上人心遂離爲李楚客斬首傳之京師

又曰大曆八年夏四月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殿之隙壞凡一十五處宰臣等上賀曰臣聞孝至於天則祥發陵邑德被於物則化及鳥獸伏惟陛下因心廣教弘道極和時敷霜露之恩流行雲雨之澤故前聖垂裕歆於明誠皇天報貺錫以嘉應異鵲來感翔集可窺跡比人謀事歸神化望宣示中外編諸史冊

又曰貞元四年中書省梧樹上有鵲以泥爲巢

又曰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詢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

又曰開成二年三月眞興門外鵲巢於古冢

莊子曰至德之世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之

又曰鵲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樹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也

又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樊籬也遊於栗園之內）覩一異鵲自南方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曲一寸）感周之顙而遊於栗林（遊音）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烏鵲之巢可俯而窺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言鵲作巢向風之所起爲戶一說太背風所起也）

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illegible]）

又曰鴈北向鵲始加巢（[illegible]鵲知陽而動乃上加巢）

又曰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

淮南萬畢術曰鵲腦令人相思（取鵲一雄一雌頭中腦燒之於道中以與人酒中飲則相思）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還歸世民謠憂以吟曰徂彼西土爰居于野虎豹爲羣於鵲與處（鵲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時閑居無事燕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當此時東方朔執戟在殿階傍屈指獨語上從殿上見朔呼問之生獨所語者何也朔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鄉而鳴也帝使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蹷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

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況人君重位乎

五行傳曰昭帝元鳳中有烏鵲鬬於燕王池上烏墮地烏類君之象

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

鹽鐵論曰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魏太祖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博物志曰鵲巢開口背太歲此非才知任自然也

崔豹古今注曰鵲一名神女

王子年拾遺錄曰圓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鵲高一丈翠飛於湖際銜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採首山之金鑄爲此刀雄者以飛雌者獨在金出九陽清溪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

廣異記曰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愕山桑樹上正

月一日銜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鵲或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昇天因名帝女桑今人至十五日焚鵲巢作灰汁浴蠶子招絲象此也式經三十六禽變曰酉爲烏鵲五行書曰燒鵲置酒中令家無盜賊

山鵲

爾雅曰鷽山鵲 郭璞注曰似鵲而有文彩長尾觜腳赤鷽胡覺切

說文曰鷽山鵲知來事也

搜神記曰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墮地民爭取即化爲一員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聞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

鳩

左傳曰郯子云少皥時祝鳩氏司徒者也鶻鳩氏司事者也五鳩鳩民者也 杜預注曰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鶻鳩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治民鳩聚故以鳩名也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

又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 鄭玄云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

詩曰翩翩者鵻 毛云夫不也詩義疏曰今小鳩也一名鳺夫一名鵓鳩幽州謂之鶌或謂鵃梁宋隹陽謂之隹也

又曰宛彼鳴鳩 毛云鶻鵰也詩義疏曰班鳩也月令鳩鵰拂其羽是也隹陽人謂之班隹也

爾雅曰隹其鳺鴀鳩鶻鵃鳲鳩王鵻 郭璞注曰鵻鳩今鵓鳩似山鵲短尾青黑色多聲江東亦名曰鶻鵃鳩王鵻鵰類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孫炎曰鳩鷙一名祝鳩鵃鳩一名鶌鳩爲舍人曰鶌鳩楚鳩今涼謂之班鳩也鵲音鶚

周書時訓曰穀雨之日又五日鳴鳩拂其羽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

後漢書曰楊由從人飲勅諸生酒三行嚴車去請問其趣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鳥鬬兵之象由去後舍中有鬬者果殺二人也

魏志曰管輅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急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射鷄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流血驚怖

梁書曰庾子與父域爲巴西守卒於郡子與奉喪還鄉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

隋書曰李得饒性至孝父寢疾輟膳終日不食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後甘露降其庭樹有鳩巢其廬

孔叢子曰邯鄲人正旦獻鳩於趙簡子厚賞之客曰正旦放鳩示有恩也得賞競捕之不如勿賞簡子曰善

搜神記曰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乎

床張氏惡之披懷而祝之曰鳩今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福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有爲必偶貲財萬倍蜀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以與蜀客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賫鉤以反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鉤

說苑曰梟逢鳩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之梟曰鄉人惡吾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能改鳴徙猶惡子之聲。論衡曰夫令鳩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

廣雅曰良臯鳩也骨鵃鶻鳩也役鳩䳢鳩辟臯浮鳩鶌鳩也

琴操曰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

以感思乃作歌

地理志曰滎陽有井漢王避項羽於中雙鳩飛集井上羽以爲無人故沛公得免因以爲名故漢世正旦放鳩爲此也

焦贛易林無妄之明夷曰千雀万鳩與鷂爲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景毅爲益州太守鳩巢其廳事鵴卵育

陳籍鳩賦序曰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作賦

傅咸鳩賦序曰余舍下種楸蔚然成林閑居無爲有聘遊之願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而馴擾偶出之籠無何失之其後時時一來飛翔低佪似有緻焉故聊爲之賦。摯虞槐賦曰春栖教農童鳩

孫氏瑞應圖曰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耆舊則至

崔豹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二年濟南鳩生白子

吳錄曰赤烏十二年八月白鳩見章安

魏略曰文帝欲授禪郡國奏白鳩十九見

張升白鳩頌序曰陳留郡有白鳩出於郡界太守命門下賊曹史張升作白鳩頌曰厥名梟鳩貌甚雍容丹青緑首耳象重重

會稽典錄曰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遂以終喪

又曰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白鳩郎

晉錄曰大始八年白鳩二集太廟南門左

左九嬪白鳩賦序曰太始八年鳩巢於廟闕而孕白鳩一

雙毛色甚鮮晉金行之應也

晉太康起居注曰白鳩見華林令孫郡以聞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字孝異蒼梧人至孝母喪琦鳩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或物通靈白鳩栖息廬側見人斂去見琦而留

又曰沛國戴文謀居陽城山有神降爲其妻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從有雲覆之遂不見

南史曰姚察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

方言曰鳩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鵖鷎其後鳩謂之鵖鷎自關西秦漢之間謂之鵴鳩其大者謂之鳻鳩其小者謂之㚻鳩或謂之鷄鳩或謂之鶌鳩或謂之鶻鳩梁宋之間謂之隹鳩傳曰鶻鳩氏司空者也

毛詩義疏曰今江南鳥大如鳩而黃啼鳴相呼而不同集謂金鳥或云黃當爲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鶌鳩一名爽鳩 又云是鶻

周禮夏官上羅氏曰仲春羅鳥獻鳩以養老因行羽物（鄭玄曰春鷹爲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

爾雅曰鳲鳩鴶鵴（郭璞注曰今之布穀江東呼爲穫穀千戴勝敘云戴勝氏曰布穀道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愛民也

魏書曰烏丸俗耕種常以穀鳥爲候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以熟穀米（熟亦長也）雄鳩長鳴爲帝候歲（鳩鳴歲候）

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後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者案少皞五鳩鳩民者聚民也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

楚辭曰進雄鳩之耿耿兮（耿耿小貌）讒分分而蔽之（言雄鳩耿介其節之人尚復取小分高蔽而障之也）

又曰鳴鳩棲於桑榆（言鳴鳩栖於桑榆之上喜得其所）

馮敬通與任武達書曰婦口如布穀

孫卿子曰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而繫者然

南方草物狀曰番鳩生海邊土穴中里民常以臘月正月捕食味如蟹得過十餘不可復食合浦交阯九真有之

鶻

左傳曰鄭子云少皞鷙以鳥名官青鳥氏司啓者也（杜預注曰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冬去）

爾雅曰鳸鷃也（郭璞注曰今鴳雀也舍人曰主趣民收麥不得晏起也）

說文曰鷃鳸也從鳥晏聲

春秋考異郵曰水滅火故蚤鷙鷃（宋均注曰鷃柔良之鳥燕秋水也）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鷃德義少殘百家則鷃無頭

易通卦驗曰立春雨水鶬鷃鳴（鄭玄注曰鷃雀也）

廣志曰鷃常晨鳴如雞道路賈車以爲行節出西方

莊子曰窮髮之北有鳥焉其名曰鵬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上不過數仞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又曰載鷃以車馬樂鷃以鐘鼓

國語曰晉平公射鷃使竪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公告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射鷃鷃不死搏而不得是揚君恥也勿令遠聞公忸怩乃趣舍之注賈逵解曰徒林園中地也言唐叔有才藝討於晉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雉生鷃

東方別傳曰鷃雀不能乘激風以飛

鶡鴠

方言曰周魏宋楚之間謂鶡鴠或謂之獨舂自關而東謂之城旦或謂之倒懸或謂之鴠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鶡鴠（郭璞注曰鳥似雞五色冬無毛赤倮晝夜鳴獨舂好自低仰也倒懸好自懸於樹也）

廣志曰侃旦冬毛希夏毛盛

禮記曰月令曰仲冬之月鶡鴠不鳴（鄭玄注曰鶡旦求旦之鳥）

又曰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鶡旦不鳴（鄭玄月隨陰應至也八穴寒微也）

說文曰鴠可旦也

鹽鐵論大夫曰鷄鳴夜鳴無益於明

周書時訓曰大雪之日鶡鴠不鳴鶡鴠猶鳴國多訛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二

羽族部九

鷰　白鷰
赤鷰　雀
舞雀　神雀
赤雀　黃雀
青雀　大雀

鷰

春秋運斗樞曰揺光星散為鷰

禮記曰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左傳曰郯子云少皥鳥師而鳥名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鷰也春分來秋分去

又曰吳公子禮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邑也聞鍾聲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鷰之巢於幕上也言至危也

詩曰鷰鷰衛莊姜送歸妾也鷰鷰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鷰鷰于飛下上其音

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鳥乙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也

爾雅曰鷰鷰乙也一名玄鳥齊人呼乙

史記曰帝嚳少妃有娀氏娀音嵩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有玄鳥遺卵簡狄吞之生契

又曰陳勝輟耕歎曰鷰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又曰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為宮上徵榮詣中尉府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鷰數万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漢書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封曰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

吐所含大豆紫黑色朔朔殿上此陛下永與天無極天下
幸甚
又曰成帝和平二年秋大水有鸞生雀
又曰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冢有鸞數千銜土投其穿中
魏志曰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祖餞之賓客並
會自起取鸞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輅覆射卦成輅曰含
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分翅未舒張此鸞卵也
晉中興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為主與千餘家
俱避難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飢饉野無生草時或
掘野鼠蟄鸞而食之
晉書載記曰慕容儁時鸞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
項上堅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祥
也咸稱鸞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
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
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
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
南史曰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
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
乃止所住戶有鸞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
縷繫脚為誌後歲此鸞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
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
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
閭又表於臺
崔鴻式　錄曰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澶洲見仲
尼及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
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

告魯侯魯侯不信俄而有羣鸞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
曲阜訖而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冑生蟣虱鸞雀處帷幄
淮南子曰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春分之後四海出雲）
蝦蟇鳴鸞降而達路除道（春分之後）
又曰大廈成而鸞雀相賀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
令鸞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
選（高誘注曰選須臾）發而視之鸞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
曰鸞往飛實始為北音（北國之音也）
宣驗記曰程德度武昌人昔在潯陽夜見屋裏白明先有
鸞窠忽有小兒長尺餘潔白從窠出至床前口却後三年
當得長生之道尋闇而滅甚秘密之。又曰南國周氏有三
子瘖並不能言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
曰君可還內思過既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云都不覺有
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小兒時當床
有鸞巢中有三子母還哺之輒出取食屋下舉手得及指
內巢中鸞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蔟蔾各與之吞即死母
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恒自悔責客變為道人之容曰君既
自知悔罪今除矣便聞其兒言語周正即不見道人
廣雅曰玄鳥鸞也
說文曰鸞玄鳥也布翅拔尾象形也齊魯之鳳作巢避戊
巳
論衡曰鸞鳥也形似非氣也安得生人且鸞之長不過
五寸安能成七尺之形契母適欲懷妊遭吞鸞卵好奇因
以為其生耳

楊子法言曰朱鳥翾翾歸其肆矣（侯也注曰朱鳥鷰別名四海肆也）
博物志曰人食鷰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
又曰鷰戊巳日不銜泥塗巢此非才智自然得之
吳地記曰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飾春申死吏照鷰窟失
火遂焚
越絕書曰吳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百二十六步秦始
皇十二年守宮者照鷰失火燒之
蘇州塚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泰玄字義眞好黃老故老
相傳泰性仁恕德感禽獸初葬之日有羣鷰數千銜土於
塚上今塚猶高大與他有異村鄉歲時迄今祭祀
茅君內傳曰句曲山有神芝五種第三名鷰胎芝其色紫
形如葵葉上有鷰象如欲飛狀光明洞徹食一株拜爲
太清龍虎仙君

崔豹古今注曰鷰一名天女一名鷙鳥
廣州志曰鷰有三種乳於巖崖者爲土鷰
湘中記曰零陵有石鷰形似得雷風則飛頡頏如眞鷰
談藪曰王景素嘗與劉璡同在小齋有鷰集承塵飛鳴
相追景素曰萬物各有性靈而獨賤於鱗羽乎若斯鳥
也遊則條於雲煙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
飲形體無累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九章筭術曰五雀六鷰飛集于衡適平一雀一鷰飛而易
處則雀重而鷰輕
白鷰
宋元嘉起居注曰元年七月有白鷰集於齊郡遊翔庭宇
經九日乃去衆鷰翼隨恒有數千
陳書曰高士馬樞目常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鷰一雙巢其
庭樹馴狎櫚廡時上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抱朴子曰千歲鷰戶向北其色白而尾屈陰乾之服一
頭得五百歲此肉芝也
京房易占曰山見白鷰其君且得貴女（今俗名鷰天女也）
續異記曰孫氏妻見一童子當前以釵擲之躍入雲中
夜聞外云昔塡夏家家葦泥頭欲充今寄黃氏居非意
傷我目尋覔巢中得一白鷰左目傷
宣城記曰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鷰一雙出巢既表素質
宦途亦通
京州記曰呂光太安三年白鷰遊酒泉郡黑鷰列從
王威別傳曰時有白鷰來翔被命爲賦
赤鷰
田俅子曰少昊氏之時赤鷰一銜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
遺其丹書

雀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雀
禮記月令曰季秋鴻鴈來賓雀入大水化爲蛤
又內則曰雀晏蜩范（范蜂蜩蟬也）
又三年問曰凡生天地之閒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
失喪其疋至於鷰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詩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春秋外傳趙簡子曰雀入淮而爲蛤
韓詩外傳曰夫鳳凰之初起也邅邅千里蕃籬之雀喔咿
而笑之及其升少陽一詘一信輒羽雲閒蕃籬之雀超然
自知不及遠矣
易通卦驗曰立夏鷰雀子飛

史記曰趙武成王自號主父廢長子章而傳國於公子何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亂與何戰敗章 走父閉之何遂圍主父主父飢探雀鷇而食之月餘遂餓死沙丘

范曄後漢書曰楊由字襄侯蜀郡人少習易爲文學掾時有雀夜集庫門上太守廉范以問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俄而被繫

北史曰後魏河南王曜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歎焉

又曰潘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當貴之徵因名貴相後以爲字

唐書曰開元二十二年秋八月甲申幽州長史張守珪奏

大九百二十二　六　宋一

關界內蚄蟲食田稼蔓延入平州界頃有群雀來食此虫一日食盡平州稼穡無有傷者

莊子曰一雀遇羿羿必得之或曰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殷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捍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握丸以加其頸也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人之道矣君探鷇而弱故反之是長幼也爲獸若此而況人乎此聖人之道也

家語曰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語弟子曰君子慎所從。孔叢子曰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采王大悅申叔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

呂氏春秋曰燕雀爭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自以爲安矣突決上焚棟宇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爲人臣免燕雀之智者寡矣

陳留耆舊傳曰圉人魏尚高帝時爲大史有罪繫治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爵命之祥其鳴即即復也我其復故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說文曰雀依人小鳥也

太玄經曰明珠彈雀貴不當也

風俗通曰中平中懷陵上有雀萬餘亂鬬殺頭縣着樹也

大九百二十二　七

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𪃟鷄雀飛集其背上驅之去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此晉王郎祚之漸也

雀豹古今注曰雀一名嘉賓言栖宿人堂下狀如賓客也

王子年拾遺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　來吐五色氣氛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群飛銜土成墳

異苑曰上虞孫家奴多諸方術向空長嘯則群雀來萃夜咒蚊蟲必死於側

又曰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爲河西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張顯析言曰萬雀不及一鳳凰衆星不如一明月

沙州記曰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便有雀鼠同穴雀亦如

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兒無尾

舞雀

述異記曰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神雀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仙藥有昆丘神雀

漢書曰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色翔集京師奏觴上壽令賈逵作神雀頌

雀劉古今注曰孝哀帝太初三年泰畤殿有雀五色頭冠長寸餘始到時鳥環其旁也

隋書曰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召百官賜讌告以此瑞許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赤雀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法爲制赤雀集（命緋鞍）

尚書中候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前

謝承後漢書曰琅琊董仲爲不其令赤雀乳廳事前案上民爲作歌頌

吳錄曰景帝永安六年赤雀見於豫章

北齊書曰天保元年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

唐書曰武德中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以上頌者十餘人極歡而罷

抱朴子曰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室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以問仲尼曰吳王闔閭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方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孫氏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作應天時則銜書來

遁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赤雀書陽精也）（白[illegible]）

尚書中候曰維天降紀秦伯出狩至于咸陽天振大雷有火下化爲白雀銜籙集于公車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奉己約儉臺榭不侈尊事耆老則白雀見

典略曰秦伯出狩於咸陽大雷有火流下化爲白雀銜丹書集于公車書曰秦伯霸世

魏略曰文帝欲授禪白雀十九見

吳志曰華覈上孫皓表曰明珠既覯白雀繼見

燕書曰愍帝時有異雀素質綠頭集于端門東樹棲翔二旬而去夏四月以異雀故大赦名東園爲白雀園

涼州記曰呂光大安三年白雀巢陽川令郭敦室

敦煌實錄曰侯瑾字子瑜解鳥語嘗出門見白雀與群雀同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

北齊書曰臨漳縣令裴鞏蒞官清苦致白雀之瑞樊遜上清德頌十首

唐書曰初高祖於太原斬王威有白雀飛入高祖之懷

又曰武德九年江州都督太子衛副率侯君集於納義門

獻白雀

又曰開元十三年兗州奏白雀見景戌上謂宰臣曰往者史官唯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脩得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勑天下諸州府不得更奏祥瑞

南越志曰魯城縣多白雀大如鳩素質凝耿

先賢傳曰周不疑曹公欲以為議郎不就時有白雀瑞不疑已作頌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異之

羅含傳曰含在家中時有白雀集堂宇此德行幽感所致

豫章舊志曰太守孔笠臨郡三月白雀出南昌太守夏侯嵩臨郡六年白雀見

黃雀

禮稽命徵曰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黃一作精）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占曰黃者土精赤者火榮雀者賞莭余當立

古詩曰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

說苑曰吳王欲伐荊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欲諫不敢即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何來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螳蜋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黃雀延頸欲啄螳蜋不知彈丸在其下臣挾彈欲取黃雀不知露沾衣如此皆務欲得於前不顧於後患吳王乃罷

漢武故事曰拜孫卿為郎持節候神自大室至於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黃犬持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續齊諧曰弘農楊寶字文淵後漢名士也年九歲時至華陰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于樹下為螻蟻所困寶見之愍然命左右取之歸致巾箱中養之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後忽與群雀俱來哀鳴繞堂數日乃去及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拜曰我王母使臣昔使蓬萊不慎為鴟梟所搏君仁愛拯救實成德齊本當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極以悲傷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且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於此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為東京盛族

袁山松後漢書曰陳弇字叔明陳留人學尚書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

風俗記曰六月東南長風俗名黃雀風時海魚化為黃雀因以為名

異苑曰永康王曠家井上有一完衣石時時見有赤雀衣後有二胡人寄居忽求買石求之受錢攜去婦孫氏覩二黃雀鬭於石上疾往取之變成黃金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疾欲得黃雀炙祥思念至難致須臾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

臨海異物志曰黃雀魚常以八月化為黃雀到十月入海為魚

廣志曰黃雀體純脂江夏竟陵常獻給大官

青雀

禮記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畫青雀於旌首以警衆青雀水鳥也）

劉備詩曰翩翩野青雀栖窠荻棘蕃朝拾平田粒夕飲曲池泉揆出蓬萊中乃至丹丘邊

司馬彪與山巨源詩曰翩翩野青雀受性孤且微昔生三河側鼓翼帝王畿

庾元詩曰青雀西飛別鵠東翔

大雀

廣志曰安息大雀鴈身駝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
丈餘卵如甕

東觀漢記曰永元十三年安息王獻條枝大雀

曹大家集兄超為西域都護獻大雀詔大家作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三

羽族部十

鴿　鸜鵒
倉庚　戴勝
乙　百舌
伯勞　斲木
鷦鷯　巂
鶚　鵄
鴞
鳶　茅鴟

鴿

說文曰鴿鳩屬也

後魏書曰崔光曾於門下省晝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梁書曰侯景圍臺城軍士煑弩燻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殲焉

隋書曰文帝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崔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壹萬

又曰楊素見赤鴿映棘高二尺

越絕書曰蜀有花鴿狀如春花

戴祚西征記曰祚至雍丘始見鴿大小如鳩色似鸜鵒戲時兩兩相對

鸜鵒

周禮曰鸜鵒不踰濟（鄭司農注云不踰濟無妨中國有也）地氣然也

禮稽命徵曰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左傳曰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

童謡有之（師己魯大夫也）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袾袾（袾袾跳行貌）公在乾侯徵褰與襦（褰袴也）鸜鵒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故曰喪勞也宋父定公代立故曰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也）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曰有鸜鵒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何休注曰鸜鵒猶權欲此其穴處故自下居上之象）

春秋考異郵曰鸜鵒者飛行屬於陽夷狄之鳥穴居於陰

異苑曰五月五日剪鸜鵒舌令學人語

山海經曰衡山多青臒及鸜鵒

晉書曰鎮西將軍謝尚字仁祖善鸜鵒舞

幽明録曰晉司空桓豁在荆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鸜鵒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顧參軍善彈琵琶鸜鵒每立聽移

時又善能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絶似有生齆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内頭於瓮中以效焉遂與齆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鸜鵒前盗物參軍如廁鸜鵒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盗如干物二條列銜之而未發後盗牛肉鸜鵒復白參軍曰汝云盗肉應有驗鸜鵒曰以新荷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盗者恚之以熱湯灌殺參軍爲之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言曰原殺鸜鵒之痛誠合治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

淮南萬畢術曰寒皋斷舌可使語（取寒皋斷其舌即語 寒皋一名鸜鵒）

唐書曰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鸜鵒銜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袟鏁日加大夫

荆楚歳時記曰五月鸜鵒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謂之花鵒

倉庚

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

毛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又曰倉庚于飛熠熠其羽

又曰黄鳥于飛集于灌木

又曰緜緜黄鳥止于丘阿

又曰睍睆黄鳥載好其音

又曰黄鳥哀三良也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詩義疏曰黄鸝留也或謂黄栗留幽州謂之黄鸎或謂之黄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黄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之黄鳥常以椹熟時來在桑間此乃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黄袍

爾雅曰倉庚商庚（即鵹黄也）鵹黄楚雀（即倉庚也）又曰皇黄鳥（[illegible]）

韓詩曰簡簡黄鳥載好其音（[illegible]）

説文曰離黄倉庚也鳴即蚕生也

戴勝

禮記曰季春之月戴勝降于桑（鄭玄曰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言蚕將生之候也）

（[illegible]）

爾雅曰鵖（彼及）鴔（皮及）戴勝鵀也（郭璞曰鵀即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鵖鴔猶鶝鶔語聲轉耳）

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紝降説辭曰戴紝之爲言戴勝也陽銜表以期達蚕珥絲在四月故孟夏戴紝出以任氣成天津也故戴紝出蚕期起（戴紝之鳥明天時也蚕以是期已至[illegible]）

孝經援神契曰戴紝下蚕始生

魏志曰戴紝鳥巢張臶門陰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旬日而卒

揚雄方言曰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鳴謂之鶝鶝自關而東謂之戴紝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紝也或謂之鴀澤或謂之䲰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鵖鵖（郭璞注亦呼雅曰尸鳩布穀非戴勝也爾雅鵖鴔戴鵀下然曰曾爾王鴔名爾方言依此義又失之矣郭同也）

扈

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桑扈竊脂也俗云竊脂肉食今鳥肉自啄粟失其性也不能以自活）

又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詩義疏曰竊脂小鳥青黑色有文章其羽）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摯以鳥名官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預注扈止民使不淫也）

爾雅曰春扈鳻鶞（扶云切）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郭璞注曰皆因其毛色音聲以名也竊藍青色……）

山海經曰崌山有鳥焉如鶉赤身白首其名竊脂（郭璞注曰今呼青雀）

又曰上申之山鳥多當扈狀如雉以髯飛食之不眴目（上音……）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左思齊都賦曰四扈推移（四扈春秋冬夏四時鳥也）

百舌

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鄭玄注曰反舌百舌也）

又曰郯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者也（杜預注祝鳩孝故為司徒主民）

春秋保乾圖曰江充之害太子交啄反舌鳥入殿（宋均注曰交啄）舐鮎百

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鄭注禮記云反舌百舌鳥　虞信難曰案緯書反舌蝦蟇也昔於長安與諸生共至城北水中取蝦蟇剝視之其舌反成向此則鄭君得過乎喬凡荅曰蝦蟇五月中始得水當聒人耳何云無聲是知蝦蟇非反舌鳥

易通卦驗曰反舌鳥乃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

周書曰芒種之日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孔子明鏡曰國臣諫反有反舌鳥入宮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猶百舌之聲

後魏書曰汝陽王為東豫州刺史舉城降梁梁武以為北道總督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舌同百鳥聠若飃風遂從合浦

郭倍百舌鳥詩曰百舌鳴高樹弄音無常則借問聲何煩末俗不尚嘿

伯勞

禮曰仲夏之月鶪始鳴（鄭玄注博勞也蔡邕章句鶪伯勞一曰伯趙應時而鳴為陰候也）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時伯趙氏司至者也（杜預注曰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詩曰七月鳴鶪（毛萇注曰鶪伯勞也……五月鳴……從其氣焉）

爾雅曰鶪伯勞也（郭璞注曰似鶷鶡而大）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鴂則鳴鴂者伯鷯也鳴者相命也

廣雅曰伯趙鶪也

易通卦驗曰夏至小暑伯勞鳴

孟子曰南蠻鴃舌博勞也

淮南萬畢術曰伯勞使蚍蜉蛻蟬乃然也（天使）

又曰伯勞守金人不敢取（取伯勞血以塗金人不敢取）

東方朔別傳朔與弟子偕行渴令弟子扣道邊家求飲不知姓名主人門門不與須臾見伯勞飛集主人門中李樹上朔謂弟子曰此主人姓李名伯當呼李伯當果有李伯當應即入取飲

陳思王植貪惡鳥論曰國人以伯勞鳥獻諸庭者侍臣謂曰世同惡伯勞之鳴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鶪始鳴詩云七月鳴鶪七月夏五月鶪則博勞也昔尹吉甫用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異鳥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撫翼其聲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其蓋歸入門集于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好事附名為之說令俗人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為仁養陰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屈原曰鶪鴂之先鳴使百草為之不芳其聲鶪鶪故以音名也

晉書曰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苻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星長羽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蜋生又五日鶪始鳴若不鳴令壅逼又兵書曰軍行卒見伯勞鳴軍前後賊來圍吾軍伯勞鳴軍中軍分散有所配屬

京房易妖占曰伯勞聚邑中歲大水伯勞鳴軍中師分而水且至鳴於君之宫凶

夢書曰伯勞為憂口舌聲可惡也夢見伯勞憂口舌也

斲木

爾雅曰鴷斲木也郭璞注曰斲木食虫因名今斲木有三種在山中者大有赤色

臨海異物志曰啄木大如雀喙足皆青毛色正青聲鳥類也凡啄木異種舌長二寸抄有刺針

裴諸集左氏詩曰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飢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惟志所欲此蓋禽獸性清者榮性濁者辱

閩中名士傳曰薛令之唐開元中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宫官冷落久次難進令之題詩云明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筯易寬只可謀朝夕那能度歲寒明皇因幸春宫見之不悅命筆酬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既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投簪謝爵徒步東還

鷦鷯

爾雅曰鷦鷯剖葦郭璞注曰好剖葦皮食其中虫因名之鷯音刀

又曰桃虫鷦其雌鴱郭注云鷦鷯桃雀也俗呼為巧婦

詩曰肇允彼桃虫翩飛惟鳥注桃虫鷦鷯是也故爾雅曰桃虫鷦也微小黄雀其鶵化為鵰故俗語曰鷦鷯生鵰雀易林亦謂桃虫生鵰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

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女匠今亦名巧婦江東呼布母自關而西謂之鸋鴂

爾雅云鴟鴞鸋鴂屬也非鸋鴂音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

莊子曰鷦鷯巢深林不過一枝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臣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

而急夫子之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之苕鴻毛著之臨危建之工女不能爲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

晉書曰張華素孤貧爲鷦鷯賦成阮籍見之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

巂 音攜一名杜宇

爾雅曰巂周也 郭璞注曰巂鳥孫交趾子巂別名風土記亦云是赤口巂也

蜀王本紀曰望帝使臣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慙愧且以德薄不及鱉靈乃委國授之去望帝去時子鵑鳴故蜀人悲子鵑鳴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從天墮

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田鵑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自呼俗言取母血塗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至當陸子熟鳴乃得止耳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去肉之美者巂燕之翠 高誘注巂名華杜

異苑曰杜鵑始陽相推而鳴先發聲者使吐血死昔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即聊學其聲便嘔血死

鵽

爾雅曰鵽鳩寇雉 郭璞注曰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脚無後指岐尾爲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也

莊子曰青鵽愛子忘親 司馬彪注曰鵽鳥也愛其子而忘其母也

唐書曰高宗時突厥犯塞初突厥之未叛也有鳴鵽羣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此鳥一名突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及是春還復北飛至靈夏之北悉墮地而死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容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靈而稟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禍福應於此聖王受命龍鳳爲嘉瑞者和氣同也故漢高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已之將死矣

羊在牧殷紂以滅鸜鵒來巢魯昭出奔鼠舞端門燕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動必思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知明神之照臨懼患難之及已也雖外鼎耳殷宗側身以修德鵩止坐隅賈生作賦以敘命卒以無患者德勝祥也

鴞

毛詩曰鴟鴞周公救亂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詩義疏曰鴟鴞似黃雀而小喙剌如錐取茅爲巢以麻紩之如剌綵懸著樹或一房或二房幽州謂之鸋鴂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關西謂之襪雀或謂巧女

爾雅曰鴟鴞鸋鴂

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鴟

莊子曰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

又曰鴟嗜鼠之鳥也

淮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博於其上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飛鳶墮腐鼠而中遊俠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人久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其夜乃殺虞氏大滅其家此謂類非也

淮南萬畢術曰鴟腦令鷄自伏 取鴟腦以塗鷄即伏不能起也 自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市有舞鴟

鹽鐵論曰泰山之鴟啄腐鼠於窮澤非有害於人也今有同盜主財而食之焉得若泰山之鴟乎

後魏書曰孝武即位蠕蠕諸藩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鳥飛鳴於殿前帝素知實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鴟應弦而落諸藩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列仙傳曰李仲甫夜卧床上或爲鵰鳥踦架上後至省縣西山上拔北風當飛度南海山上有羅鷹者羅得鵰視之仲甫也後留更三年自去往崑崙去

茅鴟

爾雅曰狂茅鴟（郭璞注曰鴟鵂之屬似鷹而白頭大目鴟鵂也）

廣雅曰盧休茅鴟鵂也

左傳曰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説使工爲之誦茅鴟（茅鴟逸詩刺不敬）詩亦不知

鳶

禮記曰前有壁埃則載鳴鳶（鳶鳴則風也）

毛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爾雅曰鳶烏醜其飛也翔（翔布翅翱翔）

漢書曰成帝河平元年太山有鳶焚其巢子墮地黑色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交阯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鳥鳶跕跕（丁兼切）墮水中

梁書曰永安侯蕭確字仲正少好弓馬人有笑者確謂之曰吾當爲國家破賊故預習之每臨陣對敵意氣安祥帶甲據鞍自朝至夕馳驟往返不以爲勞侯景愛之恒在左右常從景出獵見飛鳶景衆射之莫能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自是王偉忌之

隋書曰崔彭善射達頭可汗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　又曰長孫晟引啓民可汗歸附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列啓民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列許之給晟箭六隻發皆入鹿啓民列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

博物志曰漢舊使婁國送鳶卵給太官

晉中興書徵祥説曰永和九年吳郡獻白鳶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三

羽族部十一

鸚鵡　白鸚鵡　赤鸚鵡
五色鸚鵡　孔雀　翡翠
鷓鴣　白鷴　鶡
鷸　鵝　萬春鳥
舍利鳥　兵曹鳥　巢衣鳥

鸚鵡

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漢書曰獻帝興平元年益州蠻夷獻鸚鵡三詔曰往者益州獻鸚鵡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穀價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因令歸本土

江表傳曰孫權曾大會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諸葛恪對曰白頭公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名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也昭不能荅

山海經曰黃山有鳥焉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郭璞曰鸚鵡舌似兒扶南徼外有五色亦有純赤者大如鴈也

又曰鸚鵡慧鳥栖林啄蘂四指中分行則啄地

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言是得其所言不得所以言

說文曰鸚䳇能言鳥也

文士傳曰黃祖世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鳥射舉卮酒於禰衡曰願先生為之賦事具賦門

成公綏鸚鵡賦曰小鳥以其能言解意故育以金籠昇之殿堂殿然未得鳥之性

張華鷦鷯賦曰鸚鵡慧而入籠

傅咸荅李斌書曰吾作左丞未幾而以吾為京兆雖心知此為不合然是家親鄉里自願便欲從耳時足下問吾當去否吾荅鸚鵡子言何安樂今到何安樂何為不去

宣驗記曰有鸚鵡飛集山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不可久也便去後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沾羽飛而洒之天神言汝雖有志何足云也鸚鵡曰猶知不能救然嘗僑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南方異物志曰鸚鵡鳥有三種一種青大如烏臼一種白大如鴟一種五色大如青而小於白者交州以南盡有之白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鳥四指三向後此鳥兩向前兩指向後異於凡鳥也行則以口啄地然後足從之

又曰廣管雷羅春勤等州多鸚鵡野者羣飛可效人言但稍小不及隴山者每羣飛皆數百隻山果熟者遇之立盡南中人養之切忌以手把摸其背犯者即不飲不啄病而卒余寓番禺曾遊新會縣遇安南都護使獻將軍名夫見代交趾使也見養一鸚鵡背星有深淺翠毛臆前淡紫嫩紅間出兩脇別垂黃毛翅尾甚奇

雲南行記曰瞿华館磴道嶠危又過兩重高山上下各十四五里山頂平四望無人煙多鸚鵡

又曰新安城路多緣山盡是松林其上多鸚鵡飛鳴

周宣夢書曰鸚鵡為士人居宅也夢見鸚鵡是士人也其在堂上憂豪賢

白鸚鵡

竺法真登羅浮山疏曰山中有純白鸚鵡

異苑曰張華字茂先有一白鸚鵡華每行還鳥輒說僮使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瓮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出户公猶強之至庭爲鸇所搏教其啄鸇脚僅而獲免

南史曰婆皇國宋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

又曰婆利國梁普通三年其王頻伽遣使珠智獻白鸚鵡

隋書曰杜正玄幼聰敏博涉多通開皇末舉秀才會林邑獻白鸚鵡僕射楊素促召正玄使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

又曰獨孤師受蕃客鸚鵡帝察知遂斬之

唐書曰貞觀中陁洹國王察失利多婆末那遣使獻白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毛數十垂與翅齊并五色鸚鵡各一○明皇雜録曰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宫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性既馴擾常假其飲啄飛鳴然亦不離屏帷間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徧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鷙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上與貴妃出於別殿貴妃致雪衣娘於步輦竿上與之同去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鸚鵡方戲於殿檻瞥有鷹至立時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爲立冢呼爲鸚鵡冢

赤鸚鵡

沈約宋書曰謝莊爲太子庶子時南平王鑠上赤鸚鵡普詔群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傑也遂隱其賦

南史曰西南夷訶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貢金指環赤鸚鵡

五色鸚鵡

吴時外國傳曰扶南東漲海中有洲出五色鸚鵡曾見其白者如母鷄韓志

唐書曰玄宗有五色鸚鵡能言育於宫中上命左右試牽御衣鳥輒瞋目叱咤岐王能文學 因獻鸚鵡篇以贊其事上以示百寮尚書左丞相張說上表賀曰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皆太平天下有道則見臣驗其圖丹首紅臆朱冠緑翼與此鸚鵡無異而心聰性辯護主報恩故非常品凡禽實瑞經所謂時樂鳥也岐王雖叙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

又曰元和十年訶陵國遣使獻五色鸚鵡頻伽鳥嶺表異録曰容管廉白州産秦吉了大約似鸚鵡觜脚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鷄子和飰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

孔雀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孔雀

周書曰成王時方獻孔雀方赤戎別名

漢書曰罽賓國出孔雀

又曰尉佗獻文帝孔雀二雙

續漢書曰西南夷魚池出孔雀

又曰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張璠漢記曰條支國臨西海出師子孔雀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孔雀羣臣以為非禮欲不與孫權物付使
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寘王所上孔雀尾萬枚文采五色以為金根車蓋遥望燿人眼
吳志曰孫休永安五年使察戩到交趾調孔雀大豬
又曰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孔雀充備寶玩不抑其賦以益中國
吳録地理志曰交阯西于縣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内及朱崖皆有之
晉書公卿賛曰世祖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彈指應聲起舞
晉書公孫晧時交趾太守孫諝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戩

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人畜一頭遣送秣稜和既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内附
齊書曰武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着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
又曰文惠太子長懋製衣珎翫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後魏書曰龜兹國地多孔雀羣飛山谷人取養及食乳如雞鶩
唐書曰高祖穆皇后少時父毋私相謂曰我女貌非常不可妄以許人當為之求賢夫矣乃於門屏畫二孔雀相對公子有求婚者輙與兩箭令射之父毋潛相謂曰若中孔雀之目者即以妻之前後射者數十人莫能中高祖後至發各中一目畵公大悦因即與婚

山海經曰南方多孔鳥（郭璞曰孔雀也）
列仙傳曰蕭史吹簫致孔雀
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好鬬鴨鴈養孔雀鵁鶄奉穀一年二千石。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户今貴其所饒非所以厚中國也。太玄經曰孔鴈之義可法則也（孔雀鴻鴈[illegible]）蜩。郭子曰梁國陽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之設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此實君家果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南越志曰義寧縣杜山多孔雀為鳥不必定合止以音影相接便有孕
楚辭曰孔雀蓋兮翠旌（王逸曰以孔雀羽為車蓋）登九天兮撫彗星
華陽國志曰雲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
異物志曰孔雀其大如鴈而足高毛皆有斑文采捕得畜

之拍手則舞
又曰孔雀形體（大如鴈高頸背似鳳自背及尾皆作圓文五彩光耀長短相次羽末皆作）文五色相繞如帶千錢文長二三尺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足有距棲遊岡陵迎晨則鳴相和
傅巽奢儉論曰豐狐以赤色禍身翡翠孔雀亦灾斯文
楊孚元交州異物志曰孔雀人指其尾則舞
劉欣期交州記曰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能鼓舞足為鄧出諸處。嶺南異物志曰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為脯腊人又養其鶵以為媒傍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為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耳

翡翠

爾雅曰翠鷸也（郭璞曰似燕紺色出鬱林）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翠羽雕
周書曰成王時蒼梧獻翡翠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翠鳥千
又曰燕剌王旦郎中侍從豸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八
雀九華加翡翠
吳錄曰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翡翠充備寶玩
晉令曰翡鳥不得西度隴
倉頡解詁曰鷸翠別名也
說文曰翡翠青赤雀也
異物志曰翠鳥似鷰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
南州異物志曰翠唯六翮毛長寸餘青班翡大於鷰小於
鳥曰

楊孝元交趾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墜
稍下作巢子生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作巢也
南中八郡異物志曰翠大如鷰腹背純赤民捕食之不知
貴其毛羽也
廣志曰翡色赤紺背出交趾興古縣
交州記曰翡翠出九真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鵁鶄
太玄經曰翡翠狐鼠好作也
離騷曰翾飛兮翠曾曾舉也言翠鳥翾飛若舉
楚辭曰翡翠幬王逸注曰翡翠之羽雕飾幬帳
宋玉登徒子賦曰眉如翠羽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錯翡翠之葳蕤以翡翠之羽飾幢蓋之頭也
左思吳都賦曰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
劉邵七華曰翦雋陵之縹翠承蔥嶺之碧雞

秦書曰符堅時西域獻翠鳥四頭雄雌各二籠盛之月餘
並死
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謂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水蚌
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
不雨即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
鷸蚌兩不肯解漁者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
以弊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莊子計然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晉三公子姓辛氏字文
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
石室乃刑白鷸而盟焉

鵁鶄

崔鴻蜀錄曰蜀連有災天雨血地仍震地生毛鵁鶄集城

下
異物志曰鷓鴣其形似雌雞其志懷南不思北其名呼飛
但南不北其肉肥美宜炙可以飲酒為諸膳也
嶺表錄異曰鷓鴣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
小野雞多對啼
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
其鳴自呼社薄州本草云自呼鉤輈格磔李群玉
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白鷴

西京雜記曰南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隻
後漢書班固傳西都賦曰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
王彪之閩中賦曰林鷴縞白○謝惠連雪賦曰白鷴失素
南雲記曰韋齊休使至雲南其國饋白鷴皆生致之

鶡

說文曰鶡似雉出上黨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鶡爲旗幟

漢書曰京兆尹張敞言鶡雀飛集丞相府丞相黃霸以爲神雀欲以上聞敞劾奏之霸大慙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鶡冠鶡者勇雉也其鬬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晉八王故事曰張方將移惠帝於長安入殿奉迎自領五千騎皆提鐵纓槊二節鶡毦鞍勒皆用涼州白鶡毛望之若荼天子見之大驚

山海經曰煇諸之山其鳥多鶡郭璞注曰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鬬敵死乃止

蘇子曰帶方寸之印施丈尺之組戴貂鶡之尾建千丈之城此世俗之富貴也

鴽

爾雅曰鴽鴾母也其子鶉郭璞注曰鵪也青州呼鴾母

說文曰鴽鶉屬也一曰牟母一曰鴽鳥

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日桐始華田鼠化爲鴽桐梧也是月季華田鼠化爲鴽故曰鴽

化鴽山州鴽之鹽

鶉

詩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又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爾雅曰鶉鶉其雄鶛牝庳其子𪁟郭璞注曰鶉屬者也

春秋運斗樞曰璣星散爲鶉使義少殘百家則鶉生狗

大戴禮夏小正曰三月田鼠化爲鴽鴽鶉也化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化而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廣志曰宛鶉以供御

孔元舒在窮記曰趙太龍以鶉二十枚奉上老母

南方草物狀曰短頭細黃色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鶉上圍吏民捕取鹽炙食滋味肥美出交趾合浦郡

東方朔別傳曰占人被召見人以囷末鶉鶉飛入囷知必有罪非入囷罪字故也

莊子曰田鼠化爲鶉

淮南萬畢術曰蝦蟇得瓜平時爲鶉注云取瓜去瓣置生蝦蟇其中堅塞以白堊之埋東垣北陰下深三尺其平日發之出鶉矣

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鶉占之曰小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射天笞地斬社焚之爲齊所滅

徐幹中論曰俗士之奔達人猶鶉鳥之欺孺子鶉之性善近人飛不遠行不速似將可獲故孺子逐之不已俗士亦將可悟終難可移達人所以務屑鳴鶉而不捨也

周書時訓曰清明之日又五日田鼠化爲鴽鴽不化國多貪殘

兵書曰兩敵相當鶉華壁上軍十五日敗

王子寶晉記曰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殿有雉集於東堂

楚辭曰鶉鶉兮軒軒鶉鷃兮甄甄哀我兮寡獨靡有兮疋倫

窮神秘苑曰安定原上築時與衆以觚骨忽有一鶉飛於觚之上因名鶉觚之城

後魏文帝天統中立爲鶉觚縣

夢書曰鶉鷃爲鬬相見怒也夢見鶉鷃爲鬬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武寧縣秋九月黃魚上化爲鶉鳥

萬春鳥

三國典畧曰北齊高緯時有萬春鳥見齊仙都苑上爲造萬春堂以應嘉瑞

舍利鳥

隋書曰婆利國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年遣使入貢後遂絶

兵曹鳥

唐書曰崔希喬爲并州兵曹廳前叢竹有小鳥如鵲鷄來巢孕卵五色且如鷄子數日鷇鸜鵒見已踰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鷄毛鬖隔眼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今号兵曹鳥

巢衣鳥

洞冥記曰漢武帝時忽有細鳥集於帷帳或集人衣襟因名曰巢衣鳥宮内嬪好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輙蒙愛幸至武帝末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王莽末猶有一兩箇去來恭羅得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羽族部十二

鴛鴦　鸂鶒　鵁鶄　鷗鷺　鶤鷄
鴰　鸏虎　白鷁　鶂　鶢居
鵜鶘　鸀鳿　姻澤　鸛雀　鷙
鶬　精衛　水札鳥

鴛鴦

歸藏曰有凫鴛鴦有鴈鶼鶼。詩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鷰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禭三十五條以陳踴躍内有鴛鴦襦鴛鴦被。魏志曰文帝問占夢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化爲雙鴛鴦此何爲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上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意也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黄門令奏宮人相殺。干寶搜神記曰大夫韓憑娶妻美宋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憑遂自殺妻乃登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攬衣衣不勝手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二塜相對經宿忽有梓木生二塜之上根交於枝下連其上有鳥如鴛鴦雌雄各一恒栖其樹朝暮悲鳴音聲感人。古今注曰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故謂之疋鳥。楚詞曰鴛鴦兮噰噰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又曰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鴛鴦雌雄相類飛止相疋

鸂鶒

臨海異物志曰鸂鶒水鳥毛有五彩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劇談錄曰河南府尹闕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則水中沙有小灘漲出石碟金漲溢澈可愛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與同僚列㸃於亭上觀之因召老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雙立前後居人以此為則僧孺潜揣縣僚無出已者因舉杯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鸂鶒宴未終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拜西臺御史

鵁鶄

爾雅曰鳽鵁鶄（璞注曰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畜之以厭火災鳽音堅反）

說文曰鳽鵁鶄也一曰鵁鸕

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好鬭鷄鴨養孔雀鵁鶄奉穀一年二千石

異物志曰鵁鶄巢於高樹顛生子未能飛皆銜其母翼飛下地飲食

夢書曰夢見鵁鶄居不變也婦見之此獨居也婿見之恐失妻也雄雌俱行濩佚遊也

唐書曰玄宗嘗遣中官往江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舡陸倦擔負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莫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也陛下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即鵁鶄鸂鶒曷足為貴也

鷗

倉頡解詁曰鷖鷗也生藕葉上名水鴞

說文曰鷗水鴞也

山海經曰玄服國其人食鷗

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生卵以鵝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漁人及度海者皆以此為候

列子曰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來吾翫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晉咸和起居注曰二年正月癸巳萬國有五鷗集太極殿前

晉中興徵祥說曰鷗集太極殿殿非鷗所處湖澤鳥也時蘇峻作逆宮室被焚

唐書曰崔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為之懼門客陳振

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

鷺

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鷺鳥之羽可以為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又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又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毛詩義疏曰鷺水鳥好白而潔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云白鷺大小如鴟青脚高尺七八寸解指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頂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甚好將欲取魚時弭之今吳人亦養之好羣飛行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舞則復有赤色舊鼓吹曲有朱鷺是也

爾雅曰鷺舂鉏（郭璞注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江東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
穆天子傳曰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有皎者鴼（鴼鳥名）
鶣鶣其飛
幽明錄曰巴東有一道士忘其姓名事道精進入屋燒香忽
有風雨至家人見一白鷺從屋中飛出雨住遂失道士所在
古金樂錄曰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
南史曰張融年弱冠同郡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扇遺之
曰此異物奉異人

鶺鴒

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毛詩義疏曰鶺鴒水鳥一名渠渠大如鷃雀脚長尾尖
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桂陽謂之連錢
爾雅曰鶺鴒雝渠（郭璞注曰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

鷁

左傳曰正月戊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莊子曰夫白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列子曰河澤之鳥視而孕曰鷁
錄異傳曰弘者吳興烏程人患瘧經年弘後獨至旁舍瘧
發有數小兒或騎公腹或扶公首脚公因佯眠忽起捉得
一兒遂化成黃鷁餘者皆走公乃縛以還家暮懸窗上去
明日當殺食之比曉失鷁處公瘧遂斷于時人有得瘧者
但依弘便瘧斷
晉書曰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
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
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
博物志曰白鷁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
則亦孕
劉禎魯都賦曰綠鷁蔥鶬

鷉虎鷉

爾雅曰鷉須鸁（以鳧而小膏中瑩刀）
揚雄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鷿
鷉大者謂之鶻鷉
纂文曰鴿施石撇开零皆野鴨沒食曰鴿長頸曰施多白
曰开零在山澗曰石撇

白鷚（音斟）

爾雅曰鴿烏鷚（郭璞注曰水鳥也似鶂而短頸腹翅紫白色背上綠色江東呼爲烏鷚音窟）
卞敬宗鸊賦曰烏真野之性備於俯仰之間專視緩步有
白單之志

鵃

詩曰鵃羽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父母也肅肅鵃羽集于苞栩肅肅鵃行集于苞桑
肅肅鵃翼集于苞棘
禮曰鵃肝鴈腎鴇奧鹿胃（鄭玄云奧脾）

鶢鶋

爾雅曰鶢鶋雜縣（郭璞注曰漢元帝時琅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廣志曰馬鳥鶢鶋
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
牢以爲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
以人養養鳥也不如以鳥養養鳥（司馬彪曰即鶢鶋也）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爲神不知）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
也（越迂也言其不知政要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而節政之所成也

言節所以成敗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玆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鵜鶘

爾雅曰鵜鴮鸅郭璞注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沉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

毛詩疏曰唯鵜在梁許慎曰鵜鶘也一名汙澤陶河水鳥身形似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有小水魚便以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陶河

平九百二十五

魏志曰五月有鵜鶘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山海經曰䖍斯之山沙水出焉其中多鵜鶘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叫見國有土功

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者公平無私鵜鶘有心故魚畏之明主行賞罰如網

淮南子曰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

鸕鷀

爾雅曰鶿鷧郭璞注曰即鸕鷀也觜頭曲如鉤食魚

異物志曰鸕鷀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又吐生多者八九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水鳥而巢高樹上或在石窟之間

隋書曰倭國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得百餘頭以充食

唐書曰貞元十三年四月上以自春已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可行雩祀遂幸興慶宮龍堂祈禱忽有白鸕鷀沉浮水際羣類翼從其後左右侍衛者咸驚異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悟龍神之變化遂相率蹈舞稱慶至乙丑果大雨遠近滂沱於是宰臣等上表陳賀

范汪治咽方曰咽鸕鷀咳即愈治鯁燒鸕鷀羽水服半錢匕下若呼鸕鷀鸕鷀亦有下者

婟澤

爾雅曰鴮澤虞郭璞注曰今婟澤鳥似水鴞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之也

鸛雀

平九百二十五　七

說文曰鸛雀也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毛詩義疏曰鸛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皁君泥其巢一旁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災旱

華嶠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年五十始應州郡之辟衆人謂之晚暮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魚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淮南萬畢術曰天雄鸛胎日行千里取鸛一隻胎於月中暴三十日天雄爲丸大如指子分行吞一丸得鸛脂和大食去天雄乃臘獨即行千里

桓譚新語曰昔有鸛郡國皆殺之而三輔俗不敢取取或雷霹震起原天不獨在彼而在此其殺取時正與雷偶耳

抱朴子曰以鸛血塗金丹一丸內衣中以指物隨口變化

神農本草曰鸛骨味甘無毒治鬼疰諸疰五尸心腹疾

博物志曰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孕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爲眞物

列仙傳曰木羽者鉅鹿人母貧賤主助產嘗𠒇婦婦兒生開目大笑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即司命君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識之生兒字木羽所探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過呼木羽爲我御車遂俱去又二十餘年鸛雀旦以二尺魚着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四十餘年母乃終

鶖

詩曰有鶖在梁

說文曰鶖禿鶖也

環氏吳紀曰嗣主問中書令張尚鳥之中大者唯鶴小者

雀乎尚曰大者有禿鶖小者鷦鷯嗣主忌勝己因從尚迸辭曰鴟鴻群晨雜鶖爲鶴鴟鴞也鷂鶴詰也鶖禿鶖

後魏書曰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鶖於宮內詔以示崔光崔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有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也臣聞野物入舍古爲不善是以張臶惡偽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宴然不以爲懼准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飡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行未遵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弃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

南史曰齊晉安王子勛即偽位於尋陽其夕有禿鶖鳥集城上

唐書曰會昌元年六月有禿鶖鳥集于禁苑

鶬

爾雅曰鶬麋鴰郭璞注曰今呼鶬鴰音羔括一音秋也

莊子曰大鶬飽食仰天而噓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

楚辭曰酸鵠臇鳧臇也煎鴻鶬

江賦曰奇鶬九頭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名媱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爲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述異記曰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其鳴自呼每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故也海畔俗說精衛無雄耦海燕而生生雌狀如精衛生雄狀如海燕今東海畔精衛誓水處猶存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誓鳥一名冤禽又名志鳥俗呼爲帝女雀

博物志曰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名女媱往遊于東海溺死而不反其神化爲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左思魏都賦曰秕秕䊷精衛銜木償怨

左思吳都賦曰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

水札鳥

南夷志曰水扎鳥出昆明池冬月適於水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六

羽族部十三

鷹　鶻　鷂　鷲　白鷹　鷂　隼　鵰　鴟

鷹

春秋運斗樞曰瑶光星散為鷹。禮記月令曰驚蟄之日鷹化為鳩。又曰七月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

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又昭公四郯子曰少皥鳥師而鳥名爽鳩氏司寇者也（杜預注曰爽鳩鷹鷙也故為司寇主盜賊也）

又襄公四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鷙鳥也）

爾雅曰鷹鶆鳩（郭璞注曰鶆當為鷞字之誤也左傳作鷞鳩是也善擊官放代搏之）

又曰鷹隼醜其飛也翬（鼓翅翬翬然疾）

春秋考異郵曰金伐木故鷹擊雉

易通卦驗曰鷹者鷙殺之鳥

周書時訓曰驚蟄之日鷹變為鳩小暑之日鷹乃學習處暑之日鷹乃祭鳥

大戴禮曰正月鷹則為鳩鷹也者非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知仁故具言之也鳩為鷹而不仁故不盡其辭

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黄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矣
漢書曰鷹隼未擊矰弋不得施於蹊隧
又酷吏傳曰郅都爲濟陽太守時人號爲蒼鷹
又曰孫寶爲京兆尹請故吏侯文爲掾立秋日文謂寶曰
今鷹隼始擊當順天氣成嚴霜之誅
後漢書曰崔駰與竇憲牋曰今日漢陽太守率吏卒數十
人皆臂鷹牽狗去欲上幕府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兎斯乃
細人之事
東觀漢記曰和熹皇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斥賣之
又曰趙勤字孟卿太守桓虞署督郵新野令自責還印綬
去虞歎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韝即中○馬融與徇世書曰憒
憒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出
籠黄棘下莬毛以乾蔡以送餘日茲樂而已
魏志曰吕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
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
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布乃解
晉書曰虞潭字思奥會沈充等逼京師潭起義軍至上虞
有野鷹飛集屋梁衆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破賊
必矣後如其言
又曰崔洪清厲骨鯁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
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又載記曰慕容垂請至鄴拜墓苻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
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
急其羈靽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
南史曰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
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

獲遊獵
又曰齊鬱林王即位未踰旬多聚飛鷹快犬以粱肉奉之
陳書曰侯安都率水軍於中流斷齊軍糧運又襲秦郡破
徐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
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
北史曰後魏華山郡王澄弟嵩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
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聞大怒曰嵩大司
馬薨殂一月爾便以鷹鷂自娱有叔父之痛無猶子之情
損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
又曰齊廣寧王孝珩好綴文有技藝嘗於廳事壁自畫
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三國典略曰元坦爲冀州刺史不
恤人事專爲聚斂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禽獸春夏
捕水族鷹犬常數百頭罟網十餘車自云寧三日不食不
能一日不獵
唐書曰太宗初傳位舊苑中有籠鷹悉斷聯任去良犬並
解綫放之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
見有佳鷹諷令獻朕大亮因密表責朕云陛下久絶田獵
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任
使非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已有臣若是朕復何憂於是
賜之金壺以彰忠讜
又曰源乾曜爲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寛簡不嚴
而理嘗有仗内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
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掛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
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責
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官之罪上

不問
又曰憲宗畋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官微
院供奉官爲其使領徒數百恃恩恣横郡邑懼擾皆厚礼
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
戰國策曰唐睢謂秦王曰要離刺慶忌蒼鷹擊於殿上
廣志曰有雉鷹有兎鷹一歲爲黄二歲爲撫三歲爲青胡
鷹獲麞出盧江
幽明録曰楚文王少畋好獵有人獻一鷹文王見之爪距
神爽殊絶常鷹故爲獵於雲夢置網雲布烟燒張天毛羣
羽族爭噬競搏此鷹軒頸瞪目遠視雲際無搏噬之志王
曰吾鷹所獲以百數汝鷹曾無奮意將欺余耶獻者曰若
効於雉兎目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不辯其
形鷹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
大鳥墮地度其兩翅數十里衆莫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
此大鵬鶵也文王乃厚賞之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駿狗逐獸或以鷹鷂逐
兎皆以爲佳名狗則有修毫釐睢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
青翅草䀹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
論衡曰孔子畏陽虎却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
面青鷹鸇擊雀鶚啄鴈未必鷹鸇南方雀鴈西方自以筋
力勇壯相勝服也
秦子曰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鄽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鶵
物理論曰使武士宰民如使狼牧羊使鷹養鶵也
焦贛易林曰鷹棲茂樹候雀往來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馮顥爲謁者送罪于尉雲中大將軍
梁冀遣人求鷹上吾陽舍人不避顥顥收之使人擊鷹而

太九百二十六　四　田甚宥

去世顥追捕甚急冀辭乃止
古樂府曰豹則虎之弟鷹則鶚之兄
魏文帝答繁欽書曰商風振條秦鷹秋吟斯可謂聲協鍾
石氣應風律
孫楚鷹賦曰郭廷考與余辞其後從者講二鷹以侍側郭
邊人也好弋獵顧眄忽欲自娱樂請余爲賦曰其爲相也跡
尾闊臆高驍圓顱深白娥眉狀似愁胡曲觜短頸足若雙
枯○隋魏彦深鷹賦曰惟玆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資金
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何虞者之多端運横羅以羈束
緩韝絲於雙瞼結長皮於兩足飛不遂於本情食不充於
所欲逆翰由其暫斂雄心爲之自萌若乃貌非一體相乃
多途指重十字尾貴合盧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觜同鉤利
脚等荆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纈
眼類明珠毛猶霜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或復頂平似削
頭圓如卵臆闊頸長筋麁脛短翅厚羽勁髀寬肉緩求之
事用俱爲絶伴或似鶉頭或以鶏首赤精黄足細骨小肘
懶而易驚兼而難誘住不可呼飛不及走若斯之輩不如
勿有若夫疾食速消此則有命兎頸猴立是爲無病厠門
忌大結肚惡軟條不欲絶肥不宜喘生於窟者則好眠巢
於木者則常立雙骹長者則起遲六翮短者則飛急毛衣
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黄二周作鴘千日成蒼
雖曰排虚性殊衆鳥雌則體大雄則形小遇大則驚猜
人則馴擾養鶵則少病野羅則多巧察之爲易調之實難
格必高迥壁必華寬甍以取熱洒以排寒韝須温煖肉不
陳乾近之令狎静之使安晝不離手夜使火宿微加其毛
少減其肉肌肥骨瘦心和性熟念絶雲霄志在馳逐

平九百二十六　五　王永林

鶻

北齊書曰上洛王思宗弟思好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賊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

隋書曰劉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公卿子弟有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餓鶻隊

唐書曰元和四年藹德曷里祿設弭施合蜜里伽可汗遣使請改迴紇爲迴鶻義取迴旋輕捷如鶻

又曰元和八年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鶻十二命還之

唐杜甫義鶻行曰陰崖二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飡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來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聲來九天脩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擺飽腸今已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所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爲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鸇

爾雅曰晨風鸇也（郭璞注曰鷂屬）

孟子曰爲叢驅雀者鸇也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

隼

毛詩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箋云鳥章隼之文章將帥之服）

又曰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隼急疾之鳥）

詩義疏曰鷂也齊人謂之擊正或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

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春秋考異郵曰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宋均注曰題肩有爪芒爲陽中陰故擊殺也）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括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寶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

鷂

說文曰鷂鷙鳥也

爾雅曰鷂負雀（郭璞注曰鷂也江東呼之爲鷣善捉雀因名云）

廣雅曰鷂有鷂子籠脫鷂也

廣志曰鷂子大如胡鷰色以鷂食雀籠脫擊鳩鵲

晉書曰王育京兆人也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畏死鷂也

唐書曰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凡日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

又曰太子承乾與漢王元昌相託附承乾賜以琵琶名爲
元昌報以鶻子山雞
又曰太宗得鷂絶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魏徵乃藏於
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微以諷諫語久帝
惜鷂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鷂死懷中
又曰楊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縱鷹放鷂不避
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其鷂頭宦者淨泣袒背
以示於帝帝曰爾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又曰貞元十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賀嵯峨山獲白鶻
莊子曰鷂爲鸇鸇爲布谷布谷復爲鷂此物變也
列士傳曰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
望見一鷂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令出鷂逐而殺之公
子暮爲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鷂所得吾負之爲吾

九百二十六　八　全

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聲旁國左
右捕得鷂三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案劍
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
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流天下歸焉
論衡曰儒書稱魏公子方欲與客飲有鸇擊鳩鳩逃公子
案下鸇追殺之於公子之前公子使人設罔捕鸇得數十
責殺鳩之罪擊鳩之鸇俯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此虛
言也鸇有千數擊鳩飛去安可復得或是捕鸇者折頸也
夢書曰鷹鷂爲攻劇殘心也夢見鷹鷂憂賊人也
魏陳王曹植鷂雀賦曰鷂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賤身體些
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鷂得雀言初
不敢語頃來轗軻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
寧復置汝雀得鷂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
食我命可傾皇天是監賢者是聽鷂得雀言意甚怛惋當
死斃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烈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
觀雀得鷂言意甚不移日如擘被跳蕭一翅我雖當死略
無可避鷂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
草共上一樹仍共本末辛苦相語向者近出爲鷂所捕賴
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辯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
怖我之得免復勝於汝自今後竟莫復相妬

鶻

毛詩谷風四月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
說文曰鶻鵰黃頭赤目五色皆備一曰鶻
漢書曰李廣爲上郡守匈奴入上郡武帝使中貴人從廣
匈奴射中貴人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射殺二人生得一
人果射鵰者也

九百二十六　九　王申

和氏子曰[illegible]有鵰執犬豕食麑
列子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
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者雌雄在前孳尾
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
後魏書曰秦王翰機悟壯勇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
北翰以騎從有雙鵰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
旋飛稍高翰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鵰太宗嘉之賜御
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翰爲落鵰都尉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
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
地乃大鵰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
而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傳號落鵰都督
隋書曰長孫晟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

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
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于其牙前後使數十
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
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
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
親友昵近之以學彈射

鷲

漢書曰匈奴有計入漢地直張掖郡（直當也）生奇材箭竿鷲羽（師古曰鷲大鵰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用為箭）
西域諸國記曰耆闍崛山在王舍城北四里山有兩峯鷲鳥常
羣居其顛土人号為靈鷲山也（佛國記曰山石頭似鷲鳥情王使鑿石駁安鷲翮鷲人見許）
林邑國記曰西南遠界有靈鷲鳥能知吉凶覘人將死食
尸肉盡乃去家人取骨燒為灰投之漲海

鶚

毛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
婦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一名王雎一名鶚鵰江東呼為
鶚食魚鷙而有別
倉頡解詁曰鶚金喙鳥也見則天下兵能擊殺麞鹿
漢書曰鄒陽諫吳王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鵰）

白鷢

爾雅曰揚白鷢（郭璞注曰似鷹尾上白也）
廣雅曰白鷢鷹也
說文曰白鷢王鴡也
崔豹古今注曰揚白鷢似鷹而尾上白也亦号為印尾鷹
風土記曰說詩義者或說雎鳩為白鷢為白鷢鸇屬於義無
取蓋蒼鶚大如白鷢而色蒼其鳴喜喜和順又游於水而
息於洲常隻不雙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六

異鳥

鵬　鷖　希有　金翅　意怠
大風　兼兼　世樂　端琦　青鳥
冶鳥　木客　奚鳥　鴉　鵬
鵸鵌　鳩　鬼車　不孝鳥
鵬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幾千里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背不知幾千里也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水激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扶搖上行風曰飆）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有極大物乎對曰有鵬浮游雲背凌蒼天頡於天地寥寥乎不知其翮之所在也

幽明錄曰楚文王好獵有一人獻一鷹擊鵬鶵（事具鷹門）

異類傳曰漢武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鶵東方朔識之

晉書曰賈彪鵬鳥賦序曰余覧張安世鵩鴞賦以其質微處褻而陋以遠害愚以為未若大鵬栖形遐遠自育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賦之云。又曰阮脩大鵬贊曰蹌蹌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又曰習鑿齒詣釋道安值衆僧齋衆皆捨鉢斂衽唯道安食不輟鑿齒曰大鵬從南來衆鳥皆戢翼何忽凛老鵄喃喃低頭食

鷖（一名天鷄）

神異經曰北海有大鳥其高千里頭文曰天背文曰鷄左翼文曰鷖右翼文曰勤左足在海北涯右足在海南涯其毛蒼其喙赤其脚黑名曰天鷄一名鷖鶩勤頭河東止海央唯捕鯨魚死則北海水流利不犯觸人不干物或時舉翼飛其兩羽切如雷如風驚動天地（而茂先曰北海多鯨由盧子多北海遊塞故鵬食此魚水通流）

希有

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銅柱有屋辟方百丈上有一鳥名希有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一歲再登翼上之東王公也其喙赤目黃如金其肉苦鹹仙人甘之

金翅鳥

符子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千乘萬騎矣方欲致懸黎會金玉其得之耶奚若晏嬰曰臣聞琅玕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為羽豪其為鳥也非龍肺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不充生未幾何夭其大年而死金玉之珍非乃為君之患矣

齊書曰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明帝初其夢竟驗

意怠

莊子曰東海有鳥名意怠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以取其緒行列不斥而人不得害以免於患

大風

淮南子曰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大風鷙鳥在東方一云大風風伯也）

兼兼

周書曰成王時巴人獻比翼鳥

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曰兼兼（郭璞注曰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也）

山海經曰有鳥其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比翼鳥色青赤見則大水）

史記曰管仲說桓公古之封禪西海致比翼之鳥○瑞應圖曰王者德及高遠則比翼鳥至一本云王者有孝德則至

博物志曰崇吾之山有鳥焉一足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鶼鶼見則天下大水

世樂

臨海異物志曰世樂鳥五色頭上有冠丹喙赤足有道則見

端琦

說苑曰晉平公出朝其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是鳳耶師曠對曰東方有鳥名爲端琦惜鳥而愛狐今吾君必衣狐裘以朝乎平公曰然

青鳥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三青鳥居青鳥主爲西王母取者別自栖息於此山也

太九百二七　三　真

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鳥之所解

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西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俠侍王母旁

又曰鈎弋夫人卒上爲起通靈臺常有一青鳥集臺上

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髯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化爲青鳥飛去

神仙傳曰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杜氏妻也學劉綱道坐在立亡杜公不信誣言聖母作姦收付獄聖母從窗中飛去於是遠近爲立廟甚有神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青鳥便飛集物上路無拾遺

晉郭璞青鳥贊曰山名三危青鳥所解往來崑崙爲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

治鳥

搜神記曰越地深山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治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器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或夜冥不見鳥亦知人不見己也鳴曰咄咄上去明日便急上去曰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去若不便去但言笑而已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所止者則虎害之白日見其形鳥形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作人形長三尺入澗中取石蟹就人間火炙之越人謂此越祝之祖

木客

異物志曰木客鳥大如鵲數千百頭爲群飛集有度不與衆鳥相厠人俗云木客白黃文者謂之君長有君長有綬飛高而正赤者在前謂之五伯居前正黑者謂之鈴下緗色而雜者謂之功曹左脇有白帶似鞶囊者謂之主簿長次君後其五曹官屬各有章色廬陵郡東有之

太九百二七　四　王真

惡鳥

爾雅曰梟鴟郭璞注曰土梟鳥少尾長醜爲流栗

史記曰古者天子常以春祠黃帝用一梟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

春秋後語曰蘇代謂魏王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博之勝者爲梟楚辭云成梟而牟呼五白梟古堯切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言與王之用智不若梟乎至乃止其行

後漢書曰朱浮與彭寵書曰惜乎弃休令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

晉書曰張重華爲石季龍所攻重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

軍裴恆禦之恆壁于廣武欲以持久斃之張駿舉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又載記曰乞伏乾歸略于五谿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為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子十餘人

北史李元忠性甚工彈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下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

唐書曰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噈之文收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淮南子曰白公之嗇財若梟之愛其子也（許慎曰梟子大食其母也）

淮南萬畢術曰甑瓦止梟鳴（取破甑瓦向梟之輒住止抛甑勝其性耳）

魯連子曰齊辯士田巴毀五帝罪三王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金駒往請田巴曰臣聞白刃交前者不救流矢急不暇救援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守聊城國之危在旦夕先生奈何不能卻者先生之言有以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

說苑曰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鳴梟鳴者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旦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

又曰梟逢鳩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一鄉皆惡我鳴故徙也鳩曰更鳴則可不更鳴東徙亦惡子之聲

桓譚新論曰王翁時男子畢康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梟示其罪於天下余上封事言宣帝時公卿朝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其母寧然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慚君子之於鳥獸尚為之諱況人乎

又曰余前為典樂大夫有梟鳴於廷樹府中皆懼余後與謝侯爭鬪俱坐免

說文曰梟不孝鳥也至日捕梟磔之

趙壹解擯賦曰甑瓦可以令梟求赦

嶺表錄異曰北方梟鳴人家以為怪共惡之南中晝夜飛鳴與烏鵲無異桂林人羅取生鬻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為勝狸

鴞

禮記內則曰鵠鴞胖

毛詩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又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又詩義疏曰鴞大如鳩綠色惡聲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施以美故也

莊子曰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

魏志曰夫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

晉書曰王羲之好鴞炙

三國典略曰齊太山王武成之長也母曰胡太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生於并州其日有鶚鳥於產帳之上

盛弘之荊州記曰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鶚

廣志曰鶚楚鳩所生如驪巨盤種類不滋乳也

鵩

西京雜記曰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而鳴長沙俗以爲鵩至人家主人當死誼作鵩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

賈誼鵩鳥賦曰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爲壽不長爲賦以自廣

漢太常孔藏仲尼之後以才學知名作鴞賦曰季夏庚子

思道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室隅異物之來吉凶是符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鵩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性生家謂之天神修德滅邪化及其鄰。梅陶鵩鳥賦序曰余既遭王敦之難遂見忌錄居于武昌其秋有野鳥入室感賈誼鵩鳥依而作焉

神仙傳曰尹軌字公度人有怪鳥鳴其屋上者以語公度公度爲一奏符著鳥鳴處其夕鳥伏符下死

鵂鶹

爾雅曰鵅鵋鵙郭璞注曰江東呼鵂鶹爲忌欺亦曰鵂鶹言句格

纂文曰鵂鶹一名忌欺白日不見人夜能拾蚤虱也蚤爪音相近俗人云鵂鶹拾人弃爪相其吉凶妄說也

博物志曰鵂鶹一名鵋鵙晝日無所見夜則目至明人截爪甲弃露地此鳥夜至人家拾取爪分別視之則知有吉凶凶者輒便鳴其家有殃

莊子曰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瞋目不見丘山殊性也

淮南萬畢術曰鵂鶹致鳥取鵂鶹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張羅其旁鳥自來也

南史曰侯景入臺城在昭陽殿廊下居夜常有鵂鶹鳥鳴呼景惡之使人窮山野捕焉

三國典略曰侯景矯豫章嗣王棟命禪位於已將拜受冊命忽有弃翁鵲集於冊書又夜有鵂鶹鳴於太極殿上景深以爲惡自控弦伺之

鴆

廣雅曰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欲徵李業爲博士業故不起乃遣人持鴆不起便賜藥業乃飲鴆而死

晉中興書曰烈宗詔曰次飛督王饒忽上吾鴆鳥一口云

以辟惡此凶物豈宜害進於是鞭饒二百使殿中侍御史孫雲臨於四衢之道焚燒之

晉書曰石崇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鴆鳥鶵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祇所糾詔原之燒鴆於都街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琴鼓之山玉山豐山岷山其鳥多鴆郭璞注曰鴆大如鵰紫綠色赤喙食蝮蛇也

淮南子曰運日知晏陰諧知雨

吳氏本草曰運日一名羽鴆

神農本草曰鴆生南郡大毒入五藏爛殺人

鬼車

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多鬼車鳥度家家槌門打戶捩狗耳滅燭燈禳之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帝少女

夜遊好取人家女人養之有小兒以血點其衣爲驗
嶺表録異曰有鳥如鵂鶹又名鬼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鑠人魂氣或去九首曾爲犬齧下一首常滴血血滴之家即有凶咎
三國典略曰齊後園有九頭鳥見色赤似鴨而九頭皆鳴
玄中記曰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鳥脱毛爲女人名爲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鈎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爲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也荆州爲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扶匐往先得其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各走就毛衣衣此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取衣在積稻下得之衣之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兒得衣飛去今謂之鬼車

不孝鳥

神異經曰不孝鳥狀如人身犬毛有齒猪牙額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鼻上有文曰不道左脇有文曰愛夫右脇有文曰憐婦故天立此異鳥以顯忠孝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八

羽族部十五

衆鳥　鳥卵　鳥巢

衆鳥

異物志曰錦鳥文如丹地錦而藻繢相交俗人見其似錦因謂之錦鳥形微大於雉其觜特有文章五色甚可愛
周氏雜字曰鸚鵡鳥似鳧
風土記曰鶂鶂鶩屬飛則鳴其翅肅肅者也
楚辭曰鴻鵠代遊曼鷫鷞曼長行也鷫鷞俊鳥
風土記曰鷖鶨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鷄生於荷葉上
爾雅曰鸛鷒鶝鶔也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郭甘去鵒隴昇
河圖説徵示曰鳥一足曰獨立見則主勇強也
廣州記曰新寧縣有獨足鳥大如鵠其色蒼其鳴自呼獨足
臨海異物志曰東垂有一足鳥俗名曰獨足疑是商羊文身赤口唯食蟲豸不害稻粱鳴如人嘯聲將雨轉鳴或曰山躁鳥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譟之

山海經曰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
孔融周歲論曰儀鳳屯集狂鳥穢之
爾雅曰鶉鳩老鵵郭璞注曰鳩鵵也俗呼之癡鳥鵵音田番切
説文曰欺老鵄也
左思蜀都賦曰鷩鶋山栖鶹母逵注曰鷩鶋鳥名如今山鷄其色班其鶋色黑出江東
莊子曰周周銜羽以濟河司馬彪注周周河上鳥也頭重尾屈是以銜羽鳥若如飛過何人之不可林莅於物以擣其斯矣也
埊法真登羅山疏曰越王鳥狀似鳶口句末可受二升許南人以爲酒器珎於文螺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啖百草木餌蟲魚唯噉木葉糞似薰陸香山人遇之既以爲香又治

雜著
南方草物志曰有鳥或名越王鳥大如孔雀喙長尺六寸
黄白黒色狀如人畫光飾以漆瑩磨尤益鮮明多持以飲
酒出交趾九真
劉欣期交州記曰鵜鶘黄喙二尺餘南人以爲酒爵
南越志曰鵜鶘一名越王鳥
嶺南録異曰越王鳥如烏而頸足長頭有黄冠如杯用貯
水互相飲食衆鳥鶵取其冠堅緻可爲酒杯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五距鳥足有重距其音先顧或謂之
先顧鳥以孔雀背連錢文
遊名山記曰芙蓉山有異鳥愛形顧影不自藏故爲羅者
所得人謂鴰鵻
廣州記曰廣寧縣有金鳥純白口脚如金其鳴自呼

九百二十八　二

異物志曰鸀鳥大如雄鷄色赤或黒而能鳴彈射取之其
肉香美中作炙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南山有鳥時吐物長數寸丹朱
彪炳形色類綬因名吐綬鳥
又曰晉太元中營道令何譜之於縣内得一鳥大如白鷺
膝上及髀有銅環貫之環大小刻鏤如橄欖子妙絶人工
于時京師皆觀之
嶺表録異曰有鳥形如野鵲翅羽黄緑間錯尾生兩枝長
二尺餘直而不褁唯尾梢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爲帶箭鳥
爾雅曰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璞注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如鵽而小黄黒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鳥在外今西在隴西鳥鼠同穴出）
臨海異物志曰江湖海鳥大於鸛喙長八寸潮上即鳴
又曰鸛鵲鳥海鳥也喙長八寸天欲風雨内喙於土中向風

海師以爲候鳴如嘯
又曰蜜母小鳥也色黒正月旦爲蜜蜂周行諸山求安處
蜂隨之蜜母暮還入蜂中
郭璞蜜蜂賦曰大君以總羣氏又協氣於零雀每先馳而
葺宇番叢穴之經略（蜜母一名零雀）爾雅曰塌木狗又曰鴢頭鵁
（孫炎曰鳥鵁也）
又曰突頡鳥（孫炎曰鸕鷀水鳥穀）
又曰鷏蟁母也
廣志曰蚊母吐蚊大如鳩
嶺南異物志曰五嶺溪山深處有大鳥如鵁鶄常吐蚊子
輒從口中飛去謂之吐蚊鳥
説文曰鸏水鳥也
南方草物狀曰孔貴如小母鷄

九百二十八　三　王適七

臨海異物志曰獨春鳥聲似春聲多者五穀傷聲少者
五穀熟
又曰羿鳥蘭草占米之貴賤若迎羿其聲羿一度即斛米
百錢再度二百未羿仍五十隨羿多少以占知之
爾雅曰鸄鶶鷵（郭璞注曰似烏蒼白色）
臨海異物志曰鸝雉鳴聲哀俗云繼母欲嫁因鸝使人守
之母遂不還兒因呼母言鸝鳩也
又曰遊鳥如鵝大其色黒以青絲頭繫竹竿呼之即来入
手俗言是東海神所養不可食也
臨海異物志曰獨姑鳥如隼其色黒其鳴如人呼鷄聲
爾雅曰鶨天籥也
南方草物狀曰金吉鳥其大如小母鷄
臨海異物志曰有鳥耀儀名曰苦姑

又曰除涂鳥小如鵪鶉甚黑天欲陰雨即鳴音言淥瀆
又曰祖端端小鳥天欲雨即鳴
抱朴子曰千秋鳥人面壽如其名
魯連子曰南方鳥名曰邦生而食其翼
南方草物狀曰羽鳥毛羽青黑色小於鳩
俞益期與韓豫章牋曰林邑有鳥名歸飛。臨海異物志曰
翼師形大如鵪鶉毛正黑色廣雅曰車擁鷯禮也
山海經曰基山有鳥焉名鵂鵂食之無卧
又曰北海蚍山有五采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
又曰青丘有鳥其狀如鳩名曰灌灌
又曰禱過之山有鳥二足三面名瞿如
又曰松果山有鳥名螐渠
又曰上申山鳥名當扈狀如雉食之不眴目

御覽九百二十八　四　汲寅

又曰符禺之山其鳥名鴖可以衛火
又曰英山有鳥狀如鶉食之已癘名曰肥遺
又曰辛塗山有鳥名曰數斯食之已癭
又曰崑崙丘有鳥名曰欽原蠚獸則死蠚木則枯
又曰灌題山有鳥見人則躍名曰竦斯
又曰梁渠之山有鳥名曰囂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衕下也
又曰陽山有鳥自爲牝牡名曰象蛇
又曰虎山有鳥名曰鴒鸚音鈴要其鳴自呼服之不眯
又曰丑陽山有鳥名曰駅駼可以衛火
又曰翼望山有鳥狀如烏三首六尾其名曰鵸鵌音奇余服
之使人不眯又以禦凶
又曰青要山有鳥名曰鴢音窈之鴢也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
食之宜子

又曰攻離山有鳥名曰嬰勺其狀如鵲赤喙白身其尾若
勺似勺形其鳴自呼
又曰鳥名青耕可以禦疫
又曰天帝山有鳥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頸毛名曰櫟食
之已痔
又曰翠山有鳥名鸓音畾其如鵲而兩首四足
又曰北囂山有鳥狀如人面名曰鷽鶋夜飛而晝伏
又曰太行山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鷾鶘
鶺
又曰馬城山有鳥狀如烏白首而身黃足其名曰鶌居食
之不飢
又曰號山有鳥名寓狀如鼠
又曰夢聯之山有鳥羣居而多飛其毛如雌雉名曰鵁鳥

御覽九百二十八　五　王冈

鵁音皎
又曰畢張山有鳥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食
之已嗌
又曰小侯山有鳥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鴣鸐鴣音姑鸐音習
又曰北號山有鳥其狀如鷄而白首鼠足虎爪名曰鬿雀
食人
又曰榆次山有鳥狀如梟人面而一足名曰橐𩇯音肥冬見
蟄服之不畏雷音其毛羽令人不畏雷

鳥卵

左傳哀公下曰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漢書曰武帝
時大宛諸國獻大鳥卵應劭曰如甕條支國有大鳥卵如甕
魏志曰清河令徐孝龍取十三種物着筐中使管輅射之
先說鷄子後論蚕蛹遂一一名之

吳志曰孫權太子嘗朝諸葛恪曰元遜何不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晉書曰戴安道少時取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文手刻字文既綺藻器亦妙絶

唐書武德中西蕃突厥葉護可汗遣使貢條支巨卵二

又曰貞觀二十一年西蕃吐陸可汗獻金卵瓶鳥鷟也彫刻作禽獸而塗以黃金

山海經曰西王母山有沃民國鳳卵是食甘露是飲

韓詩外傳曰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大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

管子曰子夏云彫卵然後瀹之所謂發積藏散萬物

墨子曰以他言非吾者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石猶不毀也

孫卿子曰以桀詐桀則幸詐堯譬若以卵投石

又曰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持之然而長者不貴非禮義之中也

淮南子曰越雞不能伏鵠卵

又曰鴈北向鵲始加巢雉鴝呼卵

淮南萬畢術曰艾火令雞子飛（取雞子去其汁燃艾火內空卵中疾風因擧之飛）

鹽之累卵（取鹽塗卵取也卵鹽上聊累矣）

抱朴子曰夏后始嗜食鳳卵而鳳去如此則鳳有種矣

揚子法言曰雛之不才其卵段君之不才其民野（段鶉不孵也）

其意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神仙傳曰有人病就茅君請福者以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悉擲出其中無黃者並差有黃者不愈常以此為候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若先生者以天地如卵耶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哉。博物志曰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龜鼈之屬諸投類皆卵生而影伏

幽明録曰桂陽羅君章二十許都未有志不爲啚學問常晝寢夢得一鳥卵五色雜耀不似人間物夢中因取吞之於是漸有志向遂更勤學讀九經以清才聞

羅含傳云吞飛鳥卵

吳氏本草曰丹雞卵可作虎珀

張衡南都賦曰春卵夏筍

張孟陽洛禊賦曰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於中河

鳥巢

尚書大傳曰古人鳳皇巢其樹好生惡殺

說文曰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

曾子曰鷹鷂以太山為下而增巢其上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烏鵲之巢可俯

莊子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又曰鵲上高城之埔而巢於高枝之巔城壞陵風而起

又曰至德之君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言鵲作巢而知風一說背風也）

陸賈新語云尭以仁義為巢舜以稷契為杖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九

鱗介部一

龍上

河圖曰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為押白玉檢黃金繩黃芝為泥章曰黃帝符璽（春秋運斗樞同）

又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玄金千歲生玄龍

又曰黃龍從雒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舜令寫之寫竟去

星經曰東方七宿為蒼龍（凡有鱗之類皆屬於蒼龍為鱗蟲之長）

歸藏明夷曰昔夏后啓土乘龍飛以登于天睪皋陶占之曰吉○周易乾卦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

又曰坤卦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又文言曰雲從龍

又說卦曰震為龍

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龍昇天

尚書中候曰黃龍負卷舒圖

又曰青龍銜玄圖

大戴禮冠曰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

禮記禮運曰龜龍在宮沼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淰潛藏也）

禮含文嘉曰龍馬金王帝王之瑞也

左傳昭五曰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不許曰我鬪龍不我覿也龍鬪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又昭七曰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

龍實智（言人實不智而謂之智非龍智也乃不智也）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養也）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也）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為裔也）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故帝舜氏世有畜龍氏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春秋元命苞曰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雲興

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有神龍二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

又曰黃帝得土德黃龍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

漢書曰惠帝二年正月兩龍見蘭陵人家井中又曰文帝時公孫臣以為漢土德黃龍見張蒼以為水德至十五年黃龍見成紀下詔召臣為博士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稱尊號改元曰龍興○後漢書曰哀牢夷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沉木有孕生男子十人沉木化為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因舐之後諸兒推為哀牢主○魏志曰華歆邴原管寧三人為友號曰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魏略曰文帝欲授禪郡國奏黃龍十三見明帝鑄銅黃龍高四丈置殿前

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産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潜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

又曰陸機嘗餉張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録曰慕容皝十二年夏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於龍山皝帥羣僚觀龍二百餘步祭之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還宮赦其境内號新宮曰和龍宮

晉書曰苻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海大魚化作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城東苻堅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其後果驗

又曰吕光伐龜茲軍其城南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隠地之所昭然猶在光嘆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獸之君大人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契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

又曰馮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遊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不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

又曰雷煥子華度蕐水劍躍入水化為龍

又曰初桓温南州起齋悉畫龍於其上號曰盤龍齋及玄篡而劉毅字希樂討玄玄死於盤龍齋而毅居之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和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峯巒聳秀林樹繁茂意甚悦之

宋書曰徐羨之嘗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文帝立羨之竟以凶終

又曰傅亮率行臺迎宜都王王舟實發自江陵中流有黑龍躍出負王舟左右失色王顧長史王曇首曰此大禹所以受天命吾何德以堪之

齊書曰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恐畏不敢居也

又曰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明帝初宗室多遇害其夢竟驗。梁書曰武帝郗后素妬忌及終化為龍入于後宮井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輙激水騰涌於是井上為殿衣服委積

南史曰梁江陵城壕中有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道龍出處為窟若數百斛囷遄音

三國典略曰陸法和拒任約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乘輕舟不介胄泛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能踊躍若待明日攻之當不損客而自破賊

陳書曰隋師濟江荊州呂肅敗後別師庶世寵領大艦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黄龍編色身各長十

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
不覺火自焚故隋文下詔以告郊廟
又曰宣帝初在江陵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
夜被酒張鐙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龍總驚走他室
後魏書曰汲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龍婦小
者龍子行人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
又曰正元元年有黑龍如狗南走宣陽門躍穿門樓下而
出此魏衰之徵也
後周書曰大象中滎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鬬於汴水之側
黑龍死
隋書曰源師初在齊遷在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屬孟夏以
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大驚喜問龍所在
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也

覽九百二十九　五　王杏

唐書曰貞觀中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
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則玄金也形圓斜廣尺餘
高六七寸
又曰先天中玄宗以旱親往龍首池祈禱有赤蛇自池中
而出雲霧四布應時澍雨
又曰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
臨平湖湖中有龍鬬傾里閭就觀之無量時年十二讀書
晏然不動及長精三禮及史記
又曰文宗太和二年五龍會於容州䄍産山之北次第而
至五彩之色具焉自申及戌而没
後唐史曰莊宗時五臺僧誠惠自號降龍師帝雅重之每
屈滕施敬諸王嬪御皆為之拜誠惠悉倨坐而受之初自
臺山謁帝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恚怒曰吾有毒龍五

百宣勞于命一龍拔片石常山其為沼乎踰年而滹川大
溢敗鎮之郭或聞其言益以為神默是帝敬之愈篤
周史曰徐州豐縣民單與井中龍出民有子母三人同覩
之即時昏卒龍既出澍雨漂沫城内居民濟之以栰登城
以避水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如蚕蠋欲大則函天
地欲上則陵雲欲沉則伏泉
又曰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
先生色黑不可以北
又曰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丙丁殺赤龍於南方庚辛
殺白龍於西方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言則禁天下
之行也

覽九百二十九　六　王杏

孫卿子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伎成
而無所用其巧也
又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
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
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
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
龍而非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者也又新序載
又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
得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
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嗋子又何規老
聃哉
又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淵得千金之珠

歸與其父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破也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悟子尚奚微之有哉

韓子曰夫龍之爲蟲有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之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淮南子曰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爲務矣)

又曰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夏禹之佐也初鑿井泄地氣以後必潰泄而漢故龍登玄雲神棲崑崙害一日龍在黃泉下恐害及故去之)知愈多而德愈薄矣

又曰夫騰蛇游霧而騰龍乘雲而舉

又曰虎嘯而谷風生(虎陰中陽獸也與風同氣)龍舉而景雲屬(龍陽中陰蟲也與雲同類)

又曰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之奉也(奉助也)

又曰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不見日故龍以目照之蓋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

新言曰漢祖踐三龍而乘雲路振長策而驅天下三龍人傑

又曰龍潛之水乘雲躍鱗虎嘯之聲因風奮烈達則振纓朝堂窮則身親南畝

抱朴子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

又曰西域方士能神祝者臨淵禹步吹氣龍即出浮其初出乃長十數丈於是方士更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方士乃掇取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以疏物塞壺口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賫龍往賣之一龍直數十斤金舉國會斂以雇之直畢乃發壺出一龍著淵潭之中因復禹步吹之輒一吹一出長數十丈須臾雲雨四集

又曰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

又曰夏時龍生於太廟之中

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且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罪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呂氏春秋曰禹南濟江黃龍負舟人懼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奈何憂於龍龍弭耳而逃

又曰晉文返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詩賦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承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此必介子推

家語曰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長水之怪龍罔象夏食而冬蟄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太昊包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

又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下有龍垂胡髯而下迎黃帝羣臣欲從持龍髯髯拔遂墮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

山海經曰夏后啓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

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身長三千里

括地圖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千里

論衡曰龍少魚衆少者爲神

列仙傳曰騎龍鳴者□人也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十餘頭
先草盧而守長之龍大稍稍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盧一
旦騎龍來語云吾鳴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百里當皆死
信之者皆去不信者以為妖言至八月水出死者萬計
又曰陵陽子明者好釣釣得白龍子明解釣拜而放之後
數十年得白魚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子明上黃山採五
石脂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又曰馬師皇者黃帝馬醫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針其脣
飲以甘草湯而愈後一旦龍負之而去
又曰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紫色衝
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冶與天通
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來安公騎之大雨東南
上而去

又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年臨去呼酒
家老嫗曰急裝當與汝俱去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
子先持一與嫗嫗得而俱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
上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耳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

鱗介部二

龍下　蛟　螭

龍下

孫氏瑞應圖曰黃龍者神之精四龍之長也王者不漉池
而漁德達深淵則應氣而游池沼
鄴蒼長水經注曰浮圖澄別傳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至
六月澄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日二白龍降於祠下於是
雨遍千里。又曰石勒時天旱沙門佛圖澄於石井岡掘
得死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呪而祭之龍騰空而
上天即雨降因名龍岡
又曰交州丹淵有神龍每旱村人以菌草置淵上流魚則
多死龍怒當時大雨

豫章記曰吳猛坐郭璞事被收寄載往南令船勿開戶船
主開船下有聲如在樹杪試窺之有二龍負船一宿至宮
亭湖還豫章。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存去
長安九百里水懸船而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之屬莫
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即為龍故云曝鰓
龍門垂耳轉下
又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於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
尾漸下高五六尺土赤不毛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
其行道因成土山故因名也
西河記曰張駿立謙光殿成後池中水有五龍晝日見移
時乃滅水遍變綠色殿即為銅亂以狀之駿竟不勝此殿
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
龍。方言曰龍未昇天曰蟠龍

辟諸記曰蛟龍畏楝樹葉五色絲

漢武帝內傳曰王母乘紫雲之輦又駕九色之班龍

葛洪神仙傳曰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辭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公與所用竹杖騎之忽然如睡已到家以所騎竹投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

楚國先賢傳宋玉對楚王曰神龍朝發昆崙之墟暮宿於孟諸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瀆之裏夫尺澤之鯢豈能料江海之大哉○王子年拾遺錄曰方丈山一名巒稚山東有龍場方千里有龍皮骨如山阜散骨血如流水燕昭王時以龍骨為燈光清瑩若水光映五色人以為瑞

沈懷遠南越志曰蟠龍身長四丈青黑色赤帶如錦文常

隨水而下入于海有毒傷人即死

人物志曰龍神不處囹圄之水鳳凰不翔網羅之鄉

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羣臣於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以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使射之有迅雷風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而皆活是為穿匈民

又曰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異苑曰陶侃嘗捕魚得一織梭還挂於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屋騰躍而去

任昉述異記曰漢和帝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西方烏場國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恃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又曰西方不可依山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五百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汎殺商人槃陁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呪龍龍變為人悔過向王王乃捨之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為螻蟻之所裁

蛟

禮記月令曰季秋伐蛟取鼉

史記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帝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晉書曰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欲州里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之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

家語曰竭澤而漁則蛟不處其淵

山海經曰蛟似蛇而四脚小頭細頸有白癭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甕能吞人○又曰禱過山有虎蛟魚身蛇尾其音如鴛鴦○淮南子曰蛟龍寂於泉而卵剖陵

又曰一淵不兩蛟蛟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爲刀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爲蛟也一棲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以喻日月不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

又曰流源千里深淵百仞非爲蛟龍也

又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

又曰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韓容懇夫民懇若展足薄冰蛟在其下蛟龍鼉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

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呂氏春秋曰前有佽飛者得寶劍於干將遂還及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拔寶劍曰此中腐骨朽肉也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珪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捕賊爲賊所傷道間見神女以肘後管中一丸藥與服即愈隨女入岱宗山石室金床玉几安期生從六七仙人見神女稱下官請陽九百六之數神女曰自頊四海水滅溟湖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蛟不達斯運之度唯叩夫索水辭訟紛紜有於上府三反煩於省察司陰亦疲於謹案矣

西京雜記曰鄒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潰沫流波亘數十里

又曰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裴淵廣州記曰新寧郡東溪甚饒蛟及時害人曾於魚梁上得之其長丈餘形廣如楯脩頭小頭胷前赭背上青斑脇邊若錦

尋陽記曰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一符與水中少時見一蛟死浮出。博物志曰澹臺子羽賫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濟三投璧於河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毁璧而去

又曰荊佽飛渡江兩蛟夾其船佽飛下劍盡斷其頭而風波靜

又曰東海上有勇士菑丘訢者過神淵強使飲馬馬沉訢朝服拔劍入水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電隨而擊之七日七夜眇其左目菑許外淄同

又曰燕太子丹質於秦見遣而爲機橋於渭將殺之蛟龍夾舉機不得發

又曰人食鸞肉者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

王子年拾遺錄曰漢昭帝常游渭水使群臣漁釣爲樂時有大夫任緒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頭有一角長二尺軟如肉焉牙如脣外帝曰此魚鯢之類非祥也乃命太官爲鮓骨青肉紫味甚美帝後思之使嘗者復覔終不得也

郭子横洞冥記曰多摩國去長安萬里在日南之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以爲車船乘象入海底取寶宿蛟人之舍久得淚珠則蛟人所泣淚而成珠也亦曰泣珠

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粉米祭之漢武建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爲蛟龍所竊若今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五色絲縛之此二物是蛟龍所憚

說文曰蛟龍屬也魚滿三千六百歲蛟爲之長率魚而飛去

幼童傳曰魏太祖年十歲浴於譙水蛟來逼自奮水擊蛟乃退畢浴而還

王韶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者遇

之必笑而沒

盛弘之荆州記曰襄城北汚水極深有蛟為害太守鄧遐勇果時人方樊噲拔劒入水蛟遶其足遐自揮劒截蛟數段流血丹水自此無害

劉敬叔異苑曰丞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兩蛟在川引弓射之中一即死增歸因復出市有一女子素服銜涕捉所射箭增怪之問焉答曰何用問為若是君箭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騁返未達家暴死於路

劉義慶幽明録曰晉安帝隆安初曲阿民謝盛乘船入湖採菱見一蛟來向船船迴避蛟又從其後盛便以叉殺之懼而還家經年無患至元興中晉天亢旱盛與同旅數人步至湖中見先叉在地拾取之云是我叉人問其故具以實對行數步乃得心痛還家一宿便死

續搜神記曰長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邊江有女子渚次澣紗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鰕魚女甚憐異之乃着澡盤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字大者為當洪次者名破阻小者名撩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時俱出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出頭望母良久方復去經年後女亡三蛟子至其墓所哭之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號

又曰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曰黃屯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可年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而來於門呼尹兒來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牀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以鱗甲而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顧謂尹兒曰明日當更來尹兒覰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外須臾雲四合白晝為之晦暝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淼漫淍捲尹舍忽見大蛟長三丈餘盤屈其舍頭焉

任昉述異記曰夏桀之末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蛟妾告桀吉凶之事

唐明皇雜録曰開元中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方拜舞於殿下時國醫紀朋顧之謂上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具備

楚辭曰蛟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木上

螭

淮南子曰乘雲車[illegible]入雲蜺[illegible]駕應龍[illegible]參青虬[illegible]攬絶瑞席蘿圖[illegible]前白螭[illegible]後奔蛇[illegible]

呂氏春秋曰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術則見外[illegible]於是受養而便說[illegible]魯國以訾孔子[illegible]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耶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王子年拾遺録曰崑崙山第三層有螭潭百里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藏此潭左側有五色石云是白螭之腸化為石

楚辭曰乘水車兮荷蓋[illegible]駕兩龍兮驂螭又曰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宋玉高堂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

九百三十卷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一

鱗介部三

龜

爾雅曰：龜三尺貢（今吳興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有大龜）。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謝（行頭仰），前弇諸果（甲前長），左倪不類（行頭左庳，今江東所謂左食者，以甲卜審），右倪不若（行頭右庳，為右食，甲形皆有）。一曰神龜（龜之最神明）。二曰靈龜（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為靈龜，即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蠵，以規切）。三曰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為陵龜）。四曰寶龜（書曰：遺我大寶龜）。五曰文龜（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六曰筮龜（常在蓍叢下潛伏，見龜策傳）。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

周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

又說卦曰：離為龜。

京房易緯曰：靈蓍四十九莖，下有千歲神龜守之。

焦贛易林曰：龜厭江海，陸行不止，自令枯槁，失其都市。

尚書皐陶謨曰：昆命于元龜。

又禹貢曰：九江納錫大龜。

又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出於背中，赤文朱字，止壇場。沈璧於河，黑龜出，赤文題。

又曰：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成王觀於洛，沈璧。禮畢，王退，有玄龜青純蒼光，背甲刻書，上躋于壇，赤文成字，周公寫之。

雒書曰：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法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偏黨，尊耆老，則出。

洪範五行曰：龜之言久也，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

周禮天官上：鼈人曰：春獻鼈蜃，秋獻龜魚。又春官下：龜人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六龜各異室也）。

大戴禮曰：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禮記月令曰：季秋登龜取黿（甲類秋乃堅成，故是月登取）。

又學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

又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逸禮曰：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禮統曰：神龜之象，上員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玄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錦，文運轉應四時，長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

左傳襄二十三年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臧文仲所居龜也），曰：紇不佞，失守宗祧（祧，廟），敢告不弔（[illegible]）。紇之罪不及不祀（不祀絕也，宜有後也），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曰：聞命矣。再拜受龜。

公羊傳定公曰：弓繡質，龜青純（純，緣）。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龜。

史記龜策傳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偉哉。

史記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王龜。凡八名龜。

龜各有文在腹下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神龜出於江中廬江郡常歲時出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謂嘉林龜在其中嘗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後移牀龜尚生能行氣導引。又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網當吾路泉陽漁者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王有德義故來告愬元王惕然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平曰龜也王求之泉陽豫且曰夜半舉網得龜使者載

行入端門見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故處於是元王擇日齋戒以刀剝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

魏略曰文帝時神龜出於靈芝池

晉書曰懷帝永嘉元年有王龜出於霸水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遼東送之侍郎王弘以為宇文允得龜滅亡之徵也

晉書曰符堅末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上有文象八卦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又有人夢於虜曰龜三千六百歲終必妖與亡國之象也其後竟驗。又載記曰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

南涼書曰末明年唐潛獻青毛神龜一頭。梁書曰元帝為江州刺史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也

三國典略曰梁陸法和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得一龜長一尺五寸杖叩之曰汝欲出此已數百歲若不遇我豈見天子日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去

陳書曰武宣章皇后母常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菲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

隋書曰開皇中掖庭宮每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床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

其物落床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

唐書曰先天二年丁未江州獻靈龜六眸腹下有玄文象

附文

梁記曰朱友貞末年許州獻綠毛龜以為瑞因宮中造室以居之目為龜堂

晉史曰安州李金全之將叛也郡樓有介蟲如龜而巨蹣跚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金全惡而焚之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而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龜合負而趣歸

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莊子曰莊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往先白焉曰願以境內累
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二千歲矣巾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
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又曰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窺阿門曰予自宰露之淵
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
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若漁何得荅曰且之網得白
龜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
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以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
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能七十
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為龜憂養
生之具人必笑之
又曰牛蹄彘顱亦骨也而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也
抱朴子曰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解
人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以來朱浴之乃剔取
其甲火炙擣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
又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稱時君者龜也
又曰郄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饑餓見冢中先大龜數數
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素聞龜能道引乃試
隨龜所為遂不復饑百餘日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奔置
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懌氣力自若
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歲邦人
謂之豕仙其羣臣言乎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而膳
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令杖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
得為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稷粮之珎而放君之惠
將報子焉後燕相遊于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
金樓子曰黃金蒲筍不以投龜明珠徑寸豈勞彈雀
又曰巨龜在沙嶼間背上生樹木如淵島嘗有商人依其
採薪及作食龜被灼熱便還海於是死者數千人
又曰陽郡山中有巨龜長八尺腹下有文字前後足下各
蹋一龜有時踰山越水咸觀異之
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
轉運應四時蛇頭龍脰左精象日右精象月知存亡吉凶
之變
又曰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音昝我迎歲

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
在上我在下吾以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
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又曰晉屠岸賈
欲追趙氏趙盾夢見叔帶持龜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
歌謂趙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
之身
國語曰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
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家語曰孔子問漆彫馮曰子
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者孰為賢乎對曰臧
氏家有守龜焉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
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馮從此見之若夫三人之賢與不
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彫氏之子其言人之美
也隱而顯言之過也微而著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孰克如之

論衡曰龜三百歲大如錢游華葉上三千歲則青邊有距
山海經曰大苦山陽狂水出焉注于伊水中多三足龜
星經曰天龜五星在南漢中
廣志曰蕭（疏鳩切）蠵（夷隹切）形如龜出交州山龜在山上食草
長尺餘
柳氏龜經曰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
三千四十二占於天地千歲之龜甲黑龜有五色時用之
神仙傳曰南極子龢即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腹藏皆
具杯成龜殼煮取肉還成杯
會稽後賢傳曰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
於路愉求買而放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視愉及封此亭
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感應如
此。華陽國志曰秦惠王十二年張儀司馬錯破蜀克之儀因

築城城終頹壞後有一大龜從硎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龜
行所築之乃成。古史考曰伏羲時靈龜負河圖（八卦是也）
洛陽記曰禹時有神龜於洛水負文列於背以授禹文即
治水文也
南越志曰龜甲名神屋出南海生池澤中吳越謂之元衍
神龜大如拳而色如金上甲兩邊如鋸齒爪利而能緣大
木捕鳴蟬至美可食不中於卜以其小故也
嵩高山記曰千歲松或化爲伏龜
義興記曰君山廟其下有池池中有三足六眼龜
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一名元緒
王子年拾遺録曰崑崙山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四
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也亦能言矣
郭子橫洞冥記曰黃安代郡人也常去自云卑猥不敢處
人間執鞭懷而欲書畫地以記其數一夕地成池矣明朝
移亦復成池時人謂言黃安吾耕年可八十餘視若童子
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一大神龜時人問子坐
此龜幾年對曰昔伏羲氏始造網罟有此龜以授吾龜背
已平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而一出頭我坐此龜已來
五遇出頭矣行則負龜而移世人謂黃安萬歲
博物志曰人有出行墜深泉澗者無出路饑餓分死左右
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頭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饑
體殊輕便能巖岸經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
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
日中復其本質
又曰龜三千歲游旋卷耳之上蓍千歲三百莖同本以老
知吉凶

神異經曰西方大荒中有人焉長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
戴朱鳥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友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怜
公嘗令曰捕魚獲龜如車輪公付廚帳下倒懸龜著屋
蒙其夕纔眠已厭如此累夜公聞而問蒙何故厭荅云
眠輒夢人倒懸己公容應向龜乃令人放龜所在果倒
懸著屋公嘆曰果如所夢命下龜於地於是蒙即得安
放龜乃去。又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
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
買便以歸著甕中養之日日大近欲尺許其人憐
之持至江邊放於水中視其去後邾城遭石勒敗毛寶棄
豫州赴江者莫不沈溺賣于時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既入
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游去中流視之乃是

先所養白龜甲六七尺既送至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猶迴首數焉。又曰鄱陽縣民黃赭入山採荆楊子遂迷不知道數日饑餓忽見一大龜赭便呪曰汝是靈物吾迷路不知道今騎汝背示吾路龜即回右轉赭即從行去十餘里便至溪水見賈客行舡赭即往乞食便語舡人云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即生瘡既往亦復不見龜還家數日病瘡而死

劉敬叔異苑曰餘姚縣倉封印完全而開之覺大損耗後伺之乃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密令毀龜口於是不復損耗

又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良為時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舡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煑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取煑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為元緒

孔氏志怪曰會稽吏謝宗赴假吳中獨在舡忽有女子姿性妖婉來入舡問宗有佳絲否欲市之宗因與戲女漸相容留在舡宿歡宴繼曉因求宗寄載宗便許之自爾舡人恒夕但聞言笑兼芬馥氣至一年往來同宿密伺之不見有人方知是邪魅遂共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得二物並小如拳以火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自說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既為龜送之於江

廣五行記曰晉孝武太元中吳郡岑泉為司農造碑於江畔湖西之村見石龜戴碑從田中出還其先處萍藻猶在腹下其月泉暴亡

任昉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背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命錄之龜曆[illegible]胡書龜曆之文

又曰周時城陽雨錢終日方絕王莽時未央宮雨五銖錢既至地悉為龜兒

又曰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壽萬年曰靈龜

孫惠龜賦曰有黼衣之大夫兮衣玄黼之衣裳乘輜車之岌兮駕雲霧而翱翔風雨為之電奮兮五色赫以煜煌

李顒龜賦曰質應離象位定坎居賤彼孕頤貴我靈符洛川見蔡書洞祕賾通玄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一

鱗介部四

鼈 黿 鼉 吊

鼈

易說卦曰離爲鼈

爾雅曰鼈三足能(今吳興陽羨縣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鼈)

周書曰成王時長沙獻鼈鼊

周禮天官鼈人曰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鼊蜃(鄭司農云簎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春獻鼈蜃

禮記曲禮上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不饒多也)

又樂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魏略舊志曰昔北方有橐離之國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娠後生子王捐之於圂中猪以氣噓之徙馬櫚馬以氣噓之王疑之以天子乃命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而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後魏書曰夫餘之臣以朱蒙善射欲殺之朱蒙母以告朱蒙與烏連二棄之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欲濟無梁朱蒙告水曰我是河伯外孫今逃追兵垂及如何於是魚鼈並浮爲成橋朱蒙得渡追騎不得渡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隋書曰崔弘度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汝啗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於是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流汗無敢欺隱

孫卿子曰跬步不休跛鼈千里(淮南子同)

莊子曰埳井之鼃謂東海鼈曰吾跳梁井幹之上入沐缺甃之崖樂亦至矣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海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曰夫海千里之遠不足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極其深禹時十年九潦而水不爲加益湯時八年七旱而岸不加損夫不爲須臾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蛙聞之適適然驚規然自失

韓子曰鄭縣人卜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因縱而飲之遂失鼈

淮南子曰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瞀精於明也(不可以瞀瞀聞見)

又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

又曰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立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

又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鋣而爭鷄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

又曰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儛於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也)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服三苗避鷹翔川上漁鼈恐皆深)飛鳥揚(鳥見鷹而驚去)必遠實也(鳥獸欲害之心故鳥而知其情實故遠之)

說苑曰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辱安從至乎

國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睹父曾大夫客)

上客羞鼈焉小賭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
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
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賓之禮養上貴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曰遂逐
之五日

呂氏春秋曰水之深則魚鼈歸之樹之盛則飛鳥歸之庶
草美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寡人欲祀河伯可
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彼獨不欲雨
乎祀之何益

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

顧譚新言曰吳之鄱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

神仙傳曰汝南郡中常有鬼怪歲輙數出過時導從威儀
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乃還去甚以爲患後費長

房詣府君而正值此鬼來到府君門常徑入獨此來至門
而已不敢前欲去長房厲聲呼使促前來鬼化作老公乃
下車把板伏庭中叩頭乞得自改長房曰汝死老鬼不念
良善無故導從盪突官府知當死不復汝真形此鬼須臾
即成大鼈如車輪頸長一丈許長房復令還就人形以一
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一札符去使人
追視之至陂邊以頸繞株而死

王子年拾遺記曰容山下有水多丹鼈魚皆能飛躍

星經曰天鼈十三星在南斗主水蟲

南越志曰海中有朱鼈狀如肺有眼六脚而常吐珠見則
天下大旱

崔豹古今注曰鼈一名河伯從事

博物志曰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黿鼉此諸類皆卵
生而影伏

又曰大要無雄龜鼉類也無雄與蛇通氣則孕

又曰鼈剉令如棊擣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中作
投於池澤中經旬臠臠成鼈

志怪曰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治不能愈奴死乃剖腹
視之得一白鼈赤眼甚鮮淨以諸藥内鼈口中終不死後
有人乘白馬來者馬溺濺鼈縮頭藏脚乃試取馬溺灌之
豁然消成水病者頓飲一升即愈

淮南萬畢術曰青泥殺鼈得莧復生

黿

禮記月令曰季秋登龜取黿

左傳宣上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
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

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
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廣雅曰海黿大斂重千鈞

續漢書曰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
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唐史曰韋丹少在東洛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
漁者網得大黿繫之橋柱引頸四顧有求救之意丹問曰
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曰可於是與之
放黿於水徒步而歸

淮南子曰桀之力別觡伸鉤觡骨索鐵操金推移大犧犧大
牛也水殺黿鼉陸捕熊羆

又曰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
埳井之所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

又曰高山險阻深林藂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淵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

魏子曰夫樹樹異風人人異心不可以一檢量故黿鼉得水則生虎豹得水則死

晏子春秋曰齊三子爭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黿銜左驂而入砥柱流冶潛行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黿頭鶴躍而出君冶之功可以食桃

抱朴子曰在頭水有大黿常在深潭號爲黿潭此能作魅行病吳有道士戴炳者能視見之以越章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黿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殺之而病者並愈又有小黿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

書紀年曰穆王三十七年起師至九江以黿爲梁也

璅語曰范獻子獵占之曰此其鯀也君子得黿小人遺冠獻子獵而不得遺其豹冠

列仙傳曰廬山頂上有湖湖廣數頃黿鼉盈於水中

博物志曰屠黿解其肌肉唯腸連於頭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鳥往食之則爲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雀

崔豹古今注曰黿爲河伯使者

搜神記曰齊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懼古冶子於是拔劍從邪行五里逆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鸞躍鵠踴而出仰天大呼水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淮南万畢術曰黿脂得火可以燃鐵 取黿殺之燒鐵炭塗以黿其脂中鐵自燃

燒黿致鼈 取黿燒之鼈自至

楚辭曰乘白黿兮逐漁 言河伯從鯉近則乘黿也

宋玉高唐賦曰黿鼉鱣鮪交積縱橫

鼉

毛詩文王靈臺曰鼉鼓逢逢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伐蛟取鼉

說文曰鼉水蟲似蜥蜴長丈所從黽單聲

汲冢周書王會曰會稽以鼉 注其皮可以冒鼓

吳志曰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瑤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求生守死不去來無成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被收融刮金印龜背一服而死 江表傳同

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不得游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出孔子請問曰有道乎丈夫曰吾長於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無私焉

呂氏春秋曰帝顓頊令飛龍作八風之音以祭上帝乃令鼉爲樂倡鼉乃偃寢以其尾擊腹其音美也

搜神記曰滎陽張福船行夜有女子乘小舟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戲調之遂就福寢中夜月照乃見一白鼉枕福臂而卧福驚起鼉便去乘之船乃枯槎也

郭義恭廣志曰鼉魚長三尺有四足高尺餘尾如蝘蜓而大南方嫁娶必得食之魏武亦壁還所掘得之是也

支僧載外國事曰私訶條國金道遼山有毗呵羅寺寺中有石鼉至有神靈衆僧飲食欲盡寺奴輒向石鼉作禮於是食具

許氏志怪曰沙門竺僧瑤得神符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召瑤治之瑤入門便瞋目大罵老魅不守道敢干犯人女在內大喚云人殺我夫鬼在側曰吾命盡於今可爲痛心因歔欷悲啼又曰此神也不可爭傍人悉聞於是化爲老鼉走出中庭瑤入撲殺之

幽明録曰宋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乘云己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乃將女江際擊鼓以術祝治療春以爲欺惑百姓制期須得妖魅後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即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前更以赤朱書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沉乍浮向龜隨後催逼鼉自忿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慟哭云失其因好自此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何物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示春春始知靈驗

吊

裴氏廣州記曰吊蛇頭鼉身亦水宿亦水栖俗謂爲吊膏至輕利以銅瓦器貯之浸出而唯鷄卵盛之不漏磨治諸毒腫絕驗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三

鱗介部五

蛇上

周易繫辭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爾雅曰螣螣蛇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淮南云蟒蛇蟒王蛇郭璞注曰蟒蛇最大者故曰王

左傳莊公曰初内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之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又文下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又襄三叔向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又襄九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蛇乘龍蛇玄武之宿龍歲星

史記曰秦文公夢黄蛇自天下屬地其口出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

漢書曰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經豐西大澤中有大蛇當道拔劒斬之遂行後人至者見一老嫗哭蛇曰此白帝子也向赤帝子過而殺之嫗因忽然不復見

後漢書曰華他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一作噎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蒜虀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他言乃立吐一蛇

晉書曰杜預先在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户而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又曰樂廣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

所以客谿然而解況病頓愈
又曰趙王倫篡位殿上有大蟒及小蟒耳間垂肉似童孝
幘小蟒亦然
又曰慕容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
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
又曰沮渠蒙遜攻浩亹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為一
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回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
沈約宋書曰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
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
衆並異焉
南史曰梁主衣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
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玄州苑復見大蛇盤
屈於道羣小蛇遶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

是錢龍帝勑所司即日取數十萬錢鎮於蛇處以厭之因
設法會赦囚徒賑窮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際落帝
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縈帶輿
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逐之不及
梁書曰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
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之蛇則死矣
陳書曰後主末年昏淫政亂秘書監傅縡上書諫諍後主
逼令自盡死後有惡蛇上屋來靈床當前受祭酹而去復
來百有餘日時有彈指聲俄而陳滅
後魏書曰東魏孝靜帝武定中有大蛇見武牢城上時北
豫州刺史高仲密以武牢叛死者數千人後武消難之任
武牢蛇又見消難亦叛土人謂之雌龍
隋書曰煬帝大業末年翟讓初見李密來在格上密歷節
化為赤蛇讓心異之竟為密所殺
又曰薛儁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
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儁以為不祥歸而憂
悴母逼而問之儁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儁母而
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
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壽終於四十
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
又曰李密據偃師王世充領兵討之夜有班蛇長丈餘向
寢屋作聲如牛吼執伏者斬之明日戰大潰疋馬歸國
唐書曰太宗屯柏壁常欲覘敵潛竊遠抄騎皆四散太宗
與一甲士登丘而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
蛇逐鼠觸甲士驚起因見賊至遽白太宗而俱上馬馳百
餘步為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當時

以為神異焉
又曰建中三年趙州寧晉縣仁孝里沙北有棠樹甚茂百
姓禱之為神忽有羣蛇數千自東南來趨北岸集棠樹下
為二積留居南岸者為一積俄有二龜徑寸繞行積傍積
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野人以告蛇腹皆有瘡若矢所中
又曰元和中五坊小使每群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
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
使飢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携蛇篋而去
又曰李朝晟為邠州刺史城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
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為停
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致祠焉
又曰罽賓國有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
嗅而尿之其瘡立愈

後唐史曰清泰三年春有蛇鼠鬬于師子門外而鼠殺蛇

晉史曰高祖即位之前一年歲在乙未鄴西李固橋下鼠與蛇鬬鬬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志之後唐果滅於申

周史曰太祖常寢崇启見五色小蛇入顙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卮酒器也受四升卮章移切）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爲足未成一人蛇後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將移師攻齊齊畏公甚戰勝不知

止猶爲蛇足昭陽解軍而歸○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

愼子曰螣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蚯蚓同

韓子曰昔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作爲青角虎狼在前蟲蛇伏後

又曰蟺似蛇而蠶似蠋（音蜀）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蟺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又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大蛇行而小蛇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也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一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負傳而隨之至逆旅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淮南子曰越人得蚺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蚺蛇大蛇也其長數丈）

又曰犧牛騂毛宜於牲其象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黑色蛇屬也戾潛於水神家能致雨電）

又曰神蛇能斷而復屬而不能使人勿斷也

又曰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而處（容成黃帝時造曆上）託嬰兒於巢上致餘糧於畝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

又曰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以安足

淮南万畢術曰烏喙蛇肝病病作不苦（取烏喙蛇肝合等治和丸如梧桐當欲作毒一丸人不從矣）

抱朴子曰巳日山中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又曰或問隱居山澤治蛇蝮之道曰昔員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去也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鷄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傳之瘡中登愈

又曰蛇類雖多唯有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而爲此蛇所中若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須臾燋盡而人得活也

山海經曰泰華山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又曰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君子服之已心腹之疾（今南方蚺蛇吞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類也）

又曰大同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如鼓人擊柝身音吒）

又曰鮮山多鳴蛇其狀如蛇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大旱

又曰黑齒人爲人黑齒有虵一赤一青在其傍
又曰雨師爲人黑手各操一虵
星經曰騰虵二十二星在室北近河主蟲虵
說苑曰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虵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耶山是虎室澤是虵窟何不祥乎
新序曰太子申生至靈臺虵遶左輪御曰速得國之祥太子遂不反伏劒而死
賈誼書曰晉文公出田前驅還曰前有大虵其高如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攻之公曰不可吾聞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身善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戒以妖我若攻之是逆天令也乃歸齋宿而請

於廟退而脩政居三日夢天誅虵曰爾何敢當聖君之路文公覺令人視之虵已魚爛矣同新序
又曰孫叔敖之爲兒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旦見兩頭之虵恐死毋問曰今虵安在曰聞見兩頭虵者死恐他人復見之已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同新序
列仙傳曰玄俗者自言河間人餌巴豆雲母賣藥於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買服之下虵十餘頭
酈善長水經注曰南鄉故城城南外舊有郡社栢樹大三十圍蕭欣爲郡伐之言有大虵從樹腹中墜下大數十圍長三丈小虵數十隨之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於欣欣不以厝意及伐之少日果死
又曰漢水又東合洛水水有二源合注壑於神虵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虵性馴良不爲物毒
又曰交州山多大虵名曰蚺虵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合頭角嗽之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虵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虵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珎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蚺唯大虵旣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四

鱗介部六

虵下

虵下　虺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巴郡馮緄字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虵可長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憲得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虵四五千里官以東爲名後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也

蜀王本紀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還梓潼見一大虵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虵山崩壓五丁

玄中記曰東海有虵丘之地衆虵居之無人民多神虵或人頭而虵身

又曰崑崙西北有山周迴三萬里巨虵長萬里虵常居此山飲食滄海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故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者以梓宮招䰟幽野於是丹虵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雷次宗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虵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輙以氣吸引取之吞噬已百數行旅斷道道士吳猛與弟子數人往欲殺虵虵藏深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虵乃出穴頭高數丈猛於尾緣背而以足按虵頭著地弟子於後以斧殺之

裴淵廣州記曰晉興郡蚺虵嶺去路側五六里忽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行者過視則往而不返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交州出由此嶠見之大驚云此虵也住行旅施符勑經宿往看虵已死矣左右白骨積聚成丘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巘山有漢大傅陳蕃塚墓西岸有廟名曰宮渚昔值軍亂聞墓有三寶軍人爭掘指麾必營忽大虵圍繞墳前崩雷晦雨當時竟不得發

宋永初山川記曰興古郡有大蛇名青葱有大蛇名赤頸

又曰柴桑縣有飛蛇

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有大蛇多爲人害不可得居帝游圓丘以雌黃精厭大虵

郭子橫洞冥記曰虵珠出塗云國有青靈虵產珠色光白如瓊玖之類

博物志曰蝮虵秋月毒盛無所螫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樵採設爲此草木所傷剌者亦殺人

又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虵

廣志曰永昌郡有岐尾虵

又蝮虵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歷之裁嚙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血出而死

列異傳曰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劾百鬼衆魅有婦爲魅所病侯劾得大虵又有大樹人止之者死鳥過亦死侯劾樹夏枯有虵長七八丈懸而死

搜神記曰魯定公元年有九虵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又曰隋侯行見大虵傷救而治之其後虵銜珠以報之

又曰竇武母產武而并虵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定有大虵自榛草而出赴喪所以頭擊柩涕血項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又曰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於湯中銜卵而去三人無幾皆死

又曰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死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泓泓冷聞其腦間食聲咂咂數日而出去尋復來取手巾急縛口鼻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

異苑曰太元中汝南人伐竹見一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嘗伐餘遺竹見一宿筥成雉頭頸盡就身猶未成此亦竹為蛇蛇為雉也

又曰薪野藉卷常與奴婢居野舍每至飯時輒有一物來其狀似蛇長七八尺五色光鮮卷異而飴之遂經數載產

業加焉奴後密打殺即得能食病日進三斛飯猶不為飽少時而死

又曰丹陽鍾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二尺許文色似青瑠璃頭有雙角白如玨感而畜之於是資業日登經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繼殞斃此蛇來吉去凶其唯龍乎

又曰魯國牟縣象山上有寺廟令民欲架室者輒見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周景式廬山記曰安侯世高者安息國太子與友人共出家學道友人好恚怒死受蟒報為此宮亭廟神世高於廣州為人所殺還生安息國復為王子年二十又棄國入吳之宮亭泊舡過呼友人與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世高向之胡語唄竟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舡跪受呪願因忽不見世高語同舡人曰向少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蟒既見世高從山南過死山北今吳某民所居蛇里是也

幽冥錄曰會稽謝祖之婦初育一男又生一蛇長二尺許便逕出門去後數十年婦以老終祖忽聞西北有風雨之聲須臾見一蛇長十數丈腹可十餘圍入戶逕靈座因至柩所繞數匝以頭打柩目血淚俱出良久而去

又曰會稽郡吏鄮音懋縣薛重得假還家夜戶閉聞妻床上有丈夫眠聲喚妻久從床上出未及開戶重持刀便逆問妻曰醉人是誰妻大驚愕因苦自申明實無人意重家唯有一戶搜索了無所見見一大蛇隱在床腳酒臭重便斬蛇寸斷擲於後溝經數日而婦死又數日而重卒死經三日復生說始死有人桎梏重到一官府見官察問何以殺人重曰實不曾行凶曰寸斷擲在後溝此是何物重曰此

是蛇非人府君愕然而悟曰我當用為神而敢淫人婦又妄訟人勅左右召來吏卒乃領一人來着平巾幘具詰其淫妻之過將付獄重乃令人送還

廣五行記曰晉吳興太守袁玄瑛嘗之官請郭璞筮吉凶璞曰至官當有赤蛇為妖不可殺之後到府果有赤蛇在銅虎符函上盤玄瑛家人擿殺之其後玄瑛為徐馥所害

又曰晉安帝義熙末年殷仲文年十三父亡家有大帷有大蛇長丈或戴其堂屋或拔其灶釜置地家人棄舍奔散唯仲文居喪如故然仲文後竟為宋高祖所戮

又曰陳時吳興顏楷在田上樹取桑葉見五尺大蛇入一小穴其從蛇相次或三尺或五尺次第相隨略有數百楷急下樹看所入之處了不見有一孔日暮還家楷病口瘂不復得語

又曰東光人東方飛龍病其夢化爲大黒虵以告其妻旣死遂有大黒虵入室上棟閒飛龍諸子將殺之其母曰此是爾父諸子不用母言遂殺之即日暴雨諸子皆震死前

唐景龍文館記曰興慶池者長安城東隅形勢之地也中多王侯第宅天后初有居人王純掘地得黄金百斤致爲官司聞之密加捜獲純懼投於井中縣官窺之見雙赤虵仰首張吻遂不敢入純以此金當爲己復入井取之還見赤虵赫然蟠屈純懼而出其夜井水涌溢漸成此池可廣百餘頃

嶺表録異曰南土有金虵亦名錫虵又名地鱓州土出黔中桂州亦有即不及黔南者其虵麁如大指長一尺許鱗甲上有金銀解毒之功不下吉利也

又曰蚺虵大者五六丈圍四五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有班文如故錦纈俚人云春夏多於山林中等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直至頭角於口骨入齧闕其首伺鹿未盡骨出）鹿身方嚥入腹如此後虵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擇男健於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

又曰兩頭蛇嶺外多此類時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背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頭而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亦謬也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埋之恐他人見復受其禍南人見之爲常其禍安在

吳氏本草經曰虵脫一名龍子單衣一名弓皮一名虵附一名虵筋一名龍皮一名龍單衣

楚辭曰蝮虵蓁蓁封狐千里

傅玄神虵銘曰嘉玆虵靈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

楊雄客難曰獨不見翠虵絳螭之將登天乎必聳身於蒼梧之淵背浮雲翼疾風而上

虺

毛詩鴻鴈斯干曰唯虺唯虵女子之祥

國語曰吳伐越越王請盟吳王將許之申胥（申胥伍子胥）曰不可許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成辭順志虺而弗摧爲虵將若之何吳王不聽乃許盟

捜神記曰陳留阮士禹傷於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虺成於鼻中

任昉述異記曰虺五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而爲角龍又千年爲應龍○楚辭曰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孔融答路粹書曰朱彭寇賈之徒當世壯士惡相攻能爲國患輕薄劣弱者如兩虺相齧適足還災其身誠無所至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五

鱗介部七

魚上

星經曰天魚一星在尾後河中星明則河海出大魚

周易姤卦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又中孚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又明象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

毛詩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直薦

又魚藻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毛云頒大首皃也

禮記曲禮曰凡登宗廟稾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

尚書益稷曰暨鳥獸魚鼈咸若自注皆順之物

左傳昭元劉子曰善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又昭元曰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春秋運斗樞曰叩方頒擾小民失恩虎銜魚

爾雅曰魚有力者徽強大多力魚枕謂之丁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可以作印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之魚之骨體盡似丙丁之屬因形名之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舡中武王俯取以燎之

漢書曰陳勝吳廣爲屯長領兵戍漁陽舉大計威兵士以丹書帛曰陳勝王置所罾人魚腹中兵買魚見書

東觀漢記曰世祖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上過禹營禹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士吏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眞天人也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陳囂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取之者囂見避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慙不受自是無復盜其魚

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魏志曰黃初六年帝東征吳文德郭后留譙時后從兄弟欲遏水取魚后曰今奉車所不足豈此魚乎

吳志曰孫權時謠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

晉書曰王延性仁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

又曰五部單于賢王劉豹妻呼延氏魏嘉平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而去

巫現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

又曰錢唐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

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魚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各以一兩頭置門而去

沈約宋書曰明帝太始二年幸華林園天淵池白魚躍入御舟

齊書曰中興元年義師下未至竟陵三十里魚長三尺躍
入御船中
梁書曰張昭字德明幼有孝性父漢常患消渴嗜鮮魚昭
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
又曰王固嘗聘魏因晏饗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
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金城太守胡𢒰叛張軌遣都
護宗毅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
物虜必解甲歸我矣𢒰請降軌有之
後魏書曰高祖幸清徽堂因之流化池高祖曰此池中亦
有佳魚任城王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
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北史曰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
常苦難得後宅忽有泉出而魚遂得以供膳時人因謂其
泉爲孝泉
隋書曰盧孝仁性奢華常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
又曰大業中納言楊達言於遼水造御舟有白魚躍入舟
內。又曰乞伏慧爲潭桂二州總管其俗輕剽慧躬行朴
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音賽捕魚者出絹買而放
之
唐書曰眞臘國地饒瘴癘毒蠚音海中大魚半出望之如山
又曰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黄紗單衣迎謁
路左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百頭將餽貴戚太宗知而數之
又曰太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
也於是中綱而止
又曰開元二十一年衢州獲魚有銘獻之侍中裴光庭等

奏曰魚龍爲圖河洛所出比之盛明彼何足云
又曰吐蕃國在吐谷渾西界其春夏常粮資海魚以給之
國語曰周文太子發耆鮑魚太公爲其傅曰鮑魚不登俎
豆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
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山高者獸脩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
不可以空器召
又曰因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
不放魚於木沉鳥於淵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列子曰八紘之北有溟海魚廣千里其長稱焉
孟子曰有餽生魚於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反命曰始
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子產曰得其所哉校人曰孰謂
子產智吾既烹而食之矣
又曰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雀者鸇也
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魚生於山則雖十宿沙
不得一魚焉宿沙非闇於魚道者彼山非魚之所生也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
忘於江湖也
又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也。又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制
之故鳥飛不厭高魚鱉不厭深
又曰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
又曰任公子蹲會稽釣東海朞年而大魚食之公子得若
魚淛河以東蒼梧以北無不厭若魚者

又曰井魚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氷
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有六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而觀焉太公涓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跗觸崖若路魯連曰釣所本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
顔子曰昔宋人臨萬仞之淵釣數寸之鱗魚將食鉤不知懸之自進有頃墮而死利能誘也
韓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曰夫唯嗜魚固不受也
淮南子曰夫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
又曰火上蕁水下流故鳥動而高魚動而下
又曰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

卯大五百三二 五 四一五 任戍一

又曰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又曰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有所餘也
又曰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後末也
又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
又曰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而棄餘魚[illegible]
又曰月者陰之宗是以月毀則魚腦減
又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猨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也宋君亡其珠而池魚為之殫殫盡也
又曰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猨賜者非負而緣木縱其所之而已
又曰畜池魚者必去猵獺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又曰臨河羨魚不若歸家織網也羨[illegible]
又曰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
又曰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知雨也
又曰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
又曰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宓子賤而巫馬期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巫馬期欲以觀其化也見夜魚者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
抱朴子曰取一把瓊丸內一活魚口與無藥者俱投沸膏中猛火之上其銜藥者浮戲游濟不死

寅九百二十五 六 任戍一

又曰丹陽水有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先浮水側赤光上照取此魚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
金樓子曰專諸學炙魚香聞數里王僚索魚炙專諸持一利剛刀藏着魚腹中
晏子春秋曰景公射賀堂上唱善者一口弦章入公曰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
戰國策曰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請一言者靖郭君見之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使更言之曰海大魚網不能止釣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今齊亦君之水也靖郭君乃止

又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下涕曰
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之後得大者今臣且欲棄前所得
者今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爲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内其美
人亦甚多聞臣之得幸於王也畢褰裳而趨王視臣亦曩
臣之所棄魚也王於是令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
家語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
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孔子曰再拜
而受掃地祭之
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畋
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
又曰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
仞之上弓良也
又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宋王問珠之所在曰投

之池中於是竭池取珠魚皆死矣
吳越春秋曰越王既棲會稽范蠡曰臣竊見會稽之山
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溪六谷之廣
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民臣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
萬越國當富盈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
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
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饑民後宮多
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内多貧乏
之民皆失君之道故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亡國
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
喻寡人也且今行之矣於是乃遣使恤鰥寡故漁者獻餘
魚而楚國賴之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瀕俗説池中漁人姓字居
近城門城失火延及其家謹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因汲
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中
傷重謹也
又曰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嘉以爲瑞故名鯉字伯魚
論衡曰釣者刻木爲魚丹漆其身迎水浮之水動作魚似
眞眞魚並來會聚土龍之象何以不能致雨耶
又曰彭蠡之濵以魚食犬
顔氏家訓曰山中人不信有大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
大木大如魚
又曰江陵高偉隨顔之推入齊世九數年向幽州淀中捕
魚後病見群魚齧之而死○三輔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
學水戰法後昭帝小不能復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

祠餘付長安市魚乃賤
先賢傳曰蔡君仲至孝母喪居墓側天旦下神魚四頭置
墓前以祭
蕭廣濟孝子傳曰巴郡杜孝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
官得生鮮截竹筩盛魚一頭置江中婦得之笑曰是我婿寄乃以
進母○又曰陳玄陳太子也從母譖之陳侯令自投遠水
魚負之以出玄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刻石爲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鬐尾皆
動漢代祈雨往往有驗
又曰昔人有東海遊者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
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煑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舡
者斫纜舡復飄蕩向者孤洲大魚也怒棹揚鬐吹波吐浪
去疾風雲在洲上死者十餘人

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玄謂曰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以丹書紙內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得書青黑如菻又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社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着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潦帝曰水中可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食之

水經曰魚復溪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

又曰扶南國有鮮色魚黑身長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水便來爲害

廣志曰武陽小魚大如針號一斤千頭蜀人以爲醬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六

鱗介部八

魚下

鯉魚 鯾魚 鱅魚

鯖魚 鮔鱛魚

魚下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釣魚綸絶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鉤明日遊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玄中記曰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遇尾其產則三百里水爲血

永嘉郡記曰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魚倉

三齊記曰青城山始皇祭此山築石城入海三十里射魚水四里變赤如血于今猶爾

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湖鄉連水邊有石魚形若鯉相重沓如雲母炙之作魚腥

林邑國記曰飛魚翼如蟬飛則凌雲沉沫海底

王子年拾遺錄曰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有洞淵廣千里有魚身長千丈鱗色蘭徧鼻有角時鼓舞戲或有遠而望者見水間有五色雲上就而視之此乃魚噴水爲雲也

又曰夏鯀治水無功沉於羽淵化爲玄魚大千丈後遂死橫於河海之間後世聖人以魚爲神化之物以玄字合於魚爲鯀字

崔豹古今注曰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別耳目鼻與人不殊見人良久入水而沒

博物志曰吳王江行食膾有餘棄於江中流化而爲魚今

江中有名吳王餘鱠魚者長四寸大者如箸猶作鱠形
嶺南異物志曰南方嘗晴望海中二山如黛海人云去岸
兩廂各六百里一旦暴風雷且霧露皆腥雜以泥涎七日
方巳屬有人從山來説云大魚因鳴吼吹沫其一鰓掛山
巔七日山爲之折不能去鳴聲爲雷氣爲風涎沫爲霧
又曰海中所生魚蜃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爲恠異土人
甞推其義蓋鹹水所生海水中遇陰晦波如燃火滿海以
物擊之迸散如星
嶺表録異曰新瀧等州山田揀荒平處以鋤鍬開爲町畽
伺春雨丘中貯水即先買鯇魚子散於田内一二年後魚
兒長大食草根並盡既爲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稗
草乃齊民之上術也
異苑曰永嘉有人斷水捕魚宰牲祈祭了無所獲將棄罷

太九百三十六　二　任成一

之其夕夢見老公云諸君何小停夜聞杝聲故驚起共看乃
是大魚對以爲鮓頓得百薄故因以百薄爲瀨水
述異記曰桓冲爲江州遣人周行廬山見一湖中有赤鱗
魚使者欲飲水魚張鬐向之乃不敢飲
又曰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
俄而生湧泉金魚躍出而降雨
幽明録曰成彪兄喪哀悼結氣晝夜哭泣後釣於澤網所
共飲處擇綸悲感有大魚跳入舡中俯視諸小魚彪仰天
號慟俛而見之悉放小魚大者便自出舡去
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估客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
可爲買兩量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
之自市一書刀亦在箱中既還以箱置廟中而去忘取書
刀湖中正帆忽有鯉魚跳入舡破魚得書刀焉

廣五行記曰唐儀鳳元年恃州僧正蒲行同允俗饌數頭
於房作鱠食之至夜四更忽聞窻外有暴風聲乃夢一佛
二佛二金剛語蒲云爾是何物小兒將鐵汚伽藍金剛手
執棒痛閉目因而兩目不開矣
又曰曹宋二州西界大齊陂村人陳君少小爲捕魚業於
後得患恒被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之其
痛即止後爲村人盗其網去數日之間不勝痛苦而死
樂府歌曰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
葉東魚戲蓮葉西
宋王對問曰夫鳥則有鳳魚則有鯤鯤魚朝發崑崙之墟
暴鬐於碣石夕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海之
大哉
東方朔客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太九百三十六　三　東禾九

曹植苔崔文始書曰臨江以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食
其所餌之者非也是以君子慎舉擢

鯉魚

河圖曰黄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尺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毛詩究丘衡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又臣工潛曰鰷鱨鰋鯉鰷音
東觀漢記曰姜詩字士遊性至孝母常飲江水兒取水溺
死恐母知詐云行學衆而涌泉出舍側并旦出鯉一雙
謝承後漢書曰羊續好食生魚爲南陽太守丞侯僉貢鯉
續受而懸之一歲僉復致一枚續乃以所懸枯魚以示僉
終身不復食魚
晉書曰王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
失愛於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欲生魚時天

寒水凍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
歸○又曰劉聰將趙染爲索綝所敗殺其長史魯徽劉聰
聞之曰踰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齊書曰崔祖思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既爲
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
中沈季文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䰾鱸鯉似非句
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蓴羹故
應還沈
南史曰梁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
之解也其明日仲夏有遺生鯉魚二頭之亨曰必夢中所
感也乃放之其夜又夢來謝恩去當令君延筭
淮南子曰詹公之釣千歲之鯉詹公詹何古得道善釣者
又曰牛蹄之涔無盈尺之鯉涔牛跡處

太九百卌六　四　禾九

符子曰務光自投盧盧川之伯以赤鯉送之
金樓子曰五尺之鯉一寸之鯉但大小殊鱗之數等
家語曰孔子娶于宋幷官氏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生三
日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貺因名子曰鯉字
伯魚
曹植辨道論曰甘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者含藥俱投沸
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
而可噉余時問言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非自行不
能得也博物志同
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住足千萬家累
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所謂水
畜者魚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卽求懷子鯉魚長
三尺者二十頭牡鯉四頭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水中令

無聲魚必生所以養鯉者不相食易長又貴也
魏武四時食制曰郫縣子魚黃鱗赤尾出稻田可以爲醬
列仙傳曰呂尚釣於磻溪三年不獲比閭曰可止矣尚曰
非爾及果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
又曰涓子齊人也好餌朮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
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河澤得鯉魚腹中符隱於
宕山能致風雨
又曰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
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
子期之期日皆潔齊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
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去
又曰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魚愛其色持
著魚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

太九百卌六　五　任康二

英怪畏拜謝之魚言我迎汝耳上我背與汝俱去卽大暴
雨子英上騰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
如此七年故吳中門戶作神魚子英祠
續述征記曰梁孝王家中有數尺水有大鯉人謂有靈不
敢犯
宣城記曰臨城縣蓋山有舒姑泉相傳云昔舒氏女未嫁
與其父採薪此女坐處化爲清泉其母云此女好音樂乃作絃歌而泉涌有朱鯉一雙
及命作樂泉故涌出
河洛記曰諺云伊洛鲂鯉天下最美洛口黃魚天下不如
崔豹古今注曰兗州人謂赤鯉爲玄駒白鯉爲白驥黃鯉
爲黃雉
搜神記曰宮亭孤石有估客至都因市一刀置神廟中而
忘取至湖中忽有一鯉跳入船破之得刀具魚腹中

續搜神記曰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言及左元放
爲曹公置鱸魚允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瓮盛水朱書符投
水中俄有二鯉鼓鬐在水中
又曰會稽鄮音茂縣有女子姓吳字望子爲蔣侯神所愛
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望子嘗思鱠一雙鮮鯉應心
而至
幽明錄曰孫權時南方遣吏獻犀簪吏過宮亭廟而乞福神
下教求簪而簪器便在神前神云臨入石頭當相還去
達石頭三尺鯉魚跳入船吏破魚得之
又曰平都縣南陂上有冢行人於陂取得鯉魚逢冢中人
來云何敢取吾魚奪著車上而去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四年梁郡有清冷淵水面闊二里許
即衛平得大龜之處清冷水南有橫瀆東南至宕山縣西

北入通濟渠是時大雨溝渠皆滿忽有大魚似鯉而頭一
角長尺餘鱗正赤從清冷水出頭長三尺許入橫瀆泝流
西北十餘里不沒入通濟渠于時夾兩岸隨看者數百人
皆謂赤龍大鯉從淵而出此亦唐祚將興之兆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曰伊洛鯉魴貴於牛羊
廣五行記曰隋煬帝大業初爲詩令宮人唱之曰三月三
日向江頭正見鯉魚江上游意欲垂釣往撩取恐是蛟龍
還復休鯉魚即唐之國姓俄而唐有天下故歌辭曰客從
遠方來贈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古歌辭曰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衣裳不覆骭

鰋

爾雅曰鰋今鰋額白魚音偃
毛詩鹿鳴魚麗曰魚麗于罶鰋鯉鰋鮎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爲郡法曹史正月朝見太守王龔客有
貢白魚於龔者龔曰汝南乃有此魚蕃曰魚大且明府之德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母病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
公已下並至浮橋統詣弗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曰卿
居海濱頗能水戲乎答曰可乃操柂正檣折旋中流於是
風波振駭俄而白魚跳入舡中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
鄭善長水經注曰聖水出上谷東南流經大坊嶺下嶺之
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穴中有水耆舊傳言者有沙
門釋惠弥者常尋之旁水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爲二一穴
漸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經五六日方還又
不測短長其水夏冷冬溫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及人有
採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類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釣於溪得白龍子明解釣謝之後數

十年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三年白龍來迎
之

鱣

毛詩谷風四月曰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又詩義疏曰鱣身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
大者千餘斤
後漢書曰楊震常客居湖城衆人謂之晚暮震志愈篤後
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鸛雀也都講取魚進曰
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先生自此升矣
淮南子曰牛蹄之涔不生鱣鯉
抱朴子曰探鷰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鱣魚雖加至勤
其非所有也
水經曰漢水又東爲鱣湍洪波森漭崩浪雲頹耆舊言有

鱣魚奮鰭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爆鰓失濟故因名滿矣

又曰鱣鮪鯉也出鞏穴三月則上度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

張衡西京賦曰鱣鮪鱗鮦

郭璞江賦曰魚則叔鮪王鱣

孫綽望海賦曰文鯉黃鱣

鮪魚

爾雅曰鮥（音洛）鮛（音叔）鮪（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今宜都郡自荊門以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音洛）

毛詩淇澳碩人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毛詩義疏曰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形似鯉而色青黑頭小而尖如鐵兜鍪口在頷下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也

禮記月令曰季春薦鮪於寢廟（進特美時）

淮南子曰夫牛蹄之涔不生鱣鮪

又曰禹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鮪魚由其中上行得上者便爲龍門禹鑿而大之故言鑿）

抱朴子曰寸鮪汎濫帝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蝪宛轉棗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

博物志曰河陰岫穴出鮪魚焉

鮔（公瞻反）鱛（武亘反）

魏武四時食制曰鱛一名黃魚大數百斤骨軟可食出江陽犍爲

淮南子曰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鱛魚也天子乘舟補魚者以薦進廟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鮔鱛漸離

左思吳都賦曰鮔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七

鱗介部九

魴魚 鱮魚 鯈魚 鯋魚 鰽魚
鰱魚 鮑魚 鱯魚 鱒魚 鱧魚
鯽魚 嘉魚 鱛魚 鰲魚 鱸魚
鰼魚 鯶魚

魴魚

爾雅曰魴魾郭璞注曰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魾音毗

山海經曰大鯾居海中鯾即魴也音鞭

毛詩宛丘衡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又關雎汝墳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又七月九罭曰九罭之魚鱒魴

陸機毛詩疏義曰魴鱮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脆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漁陽泉州刀口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魴故其鄉語曰居就梁水魴

說苑曰陽晝謂宓子賤曰吾少也賤不知理民之術有釣道二焉夫投綸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薄而厚味宓子賤曰善

宋王釣賦曰左挾魚罶右執槮竿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魴鯿

鱮魚

毛詩曰其釣維何惟魴及鱮鱮音敘

毛詩義疏曰鱮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徐州謂之鰱鰱音連或謂之鱅

水經曰沔水北流注于漢漢水又左得度口水出陽平北

水山有二源一曰清檢出佳鱮二曰濁檢出好鯽常以二月取之美珎常味

潘岳西征賦曰素鱮揚鰭

鯈魚

爾雅曰鮂黑鰦郭璞注曰即白鯈也江東呼為鮂鮂音囚鰦音茲二音

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水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邪惠子曰我非子故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全矣

山海經曰帶山彭水出焉其中多鯈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已憂

又圖經讚曰泊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萱草山經則鯈音二

何敬祖詩曰口咏耳聽鳴鶯流目翫鯈魚

鯋魚

爾雅曰鯊鮀郭璞注曰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也鯊音沙鮀音陀

毛詩魚麗曰魚麗于罶鱨鯊

廣志曰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

鱨魚

毛詩曰魚麗于罶鱨鯊鱨音常鱨揚也

毛詩義疏曰鱨一名揚今黃頰魚是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

鮒魚

周易井卦曰井谷射鮒王肅注曰鮒小魚也

廣雅曰鰿鮒也

莊子曰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我將得邑金貸

子二百金可乎莊周忿然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之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可活耳君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又曰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

呂氏春秋曰魚之美者有洞庭之鮒

說苑曰魏楚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魏楚欲伐齊願先生共寡人憂之髡曰臣見鄰人之祠田也以一甂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臣笑其所祠者少所求者多王曰善立爲上卿

神異經曰東南海中有恒洲有溫湖鮒魚生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辟風寒

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有美鮒踰於洞庭溫湖

古樂府罩辭曰罩初何得端來得鮒小者如手大者如獲孝子持歸遺我公姬安得此魚適與罩洊從今以後但當求鮒

劉邵七華曰洞庭之鮒出于江岷弘腹青顱朱尾碧鱗

鮎魚

爾雅曰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鮧鮧音提）

廣雅曰鯷（音提）鰋（音偃）鮎也

魏武四時食制曰蕤鮎

永嘉郡記曰溇湖溪中多大鮎昔有流得一死者頭大五六圍

廣五行記曰則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莊在濟源有水碾一柱壞以他柱易之家人取故者爲樵中得一鮎魚長尺餘尚活至後敬淳坐綦連輝被殺

鱯魚

廣志曰鱯（音獲）魚似鮎大口

鱒魚

爾雅曰鮅（音必）鱒（才損切似鯶子赤眼）

毛詩九罭曰九罭之魚鱒魴（鱒鯶大魚也）

毛詩疏義曰鱒似鯶魚而鱗細於鯶也赤眼多細文

唐書曰吐蕃國有瓶河去邏些三百里東南流衆水湊南入崑崙國其中有魚似鱒而無鱗

張衡七辯曰華洛之鱒割以爲鱠分芒折縷細亂垂足

鱧魚

爾雅曰鱧（郭璞注曰鱧鮦也）

毛詩魚麗曰魚麗于罶魴鱧（鱧鮦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魴鱧爾雅曰鱧鮦也許以爲鯉狹而厚

梁書曰林邑王范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捲縣夷帥范幼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而化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入者文當王此國因斫如斷芻槀文心異之范幼常使之商賈至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爲於鄰國迎王子置毒於漿中殺遂脅國人自立

林邑國記曰范文得鱧魚變爲鐵斫石如斬芻世傳魚刀

鯽魚

水經曰青林湖有鯽魚食之肥美辟寒暑

南夷志曰蒙舍地有鯽魚大者重五斤西洱河及昆池南接滇池冬月多鯽魚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等常飯鯽魚羹

嘉魚

水經曰丙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地七八尺水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

任豫益州記曰嘉魚細鱗似鱒魚蜀中謂之拙魚蜀郡山處處有之年年從石孔出大者五六尺

雲南記曰雅州丙穴出嘉魚所謂嘉魚生於丙穴大抵雅州諸水多有嘉魚似鯉而鱗細或云黄河中味魚此類也

博物志曰江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月八月出魚魚曰丙穴

嶺表錄異曰嘉魚形如鱒出梧州戎城縣江水口甚肥美衆魚莫可與比最宜為鮓（側駕切）每炙以芭蕉葉隔火蓋慮脂滴火滅耳（河鯑有味魚鱎也鯖）

左思蜀都賦曰嘉魚出於丙穴（鰤魚三名鯖）

鰽魚（字由）

異物志曰鰽魚仲夏始從海中泝流而上腹下如刀長尺餘有細骨如鳥毛在肉中又有鳥頸在腹立夏多有白鳥從鷰群飛謂之鰽鳥至仲夏鳥藏魚出變化所生也

鮆魚（音薺）

爾雅曰鮤鱴刀（今之鮆魚也亦呼為魛魚列蔑二音）

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于其陰其中多鮆魚（郭璞注曰鮆魚狹薄而長頭大者一名刀魚）

異苑曰蝴蝶變作鮆

鱸魚

後漢書曰左慈字元放曾在曹操座操曰恨少吳松江鱸魚耳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出操曰一魚不周乃更沉釣須臾引出皆長三尺餘操使目前膾之

世說曰張季鷹為齊王掾在洛水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以為見機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六年吳郡獻松江鱸魚乾鱠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之佳味也

鰡魚

神仙傳曰介象與吳王共論鰡魚為上乃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起餌之須臾得鰡魚王驚喜乃使膾之

異物志曰鰡魚長者六七尺

嶺表錄異曰跳鮏乃海味之小魚鮏也以鹽藏鰡魚兒一斤不啻千箇生擘點醋下酒甚有美味余遂問跳名之義則曰捕魚者中春於高處卓望魚兒來如陣雲闊二三百步厚亦相似者既見報漁師遂撒船爭前而迎之船衝魚陣不施罟網但魚兒自驚跳入舡逡巡而滿以此為鮏故名之跳又云船去之時不可當魚陣之中恐魚多載沉舡也即可以知其多矣

鱓魚（音善與鮮同）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焉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觛（觛魚鱓也）祭操俎（肉几也）

汲冢周書王會曰甌人鱓蛇鱓蛇順食之美（東越甌人地此交州特上多蟡）

謝承後漢書曰楊震常客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晩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

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
台也先生自此外矣時年過五十乃始仕州郡
梁書曰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遨遊市里雜於廝隸嘗問
賣䱇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躁虐綸怒令吞䱇以死百姓
惶駭道路以目
淮南子曰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蠶曰異蛇與蠋
抱朴子曰田地既有自然之鱓而有苻莖苓根土龍之屬
化爲鱓
韓子曰䱇似蛇而漁者取䱇而畏蛇利之所在皆爲賁育
顏氏家訓曰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爲業後生一兒頭目是
鱓自頸已下方爲人耳
又曰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鱓魚音善多假借爲鱣鮪之鱣俗
之學士因謂爲鱣魚按魏武帝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
奩長一丈郭璞註蟃鱣長二三尺安有鸛雀能勝一者況
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
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卿大夫服之象也續
漢記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鼈鰌鱣及
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爲鱓其來
久乎
周處風土記曰陽羡俗五月以菰葉裹䱇而食凡䱇魚夏出
冬蟄亦以將氣養和實時節也
徐表南方草物狀曰白鱓生溪邊土穴中長五尺所大三
寸里民刺取細樝二寸苦酒煑食之滋味如黃鱓味交阯
九真有之
劉敬叔異苑曰盧循以義熙五年自廣州下泊船江西衆
多疲死事平之後人往蔡州皆死人髮變而爲鱓今上鎮
西參軍與府司馬張逝晤湖際有一棺棺頭有曹衆試令
撥看即是髮亦有未都化者一說太生以粣潘沐死則髮
爲䱇又昔有人食不能無䱇死後發棺䱇滿中
又曰會稽石亭埭大有空中楓樹每雨水輒滿溢有商旅
載生䱇聊放一頭着孔中以爲狡獪後村民咸謂是神乃
依樹起屋宰牲祭事未嘗輟因遂名䱇父廟人有祈請及
穢慢禍福立至估客後返見其如此即取作臛於是遂絕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八

鱗介部十

鯨鯢魚　鮫魚　鯌魚　鯷額魚
海鰌魚　石蚒魚　鰐魚　鮫魚
鰭魚　石首魚　黄首魚　烏賊魚
鱅魚　鱟魚　鰒魚　比目魚
人魚　虎魚

鯨鯢魚

春秋考異郵曰鯨魚死而彗星出

左傳宣下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

春秋後語曰楚威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天鳥有鳳而魚有鯨鳳凰上擊九千里翱翔乎窈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岸赤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漢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士亦有之

唐書曰開元七年大拂涅靺鞨獻鯨鯢睛

淮南子曰麒麟鬬則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鯨海中魚之王也）

鄧析書曰獵猛虎者不於後園釣鯨鯢者不於清池何則園非虎處池非鯨淵（闕文字）

說苑曰昔南瑕子過程本子程本子爲之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本子曰乃君子不食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自進之階也比於惡自退之源也

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膏流九頃其鬚長一丈廣三尺厚

六寸瞳子如三升椀大骨可爲矛矜

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有四足形如鱧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之膏爲其燭也

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

崔豹古今注曰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引其子還入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之皆逃匿莫敢當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睛爲明月珠

任昉述異記曰南海有珠即鯨魚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

潘岳滄海賦曰魚則吞舟鯨鯢

左思吳都賦曰長鯨吞航脩鯢吐浪

木玄虛海賦曰其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巨鱗刺雲鬣鬐插天顱骨成岳流膏爲淵

曹毗觀濤賦曰於是神鯨來往乘波躍鱗噴氣霧合噫成津骸喪成島嶼之墟目落爲明月之珠

鮫魚（音交）

山海經曰鮫魚吞舟

臨海水土記曰鮫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

鯌魚

南越記曰鯌魚南越謂爲環雷魚長一丈子朝出食暮還母腹常從臍中入口中出腹內有兩洞腹貯水以養子腹容二子兩腹則四子也其鰓鱗皮有珠文可以飾刀劍口

孫綽望海賦曰勁鯌揚鰭以排流

鯷額魚

臨海水土記曰鯷額似鯌魚長四尺

海鰌魚

臨海水土記曰海鰌長丈餘

金樓子曰鯨鯢一名海鰌穴居海底鯨入穴則水溢溢爲潮來鯨既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也

嶺表録異曰海鰌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其小者亦千餘尺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貿易路經調黎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亦黃河之三門也深闊處或見十餘山或出或沒篙工曰非山島鰌魚脊也日閃鬐鬣若簸朱旗日中忽雨霢霂舟子曰此鰌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鯨魚即鼓鬣而躍候兩而沒鯨眼睛化物

石蚜魚

臨海水土記曰石蚜音籍附石以躍踏

鰐魚

吳時外國傳曰鰐魚大者長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宮常吞食人扶南王范尋捕取置溝壍中尋有所忿者縛以食鰐若罪當死鰐便食之如其不食便解放以爲無罪

梁書曰林邑國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鰐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如刀劍常遇得麞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

唐書曰韓愈爲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呪之曰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

虞喜志林曰方有鱷魚喙長八尺秋時最甚人在舟邊者魚或出頭食人故人持戈於船側而衛之

博物志曰南海有鱷魚狀似龜斷其頭而乾之喙去齒而更生如此三乃止

交州記曰鰐好出沙上卵大如鵝卵可食

廣州異物志曰鰐魚長者二丈餘有四足喙長七尺齒甚利虎及鹿渡水鰐擊之皆中斷喙去齒旬日更生

嶺表録異曰鰐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脩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趫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鰐嗥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爲鰐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李太尉貶官潮州經鰐魚灘損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沉失遂召舶上崑崙取之但見鰐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鰐魚窟宅也

鮫魚

説文曰鮫魚也皮可以飾刀

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其中多鮫魚郭璞曰鮫背上有甲珠文尾長三四尺皮可以飾刀劍口

西京雜記曰尉佗高祖時獻鮫魚荔支高祖報以蒲桃錦四疋

博物志曰東海中有鮫錯魚既生子子驚還入母腹尋復出

任昉述異記曰虎魚老則爲鮫

鯆魚音

南越記曰鯆魚鼻有橫骨如鐇海中波浪爲之涌海船逢

之必斷

石首魚

臨海異物志曰石首小者名踏水其次名春來石首異種又有石頭長七八寸與石首同

嶺表錄異曰石頭魚狀如鱅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喬麥粒瑩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魚之小者貯於竹器任其壞爛即淘之取其魚腦石子以植酒籌

黃靈魚

臨海水土記曰黃靈魚小文正黃似石首

烏賊魚

南越記曰烏賊魚有矴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下矴而住腹中血及膽正黑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故俗云是海若白事小吏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今烏化爲

崔豹古今注曰烏賊魚名河伯從事小吏

嶺表錄異曰烏賊魚只有骨一片如龍骨而輕虛以指甲刮之即爲末亦無鱗而肉翼前有四足每潮來即以二長足捉石浮身水上有小蝦魚過其前即吐涎惹之取以爲食廣州邊海人往往探得大者率如蒲扇煠熟以薑醋食之極脆美或入鹽渾醃爲乾搥如脯亦美吳中好食之

左思吳都賦曰烏賊擁劒

儥魚音居

臨海異物志曰儥似烏賊肥食甘美

鯯魚音制

臨海異物志曰鯯魚至肥炙食甘美諺曰寧去累世宅不去鯯魚額

鰒魚步角反

漢書曰王莽以關東兵起憂懣不食但飲酒食鰒魚

東觀漢記曰吳良字大儀齊人爲郡議曹掾正旦入賀太守門下掾王望前上言壽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佞諂明府無受其觴盜賊未弭人民困乏太守曰生言是遂不舉觴賜鰒魚百枚教署功曹良恥以言受官遂不肯謁

後漢書曰張步遣使伏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郭璞注三蒼云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一面附石皮明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鰒魚音步角切

魏志曰倭國人入海捕鰒魚水無深淺皆沉沒取之

齊書曰褚彥回時淮北屬魏江南無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過甚門生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悉與親游散之少日便盡

陳思王求祭先主表曰先主喜食鰒魚前已表徐州臧霸送鰒魚二百足自供事

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鰒魚千枚

比目魚

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郭璞注曰狀如牛脾一兩片相合乃行江東呼王餘魚

史記曰管仲諫桓公古者封禪東海有比目之魚

搜神記曰東海名餘腹者昔越王爲膾割而未切墮半於水化爲魚

臨海水土記曰兩片特立合體俱行比目魚也

嶺表錄異曰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爲之拖沙魚

左思三都賦曰雙則比目片則王餘

孫綽望海賦曰王餘孤遊比目雙遊

人魚

山海經曰龍侯之山決水出焉其中多人魚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

史記曰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燈燭

臨海異物志曰人魚似人長三尺餘不可食

虎魚

范子曰虎魚出東海

郭璞江賦曰或虎狀類人虎魚頭似虎鹿背斑有刺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八

影宋本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九

鱗介部十一

牛魚 天牛魚 水猪魚 鹿魚

鰕魚 鮎魚 珠鼈魚 赤鯔魚

何羅魚 鰼鰼魚 鰈魚 鯖魚

鯆鯆魚 蔵魚 鱄魚 鮭魚

鮮魚 鰐魚 無遺魚 鰩魚

鯸鮧魚 蠃魚 鰤鰤魚 鮲魚

鮐父魚 師魚 文魚 鯩魚

鱶魚 飛魚 豪魚 鮍鮐魚

鰊鱅魚 鯇魚 丹魚 蝦魚

鰼魚 望魚 斑文魚 蕭折魚

鮃鰤魚 蕃蹄魚 龍魚

牛魚

博物志曰東海中有牛魚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伏

臨海異物志曰牛魚形如犢子毛色青黃好眠卧人臨上及覺聲如大牛聞一里

魏武四時食制曰海牛魚皮生毛可以飾物出揚州

天牛魚

南越志曰天牛魚方圓三丈眼大如斗在脾頭口在脅中露齒無脣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五尺

水猪魚

南方草物狀曰水猪魚隨海潮傳岸邊食人人乘舩刺之大者圍九尺長二三尺似猪形

鹿魚

臨海異物志曰鹿魚長二尺餘頭上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嶺表錄異曰鹿子魚頳其尾鬛皆有鹿斑赤黃色余曾覽羅州圖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魚跳出洲化而為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為肉腥不堪食

郭璞江賦曰或鹿觡象鼻 鹿觡頭角如鹿

鰕魚

爾雅曰鯢大者謂之鰕 今鯢魚似鮎四脚前似獼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

異物志曰鰕魚有四足如龜而行疾有魚之體而以足行故名鰕魚含水仰天不動小鳥就飲因而吞之

異物記曰鰕實四足而有魚名頭尾類鰕歧行生長山澗出入深坑頂上有光迎風濆流云是嬾婦死勤自投

鰩魚

呂氏春秋曰灌水之魚名曰鰩狀如鯉有翼

左思吳都賦曰文鰩夜飛而觸綸

珠鼈魚

山海經曰葛山澧水中多珠鼈之魚如肺而有六足目有珠其味酸甘食之不厲。山海經圖讚曰澧水之鮮狀如浮肺體兼三才以貨賈害。呂氏春秋曰魚之美者澧水之魚名曰珠鼈六足有珠 澧水在蒼梧九疑之西

赤鱬魚

山海經曰青丘之山英水出焉中多赤鱬 音儒 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經圖讚曰赤鱬之狀魚身人頭

何羅魚

山海經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

鰼鰼魚

山海經曰涿光之山囂水出焉而西流其中多鰼鰼之魚 音習 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御火

又經圖讚曰鼓翮一運十翼翩翩厥鳴如鵲鱗在羽端

雒書曰鰼鰼魚狀如鵲食之不癉出涿光山

鱢魚

山海經曰獄法之山瀤澤之水出焉 音懷 其中多鱢魚 音藻 狀如鯉鷄足食之已疣

又經圖讚曰鱢之為狀半鳥半鱗

鮨魚

山海經曰北嶽之山諸懷之水出焉其中多鮨魚 音詣 魚身犬首音如嬰兒食已狂

鱅鱅魚

山海經曰樕螽之山 樕音速 食水出焉中多鱅鱅之魚 音容 狀如犂牛其音如彘

山海經圖讚曰魚號鱅鱅 音庸 如牛虎駁

箴魚

山海經曰狗狀之山浿 音貝 水出焉中多箴魚狀如儵喙如箴食者無疫 南越記長針鍼口四寸

鱄魚

山海經曰鷄山黑水出焉其中有鱄魚 音團 狀如鮒彘毛其音如豚見則天大旱

又曰圖鱄魚并顒鳥讚曰顒鳥棲林魚處川俱為旱徵災延普天測之無象厥數惟玄

鮭魚

呂氏春秋曰魚之美者洞庭之鱄

山海經曰爲榧(音幣)山多水有魚出焉狀如牛陵居蛇尾有
翼在魼(祛脇二音)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音六)冬死夏生(蟄類也)
食之無腫疾
山海經圖讚曰魚號曰鯥處不在水厥狀如牛鳥翼蛇尾

鮭魚(音蚌)

山海經曰英山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音韶)水其中多鮭魚
狀如鼈其音如羊

鰼魚(音謵)

山海經曰樂遊之山桃水出焉其中多鰼魚其狀如蛇而
四足
漢書地理志曰子桐之水其中澤多鰼魚

無遺魚

山海經曰英鞮之山涴水出焉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

六足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禦凶

鰠魚

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其中多鰠魚(音騷)其狀
如鱣魚動則其邑大兵
山海經圖讚曰物以感應亦有數動壯士挺劍氣激江涌
鰠魚潛淵出則民悚

絮魮魚

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濫(音檻)水出於其西多絮魮之魚(如毗二音)
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其聲如磬是生珠玉(珠母蚌類)
山海經圖讚曰形如覆銚苞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閭
闇與道會可謂奇魚

蠃魚

山海經曰邽(音珪)山濛水出焉其中多蠃魚魚身而鳥翼聲
如鴛鴦見其國大水

魳魳魚

山海經曰少咸之山厥門之水其中多魳魳之魚(音沛)食之
殺人

鰍魚

山海經曰縣雍之山晉水出焉其中多鰍魚(音紫)其狀如儵
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不驕(驕或作鱎)
山海經圖讚曰微哉鰍魚食則不驕物有所感其用無標

䱻父魚

山海經曰陽山流水出焉其中有䱻(音[illegible])父之魚其狀如鮒
魚首如彘食之已歐
山海經圖讚曰䱻父魚首厥體如豚

師魚

山海經曰饒山歷虢之水出焉中有師魚食之殺人

文魚

山海經曰景山睢(音雎)水出焉中多丹粟文魚(有斑采也)

鯩魚

山海經曰半石之山來需(音須)之水出焉其中多鯩魚(音倫)黑
文狀如鮒食者不腫

騰魚

山海經曰半石之山合水出其陰是多騰(音騰)魚其狀如鱖
居逵(逵水中之穴道交通)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已瘻
臨海水土記曰騰魚似鯉長二尺

飛魚

王子年拾遺錄曰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 死百年生故

寧先遊涉七言頌云菁藻灼爍千載舒萬齡蟬蛻死餌飛魚
山海經曰騩（音鬼）山函過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
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雷可以禦兵
郭璞山海經圖飛魚讚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
山海經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食之
可以已痔（又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
張駿山海經飛魚讚曰飛魚如鮒登雲游波
林邑國記曰飛魚身圓長丈餘羽重沓翼如胡蟬出入群
飛遊翔翳薈而沉則泳海底

豪魚

山海經曰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出焉是多豪魚其狀如鮪
而赤喙尾赤羽食可以已白癬

鯸鮐魚

左思吳都賦曰王鮪鯸鮐（劉逵曰鯸鮐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白背青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大魚不敢餐也蒸煑肥美）

鯸鱐魚

潘岳滄海賦曰鰫魚鯸鱐

鮠魚（五回切）

廣志曰鮠魚一名河豚

丹魚

抱朴子曰南陽丹水有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
水側有赤光割取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

蝝魚

廣志曰蝝魚一名鮦（直壟切）

鮨魚

劉敬叔異苑曰鮨魚凡諸魚欲產鮨輒以頭衝其腹鮨魚
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觸故世人謂為衆魚之生母也
嶺表錄異曰鮨南人云魚之欲產子者須此魚以頭觸其
腹而產俗呼為生母魚

望魚

魏武四時食制曰望魚側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澤（云鄱澤）

班文魚

魚豢魏略曰濊國出班魚皮漢時恒獻之
郭義恭廣志曰班文魚（出東濊獻其皮）

蕭折魚

魏武四時食制曰蕭折魚海之乾魚也

鯚鰤魚（上音季下音師）

魏武四時食制曰鯚鰤魚黑色大如百斤猪黃肥不可食

數枚相隨一浮一沉一名敷常見首出淮及五湖。三十
六國春秋曰吳人夏丞為孝廉舉高士夏仲御以母疾將市
藥于京師隨丞入洛時值禊飲賈充見而狄之仲曰我會稽
夏仲御也充問鄉居海濱能戲船不仲曰能之充因命為
仲御即登船鼓㯭容止可觀為鯚鰤之形俄然雲霧杳冥
白魚躍入其舟充甚異之

蕃踰魚（一曰蕃[illegible]）

魏武四時食制曰蕃踰魚如鼈大如箕甲上邊有髯無頭
口在腹下尾長數尺有節有毒螫人

龍魚

山海經曰龍魚陵居其狀如狸（或曰龍魚似狸一角也）一曰鰕魚（音遐）
却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魚
郭璞山海經圖讚曰龍魚一角似狸居陵候時而出神聖

攸乘飛鶩爲九域乘雲上升

括地圖曰龍魚一名鰕魚狀如龍而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

郭璞江賦曰或虎狀龍顏龍魚亦似魚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

鱗介部十二

瓊魚　橫公魚　鬚魚　鯆魚

印魚　黃魚　奇魚　君魚

琵琶魚　踈齒魚　班魚　黃雀魚

鷩魚　鳶魚　赤魚　玄魚

邵魚　鰞鰂魚　井魚　鏡魚

含光魚　鯸魚　竇魚　吹沙魚

伏念魚　金石魚　婢屣魚　奴屩魚

瀆魚　銅哾魚　陶魚　石班魚

戴星魚　鱸魚　鯰魚　纖杼魚

雞鮐魚　土奴魚　新婦魚　海豨魚

鰕虎魚　劒刀魚　蝦蟇魚　黿魚

鼠魚　弓魚　鱺鱣魚　黍魚

鯌魚　鱝尾魚　土拌魚　高魚

藍鮃魚　鼉風魚　鰕魚　海鯤魚

鮞魚　細赤魚　鯤魚　真魚

雞子魚　竹魚　乳穴魚　鼈鼊魚

瓊魚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人上藥有流淵瓊魚

橫公魚

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石湖其中有橫公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則在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煑之乃熟食之可以止邪病玄黃經曰橫公魚不可殺唯加烏梅其魚乃殺

鬚魚

魏武四時食制曰鮔魚帶髮如婦人白肥無鱗出滇池

蒲魚

魏武四時食制曰蒲魚其鱗如粥出郫縣

印魚

臨海異物志曰印魚無鱗形似鰌形鰌額上四方如印有文章諸大魚應死者印魚先封之

郭延之述征記曰城陽縣南六里堯毋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額間有印文名頰魚非告祠者捕不可得

左思吳都賦曰印龜鰭鰭鮨

黃魚

吳書曰薛綜上疏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分作長吏強賦民黃魚一枚稻一斛

劉欣期交州記曰武寧縣秋九月黃魚上化作鶉鳥

南方草物狀曰魬細黃魚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鶉上團吏捕取炙食滋味肥美

南中八郡志曰江出黃魚魚形頗似鱣骨如菱可食

郭義恭廣志曰犍為郡僰道縣出臑骨黃魚

寄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寄魚長三寸似白魚常附海船以濟洪波一曰寄載魚

臨海水土記曰寄度魚長三寸似白魚

君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君魚長三寸背上骨如筆管大者似矛逢諸細魚及黿腹皆斷之

琵琶魚

臨海異物志曰琵琶魚無鱗形如琵琶

沈懷遠南越志曰琵琶魚無鱗長二尺形似琵琶故因以為名

任昉述異記曰海魚千歲為劍魚樂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為名

左思吳都賦曰鮫鯔琵琶

曹毗揚都賦曰魚則琵琶烏賊

䟽齒魚

魏武四時食制曰䟽齒魚味如猪魚出東海

潘岳滄海賦曰比目䟽齒

班魚

魏武四時食制曰班魚頭中有石如珠出比

郭義恭廣志曰班魚頭中有玉石如珠璣

黃雀魚

臨海異物志曰黃雀魚常以八月化為黃雀到十月入海為魚

風土記曰六月東南長風俗名黃雀風時海魚化為黃雀因為名也

鷰魚

臨海異物志曰鷰魚長五寸陰雨起飛高丈餘

鳶魚

臨海異物志曰鳶魚狀如鳶喙無尾足陰雨日亦飛高數丈

赤魚

魚豢魏略曰文帝欲受禪赤魚遊於露鑊

玄魚

王子年拾遺錄曰夏鯀理水無功沉於羽川化為玄魚大

千尺後遂死横於河海之間後世聖人以玄魚爲神化之
物以玄字合於魚字爲鯀字

邵魚

臨海水土記曰邵魚狀如鳶魚

鱬鰤朱鰗魚

臨海水土記曰鱬鰗魚狀如鳶魚形

井魚

臨海異物志曰井魚頭有兩角

鏡魚

臨海異物志曰鏡魚如鏡形體薄少肉

含光魚

臨海異物志曰含光魚名䲢魚黄而美故謂之䲢有光照
燭

沈懷遠南越志曰含光謂䲢魚正黄而美故謂爲䲢魚夜
則有光

嶺表録異曰黄䲢魚即江湖之横魚頭觜長而鱗皆金色
南人𤏡爲炙雖美而毒或煎𤏡或乾夜即有光如燭

鮍魚

臨海異物志曰鮍魚如指長七八寸但有脊骨好作鮓長大
者如竹竿曝作燭極有光明

𩼁魚

臨海異物志曰𩼁魚三月生淡中栽長一寸至十月中東
還死於海香氣聞於水上到時月輙復更生
永嘉地記曰石堂水口多𩼁魚

吹沙魚

臨海異物志曰吹沙長三寸背上有刺犯之螫人

伏念魚

臨海水土記曰伏念魚似吹沙魚

金石魚

南越記曰金石魚形負如七寸拌

婢屣魚

臨海異物志曰婢屣魚口近腹下形似婦人屣

奴𧌒魚

臨海水土記曰奴𧌒魚長一尺如𧌒形

䳘魚躍音

臨海水土記曰䳘魚似蒲魚長三尺

銅吮魚

臨海異物志曰銅吮魚長五寸似鰷魚

陶魚

臨海水土記曰陶魚長三尺似鯷音蝭魚

石班魚

臨海水土記曰石班魚婬蟲六蝨爲一
又曰石班魚婬蟲蜂蠆也石班魚長尺餘其斑如虎文俗言蜂蠆與蝮蛇蟲交之因走上岸合牝牡子不可食也

戴星魚

臨海水土記曰戴星魚狀如鳶魚背上有兩白瑠如指大
因名之云

鰿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鰿魚似鰦鯽音鯽尾上有刺如欖樹刺也

鯩魚音蹐

臨海水土記曰鯩魚似鯰魚
異物志曰南方魚多不肥美惟鯩魚爲上大者長二尺作

膾炙尤香而美
嶺表錄異曰鯼魚如白魚而身稍短尾不偃清遠江多此
魚蓋不產於海也廣人得之多爲膾不腥而美諸魚無以
過也
織杼魚
臨海水土記曰織杼魚狀似䱧魚味美於諸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織杼魚如真魚背上青
雞鯺魚
臨海水土記曰雞鯺形似雞魚戲於重川靡有定所
土奴魚
臨海水土記曰土奴魚頭如虎有刺螫人
新婦魚
臨海水土記曰新婦魚似雞魚長一丈

海豨魚
臨海水土記曰海豨魚豕頭身長九尺
郭璞江賦曰魚則江豚海豨
曹毗揚都賦曰海豨鯨鯢
鰕鮑魚
臨海水土記曰鰕鮑魚似海印魚
鈆刀魚
臨海水土記曰鈆刀魚似鱭[鈆刀魚名似鱭魚]
蝦蟇魚
臨海水土記曰蝦蟇魚色如戴魚頭似蝦蟇尾又似鳥
黿魚[元音]
臨海水土記曰黿魚長五寸
鼠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鼠魚頭如鼠
臨海異物記曰鼠魚長七寸頭如鼠
弓魚
臨海水土記曰弓魚長三寸似鯢魚
鱫鱚魚
臨海水土記曰鱫鱚魚長一尺
黍魚
臨海水土記曰黍魚長三尺似鱯鱑
鯧魚[鰭]
臨海水土記曰鯧魚兩脅下有大肉如炙䐹大
嶺表錄異曰鯧魚形似鯿魚而腔上突起連背而圓身肉
甚厚肉白如凝只有一脊骨治之以薑葱蒸[鰭鑪]之粳米
其骨亦軟食者無所棄鄙俚謂之狗瞌睡魚[以其犬在盤下伺其骨]
[飲云狗瞌睡魚也] 苦

鐀尾魚
南越記曰鐀尾魚有毒一名鼈龜魚
土拌魚
臨海水土記曰土拌魚長七寸白黑斑文
高魚
異物志曰高魚與鰆相似與蜥蜴於水上相合常以三二
月中有雌而無雄食其胎殺人
蘆鮃[鰭]魚
異物志曰蘆鮃似鯔而有細文多膏肥美大如蘆管本
出地中隨泉浮出俗名蘆鮃
沈懷遠南越志曰蘆鮃魚生山曲之間穴地爲竅泉源踊
則此魚出今盧陵以南至于南州有焉俗以爲醬

鼍龜風魚

異物志曰冬天此魚數千萬頭共處大窟中藏上有白氣或在鼍龜穴中皮黑如漆能潛知數里中空木所在因風而入空木化爲蝙蝠其肉甚美

鯤魚

毛詩鷄鳴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鯤

爾雅曰鯤魚子凡魚之子總名鯤

又曰鮞小魚音而又孕今江東呼魚子未成者爲鮞也

海鰕魚

王子年拾遺錄曰黑河北極也其水濃黑不流上有黑雲生焉有黑鰕千尺狀如鯨常飛遊往於南海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其大不知幾千里

江淹詩曰巨鼇戴蓬萊大鯤運天池倏忽雲雨興俯仰三

太九百四十　八　劉中

洲移

孫放詠莊子詩曰巨細同一馬物化無常歸脩鯤解長鱗鵬起片雲飛撫翼搏積風仰凌垂天翬

袁宏北征賦曰魚說水而成鯤木在山而有松

鮞魚音而

呂氏春秋曰魚之美者東海之鮞

張衡西京賦曰巢鯤鮞鯤魚子也鮞細魚類也

細赤魚

劉義慶幽冥錄曰始興雲水源有湯泉每至霜雪其上蒸氣高數十丈泉中常有細赤魚出遊莫有獲者

鰥魚

毛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鰥大魚也

孔叢曰衛人釣於河得鰥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鰥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真魚

沈懷遠南越志曰真魚如織紵魚

臨海水土記曰鰒魚俗謂之猶魚

鷄子魚

嶺表錄異曰鷄子魚口有觜如鷄肉翅無鱗尾尖而長有風濤即乘風飛於海上船稍類鮐鯣魚

竹魚

嶺表錄異曰竹魚産江溪間形如鱓魚大而少骨青黑色鱗下間以朱點鮮可翫或烹以爲羹臛肥而美

乳穴魚

嶺表錄異曰金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

太九百四一　九　劉阿本

溪號爲靈水溪今桂州靈川縣也溪內有魚皆脩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鯢似鮎四足聲如小兒今峽州山溪內有此魚謂之鯢魚

騰[illegible]魚

臨海水土記曰騰[illegible]魚似鱧魚長二尺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

鱗介部十三

貝　螺　蚌

貝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又顧命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大貝如車渠商周傳寶之）

毛詩節巷伯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貝如錦也）

又義疏曰有紫貝質白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七寸今九真交阯以爲杯盤寶物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泉則江生大貝

爾雅曰貝陸居贆（方遙切）在水者蜬（水空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音含）大者魧（書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車渠即魧屬魧戶郎切）小者鰿（今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濟音青）玄貝貽貝（黑色貝也）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黃白文（以黃爲質白爲文點）餘泉白黃文（以白爲質黃爲文點今之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蚆（音巴）博而頯（頯者中央廣兩頭銳）蜠（音囷）大而險（險者謂污薄）蟦（音責）小而橢（即上小貝橢謂狹而長橢他果切）

說文曰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也

汲冢周書王會曰共人玄貝（共人吳越之蠻玄貝黑貝也）

漢書曰文帝賜尉佗書佗因使者獻紫貝五百

後周書曰步落稽婦人多貫蠡貝以爲飾

隋書曰流求國人用鳥羽爲冠飾以珠貝

唐書曰吐渾國婦人辮髮縈後綴以珠貝

又曰拂菻國有大貝車渠

淮南子曰商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大貝百朋（五百爲一朋也）

山海經曰虢山之尾其上多玉魚水出焉其中多文貝

又曰邽山濛水出焉其中多貝（貝甲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

又曰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爰有文貝（紫貝也）

南州異物志曰交阯以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瑩而光煥爛

六韜曰商王拘周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求珍物以免君罪九江之浦有大貝百馮（詩作朋也）

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

相貝經曰珪延得大貝於昌陽弱泉爲五帝瑤器也得拘公何貝大如輪爲文王壽穆王大業貝懸其殼於昭陽觀以消惡霧

又曰瀕水貝可以明目南海貝如珠可以治水毒也浮貝投水則浮也營貝使童子愚女子淫

嶺表錄異曰紫貝即研螺也儋振夷黎海畔採以爲貨

南越志曰土產明珠大貝即紫貝也

螺

易說卦曰離爲蠃（注曰蠃甲在外也）

周官天官上鼈人曰祭祀供蠯蠃蚳以授醢人（蠯蚌也蚳蛾子也鄭司農云蠯蛤也蚳音遲子去）

國語曰大夫種謀吳曰今吳大荒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必可伐

廣志曰海文蠡數種其大者受一升南人以爲酒杯

魏書曰漢末天下荒亂率乏糧穀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相食州郡蕭條

宋書曰元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求酒及甘橘張暢宣孝武帝命致螺杯雜粽南土所珍

北史曰隋劉臻性好啖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淮南子曰蠃蠡愈燭睆(蠃附蝸也蠡細長燭睆目中疾)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而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也

水經曰桂陽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

山海經曰旬山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閼澤其中茈蠃(紫色螺也)

又曰邽山濛水出焉有蠃魚身而鳥翼見則其邑大水

搜神記曰謝端夏官人少孤爲鄉人所養年十八恭謹自守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盆耳將畜甕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處端疑之於籬外竊之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荅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爲守舍炊烹使卿後得婦當還去今無故相伺不宜留此忽有風雨而去

徐衷南方記曰馬軻蠃大者圍九寸長四寸細者圍七寸長三寸

南州異物志曰鸚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名肉離殼食唯以筋自係於殼飽則入殼中若爲魚所食殼乃浮出爲人所得質白而文紫

崔豹古今注曰蝸牛宛轉有草紋縛爲結似螺髻

交州異物志曰寄居山蠃蟲而長(如蟲而脚似蜘蛛大凡殼入蟲殼中)

又曰螺大者如筥一邊重可爲酒器

又曰吒螺着海邊樹上見人吒如人声可食

又曰蒼螺江東人以爲梲假豬螺日南有之厭爲甲者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水口下流數里有螺亭臨江昔一少女曾與伴俱乘小船江漢採螺既逼暮因停沙邊共宿忽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乃見羣螺張口無數相與爲炎來破舍噉此女子同侶諸嫗當時惶怖不敢作声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斂喪骨薄埋林際歸報其家經四五日間近所理處皆見石冢旁窿高十餘丈頭可受二十人坐也今四面有階道蹊歸人冢其頂上多螺殼新故相仍鄉傳謂之螺亭

世語曰衛瓘大康永興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瓘終見誅

廣五行記曰晉武帝時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螺其年楷卒又石崇家稻米化螺崇亦被誅

嶺表録異曰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觜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大者可受二升殼内光瑩如雲母裝爲酒杯奇而可翫又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爲酒器刳小螺爲足綴以膠漆

葛龍恭爲戴昱曰昱年六十二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爲宗老分昱將妻子逃舊業入虞澤結茅爲室拾穫野豆拾掇蠃蚌以自振給

蚌

易通卦驗曰小雪雉入水爲蜃

爾雅曰蜃小者珧(珧玉珧即小蚌也音遙)

說文曰蚄(步項切)蚌也鮚(巨乙切)蚌也

漢書曰漢律會稽獻鮚醬二升蚌蜃之屬

周書曰成王時具甌獻蜃(蜃大蛤也)

大戴禮曰十月雉入淮爲蜃蜃者蒲蘆也

春秋後語曰齊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臣來過小水見小蚌方出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啄(啄口上也啄其肉音張角切下喙音許穢切)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

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不相捨漁父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其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大王熟計之趙王於是乃止

魏志曰孔融與韋康書云元將仲將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陳書曰武帝雅尚恭儉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用瓦器蚌盤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蜃性含水待月而水生木性懷火因燧而發人性含靈待學而成美

墨子曰申屠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耶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少家大豪出於汙澤天下諸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

淮南子曰季秋爵入大水為蛤爵按星之雀也鹿鳥也隨陽下藏故為蛤

又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車鼻也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耕耨除苗穢

又曰孟冬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雉陽鳥也三處而死在陰切陰[illegible]國陰氣入水為蜃蜃大蛤也

又曰明月之珠出於蛖旨音蜄蛖有夜光之明月生於蚌中

又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日者陽之主也是以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解角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虧而魚腦減月死而螺蚌膲膲減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疹病毒傷之害

又曰明月之珠蜃蛖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

又曰蛖象之病人之寶也蛖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病故人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以利欲為病無人寶之故曰有誰寶

西京雜記曰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用白蜃為珂紫金為花以飾其上

越地形記曰夏靖答車茂弘論鄮縣書曰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未聞

徐衷南方記曰白珠蚌殼長三寸半涯海中深六七丈去岸四五十里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木履山東帶採門九海採者皆由其門故以為名多香螺文蛤之屬

博物志曰東南之人食水之産西北之人食六畜産食水産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也食六畜産者狸兎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膻焦也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南方林邑有大蚌盈車明珠至寸不以為貴國人不採

交州異物志曰烏滸山居射翠取羽剖蚌採珠

任昉述異記曰淮水中黄雀至秋化為蛤至春復為黄雀五百年化為蜃蛤

嶺表錄異曰珠池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修貢珠户入池採珠皆採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與海通珠如豌豆大常珠也如彈丸者亦時有得徑寸照室之珠卒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貫之以篾曝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將脯燒之以薦酒肉也中有細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延篤與高義方書曰今茲以五經為鼎鑑書傳為俎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蚌也宜勿以為念

郭璞江賦曰紫蚢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蚨應節而揚葩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一

鱗介部十四

蛤　蛺𧑓　三蝬
車螯　移角　姑勞
羊蹄　蛤蝶　蘆蜼
蚶　烏頭　下來蝛
越王　蠣　蜆
蟹

蛤

易進卦驗曰立冬鷰雀入水爲蛤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雀入大水爲蛤

汲冢周書王會曰東越海蛤東越則海際蛤文蛤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蚌蛤中得瑤環

一雙

又曰徐之才初還豫章王綜國常侍隨綜入北有一人患足跟痛諸醫咸莫能識之才視之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入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之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淮南子曰土龍致雨鷰鴈代飛鷰春而鴈秋也蛤蚌珠龜與月盛衰

呂氏春秋曰月者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于天而羣陰化乎淵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太仙家之藥有白水靈蛤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好潛靖養志唯與籍是樂有仙人草廬廬下有陂魚蛤生非身所耕則不食也

南越志曰九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

雲南記曰新安蠻婦人於耳上懸金環子聯貫瑟瑟帖於鬢側又織瑟以螺蛤聯穿繫之謂爲珂珮

博物志曰東海有蛤鳥常啖之其肉消盡殼起浮出更薄在沙中岸邊潮水往來碏蕩白如雪入藥最精勝採取自死者

崔豹古今注曰蛤鴈常在河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食蛤不銷隨其糞出用以爲藥倍勝常者

本草經曰文蛤表文味鹹無毒主際陰蝕惡創五痔大孔盡血生東海

左思賦曰蚌蛤珠胎與月虧全

蛺𧑓

臨海水土物志曰蛺𧑓似蛤如䚡大

三蝬蝬音宗

臨海水土物志曰三蝬似蛤

車螯

沈約宋書曰廬陵王義真出爲南豫州刺史劉湛爲長史義真出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爲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謝靈運答弟書曰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東螯亦不如北海

移角

臨海水土物志曰移角似車螯角移不正名曰移角

姑勞

臨海水土物志曰姑勞如車螯而殼薄

羊蹄

臨海水土物志曰羊蹄似蚌味似車螯羅江小蘆有之

蛤螺

宋書曰王融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曜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何也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螺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淮南子曰若士方捲龜殼而食蛤螺

抱朴子曰若士所食此必草也又海中自有蛤螺螺蚌之類未加煮炙凡人所不能噉況君子若士乎

蘆雄

臨海水土物志曰蘆雄似蛤螺殼小薄耳

蚶（坎甘）

唐書曰元和中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宰臣奏擬皆不可上謂裴度曰嘗有諫進海蚶淡菜者詞甚忠正卿可求此人與之度出以訪人或有言孔戣諫者度即日以聞乃命之

廣志曰巨延州以蚶與行估貨易

臨海水土物志曰蚶側徑四尺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安郡驟鹿山山上有石室鑿內輒得骨并蝬蚶

嶺表錄異曰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為蚶子頭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為瓦屋子以其殼上有棱如瓦壠故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為天臠炙喫多即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本性也

烏頭

臨海水土物志曰烏頭似蚶

下來蝛（蛤屬出海中似）

臨海水土物志曰下來蝛雖似烏頭各自有種

又曰蝛蛤有似烏頭

越王

臨海水土物志曰越王形似蝛殼赤尾如人爪形

蠣

梁書曰何胤初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香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味竟陵王子良見玩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

茅君內傳曰欲合九轉先作神釜取東海左顧牡蠣凡六物令分等各擣三萬杵

異物志曰古賁灰牡蠣殼

臨海水土物志曰蠣長七尺

南越志曰南土謂蠣為蠔甲為牡蠣合澗洲圓蠣土人重之語曰得合澗一蠣雖不足豪亦可以高也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新溪口有蠣嶼方圓數十畝四面皆蠣其味偏好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新溪蠣味偏甘有過紫溪者

嶺表錄異曰盧亭盧循遺類也循昔據廣州既敗餘言奔於海島野居唯食蠔蠣壘殼為牆壁

又曰蠔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

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蠔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伺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亭者以斧楔取殼燒以烈火蠔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趂虛市以易醖米（盧亭者海島夷人也）蠔肉大者醃爲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其殼埊腸胃

蜆（胡典切）

爾雅曰蜃小者曰珧（郭璞注曰珧蜃蛤也江東呼爲蜆也）

蟹

廣雅曰蟹蛫也其雄曰蜋螘其雌曰博帶

山海經曰大蟹在海中（蓋千里之蟹）又女丑有大蟹（廣千里）

汲冢周書王會曰成王時海陽獻蟹

大戴禮曰蟹二螯八足非蛇鱓之穴而無所寄托者心躁也（蛇鱓字同）

禮記檀弓下曰成人者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之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子皋爲之衰

孝經援神契曰蟹二螯兩端傍行（蟹者甲也小蟲也兩螯自衛故使傍行也）

晉書曰解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耶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

又曰劉聰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斬於東市

三國典略曰周永定元年夏四月齊主禁取蟹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

淮南子曰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蟹置穴中[illegible]）

又曰磁石引鐵蟹之敗漆（置蟹漆中則漆敗也）雖在明知弗能然也

抱朴子曰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

又曰山中稱無腸公子者蟹也

又曰兵地生蟹者宜急移軍大一在王帳之中不可攻也

郭子曰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可了一生哉

國語曰越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食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illegible]）人事未也勸須臘忘

世說曰蔡司徒渡江見蟛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illegible]）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illegible]）

（[illegible]）

永嘉郡記曰安國縣有山鬼形體如人而一腳裁長一尺許好噉鹽伐木人鹽輒偷將去不甚畏人人亦不敢伐木犯之即不利也喜於山澗中取石蟹伺伐木人眠息便十十五五出就火邊跂石炙噉之嘗有伐木人見其如此未眠之前痛燃石使熱羅置火畔便佯眠看之須臾魍出悉皆跂石石熱灼之跳梁叫呼罵詈而去此伐木人家後被燒委頓

博物志曰南海有水蟲名蒯蛤之類也其中有小蟹大如榆莢蒯開甲食則蟹亦出食蒯合甲蟹亦還入爲蒯取以歸始終死不相離

又曰蟹漆相合成水（神仙服餌方云）

又曰秋蟹毒者無藥可療目相向者尤甚
玄中記曰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
在水中
淮南万畢術曰燒蟹致鼠
搜神記曰晉太康年中會稽郡蟛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
覆野爲災食稻
述異記曰出海口北行六十里至騰嶼之南溪有淡水清
澈照底有蟹焉甚大如笠脚長三尺宋元嘉中章安縣民
屠虎取此蟹食之肥美過常虎其夜夢一少嫗語之曰汝
噉我知汝尋被噉不屠氏明日出行爲虎所食餘家人殘
瘞之虎又發棺噉之肌骸無遺此水今猶有大蟹莫敢復
犯
廣五行記曰元嘉中富陽人姓王於瀆中作蟹斷旦往視

之見一材頭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治斷
出材岸上明旦往視之見材復在斷中而斷裂開如前王又
治斷出材明晨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籠中
擔歸去家一二里聞籠中窣動聲王回顧見向材段變成
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生曰我性嗜蟹此實入破
君斷食蟹以此相負望君恕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王曰
汝犯暴人罪自應死何以多言此物曰君何姓名頻問不
已王終不荅去家轉近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
何計王至家以火焚之土俗謂之山㺐知人姓名則能爲
傷人耳
又曰軍行地無故生蟹者宜急移去蟹魚之類水失其性
則有此孽
嶺南異物志曰嘗有行海得洲渚林木甚茂乃維舟登岸
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
蟹也
嶺表録異曰水蟹螯殼内皆鹹水自有味廣人取之淡爕
及其鹹汁下酒黄膏蟹殼内有膏如黄蘇加以五味和殼
煿之食亦有味赤母蟹殼内黄赤膏如雞鴨子黄肉白以
和膏實其殼中淋以五味蒙以細麪爲蟹饆饠珎美可尚
紅蟹殼殷紅色巨者可以裝爲酒盃也虎蟹殼上有虎斑
可裝爲酒器與紅蟹皆産瓊崖海邊
本草經曰蟹味鹹治胷中邪氣熱結痛
張敞集曰朱登爲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氏
之賜必及鄉黨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二

金澤文庫

鱗介部十五

擁劒　鮪螯　彭蜎
竭朴　沙狗　招潮
倚望　石砌　蜂江
蘆虎　石華　蚼蝶
鼈　瑟蟀　海燕
鼂類　越王笄　石蚁
陽遂足　鼂鼊　土肉
蝦　海月　玉姚
陵龍　石矩　玳瑁
蟕蠵　水母　海鏡

擁劒

廣志曰擁劒似蟹色黃方二寸其一螯偏長如足大指長三寸餘有光其短細者如箸

異物志云擁劒狀如蟹但一螯偏大耳

何承詢云躍魚擁劒是不分魚蟹也

崔豹古今注曰彭蜎(音滑)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螯偏大者名擁劒一名執火其螯赤故謂之執火也俗謂之越王劒

杜寶大業拾遺録曰吳郡獻蜜蟹二千頭作如糖蟹法蜜擁劒四瓮擁劒似蟹而小一螯偏大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劒是也

鮪螯

祖台之志怪曰會稽山陰東郭氏女先與縣人私通此人買還於縣東靈慈橋女往入船就之因共寢　為設食食螯食畢女將兩鮪螯上岸去船還來至郭逢人舍出女已死乃往省之尚未殯也發衾視之兩手各把一鮪螯

嶺表録異曰蟛蜞乃蟹之巨者異者兩螯上有細毛如苔身有八足蟛蜞則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闊(俗謂之撥棹子)與蟹有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為蟹(蟲有大如小蟳子者八月此物與人鬬推往來敵)也人

彭蜎

爾雅曰蜎蠌小者蟧(螺屬見埤蒼或曰即彭蜎也似蟹而小滑澤二音)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蟛蚏以資養

搜神記曰晉太康四年會稽彭蜎化為鼠食稻為災

崔豹古今注曰彭蜎小蟹也一名長卿

嶺表録異曰蟛蜞吳呼為越王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鹽藏貨於市

竭朴

臨海異物記曰竭朴大於彭蜎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鄣目屈小螯以取食

嶺表録異曰竭朴乃大彭蜞也殼有黑斑雙螯一大一小常以大螯捉食小螯分以自食

沙狗

臨海異物志曰沙狗似彭蜎壤沙為穴見人則走曲折易道不可得也

招潮

臨海異物志曰招潮小如彭蜎殼白依潮長背坎外向舉螯不失常期俗言招潮水也

嶺表録異曰招潮子亦蟛蜞之屬殻帶白色海畔多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故俗呼招潮也

倚望

臨海水土物志曰倚望常起顧睨西東其形如彭蜞大行塗土四五進輒舉兩螯八足起望行常如此唯入穴中乃止

石蜩 蜩作陗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蜩大於蟹八足殻通赤狀鴨卵

蜂江

臨海水土物志曰蜂江如　蟹大有足兩螯殻牢如石蜩同不中食也

蘆虎

臨海水土物志曰蘆虎似彭蜞兩螯正赤不中食

石華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華附石肉淡

會稽地理記曰鄮縣濱多石華

蚼蟱 上沽下扶切

劉欣期交州記曰蚼蟱似瑇瑁魚頭鼈身蝦尾色斑似錦文大如笠四足漫湖無指甲前有黑珠可以飾物

臨海水土物志曰鼅蝥其狀龜形如笠味如蘓可食卵大如鴨卵正圓中生瞰味美於諸鳥卵其甲黃點注之廣七八寸長二三尺有光色

左思吳都賦曰鼅鼊鯖鰐

鱟 胡遘切

廣志曰鱟似便面負雌而行失雄則不能獨活出交阯南海中

吳録地理志曰交阯龍編縣有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長五寸腹中有子如麻子取以作醬尤美

裴淵廣州記曰鱟廣尺餘形如熨斗頭如蜣蜋腹下有十足南人重之以為鮓

南越志曰張海口有鱟每過海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

嶺表録異曰鱟魚其殻瑩淨滑如青瓷盌鏉背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青黑色腹兩傍為六脚有尾長尺餘三稜如棱莖常雌附雄而行捕者必雙得之若摘去雄者雌者即自止背負之方行腹中有子如菉豆南人取之碎其肉脚和以為醬食之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雌者小置之水中即雄者浮雌者沉

𧋍鱓

臨海水土物志曰𧋍鱓與鼂相似

海蒼

臨海水土物志曰海蒼如鼂狹後廣前其肉可食亦又多膏

鼂類 鼂上音

臨海水土物志曰鼂類似鼅鼊蝦腸如羊胃中吹

越王筭

臨海水土物志曰越王筭如筭大正白長尺餘生海邊沙中見仍取之即可心中存來取即入土中

石蚾 蚾音坡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蚾生附石長三寸如小竹大有甲正黑中食

陽遂足

臨海水土物志曰陽遂足此物形狀背青黑腹下正白有
五足長短大小皆等不知頭尾所在生時體軟死即乾脆

鼊鼊 上音下辭

臨海水土物志曰鼊鼊龜𧎢相似形大如簸箕生渤海海涘
中肉極好噉一枚有三斛膏

土肉

臨海水土物志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
無口目有三十足如釵股大中食

蝦

爾雅曰鰝大蝦也 蝦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蝦魚為鰝 音鄗
東觀漢記曰馬稜字伯威為廣陵太守奏罷鹽官以寬
漢賦蛻蟬蟲飛入海化為魚蝦
王隱晉書曰吳後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

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五尺封以
示脩脩乃服 脩音滌
金樓子曰舜攝天子有綏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
世說曰虞嘯父為孝武帝侍中帝從容謂曰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謂帝望其意對曰天時尚暖魚
鱟蝦鮓未可致尋有所獻帝撫掌大笑
異物志曰蝦種多鯼最大中作脯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之晉簡文
以盛酒未及飲酒躍於外笑之曰三旬當後庭有告變者
果有生子人面犬身
博物志曰東海有物狀如凝血縱廣數丈正方圓名曰鮓
魚無頭目處所內無腹藏眾蝦附之隨其東西越人煮食
之

嶺南異物志曰南海有蝦鬚長四五十尺
嶺表錄異曰海蝦皮殼嫩紅色就中腦殼與前雙腳有鉗
者其色如朱余嘗登海舸忽見窓版懸二尺蝦殼頭尾
鉗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鋒刃嘴上有
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前雙腳上有鉗 螯似此 鉗麤如人大
指長三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鋒硬手不可觸腦
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盃盂也
北戶錄云滕脩為廣州刺史有客語脩曰蝦鬚有一丈者
拱為拄杖脩不之信故去東海取鬚長四丈以示脩方服
其異穿蝦大者亦首尾尺餘閩越率取其肉擣而為炙又
醃以鹽藏自然紅色謂之紅蝦貢送白蝦肉醢而白瑩如
水精廣人偏食之蓋美而長詢於閩川吳中悉無此類
嶺表錄異曰南人多買蝦之細者生切綽菜蘭香蓼等用

濃醬醋先潑活蝦蓋以生菜 以熱飲覆其上就口跑之
亦有跳出醋楪者謂之蝦生鄙俚重之以為異饌也
王朗答魏文表曰夫張大網以灑鮪蝦辱九鼎以烹鼉鼊
應璩百一詩曰大龜承夷幣復欲審其羅蚘蚌猶見得何
太鮪與蝦
葛龔與張季琛書曰夜從劉伯宣舍西垂過龔其家無飯
敢燜蝦

海月

臨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指
如搔頭大中食
謝靈運詩曰挂席拾海月

王蛛 蛛余招

臨海水土物志曰王蛛似蚌長二寸廣五寸上大下小其

殼中拄炙之味似酒

陵龍

臨海水土物志曰陵龍之躰黄身四足形短尾長有鱗無角南越嘉盖見之竟逐

石矩

嶺表録異曰石矩亦章舉之類身小而足長入鹽爲乾脯食極美又有小者兩足如帶𫉅乾後似射踏子故南中呼爲射踏子也

玳瑁

嶺表録異曰玳瑁形狀如龜唯腹背甲有紅點其大者悉似盤蓋

本草經云玳瑁解毒兼云辟邪余寄居廣南日見盧亭（海島夷人）獲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於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亦甚苦楚後養於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於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帶之有蠱毒玳瑁甲即自搖動若死無此驗

蠵蠵（上讀下許鷄切）

嶺表録異曰蠵蠵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負而行產潮循山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以木楔其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以爲梳篦盃器之屬

水母

廣志曰水母如羊胃在海中常浮聞人聲沉水底可生切食

沈懷遠南越志曰海岸間育水母東海謂之蛇蜡

張茂先博物志曰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廣數尺正方圓名曰水母無頭目所處則衆蝦附之隨其東西南人可煮食之

異物志曰水母在海沉沉常浮（其正白常禄上浮也）

嶺表録異曰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蠟駕切）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盤腹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沉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没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絶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即蝦爲目也）南中好食之

海鏡

嶺表録異曰海鏡廣人呼爲膏葉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豆黄而螯足具備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余曾市得數箇驗之或迫之以火即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三

蟲豸部一

蟲　蟬　蠅

蟲

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周禮冬官梓人曰外骨内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外骨龜屬内骨鼈屬卻行螾衍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屬胷鳴榮原屬)

大戴禮曰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啓戶始出)仲秋之月蟄蟲坏戶(坏益也)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戶)

(淮蟲屈之)

春秋考異郵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為蟲八日而化風列波激故其命從蟲蟲之為言屈中也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之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着身入皮膚中復飛去

魏書華佗傳曰廣陵太守陳元龍得疾所苦胷中煩懣面赤不能飯佗持其脉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内蝕病食腥物所為也今可去也即作湯二升先飲一升須臾復一升食頃吐出數升蟲長一二寸赤頭皆搖半軀皆是生魚膾也

趙書曰前石時淳郁白光婦產卵大如盃剖之有蟲如巨蟻二足立行(異苑同)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脫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曰不須憂此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

後魏書曰蠕蠕東胡之苗裔也木骨閭死子車鹿會自號柔然役屬於魏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蠕

蠕

隋書曰田式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上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己立棒殺之

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魯連子曰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持之衆也

淮南子曰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

又曰故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illegible])

又曰太陰所在蟄蟲首穴鵲巢以鄉為戶

又曰水食者善游能寒(魚鼈之屬是也)土食者無心不息(蚓之屬是也)

又曰介蟲之動以固(介甲龜鼈之屬動行也)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要蜂蠆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人言人畏也)

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採

抱朴子曰毒粥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膏舉則下有聚死之蟲

又曰䓫惡者揣[illegible]之赴明爛樂惡者猶輕埃之應飄風

也

孫卿子曰肉腐出蟲魚枯生蠹

論衡商蟲篇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吏貪狼所致也蟲頭赤者武官黒者文吏按蟲頭赤身白頭黒身黃俱應何官耶今蟲食五穀則為災桂蟲桑蝎不怪何也桂中藥桑給蠶何可不怪書卷不舒衣襞不懸皆生蟲也此復謂何吏耶

又曰司南之杓投於地其柄南指魚肉之蟲集地北行自然之性也

世本曰廩君乗土船至鹽陽鹽水神女子止廩君廩君不聽鹽神為飛蟲諸神從而飛蔽日為之晦廩君不知東西所當七日七夜使人以青縷遺鹽神曰纓此與爾俱生鹽神受縷而纓之廩君應青縷所射鹽神死天則大開

崔豹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

搜神記曰東陽劉寵北征將炊飯盡變為蟲又家人蒸炒亦化為蟲火愈猛而蟲愈壯寵後見誅（又仲書）

廣五行記曰漢武帝幸甘泉宮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目牙盡具觀者莫識帝使東方朔視之對曰此秦時拘繫無辜衆庶愁死咸仰首歎曰怪哉故名怪哉此必秦之獄處朔又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沃之當消於是取蟲致酒中須臾糜散

桓譚新論曰雎陵有董仲君好方道嘗坐重罪繫獄佯病死數日目蟲出而復活

蟬

易通卦驗曰遯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蟬應期鳴言語之象今失節不鳴鳴則失時故多妖言

毛詩蕩之什曰咨汝殷商如蜩如螗（蜩蟬也螗蝘也）

毛詩疏義曰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謂之蜋海岱之間謂之蟬通語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蜩始鳴季秋之月寒蟬鳴

又檀弓曰范則冠而蟬有緌（蜩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

爾雅曰蜩蜋蜩（夏小正曰蜋蜩者五采具）螗蜩（夏小正曰唐蜩者匽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螗蛦音荑）蚻蜻蜻（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蜻蜻）蠽茅蜩（江東呼為茅截似蟬而小青色）蝒馬蜩（蜩中最大者為馬蟬）蜺寒蜩（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月令曰寒蟬鳴）

孝經援神契曰蟬無力故不食

周書曰夏至又五日蜩始鳴不鳴貴臣放逸立秋之日寒蜩鳴不鳴人臣不力爭

梁書曰朱异為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

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又曰何戢為吳興太守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寶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後周書曰宣帝大侈靡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嘗自帶綬及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

莊子曰仲尼適楚出遊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錙銖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不得（蹍此故也）

又曰鵬之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一息者也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九萬里而圖南為也

孫卿子曰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若火不明雖振樹無益人有明德則天下歸之若蟬歸明火也（又見呂氏春秋）

淮南子曰孟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寒蟬青蟬也感陰氣鳴也）

又曰蟬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

又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説苑曰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也螳蜋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論衡曰王充建武三年生為小兒不妄狎侮倫不掩雀捕蟬

鹽鐵論曰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

揚雄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江南呼螗蛦也）陳鄭之間謂之蜋蜩（蜋音良）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蟜（齊人呼為巨蟜音技）其小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音綿）馬（按爾雅蝒者馬蜩非別名蝒馬也此方言誤耳）其小者謂之陵蚻（如蟬而小青色今關西呼為麥蚻也）有文者謂之蜻蜻（爾雅云蜻即麥蚻也）其雌謂之疋（少切）一大而黑者謂之蝬（音俊）黑而赤者謂之蜺（音霓）蜩蟧謂之芽蜩（江東呼為茅截）蟪蛄謂之寒蜩瘖蜩（按爾雅以蜺為寒蜩月令亦曰寒蟬鳴下寒蟬非瘖者此諸蟬名通出尒雅而多駁錯未可詳據也寒蟬寒蟲也小蚴音應）

崔豹古今註曰牛亨問董仲舒曰蟬為齊女何答曰昔齊王后忿王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

又曰緌蟬胡服也緌若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也蟬若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曹大家蟬賦曰吸清露於丹園抗喬枝而理翮崇皇朝之輝光映豹豹而灼灼

陸雲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有幘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兒可）其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且攀木寒鳴貪士所歎余昔僑處寫有感焉公侯常伯乃身紆紫綬手執龍淵俯鳴佩玉仰撫貂蟬於上蓋之多士光帝皇之侍人膝儀像於雲闕望景曜乎通天邈休声之五德豈鳥雞之獨珍

傅玄蟬賦曰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微靈

傅咸粘蟬賦曰櫻桃其為樹則多蔭其為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所之前時以盛暑逍遙其下有蟬鳴仰而見之故命粘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當冒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蠅

韓詩曰雞鳴讒人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薛君曰讒遠鳴蠅声相似也）

毛詩甫田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漢書曰成帝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師古曰以下朝會坐也）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矢積西階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龔遂遂曰陛下之側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托驥之尾得以絕羣

後漢書曰楊章為杜喬李固掾為平原令後二公同時被刑章行赴洛見喬固屍身死坐其旁驅逐蠅蟲

魏略曰王思正始中為大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張勃吳錄曰曹不興為帝使畫屏風筆落素上便點為蠅帝疑生乃彈之

前秦書曰苻堅欲赦與王猛苻融講甘露堂屏左右堅親為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何從泄也敕窮之咸言有一小兒衣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

梁書曰昭明太子食中頻得蠅蟲之類密置其處不以聞人獲罪不令人知見

北史曰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唐書曰武儒衡為中書舍人元稹知制誥儒衡一日因會食公堂有蠅集瓜上忽以扇揮去之曰適從何所來而遽集此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也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蠅漬其中匹夫弗嘗小也

朝子曰以火去蛾蛾愈多以魚毆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以貍致鼠以冰致蠅

揚子法言曰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也）

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虞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崔豹古今注曰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漢書青蠅）

一名蠅蝗一名蠅豹

揚雄方言曰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蠅

廣五行記曰魏吏部尚書何晏嘗夢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以問管輅輅曰鼻者天中今有青蠅臭惡而來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之至明年何晏及鄧颺皆伏誅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四

蟲豸部二

蚊　䖟　蚋　蜉蝣　蠛蠓
蝴蝶　螢　蜻蛉　蟷蜋

蚊

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
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白鳥蚊也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聲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喣漂山聚蚊成雷
後漢書曰趙炳有道術人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敢入也
晉書曰道安曰猛虎當道食不覺蚊䖟來
唐史曰江東有吐蚊鳥夏夜鳴吐蚊於蘆荻中湖湘尤

甚
晏子曰東海有蟲巢蚊睫乳而不飛蚊不驚名曰焦冥
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細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
又曰焦螟生於蚊睫離朱子羽拭眦而望弗能見也
莊子曰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䖟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
又曰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䖟噆音匝膚則通昔不寐矣
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時麗忽然一過也毀譽之於己也猶蚊䖟之一過也
又曰蜂蠆螫指而神不能㤥音澹蟁古文蚊䖟噆膚音匝噆也而性不能平今夏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蟁䖟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何哉
牟子曰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轉為蟁䖟聲則翹尾而蹀躞
夏侯子曰一蝗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金樓子曰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於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可可怪哉
又曰白鳥蚊也齊桓公卧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為之於邑白鳥營飢而未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帳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

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嗛呼立公之肉而退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長噬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為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
孝子傳曰吳猛年七歲時夏日伏於母牀下恐蚊䖟及父母
蕭廣濟孝子傳曰鄧展父母在牖下卧多蚊展伏牀下以自當之
神異經曰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成九子蜚而俱出蚊遂不知
論衡曰蚊䖟不如牛馬之力牛馬困於蚊䖟蚊䖟有勢也
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夏時多蚊蚋而終不搖扇恐蚊蚋去已而及父母
嶺南異物志曰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

每熟即折裂蚊子羣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嶺表録異曰蚊母鳥形如青鷁嘴大而長於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為扇可辟

蚊子 蚋 蚊母鳥

䖟

晉書曰惠帝時洛陽南山有䖟作聲曰韓尸識者以為韓氏將尸戮俄而韓謐被誅
淮南子曰䖟散精血以類推之也（許慎曰䖟食血）
又曰䖟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
又曰上古之時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

蝨䖟

蚋

梁書曰梁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初貴嬪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
又曰孫謙居身儉素牀施蘧除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
列子曰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
淮南子曰甌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甌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貴玉也瑱成也）而塵垢弗能汙也
又曰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也
呂氏春秋曰生騷黃蚋聚之有酸也徒水則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上聖不能以如魚致蠅蝱蠅以致之之道不去也

蜉蝣

毛詩曹蜉蝣曰刺奢也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
爾雅曰蜉蝣渠略（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
說文曰秦晉之間謂蜉蝣為渠略（一曰似天牛而小有甲也）
又曰蠂蝤蟲也一名蜉蝣朝生暮死
陸機毛詩疏義曰蜉蝣方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於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蠋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飲食三日而死以蜉蝣為龜憂養生之具必失之
廣志曰蜉蝣可燒啖美於蟬蜉蝣在木中翁上尋死隨流而去
傅咸蜉蝣賦曰讀詩至蜉蝣感其雖朝生夕死而能修其翼可以有興遂賦之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

蠛蠓

爾雅曰蠛蠓（郭璞注小蟲似蚋喜亂飛）
漢寶録曰周太祖至北郊時慕容彥超負沉勇當上曰北來都將臣盡諳知以臣觀之蜉蝣蠛蠓耳
列子曰朽壤之上春夏之月有蠛蠓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莊子曰孔子問老聃之言出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者甕中之蠛蠓也）
淮南子曰宴世則聚虫滿野（許慎曰飛蟲蠛蠓）
抱朴子曰蠛蠓之育於醯酢芝檽之產於木石蛣蝹之滋於湊游翠蘿之茂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造也
字書曰蠛蠓小虫三風春雨蘊者也

蝴蝶

北齊書曰魏收啓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黄門侍郎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彦理屈已倒遵彦從容曰我綂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梁書曰沈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静嘿所致仍製黒蝶賦以寄意

漢寶録曰右臨門衛大將軍許遵言臣奉命博州至博平縣戴村有蟟弥亘數里一夕言並化蝶飛去

列子曰烏足以其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

莊子曰昔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抱朴子曰錙銖背千金而逐蛺蝶越人弃八珍而甘鼃蛇

金樓子曰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之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擬於昆虫施之尊極不其蚩乎

崔豹古今注曰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東人謂爲挾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有如蝙蝠者或黒色或赤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曰鬼車生江南甘橘園中

廣五行記曰晉安帝義熙中烏傷人葛輝在妻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迎至堦前疑是惡人便打之欲下杖悉化爲蝶繽紛飛散有一物衝輝腋下便打倒地輝少時而死

嶺南異物志曰嘗有人浮南海泊於孤岸忽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竟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墜地視之乃蛺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

嶺表録異曰鶴子草蔓上春生雙虫只食其葉越女收於粧奩中養之如蠶摘其葉飼之虫老不食而蛻爲蝶赤黄色婦女收而帶之謂媚蝶

螢

毛詩豳七月曰町畽鹿場熠燿宵行螢火也

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

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腐草爲螢

爾雅曰螢火即炤夜飛腹下有火

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

續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

後漢書曰光熹元年秋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協走小平津帝與王夜步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宫

隋書曰大業十二年煬帝幸景華宫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

崔豹古今注曰螢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爲之食蚊蚋焉

月令曰丹鳥羞白鳥白鳥即蚊也丹鳥螢也

說文云秦人謂蚊曰蚋

淮南萬畢術曰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却不敢行

祖台之志怪曰昔懷帝永嘉中譙國丁祚渡江至陰陵界時天昏霧在道北有社見一物如人到立兩眼垂血從頭下聚地兩處各有升餘祚與從弟齊咕喝之滅而不見立處聚血皆化為螢火數千枚縱橫飛起

本草經曰螢一名夕夜光一名即照一名熠燿

潘岳螢火賦曰爛若飛景之霄遊熠(音習)如移星之雲流動集飄揚灼如隨珠熠爚若丹瑩之初龍影穎若流金之在沙

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意遂有感於是執以自炤而為之賦其辭曰感詩人之攸懷兮覽熠燿於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期自竭於陋形

螟蛉

毛詩節小宛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子)

毛詩義疏曰螟蛉似步屈其色青細小或在草葉上土蜂取之置木穴中或書卷間筆筒中七日而成其子里語曰呪云象我象我

陸機毛詩義疏曰螟蛉䗁為文學舍人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

郭璞注方言曰尺蠖又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木葉上今蜾蠃所負為子者

爾雅曰螟蛉桑蟲也(俗亦謂桑蟃亦曰戎女)

蠮螉

爾雅曰蜾蠃蒲盧也(郭璞注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音噎翁)

陸機毛詩疏義曰蜾蠃土蜂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故許慎云細署也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筆筒中七日而化其子里語曰呪云象我象我也

禮記中庸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蜾蠃土蟲也取螟蛉而化之以為子為政化百姓亦如蒲盧也)故為政在人

揚子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六

蟲豸部三

莎雞　螽斯　蜙蝑
蝙蝠　守宮　蜣蜋
白魚　螗蜋　蝍蛆

莎雞

毛詩豳七月曰：六月莎雞振羽。(莎雞羽成而振訊之)

陸機毛詩疏義曰：莎雞如蝗而斑色，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也。

爾雅曰：螒，天雞也。(郭璞注曰：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也。)

廣志曰：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犨雞。

螽斯

毛詩螽斯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螽斯羽詵詵兮。(螽斯，蜙蝑也。)

毛詩豳七月曰：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蚣蝑也。)

蜙蝑

陸機毛詩疏義曰：爾雅云：螽，蜙蝑(蜙，先恭切；蝑，相魚切)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謂之春箕。角長，青色，斑黑，其股似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

毛詩題綱曰：螽斯名蜙蝑，一名春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妬忌，子孫衆多。

爾雅曰：蜇螽，蜙蝑。(蜇音斯。郭璞注曰：蜙蝑也，俗呼蝽蟒。)

蝙蝠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散則服翼，兩頭並翔，發江淮山瀆之祠。搖光不明，服翼九足。(服翼，蝙蝠也。)

孝經援神契曰：蝙蝠伏匿，故夜食。

爾雅曰：蝙蝠，服翼也。(齊人呼為蟙蠌，或謂之仙鼠。蟙蠌二音。)

抱朴子曰：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

玄中記曰：百歲伏翼，其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水經曰：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如烏，多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

荆州記曰：宜都夷道縣有石穴，穴中有蝙蝠如烏，多倒懸。

崔豹古今注曰：蝙蝠一名仙鼠，又曰飛鼠。五百歲則色白腦重，集物則頭垂，故謂為倒挂鼠，食之得仙。

幽明錄曰：淮南郡有物髡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置黐(黐音癡)以塗壁，夕有數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屋簷下已有數百人頭髻。

范汪治瘧方曰：蝙蝠七枚，合擣五百，發雞鳴服一丸，禺中一丸，遇發乃與粥清一升。

守宮

毛詩節正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蜴，蜥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陸機毛詩疏義曰：蜴一名蠑螈，水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也。

春秋考異郵曰：土勝水，故守宮食蠆。(宋均曰：守宮，蠆毒物，蟄於水陸上。)

爾雅曰：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轉相解，博異語，別四名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置守宮盆下，使射之。朔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

抱朴子曰：謂蜥蜴為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蜥蜴。

又曰：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尠，鴟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蜥

盈數而虬龍希覿
王充論衡曰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人五色無主
禹乃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
視龍猶蝘蜓也龍去而亡患
揚雄方言曰秦晉西夏謂之守宮其在澤者謂之蜥蜴南
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北燕謂之祝蜓桂林之中守宮
大能鳴者謂之蛤蠏
許慎說文曰榮蚖蛇醫以注鳴者也在壁曰蝘蜓在草曰
蜥蜴蜥蜴守宮也
淮南萬畢術曰守宮塗齊婦人無子取守宮一枚置甕中
及蛇衣以新布密塞之懸於陰處百日治守宮蛇衣分等
以唾和之塗婦人齊磨令溫即無子矣
又曰守宮飾女臂有文章取守宮新合陰陽已牝牡各一

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飾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陰陽
輒滅去
又曰取七月七日守宮陰乾之治合以井花水和塗女人
身有文章則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邪
徐懷遠南越志曰成陽縣檐多守宮大者能鳴謂之蛤蠏
郭義恭廣志曰守宮蘇色如蛇而四足似蝘蜓有尺餘蝘
蜓有屋壁間者有草野者有石上者
博物志曰蜥蜴或蝘蜓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
滿七斤擣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故號曰守宮
崔豹古今注曰蝘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
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為蜥蜴其短大者名為蠑螈一曰
蚖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螈一名綠螈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

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還草中
干寶搜神記曰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蜥蜴從屋椽落其
腹内因苦腹痛
夢書曰守宮為寡婦着垣墻也夢見守宮憂寡婦人也
吳氏本草經曰石龍子一名守宮（一名石蜴）一名山龍子
楊子雲解嘲曰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
龍不亦病乎

蜣蜋

爾雅曰蛣蜣蜣蜋也（郭璞曰黑甲蟲噉糞土者也）
張揖廣雅曰天柱蜣蜋也（一作天社）
許慎說文曰蜣蜋一曰天柱
衡波傳曰蜣蜋無鼻而聞香
抱朴子曰玄蟬潔飢不羨蜣蜋穢飽

郭義恭廣志曰交州無蜣蜋
崔豹古今注曰蜣蜋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莊周所謂蛣
蜣之智在於轉丸者也（一名蛣蜣）一名結蜣一名弄丸一名轉
丸
夢書曰蜣蜋為憂財輔交行者夢見蜣蜋憂財糧也

白魚

爾雅曰蟫白魚也（衣書中蟲一名蛃魚音丙）
張揖廣雅曰白魚蛃魚也
齊書曰明帝初有疾無輟聽覽其臣莫知及疾篤敕尚書
府署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
本草經曰白魚一名衣魚治婦人疝瘕小便不利小兒頭
中風項強宜摩之生咸陽
吳氏本草經曰衣中白魚一名蟫

范汪方曰治小便不利取白魚二七擣之令爛分爲數丸頓服之即通也

螳蜋

易通卦驗曰螳蜋搏蟬之蟲乘寒而殺物自隱蔽而有所害捕搏之象也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蜋生不生是謂陰息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蜋也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淮南子同）

又曰楚莊王將伐晉告士大夫有諫者死孫叔敖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不知螳蜋在後欲攫而食之螳蜋方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後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螳蜋生（螳蜋螵蛸名月令章句曰螳蜋食蟬栽蟲）

鄭禮記注曰螳蜋螵蛸母也王瓚曰爾雅云莫貈螳蜋同類物色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肬齊兖以東謂之馬敫

爾雅曰莫貈螳蜋蛑（螳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蛑音謀貈户各反）不過蟷蠰（螳蜋蟷蠰二別名）其子蜱蛸（音卑一名蟳蟭螳蜋卵也蜱音裨蛸音焦）

張揖廣雅曰羊羊蛖蚘堂蜋也博焦夷冒焦螵蛸也

華嶠後漢書曰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至而酒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曰此足以當之矣

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因諷諫以激於王以清旦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洽履濡吳王夫差怪而問之太子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秋蟬登高樹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要舉力欲啗其形也螳蜋貪心務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盛綠茂林排徊枝葉欲啄螳蜋也

莊子曰莊周游於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執彈而留之（其宿便也留伺）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且搏之（自執草以翳）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忘身）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

又曰螳蜋怒臂以當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司馬彪曰怒不有美才不勝任耳）

楊雄方言曰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羊羊（郭璞曰江東呼）（𧍷蠰方言似此失其旨丁蝗下）

許慎說文曰蚜蜋不過也一名蟷蠰一名斫父

邯鄲氏笑林曰楚人居貧讀淮南方得螳蜋伺蟬自鄣葉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蜋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鄣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恒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紿云不見嘿然大喜賫葉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詣縣縣官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夢書曰螳蜋爲亡人匿藏草也夢見螳蜋憂亡命者

范子計然曰螵蛸出三輔上價三百

吳氏本草經曰桑蛸條蝕肬一名害焦一名致神農鹹無毒

成公綏螳蜋賦曰戢翼應時延頸鵠望推臂後前竦翮異高

抗烏伏蛇騰鷹摯隼放俯飛蟬而奮伭躍螳蛣而逞壯距
車輪而軒著翔固齊侯之所尚
郭璞螳螂讃曰螳螂氣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勿踐是遊
勇士致㦪勵之以義

蝍蛆

春秋考異郵曰土勝水故蝍蛆搏蛇（宋均曰蝍蛆生土蛇藏物蝍坎蛟水也）蚿豸伏隱

爾雅曰蒺藜蝍蛆（郭璞曰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

張揖廣雅曰蝍蛆吳公也

莊子曰蝍蛆甘帶（司馬彪曰帶小蛇也蝍蛆喜食其眼）

抱朴子曰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公吳公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草中便有蛇也吳公見蛇能以氣禁之蛇即死

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蝕於蟾蠩螣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蟾諸月中蝦蟆食月故曰食於蟾諸蝍蛆吳公也殆猶畏者也）

沈懷遠南越志曰綏定縣多吳公其大者能以氣吸蜥蜴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吳公出徐聞縣界取其皮可以冠鼓（稱郊切同望）

沈瑩臨海異物志曰晉安東南吳嶼山吳公千萬積聚或去長丈餘者以作脯味似大蝦

嶺南異物志曰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吳公也

嶺表録異曰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爲脯美於牛肉又云長數丈能啖牛里人或遇之則鳴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陶潛續搜神記曰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啖其食飲无不吐血死遊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呪願一雙吳公長尺餘便於拌中跳走遊便飲食安然无他

王琰冥祥記曰沙門竺法開者北人也嘗見吳公長三尺自屋墮地旋回而去

葛洪遐觀賦曰吳公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越人獵之屠裂取肉白如瓠稱金爭買爲羹炙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七

蟲豸部四

蚯蚓　蛞蝓　螺

蟻

蚯蚓

河圖説徴曰黃帝起大螾見

大戴禮曰蚓無爪牙之利筋脉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淮南子孫卿同）

禮記月令曰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

孝經援神契曰螾無食勞無勢故無心

爾雅曰螼（引）蚓蜸（遣）蚕（即䖵蟺也江東呼寒蚓）

後漢書曰王元説隗囂曰神龍失勢還與蚯蚓同

太九百四十七　一　王上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螾大如虹

淮南子曰太陰在上蚯蚓結爲陽候

抱朴子軍術曰蚯蚓見軍中尤多者軍罷又宜備反叛

慎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矣失所乘故也

呂氏春秋曰黃帝時而見大螾土氣勝故其色尚黃（高誘曰螾蚯蚓）

淮南萬畢術曰苓皮螾脂魚鱉自聚注曰取苓皮之漬水斗半燒石如炭狀以淬螾脂中也置苓皮水中七日已置沼則魚鱉自聚矣

楊泉物理論曰檢身止欲莫過於蚓此志士所不及也

郭義恭廣志曰閩越江北山間蛮夷啖蚯蚓脯爲羞

崔豹古今注曰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爲歌女或謂鳴砌（蜿音宛蟺音善）

述異記曰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五月忽有白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蚓並張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並誅

劉敬叔異苑曰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云恒有女着青裙白𧘂巾來就其寢每聽開薦下歷歷有聲發之見一青色白領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咸謂雙曹同阜螽矣

廣五行記曰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甚出森然如植箭陳氏水鄉蚯蚓土蟲象陳氏自稱土德盡出明須其窟穴以曲歸直是歲隋平陳

又曰隋煬帝大業中河南有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切蚯蚓爲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以示兒兒還見欲送婦詣縣未及而雷震其婦俄而失其首身如故而易白狗頭

太九百四十七　二　王正

郭景純蚯蚓讃曰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婬於阜螽觸而感物無乃常雄

呉氏本草經曰蚯蚓一名白頸螳螾一名附引

葛洪療喉卒腫方曰用白頸蚯蚓十四枚擣以塗喉外立愈

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白頸蚯蚓一名土龍生蜚谷平土白頸者是其老大耳

蛞蝓

尚書大傳曰鉅定螺（鄭玄曰鉅定澤也今屬樂安故有縣屬齊螺蝸牛也）

禮記内則曰蝸醢而苽食

爾雅曰蚹蠃螔蝓郭璞曰即蝸牛也音附

張揖廣雅曰蠡蠃蝸牛螔蝓也

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許慎說文曰蝸一曰螔蝓

山海經曰清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僕累郭璞曰僕累蝸牛也

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蝸蝓味鹹寒無毒一名陵蠡一名土蝸一名附蝸生泰山池澤生陰地沙石垣下蝸蝓入三十六禽限又是四種角之例營室之精矣

蠍

毛詩魚藻彼都人士曰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毛詩義疏曰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蠍

左傳僖二臧文仲曰蠭蠆有毒而況國乎

又昭二曰鄭人謗子產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

大戴禮曰神人國有蜂蠆不螫嬰兒

張揖廣雅曰杜伯蠚蠆蠍也

說文曰蠆毒蟲也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華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令煖其旦即愈

北史曰齊後主詔錄南陽王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時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寵

唐史曰劍南本無蠍嘗有人任主簿將之至今呼為主簿蟲

莊子曰老聃曰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智憯於蠆蠍之尾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

唐景龍文館記曰上巳日上幸於渭濱宴侍臣其日賜侍臣等柳棬各一云帶之免蠆毒辟溫氣

干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有書生入亭宿明掘得蠍大如琵琶毒長數尺亭遂安靜

葛洪方曰蠍中國屋中多蠆即無也

嵇含過蠆賦序曰元康二年余中夜遇蠆客有戲余曰俗諺云過滿百為蠆所螫斯言信哉雖內省不疚而逢此害喟然而歎遂作賦

蟻

焦贛易林震之蹇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

又復之萃曰蚍蜉戴兆不能上山卻推跌蹶損傷其頭

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

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周官曰饋食之豆蜃蚳醢蜃大蛤也蚳蛾子也

禮記檀弓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鄭玄曰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也

又內則曰蚳醢蚳蚍蜉子也

又學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也

爾雅曰蚍蜉大螘俗呼為馬蚍蜉小者螘齊人呼蟻為蚼蠪音龍打蟻直耕切螱音尉飛螘有翅其子蚳蚳蟻卵周禮曰蚳醢赤駮蚍蜉

後漢書曰鉅鹿張角賊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蛾音魚綺切卽蟻字蛾賊蛾多故以為名）

張勃吳錄曰九眞移風縣有赤紫膠人視土知有蟻因墾發以木枝插其中則蟻緣而上漆堅凝如螳螂子螵蛸也折漆以染絮其色正赤所作赤絮則此膠也

孟子曰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置一足焉（論聖王之法明蓋巨不能蹈也）

又曰東郭子問莊子曰道安在莊子曰道在螻蟻

又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

孫卿子曰不食者蟻不飲者蜉蝣

韓子曰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又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

又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吞舟之魚陸處不勝螻蟻

淮南子曰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而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熛焚（[illegible]也）

抱朴子曰雞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驕（[illegible]）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役御亦猶是耳

又曰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而旁轉如推磨左行日月右行隨而左轉如推於磨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

又曰百尋之山焚於分寸之飈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

符子曰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浮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峯頹邁於羣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於重川有蚍蟻聞而悅之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鼇焉月餘日鼇潛未出羣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羣蟻曰此將鼇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如岳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逍遥封壤之巔伏乎窟穴也

山海經曰朱蛾其狀如蟻（蛾蚍蜉也楚辭曰）在崑崙之墟

京房易妖占曰蟻無故當道若門戶城郭聚土水且傷人

揚雄方言曰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蚼音駒蟓音象）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駒燕謂之蛾蛘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

王充論衡曰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之言隨善惡為吉凶誤矣

揚子法言曰食如蟻衣如華不以泰乎

劉義慶世說曰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云是牛鬬孝武不知殷父問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

郭義恭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之蟻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和中人有至武嶺穴中有大蚍蜉甚大

西京記曰長安化度廢寺內有瑠璃石徑二尺餘孔穴通連若欄檻樓臺之狀號曰蟻宮常云於中見蟻金色其大若蜂動逾萬計乃掘及泉因得此石

張茂先博物志曰蟻知將雨

伏侯古今注曰漢光武建武元年山陽有小蟲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乃大蟻也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　蟻曰玄駒何也荅曰河内人無何而見有人馬數千萬騎皆大如黍米旋動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殺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成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

揚子法言曰吾見玄駒是也

揚孚異物志曰鮫鯉吐舌蟻附之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蟻入其中乃奮迅則舐取之

劉敬叔異苑曰有謝宇故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矟乘具裝馬將中出繞机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矟刺取徑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窟中謝後以門釁同滅

古今五行記曰後魏顯宗天安元年六月兖州有黒蟻與赤蟻交鬭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黒主北赤主南時齊明帝殺少帝子業而自立大爲魏軍所破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鄴下有黄蟻與黒蟻鬭黄東魏戎衣色黒西魏戎衣色是時黄蟻盡死時高歡圍玉壁五旬不拔歡疾班師而薨

嶺表録異曰嶺南蟻類極多有席袋貯蟻子窠鬻於市者藉蟻窠如薄絮囊皆連帶枝葉蟻在其中和窠而賣有黄色大於常蟻而脚長者云南中甘子樹無蟻者實多蛀故人競買之以養甘子

又曰交廣溪洞間酋長得收蟻卵淘擇令淨鹵以爲醬或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

夢書曰蚍蜉爲小盜衘食行也夢見蚍蜉小盜衆也

神光占曰行造酒家蟻聚中庭急去之

應璩百一詩曰大魏承衰弊復欲密其羅蚍蜉猶見得何云鮪與鰋徃行既已備救復置黄沙

楚辭招魂曰南方赤蟻若象玄蠭若壺

應璩與曹昭伯牋曰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頼遊蟻以娯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虚矣

郭璞蚍蜉賦曰節殷人之喪輿在四隅而交結濟齊桓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垤感荀陽以潜步知將雨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哲

又蚍蜉讃曰蚍蜉瑣劣蟲之不才感陽而出應雨講臺之無壞自然知來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八

蟲豸部五

蜘蛛　縊女　馬蚿
蜡　竹蟲　莎雞
蠐螬　螻蛄　尺蠖

蜘蛛

焦贛易林未濟之蠱曰蜘蛛作網以司行旅青蠅嚵嘬以求膏腴

又井之遯曰蜘蛛南北巡行罔罟杜季利兵傷我心脊

毛詩豳七月東山曰蠨蛸在户（蠨蛸長踦也）

詩義疏曰一名長脚荆州河内謂之喜子云此蟲來着人當有親客至亦如蜘蛛為罔羅居之

詩義問曰蠨蛸長足蜘蛛也

劉芳毛詩義證曰蠨蛸長踦（音崎）嘘之蜘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

平九百四十八　一

爾雅曰次蠹鼅鼄（鼅鼄音知誅）鼄蝥（音牟）土鼅鼄（布網地中）草鼅鼄（絡幕草間）蠨蛸長踦（音崎小蜘蛛長脚俗呼為喜子）

張揖廣雅曰蛛蝥罔工蠨蛸蝳蜍也

魏志曰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巢蜘蛛着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喜

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又曰或以赤斑蜘蛛及七種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足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

符子曰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而遊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其網曳其綱而執豸以食之公子重耳觀之顧謂其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而猶役其智曳其網而執豸以食之況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綱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終行之則有邦有齊矣

金樓子曰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宫見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合為蜘蛛之隱

楊雄方言曰鼅鼄（知株二音）鼄蝥也（上音鼄下音蝥）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鼅鼄或謂之蠾蝓（蠾音燭蝓音榆）蠾蝓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蝳蜍（蝳音毒蜍音余人又呼為杜公）

平九百四十八　二

東晳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腐木為螢火蠐螬出朽蒭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湯出見羅者方下草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罔今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

郭璞洞林曰流移道路諸人並欲令郭璞射覆人人自持五月五日蜘蛛者物既驗遂不復射

淮南萬畢術曰蜘蛛塗布而雨自晞取蜘蛛置甕中食以膏百日煞以塗布而雨不能濡也

又曰取蜘蛛與水狗及猪肪置甕中密以新練仍懸室後百日視之蜘蛛肥殺之以塗足涉水不沒矣又一法取蜘蛛二七枚內甕中合肪百日以塗足得行水上故曰蜘蛛塗足不用橋梁

王充論衡曰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虫也人之用詐安過之

郭義恭廣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𪓰蠿在地上春行草間索索履地

西京雜記曰樊噲嘗問陸賈曰古帝王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然乎賈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小故猶徵大亦宜然故曰瞤則呪之乾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况天下大寳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

劉敬叔異苑曰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往來不絕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牀就琅便宴爾怡悅毋取而殺之琅性理遂[illegible]

劉義慶幽明錄曰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暫行數宿過期不反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病痛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主人殯殮謨悲涕相對又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但人莫知其藥故令死耳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時日皆與夢符後有乾霍亂者試用輒差

廣五行記曰蜘蛛集於軍中及人家有喜事

夢書曰𪓰蠿爲大腹其性然也夢見蜘蛛憂懷任婦人也

葛洪治瘧方曰取蜘蛛一枚著飯中吞即愈

成公綏蜘蛛賦曰獨高懸以浮處遂設罔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憑廣厦右依高廊吐絲屬緒曰引結羅織羅絡漠綺錯交張𡨥聚霧露以待無方

張望蜘蛛賦曰余嘯詠蓬廬散步丘園覩蜘蛛之爲蟲兮乘虛運巧搆不假物欲足性命蕭然靖逸良可翫也伊蜘蛛之爲蟲緃微性乎天壤稟姝造於化靈忽無凝而無想吐自然之纖緒先含象而結網憑輕羅以隱顯應大明之幽朗

縊女

爾雅曰蜆縊女也郭璞注曰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

異苑曰縊女蟲也一名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昔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骸化而爲蟲故以縊女爲名

馬蚿 音賢

爾雅曰蛝馬蠲也

張揖廣雅曰蛆子余切蝶馬蚿馬蠲馬蚿也

宋書曰王素聲譽甚高山中有蚿其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蚿賦以自况

魯仲連子曰諺云百足之蟲三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

文子曰善用人者若蚿之足衆而不相害

莊子曰夔憐蚿蚿憐蛇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今子動吾天機不知所以然

淮南子曰季夏草爲蚈

又曰良狩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蚈馬蚿也

又曰蚈足衆走不及蛇物固有小不如大也

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

揚雄方言曰北燕馬蚿謂之蛆蟝

張茂先博物志曰馬蚿一名百足中斷則頭尾各異行而去

本草經曰馬陸一名百足

吳氏本草經曰一名馬軸

蛣

淮南子曰蛣知將雨(高誘曰蛣蟲也大如筆管長三寸餘蛣音皆)

竹蟲

淮南萬畢術曰竹蟲飲人自言其誠(竹蟲三枚竹黃十枚合之得人情取蟲以大豆燒酒中飲之不令知以問其事必得其實也)

蓼蟲

孔臧蓼蟲賦曰覩茲茂蓼紛葩吐榮爰有蠕(而兗切)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悟物託事以況乎人幼長斯蓼莫知其辛

蝤蠐

毛詩碩人曰膚如凝脂領如蝤蠐(蝤蠐蝎蟲也)

陸璣毛詩疏義曰蝤蠐生糞中

爾雅曰蟦蠐螬也(郭璞曰在糞土中者)蝤蠐蝎(在木中今雖通名之為蝎所在異也)

莊子曰烏足根為蠐螬(司馬彪曰烏足草名生水邊蠐螬也)

淮南萬畢術曰黍成蠐螬(以秋冬積黍置溝中即生蠐螬也)

王充論衡曰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

揚雄方言曰蠀螬謂之蟦(音墳)自關而東謂之蝤蠀(猶酋二音)或謂之卷蠾(書卷燭二音)或謂之蝖蝮(喧腹二音)梁益之間謂之蛒(音格)或謂之蝎(音曷)或謂之蛭蛒(質格二音)秦晉之間或謂之蠹或謂之天螻(按爾雅曰螜天螻謂螻蛄耳而方言以為蠐螬未詳其義也)

博物志曰蠐螬以背行駛於用足也

祖台志怪曰吳中書郎盛沖至孝母王氏失明沖暫行敕婢食母婢乃取蠐螬蒸食之王氏甚以為美而不知是何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然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服食是蠐螬沖抱母慟哭母目霍然立開○本草經曰蠐螬一名蟦齊主治血痺

螻蛄

子然曰有一人身著練單衣恰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云僕姓盧名鈞家在壞溪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膝西溝邊蟻穴忽見大坎滿中螻蛄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頭彌大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客盧鈞反音則螻蛄也家在壞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湯湯自此遂絕○搜神記曰廬陵太守龐企字子及自說其乃祖非罪繫獄時有螻蛄蟲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當活我因投飯與之食盡復來形稍大數日形如豚及當刑螻蛄夜掘壁為孔以出龐氏常祠螻蛄

葛洪治箭鏃在咽喉不出方曰用螻蛄腦塗之即出

范汪治不得小便方曰取螻蛄大者一枚斷取體下以一升水漬之去皮飲之須臾便通

本草經曰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螜主產難出刺在肉中潰癰腫下哽咽解毒除惡瘡

陶洪景本草經曰螻蛄味鹹寒取自出者其自腰以前甚澁主大小便

尺蠖

周易下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爾雅曰蠖蚇蠖(今蝍蝛也)

晏子春秋曰茲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說文曰尺蠖曲信蟲（信音申）

方言曰蠀蠀蛪（蚨子六切）謂之尺蠖（郭璞曰又呼步屈也）

曹子建長歌行曰尺蠖知屈申體道識窮達

傅休奕潛通賦曰蠖屈體以求伸兮龍蟠木而升雲

鮑明遠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申非向厚詘非今薄靜值泉渟機蹤還風鷙起軒軀而曠步伏累氣而併形冰炭弗觸鼎爾靡迕逢險蹙跡值夷舒步忌好退之見猜哀必進之為矜每驤首以瞰塗常冥行而鄒步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從方而應何慮何思是以軍算慕其權國容擬其變高賢圖之隱淪智士以之藏見吠乾蜚之以蟄羞龍德之方戰

郭璞尺蠖讚曰贙有可賤賤有不珍嗟茲尺蠖體此屈申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張協七命曰鷫鷞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九

蟲豸部六

蟾蜍　蝦蟇　蠼螋
蛁蟧　鼠負　蠹
強蛘　蟿螽　守瓜
蚰蜒　蠆　蜚蠊
蠁　蚤蝨　塵蟲
蚿公　螳蠰　金花
茲母

蟾蜍

春秋運斗樞曰紀乘政則蟾蜍月精四頭感翔[illegible]

韓詩外傳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蟾蜍之求得此戚施（[illegible]）

文子曰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

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而蝕於蟾諸（[illegible]）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illegible]）

抱朴子曰蟾蜍壽三千歲

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

又曰辟兵法或以月蝕時刻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劍

玄中記曰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

張衡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illegible]）

河圖曰蟾蜍去月天下大亂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王取以盛水滴硯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取蟾蜍可治惡疽瘡
傅玄詩曰蟾蜍食明月虹蜺薄朝日

蝦蟇

易通卦驗曰夏至小暑蝦蟇無聲
山海經曰藟（音）諸山湖水出焉東流于食水其中多活師（科斗也小（擭）蝌曰活東也）
爾雅曰蟼蟇（音警 郭注云蛙類）科斗活東（蝦蟇子也）
周禮秋官下曰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蟈音國 鼃黽蝦蟇屬 為其鳴聒人耳 故去之）
漢書曰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俱鬭是歲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

後漢書曰馬援爲隗囂使公孫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井之蛙見小 妄自尊大）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東觀漢記曰彭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無所得寵爲奴所殺
張璠漢記曰靈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昌門外橋東圜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洒南北郊
晉書曰有蛙鳴于華林園惠帝問左右曰爲官乎爲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
宋書曰張暢弟收嘗爲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膾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齊書曰沈僧照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歡僧照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照曰王歡已闌令汝鳴即便喧聒
又曰卞彬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聚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南史孝義傳曰丘傑字偉跱吳興烏程人也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别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二年齊武安郡人與其使偽云青復因飲泉水下得金佛其疾並愈於是遠近信之男女霧集水中有老黃蝦蟆全如金色乍出乍沒齊武成及百官已下莫不飲之

隋書曰煬帝在東宮宮中數有蝦蟇（音）乃命衛尉少卿蕭吉禳邪氣於宣慈殿設坐祭神是時孟冬地久無水乃有蝦蟇從西南來入至座忽然而失
文子曰禽子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蟇蛙蠅日夜恒鳴口乾舌擗然而不聽今觀晨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韓子曰越王勾踐欲伐吳欲民輕死出見鬭蛙乃下軾從者曰王何敬也曰以其蛙有氣故也其後國人而輕命死戰
淮南子曰夫蝦蟇爲鶉水蠆爲蟌（音）皆生於非其類（變化）（蝦蟇化爲鶉 水蠆化爲蟌 蟌青蛉也）唯聖人能知其化
又曰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也）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 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
國語曰趙襄子以其有寬政於晉陽民心必和乃守晉

陽後晉師圍而灌之沉竈生鼃民無叛意
神仙傳曰蝦蟆使舞皆應絃節使止乃止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荊軻永無秦憂日與軻之東宮臨
池而觀軻拾墫投鼃太子令人奉槃金以進
物理論曰夫虛无之談尚其華藻此無異於春蛙秋蟬聒
耳而已
國俗通曰蕭蕭蝦蟇掉尾俗說蝦蟇一跳八尺再跳丈六
從春至冬但裸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蕭蕭謹按蝦蟇既處
水中其尾又短正能使掉之也且蕭蕭乎原其所以當言
夏為患也掉尾根聲常蕭蕭也蝦蟇夏鳴音相似
崔豹古今注曰科斗蝦蟇子也一名懸針一名玄魚形圓
有尾聞雷則尾脫脚生也
唐五行記曰懷州察其觀東廊下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

覽九百四十九　四　李頂

往間有蝦蟆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以他柱易之
於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又無孔隙
嶺表錄異曰唐林藹為高州太守有鄉野小兒彼牛聞田
中有蛤鳴〔蛤蟆也〕牧童遂捕之蛤躍入一穴中遂掘之乃蠻酋冢也蛤所據之處得銅鼓
其色翠綠土蝕數處損缺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疑其
鳴蛙即銅鼓精也
楚辭七諫曰蝦蟇遊於華池〔芳華之池〕
成公綏陰霖賦曰百川泛濫潢潦流竈中生鼃庭進舟

蟋蟀

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
女工之象今失節不居壁似女事不成有淫佚之行因夜
為姦故為門戶夜開門戶人之所由出入今夜不閉明非
也

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蜻音精蛚音列〕鳴白露下蜻蛚上堂
京房易妖占曰七月建申為庚則蟋蟀鳴
毛詩蟋蟀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又豳七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
我牀下〔蟋蟀也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
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督
促之言也里語曰趣織鳴懶婦驚
詩義問曰蟋蟀食蝇而化成也
劉芳毛詩義箋曰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蟀
或謂之蛬南楚謂之王孫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或謂之蛬亦謂之蜻蛚斯冬蜇莎雞
之類

覽九百四十九　五　王學

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
春秋潛潭巴曰蟋蟀侵天子兵
春秋說題辭曰趣織之為言趣也織與事遽故趣織鳴女
作兼
爾雅曰蟋蟀蛬也〔郭璞曰今促織也亦名青蛚也〕
周書時訓曰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
宋玄後漢書曰崔駰上書曰竊聞春陽發而倉庚鳴秋風
厲而蟋蟀吟蓋氣使之然也
干寶搜神記曰朽葦為蛬麥為蛺蝶
崔豹古今注曰蟋蟀一名吟蛬秋初生得寒則鳴噪濟南
謂為嬾婦也
又曰沙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

急織也絡緯謂其聲如紡也促織一曰促機絡緯一名紡緯

阮籍詩曰開秋肇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然心悲

盧諶蟋蟀賦曰何兹蟲之資生亦靈智之攸授享神氣之大眇體形容之微陋于時微涼既戒火靈告去乃飄搖翔羽翻南顧風戾戾而動柯露零零而隕葉月輕景而西頹漢迴波而東注厲清響於長宵激悲聲以近署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

楚辭曰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於西堂

蛁蟧

詩義疏曰蟪蛄一名蛁蟧蟧蛁蟪蛄也

太平御覽四十七　六　王駘

爾雅曰蜓蚞螇螰 即蝭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 音

家語曰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

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 司馬彪注曰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

揚雄方言曰蛥蚗 上音折下音決 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 上音零 秦謂之蛥蚗自關而東謂之虭蟧 虭音貂 或謂之蝭蟧 蝭音帝 或謂之蜓蚞 蜓音廷 西楚與秦通名 江東又呼為蟧蟟

風土記曰秋而蟪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夜

鼠負

爾雅曰蟠鼠負也 郭璞曰瓮器底蟲伊威鼠婦別名詩云伊威在室也

毛詩東山曰伊威在室 伊威委黍

陸機毛詩疏義曰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似白魚者也

說文曰蟠蛜威 音伊 鼠婦也蛜威委黍鼠負也

干寶搜神記曰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壁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著縗麻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灌殺遂絕

葛洪治瘧方曰取鼠婦蟲十四枚各以糖封裹之丸十四丸臨發服七丸便愈

陶弘景本草經曰鼠婦一名蟠負一名伊威一名委黍俗言鼠多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婦字如似乖理又一名鼠姑家用此悅媚人甚多方而應少

蠹蟲

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

爾雅曰蝎蛣蝠 木中蠹蟲 蝎桑蠹 即拮掘也

漢書曰文帝賜尉佗書衣物佗因使者獻桂蠹一器

太平御覽四十九　七　宋巳

文子曰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還自食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次雀梁蠹書于羽陵 謂暴書中蠹蟲因曰蠹書也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七年始安郡獻桂蠹四瓶瓶別一千頭紫色香辛有味啖之去陰痰之疾

強蛘 音羊

爾雅曰蛄䗐強蛘也 郭璞曰米穀中蠹小黑蟲也建平人呼為蛘子 音芊

方言曰蛄䗐謂之強蛘 或謂之蛘 江東名為蛄䗐之類也

齧桑

爾雅曰蠰齧桑 郭璞曰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為齧髮

守瓜

爾雅曰蠸輿父守瓜也 郭璞曰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

蚰蜒

爾雅曰螾衘入耳 蚰蜒也 音衍

方言曰自關而東蚰蜒謂之螾衍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蜧音長蠼所宜切趙魏之間或謂之蚨虷音扶干北燕謂之蛆蚭廣雅同蚭奴六切音尼

蜚音肥

廣五行記曰春秋魯莊公二十九年蜚劉向以為此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亂所生為蟲是時公娶齊淫女為夫人

後漢書曰王莽地皇元年蜚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發吏捕之于時天下大亂尋而莽敗見殺

蜚蠊

本草經曰蜚蠊味鹹治血瘀逐下血破積聚喉痺生晉地山澤中二月採之

吳氏本草曰蜚蠊蟲神農黄帝云治婦人寒熱

蠁

爾雅曰國貉蟲蠁也國音或蠁音許兩切今呼蛹蟲為蠁廣雅曰土蛹蠁蟲

蛪螋螋音叟

說文曰蛪多足蟲也

廣雅曰蛉蛪螋也

博物志曰蠷螋蟲溺人影亦隨所著處生瘡盧氏曰以雞腸草搗塗之日即愈

麈蟲

吳氏本草曰麈蟲一名土鼈

蛇公

異苑曰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蓮花正白

庾闡楊都賦曰蛇公沉光於海曲蛭上知栗切蟷下多郎切

爾雅曰王蛈蝪音鐵音湯也郭璞注曰即蛈蜴蟷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蛈蝪

金花

坐法眞登羅山疏曰金花蟲大如斑貓形色文采如金是

玆母

龜屬得之發歆彌日

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注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狀如蠶蛾一曰玆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九

蟲豸部七

蜻蛉　青蚨　蜂
蜾　蝗　蠋
水馬　水蛭　短狐
沙虱　十二時蟲

蜻蛉

揚雄方言曰蜻蛉謂之蝍蛉蝍音即郭璞注曰六足四翼蟲也江東名爲狐黎也

說文曰蜻蛉一名桑根

爾雅曰虰音丁蛵音刑負勞也郭璞注曰或曰即蜻蛉江東呼狐黎所未詳

莊子曰童子埋蜻蛉頭而化爲珠

尸子曰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援弓射之拂左翼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莊王曰王獨不見夫蜻蛉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不知夫五尺童子將調鉤膠絲加之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所食

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蜻蛉者每朝居海上從游蜻蛉至者數萬前後左右盡蜻蛉也終日翫之不去其父告曰聞蜻蛉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翫之明日往之海上而蜻蛉無至者

東方朔別傳曰上置蜻蛉盂下使朔獨射之朔對曰馮翊馮翊六足四翼頭如珠尾正直長尾短項是非勿要即蜻蛉上曰善賜帛十匹

崔豹古今注曰蜻蛉一曰青亭一曰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離一曰胡梨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爲赤弁丈人

又曰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謂爲紺幡亦曰童幡好以七月羣飛闇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爲之

青蚨

廣雅曰蝱蝸青蚨也

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蠍蠍音敦蠋蠋音燭形如蟬大味辛美可食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其子則母飛來雖潛取必知處殺其母塗錢子塗母又用錢去貨旋則自還

淮南萬畢術曰青蚨還錢青蚨一名魚或曰蒲以其子母各等置瓮中埋東行陰垣下三日後開之即相從以母血塗八十一錢亦以子血塗八十一錢以其錢更互市置子用母置母用子錢皆自還

蜂

爾雅曰土蜂今江東呼大蜂在土中作房中爲土蜂啖其子即馬蜂也今荊楚間呼爲蟺音憚木蜂似土蜂而小在樹上作房

方言曰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螉蠓音蒙螉音翁或謂之蚴蜕蚴音幽蜕音悅其大有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

山海經曰平逢山有神如人二首名曰驕蟲是爲螫蟲實惟蜂蜜之廬郭璞注曰爲螫蟲之長蜂所舍集蜜亦蜂名也

又曰大蜂其狀如螽

洪範五行傳曰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飢山木盡死人無所食蜂食田苗

左傳僖中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孝經援神契曰蜂蠆垂芒蜂蠆毒在後故言垂芒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歲豊字孟侯為郡主簿太守賈萌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豊諫以為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

王隱晉書曰太尉陶侃表倉曹參軍朱謙為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群蜂蔽日而下謙船上謙不覺見蜂惡之會得留郡文書賊欲乘虛攻郡謙欲速赴明早進西南卒遇大風飛沙天地晦合不復得還浦遂沒海中

晉書曰鄒湛對武帝曰狂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鵠卵也蜂房累小形不足以苞大體也

抱朴子曰軍行卒逢君羣飛蜂及蚤蝨若密掬多者哭戰驚於藏伏之賊也

列女傳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事後母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伯奇乃奇自死

葛仙公列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當請先生作一奇戲食未竟仙公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皆不螫人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飛還入口中成飯

永嘉地記曰七八月中常有蜜蜂羣過有一蜂先飛覓止泊處人知輒內木桶中以蜜塗桶中飛者聞蜜氣或停不過三四來便舉羣悉至

博物志曰細腰無雌蜂類也無雌取桑蚕或阜螽子祝咀而成己子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又曰遠方諸山出蜜蠟處其處人家有養蜂者其法以木為器或十斛五斛開小孔令纔容蜂出入以蜜蠟塗器內外令遍安着簷前或庭下春月此蜂將作窠生育時來過人家園垣者捕取得三兩頭便內着器中數宿出蜂飛去尋將伴來還或多或少經日漸益不可復數遂停住往來器中所滋長甚眾至夏開器取蜜蠟所得多少隨歲中所宜豐儉蠟氏日春毛執末除有蜜蠟者多餘所是何云莫未詳其故

又曰諸遠方山郡僻處出蜜蠟蜜蠟所着皆絕巖石壁非攀緣所及唯於山頂以籃輿自懸挂下遂乃得取採蜂遂去不還餘窠及蠟着石不盡者有鳥形小於雀羣飛千數來啄之至春都盡其處皆如磨洗至春蜂皆還洗處結窠如故年年如此物無錯亂者人亦各各占其平處謂之蠟塞鳥謂之靈雀捕捕終不可得也

宣驗記曰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簏出同時噬螫群賊身首腫痛眼目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蜂遂逐之噬擊當路賊迷惑從徑而出所掠子女還其家

廣五行記曰蔡器工委文才兵之雷州侯鑄俘田寺山木盡死身食人首稜破失人眼食稜依罪免貽第

嶺表錄異曰唐劉恂曾於宣歙間見彼中人好食蜂兒狀如蚕蛹而瑩白大蜂結房於山林間其大如巨鐘其中不知幾百層村人採時須以草衣蔽身以捍毒螫復以煙火逼散蜂母然後攀緣崖樹斷其根一房有蜂兒五斗或一石者三分中一翅足其炙即入鹽醬炒之曝乾以小紙囊貯之寄入京洛以為方物

楚辭曰玄蜂如壺

蝝

左傳宣下曰十五年冬蝝生

爾雅曰蝝蝮(音覆)蜪(音陶)也(郭璞注曰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

蝗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為敗

陸機毛詩疏義曰阜螽蝗也今人謂之蝗子兖州人謂之

螣

晉書載記曰石勒時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如蠶七八月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亘百里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

唐書曰貞觀中終南等數縣蝗太宗至苑中見蝗掇數枚而呪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恐致疾遽來諫止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為災

漢實錄曰乾祐初開封府言陽武雍丘襄邑蝗府尹侯益遣人以酒殽致祭三縣蝗為鸜鵒聚食勅禁羅弋鸜鵒以其有吞噬之異也

蠋

毛詩豳七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蠋桑蟲)

爾雅曰蚅烏蠋(音獨)也(郭璞注曰大蟲如指似蠶 一名烏蠋也)

廣志曰藿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白澤曰蠋有角五采文長尾者龍也殺之兵死

韓子曰鱓似蛇而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鱓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育

水馬

南州異物志曰交趾海中有蟲狀如馬形因名曰水馬婦人難產者手握持此蟲或燒作屑服之則更易如羊之產也(執物之中生最易)

抱朴子曰以赤斑蜘蛛及水馬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可以居水中

徐衷南方草物狀曰海中有魚狀似馬或黃或黑海中民人名作水馬捕魚得之不可啖食暴乾熇之婦人產難使握持之亦可燒飲

水蛭

爾雅曰蛭蟣(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為蟣 音祈也)

齊書曰蕭季敞為廣州刺史為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蛭所噬肉盡而死

常璩華陽國志曰南廣郡土地無稻田蠶桑多蛇蛭虎狼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曰吾食葅而得蛭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誅之恐監食皆死遂吞之令尹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病不為傷王果病愈

王充論衡曰蛭食血之蟲惠王殆有積血之疾故食積血之蟲而病愈也不然則賢者操行豈若吞蛭除病賢者常無病也

張茂先博物志曰水蛭三斷而成三物

本草經曰水蛭一名至掌味鹹治惡血瘀結水閉破癥積利水道

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水蛭味鹹苦平微寒有毒一名蚑生雷澤池澤(蚑音岐)

短狐

毛詩何人斯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蜮短狐也）

韓詩外傳曰短狐水神也

陸璣毛詩疏義曰爲鬼爲蜮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龜三足江淮水皆有人在岸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也南京人欲入水以瓦石投水中令濁乃入也或又含沙射人入肌其瘡如疥

魯莊公十八年秋經書有蜮傳稱不爲災也

穀梁傳莊公十八年秋有蜮一有一亡曰有（言不常有）蜮射人者也（今短狐射人爲疫是也左傳見）

廣雅曰射工蜮短狐也

書紀年曰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

齊書曰屠氏女晝採樵夜績以供養父母父母俱卒躬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鬼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識毒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疾無不愈者家産日益

抱朴子曰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似鳴蜩而如合杯有翼能飛無目利耳口中有橫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激水而射人中身者即發瘡不曉治之者殺人其病似大傷寒不日皆死

又曰射工蟲冬天蟄於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

玄中記曰水狐者視其形蟲也見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口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

地理書曰車茂安與夏䓗書云外生石季甫忽爲鄮令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沙虱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愁慮

博物志曰江南山溪水中有射工蟲甲蟲之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以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

沙虱

廣雅曰沙虱蝬也（[illegible]）

廣志曰沙虱色赤大不過蟣在水中入人皮中殺人

唐書曰南中山川有鴆鳥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虱水弩必生可療之草

又曰南平獠部落土氣多瘴癘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

淮南萬畢術曰沙虱一名蓬活一名地脾

抱朴子內篇曰沙虱雨後及晨暮踐沙必着人如毛髮端初着人便入皮裏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着爪上動若不挑即此蟲便入人身中殺人行此蟲之地每還所住當以火自炙令遍則蟲隨火去也水陸皆有之

博物志曰深山廣谷多毒厲之物氣易有瘴癘人則有土蟲獸則有虎豹則有鴆蛇則有蝮蟲則有射工沙虱草則有鉤吻野葛其餘則蚊蟒之屬生焉

本草經曰沙虱一名石蠶

葛洪方曰辟沙虱用麝香大蒜合羊脂擣着小筒中帶之良

十二時蟲

博物志曰交州南有蟲長或一寸大小如指有康樓（[illegible]）形似白石英不知其名視之無定色在陰地色多緗綠出日光中變易或青或綠或丹或黃或紅或赤女人取以爲

首飾宗伍每涞以爲物無定色引雲霞以爲喻識此以助
成其說今孔雀毛亦隨光色變易或黃或赤但不能如此
蟲耳

嶺南異物志曰容州有蟲如守宮身圓而頸長頭有冠幘
一日中隨時變色青黃赤白黑未嘗定土人不能名呼爲
十二時蟲齧人不可療

又曰南方有蟲大如守宮足長身青肉驪赤色其首隨十
二時變子時鼠丑時牛亥時猪性不傷人名曰避役見者
有喜慶

嶺表録異曰十二時蟲則虵師蜥蜴之類也土色者身尾
長尺餘腦上連背有髮鬣草樹上行極迅速亦多在人家
籬落間俗傳云一日隨十二時變色因名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一

蟲豸部八

蚤　蝨　蟣
蜞蝢　蚚　叩頭
食屍　蟯　蛻
蛾　蛹　蠽
蟥蛢　玟猫　地膽
蛤蚧　龐降　蛆

蚤

焦贛易林萃之大過曰亂頭多憂蚤蝨生[illegible]膳夫仲年
使我無聊

說文曰蚤齧人跳蟲也

韓子曰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曰吾見孔子則視子猶蚤
蝨之細者也今吾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
太宰曰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太宰弗復見
也

又曰韓昭侯搔而佯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蚤蝨
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誠也

淮南子曰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席者爲其來蚙窮也（昌蒲 蚙窮 [illegible]）

又曰羅大道任小枝無異使蝖諸捕蚤

論衡曰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蝨之在衣裳螻蟻之在穴隙
也

趙壹解擯賦曰丹鴻可殺蚤虱

抱朴子曰蚤蝨羣攻卧不獲安

曹植論曰孟春之旦從陽從生貴放鳥雀者加其禄也得

者莫不馳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摩之齒牙為害
身也
虞翻與弟書曰其餘幾何老更衣布為蚤虱所咋故一二
相告省書一過悉以付火
齊下士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衣一袍之緼有
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
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溓濁不謹澣沐失時四
體䩐䩐乃耕切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探揣
獲撮日不替手

虱蟣

說文曰虱齧人蟲也蟣虱子也
漢書曰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破秦必矣義曰不然
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虱蝱音盲言大小不同勢

覽九百五十一　二

又曰王莽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
中蚤虱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
兒頭多蟣虱而剃之蕩蕩然蟣虱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
因出小黃門頭有虱者皆剃之
續晉陽秋曰咸陽王猛被緼袍而詣桓溫一面談當時之
事猛捫虱而言傍若無人溫察而奇之
晉書曰阮籍著大人先生傳曰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
圖三公下不失州牧獨不見群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
乎壞絮自以為吉宅行不敢離縫匿乎褌襠自以為得繩
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
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
宋書曰江泌性行仁義衣弊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飢死

乃置衣中數日中終身無復虱
又曰卞彬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體仕既不遂乃
著蚤虱蝸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
三國典略曰梁劉穀常有飛書謗毀梁主怒曰劉穀似衣
中虱必須掐之掐音
北史司馬子如為大行臺及文襄輔政見之哀其惟悴以
膝承其首親為擇虱賜酒百餅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
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耶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氂懸虱
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
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
告飛衛飛衛曰汝得之矣
莊子曰濡需者豕虱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蹏

覽九百五十一　三　卓桂

曲隈乳間股腳自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布㩐烟火
而與豕俱焦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胄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
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郊猶埔子
又曰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臨懷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
鄲猶口中虱也
又曰三虱食彘相與訟一虱過之曰奚訟三虱曰爭肥饒
者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將至而茅之燥也若又奚患
於是乃相與聚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不殺
淮南子曰牛馬之氣蒸不能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
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
又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抱朴子曰夫虱生於我我非虱之父母虱非我之子孫也

又曰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周蟣虱之音也

又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著頭皆漸化而黑則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

符子曰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從者周豐往覲曰臣嘗晝寢被然聞群虱之鬬乎衣中甘臣脣腴之肌珍臣項脅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太半虱父止之曰我與汝（[illegible]所食食）不過容口奚用竊乎交戰爲哉群虱止今君以七百里地爲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汶陽數步之田感君之心曾不如一虱之知竊爲君羞之魯侯曰善

語林曰顧和始爲楊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臾周侯已醉著白帢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虱夷然不動周始見遙過去行數步顧復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顧擇虱不輟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量地

風俗通曰河南趙仲讓爲梁冀從事郎中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裘衣捕虱襄成君使推問之冀笑曰此我從事絕清高士也

楊偉時務論曰夫吞八荒者不咀蟣虱也

神異經曰西荒之中有人焉長短如人著百結敗衣手足虎爪名獏獡（[illegible]）伺人眠輒往就人欲食人腦先使捕虱得臥而舌出盤地丈餘聞其聲常燒大石伺其得臥舌出以石投舌上於是低頭絕氣而死

異苑曰太孫廣頭上不得有虱虱大者便遭朞喪大功小則小功殤服

劉義慶宣驗記曰在江陵義熙中京師長年寺道人惠祥與法向連堂夜四更中惠祥喚向暫來往視祥仰眠交手胸上足脛（如縛）直去向解我手足繩曰上並無繩也祥因得轉動去向有人衆以我手足鞭（[illegible]）交下問何故祥噉虱語祥若更不止當入刑間磑之磑祥後微戒於虱餘無精進

相牛經曰治牛虱用苦梗生魚汁清抹底土若酒和塗之

夢書曰夢梳篦爲憂解也其疑滑澤心喜也蟣虱盡去者病愈也蟣虱爲憂齧人身也夢見蟣虱有憂至也

揚雄長楊賦曰鞮鍪生蟣虱介冑被霑汗

趙壹作非草書曰俯而擇虱不暇見地仰而觀鍼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銳精於蟣虱也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蚤虱雖細虐於安寢颶風至微猶毀卯牛

嵇康養生論曰夫虱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

又與山濤書曰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可堪也

蜱（音卑）

字林曰蜱齧牛蟲也

蟭螟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生於蚊睫再乳而飛蚊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東海者命曰蟭螟

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細也）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不相觸也棲宿去來蚊不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黄帝時明目人子羽未聞也）

抱朴子曰焦螟也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

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鱣也
說文曰蛕蝮中長蟲也
蛕 音回
叩頭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從所
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爲叩頭也
傅咸叩頭蟲賦叙曰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然觸之輒叩頭
人以其叩頭殺之不祥故莫之害也
食屍
裴氏廣州記曰林任縣有甲蟲嗜臭肉人死食屍都盡紛
紛滿屋非可驅殺
傳物志曰景初中蒼梧刺史京師云廣州西南數郡人病
將死便有飛蟲狀如麥集舍人死便食不可斷截惟殘骨
在便去以梓板爲器則不集

蟯 音饒
說文曰蟯蝮中短蟲也
史記曰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
不治淳于意診其脉曰蟯瘕蟯瘕爲腹大上膚黄麄循之
戚戚然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
故
淮南子曰天下物莫不資於水澤及蚊蟦蟯而不求報獺
曰蟯蟲也
蚖
廣雅曰復育蚖也
論衡曰蟬生於復育開背而出
蛾
詩曰螓首蛾眉
爾雅曰蛾羅也 蠶蛾
廣雅曰蛢蝵丁蛾也
漢書曰建始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畤秋八月有白蛾
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宋書曰傅亮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
燭作感物以寄意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有谷將子學道言於燕昭王曰西王
母尋來必語虛无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乎
燧林之下說炎上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
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蛾出於員丘之穴
郭子橫洞冥記曰武帝餞耽於靈庭常得丹豹之髓白鳳
之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

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燈作者舉麟鬚之拂以驅之
列仙傳曰園客濟陰人種五色香草服食其實且有五
色蛾止其香木收而薦之生桑蠶焉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闇赴燈而死者
也
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廣志曰有蠶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爲蛾甚衆
任昉述異記曰楚莊王宮人一旦化爲野蛾而飛去
夢書曰蛾爲婦女佾儀也夢見蛾者憂婚也
白澤圖曰赤蛾兩頭而白翼者龍也殺之立死矣
支曇諦火蛾賦序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貪財如蛾投火誠
哉斯言信而有徵
鮑明遠飛蛾賦曰仙人司閽飛蛾侯明均靈舛化詭質齊生

觀生齊而能詭各會性以焉是方凌焦烟之浮景赴熈爛之明光拔身幽草下畢命君子堂本軽死以邀頹得殊爲殊其何傷豈効南山之文豹避霧雨而巖藏

蛹（蚕蛹具音中）

爾雅曰蜆蛹也（蜆音蜆蛹也）

説文曰蜆蛹也讀若潸蛹繭蟲也

韓子曰蟲有蚘者一身兩頭爭食相囓也遂殺已人臣爭事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蛓（七吏切）

爾雅曰蛅蟴（占斯二音）毛蠹（即蛅蟴也）蛅蟴蛓屬今八月角蟄

蠽蛣

説文曰蛓毛蟲也讀若笥蛅手蟲也

蟥（蛢上 下音瓶）

爾雅曰蛂蟥蛢（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黄蛢音瓶）

説文曰蛢蟥也以翼鳴者也

班猫

本草經曰班猫一名龍尾味寒生谷

吳氏本草經曰班猫一名班蚝一名龍蚝一名班菌一名腃髮一名晏青神農辛岐伯鹹桐君有毒扁鵲甘有大毒河内川谷或生水石

地膽

廣雅曰地膽地要青蠵也

本草經曰元青春食芫華故云元青秋爲地膽地膽黑頭赤味辛有毒主蠱毒風注秋食葛華故名之爲葛上亭長

吳氏本草經曰地膽一名元青一名杜龍一名青虹

陶洪景本草經曰地膽味辛寒有毒一名元青一名青蛙

眞者出梁州狀如大馬蟻有小異子僞者即是班猫所化狀如大豆大都治體略同必不能得眞此亦可用

蛤蚧

嶺表錄異曰蛤蚧首如蝦蟆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黄色身短尾長多巣於樹中端州子廧内有巢於廳署城樓間者旦暮則鳴自呼蛤蚧或云鳴一聲是一年者里人採之鬻於市爲藥能治肺疾醫人云藥力在尾尾不具者無功

龐降

嶺表錄異曰龐降生於山野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蝎蟬腹青而薄其翼若蟬其鳴自呼爲龐降但聞其聲採者鮮得名以高價求之以爲媚藥

蛆

梁書曰王琳敗後入齊爲特進侍中所居屋宇無故剥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動

又曰元帝時安城人劉敬躬於田間得白蛆化爲黄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遂謀作亂帝命都督王僧辯討禽之

後魏書曰宣武延昌三年章武王融爲相州刺史有蛆生於庭俄而反伏誅

廣五行記曰北齊馮政大平二十一年三月蛆觸地而生月餘政爲弟洪所殺

又曰唐來俊臣性殘忍貪淫縱異自知制獄數年家積巨萬凡所殺戮不可勝計俊臣家婢生一塊肉大如二升椀剖之有赤蛆升餘須臾皆變爲蜂螫人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二

木部一

木上

易曰巽爲木坎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艮其於木也爲堅多節離其於木也爲科上槁（堅多心入爲剛中也山木堅心也多其節令堅氣故曰科空也爲日所乾故上槁也）

又升卦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書曰兖州厥木惟喬厥貢惟木（孔安國曰喬高）

又洪範五行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

又說命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詩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灌木叢木也）

又曰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荏苒柔意也木所以自辨也）

又曰王羆以功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郡俸祿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唐書曰貞觀中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胼木一丈之幹并枝者二十餘所

又曰代宗大曆十二年成都府人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有文曰天下太平獻之以示百官宰臣奏賀曰至德之化先貫草木太平之符遂形文字伏望藏於秘閣宣付史館

又曰貞元初陳留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

管子曰桓公問民飢寒室屋不治墻垣壞不築爲之奈何

管子曰休塗樹之枝公令左右休塗樹枝其年民治室屋築墻垣公問之管子曰一樹而息百乘于牡禪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樹而論終日不歸今吾休之日中無尺陰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室

孝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合抱之樹生於毫末

莊子曰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木焉其大也然必有異材從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樑而視其大根不可以爲棺槨舐其葉則舌爛嗅之則使人狂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以至其大矣

又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三

孫卿子曰山下望十畝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

又曰林木茂斧斤至

又曰王在山而木潤

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諸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殖之

尸子曰木之精氣爲畢方

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

呂氏春秋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振其樹蟬其飛去不能得故曰何益）明不獨在乎火在於闇（闇無所見故曰現於闇中）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

又曰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樹木之有根心也

又曰樹木盛則飛鳥歸之獸草美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

韓子曰待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待自圜之木則千歲無輪矣

又曰君者壤地臣者草木

商子曰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

文子曰葉落者風搖之水濁者物撓之也

又曰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荀子曰木生蠍蠍盛而木枯石生金金躍而石流

又曰水生於石木有石石而火生於木木不相無而生焉

淮南子曰樟洪者爲本而爲末若爲末合於之性太益者爲害而小者爲之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腰則不掉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

四

又曰夫樹木雖以涂水灌以肥壤千人養之一人拔之則必無餘類況以一國同伐之雖欲久必豈可得哉

又曰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

又曰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鸜鵒不過濟貉度汶而死

又曰馮生陽閼陽閼生齰鮐齰鮐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枝者生庶木

又曰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

又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

又曰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

又曰食木者多力而惡（熊羆之屬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也）
又曰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
又曰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也）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以對乃為室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後果敗此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
又曰捨茂木而集于枯不弋鵠而鳥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
又曰質的張而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也
又曰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採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五十二　五

又曰佐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撲擊也）
又曰金勝木者非以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墣（墣土塊也）塞江也
又曰剞劂銷鋸非良匠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埵猶合也坊猶船也）非巧冶不能以冶金
又曰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
又曰凡見葉落而知歲故葉落而長年悲
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田中有樹遺客伐之六七下血出客驚怖歸以其事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樹木汁出此何言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叔高使先斫其枝葉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尺忽出往赴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也遂伐此木其年召辟侍御史後為兗州刺史以二千石尊過鄉里白日衣繡榮羨如此
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山夜見火者皆古枯所致勿怪也甲子日稱仙人者樹也
孫綽子曰海上人與山客辯其山物海人曰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支策魚為鮮不足充飢
金樓子曰利內有水材元嘉中大水有千餘段木皆出浮逆未減俗云漢將將攻越築城浮木于利水未運之前一夜中忽失數千段時或見之今所見木豈非昔鬼匿之木乎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五十二　六

山海經曰少室山木名帝休黃花黑實服之不怒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仙序曰王須少年入學最遠往來常先達蕃陰之常見如捉木三尺餘至則柱屋開流葦刈之取看後不見
正論曰師曠曰人骨法猶木有曲有直曲者為輪直者為輿轅宜作輻輪宜作轂
玄中記曰千歲樹之枝中央下四邊高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
又曰大樹之山西有採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
博物志曰圓丘山有不死樹食之壽
十洲記曰聚窟洲中申未地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華葉香聞數百里名為返魂樹於玉釜中煮取汁如黑粘名之為返生香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氣乃活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二

木部一

木下　松

[illegible]

……人有……則汗出死者枝……曰老……[illegible]

言七百年枝未汗侄栓生矣……已年三千歲枝此言未[illegible]

上乃以枝賜朔朔曰臣已見枝三過枯死死而復何者於

汗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末半枝不汗此木五千歲一濕萬歲一枯縉雲之世此樹生於阿閣間也

又曰元光元年起壽福靈壇間百步四周起銅梁銀木上列種西龍之木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落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珠枝樹此壇高八尺文錯雜金色

虞喜志林曰東海之氣墜一蟹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

王韶之始興記曰漢將滅越王築城伐木將運之一夜木數千件頓亡越亡之徵

方言曰木細枝謂之杪江淮楊楚之間謂之蔑

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搜神記曰盧江舒縣陵亭有流水邊有大樹常有黃鳥數

千枚巢其顛而有故祠後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黃祖能
興雲雨
地鏡圖曰財在丘墟者爲木變故木有折枯者其旁有財
折所向在爲其在南方去木八尺其在東方去木六尺
離騷曰一夫九首拔木九千
又云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又云搴芙蓉於木末
又云罾何爲兮木上
又曰樹輪囷以相糺兮林木茷骫 音委枝葉盤紆也
左思蜀都賦曰其樹則擢修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
和假道於峻岐陽烏回翼乎高標
王虎之閩中賦曰木則騰虹蔭流於峻嶺疑光於高
林

松

書曰青州厥貢漆絲枲松怪石
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 徂來新甫山也
又曰松柏丸丸松桷有梴旅楹有閑
又曰山有喬松隰有游龍 松木也龍草也
又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又曰淇水悠悠檜楫松舟
又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無衰落時也
左傳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 鄭人自知其將殺也
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以與也 言不可與爭也
欲使卑下人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培
塿無松柏 培塿小阜松柏大木
又曰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 王子圍楚恭王子 鄭行人子羽曰是
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強
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
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松爲常生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栗
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史記曰松柏爲百木長也而守宮闕也
漢書曰賈山言治亂曰秦爲馳道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
其外隱以金椎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 樹以青松爲馳道之
麗使其後世曾不得斜徑而託足焉
應劭漢官儀曰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抱樹
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松 太山云松門有五大夫松 有毒驢

張勃吳錄曰丁固字子賤會稽人寶鼎中拜司徒初爲尚
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吾爲公
遂如夢
王隱晉書曰山濤遭母喪歸鄉里濤雖年老居喪過禮手
植松柏
又曰庾敳 敳字子嵩 見和嶠曰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
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又曰慕容垂攻竹不在鄴糧竭馬無草但削松木而食之
宋書曰顏歡好學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
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
齊書曰張堪好於齋前種松柏時人曰張堪屋下陳屍
梁書曰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
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陳書曰張譏字直言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常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勑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勑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後魏書曰甄琛喪父於塋兆之内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擔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

又曰彭城王勰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詩亦責我耳

唐書曰拔野古僕骨東境其地豐草人皆散富土多霜雪其地北東一千里曰康于河有松木入水一二年乃化為石其色青有國人君住其人謂之康干名為石後仍松文

又曰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戲謂嘉隱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問之吾所倚何樹嘉隱對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長松之隥（隥山有長松也）

說苑曰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意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周書曰太姒夢周梓化為松

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

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孫卿子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呂氏春秋曰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

抱朴子曰松三千歲者皮中有聚脂如龍形名曰飛節之

又曰玉策記稱千歲松樹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青羊青犬或如人服之皆壽萬歲

又曰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栢凡此諸木皆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也

又曰謂夏必長而薺麥枯謂冬必彫而松柏茂

符子曰符子與子之登乎太山下臨千仞之谷上蔭百丈之松蓊蓊然神王乎一亡矣言不出乎未知心不過乎俗人其猶木大守户乙錯何其晏矣

先塋本記曰許由欲葬帝堯帝尚生華堂而雙鶴來之榮朝亦得矣余坐華堂森然有松生於旃壇而雙鶴無異乎固為之榮豈必爾余安知其一所以取榮哉喬羨由師之

列仙傳曰偓佺者當湯時為木正常食松實自作石室周武王祠之偓佺好食松實能飛行逮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能服

異苑曰漢末大亂宮人小黃門上墓樹上避兵食松柏實遂不復飢舉體生毛長尺許亂離既平魏武闡而收養還食穀米齒落頭白

少神境記曰滎陽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影傳云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中年既數百化為雙鶴一者失之其一為人所害一者獨接此松常立哀唳

玄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伏神伏苓
博物志曰荒亂不得食可細切松柏葉水送令下隨能否
以不飢爲度又清淡爲佳當用柏葉五合松葉三合不可
過度
嵩高山記曰嵩高丘有大松樹或百歲千歲其精變爲青
牛或爲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
雲南記曰雲南有大松子如新羅松子
周景式廬山記曰石門巖即松林也南臨石門澗澗中仰
視之離離駢麈尾號爲麈尾松西嶺異然如馬鬣又葉五
粒者名五粒松服之長生
范子計然曰松脂出隴西如膠者善
聖賢冢墓記曰東平王無鹽傳云王歸國思京師後薨葬
東平其冢上松柏皆西靡

漢武內傳曰藥松柏之膏服之可延年
焦贛易林需之坤曰溫山松柏常茂不落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至孝母喪琦獨立墳歷年乃就居喪
踰制種松柏成行
王羲之遊郡記曰永寧縣界海中有松門島嶼上皆生松
故曰松門也
豫章記曰徐孺子墓在郡南時杜牧守徐興於墓邊種松
太守謝景立碑太守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亭碑今並在
松大合抱
本草經曰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肪味苦溫中久服輕身
延年
世說曰孫興公自言見止足知分齋前種一株松高世遠
時鄰居謂孫曰松樹子非不森可憐但永無棟梁耳孫公
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也
又曰李元禮洌洌如長松下風周君颼颼如小松下風
金樓子曰梁武謁山陵杖而後起涕淚所灑松爲變色
顏氏家訓曰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
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詞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材
也豈　吾徒比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彫悴矣劉應之
曰可哉
西京雜記曰東都龍興觀有古松樹枝偃倒垂相傳云已經
千年常有白鶴飛止其間蔡孚賦偃松篇玄宗賜和御書
刻石紀之公卿咸和焉
晉陽記曰郡西北有松樹枝條繁茂垂陰數畝傳云晉君
公拜柯成此樹
夢書曰松爲人君夢見松者見人君之徵也

宋玉風賦曰夫風緣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
扶風歌曰南山石嵬嵬松柏何摧摧上枝拂青雲中心十
數圍
古艷歌曰馬啖柏葉人啖松脂不可常飽聊可遏飢
庾肅之松讚曰流潤飛津沉精幽結貞慕含芳仰拂素雪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四

木部三

柏 槐

柏

書曰荆州厥貢杶榦栝柏

詩曰邶柏舟言仁人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柏木所以宜爲舟也）

又曰鄘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又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新甫山名）

周禮曰冀州其利松柏

禮記曰禮之於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已具松部）

五經通義曰諸侯冢樹柏

爾雅曰柏椈也

漢書曰武帝造柏梁殿與羣臣宴其下（以香柏爲梁也）

漢書曰朱博爲御史大夫府中列柏有野烏數千棲其上（顏氏家訓曰蝟烏鳥也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

漢書曰昭帝時長安諸陵柏樹枯倒者悉起生葉蟲食作字公孫病已立後昭帝崩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被廢宣立宣帝名已後改爲詢

東觀漢記曰李詢遭父母喪六年躬自負土樹柏常住冢下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虞延爲郡督郵光武巡狩至外黃問延園陵柏樹株數延悉曉之由是見知也

王隱晉書曰王裒字偉元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輒悲號斷絕墓前一柏樹裒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伴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王敦令郭璞筮卦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日中引出斬之璞曰當何之乎曰南山之首曰我知之矣必在雙柏之間乎時有鵲巢而甚茂

宋書曰魯郡孔子舊廟有柏樹二十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士人崇敬之莫犯也江夏王義恭恭遣人取之父老皆歎息

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

又曰江夏王鋒以明帝失權常忽忽不樂著脩柏賦以見其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主豈春日之自芳亦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彫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興復之意

又曰王晏之爲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彫之節

梁書曰侯景既陷臺城都下王侯宗姓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南郊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拔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如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應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

北齊書曰魏蘭根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立祠至今

乃伐柏以為榑材人或勸之不伐𤄃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又曰樊衛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
慕
又曰文宣王曾晉陽夜宿松門嶺有數株松皆已千年枝
葉疎茂似有神物所託文宣時已被酒向嶺瞋罵射中一
株未幾枯死
後周書曰武帝伐齊永昌公椿屯雞栖原齊王憲密謂椿
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不
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
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會被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
謂柏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隋書曰蔡景王整文帝弟也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
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
為墳人植一柏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後因大
風雨并根失之果不終吉
唐書曰長壽二年冬十月萬象神宮側有檉松樹皆變為
柏
又曰狄仁傑補大理丞時將軍權善才坐斫昭陵柏樹仁
傑奏其罪免職高宗怒令誅之仁傑進曰古人假使盜長
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
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昔主且不可奉制帝意稍解
孫卿子曰柏經冬而不凋蒙霜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國語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草不肥
山海經曰三株樹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實皆為珠
又曰白於之山其上多松柏
穆天子傳曰甲申天子升于大北之隥（北太行山）而降休于兩

栢之下（樹栢也栢）
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閒居無事燕坐未央前殿天新
雨朔執戟在殿階獨語上呼問之荅曰殿後栢樹上有鵲
立枯枝上向東鳴上遣視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以
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
是以知東向鳴也何以知立枯枝上朔曰新雨生枝滑枯
枝澁是以知立枯枝上大笑
風俗通曰墓上樹栢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入壙毆魍像
魍像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墓側以禁禦之
而魍像畏虎與栢
列士傳曰延陵季子解寶劍帶徐君墓栢樹
洞冥記曰磅山之北有穴穴上有栢昔李少翁於閬陵移
來此穴種此栢已見扶桑三枯海水涸竭帝覺道人往穴
掘不見其棺唯見赤鷰飛入雲移栢植於通靈臺
水經曰陘山有鄭祭仲冢（鄭祭仲冢）有一枯栢樹其塵根故株
之上多生稚栢列秀請望之可喜
從征記曰泰山廟中栢皆三十餘圍使兩階赤眉常斫一
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在
地理志曰華山生文栢
范子計然曰栢枝脂出輔上外價七十中三十下十
漢官儀曰正旦飲栢葉酒上壽
漢武故事曰栢梁臺高二十丈悉以栢香聞數十里
列仙傳曰赤須子好食栢實齒落更生
仙經曰服栢子人長年
三輔黃圖曰漢文帝霸陵不起山陵稠種栢樹
三輔舊事曰漢諸陵皆屬太常又有盜栢者弃市

太山記曰山南有太山廟種柏樹千株大者十五六圍長老傳云漢武所植

三齊記曰堯山祠旁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世

陳留耆舊傳曰李充喪父父冢側有夜盜斫柏樹者充手刃之

述征記曰柏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處長穊簇於柏谷者也谷中無迴車地狹以高原林柏蔭藹窮日殆弗覩陽景也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柏二株

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收柏實

列異記曰陳倉人有得異物者其形不類猪亦不似羊衆莫能名二童子曰此爲媪常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使柏葉插其頭

九百五十四　五

幽明錄曰王丞相見郭景純請爲一卦卦成郭意甚惡云有震厄公能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如公長置常寢處災可消也王從之數日果震柏木粉碎

任昉述異記曰盧氏縣有盧君古塚塚傍古柏二枝條蔭二百餘步樹文隱起皆龜甲堅如鐵石

嵇康養生論曰麝食柏而香

楚詞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古歌曰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刧義公

劉越石扶風歌曰南山石嵬嵬松柏何摧摧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柏鳴自悲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本自南山柏今爲宮殿梁

槐

周禮曰朝士掌三槐三公位焉（鄭玄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也）

又曰司烜氏掌冬取槐檀之火

左傳曰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卒

春秋元命苞曰樹槐聽訟其下（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春秋說曰槐木者虛星之精

爾雅曰懷槐大葉而黑（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爲懷）守宮槐葉晝聶宵炕（郭璞曰守宮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爲守宮槐在明堂南東一樹似槐晝合夜開孫炎曰聶合也炕張也）

五經通義曰士家樹槐

國語曰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他日董祁愬之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之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欲而得之又何請焉（紡懸也）

九百五十四　六

漢書曰昭帝建始四年山陽社中大槐樹吏人伐斷之其夜復自立如故

晉書曰苻堅僭號自長安至于諸州夾路皆種槐柳百姓歌曰長安大街夾路楊槐下走朱輪上有棲鸞

又曰大司馬府有老槐樹殷仲文對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

崔鴻前涼錄曰初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宮之北隅有槐樹生焉李玄盛著槐樹賦

沈約宋書曰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驅卓

對楚西北街之見蜀兒敵鬭傷其左足薪而覆之
梁書曰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皆黑雖
亂之際奔于江陵
後周書曰韋孝寬之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
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
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文帝後見怪問知之
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道路一里
種樹一株十里種三樹百里五樹焉
隋書曰高頴字昭玄領新都大監每坐槐樹下以聽事多
不依行列有司伐之特令存之勿去示於後人
又曰士回以孝聞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
廬於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樹茂及士雄居
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
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唐書曰永崇二年太平公主降駙馬薛紹以萬年縣為禮
會之所公主輅車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之西街夜設燎
炬列焰相屬夾路槐樹多有死者
又曰正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
下符牒渭南縣縣尉張造牒曰召伯所憩尚勿剪除先皇
舊遊豈宜斬伐乃止
又曰長慶中虢州刺史蕭祐奏胡城縣永方鄉百姓門郎
五代同居家內槐一本再生枝葉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槐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使守令犯槐者刑傷槐者
死有醉而傷槐且加刑焉其女懼而告晏子曰妾恐鄰國
聞之謂君愛槐而殘人可乎晏子入言之公出傷槐之囚

罷其禁
淮南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
旬而始規二旬葉成（規開也葉始）
又曰九月官候其樹槐（是月槐守常故官候樹 槐懷也取懷近遠也）
又曰老槐生火
又曰槐市學也樹以青槐數人秋取槐檀之火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照雨露所扶此皆生於父母
所開於一和也父天母地故槐榆與橘柚合而兄弟有廣
與三危通為一家
抱朴子曰槐子新瓷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
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至補腦早服之令人髮不白而
長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不甚衆恐有識者何
以待之太公曰請樹槐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距
之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十區為
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
物及經書相與買賣雍雍揖讓論議槐下侃侃誾誾也（肆）
（遺篇郎學）
焦贛易林家人之乾曰千歲槐根身多斧斤
汝南先賢傳曰郭敬字子材為郡功曹都尉高懿廳
事前有槐樹有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
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託疾而去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李昌年廣陵王元恭初除儀同三
司總衆北討葛榮夜夢著衮衣倚槐樹立以為吉徵問於
楊元慎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

陵死矣槐字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徒公終如其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五

木部四

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苞桑叢生桑也）

書曰青州厥篚檿絲（孔安國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檿於琰切）

又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妖怪也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

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于嗟鳩兮無食桑葚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又曰交交黃鳥止于桑

又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

又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柔桑穉桑也）

又曰蠶月條桑（條桑枝落采其葉也）

又曰猗彼女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

又曰肅肅鴇行集于苞桑

又曰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

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阿美貌難盛貌也有以利人也興也隰中之桑條之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庇蔭人興者諭時賢人君子不用而處有蓋養之得）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禮記曰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

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

左傳曰晉重耳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欲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又宣上曰趙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也）見靈輒餓問其病應之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捨其半問之曰

宦三年矣官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也)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為靈公甲也)倒戟以禦公徒而免問其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居(問所居也)不告而退

春秋元命包曰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扶桑日所出也)

春秋孔演圖曰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已往夢交語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乳生也)

爾雅曰女桑桋桑(郭璞注曰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桋音夷又音弟)檿桑(檿烏點切)山桑(似桑材中為弓及車轅)桑柳醜條(阿那垂條也)

史記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

又曰吳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

漢書曰息夫躬免官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枝為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盜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以桑雜陽詔獄死

東觀漢記曰蔡君仲汝南人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義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申屠蟠恥郡與處士遂閉門養志處蓬室依大桑樹以為棟梁

又曰河內高弘為瑯琊相妻子不歷官舍桑杯盛飯

又曰汝南尹昆為汝陰功曹令新到官問曰園中有桑以飯蠶何如昆曰非初政所務令善其言

又曰張湛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又曰陳畔為巫令有惠政桑生二萬餘株民以為給

魏略曰楊沛為新鄭長課民益蓄桑椹豇豆積得千餘斛太祖遷天子軍無根沛乃進乾椹後為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疋以報乾椹也

蜀志曰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丈餘遥望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車蓋

晉書曰賈后將廢愍懷太子將有桑生於西廂長數日而枯十二月后廢太子

又曰劉驎之尚書質素好道車騎將軍桓沖聞名辟為長史固辭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愧詣其父

又載記曰北燕馮跋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北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二十根

崔鴻前凉錄曰張天錫為苻堅破後歸晉孝武帝問之曰北方何物為美錫對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疾心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初晃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廆通于晉 晉求種江南平川之桑悉由吳來

齊書曰太祖宅在武進宅南有桑樹枯本二丈橫出四枝狀如車蓋上年數歲遊其下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為汝生也

又曰沈瑀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梨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

又曰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孝謹襄陽土俗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陰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

又曰扶桑國在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以扶桑皮為紙

三國典略曰　宋子仙召吳令沈眾令掌書記以眾同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眾解衣就戮礙於路閒桑樹乃更牽往他處或救之獲免

又曰齊長廣郡嚴累木忽作人像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出鄉人伐枯桑樹於中得死龍長尺餘識者以為長廣齊大上主太封也齊氏木得龍為吉象木枯龍死非吉徵焉

隋書曰齊河清中定令一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唐書曰李龍譽居家以儉約自處每謂子孫曰吾性不好貨財遂至貧乏然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桑若干根株之可以充衣

家語曰殷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　孽桑穀生朝七曰大拱占者曰桑穀野木而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德

范子計然曰桑葉出三輔

列子曰晉文公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人有送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孟子曰孟子謂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孫卿子曰孔子適楚於陳蔡之閒七日不食曰居不隱者思不生身不佚者志不廣汝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

韓子曰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

鄒子曰季夏取桑柘之火

呂氏春秋曰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

為水身因化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

又曰季春之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野虞主於官之名也蠶者所以養蠶故命禁之[illegible]不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

淮南子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登成也然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蠶害也

又曰扶桑在暘州日所拂此東方十日所出扶桑在暘谷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圍五丈其枝四衢枝交四出葉大尺赤理青葉名曰帝女之桑郭璞曰婦人主蠶故以名桑

又曰東北海外圓丘南有三桑無枝皆高百仞

又曰暘谷上有扶木郭璞曰扶桑十日所浴

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作居范宮范宮離宮別名以觀桑者詩曰桑者瀕二乃飲于桑中桑林之中天子命桑虞主桑者也出桑者用禁暴

民不得令妻劉紀桑也○神異經曰東方有樹焉高八十尺敷張自輔
葉長一丈廣六七尺曰扶桑有椹焉長三尺五寸
任昉述異記曰桓冲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異覩靈
異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湖有敗艑赤鱗魚使者渴極
欲往飲水赤鱗張鬐向之使者不敢飲
列女傳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官於陳後歸未至家見
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悅之下車願託桑陰下婦人
採桑不輟秋胡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今吾有金
願與夫人婦人不受胡乃歸母呼其婦乃向採桑者也歎
胡之罪而自投于河
又曰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閔王遊至東
郭百姓盡觀獨瘤女採桑如故王怪召問之對曰受父母
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悅娉迎之

又曰東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
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吾將捨女解居甫晉大夫宋不留置也採桑女乃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
人知之
益部耆舊傳曰何祗夢桑生井之中解桑字四十八君壽
恐不可過此祗四十八而卒
荊州先賢傳曰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不矜小名衆莫知
之德操蠶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助之因與談斷世厥與其
言若神遂移日忘食德操於是異之
甄異傳曰沛國張伯遠年十歲時病亡見泰山下有十餘
小兒共推一大車車高數丈伯遠亦推之時天風暴起揚
塵伯遠因桑枝而住聞呼聲便歸遂蘇髮中皆有沙塵後
年大至泰山識桑如死時所見

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上有天帝宮東王公所治有椹
樹長數千丈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仙人
食其椹椹體作金色其樹雖大椹如中夏桑椹也稀而色赤
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甘香
玄中記曰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而下
屈通三泉
括地圖曰化民食桑二十七年化而自裹九年生翼十年
而死
石虎鄴中記曰桑梓苑中盡種桑三月三日及蠶時虎皇
后將宮人數千出採桑游戲其下
氾勝之書曰種桑五月取椹著水中灌洒取子陰乾之好
治肥田十畝荒久不耕者先好耕治之黍椹子各三升合
和種之黍桑當俱生鋤之桑令稀疏調適黍熟獲之桑
生正與黍高平因以利鐮摩地刈之曝令燥後有風調
放火燒之常逆風起火桑至春生一畝食三箔蠶

神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云吾見東海三爲桑田
本草經曰桑根旁行出土上者名伏蛇治心痛
神農本草曰桑根白皮是今桑樹根上白皮常以四月採
或採無時出見地上名馬領勿取毒殺人
典術曰桑木者箕星之精
楚辭曰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袪挂於扶桑右衽拂於
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
又曰路室女之方桑路室客舍孔子過之以自侍
古詩曰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繁欽桑賦曰上似華蓋紫極比形下象鳳闕萬桷一極

陸機桑賦曰初世祖武皇帝爲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三代年漸三紀綠葉興而盈尺崇條暴而增尋

曹植艷歌曰出自薊北門遥望胡池桑枝枝自相植葉葉自相當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六

木部五

榆　桐　楊柳上

榆

毛詩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荒淫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東門之枌（枌白榆也）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又山有樞曰山有樞隰有榆

毛詩義疏曰駁馬梓榆也駁犖（犖呂角）遥視似駁馬

周禮秋官曰烜氏四時變國火春取榆柳之火

禮記內則曰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枌白）

春秋元命苞曰三月榆莢落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榆

爾雅曰藲荎（音歐郭璞曰今之刺榆詩云山有藲）無姑其實夷（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也）

說文曰榆白枌也梗山枌榆有刺莢可以爲蕪荑

史記曰九望雲氣平望在榆上下千餘二千里也

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榆社在豐東北三十里或曰枌榆鄉名也高祖里社也）

又天文志曰成帝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

又循吏傳曰龔遂爲勃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榆樹

魏志曰鄭渾爲魏郡太守百姓乏材木乃課種榆爲籬

後魏書曰太祖道武皇帝諱珪七月七日生三合陂北明年有榆生於埋胎處遂成林

又曰桓帝曾中蠱歐吐之地乃生榆木

趙書曰從幽州大道濾沱造浮橋植行榆五十里置行宮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榆條長

莊子曰鵲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淩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淮南萬畢術曰八月榆檽音而令人不飢木日以美百青斛書曝乾以清粱米等覓實蒸令相合欲不食者三指撮酒以服之即不飢耳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伐晉曰敢諫者死孫叔敖進諫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頸欲食之螳螂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舉頭而欲啄之黃雀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在榆下欲彈之童子方彈黃雀不知在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楚乃息伐

桓譚新論曰劉子駿信方士虛言爲神仙可學余見其庭下大榆樹久而剝折指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之不衰

博物志曰食枌榆則眠不欲覺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榆十九株

雜五行書曰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

廣志曰有姑榆有郎榆郎榆無莢材又任車用至善青榆者出渤海東先以供宮

石虎鄴中記曰襄國鄴路千里之中夾道種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

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

范子計然曰蕪荑出地赤心者善

氾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

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月榆莢成者收乾以爲醬隨節早晚勿失其適

蒍書曰榆爲人君德至仁也蒍採榆葉受賜恩也蒍居樹上得貴官也蒍見榆葉滋茂福故存也

古樂府詩曰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應璩與龐惠恭書曰昔見所上利民之術殖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

嵇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瞑愚智所知也

桐

易緯曰桐枝濡毳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

尚書禹貢曰嶧陽孤桐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毛詩卷阿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梧桐柔木也

又定之方中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詩義疏曰梓實桐皮曰椅今民云梧桐也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

禮記月令曰清明之日桐始華周書曰不始華歲有大寒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梧桐爲常生

爾雅曰櫬梧也櫬今梧榮桐木即梧

後漢書曰蔡邕嵩泰山行見爨桐聞爆聲曰此良木也取而爲琴

齊書曰豫章王於郊起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桐

莊子曰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足之極則勞矣故倚樹而吟據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困

又曰鵷鶵發於南海而飛到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

又曰空門來風桐乳致巢司馬彪注曰門戶空風喜從之桐子似乳著葉而生鳥喜巢之

孟子曰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梓大檟小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桐葉以爲珪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請封虞成王曰余與虞戲也周公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晉

淮南子曰智有所不足故桐不可以爲弩

又曰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二辰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

淮南萬畢術曰桐木成雲取十石瓮滿中水置桐覆中蓋之三四日氣煥雲作

董仲舒請雨書曰秋以桐魚九枚

風俗通曰梧桐生於嶧山陽巖石之上採東南孫枝爲琴聲甚清雅

遁甲經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至上十二葉有閏十三葉小餘者視之則知閏何月也不生九州各異君天下不同也

王逸子曰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淳矣異於群類者也

秦記曰初長安謠云鳳凰鳳凰止阿房苻堅遂於阿房城植桐數萬株以待之至是慕容冲入阿房城而止焉冲小字鳳凰

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白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績織以爲布

遊名山志曰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方此爲劣

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魯穆公改爲鄒今鄒山嶧陽猶多桐樹

齊地記曰城北十五里有梧臺即梧宮也

論衡曰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之象因形乃鑿地爲埳卧木囚其中曰罪若正木囚不動若有寃木囚動出入之精誠若木人也

華陽國志曰益州有梧桐木其華柔如絲人績以爲布名曰華布

沈懷遠南越志曰青桐華頗似木綿而輝重過之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青白桐三株

伏侯古今注曰昭帝元鳳三年馮翊人獻桐枝長六尺九枝枝一葉

異苑曰晉武帝世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言音聞數十里

又曰句章吳平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謡歌之聲平

惡而斫殺平隨軍北征首尾三載死桐歘自還立於故根之上又聞樹巔空中歌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適聞殺此樹已復有光輝平尋歸如鬼謡

祖台之志怪曰舊保至檀立塢上北樓宿暮鼓二中有人着黃皂單衣白帢將人持炬火上樓保懼藏壁中須臾有二婢上使婢迎一女子上與白帢人入帳中宿未明白帢人輒先去如是四五宿後向晨白帢人遶去保因入帳中持女子問向去者誰答曰桐侯郎道東桐樹廟是至暮鼓二中桐郎來保乃斫取之縛着樓柱明日視之形如人長三尺餘檻送詣丞相渡江未半風浪起桐郎得投入水風波乃息

齊民要術曰梧桐山石間生者爲樂器則鳴

瑞應圖曰王者任用賢良則梧桐生於東廂

桓譚新論曰神農黄帝削桐爲琴

任昉述異記曰梧桐園在吳夫差舊國也一名琴川梧園宮在句容縣傳云吳王別館有楸梧成林焉其梧子可食古樂府云梧宮秋吳王愁是也

崔琦七蠲曰爰有梧桐生于玄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而輪菌根扶疎以分離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如通泉溉其根玄雨潤其柯綠葉何務務青條視曲阿

張協七命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

古詩曰井桐棲靈鳳

楊柳上

易大過九二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

焦贛易林豫之晉曰鸛巢柳樹鳩奪其處任力劣薄天命不祐

毛詩采薇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楊柳蒲柳也）

又曰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牂牂盛貌）

又南山有臺曰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又小弁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柳木茂盛則多蜩）

又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有菀者柳不尚息焉（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就之止息）

又東方未明曰折柳樊圃（柳柔脆之木樊藩也折以藩圃無益也）

毛詩疏義曰楊之水不流束蒲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白可爲箭竿

左傳曰董澤之蒲今人以爲其萑可爲矢

又曰樹杞杞柳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今人以爲車轂今其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柳也

大戴禮曰正月柳稊稊者發葉也

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河旁赤莖小楊也）旄澤柳（生澤中者）楊蒲柳（詩云楊柳依依傳曰董澤之蒲也）

漢書曰上林苑中大柳樹斷臥地一朝起生枝葉有蟲食其葉爲字曰公孫病已立睦孟以爲木下民之象當有廢故之家孫氏從民閒受命爲天子者及昭帝崩無嗣大臣迎立昌邑王王即位淫亂失道霍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爲宣帝帝本名病已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美姿容人多愛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

又曰嵇康性絶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又曰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宮中折楊柳之應也

又桓溫傳曰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南史隱逸傳曰陶潛字淵明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常著五柳先生傳

晉中興書曰陶侃明識過人武昌道上通種楊柳人有竊之殖于家侃見識之問何盜官所種于時以爲神

沈約宋書曰蕭惠開爲少府不得志寺內齋前華香惠開悉鏟除列種白楊人謂之曰白楊立墓間所植奈何於庭院種之荅曰人生不得志與死人何異其年惠開暴卒

齊書曰王敬則初爲散騎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耀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大小長耀曰虜中以爲甘棠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七

木部六

楊柳下　桂　杉

楓　豫樟

楊柳下

齊書曰阮孝緒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以問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

齊書曰劉悛之爲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翫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時見賞如此

又曰何點性好事閒陸惠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柳樹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

隋書曰柳機字當時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

又曰周初有童謡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秪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旣遜位而崩諸舅强盛

又曰渤海公高熲少明敏有器局多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唐書曰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時監造蓬萊宮於諸庭院列種白楊將軍契苾何力鐵勒之渠率也於宮內縱觀孝仁指白楊云此木易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蔭映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墓間木非宮中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

又曰乾元中虢州刺史王奇光奏閿鄉縣界女媧墳天寶十三載大雨晦暝失所在至今月上側近忽聞雷風聲曉見墳踊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柳各高丈餘畫圖進上以示百官

又曰呂渭為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以為賦題上聞而惡之渭因入閣遺失請託文記遂出為潭州刺史

又曰吐蕃土風寒苦物產貧薄所部邏娑川唯有楊柳人以為資更無草木

又曰范希朝鎮振武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於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之至今成林居人賴之

春秋後語曰魏哀王以田需為相（需音須）惠子（[illegible]）謂田需曰子必善事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illegible]）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不勝一人拔者何也樹之難去之易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必危矣（[illegible]）

戰國策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管子曰五沃之土宜柳

莊子曰支離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

孟子謂告子曰性猶杞柳義猶桮棬（[illegible]）

許慎淮南子注曰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

抱朴子曰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若斯木

山海經曰鹿山之西有谷焉名均瞿谷其中多柳鳳伯之山熊山直陵之山木多柳平丘山爰有楊柳沃民之國有白柳

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移楊（移音題）圓葉弱蔕微風則大搖一名高飛一曰獨搖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亦曰蒲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焉水楊即蒲楊也枝勁韌可任矢用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也

說文曰楊蒲柳也從木易聲檉河柳也從木聖聲柳小楊也從木丣聲

續搜神記曰上虞魏全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服皂笠手巾掩口來詣全家語云君有錢一千萬銅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耳於君家大不吉僕寄為君取於此便去自爾出三十年遂不復來全亦不取錢

盛弘之荊州記曰緣城堤邊悉植細柳絲條散風清陰交陌

三齊略記曰蒲城東南有蒲臺高八丈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馬至今蒲生猶縈似水楊而堪為箭

孔氏志怪曰會稽盛逸常晨興路未有行人見門內柳樹上有一人長二尺餘朱衣冠帽俯以舌舐樹葉上露良久忽見逸神意如有驚遂即隱不見

世說曰顧悅之與晉簡文帝同年悅之早白帝問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陵冬轉茂

廣五行記曰周宣帝大定二年永州得白石剖而為兩段中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

廣志曰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三日以及上除採柳絮柳絮愈瘡

本草經曰柳華一名柳絮

夢書曰楊爲使者

魏文帝柳賦曰昔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是時余始植斯柳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

曹植柳頌曰余以閑暇駕言出游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戲刋其枝葉故著斯文

桂

爾雅曰梫木桂（音侵 今南人呼桂厚皮者爲木桂 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 枝葉冬夏長青間無雜木）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訟平芳桂常生

春秋運斗樞曰椒桂生合剛陽（椒桂陽星之精所生也 合[illegible]）

春秋潛譚巴曰宮桂鳴下土諸侯號奮（[illegible]）

山海經曰招搖之山臨乎西海其上多桂（桂[illegible]味辛[illegible]）

山上多桂木桂林八樹在賁隅東（八樹成林言大也）

春秋後語曰蘇秦在楚三年乃得見談卒辭行威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蘇秦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於鬼王難得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何事不去威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漢書陸賈傳曰尉佗獻桂蠹二器（桂樹蠹也）

晉書曰郤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

唐書曰垂拱四年三月有月桂子降於台州經十餘日乃止

又曰南中有泉流出山洞常帶桂葉好事因謂爲流桂泉後人乃立棟宇爲漢高之神

莊子曰桂可食故斧伐之

抱朴子曰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

淮南子曰月中有桂樹

郭子橫洞冥記曰武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三更西王母駕玄鸞之輦至壇之四面列種軟棗[illegible]桂[illegible]枝自拂階上游塵

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

廣志曰桂出合浦而生必以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間無雜樹交阯置桂園

列仙傳曰范蠡好食桂賣藥世人往往見之

神仙傳曰離婁公服竹汁餌桂得仙許由巢父[illegible]得石丹沙石桂英服之

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爲鉤

拾遺記曰岱輿一名浮折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岸旁有丹桂黑紫白可爲舟

世說曰客問陳季方曰君家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

之深上爲甘露所零下爲川泉所潤當斯之時樹焉知太
山之高川泉之深不知有功德歟
金樓子曰夫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
剖蘭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致煎桂以蠹而成疾
羅浮山記曰羅山頂有桂山海經所謂賁隅之桂（賁隅番禺也）
臨海記曰白石之山望之如雪山有湖傳云金鵝之所集
八桂之所植
說文曰桂江南之木百藥之長
地理記曰桂陽郡有桂嶺放花遍白林嶺盡香
又曰天台山有八桂嶺㠑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曰氣沉潛以懷哀兮桂枝落而銷亡
漢淮南王安好道感八公共登山攀桂樹安作詩曰攀桂
樹兮聊淹留

唐景龍文館記曰薰風殿其材太半用青桂白檀香氛
氳盈於四遠

杉

爾雅曰被（音彼）煔（煔似松生江南可以爲船及棺材作柱埋之不腐也）
晉咸康起居注曰侍御史秦武奏平陵前道東杉樹一株
萎死以栢栽補之請收陵令推劾
西京雜記曰太液池中有小池名孤樹池池中有一洲洲
上有杉樹一株十餘圍望之如車蓋故取名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灨山有漢太傅陳蕃墓遙望兩杉樹雙
柯出嶺垂陰覆谷
劉欣期交州記曰合浦東二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
洛陽城內漢時善相者云此休徵當出王者故遣千人伐
樹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斷株上食過足相容
名山志曰華子崗上杉千仞被在崖側

楓

爾雅曰楓攝攝（楓樹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又天風則鳴故曰攝攝）
後周書曰武帝天和元年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鳳凰集
於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
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棄其械化爲楓樹
金樓子曰楓脂千歲爲虎魄
名山記曰天姥山上長楓千餘丈蕭蕭臨澗水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楓香三株
南方草木狀曰楓香樹子大如鳥卵二月花色乃連著子
八九月熟曝乾可燒唯九眞郡有之
異苑曰烏傷陳氏有女未醮着屐徑上大楓樹顛更危
闔額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唯左右黃當爲見歸其家人

遂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然輕越極歸乃從既不了蕃
黃之蕤每春輒以蒼狗秋以黃犬設祀於樹下
任昉述異記曰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
爲靈楓
嶺表錄異曰楓人嶺多楓樹樹老則有瘤癭忽一夜遇暴
雷驟雨其樹贅則暗長三數尺南中謂之楓人越巫云取
之雕刻神鬼易致靈驗
離騷招魂曰湛湛江水上有楓目極千里傷春心

豫章

左傳昭公曰吳公作亂殺子西子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
君不可不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陳書曰侯景之平也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
一柱七月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

監軍鄒子慶以聞詔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構太極殿

莊子曰騰猿得豫章攬蔓而王長於其間便也

淮南子曰藜藿之生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臘加 蠕蚑 盧)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

高士傳曰堯聘許由為九州長由惡聞洗耳於河巢父見謂之曰豫章之木生於高山工雖巧而不能得子避世何不藏深

地理志曰豫章郡城南有樟樹長數十丈立郡因以為名至晉永嘉年間尚茂

廣志曰豫章生七年外始辨(律九木似豫章故七年當分別)

神異經曰東方有豫章樹高千丈有士操斧行斫行合

新語曰賢者之處世猶金石生於沙中豫章產於幽谷

水經曰豫章城之南西門曰松楊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

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疏垂蔭數畝枯遠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為中宗之瑞祥也

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常中

豫章記曰新淦縣封谿有壽友所用樟木栰柯若遂生為樹今猶存其木合抱始倒植之今枝條皆垂下

任昉述異記曰豫章之為木也生七年而後可知

漢武寶鼎二年立豫樟宮於昆明池中作豫樟木殿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八

木部七

楠 檜 柞

檀 柘 杷

梓 楸 樅

椒 木蘭 夜合

甘棠 樸 櫟

橡

楠

尋陽記曰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者此是也

檜

爾雅曰檜柏葉松身

尚書禹貢曰杶榦栝柏(栝柏葉松身曰栝)

毛詩竹竿曰檜楫松舟(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棹舟也)

柞

爾雅曰栩杼(柞樹也)

毛詩車舝曰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

又曰維柞之枝其葉蓬蓬疏曰栩今柞櫟為斗可以染皂今俗及河內云杼斗或橡斗

陸璣毛詩疏義曰凡言栩柞棫樸爾雅曰棫白桵注音蕤三倉說棫即柞也其材理純白無赤心為白桵直理易破故可為犢車軸又可為矛戟鍛

西京雜記曰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五株樹枝覆蔭數十畝

崔豹古今注曰樂木出交州林邑國也色黑而有文亦謂

之文木
周處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云耕于歷山而始寧
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在於山下山多柞樹吳越之間名
柞為櫪故曰歷山

檀

毛詩將仲子曰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檀彊韌之木
又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
聖賢冢墓記曰孔子墓有檀樹

柘

禮記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柘
又投壺曰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
周禮冬官曰弓人辨六材一曰柘

古史考曰烏號弓以柘枝為也
雜周曰野柘枝勁烏集之飛起枝彈之烏乃驚號伐取為
弓故稱烏號弓
周書曰季夏取桑柘之火
風俗通曰柘材為弓彈而放快
崔寔四民月令曰柘染色黃赤人君所服黃者中道赤者南方人君之所向也○雲南記曰會川室屋相次皆是板及茅舍瀰川
坡盡是花木亦有赤柘

杞

爾雅曰杞枸檵音計今枸杞也
毛詩將仲子曰將仲子兮無伐我樹杞杞木名跌曰狗骨也
又湛露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左傳昭公曰聲子聘于晉還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曰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
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周書曰太姒夢梓化為杞

梓

爾雅曰椴音舒鼠梓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
毛詩小弁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又定之方中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陸機毛詩疏義曰北山有楰爾雅曰楰鼠梓其樹葉木理
如楸山楸之異也今人謂之苦楸濕時脆燥而堅今永昌
人謂鼠梓漢人謂之楰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楸梓為常生
周書曰太姒夢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商闕閣化為松
柏

史記曰子胥將死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梓可爲器
而抉吾眼於吳之東門上以觀越兵入吳也
漢書曰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
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劉向以為王氏代漢之象
後漢書曰應順為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貧息
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聽事室上事後母至孝衆以為
孝感之應
說苑曰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
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
伯禽見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
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
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
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

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
俯反以告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
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三
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
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鎬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一
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容如其
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

山海經曰玉山琚山多梓木雞山美梓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不知
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入宮上曰吾昨夜夢子夫庭中生梓
樹數株豈非天乎是日幸之有娠

郭氏玄中記曰秦文公造長安宮南四百里至終南山
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剋輒大
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被
頭以絲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秦王依此
言伐之中有青牛逐之入澧水

豫章記曰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樹先枯永嘉
中一旦忽更榮華太興中元帝果繼大業

楸

爾雅曰槄（音滔）山榎（今之山楸）楸小葉曰榎（音賈）大而皵（音鵲）楸（老乃皮粗皵者為楸）小而皵榎（小而皮粗皵者為榎）

漢書曰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楸與千戶侯等

任昉述異記曰天中有陸家白蓮種瓶家班竹趙有轅氏
酸棗中山有楸尸（劉歆漢書貴楸木可為什器故言有楸尸）

樅（七容反）

爾雅曰樅松葉松身（郭璞注云今太廟梁材用此木尸子所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魯連子曰松樅高千仞而無枝非憂王室無柱

椒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椒

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

爾雅曰檓（音毀）大椒也（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檓）椒樧醜萊（茱萸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樧似茱萸而小赤色樧音殺）

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其木多椒景山多秦椒

毛詩椒聊曰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
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彼已之子碩大無朋（朋比也）

陸璣毛詩疏義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
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皋
諸近山間謂竹葉椒樹亦如蜀椒小毒熱不中合藥也可
著飲食中用蒸雞豚佳香東海諸島上椒樹枝葉皆相
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麞鹿食此椒葉其
肉自然作橘香也

又東門之枌曰貽我握椒（椒芬香也）

續漢書曰天竺國出石蜜胡椒黑鹽

孫卿子曰民之親我驩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升以椒塗
屋亦取其溫煖

張璠漢記曰桓帝鄧皇后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以貴
人禮葬太尉李固自扶輿起持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
不得配桓帝吾不生還矣

魏氏春秋同異曰鍾繇壁度子會之母黝嫡夫人文帝命
復爲繇恚忿食椒致噤帝乃止
齊書曰建武中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
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
勑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
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
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偽依旨喚之徽孚堅
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
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耶徽孚以答上撫床曰遙光幾誤
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
世說曰石崇以椒爲泥泥屋王君夫以赤石脂泥壁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之旦進酒降神畢室家無大小次
坐先祖之前子孫各上椒酒於家長稱觴舉白

范子計然曰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隴西天水細
者善
風土記曰三香椒欓薑
離騷曰雜申椒與菌桂播椒芳兮成堂（布椒於堂上）
晉成公綏椒花銘曰嘉哉芳樹載繁其實厥味唯珍蠲除
百疾肇惟歲首月正元日以介眉壽祈以初吉
晉劉臻妻陳氏正旦獻椒花頌曰旋穹周廻三朝肇建美
哉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服之永壽於萬

木蘭

漢書曰孝桓帝元嘉元年芝生後庭木蘭上
神仙傳曰北海于君病癩見市賣藥公姓帛問之公云明日
木蘭樹下當見卿明日往授素書二卷以消災救病無不
愈者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封三年大秦國獻花蹄牛飴以木蘭
之葉使方國貢此葉此牛不甚食食一葉則累月不飢
任昉述異記曰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
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
又曰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舟至今在洲中詩家所
云木蘭舟出於此
離騷曰鷄鶵集於木蘭兮
又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食秋菊之落英

夜合

風土記曰夜合葉晨舒而暮合一名合昏

甘棠

爾雅曰杜甘棠（杜今之杜梨）杜赤棠白赤棠（棠色赤白異其名）
毛詩曰甘棠美召伯也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又杕杜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杜赤棠也）

欓

宋春秋曰義熙八年太社欓樹生于壇側欓向異也家大
德怨生此一樹

櫟

爾雅曰櫟其實梂（有梂彙自裹）
毛詩晨風曰山有苞櫟（櫟木也）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曲轅見櫟社樹曰是不材木故若是
之壽
淮南子曰十二月官獄其樹櫟
水經曰若耶溪孤潭上有一櫟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
常遊之作連句題刻樹側

橡

後漢書曰李恂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闗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

晉書曰摯虞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

又曰司馬元顯之討桓玄于時楊土飢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䅉橡

說苑曰莒穆公有臣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橡栗夏處於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

淮南子曰高臺增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而民無處室狹廬所託於身者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非不香美也然而民有糟糠橡栗不接於口者則明主不甘也

抱朴子曰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太牢之膳衣狐裘矣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九

木部八

栝　靈壽　樗
荊　棘　君子
長生　萬年　黃櫱
支子　無患　栟櫚

栝

尚書禹貢曰荊州厥貢惟箘簵栝（注曰栝中矢幹出雲夢之澤也）

毛詩旱麓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麓山足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榛栝似荊而赤葉似蓍上黨人篾以為牛筥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調問婦人欲買赭不曰山中自有黃土買釵不曰山中自有栝

又文賦曰彼榛栝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

靈壽

漢書孔光傳曰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張晏曰靈壽木名也似竹有節長）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靈壽實華

樗

爾雅曰栲山樗（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

毛詩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樗惡木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蔽芾其樗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耳其葉臭

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立之途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莊子曰何不樹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遙乎寢臥其下

風俗通曰嘉平中有兩檽一宿長丈餘作人狀頭目宛然

河洛記曰洛陽北山謂之邙山其上無大樹大業都城之北嶺上有古檽樹不知其來早晚婆娑周迴四五畝已來在伊闕正南相當越公等將建都城之日據此樹以爲南北定準嫌檽木名惡號曰婆娑羅樹矣

荊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荊

廣雅曰楚荊也牡荊蔓荊也

廣志曰赤莖大實者名曰牡荊又有山荊

毛詩漢廣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荊也）

又綢繆曰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左傳昭公曰伍舉入鄭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之）

史記曰廉頗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卒與爲刎頸之交

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吳王云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臣今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

東觀漢記曰尹勤治韓詩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遊門生荊棘

後漢書曰鮑永爲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擒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侯

晉書曰索靖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然聚況我而殊哉遂還爲雍和（一真剋日細）

神仙傳曰吳有徐隨居丹徒左慈過隨門下有宿客車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去客覩牛在楊樹杪車轂中皆生荊木長一二丈客懼入報隨隨曰此左公遣追之客遂慈叩頭謝客還見牛在故地無荊木也

顧微廣州記曰撫納縣出金荊

禮弓矢圖曰楚焞（丈士戴）以荊爲之炷以灼正以荊者九木

心圓荊心方也

地理志曰荊楚本多材因名地焉

廣州記曰白荊堪爲履紫荊堪爲牀

淮南萬畢術曰南山牡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有月暈時刻之○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五年南方置北景林邑海陰三郡北景在林邑南大海中與海陰接境其地東西一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海水四絕北去大岸三百餘里或云馬援鑄柱尚存地暑熱多大林木高者數百尋有金荊生於高山峻阜大者十圍盤屈瘤蹙文如美錦色艷於真金中夏時有於海際得之工人數用甚精妙貴於沉檀

棘

毛詩湛露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又黃鳥曰交交黃鳥止于棘

又墓門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周書曰太姒夢見商之庭産棘
周禮秋官上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
左傳昭公曰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之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聽訟其下者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心不失其赤實也
後漢書曰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
又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時考城令河内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後渙謝遣曰

太平九百五十九　四　戊一

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俸爲資勉卒景行
晉書曰劉琨至并州并州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
又曰祖逖在河南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吴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
又曰石季龍大饗羣臣於太武殿佛圖澄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龍殿石有棘生時閔小字棘奴季龍養爲已子
又曰崔洪靖厲骨鯁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又曰顔峻之畫鄒女象以棘針釘之
又曰姚萇符登師於涇源萇將其孫乃掘符堅屍鞭撻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宋書曰袁淑上太祖書曰所謂棲爲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
北齊書曰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彦深進馬敬德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爲伏地夫人也
隋書曰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王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
韓子曰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而後觀之右御冶工謂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王不能久齋故以三月爲期也棘刺之端不可以容削王必察之王因而問之果無以削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臣有[illegible]多棘刺之說也

御覽九百五十九　五　張桂

呂氏春秋曰棗棘之有也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裘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地
秦子曰蹈枳棘之罹則有絓柱之患登麻桂之圃則有榮華之芳
陳留耆舊傳曰魏尚被棠詔獄有鞾獄棘上尚占曰夫棘樹名中心赤外有刺象我言有刺而赤心之至誠
李尤篆銘曰棘　實是棗針世人用門久苗代之非其真也
廣五行記曰隋大業末年代州人姓王仕爲驃騎將軍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有一女子端正若畫見者皆奇之父母特加鍾愛鄉里爭爲作好衣而與之

女年七歲一旦失之初疑鄰里戲藏之尋訪終不見者諸
兄遠覓去家三十餘里於棘中見之欲就抱取驚走馬追
不及兄弟以十餘騎圍之而口中唯作兎聲抱歸家不能
言而身體盡棘所傷毋爲挑之得刺盈掬不食而死
唐新語曰呂太一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
移牒令牆宇悉立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
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
俊拔
楚辭曰甘棠枯於豐草兮藜棘樹於中庭

君子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君子樹三株
廣志曰君子樹似檉松曹爽樹之於庭

長生

洛陽記曰明光殿前有長生木樹二株
鄴中記曰金華殿後有石虎皇后浴室種雙長生樹世謂
之西王母長生樹

萬年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
謝玄暉詩曰風動萬年枝

黃蘗

說文曰蘗黃木也
永嘉郡記曰青田出枯楊所經山路左側木則黃蘗爲林
草便黃連覆地土人往伐黃蘗者皆有酒飲禱祀禱祀若
有遺失山神意二藥輒化爲異物不可復得
淮南萬畢術曰蘗令面悅取蘗三十土茨三枚大棗七枚膏和塗面不得四五日立悅
矢先以肩亮面乃傳華

抱朴子曰黃蘗芝草者千歲黃蘗根下有如三斛器去本
株一丈細根相連大如縷末服之盡一丈則地仙

支子

漢書貨殖傳曰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地鏡圖曰望氣見人家黃氣者支子樹也
晉令曰諸官有秩支子守護者置吏一人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支子五株
遊名山志曰樓石山多支子也
本草經曰支子一名木丹葉兩頭尖如樗蒲彫其子如璽
而黃赤
葛洪治霍亂轉筋方曰燒支子二七枚末服之立愈

無患

纂文曰無患木名也一名曰槵皮投書寶可去垢

崔豹古今注曰程雅問檀木名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
巫曰寶眊音耗能以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
世人相傳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此木爲器以厭卻邪魅
故號曰無患
卞敬宗無患枕讚曰爰茲素材名爲吉祐匠人斯制以獻
君子

栟櫚

廣雅曰栟音并櫚椶也
吳志曰孫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保守沔口以栟閭大紲
繫石爲矴
齊書曰高帝討晉安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帝真容寡
闕乃編椶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
恐懼未戰而走

梁書曰張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栟櫚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

唐書曰訶陵國在南方海中洲上竪木爲城作大屋重閣以椶櫚皮覆之王坐其中

山海經曰翠之山其木多椶椶樹無枝高二丈許葉大而圓散生枝頭實皮相裹一行皮者爲一節可以爲索

廣志曰椶一名栟櫚葉似車輪乃在樹下下有皮纏之附地起二旬一採轉復上生

說文曰椶一名蒲葵

吳錄地理志曰武陵臨沅縣多栟櫚木生山中

晉令曰夷民守護椶皮者一身不輸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

木部九

皂莢　辛夷　茱萸
穀　葛　合歡
白銀　枕榼　桃榔
椶　莎木　木綿
杭　螕　檄樸
檴托　藥　文木
部　平仲　君遷
古度　柜　貝多
射干　時好　摩厨
榕　夫漏　都桷
都咸　千歲　槇火
勝火　櫧移

皂莢

廣志曰雞栖子皂莢也

宋書曰明帝憎婦人妬劉休妻王氏妬帝聞之賜休妾勅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莢以此辱之

晉書曰明帝每用皂莢授餘粲溼皆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

又曰王儉素恨虞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玩之卒後員外孔璯詣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角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三國典略曰梁元初甘露降荆州皂莢樹

陳書曰梁末童謠云不見馬上郎只見黃塵起黃塵汚人

衣皂莢相料理及王僧辯平君臣奏高祖曰王僧辯本乘巳馬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黃塵陳也世不解皂莢之義及陳滅於隋隋氏姓楊楊者羊也說者以江東人謂羖羊角爲皂莢

神仙傳曰劉綱受老君道成上大皂莢樹飛去入雲

呂雲仙翁斬皂莢樹以杯承之皆是好酒

洛陽宮殿簿曰建始殿前槐及皂莢二十株

扶南傳曰安息國出酢皂莢可食味最美

幽明錄曰曲阿虞晚所居宅內有一皂莢樹大十餘圍高十餘丈枝條扶疏蔭覆數家諸鳥依其上晚令奴斫上枝尚墮殆死空中有罵詈者言晚汝何意伐我家居便以瓦石推擲大小並委頓如此一年漸消滅

范子計然曰皂莢出三輔上價一枚一錢

葛洪治溺死方曰擣皂莢裹以綿內死人下部中水出即活

辛夷

本草經曰辛夷一名辛引一名侯桃一名房木

神農本草曰辛夷生漢中魏興涼州川谷中其樹似杜仲樹高一丈餘子似冬桃而小

楚辭曰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所飲食潔清雜用芬香）橘柚以爲囿兮列辛夷與椒楨

又曰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

茱萸

洞林曰郭璞避難至新息有人以茱萸令璞射之璞曰子如小鈴含玄珠構文言之是茱萸

說文曰椒似茱萸出淮南楊州有茱萸樹

風土記曰茱萸椒也九月九日成熟色赤可採時俗亦以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髻云辟惡

異苑曰庾紹爲東郡舍宗協與紹中表旦服茱萸酒忽見紹來仍求酒執酒杯還置云茱萸氣協去惡之耶紹云上官皆畏況我乎

雜五行書曰舍東種楊茱萸各三株增年益壽除患害

蜀都賦曰其圃則有蒟蒻茱萸

曹植樂府歌曰茱萸自用芳不若桂與蘭

穀

毛詩鶴鳴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惡木）

詩義疏曰幽州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荊楊交廣謂之穀今江南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長數丈潔白光澤甚好葉初生可以爲茹

說文曰穀楮也

裴淵廣州記曰蠻夷取穀皮熟搥爲揚裏髻布鋪以擬氈

錢塘記曰靈隱山四布似蓮花中央生穀樹甚高大

韓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

吳氏本草曰穀木皮治喉閉痺一名楮

魏王花木志曰南方記楮子如梅實二月花色仍連實七八月熟土人鹽藏之味辛出交阯

蔦

爾雅曰寓木宛童也（郭璞曰寄生樹也一名蔦）

漢書曰武帝使東方朔射覆郭舍人曰朔中榜臣百不中賜臣帛乃覆樹上寄生朔曰蔞藪也舍人曰朔果不中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藪上令榜

合人

合歡

古今注曰欲蠲人以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
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合歡能忘忿枝葉繁茂互相
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解不相牽綴嵇康種之舍前
本草經曰合歡味甘平生川谷安五臟和心氣令人歡樂
無憂久服輕身明目生益州
仲長統昌言曰漢安帝時有異物生長樂宮東廡柏樹木
巷南閣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羣臣皆賀受賜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合歡四株
神農本草曰合歡生豫州河內川谷其樹似狗骨樹
嵇康養生論曰萱草忘憂合歡蠲忿

白銀

湘州記曰益陽縣西山多銀木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白銀八株

杭楛

交州記曰杭赤色堪作船作杕
遊名山志曰樓石山多章杭皆爲三四五圍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縣營豁陂求極源去郡並九百地
多章杭樹

桄榔

蜀志曰興古南漢縣有桄榔樹峯頭生葉有麵大者收麵
乃至百斛華陽國志同
吳錄曰交阯南海縣出桄榔中有米屑爲麵
臨海異物志曰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作綷梧
綆漬之不腐其木剛作鍛鈒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
榔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粉又似麥麵中作麵餌
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
生葉似棕葉斫其木肥堅難傷入數寸得麵
博物志曰蜀中有樹名桄榔皮裹出屑如麵用作餅食之
謂之桄榔麵
魏王花木志曰桄榔出興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
樹出麵百斛交阯又有樹其皮有光屑取之乾擣以水淋
之如麵可作餅餌
嶺表錄異曰桄榔樹枝葉並蕃茂與棗檳榔等樹小異然
葉下有鬚如麄馬尾廣人採之以織巾子其鬚尤宜鹹水
浸漬即麄脹而肕故人以此縛舶不用釘線木性如竹紫
黑色有文理而堅工人解之以制博弈局此樹皮中有屑
如麵可爲餅食之

水經曰漢興縣溪中多生邛竹桄榔樹樹出麵而夷人資
以自給

欀木

吳錄地理志曰交阯望海縣有欀木其皮中有如白米屑者
乾之水淋之似麵可作餅郡內皆有之
左思吳都賦曰文欀楨橿

莎木

蜀志曰莎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峯頭生葉出麵一樹出
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
南中八郡志曰莎樹大四五圍長十餘丈樹皮能出麵大
者百斛色黃鳩民部落而就食之
廣志曰莎樹多枝葉葉兩邊行列若飛鳥翼其麵色
白樹收麵不過一斛擣篩乃如麵不則如磨屑爲飯滑

軟

木緜

吳錄地理志曰交趾定安縣有木緜樹高丈實如酒杯中有緜如蠶之緜又可作布名曰緤一名毛布

廣州記曰枝似桐枝葉似胡桃而稍大出交廣二州

羅浮山記曰木緜正月則花大如芙蓉花落結子方生緜與葉耳子內有緜甚白蠶成則熟南人以為緼絮

廣志曰木緜樹赤華為房甚繁偏側相比為緜甚軟出交州永昌

杬

爾雅曰杬魚毒也(郭璞曰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

臨海異物志曰杬味如楮

廣志曰杬木漬其汁消衣來生生南

魄

爾雅曰魄榽橀(音奚醯)也(郭璞曰魄大木細葉似檀今江東多有之)

廣雅曰青檀似奚橀語曰齊人斫檀奚榽先殫

㯲樸(卜音速)

爾雅曰㯲樸心也(郭璞曰㯲樸別名)

樓杔([illegible])

說文曰狗杝也

欒

說文曰欒木也似木蘭從木䜌聲

文木

吳錄曰南朱桐縣有文木材堅黑如水牛角作馬鞭

山海經曰符禺之山文木其實如棗

南方草物狀曰文木樹高七八丈其色正黑如水牛角作馬鞭日南有之

韶

裴淵廣州記曰韶葉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有棘刺破其皮內白猪肪著核不離味甜酢核如荔枝

平仲

左思吳都賦曰平仲君遷(平仲實如[illegible]君遷子如瓠)

君遷

劉欣期交州記曰君遷樹子如馬乳

魏王花木志曰君遷細似甘蕉子如馬乳

古度

吳錄地理志曰廣州有木名古度不華而實

裴淵廣州記曰古度樹葉如栗無華枝柯皮中生子子似櫨而酸以為粽數日不煑化作飛蟻

吳都賦曰松梓古度

柜

爾雅曰柜欅柳(郭璞曰柜柳似柳皮可煮作飲)

貝多

唐書曰貞觀中摩伽陀國遣使獻其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都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種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書之貝多葉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洛陽翻經道場東街北有婆羅門僧從外國來所將經多用貝多樹葉書之胡書體貝多葉長一尺五六寸闊五寸以來葉形似琵琶而厚大橫作行書隨經多少縫綴其一邊帖帖然

顧微廣州記曰貝多似枇杷即南方呼為羅日枝柯去地四

五丈作懸根生地便大如本株形〔一〕樹亦可有數十根如
本形花白子不中食種於精舍浮圖前
嵩高山記曰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如來坐貝多
下思惟因以爲名焉
魏王花木志曰思惟樹漢時有道人自西域持貝多子植
於嵩之西峯下後極高大有四樹樹一年三花

射干

孫卿子曰西方有木名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臨
百仞之淵木非長也所立高也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楚辭曰掘荃蕙與射干兮芸藜藿與蘘荷

時好

孫綽子曰北阜有木焉名曰時好

摩廚

異物志曰木有摩廚生于斯調國其汁肥潤其
澤如脂膏馨香馥郁可以煎熬食物香美
爲嘉肴

榕

異物志曰榕樹栖栖長與少殊高出林表
廣蔭原丘乾知初生葛藟之儔
魏王花木志曰榕木初生少時緣縛他樹如外方扶芳藤
形不能自立根本緣繞他木傍作連結有如羅網相絡然
後木理連合鬱茂扶踈高六七丈
嶺表錄異曰榕樹桂廣容南府郭之內多栽此樹葉如冬
青秋冬不凋枝條既繁葉又蒸細而根鬚繚繞枝幹屈盤
上生嫩條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梢入土便生根節或一
大榕樹三五處有根者又橫枝著鄰樹則連理南人以爲
常不爲之瑞木

夫漏

徐衷南方記曰夫漏樹野生三月華五六月成子如李不
裹著豬肉雞鴨羹中好可食亦中鹽藏

都桷

徐衷南方記曰都桷樹二月花仍連著實七月熟如卵
魏王花木志曰南方草物狀都桷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
著實八九月熟子如鴨卵民取食之其皮核滋味酢出九
真交阯

都咸

徐衷南方記曰都咸樹子大如指取子及樹皮曝乾作飲
芳香

千歲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佷山有異木人無見其朽者其名
曰千歲葉似棗色似桑冬夏青貞強少節目

槙火

南越志曰廣州有大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或謂戒
火多種屋上以防火

勝火

伏琛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挺子其
木經野火燒炭不滅故東方朔謂爲不灰之木
左思齊都賦曰勝火之木衛水之草

播移

林邑記曰播移樹柯節發根下垂至地中森羅望之似懸髮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

木部十

交讓　建木　若木　姑繇　丹木
蕡靈(附蕡)　迷穀　帝休　雒常　返魂
如何　仙樹　楡　杌　木鹿
椵　椋　樺　繁彌　杌梁
乙木　求那衛　男青　尋木　王樹
䟽麻　構　那圩　盧頭　櫰
粱棠　藷(音諸)　帝屋　六駁　㯃
櫛　樺　栯　石南　娑那娑
枹　牧安羅　青田　都念　娑羅
兒樹　酒樹　陳公　烏文　比閭
制木

交讓

大魏諸州記曰益州汶山郡平康縣界東北往往有都安縣有交讓樹兩兩相對歲更互枯榮生不俱盛

左思蜀都賦曰交讓所植

建木

山海經曰有木若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若欒其木若蓲名曰建木在弱水上青葉紫莖玄華赤實其百仞無枝上有九欘(枝回曲也)下有九衢黃帝所為(治護之也)

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之中也廣都山也)

若木

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名曰若木(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也)

楚詞曰羲和之未陽若華何光(羲和日御也言日未陽升之時若木何能有赤明光也)

華

又曰折若木以拂日

姑繇

穆天子傳曰天子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

丹木

山海經曰崦嵫之山有丹木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癉可以禦火

又曰密山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

玉膏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音請)五味乃馨

蕡靈

列子曰荊之南有蕡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

椿

左傳曰襄公十八年諸侯伐齊孟莊子斬雍門之橁(音椿亦作櫄)為公琴

莊子曰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

曹毗魏都賦曰櫟栢振靈綠椿倚霜

迷穀

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迷穀佩之不迷

帝休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有木名帝休其枝葉大如楊而五衢黃華黑實服之不怒

雒常

山海經曰肅慎之國有樹名雒常聖人代立於此取衣(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

返魂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華葉香聞數百里名爲返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牛吼聞之者皆心振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微火熟煎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人鳥精或名却死香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氣仍活

如何

神異經曰南方荒中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剖之則酢非則苦食之得地仙

顏凱之啓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

仙樹

西河舊事曰達山有仙樹人行山中飢渴者輒得之可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

棆 館

爾雅曰棆無疵也 郭璞曰棆楩屬似豫章也

机

山海經曰單狐之山其木多机 郭璞曰音飢也

木鹿

荊州土地記曰武陵城內社中木鹿樹及南岸二木鹿樹光武所種

椵

說文曰椵木可作伏机

椋 良音

爾雅曰椋即來 椋有臘紋折而乳之 又曰今椋材中車輞

欂

廣志曰欂樹葉似蘇

槃彌

毛詩義疏曰槃迷一名契似檀

廣志曰槃迷樹子赤如楮子可食

杬梁

異物志曰有木洪直厥名杬梁

乙木

俗表南方記曰乙樹葉擣之和糯米蒸之芬馨味辛曝乾可投魚羹中

求那衛

羅浮山記曰求那衛外寄樹大葉紅粉至可愛說

男青

羅浮山記曰男青樹葉之爲莖不朱也尤易枝立插於土中因便開榮

尋木

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生河邊

玉樹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文玉樹五彩

括地圖曰崑崙墟北有玉樹

世說曰謝安嘗謂子姪曰汝等何預人事諸子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生庭堦耳

唐書曰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

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雖爲假稱珍怪也

踈麻

南越志曰蹺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土人所
謂折蹺麻今瑤華

樠[illegible]

山海經曰樠樹生蜀中七八月吐穗成有鹽粉可以酢
羹

瑯玕

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瑯玕樹

盧頭

南越志曰南海江岸閒有盧頭木葉如甘蔗織以爲帆以
其蹺暢懷風故帆不以布

櫰

山海經曰中曲山有櫰[illegible]木如棠而圓葉赤實如木瓜食
之多力

沙棠

山海經曰沙棠木出崑崙山黄色赤實味如李食之使不
溺

櫧

山海經曰前山其木多櫧似柞子可食冬夏青作屋柱難腐

帝屋

山海經曰講山有木名帝屋葉如椒反傷赤實反傷刺也不可知也可
以禦凶

六駮

陸機毛詩疏義曰六駮馬梓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馬
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木相配
不宜謂獸

崔豹古今注曰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名六

駮木

漆

淮南子曰蓮散積血斲木愈齲[illegible]此類之推者也[illegible]膏
之殺鼈鵲矢中蝟[illegible]爛灰生蠅[illegible]漆見蟹而不乾
又曰漆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
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所先後
上下不可不審也

崔豹古今注曰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則
成也

槲

齊書曰樂預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媼年可六
七十擔槲薪葉造市貨之聞預卒入泣弃溪中曰失樂令
我輩孤獨老姥故應就死亦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三國典略曰齊斛律光之入寇也周將韋孝寬忌之孝寬
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孝寬
因令嚴作謡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
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乃間諜遺其文於鄴中齊人用是
而殺斛律光明月光字也

隋書曰倭國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
鷀項令入水捕魚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
餔之性質直有雅風

唐書曰萬歲登封元年春封嵩山禪朝覲壇受朝賀改封
壇南有槲樹大赦日於其杪置金鷄改名爲金鷄樹

樺

隋書曰鉢室韋衣胡布[illegible]而往人死多[illegible]不知爲幾
以[illegible]用樺皮蓋屋[illegible]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二年汾州起汾陽宮宮南外十林李是大樺木高百餘尺行從文武皆剝取皮覆菴舍

栴

陸璣毛詩疏義曰栴栴其樹及葉似豫樟 葉大如牛耳一頭尖其華赤黃子 不可食栴木細理於豫樟無子赤者材堅白者脆荊州人曰栴多江南及魏興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栴

三國典略曰初陳文帝以湘州出杉栴使營造大艦金翅等二百許艘并諸水戰之具

石南

魏王花木志曰南方記石南樹野生二月花仍連著實實如燕覆子八月熟民採之取核乾取皮皮作魚羹和之尤美出九真

任昉述異記曰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

婆那娑

隋書曰真臘國土俗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

枹 音舘

嶺表錄異曰枹木產江溪中葉細如檜身堅類栢唯根軟不勝刀鋸今潮循人多用其根刻而為履當未乾時刻削易如削瓜木乾之後柔刃不可理也或油畫或漆其輕如通草暑月著之隔里濕地氣力如杉木今廣州賓從諸郡收守初到任皆有油畫枹木履也

牧婆羅

南夷志曰南詔多牧婆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紉為絲織為方幅裁之為籠段男子婦人通服之驃國弥臣諸亦皆披婆羅籠段

青田

崔豹古今注曰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之形實至中國者得其核取將漬水則成酒其味淳美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味劉璋時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飲之一核所盛方盡一核所盛者得中飲盡隨便注水隨成取飲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堪飲名曰青田壺亦曰青田酒

都念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十二年四月南海郡送都念子樹一百株敕付西苑十六院內種此樹高一丈許葉如白楊枝柯長細花心金色花葉正赤似蜀葵而大其子小於柿子甘酸至美容蜜漬為粽益佳

嶺表錄異曰倒捻子窠叢不大葉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中婦女得以染色有子如軟柿頭上有四葉如柿蒂食者必捻其蒂故謂之倒捻子或呼為都念子蓋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甜軟甚暖腹兼益肌肉

娑羅

魏王花木志曰娑羅樹細葉子似椒味如羅勒嶺北人呼為大娑羅

盛弘之荊州記曰巴陵縣僧寺林下忽生一木不由日勢凌軒棟道人移居避之木即長遲但極晚香 有西域僧見

之曰娑羅樹也彼僧所瑟之陛常着花至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狀如芙蓉

兒樹

唐書曰波斯於西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上惣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今在大食王處

酒樹

梁書曰南方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取花汁停盃中數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志曰酒出死遜國）

都勾

劉欣期交州記曰都勾樹木中出屑如麪可啖

魏王花木志曰交州記都勾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麪可取爲餌食如桄榔

烏文

崔豹古今注曰烏文木出波斯國每舶上將來就中烏文爛然中國亦有出温括婺等州

比閭

汲冢周書王會曰白州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行不敗（白州東南蠻與白民接出水中可居白洲洲中出此木）

制木

崔豹古今注曰制木湖州最多有子如栗木有白皮波斯國來者皆去其皮人多不別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二

竹部一

竹上

易曰震爲蒼琅竹

尚書禹貢曰荊州厥貢惟箘簵楛（箘簵美竹）又禹貢揚州曰篠簜既敷（篠竹箭簜大竹治水敷布也）厥貢瑤琨篠簜

毛詩斯干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又竹竿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韓詩外傳曰黄帝時鳳皇栖帝梧桐食帝竹實

周禮春官曰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管（鄭玄注曰孤竹竹特生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山北者）

禮記月令曰仲冬日長至則伐木取竹箭

左傳文下曰賊殺齊懿公於申池納諸竹中

又襄三日晉伐齊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也）

又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竹箭篠也）

孝經河圖曰少室之山大竹堪爲釜甑（思數竹亦夥也安邑多苦竹之類有細苦有青苦有白苦有紫苦有黄苦）

汲冢周書王會曰成王時路人獻大竹

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奔晉陽原過從至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曰我以是遺趙無卹襄子自剖竹有朱書

又貨殖傳曰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

漢書曰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應劭注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謂鵲尾冠也）

又曰上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揵

又曰竹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數斗以為柙（音匣）榼

又曰梁孝王脩兎園多植竹

又地理志曰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陸海

後漢書曰郭伋為并州刺史出行郡童子乘竹馬相待

又曰寇恂為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晉書曰杜預討吳州郡多望風歸命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籍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又曰武帝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餘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又曰王徽之常居空宅中便令種竹問其故徽之嘯詠指竹曰不可一日無此君

謝靈運晉書曰元康二年巴西界竹花紫色結實如麥

晉書載記曰長安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苻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宮城以待之慕容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城焉

宋書曰小夫興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削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

齊書曰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問母尚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常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時以竹為燈纜照夜此纜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

又曰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

南史隱逸傳曰沈驎士字雲禎居貧織簾誦書（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梁書曰武帝臨雍州命呂僧珍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為止舍多伐林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林竹裝為舡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

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陳書曰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學談論將涉書史所覽殆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

唐書曰南詔理無刑名桎梏之其罪以竹五本束之伏犯者撻其背

又曰開成四年襄陽三縣山竹結實成米百姓採食

莊子曰鵷鶵非練實而不食（練實竹實也取其潔白也）

淮南子曰太清之治也鳳麟降蓍龜兆甘露下竹實盈（竹實）

鳳皇

又曰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殺竹得水則死也）

又曰槁竹有火弗鑽不爇（音熱）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穿也）

梅子曰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律管河內葭莩以為灰可以候氣取灰實管端置之深宮羅覆以緹幕勿令見風日節至則灰飛管通矣

唐子曰希見食笋歸煑竹根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孔子曰君子不可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為用射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為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

呂氏春秋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戎之國）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取竹於嶰谿之谷（嶰谿谷名）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於谷者取其竅厚鈞者以為律管）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

山海經曰長石之山西有共谷其中多竹衛丘山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郭璞曰言舜竹林中竹可以為舟）

又曰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必經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町音挺）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用兵對曰越有處女願君王問之處女出見於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號拔林杪竹末折墮地處女即捷其末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舉杖擊之飛上樹變為白猿（猿與猨同）○三輔舊事曰以帝作延陵及廟將軍有青竹田在廟南恐犯蹈之言作陵不便

世說曰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會元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甲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德祖德祖應聲答

風俗通曰殺青按殺青作簡書曰新竹有汁後加於火上燕作簡者於火上炙乾之

水經曰東陽定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

說文曰竹冬生草也

華陽國志曰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聞有兒聲持歸破竹得男長養有武才遂雄夷狄氏竹為姓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王祠竹林是也

又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竹隨遇行見之恐盜者怖走竹傷其足遂挈履徐步而歸

文士傳曰蔡邕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從東間數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神仙傳曰離婁公服竹汁餌桂得仙

又曰壺公欲與費長房俱去（長房畏家人覺公乃書一青竹戒曰與以此竹歸家便稱病以此竹置卧處默然便來還）長房如言家人見此竹云是死哭泣行喪

荊楚歲時記曰夏至節日食粽周處風土記謂為角黍人並以新竹為筒粽楝葉插五綵繫臂謂為長命縷

王子年拾遺記曰蓬山有浮筠之簳葉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砂礰細如粉暴風至竹條翻起拂細砂如雪霧仙者來觀戲焉風吹竹葉聲如鍾磬之音

南越志曰羅浮山生竹皆七八圍節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

湘州記曰邵陵高平縣有文竹山上有石牀四面綠竹扶疎常隨風委拂此牀

永嘉記曰陽嶼仙山有平石方十餘丈名仙壇有一筋竹垂壇旁風來輙掃拂壇上

東陽記曰崑山去蕪城山十里峯嶺高峻故老傳云嶺上有圓池魚鼈具有池邊有竹極大風至垂屈掃地恒潔如人掃之

丹陽記曰江寧縣南二十里慈姥山積石臨江生箭簳竹王子淵洞簫賦所謂即此也其竹圓緻音稚異於他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唯此簳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

風土記曰陽羨縣有袁君家壇邊有數枚大竹高二三丈枝皆兩兩枝下垂如有塵穢則掃拂壇上恒淨潔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佷山縣方山上有靈祠祠中有特生一竹擅美高危其杪下垂忽有塵穢起風動竹拂蕩如掃

荊州記曰臨賀謝休縣東山有小竹生其旁皆四五寸圍下有盤石徑四五丈極高方正青滑如彈棋局兩竹屈垂拂其上初無塵穢未至數十步聞風吹此竹如簫管之音

武昌記曰陽新縣有朔山山有兩大竹長十餘丈圍數尺有聲如風雨爲官長凶候縣人占之有驗

雲南記曰雲南有實心竹文采班駮殊好可爲器物其土以爲槍簳交床

述征記曰仙陽縣城東北二十里有中散大夫嵇康宅今悉爲田墟而父老猶種竹木

崔豹古今注同牛亨問曰籍者何也荅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也

劉敬叔異苑曰吳郡桐廬人嘗伐竹見一竹竿雉頭蛇身稍末變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任昉述異記曰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宮望帝臺舜南巡不返殁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爲之班班然

又曰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

又曰南中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笋生白虎殿前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

又曰東海畔孤竹生焉斬而復生中爲管周武王時孤竹人獻笋一株

楊泉物理論曰丹陽金門竹爲律管河內葭莩爲灰可謂應氣宜以太蔟縣名州郡

本草曰竹花一名華草

夢書曰竹爲處士田居夢見竹者憂處士也

楚詞七諫曰便娟之竹寄生江潭上葳蕤而防露下泠泠而來風

江逌竹賦曰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古詩曰種竹深井中三年乃成竿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二

竹部二

竹下（筍附）

桂竹	箭竹	桃枝竹
篁竹	筋竹	鉤端竹
節竹	種龍竹	雲母竹
籠竹	慈竹	狗竹
箘竹	由梧竹	斑皮竹
篔簹竹	苦竹	射同竹
沙麻竹	石麻竹	笣竹
雞頭竹	篻竹	䈽竹
莽竹	箣竹	簢竹
仲竹	篳竹	漢竹
利竹	林於竹	晉竹
沛竹	棘竹	菖竹
弓竹	簜竹	筍

桂竹

山海經曰雲山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郭璞曰始興小桂縣出桂竹也）

箭竹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禮記曰禮之於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事具禮部）

說文曰箭矢竹也

戴凱之竹譜曰箭竹高者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爲矢

桃枝竹

爾雅曰桃枝四寸有節（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

竹譜曰桃枝竹皮滑而黃可以爲席

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囂水之上多桃枝竹

裴氏廣州記曰有桃竹

魏志曰倭國有桃枝竹

篁竹

竹譜曰篁竹似桂而概節

筋竹

竹譜曰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出日南九真南方以爲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爲弩弦見徐衷南中奏劉淵林大夷人以史策謂竹爲矛即是筋竹一物而二名者也

永嘉郡記曰陽興去安固江口六十五里有仙石山頂上有平石闢方十餘丈名爲仙壇壇陬有一筋竹凡有風來動音自成宮商

周景式廬山記曰東皇溪道士種松及筋竹竿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嶺南道無筋竹唯羅山有之其大尺圍細者色如黃金堅貞疎節

異苑曰東陽留道先元嘉四年筋竹林忽生連理野人無知謂爲禍祟斫殺之

鉤端竹

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囂水之北多鉤端竹

節竹

漢書曰張騫至大夏見節竹杖問之云賈人市之身毒國

山海經曰龜山多扶竹（郭璞曰邛竹也）

竹譜曰節竹高節實中狀若人刻俗謂之扶老竹廣志云出南廣邛都縣

羅浮山記曰邛竹本出邛山張騫西至大夏所見也而此山左右時有之鄉老多以爲杖

種龍竹

廣志曰種龍竹任作笛

呂氏春秋曰昔黄帝命伶倫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侖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間長六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黄鍾之宫律之本也竹譜曰種龍伶倫所作

雲母竹

廣志曰雲母竹大竹也

欗竹

廣志曰欗竹細而多刺

篻竹

廣志曰篻竹任作笛

嶺表録異曰篻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逾二寸皮上有麄澁文可爲錯子錯甲利勝於鐵若鈍以漿水洗之還復快利廣州記云石麻之竹勁而利削爲刀割象皮如切芋

狗竹

竹譜曰狗竹節間有毛出臨海

篃竹

竹譜曰篃竹江漢間謂之箭竿一尺數節葉大如扇可以衣蓬江漢之間謂之籖竹音旨

由梧竹

南方草木狀曰由梧竹吏民家種之長三四丈圍一尺八九寸作屋柱出交阯

林邑記曰由梧堪爲屋梁柱

左思吴都賦曰由梧有篁

班皮竹

博物志曰洞庭虞帝之二女帝以涕揮竹竹盡班今下雋有班皮竹

簹竹 音雲當

顧微廣州記曰箄竹一名篔簹節長一丈。吴録曰始興曲江縣有篔簹竹圍尺五寸節相去六七尺夷人以爲布葛

異苑曰建安有篔簹竹節中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

竹譜曰篔簹竹大者中作甑

苦竹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民張廌者隱居頤志不應辟命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恒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高士

射筒竹

竹譜曰射筒竹薄肌而長中着箭因以爲名

沙麻竹

南越志曰沙麻竹人削以爲弓弓似弩淮南所謂溪子弩也或曰蘇麻竹或曰纍麻竹

嶺表録異曰沙摩竹廣桂皆植大如茶盌竹厚而空小一人止擎一莖堪爲茅屋之椽梁也其種者即鏟其竿母截二尺許釘入土不逾月而生根葉明年長牙筍不三載而爲林盖土地所宜也南人俗以謂爲竿竹

石麻竹

裴淵廣州記曰石麻竹勁利削爲刀切象皮如截芋

笣竹

顧微廣州記曰平鄉縣有笣竹堪作布

吴都賦曰笣筍抽節往往縈結

雞頭竹

竹譜曰雞頭竹篁之類纖細大者不過如指疎葉黄皮強

脆無所堪施筍美青斑色緑江出尚所饒也

蘆竹

竹譜曰此竹當是蘆出楊州東垂諸郡淅江以東可以為箎

篾竹

竹譜曰篾篨竹大如脚指蟲食其筍皮類緑甚可愛

莽竹

爾雅曰莽數節（節間促也）

粼竹

爾雅曰粼（音鄰）堅中（竹類其中實也）

簢竹

爾雅曰簢（音敏）筡（音徒）中（其中空也）

仲竹

爾雅曰仲無笐（笐音衍竹類未詳）

篣竹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太平篣紫脫為常生

王子年拾遺記曰岑華山在西海之西有篣竹為簫聲吹之若群鳳之鳴

漢竹

廣志曰永昌有漢竹圍三尺餘

利竹

廣志曰西南出利竹

林於竹

竹譜曰林於竹葉薄而廣

晉竹

吳越春秋曰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賜之以書增之以封越王乃使大夫賁葛布十萬狐皮五雙晉竹十廋以荅封禮

沛竹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其子美食之可以已瘡癘（張華曰子笋也）

棘竹

竹譜曰棘竹生交州諸郡聚生初有數十莖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幾於實中夷人破以為弓枝節皆有刺彼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萬震異物志所謂種為藩落阻過層墉者也或卒倒根出大如十石物從攢相承狀如繰車一名笆竹見三年筍味落人鬢髮

沈懷遠南越志曰宋昌縣有棘竹長十尋大如甕其間短者纔六七丈也為竹蔟薄葉下有鈎刺或有條末如芒針

南州異物志曰棘竹節有棘刺

嶺表錄異曰南土有刺竹即於上有刺南人呼為刺竻白根橫生枝條展轉如織雖野火焚燒只燎細枝嫩葉春來生軼復牢密邕州舊以刺竹為墻蠻蜒來侵竟不能入

䈽竹

竹譜曰䈽簩與由衙厥體俱洪圍或累尺䈽簩其衍在南越之居梁宇是供

異物志曰有竹曰當其大數圍節間相去局促中實滿堅強以為屋橡斷截便以為棟梁不復加斤斧也

弓竹

竹譜曰弓竹出東垂諸山

簜竹

尚書禹貢曰篠簜旣敷

爾雅曰簜竹（竹別名也儀禮曰簜竹在建鼓之間謂簫管之屬）

筍

爾雅曰筍竹萌（初生者）

毛詩韓奕曰其蔌維何維筍及蒲（筍竹萌也）

周禮天官醢人曰加豆之實箈菹筍菹（箈箭萌也筍竹萌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

續晉安帝紀曰豫州刺史司馬尚之爲桓玄將馮該所攻倉儲稍竭外白戰士多飢采未付食是時蘆筍時也尚之指筍曰且噉此足解三日將士離心遂敗

呂氏春秋曰味之美者越駱之菌（高誘曰菌竹筍也）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有竹園人盜其筍者隨行見之恐驚乃挈履而歸

荊州圖曰沅陽雍山上有孤竹三年而生一筍筍成代謝常一

楚國先賢傳曰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竹筍宗入林中哀號方冬筍爲之出因以供養時人皆以爲孝感所致

南史曰沈道虔有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

筍譜曰筍者竹之萌也竹之醜節種（凡草木有白蒻然而堪食者皆曰白蒻也）駧（蒸）厥性弱於木而強於草實草木中別類也

陸龜蒙筍賦曰共纖靡定方圓不均（南方有方竹）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四

果部一

果　栗

果

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爾雅曰果不熟曰荒

周禮天官上甸師職曰甸師供野果之屬

禮記曲禮上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又玉藻曰果實未熟不粥於市凡食果實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

春秋元命苞曰織女星主果

謝承後漢書曰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仕郡爲主簿郡將小子常出錢付之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

華嶠後漢書曰桓榮爲博士上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賜者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光武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

陳書曰徐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啖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啓高宗嗟嘆良久乃敕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北史曰後魏淮陽王佗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

唐書曰李泌爲河陽所至以[illegible]其所陳果實以木刻彩繢之

說文曰在木曰果在草曰蓏（郎果切）

山海經曰不周之山爰有嘉果其實如桃李其葉華赤食之不飢

符子曰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

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王乃使擇其果之頎者伐
之其父曰菓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以尔爲累矣
去之則免乃携老挈子逃趙相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
人思之
鄧子曰王丞相儉帳下甘果盈溢涉春敗爛
呂氏春秋曰昔古朱襄氏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帝號)多風陽氣畜積
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
定羣生(士達朱襄氏臣)
杜蘭香傳曰神女姓杜名蘭香降張碩常食粟飯并有
非時果碩食之亦不甘然一食可七八日不飢
鄴中記曰石虎有華林園種衆果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蟇
車四搏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
關朝十三州記曰合衛國在月氏南萬里果大如三斗坑

首杜
食經曰種名果法取好直枝內着芋魁中種之
張衡東京賦曰奇樹珍果鈎盾所職
左思魏都賦曰馳道周屈於果下(劉逵注曰漢廣漢舊有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
又蜀都賦曰百果甲坼異色同榮
劉楨魯都賦曰芳果萬名橫雜廣布霜滋露熟時至則
零○石崇金谷詩序曰雜果幾乎萬株
陸機與弟雲書曰天淵池東南角有果久作一林無處不
有縱橫成行一果之間輙作一壟
郭璞五果讚曰果蓏之品剖噬因宜雖曰微有貴賤有差

栗

毛詩山有樞曰山有漆隰有栗
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
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者
毛詩疏義曰五方皆有栗周秦吳楊特饒唯漁陽范陽栗
甜美長味倭韓國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楊有栗
叢生大如杼子
儀禮士喪禮曰設豆右菹南栗東脯
大戴禮曰八月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
周禮天官籩人曰饋食之籩其實栗
禮記内則曰栗曰撰之
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蜀有主也)
爾雅曰栵栭(栵列栭二音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爲栭栗)

漢書曰極千樹栗其人與千户侯等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宗度拜定陵令縣人杜伯夷清高不
仕度與談論致粟栗而已
魏略曰太子與鍾繇書曰竊見玉書稱美玉赤擬雞冠黄
侔蒸栗
魏志曰東夷韓國出大栗如梨
宋書曰劉秀之爲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
子弟廳事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
等試以栗遥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
遂驗
又曰王恭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諸孫姪散栗於牀群兒
競之恭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
之

梁書曰沈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知約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又曰蕭琛嘗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中面御史中丞在席帝動色曰席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之以戰栗

莊子曰宋有狙公者狙猴也養狙者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芧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超然而怒

范子計然曰栗出三輔

莊子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樊藩也睹一異鵲感周之顙而集于栗林山木篇

又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曰有巢氏之民

國語曰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栗取戰栗虔敬也

韓子曰秦饑應侯謂王曰五苑之果蔬橡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王曰今發五苑以活民是使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治說苑田饒曰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箕山之栗

正部曰玉有六赤如雞冠黃如蒸栗

盧毓冀州論曰中山好栗地産不爲無珎

盧諶祭法曰春秋冬祠皆用栗

會稽先賢傳曰光武詔徵遵詣行所遇蜀郡獻橘栗上令公卿以下各以手所及取遵獨不取上曰不敢取者張尊對曰君賜臣以禮臣奉君以忠今賜無所主臣是以不取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嶧陽太守曹龍所獻大如拳

三秦記曰漢武帝果園有大栗十五枚及一升

水經注曰汝水灣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并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洲也樹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甚閑敞牧宰及英彥多所游薄

山海經曰南山其上多栗荊山銅山其木多栗

廣志曰栗有侯栗關中大栗大如雞子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中栗一株侯栗六株

華山記曰西山麓中有栗林藝植以來蕃衍繁茂

神異經曰東北荒有栗樹高三十丈栗徑三尺其殼赤肉黃白味甜食之令短氣而渴

地理記曰諸暨如拳之栗栗出會稽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洛陽儀鸞殿南有烏桕林栗林有蒲桃架四行行長百餘步

嶺表錄異曰廣州無栗唯勤州山中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桃人熟時或爲群鸚鵡至啄食略盡只此石栗亦甚稀少。王彪之賦曰王壇侯栗

王逸荔支賦曰北燕薦朔濱之巨栗

蔡邕傷故栗賦曰人有折蔡氏祠前故栗者故作斯賦

王褒僮約曰南安拾栗採橘南安縣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五

果部二

棗

爾雅曰棗壺棗也（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邊要棗（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櫅音齊白棗（子熟白）樲酸棗（孟子曰養其樲棘）遵羊棗（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曾晳嗜羊棗）洗大棗（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蹶泄苦棗（子味苦）晳無實棗（不著子者）還味稔棗（還味短味也）

又曰棗李曰疐之（孫炎曰疐去其柢疐音帝）

京房易妖占曰天雨棗小民流亡也

焦贛易林師之豫曰北山有棗使叔壽考

說文曰樲酸棗也

毛詩豳七月曰八月剝棗

周禮天官籩人曰饋食之籩其實棗

大戴禮夏小正曰八月剝棗剝者取也

禮記曲禮下曰婦人之贄腶脩棗栗

又內則曰棗曰新之

又曰棗栗飴蜜以甘之

春秋繁露曰損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

史記曰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啗以棗脯

又曰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少君言上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漢書曰廣陵厲王胥宮園中棗樹乃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王坐祝咀自殺

又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又曰安邑千樹棗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東觀漢記曰自馮異反後鄧禹威損乏食歸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

又曰中黃門孫程謀誅江京後程於盛化門外與長興渠相見詐謂國曰天子與我棗脯與若棗者早成之乃與國等共爲謀立順帝

謝承後漢書曰河南閻碩鄉曲餉之碩無所受但食棗飲水美談而已

又曰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

應劭漢官儀曰光武封太山上壇見酢梨酸棗上問其故主者曰百官上者所置上曰封禪大禮千載一會衣寸土大夫何故爾也

魏志曰杜畿上疏曰冀州戶口最多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征求之府

世說曰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并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器可汲須臾遂卒

又曰王大將軍初尚主如廁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盡群婢莫不笑

晉書曰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

北史曰光祿卿李郁因寢疾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棗字重來呼魂之象今年氣運將不免乎

未幾而卒
孟子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曰膾炙哉曰曾子何爲食膾炙孟子曰膾炙同也羊棗獨也
韓子曰秦饑應侯謂王曰五苑之果蔬橡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
又曰子產治鄭桃棗之蔭於衛者莫援也
鄒子曰夏取棗杏之火
淮南子曰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
晏子春秋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花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龍治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花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之

盧毓冀州論曰安平好棗地産不爲無珎
杜氏新書曰杜畿爲河東太守平虎將軍劉勲爲太祖所親貴處朝廷當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竈也
英雄記曰孔文舉爲東萊賊所攻城欲破其治中左承祖以官棗賦與戰士
蔡邕奏事曰程末年十四時祖父叔病物故末抱伏叔尸號泣悲哀舅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末見食啟齒不能吞咽
漢武内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當下爲帝設玉門之棗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枚上大笑賜帛十疋
王子年拾遺記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樹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真人關令尹喜内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王文之棗其實如瓶
神仙傳曰吴郡沈羲爲仙人所迎上天云天上見老君老君賜羲棗二枚大如雞子
又曰李意期於成都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單衣長鬚剪去之但使長五寸許多飲酒食脯及棗栗或百日二百日不出窟是時輒可所食也
魯女生別傳曰李少君曰臣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已食之遂有奇光
劉根別傳曰有道之士不可識往者有陳教如癡人江夏

袁仲陽知事之教謂仲陽曰今年春當有疾可服棗核中仁二十七枚後果大病
又曰能常服棗核中仁百邪病不復干也仲陽服之有效
漢明生別傳曰明生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殆死道間見女人年可十六七姿容絶世以肘後管中一丸如小豆與服即愈遂遊神女還岱宗見安期生曰共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母之際食棗異美此間棗小不及憶此棗未久已二千年矣神女云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相比也
高士傳曰胡昭字孔明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昭同郡周士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邀士於崤澠之間止士士不肯昭泣以示誠士感其義乃止昭斫棗樹共士盟而别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時人莫知

風俗通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此
棗子所植也遂強吐之立枯死
水經注曰酸棗縣故城南古韓國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
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郡酸棗以棘名邦故曰酸棗也
水經曰高唐縣大河右溢世謂之甘棗溝水側多棗故俗
取名焉
廣志曰東郡穀城紫棗長二寸西王母棗大如李核三月
熟衆果之先熟者也種洛陽宮後園河內汲郡棗一名墟
棗一名安邑棗東海蒸棗洛陽夏白棗安平信都大棗梁
父棗梁國夫人棗大白棗一名曰蹙咨小核多肌三星
棗駢白棗灌棗此四者官園所種棗有狗雞心牛頭羊矢
獮猴細腰之名又有玄棗大棗崎廉棗桂棗
鄴中記曰石虎園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

平九百六十五　五　王阿鐵

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
東陽記曰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
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
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飢俄頃童子令其歸質承
聲而去斧柯灌然盡爛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舊凋落
無復此時矣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別作一林
林各有一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針
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棗六十二株王母棗十四林
盧諶祭法曰春祠用棗油
本草曰凡棗九月採日乾補中益氣久服神仙
郭子橫洞冥記曰嶗嶒細棗出嶗嶒之山山臨碧海萬年

一實子如今軟棗笮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核以獻
帝因名曰握核棗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二年八月信都獻仲思棗四百枚棗
長四寸五寸圍紫色細文文縐核肥有味勝於青州棗北
齊時有仙人仲思得此棗種之亦名仙棗時海內唯有數
樹
西京雜記曰初脩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樹亦有製為有美
名弱枝棗西王母棗出崑崙山棠棗玉門棗青華棗梬棗[illegible]赤
心棗
神異經曰北方荒中有棗林焉其高五尺子長六七寸圍
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甘潤殊於常棗食之可
以安軀體益氣力
異苑曰鄭鮮之女脚患攣癖就王撲陽請水澆之餘灌庭
中枯棗樹棗樹既生女脚亦差
又曰沙門竺慧猷太元二年夜夢讀詩五首其一篇後曰
陌南酸棗樹名為六奇木道人以伐取者還柱馬屋
又曰太元中南郡析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
花子

乎九百六十五　六　王阿鐵

幽明錄曰太原王仲德年少時遭亂絕粒三日草
中臥忽有人扶其頭呼云可起啖棗王便驚覺見一小兒
長四尺即滅乃有一囊乾棗在前啖之小有氣力便起
任昉述異記曰魏世河內冬雨棗舊說周秦時河南
酸棗遂生野酸棗今酸棗縣是也棗之甚小者曰之酸棗
廣五行記曰馮宜上黨人仕為北平護軍喪於官時年三
十八還家鄉里服始畢妹在外聞叫喚聲開門見宜辨驚
入白宜妻韓韓悲愕良久見宜宣曰生必有死根早別恩

情宣外甥嚴翊至宣曰　當有兵亂繼以飢疫并土不可
復居侯宅東棗樹死便走可免翊受旨宣告别須臾而沒
後二百日棗樹死翊與宣家東投漁陽發後四旬而上黨
遺寇暴兵人死荒乱全族存者尠矣
嶺表錄異曰波斯棗廣州郭内見其樹樹身無閑枝直聳
三四十尺及樹頂四向共生十餘枝葉如海椶[illegible]廣州
所種者或三五年一番結子亦似此中青棗但小耳自青
及黃葉已盡又朵著子每朵約三二十顆劉珣曾於番酋
家食本國將來者色類沙糖皮肉軟爛餌之乃水爍天蒸
之味也其核與北中棗殊異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如小塊
紫礦珣亦收而種之久無萌芽疑是蒸熟也
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乎
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莫言安邑御棗也

[illegible]
[illegible]曰棗下纂纂[illegible]
潘岳閑居賦曰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
傅玄棗賦曰素華離離朱實[illegible]色如[illegible]甘如[illegible]
左思魏都賦曰淇園之筍信都之棗
古詩曰甘瓜抱苦蒂美棗生刺棘
郭璞棗讚曰赤心鍾直
傅玄歌詞曰黃棘離離高柯冉冉棗生白露不惜棗自零念我
少弟兄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六

果部三

甘　橘

甘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illegible]字子石爲廬江太守丹陽令嘗
餉一奩甘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illegible]取付外卒以兩
枚與之[illegible]兒甘𦗋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宋書曰彭城王義康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
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甘歎其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
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三寸
人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illegible]
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外今
月給錢十萬
唐書曰羅浮甘子開元中始[illegible]山僧種於南[illegible]
貢進狀[illegible]奉天之歲[illegible]不結實
又曰天寶中中書門下奏曰臣等今日因奏事承德音聞
江南爲橘江北爲枳蓋以地氣有殊物性因變朕近於宮
内種甘子樹數株今秋已來結實一百五十顆乃與江南
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也
晉令曰閬中縣置守黃甘吏一人
風土記曰甘橘之屬滋味甜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頳者
頳者謂之壺甘
廣志曰甘有二十一核有成都平蒂甘大如升色蒼黃犍

爲南安縣出黃甘

神異經曰東方朔云東南外有建春山其上多美甘樹

京口記曰京城東門射堂前柑樹十餘株

盧諶祭法曰冬祠用柑

襄陽記曰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衡甘成歲得絹數千疋

荊州記曰枝江有名甘宜都郡舊江北有甘園名宜都甘

湘州記曰州故大城內有陶侃廟地是賈誼故宅誼時種甘猶有存者

崔豹古今注曰甘實形如石榴者謂爲壺甘也

唐新語曰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之細布既而恐甘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甘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敘以布裹甘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又曰安祿山將及宰臣韋見素請以平章事進之玄宗許爲草詔訖中留之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且觀其變璆琳受賂而還因言無反狀玄宗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矣

異苑曰河內司馬元㒞元嘉中爲新淦令遷官月旦設祭甘化而爲鳥

又曰南康皈美山石城內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足既持歸者便遇大飇或顛仆失徑家人啖之亦病

述異記曰洞庭[illegible]

[illegible]林周四里許[illegible]如人[illegible]甘子熟二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以示外人便迷失道向遲迴旋半日遂不能得即聞空中語云放雙甘乃聽汝去懷甘者恐怖放甘於地轉眄即見歸途乃相與俱却返

廣古今五行記曰唐高宗調露中連州見一甘樹四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兩頭蛇

又曰唐光宅中李崇真任益州刺史廳事前有甘樹有子大如雞子晚熟微小有孔如針郡官咸異之方欲將進文而方龍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長尺餘崇真後爲兵所殺

王廙洛都賦曰若夫黃甘荔支殊遠之珎雖非方土之所產重九譯而來臻

潘安仁笙賦曰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

[illegible]詩曰三巴黃甘瓜州素柰[illegible]所思[illegible]之家常

郭璞[illegible]讚曰厥苞橘柚精者曰甘[illegible]

孔坦表曰[illegible]黃甘[illegible]以聞

[illegible]衡七辭曰離支黃甘

宗炳甘頌曰[illegible]

橘

焦贛易林剝之坤曰北山有棗橘柚所聚荷蒙載[illegible]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illegible]錫命乃貢言不常也

周禮冬官上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散爲橘

史記曰蘇秦說燕文侯曰君誠能聽臣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

漢書曰江陵之千樹橘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東觀漢記曰馬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

又曰建武中單于來朝賜橙橘

謝承後漢書曰張磐為廬江太守尋陽令餉橘一奩小男年七歲卒以兩橘與之磐還橘報卒（郡具甘）

又曰沛國桓嚴字文林䍐鄧縣舍楊州從事府掾室廷有橘樹一株遇其實熟數莖室內嚴乃以竹籓樹四面時風吹動兩實墮地以書繩縛繫樹枝

後漢書曰廉范為成都太守郡人楊由善風雲占候嘗有風吹削哺（音哺削音作）太守以問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須之五官掾獻橘數苞（苞益部著）

魏志曰倭國有橘不知滋味

吳志曰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出橘績懷三枚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吳錄地理志曰朱光祿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

上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也

吳曆曰吳王饋魏文帝大橘魏文帝詔群臣曰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平西將軍庾亮送橘十二實共同一蔕以為瑞異百官畢賀（中興書曰王者德盛則朱橘生甘嘉味之橘）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橘十一株

宋書曰孝武大明中芳香琴堂東西有雙橘連理改芳香琴堂為連理堂

齊書曰豫章王嶷薨忽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投一玉手板與之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南史曰虞愿始數歲家中橘樹冬熟諸兒競來取之愿獨不取家人皆異之

三國典略曰梁侯景未平王僧辯獻甘橘一帶二十五子于湘東王王荅之曰昔文康獻橘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慚色今是之况恐既稔凱歌之辭已及嘉瑞遠臻但增歎慰

晏子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其左右曰晏嬰齊習辭者也吾欲傷之坐定而縛一人至問何為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枝葉徒以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民生於齊不盜入楚得無楚民善盜耶王笑曰寡人取病焉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并食不剖王曰橘當去剖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故不敢剖臣非不知也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譬猶樝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適於口

淮南子曰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枳

呂氏春秋曰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隱處青馬山以東陵）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之萁所以致之（萁菜名也音基）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其木多橘

正論曰橘柚之貢堯舜不常山龍華出帝王不以為褻服而命臣餘黃甘獻文繡者蓋以萬數者也

鹽鐵論曰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園圃而民皆厭橘柚

宋躬孝子傳曰王靈之廬陵西昌人喪父母二十年鹽酢不入其口所住屋夜有光廷中橘樹隆冬三實

會稽先賢傳曰嚴遵從光武遇蜀郡獻橘栗上持付公卿遵獨不取甘中具

水經曰劉備時巴郡結舫水居者五百家縣有甘橘官務支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也

南夷志曰甘橘大壟城有之其味甚酸音跋有橘大如覆杯

湘州記曰泉陵縣有焦山山上多橘

裴淵廣州記曰羅浮山有橘夏熟實大如李

雲南記曰雲南出甘橘甘蔗橙柚梨蒲桃桃李梅杏糖酪

之類悉有

魏王花木志曰盧橘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亦名盧橘

異物志曰橘爲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江南則有之不生他所交阯有橘置長官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

續搜神記曰晉孝武帝世宣城秦精常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皆毛從山北來乃探懷中二十枚橘與精甘美異常中具者

異苑曰南康歸美山石城有橘就食任意取足脫持歸者輒道遇大虺甘部具

任昉述異記曰越多橘柚園越人歲多橘稅謂之橙橘罩表云請除臣之橘籍是也越中有王氏橘園胡氏梅山賀氏之瓜

廣五行記曰陳後主夢黃衣人圍城繞城橘樹盡伐去之及隋兵至上下通服黃衣未幾爲隋攻圍之應

嶺表録異曰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彈丸其實金色而葉綠皮薄而味酸偏能破氣容廣之人帶枝葉藏之入膾醋尤加香美

楚辭曰皇后嘉樹橘徠服皇天也后土也服習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受命不遷生南國深固難徙更其壹志綠葉素榮紛其可喜

又曰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橘柚芬芳

又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郭璞注曰蜀中有給客橙即橘也冬夏華實相繼也

揚雄蜀都賦曰於西則鹽泉鐵冶橘林銅陵

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注曰遊女漢女也鄭大夫交甫於漢見之而悅皋橘柚

曹植橘賦曰播萬里而遥植列銅雀之園庭背江州之暖氣處玄朔之肅清

孫楚秋杜賦曰朱橘甘芙紫梨甜脆

傅玄菊賦曰詩人覩王雎而詠后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申貞臣之志焉

繁休伯三胡賦曰頷似鼬皮色象萎橘

左思蜀都賦曰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

栢梁臺詩太官令曰柤梨橘栗桃李梅

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崔琦七蠲曰子斯江晏之産橘柚孟冬之月然時可食撫以玉手永用華飾

王褒僮約曰南安拾栗採橘南安縣名出好栗橘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七

果部四

桃

易通卦驗曰驚蟄大壯初九候桃始華桃不華倉庫多火

焦贛易林師之坤曰春桃生華季女宜家

毛詩周南桃夭曰桃夭后妃之德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又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又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又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大戴禮夏小正曰六月煮桃以為豆實（[illegible]水漬而藏之[illegible]）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桃花盛農人候時而種也

禮記月令曰驚蟄之日桃始華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桃

爾雅曰桃李醜核桃曰膽之（孫炎注曰桃李之類實皆有核膽者擇其[illegible]）

又曰旄冬桃（冬熟）榹桃山桃（榹音斯實如桃而小不解核）

周禮曰夏食鬱律桃李杏梅

漢書曰文帝六年十月桃李華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夏之月陰氣萌作以朱索施門戶各以所尚為飾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

范曄後漢書曰杜林奏曰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illegible]）

唐書曰康國貞觀十一年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於苑囿

後唐史曰潞州長柳巷田家有桃樹伐已經年舊坎仍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其家駭[illegible]黃散走

又曰莊宗年[illegible]因[illegible]於帝曰臣[illegible]陛下[illegible]間動留[illegible]遊田[illegible]果實曰如食桃不康胡曰見桃而思戒可也如食李不康胡曰見李而思戒可也陛下幸思而戒之矣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果宜桃

韓子曰昔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瑕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啖我以餘桃

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飯黍而後食桃公曰以黍雪桃也對曰黍五穀之長果六而桃為下君子不以貴雪賤

[illegible]子曰王[illegible]高神[illegible]乃令虎賁[illegible]所向[illegible]桃[illegible]屋

淮南子曰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illegible]）

抱朴子曰桃膠以桑木灰漬服之百病愈久久身有光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矣

又內篇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家云到崑崙山有玉桃形如世間桃但光明洞徹而堅須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金樓子曰東南有桃都山山上有樹樹上有雞日初出照此桃天雞即鳴天下之雞感之而鳴樹下有兩鬼對持葦索取不祥之鬼食之今人正朝作兩桃人法乎此也

說苑曰公孫僑相鄭路不拾遺桃李垂街人不敢取

又曰孟嘗君將入西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

鬼道謂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之上見一土耦人方與
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遇
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
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
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木梗
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以辟卒不敢西嚮秦
晏子春秋曰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
子言於公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田開疆
先言功援桃而起古冶子又言其功令二子反桃二子慙
而自殺古冶子曰恥人以言夸其聲不義也亦反其桃契
領而死
山海經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其中多
馬 桃林今在弘農湖縣界 [illegible]

九百六十八 三

鹽鐵論曰夫桃李實多者來年為之衰 [illegible]
新序曰魏文侯見其季從者 [illegible] 文侯曰
其季豈愛桃哉是教我 [illegible] 上也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厭伏邪氣者也桃之精生在
鬼門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著門以厭邪 [illegible] 此仙木也
荊楚歲時記曰桃為守御辟不祥 [illegible]
神農經曰玉桃服之長生不死若不得早服之臨死日服
之其尸畢天地不朽
[illegible]
三桃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湯以沐死者 [illegible] 父無所恨

何用三桃湯者
漢舊儀曰山海經稱東海之中度朔山山上有大桃屈蟠三
三千里東北間百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
曰鬱壘主領萬鬼 [illegible]
大桃人於門戶畫神荼鬱壘以禦凶鬼
四王起事曰東帝征成都王於蕩陰城北軍敗日已向中
而大官未暇進食左右有賫秋桃十枚使以獻帝帝食三
枚右延使人擘手奪三枚
漢武故事曰東郡獻短人帝呼東方朔朔至短人指朔謂
上曰王母種三千年桃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
西王母下出桃七枚母自啖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核著前
王母問曰用此何為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
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後上殺諸道士妖妄者百余

九百六十七 四

人西王母遣使謂上曰求仙信邪欲見神人而殺戮吾
與帝絕矣又致三桃曰食此可得極壽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於帝宮命侍女索桃
果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
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秦桃緗核桃 [illegible]
城桃胡桃緗核桃含桃紫文桃
拾遺記曰武陽女嫁阮宣武妒忌家有一株桃樹華葉灼燿
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華
關令尹喜內傳曰喜從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
列仙傳曰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夏孔
甲為不能順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日風雨迎之訖則
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道死

又曰葛由蜀羌人周成王世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皆得仙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得仙亦足以豪

又曰陽都女隨犢子出種桃李一宿而返後數十年見在潘山下冬賣桃菓

神仙傳曰樊夫人與夫劉綱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兩大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鬬綱所呪桃走出籬外

又曰張陵沛人也有天神降之遂服丹能變化有趙升就陵受學陵以七事試君陵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上有一桃樹大如臂旁生石壁下臨不測去上三四丈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得此桃者當告以道要弟子皆流汗無敢視者升曰神人所護何險之有乃從上自擲正投桃樹取桃滿懷而石壁峻峭不得還乃擲桃上得二百枚陵分桃賜諸弟子餘二枚陵自食一留一以待升陵乃申手引升升忽見還以向一桃與升

又曰高丘公服桃膠得仙

鍾離意別傳曰周書言秦史趙䚬以私恨告園民吳旦生盜食宗廟御桃旦生對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桃食之當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人腹以求桃非理也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律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鬼妄搰人則援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效前事也

玄中記曰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

嵩高山記曰魏文帝時嵇叔夜胡昭在此學桃樹見在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明帝時常獻巨核桃此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常使植於霜林園俗謂相陵故聲之誤也

又磅礴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寒有桃樹千圍其花青黑色萬歲一實

陶潛桃源記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而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兩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林盡得山山有小口初極狹行四五步豁然開朗邑屋連接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父驚爲設酒食去先世避秦難率妻子來此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代不知有漢不論魏晉既出白太守遣人隨往尋之迷不復得

晉宮閣記曰華林園桃七百三十株白桃三株侯桃三株

鄭緝之東陽記曰太末龍丘山有一巖前外如窻牖內有石童巖前一桃樹其實甚甘

裴淵廣州記曰廬山頂上有山桃山桃大如檳榔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酸人時登採拾只得於上飽啖不得持下下輒迷不能返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

南康記曰南康王山上有石狗故老云古有寒桃生於嶺巔隱淪之士將犬取其實因變成石焉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景陽山百果園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乃熟亦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桃也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四年五月帝將北巡發自東都江東送百葉桃樹四株敕付西苑種其花似蓮花而小花有十余重重有七八葉大於尋常桃花

唐景龍文館記曰四年春上宴於桃花園羣臣畢從學士李嶠等各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辭旣清婉歌仍妙絕獻詩者舞蹈稱萬歲上勑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

花行

廣志曰桃有冬桃夏桃秋桃

神異經曰東北有樹焉高五十丈其葉長八尺廣四五尺名曰桃其子徑三尺二寸小狹核食之令人知壽核中人可以治嗽（黔之也）

甄異傳曰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不畏耶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

異苑曰太元中南郡江陵郡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

幽冥錄曰剡縣劉晨（晉咸）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迷不得返十三日糧食乏盡飢餒殆死望山上有一桃大有子實而絕巖邃澗永無登路扳（音攀）緣藤葛然後得上各啖數桃而不飢下山一大溪邊有二女資質妙絕因要還家勑婢云劉阮二郎向雖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遂停半年懷土思歸女曰罪牽君如何便語大路

任昉述異記曰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又曰昔舊說植靈之世汝潁間禾麻爲蒿蒡桃李不實花而復落落而復花而官有朽粟

嶺表錄異曰偏核桃出占卑國肉不堪食胡人多收其核遺漢宮以稱珍異其形薄而尖頭偏如雀觜破之食其桃仁味酷似新羅松子性熱入藥與北地桃仁無異

太清諸卉木方曰酒漬桃花而飲之除百病好容色

本草經曰梟桃在樹不落殺鬼

楚辭曰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夏侯孝若梁田賦曰沉朱李灆甘桃

潘岳閑居賦曰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

左思吴都賦曰洪桃屈盤丹桂灌叢

曹毗魏都賦曰紫梨朱柿侯桃丹棗（侯桃人山桃子如胡麻子）

古歌辭曰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虫來食桃桃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骨肉還相忘

阮籍詩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宋子侯董嬌饒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南北起花葉自低昂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八

果部五

杏　李

杏

典術曰杏木者東方歲星之精

師曠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

書紀年曰昭公六年十二月桃杏花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實○山海經白靈山之下其木多杏

盧諶祭法曰夏祠用杏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杏花盛可播白沙輕土之田

後周書曰張元芮城人性廉潔南隣有杏二株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食之元所得者悉以還主

唐史曰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甞見頗怪暢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杏

莊子曰孔子遊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揚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粮糗以進子揚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揚得柰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將來家貧多故杏時將發故揉以杏汁李時將發又揉之李汁柰時將發又揉以柰汁故兼三味

氾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輙耕輕土杏華落輙耕閑

又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也

冀州論曰魏郡好杏地産不為無珎

神仙傳曰董奉字君異居廬山為人治病不取錢得愈者令種杏五株輕病得愈者為栽一株數年之中杏有十數萬株鬱然成林杏子熟奉於林中所在作簞食一器宣語買杏者不須來報但自取之一器穀便得一器杏有人少穀往而取杏多即有三四頭虎逐之奉悉以杏所得穀賑救貧窮尋陽記曰杏在北嶺上有樹百株今猶稱董先生杏林

南岳夫人傳曰仙人有三玄紫杏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文杏文材有文采蓬萊杏東郡都尉于台獻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者

廣志曰滎陽有白杏鄴中有赤杏有柰杏

嵩高山記曰嵩高山東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黄茂自中國喪亂百姓飢餓皆資此為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洛陽宮殿簿曰明光殿前杏一株顯陽殿前杏六株含章殿前杏四株

晉宮閣名曰暉章殿前杏一株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毗盧旃在城南杏樹下白王伏罪今輙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毗盧旃語王言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見佛我當從命毗盧旃鳴鍾告佛佛即遣羅睺羅變為佛形從空而見真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焉

任昉述異記曰杏園洲南海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常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月日食杏故免死

云洲中有冬杏
王充果賦云冬實之杏春熟之甘
晉郭大機果賦云杏或冬而實
又曰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
又曰賴鄉老子祠有縹杏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爲梁
王逸茘支賦曰魏土送西山之杏
王廙洛都賦曰蜀柯赤杏
胡道安黃甘賦曰越魏都之赤杏
朱超石與兄書曰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送其核
潘岳閑居賦曰梅杏郁棣之屬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

李

爾雅曰休無實李一名趙李座接慮李今之麥李駁赤李子赤也

五　本日六二八　三　丞　頁

李醜核核子中人有養李曰疐之
毛詩鵲巢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又淇澳木瓜曰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韓詩外傳曰子質仕魏文侯獲罪而北遊謂簡主曰從今
已去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春樹桃李夏得休息其下秋得
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采其葉秋得其刺焉今子所樹非
其人也
春秋運斗樞曰王衡星散爲李
又曰遠雅頌著倡優則李生爪
史記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晉書曰王戎年七歲嘗與諸小兒遊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
後謂小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
子多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又曰王安豐有好李常賣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又曰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王武子因
其直率將少年能食之人將斧詣園飽啖畢伐之送與嶠
問何如君李
齊書曰王僧孺少時有饋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不受曰
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三國典略曰齊武成寵任東平王儼而儼器服玩飾同於
齊王嘗於南宮見典御進新冰鉤盾獻早李還而怒曰尊
兄已有我何意無
唐書曰武德中有獻李樹連理盤屈如龍
又曰貞觀中王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又曰神龍中陳州官舍有李樹黃落將盡忽更鮮茂而生
花焉

四　三　本日六十八　四　丞　頁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李
晏子曰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公問國子國子曰熱如
火色如日大小如未熟李公問晏子曰色如君王大如璧
也公曰不見君子不知野人拙也
孟子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目無聞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半匍匐往食之三咽而
後聞見也螬蟲也食李實過半也
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
抱朴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其家人云到崑崙山崑
崙山有玉李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可食
又曰南頓人張助者耕於白田有一李核應在耕次助意
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
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

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
令我目愈者謝一㹠其目偶愈便殺㹠祭之傳者過差便
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視遠近翕然牙來請福
山海經曰邊春之山多李里人常採之
漢武内傳曰李少君謂武帝須海之東大如瓜鍾山之李
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
又曰仙之上藥有圓丘紅李
晉宮閣名曰暉章殿前李一株
鄴中記曰華林園有春李冬華春熟
周處風土記曰南居細李四月先熟
列仙傳曰師門者嘯父弟子也食桃李葩
又曰老子之母適到李樹之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語指李
樹曰此以為姓

真人王褒内傳曰五靈丹山上有玄雲之李食之得仙
嵇康高士傳曰長靈安丘生病篤弟子公沙都來省之與
安共於庭樹下閒李香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自墮掌中
安食之所苦除盡
笑林曰趙伯翁醉眠數歲孫兒緣其腹戲因以李子内其
肶毗臍中累七八枚既醒了不覺數日後乃知痛李爛汁
出以為臍穴懼死乃命妻子處分家事李核出尋問乃知
是孫兒所為
夢書曰李為獄官夢見李者憂獄官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紫李青綺李黃李青房李綠李顏
淵李出魯合枝李羌李朱李車下李燕李猴李蠻李
廣志曰鼠李朱李可以染
又曰車下李車上李味酢春熟也

又曰麥李細小有溝道李有黃建李青皮李馬肝李赤李
房林李有鐔徐林切石李肌黏如似鐔有榛李離核李李似榛
有擘李熟必先擘裂有經李一名老李其樹數年則枯有
杏李味小酢似杏有黃扁李有夏李有冬李十一月熟此
三李種鄴園有春李冬華春熟
郭子橫洞冥記曰琳國去長安九千里多生玉葉李色如
碧五千歲一熟味酸苦韓終常食之亦名韓終李也
唐新語曰安金藏喪母廬於墓側有湧泉自出又有樹盛
冬開花犬鹿相狎採訪使盧慎以聞詔旌其門閭
列異傳曰袁本初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民共立廟兖
州蘇氏母病往禱見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似魚頭語度
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
悵然去後度索君曰南海君也

任昉述異記曰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數
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也
又曰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為之夏李尤小者呼為鼠李
又曰防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
潘岳閑居賦云房陵朱仲之李
又曰果賦云三十六之朱李又仙李縹而神李紅
陸士衡果賦云中山之縹李
又曰武陵原在吳中山中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
原原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亂吳人於此避難者
食桃李實者皆得仙
吳氏本草曰李核治仆僵花令人好色
東方朔占曰朔與弟子俱行朔渴命弟子叩道邊人家門
不知室主姓名關門呼不應朔復往之門往須臾博勞飛

集所呼門中李樹上朔見之語弟子曰此室人當姓李名博汝呼言李博博自當應汝室中人果（姓李名博出門應與朔相見入取飲與朔）

鹽鐵論曰桃李實多者來歲爲之穰

左思齊都賦曰露桃霜李

王逸荔支賦曰房陵縹李

王廙洛都賦曰銅馬朱櫻房陵緗李

庾玄默水井賦曰掛朱李於玄泉來甘瓜於清濟

傅玄李賦曰河沂黄建房陵縹青一樹三色異味殊名

張載瓜賦曰朱李零於桂圃蒲陶漬於椒林

古歌詩曰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

曹植詩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阮籍詩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古樂府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九

果部六

梨　樝　櫻桃

梨

爾雅曰梨山樆（音離郭璞注即今梨樹）梨曰鑽之（鑽食之名）

漢書曰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梨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晉書載記曰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苻堅將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受堅命

宋書曰王玄謨征滑臺一疋布責民八百大梨

又曰張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嘗戲謂之曰查何如梨答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敢比也

齊書曰扶桑國有赤梨經年不壞兼多蒲桃

唐書曰貞觀中杭州言木連理二十四株有樝梨二木合爲一體

又曰玄宗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前之梨樹

又曰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

韓子曰夫樹柤梨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

莊子曰柤梨橘柚其味雖别各適其口

淮南子曰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佳美也）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調適也）

應劭漢官儀曰光武封太山上壇見酢梨酸棗主者去百官上者所置（門具衛）

晉令曰諸宮有梨守護者置吏一人

晉宮閣名曰明光殿前梨一株

[illegible]南郡每見人不快輒[illegible]
[illegible]說秣陵有哀仲家梨甚大如升入口消[illegible]不別得好梨蒸食之
又曰[illegible]於座中手自割分梨[illegible]
山海經曰洞庭之中其木多梨
盧毓冀州論曰常山真定梨地產不爲無珍
關令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紫梨
漢武內傳曰太上之藥有玄光梨
曹瞞別傳曰王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盡出血越以狀聞王王躬自視之以爲不祥還遂寢疾
神仙傳曰介象[illegible]

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其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後吏以狀聞即發象棺棺中有一奏符
文士傳曰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此宗族奇之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紫梨芳梨(實小)青梨(實大)大谷梨金葉梨(出琅琊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獻)縹蔕梨紫條梨瀚海梨(出瀚海北耐寒不枯)東王梨(出海中)
廣志曰洛陽北芒張公夏梨海內唯有一樹常山真定梨山陽鉅野梨梁國睢陽梨齊郡臨淄梨鉅野豪梨上黨椑梨(音卑)小而甘新豐箭谷梨關以西弘農京兆右扶風郡界諸谷中梨多供御廣都梨重六斤可數人分食之
嵩高山記曰東嶽脚上有梨樹云是武帝果園山中諸生皆取食之
辛氏三秦記曰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落地則破其主取者以布囊盛之名含消梨
三晉山險記曰山陽縣北有谷通得驢馬石勒十八騎昔在此咲梨生樹今有梨園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燉煌太守宋歆獻同心梨
永嘉記曰青田村民家多種梨樹名曰官梨子大一圍五寸樹老今不復作子此中梨子佳甘美少比實大出一圍
洏以供獻名爲御梨吏司守視土人有未知味者梨實落至地即融釋
郭子橫洞冥記曰金山之北有梨大如斗色紫千年一花冬月乃實煎之有膏食者身輕亦曰紫輕梨
博物志曰梨多種杜樸(音僕)皆是有大小甜酢之異耳
神異經曰東方有樹焉高百丈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名曰梨其子徑三尺剖之白如素食之爲地仙(辟穀)

[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曰[illegible]
引[illegible]
[illegible]五行[illegible]
百姓爭欲植之[illegible]曰當有[illegible]人王者後[illegible]受拜
陽衍之洛陽伽藍記曰報德寺有圖珍果出焉有
含消梨重六斤從樹著地盡化爲水世人
云報德之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
京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品取一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飡兩顆梨既而三王請上[illegible]
之上曰天生此間物助我化緣爲
王讀裝演曰大業十年梨樹四枝其條與中[illegible]
圖隱登太子令侍臣作頌
魏文帝詔曰真定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凌可以解煩
釋渴
傅選七謨曰恒陽黃梨巫山朱橘
何晏九州論曰安平好棗真定好梨
左思蜀都賦曰紫梨津潤
又齊都賦曰東則駒山之梨

潘岳閑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
孫楚秋賦曰朱橘甘美紫梨甜脆[illegible]
於含雪
王廙洛都賦曰梨則大谷冬紫張公秋黃
潘岳金谷園靈圃繁若榴茂林列芳梨
宋武帝戲馬臺梨花讚曰嘉樹之生于彼山巢開榮而綠
不離壓綱
王弘謝賜河上梨表曰奉賜河上梨一千遠方味甘信甚
降及仰佩恩遇併增祗慄
魏武帝爲兗州牧上書曰山陽郡有美梨謹上甘梨二箱

楂

爾雅曰樝梨曰鑽之（樝似梨而酢澀見禮記）
禮記內則曰樝梨薑桂（鄭玄曰樝梨之不臧者皆人君羞）
呂氏春秋曰箕山之東有甘樝
山海經曰平丘有楊柳甘樝
又曰洞庭之上其木多樝
說文曰樝似梨
神異經曰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柤三千歲作華九千歲
作實其花紫色中高百丈數張自輔葉長七尺五色實長
九尺無核割之如凝蜜（張茂先注曰柤梨）
述異記曰江淮南人至北見榅桲香以爲柤子蓋實異耳
傅玄瓜賦曰龍眼生於南極甘樝引於崑山

櫻桃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鄭玄注曰含桃櫻桃也今之櫻）
爾雅曰楔荊桃（楔音戛郭璞注曰今櫻桃）

廣雅曰含桃櫻桃
漢書曰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今櫻桃熟可獻陛下宜以
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唐書曰太宗將致櫻桃於酅公稱奉則以尊之言賜又以卑
問之虞世南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
又曰玄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曰送太后爲可以爲賜因援筆易其文簿曰奉太后自
是以爲常
拾遺録曰漢明帝於月夜讌賜群臣櫻桃盛以赤瑛盤群
臣視之月下以爲空盤帝笑之
呂氏春秋曰仲夏之月羞含桃高誘注曰含桃櫻桃爲鳥
所含故曰含桃
范汪祠制曰孟夏祭用櫻桃
洛陽宮殿簿曰顯陽殿前櫻桃六株明光殿前櫻桃四株
徽音殿前櫻桃二株
廣志曰櫻桃大者如彈丸有長八分者白色多肌者凡三種
虎丘山疏曰山下有櫻桃三株
唐景龍文館記曰四年夏四月上與侍臣於樹下摘櫻桃
恣其食末後於蒲萄園大陳宴席奏宮樂至暝每人賜朱

櫻兩籠
又曰四年夏四月上幸兩儀殿命侍臣昇殿食櫻桃送櫻
桃並盛以琉璃和以杏酪飲酴醾酒
博物志曰櫻桃或如手指春秋冬夏華實竟歲
吳氏本草曰櫻桃味甘主調中益脾氣令人好顏色美志
氣一名朱桃一名麥英也
傅咸粘蟬賦序曰櫻桃爲樹則多陰爲菓則先熟故種之
於廳事前以蔭暑逍遥其下
左思蜀都賦曰朱櫻春就素柰夏成
魏文帝與鍾繇書報曰臣繇言賜甘酪及櫻桃惠厚叅綢
非言所申
夏侯孝若春可樂曰進櫻桃於玉盤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
果部七
梅　石榴　榛
梅
爾雅曰梅柟（似杏實酢）
尚書說命曰若作和羹爾爲鹽梅
毛詩摽有梅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摽有梅其實七
兮（摽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詩義疏曰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煮而乾爲藯置
羹臛齏中又可含以香口
又谷風四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又墓門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
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煮梅爲豆實

吳曆曰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以漬
梅蜜中有鼠矢侍中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
裏燥亮大笑曰矢在蜜中中當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爲
搆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宋書曰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公
主額上成五出之華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後有梅花粧
後人多效之
南史曰柳惲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鳥
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
採昉以冒險多毒物故即時停之
唐書曰盧倣爲嶺南節度使倣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
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

厨取之傚知而令遷之促買於市
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百人酸喻鹺鹹少不能有所成也
抱朴子曰綺里丹法以鉛百斤合五石煑之皆成銀以雄黄煑之皆成黄金金太剛以猪膏煑之太柔以梅煑之
山海經曰靈山其木多梅郭璞注曰似杏而酢
說苑曰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一枝梅遺列國之君乎
論衡實知篇曰使聖人空坐獨思則不知百世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也
世說曰魏武帝行失道三軍皆渴帝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出
地理志曰南陵有梅根冶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 二 王全

風俗通曰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生枝葉
又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又有霖霪號爲梅雨沾衣服皆敗黦
桂陽先賢傳曰有人謂蘇耽後園梅樹下種藥可治百病
吳氏本草曰梅核明目益氣不飢
東方朔別傳曰朔與三門生俱行見一鳩占皆不同一生曰今日當得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主人須臾主人出酒樽中即安於地覆而覆之訖不得酒出門問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上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墮地折者傷覆之象故知不得飲也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朱梅同心梅紫蔕梅燕支梅麗枝梅紫花梅侯梅

周處風土記曰夏至之雨名爲黄梅雨
廣志曰蜀名梅爲藤大如鴈子梅藤皆可以爲油脯黄梅以熟藤作之藤音
伍瑞休江陵記曰洪亭村下有白藉洲東南得郁洲上頭有梅廻村舊云是梅槐合生成樹是以名之音訛謂之梅廻
荆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花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石湖焉方千里中有横公魚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煑之即熟可已邪病
述異記曰嘉興縣墓陶村朱休之有弟朱元元嘉二十五年十月清旦兄弟對坐家中有一犬來向休蹲踞視二人而笑遂搖頭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八年故復可柰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側至歲末梅花時兄弟相忿鬪戈傷兄官收治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母及兄弟皆卒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 三 王和

任昉述異記曰邯鄲有故邯鄲宮基存焉中有趙王梁園梅李至冬而花春得食
嶺南異物志曰南方梅繁如北杏十二月開
語林曰范汪至能啖梅人嘗致一斛奩須臾啖盡
潘岳閑居賦曰梅杏郁棣之屬
左思蜀都賦曰梅李羅生
柏梁臺太官令曰柤梨橘栗李桃梅
張協七命曰燀以秋橙酢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

帝辛之盃

石榴

廣雅曰若榴石榴也

晉隆安起居注曰武陵臨沅縣安石榴子大如椀其味不酸一蔕六實

宋書曰元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求甘蔗安石榴張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

北史曰齊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安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問魏收曰此竟何意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美錦二疋

唐書曰孔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時高祖爲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

洛陽間行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監高祖軍先紹安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抵爲不朝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

神仙傳曰劉馮者沛人也封桑鄉侯學道於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岳石榴垂四百年如十五幼童

瀨鄉記曰老子祠堂北有石榴二株

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椀盞其味不酸

廬山記曰香爐峯頭有大盤石可坐數百人石垂生山石榴三月中作花色似石榴而小淡紅敷紫萼煒曄可愛

襄國記曰龍岡縣有好石榴

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還得安石榴

廣志曰安石榴有甜酢二種

陸機與弟雲書曰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

李尤德陽殿賦曰蒲桃安若曼延蒙籠

應吉甫安石榴賦曰余往日爲中書直廬上有安石榴樹葉甚茂故爲之賦

傅玄安石榴賦曰虎宿中而纖條結龍辰升而丹華繁其在晨也灼若九日栖扶桑其在夕也爽若燭龍吐潛光

庾鯈若石榴賦曰遠而望之發若揺纈被山阿迫而察之赫若龍燭耀流波也

夏侯孝若石榴賦曰接翠蕚於綠蔕冒紅牙於丹鬚煥然含綷璀爾散珠雪醒解酲怡神實氣

潘岳閑居賦曰若榴蒲陶之珍磊落曼延於其側

又安石榴賦曰實乃嘉木名安石榴枝條外暢榮幹內樛丹暉綴於朱房緗的點於紅鬚煒煒曄曄入藥似長

離之栖鄧林若珊瑚之映流水光明燐爛含丹耀紫味滋芳袖色麗琱瑩

潘岳安石榴賦曰若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菓也是以屬文之士或叙而賦之遥而望之煥若隋珠耀重淵詳而察之灼若列宿出雲間千房同模十子如一御飢療渴解酲止醉

左思吳都賦曰蒲桃亂潰若榴競裂

張載重作石榴賦曰於是天廻節移龍火西夕流風晨激行露朝白紫房猶熟頳膚自坼剖之則珠散含之則冰釋充嘉味於庖籠極醴甜之滋液上薦清廟之靈下羞玉堂之客

張協安石榴賦曰乃剖乃折金房細隔

范堅安石榴賦曰紅鬚肉豔頳牙外標似華燈之映翠蔓

若丹瓊之廁璣瑤

殷元安石榴賦曰余以暇日散愁於翰林覩潘張若榴二賦雖有其美猶不盡善客復措辭故聊爲之賦曰或珠離於璇琬或玉碎於雕觴璘彬洒眼曄紫嬰緋璀若瑪瑙之橫鍾纖縈若靈蚌之含珠璫

徐湛妻陳氏石榴賦曰惟木之珍莫美石榴擢鮮能於清春結芳實於素秋

王倫妻羊氏安石榴賦曰振綠葉於柔柯垂彤子之累纍

張載詩曰大谷石榴木滋之取膚如凝脂汁如清瀨冷者所思銘之裳帶

曹植棄妻詩曰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翠鳥飛來集樹翼以悲鳴

麋元詩曰蒼蒼陵上栢參差列成行童童安石榴列生神道傍

柰

晉書曰成帝杜皇后崩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着服至是而后崩

三國典略曰楊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弟就學三十餘人庭有柰樹實落于地羣兒咸爭愔獨坐不顧季父暐見之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風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庭有柰樹始著子使守視祥晝驅鳥雀夜則驚鼠時雨忽至祥抱樹至曉母見惻然

紫虛南岳夫人傳曰夫人姓魏名華存性樂神仙季冬夜半有四真人並年可二十降夫人靖室因設酒饌陳玄雲紫柰夫人還王屋山王子喬等並降時夫人與真人爲賓主設三玄紫柰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予論及於時來倫因命僕取柰進予予曰麥也有杏李柰味〔具杏〕

杜恕篤論曰日給之華與柰相似也柰結實而日給零落虛僞之與真實相似也虛僞敗而真實成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白柰紫柰紫花綠柰綠花

廣志曰柰有白赤青三種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爲脯數十百斛以爲蓄積如收藏棗栗若柰汁黑其方作羹以爲豉用也

漢武故事曰上握蘭園之金精摘圓丘之紫柰

釋名曰柰油擣柰實也和以塗繒上燥而發之形似油也

柰脯切柰曝乾之如脯也

盧諶祭法曰夏祠法用白柰秋祠用赤柰

晉太始起居注曰太始二年六月嘉柰一蔕十五實或七實生於酒泉

王子年拾遺記曰岑華山上有柰冬生子碧色須玉井之水洗方可食。郭子橫洞冥記曰有紫柰大如升甜如蜜核紫花青。虎丘山疏曰山下三面有春秋二柰

本草經曰柰味苦令人臚脹病人不可多食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白柰四百株

左太沖蜀都賦曰朱櫻春就素柰夏成

潘安仁閑居賦曰二柰曜丹白之色

潘尼東武觀賦曰飛甘瓜於浚水投素柰於清渠

曹植求祭先王表丈帝曰乞請白柰二十枚

又謝賜柰表曰即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奩詔使溫噉夜非食之時而賜見及柰以夏熟今則冬至物以非時爲珍恩以絕口爲厚實非臣等所宜蒙荷詔曰此柰乃

從梁州來道里既遠來轉暖故㮈變色
張載詩曰江南都蔗釀液豐沛三巴黄甘瓜州素㮈凡此
數品殊美絶快渴者所思銘之裳帶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一

果部八

柹 橙 林檎 椑 枇杷
檳榔 豆蔻 胡桃 荔支

柹

義熙起居注曰二年正月吴令顧㳟期言西鄉有柹樹殊
本合條依舊集賀詔停
晉宫閣名曰徽音殿前柹一株
廣志曰柹有小者如杏
王逸荔支賦曰宛中朱柹
潘岳閑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柹
王廙洛都賦曰劉祠赤杏胡並丹柹甘液滋漉不絓牙齒
李尤七歎曰鴻柹若瓜

劉義恭啓事曰勅旨垂賜華林園柹出自神苑滋味殊絶

橙

説文曰橙橘屬也
東觀漢記曰建武中南單于來朝賜御食及橙橘龍眼荔
支
晉令曰諸宫有秩者守護橙者置吏一人
淮南子曰夫橘樹之江北化爲橙
風俗通曰橙皮可爲醬齏
博物志曰成都廣都郫繁江原臨邛六縣生金橙似橘而
非若柚而芬香夏秋冬或華或實大如櫻桃小者或如彈
丸或有年春秋冬夏華實竟歲
廣志曰有給客橙日夏至及且花且實
風土記曰橙柚屬也而葉正圓

異苑曰南康歸美山石城內有橙就食其實多任意取足拜歸家人啖輙病或顛仆失徑
庾仲初楊都賦曰菓則黃甘朱橙
胡道安甘賦曰襄陰大橙江陽巨橘

林檎

廣志曰黑琴以赤棎琴名黑
劉禎京記曰園多林檎
述征記曰林檎實可佳其榲勃實微大其狀醜其味香
輔閣有之江淮南少
晉宮閣記曰華林園有林檎十二株榲勃六株
左思蜀都賦曰林檎枇杷橙柿梬楟
謝靈運山居賦曰枇杷林檎帶谷映渚

椑

廣州記曰荔支壺橘南琛之上菱蓮椑柿為其次
地理記曰梁侯園有烏椑八稜大如蠡盃
荊州土地記曰宜都出大椑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椑子二株
范汪祠制曰孟冬祭用椑柿
異苑曰傅亮永初中為護軍兄琛住府西齋忽見犬從外椑樹下物面廣三尺狀若方相久乃自滅
韋耀靈陽賦曰甘蔗椑柿榛栗木瓜
潘安仁閑居賦曰梁侯烏椑之柿
謝靈運山居賦曰椑柿被實於長浦
潘岳金谷詩曰前庭樹沙甘後園植烏椑
魏武帝為兖州牧上書曰謹上椑棗二箱

枇杷

范汪祠制曰孟夏祭用枇杷
唐書曰建中元年詔山南之枇杷江南之甘橘歲為次第貢者取一次以供廟饗餘皆罷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枇杷四株
風土記曰枇杷葉似栗子似蒳十而叢生四月熟
南中八郡志曰南安縣出好枇杷
廣州記曰枇杷若榴餘于京都
華山記曰華山講堂西頭有枇杷園
荊州記曰宜都出大枇杷
廣志曰枇杷冬華實黃大如雞子小者如杏味甜酢四月熟出犍為
仲長統昌言曰今人主不思甘露醴泉涌而患枇杷荔支之腐亦謬矣

王彪之閩中賦曰菓則烏椑朱柿扶餘枇杷
周祇枇杷賦曰昔魯季孫有嘉樹韓宣子譽之屈原離騷亦著橘賦至於枇杷寒暑無變負雪揚華余植之庭圃遂賦之云名同音器質異貞松四序一采素華冬馥
曹植樂府歌曰橙橘枇杷甘蔗代出
謝靈運七濟曰朝食既畢摘菓堂陰春惟枇杷夏則林檎

檳榔

吳錄地理志曰交趾朱載縣有檳榔樹直無枝條高六七丈葉大如蓮實房得古賁灰扶留藤食之則柔而美郡內及九真日南並有之
宋書曰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

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
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
丹陽尹將召妻兄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
無所致憂及至醉飽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
進之
齊書曰任昉父遥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不
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甞檳榔
梁書曰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出
班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爲諸國之極
三國典略曰齊命通直散騎常侍辛德源聘于陳陳遣主
客蔡佐宴讌因談謔手弄檳榔乃曰頃　聞北間有人
爲啖檳榔獲罪人間遂禁此物定爾不德源荅曰以是天
保初王尚書罪狀辭耳猶如李固被貞云胡粉飾貌搔頭
弄姿不聞漢世頓禁胡粉

金樓子曰有寄檳榔與家人者題爲合字蓋一人口也
風俗記曰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
謝混見而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謂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
旋否
南中八郡志曰檳榔大如棗色青似蓮子彼人以爲異
族好客輙先進此物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
林邑記曰檳榔樹大圍丈餘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
竹下本不大上末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
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派開破仰望沙沙如插叢蕉於竹杪
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十數子家
有數百樹雲踈如墜繩也
廣州記曰嶺外檳榔小如交阯而大如蒳綰子土人亦呼

爲檳榔
廣志曰木實曰檳榔樹無枝略如柱其顛五六尺間積如
黍秀實大如桃李生棘針重疊其下剝其皮煮其肉實而
貫之堅如乾棗食後啖之滑美消穀下氣彼方珍之以爲
口實亦出交阯
南方草物狀曰檳榔樹三月開花仍連著實大如雞卵十
一月熟
雲南記曰雲南有大腹檳榔在枝朵上色猶青每一朵有
三二百顆又有剖之爲四片者以竹串穿之陰乾則可久
停其青者亦剖之以一片青葉及蛤粉卷和嚼嚥其汁即
似減澀味雲南每食訖則下之
又曰雲南多生大腹檳榔色青猶在枝朵上每朵數百顆
云是彌臣國來

又曰雲南有檳榔花糕極美
又曰平琴州有檳榔五月熟以海螺殼燒作灰名爲奔蛤
灰共扶留藤葉和而嚼之香美
羅浮山疏曰山檳榔一名蒳子幹似蔗葉類柞一藂十餘
幹每幹生十房房底數百子四月采樹似栟櫚生日南
者與檳榔同狀五月子熟長寸餘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南方歌營國雖爲強大民戶殷多
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異饒檳榔
異物志曰檳榔若筍竹生竿種之精硬引莖直上末五六
尺間洪洪腫起若瘣木焉因折裂出若黍穗無華而爲實
大如桃李又生棘針重累其下以禦衛其實剖其上皮空
其膚熟而貫之硬如乾棗以扶留藤古賁灰并食下氣及
宿食消穀飲設以爲口實

續表錄異曰檳榔交廣生者非舶檳榔皆大腹子也彼中悉呼為檳榔交阯豪士皆家園植之其樹莖葉根幹與桄榔椰子小異也安南人自嫩及老採實啖之以不娄藤裹之瓦屋子灰競咀嚼之自云交州地溫不食此無以祛其瘴癘廣州亦啖檳榔然不甚於安南也府郭內亦無檳榔樹

周成雜字曰檳榔菓也似螺可食

李當之藥録曰檳郎一名賓門

左思吳都賦曰檳榔無柯椰葉無蔭

劉淵林吳都注曰檳榔高六七丈正直無枝葉條從心生其實作房從心中一房數百實如雞子外有殼肉滿殼中正白味苦澁得扶留藤與古賁灰食則柔滑而美矣

俞益期與韓康伯牋曰檳榔信南遊之可觀子既非常木

御覽九百七十一　六　果八

亦特奇云溫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其根幹似木其綠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緣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縋繩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奈霜不得北植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恨深

劉義恭啓事曰奉賜交州所獻檳榔味殊常品瑩澹[illegible]

九真蠻獠俗曰九真獠欲婚先以檳榔子一函詣女女食即婚

豆蔻

劉欣期交州記曰豆蔻似杬樹味辛堪[illegible]合檳榔嚼治斷遊

環氏吳地記曰黃初三年魏來求豆蔻

南方草物狀曰漏蔻樹子大如李實二月華七月熟出興

古

左思吳都賦曰草則藿蒳豆蔻

胡桃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胡桃八十四株

廣志曰陳倉胡桃皮薄多肌陰平胡桃大而皮脆急捉則破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有棗榛胡桃

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還得胡桃

廣五行記曰後蜀李雄王衡十二年扶風人韓豹為太史令雄子期立以豹為太傅領侯職豹嘗言於期曰臣今老志在田園欲植胡桃願賜其種期不悟俄而李壽自涪率衆南向襲克成都廢期自立

御覽九百七十一　一　果八

續表錄異曰山胡桃皮厚而堅大[illegible]肉以鍼亦與北中者相似以斧碓之方能取之自底磨平以為印子其隅屈曲類篆文也

馬融西第頌曰胡桃自零

潘岳閑居賦曰三桃表櫻胡之別

孔融與諸鄉書曰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篤意

劉[illegible]母答虞吳國書曰咸和中[illegible]峻亂[illegible]安山吳國遣使餉饋乃答書曰此菓有胡桃飛穰[illegible]皆自南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剛內柔質似賢者故以奉貢

荔支

東觀漢記曰單于來朝賜橙橘龍眼荔支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唐羌為臨武長[illegible]荔支羌上書諫乃止

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有龍眼荔支寧比西國蒲萄石蜜乎今以荔支賜將吏啖之則知其味薄矣

吳錄曰蒼梧多荔支生山中人家亦種之

唐書曰楊貴妃生於蜀好荔支南海荔支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輙敗

又曰白居易為忠州刺史在郡為木蓮荔支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支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如酪大抵如此其實過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廣志曰荔支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蓬蓬然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味夏至日將已時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百斛犍為僰道南荔支熟時百鳥肥其名之曰焦核小次曰春花次曰朝偈此三種為美次鼈卵大而酸以為醢和率生稻田間

又曰荔支壷橘南珍之上

西京雜記曰南越王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支高祖報以蒲桃錦四疋

竺法真登羅浮山疏曰荔支冬青夏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甘酸宜人其細核者謂之焦核荔支之珍也

異物志曰荔支為異多汁味甘絕口又小酸所以成其味可飽食不可使厭生時大如雞子其膚光澤皮中食乾則焦小則肌核不如生時奇四月始熟也

嶺表錄異曰荔支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支四月先熟以其地熱故曰火也核大而味酸其高新州與南海產者最佳五六月方熟熟中小出荔支余曾得一當一似火山者形若小雞子近蒂稍平皮殼殷紅肉瑩寒玉又有焦核者性熱液甘食之過度即資蜜漿制之又有蠟荔支黃色味稍劣於紅者

廣州記曰每歲進荔支郵傳者疲斃於道漢朝下詔止之今猶修事荔支煎進焉其樹自徑尺至于合抱葉蓁如冬青木性堅重其根工人多取為阮咸槽彈弓碁局

仲長統昌言曰今人主不思神芝朱草而患枇杷荔支之腐亦鄙矣

王逸荔支賦曰乃覩荔支之樹其形也暖若朝雲之興森如横天之彗角亢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若朝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著天

劉淵吳郡注曰荔支樹生山中葉綠色實正赤肉肥肌正白味美

左思蜀都賦曰傍挺龍目側生荔支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二

果木部九

蒲萄　橄欖　椰　楊梅　沙棠
枸櫞　益智　楠子　樾

蒲萄

史記曰大宛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漢使取其實來於是離宮別觀傍盡種蒲萄

漢書曰李廣利爲二師將軍破大宛得蒲萄種歸漢

續漢書曰扶風孟他以蒲萄酒一斛遺張讓即以爲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又載）

魏文帝詔羣臣曰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爲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餶（烏縣切）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餶又釀以爲酒甘於麴糵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羨咽唾況親食之邪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斌字洪茂燉煌人也作蒲萄酒賦文致甚美

又後涼錄曰建元二十年呂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厚於生養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

北齊書曰李元忠曾貢世宗蒲萄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萄良深佩戴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

唐書曰高祖賜群臣食於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御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乃止因賜物百段

又曰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人皆不識及破高昌收馬乳蒲萄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損益造酒爲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盎既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

又曰太宗時葉護獻馬乳蒲萄一房長二丈餘子亦稍大其色紫

又曰李直方常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若梨爲副櫻桃爲三甘橘爲四蒲萄爲五或薦荔支曰寄舉之首也

又曰罽賓在葱嶺南蹄縣度經執坂其地暑濕人皆乘馬土宜秔稻多甘蔗蒲萄並木凌寒不死

金樓子曰大月氏國善爲蒲萄花葉酒或以根及汁醞之其花似杏而綠蘂碧鬚夏春之時萬頃競發如鋪翼八月中風至吹葉上傷裂有似綾紈故人呼風爲蒲萄風亦名爲裂葉風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觴下帝設蒲萄酒

杜篤邊論曰漢征匈奴取其胡麻稗麥苜蓿蒲亦廣地也

廣志曰蒲萄有黃白黑三種

雲南記曰雲南多乾蒲萄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異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唐景龍文館記曰四月上巳日上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駕還頓後中書侍郎南陽岑羲設茗飲蒲萄漿與學士等

討論經史
又曰大學士李嶠入東都祔廟學士等祖送城東上令中
官賜御饌及蒲萄酒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
飲之醉彌日不解
又曰張騫使西域還得蒲萄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蒲萄百七八十株
秦州記曰秦野多蒲萄
本草經曰蒲萄生五原隴西燉煌益氣強志令人肥健延
年輕身
王逸荔支賦曰西旅獻崐山之蒲萄
鍾會蒲萄賦曰余植蒲萄於堂前嘉而賦之命荀勗並作
應禎蒲萄賦曰結繁子之𡾟落兮英蘢揔而彌房

傅玄蒲萄賦曰踰龍堆之險越懸度之阻涉浮三光之阪
歷乎身熱之野

橄欖

金樓子曰有樹名獨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
向一枝是橄欖樹
南越志曰博羅縣有合成樹十圍去地二丈分爲三衢東
向一衢木葉似練子如橄欖而硬削去皮南人以爲糝南
向一衢橄欖西向一衢橄欖
裴淵廣州記曰橄欖澁酒
廣志曰橄欖大如雞子交州以飲酒
南州草木狀曰橄欖子大如棗二月華八九月熟生食味
酢蜜藏乃甜吳交阯武平興古九真有之
臨海異物志曰餘甘子梭形初入口舌澁酸飲水乃甘又
以核頭尖呼爲餘甘橄欖一物異名耳
嶺表錄異曰橄欖樹身聳枝皆高數尺其子深秋方熟閩
中尤重味云咀之香口勝含雞舌香出吳交及越解酒
毒有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內
鹽於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樹枝節上生脂膏如桃膠南人
採之和其皮葉煎之調如黑餳謂之欖糖用泥船損乾
後牢於膠漆著水益乾堅耳
左思吳都賦曰龍眼橄欖

椰

隋書曰林邑國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
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
唐書曰訶陵國俗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實
大如人膊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

南夷志曰荔支檳榔訶梨勒椰子桄榔等諸樹永昌麗水
諸山皆有之
雲南記曰南詔遣使致南國諸果有椰子狀如大牛心破
一重麤皮刮盡又有一重硬殼有小孔以筋穿之內有漿
二合餘味甘色白
又曰雲南多椰子亦以蜜漬之爲糝
廣志曰椰樹高六七丈無枝條有葉如束蒲乃在樹末實
如大瓠瓜懸在樹頭實外有皮中有核皮裏有汁升餘清
如水美如蜜可飲核中膚白如雪厚半寸味如胡桃而美
可食出交阯家家種之
南方草木狀曰椰二月花花仍連着實房連相累房三十
或二十七八子十一月十二月熟其樹黃　俗名爲丹横
破之可作椀子長如栝樓子

交州記曰椰子有漿截花以竹筩承取汁作酒飲之亦醉

神異經曰東南荒中有椰木椰高二三丈或十餘丈圍丈餘或七八尺葉三百歲盡落而華華如甘瓜華華盡落而生萼萼下生子三歲而熟熟後不長不減形如寒瓜長七八寸徑四五寸

南州異物志曰椰樹大三四圍長六丈通身無枝至百餘年有葉葉狀如蒲長四五尺直竦指天實生葉間皮苞之如蓮狀皮肉硬過於核中肉白如雞子著皮而腹內空含汁大者含升餘實形團團然或如瓜樓橫破之可為爵並堪器用南人珍之

異物志曰椰樹高六七丈無枝條葉如束蒲在上其實如瓠繫之巔實外皮如胡蘆膚中有汁升餘清如水味美於蜜食其膚則不飢食其汁則增渴又有如兩眼處俗號椰子為越王頭

嶺表錄異曰椰子樹亦類海棕實號椰子大如甌盂外有麁皮如大腹次有硬殼圓而且堅厚二三分有圓如卵者即截開一頭砥石摩之去其皴皮其爛斑錦文以白金裝之以為水罐子珍奇可愛殼中有液數合如乳亦可飲之冷而動氣

左思吳都賦曰椰葉無蔭

俞益期牋曰有清漿數升懸於長木之端終不乾故為小異

楊梅

金樓子曰楊周年七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有楊梅孔公指以示兒曰此真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博物志曰地有章名則生楊梅

南裔志曰興安縣白蜀里多楊梅張公以為名章則多楊梅此偶以所聞而命書後好事改地就之耳求之白蜀去之遠矣

裴淵廣州記曰盧山頂有湖楊梅繞其際人登者止得於山飽食不得持下

吳興記曰故章縣北有石槨山出楊梅常以貢御張華所謂地名章必生楊梅蓋謂此也

食經曰藏楊梅法取完者一斛鹽漬之曝乾別取杬皮二斤煮汁漬之不加蜜漬梅色如初美好可留數月

臨海異物志曰楊梅其子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味甘甜酸

梁江淹楊梅頌曰懷蕊挺實涵黃糅丹鏡曰緗叢照霞綷

沙棠

山海經曰崑崙之山有木焉狀如棠黃華赤實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南越志曰寧鄉果多沙棠

竺法真登羅浮山疏曰羅浮山有沙棠華黃實亦味甘如李

枸櫞

裴淵廣州記曰枸櫞樹似橘如柚大而倍長味奇酢皮以蜜煮為粽

劉欣期交州記曰枸櫞如柚核細

異物志曰枸櫞實橘大如飯筥皮不香味不美可以浣治

葛紵若酸漿

嶺表録異曰枸櫞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愛其香氣京輦豪貴家釘盤筵憐其遠方異果肉甚厚白如蘿蔔南中女工競取其肉雕鏤花鳥浸之蜂蜜點以燕脂擅其妙巧亦不讓湘中人鏤木瓜也

益智

十三國春秋曰安帝元年盧循為廣州刺史遺劉裕益智粽裕乃荅以續命湯

顧微廣州記曰益智葉如蘘荷莖如竹箭子從心中出一枝有十子子內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煑為粽子味辛

周景式廬山記曰山果有益智蒲萄

廣志曰益智葉以蘘荷長丈餘其根上有小枝高八九寸无葉萼其子叢生之如棗中瓣黑皮白核小者曰益智含

之隔從濊出壽萬亦生交阯

南方草物狀曰益智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華五月六月熟味辛中芬香出交阯合浦

陳祁暢異物志曰益智類薏苡長寸許如枳椇子味辛剌飲酒食之佳

惠遠法師荅盧循書曰損餉淶枸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

楄子

廣志曰楄子似木瓜樹木

南方草物狀曰楄子木如鷄卵二月華八月九月熟味酸酢或以蜜藏滋味甜美出交阯

劉欣期交州記曰如桃

陳祁暢異物志曰槃子之樹枝葉四布（枝葉蒲蘇如車蓋也）名同種異味實甜酢（兩作醎穀同名實大異也）果而無核裏面如素析酒止醒更為道路

檖

毛詩秦風曰隰有樹檖（毛云赤羅也檖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一名鹿梨一名鼠梨）

陸機毛詩疏義曰樹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人謂之楊檖樹及實如梨但實酢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堯山魯國河內共北中有今人亦種之極有美者亦梨之脆美者

爾雅曰檖蘿也（郭璞曰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廣志曰陽檖子似梨大如杏可食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陽檖二株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三

果部十

龍眼　椢櫨　餘甘　蒟子　木瓜　劉　鬱

杜梨　梬棗　榛　柚　椵　椹

龍眼

廣雅曰益智龍眼也

謝承後漢書曰交阯七郡獻龍眼

廣志曰龍眼樹葉似荔支蔓延緣木生子大如酸棗色異純甜無酸

朱崖傳曰果有龍眼

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荔支而小

廣州記曰龍眼子似荔支七月熟

吳氏本草曰龍眼一名比目

嶺表錄異曰龍眼子樹如荔支葉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大核如木梡子而不堅肉白帶漿其甘如蜜一朶恒三二十顆荔支方過龍眼即熟南人謂之荔支奴以其常隨其後也

左思蜀都賦曰傍挺龍眼側生荔支

椢櫨

齊書曰武帝幸丹陽郡宴飲劉悛侍宴酒後狎侮同列肸王敬則執椢櫨以刀子削之謂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糺以贖論

廣志曰椢櫨其子甚酢出西方

餘甘

吳錄地理志曰高涼安寧縣有餘甘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

臨海異物志曰餘甘子如梭形出晉安侯官界中餘甘橄欖同一果耳

雲南記曰瀘水南岸有餘甘子樹子如彈丸許色微黃味酸苦核有五稜其樹枝如柘枝葉如小夜合葉

陳祁暢異物志曰餘甘大小如彈丸大視之理如定陶瓜片初入口如苦忽咽口中乃更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可多食之

朱崖故事曰朱崖果有餘甘

左思吳都賦曰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支之林

蒟子

漢書曰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醬注曰枸音矩枸樹也如桑其椹長二三寸酢取其實以爲醬

廣志曰蒟子蔓生依樹子似桑椹長數寸色黑辛如薑以鹽淹之下氣消食出南安

左思蜀都賦曰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

木瓜

爾雅曰楙木瓜郭氏注曰實如小瓜酢可食楙音茂也

周禮冬官下弓人職曰取幹之道木瓜次異桑

毛詩衛淇澳木瓜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毛詩義疏曰楙葉似柰實如小瓜上黃似著粉中令香欲噉者蜜封藏百日食之也

三國典略曰齊孝昭北伐庫莫奚至天池以木瓜灰毒魚魚皆死而浮出庫莫奚竊相謂曰池有靈魚犯之不祥乃出長城北遁齊主分兵追擊獲牛羊七萬振旅而還

水經曰魚復縣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甒音武白黃實甚香爾雅之所謂楙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有岡咬村地多木瓜樹其子大

者如瓠
晉宮閣記曰華林園有木瓜五株
廣志曰木瓜子可藏枝爲一尺百二十節
吳氏本草曰木瓜生夷陵
虎丘山疏曰山三面悉有木瓜
何承天木瓜賦曰惟玆木之在林亦超類而獨劭方朝華
而繁實見沙棠而有睢

劉

爾雅曰劉劉杙也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趾杙音弋
吳錄地理志曰交阯羸𨻶縣有劉子樹出山中實如梨而味
酸美郡內皆有之
南方草物狀曰劉三月華七月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酢出
交阯武平與古九真

吳都賦曰棎劉禦霜

薁

周書曰夏食薁薁棣也
毛詩豳七月曰六月食薁毛注曰薁棣
詩義疏曰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
魏王花木志曰薁薁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甘
廣雅曰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棣亦名薁
李子毛詩七月食鬱及薁即郁李也一名棣也
呂氏本草曰郁核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薁李一林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隱夫薁棣合遝離支
潘岳閑居賦曰梅杏薁棣之屬
曹毗魏都賦曰若榴郁棣

杜梨

爾雅曰杜甘棠今之杜梨也
山海經曰岷山其木多棠
韓詩外傳曰邵伯在朝所司請召民邵伯曰不勞一身而
勞百姓此非文王之志也於是廬於棠樹之下百姓大悅
詩人見而歌焉
毛詩甘棠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云甘棠杜也詩義疏曰今棠梨也一名杜梨如梨而小甜酢可噉也
毛詩杕杜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
陸氏毛詩疏義曰杕杜杜赤棠也與白棠同但有赤白美
惡子白色者爲白棠白棠甘棠也多酸美滑赤棠子澀而
酢者也俗語澁如杜是也木理亦赤可以作弓材
孫楚杕杜賦序曰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嘗謂此以梨有

用之爲貴杜無用之爲賤故賦之

梬棗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梬音郢棗四株
廣志曰梬棗味如柹晉陽梬梬肌細而厚以供御
范子計然曰梬棗出漢中郡
崔豹古今注曰梬棗葉如柹實似柹而小味甘美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櫨梨梬栗梬棗也梬音郢橘柚芬芳
左思蜀都賦曰林檎枇杷橙柹梬楟

榛

毛詩邶柏舟簡兮曰山有榛隰有苓
陸機毛詩疏義曰山有榛枝葉似栗樹子似橡子味似栗
枝莖可以爲燭
毛詩鄘柏舟定之方中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詩義疏曰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大小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代上黨皆饒

周禮天官下籩人職曰饋食之籩其實榛

禮記曲禮下曰婦人之摯椇榛棗栗

說文曰榛似梓實如小栗

山海經曰上申之山下多榛楛郭氏注曰榛似栗而小楛

任昉述異記曰漢末楊氏家園中產柚榛二株

張衡七辯曰寒梨乾榛

柚爾雅音誘曰或作櫾

爾雅曰柚條也郭氏注曰似橙實酢出江南

尚書禹貢曰揚州厥苞橘柚

周書曰秋食橘柚

毛詩秦車鄰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列子曰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青生實丹而味酸度淮北而化為枳焉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譬猶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淮南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生於一父母故鴟梟與橘柚合而為兄弟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雲夢之柚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綸山銅山賈超之山其木多橘郭氏曰柚似橘而大

鹽鐵論御史曰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園圃珍怪橘柚

蔡氏政論曰橘柚之貢堯舜所不常御

裴淵廣州記曰別有柚號為雷柚實如升大

[illegible]記曰成都有柚大如升

博物志曰橘柚類多豫章郡出真者

風土記曰柚大橘也赤黃而酢也

神異記曰東方建春山外多柚

異苑曰南康歸美山石城內有甘橘柚

楚辭曰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楚辭曰雜橘柚以為圃兮列辛夷與椒楨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橘柚芬芳

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

揚雄揚州牧箴曰彭蠡既瀦陽鳥攸居橘柚羽貝瑤琨篠蕩

潘岳七羈曰于斯江南之嘉產是橘柚紫莖[illegible]

郭璞讚曰柚生嘉欺以為美談

椵

爾雅曰櫠椵也郭璞注曰柚屬子大如盂皮厚二三寸中似枳食之少味

椹

毛詩魯頌泮宮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黮音甚

後漢書曰獻帝時三輔大飢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

魏略曰楊沛為新鄭長興平末民多飢窮沛課民蓄乾椹會太祖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沛進乾椹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欲以勵之報乾椹也

魏書曰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illegible]以桑椹為糧

相噉略盡
晉書載記曰苻登攻姚萇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
登軍中大飢收葚以供兵
後魏書曰崔逞自燕奔魏尋除御史太祖攻中山乏糧問
郡臣取食之方逞曰取椹可以助糧太祖雖銜侮慢然須
食乃聽人取椹
北史曰後周趙肅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椹落
其家就遣人悉拾歸其主誡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
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誡
金樓子曰秦皇遣徐福求一寸椹碧海之中有扶桑樹長
數千丈樹兩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仙人食其椹
而體作金光飛騰玄宮也
漢武內傳曰神仙上藥有扶桑丹椹

汝南仙賢傳曰蔡君仲孝養老母時赤眉亂君仲取桑椹
赤黑異器賊問之荅云黑者與母赤者自食賊嘉之與鹽
二外
世說曰張天錫爲晉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
嫉之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荅曰桑椹香甘鴟鴞
革響醇酪養性人無嫉心
世說曰有王甲從北方來謝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甲云
桑椹最好謝公問可以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甘之流公
曰君何乃爾妄語甲既受妄語之名恐宰相所貴乃買駿
馬候熟時取數十枚還以奉公公食之以爲美乃謂甲此
味乃江東所無而君近比黃甘於是引甲爲賓客
十洲記曰有椹樹長數千丈名爲扶桑並仙人食其椹而
體作金色飛翔玄宮其樹雖大其葉則小故如中夏之桑
椹也但椹稀而赤九千歲一生實耳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願會寺中書侍郎王翊捨宅立也
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逵柯葉傍布形如
羽蓋復高五尺凡爲五重每一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
之神桑觀者成市布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
給事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流
血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東方朔神異記曰東方有樹高八十丈敷張自輔葉長一
丈廣六七尺名曰桑上有椹長三尺五寸其圍如數
異苑曰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玄德軍小沛年荒
穀貴士衆皆飢仰以爲糧
又曰北方有白桑椹長數寸食之甘美
五行記曰晉武太元中太原王戎爲鬱林太守治新

亭眠夢人以七枚椹與之著衣襟中既悟得椹如夢中
傳休奕桑椹賦曰繁實離離含甘吐液或素或玄或
白嘉味殊滋食之無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四

果部十一

枳椇　探　𦲷　木威　榞木　杋

棪　楊桃　楊搖　冬熟　猴闥　關桃

土翁　狗槽　雞橘　猴總　多南　王壇

三廉　鬼目　甘蔗　甘藷　燕薁　廉薑

枳椇（上音只，下音矩）

毛詩嘉魚南山有臺曰：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音枳）。

詩義疏曰：枳枸樹高大如白楊，所在皆有，子著支端，支柯不直，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能令酒味薄，若以為屋柱，則一屋酒可薄。

禮記曲禮下曰：婦人之贄，椇、榛、脯、脩（鄭玄曰：椇，枳椇也）。

廣志曰：枳椇葉似柳，子似珊瑚，其味如蜜，十一月熟，樹乾者益美，出南方，大如指頭。

崔豹古今注曰：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錫蜜，一名白石，一名木石，一名枳椇也。

探（音暗。南越志：果名，似柰而酸）

薛瑩荊揚以南異物志曰：探子樹產山中，實似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有之。

𦲷（音納）

異物志曰：𦲷草樹果如栟櫚而小，三月採其葉細破乾之，味近苦甜，雜舌香食之益善也。

顧微廣州記曰：山檳榔大於𦲷子，𦲷子土人亦呼為檳榔。

左思吳都賦曰：蘿𦲷荳蔻。

木威

顧微廣州記曰：餘甘、甘蕉、木威，黃皮，其味殊苦。

顧微廣州記曰：木威高丈餘，子如橄欖而堅，削去皮以為粽。

榞木

吳錄地理志曰：廬陵南部雩都縣有榞樹，其實如甘蕉而核，味亦如之。

杋（音求）

爾雅曰：杋，繫（音計）梅也（郭璞注曰：杋樹似梅，子如指頭，可食，赤色，似小柰也）。

棪

爾雅曰：棪（音琰），樕（音速）（郭璞注曰：棪實似柰，赤可食）。

山海經曰：庭之山，其上多棪木（郭璞曰：即樕也）。

曹毗魏都賦曰：果則谷棪山楟（音亭）。

楊桃

臨海異物志曰：楊桃似南方橄欖子，其味甜，常五月十月熟。諺云：楊桃無蹙，一歲三熟。其色青黃，核如棗核。

臨海異物志曰：楊桃子生晉安侯官縣，一小樹得數十石，實大三寸，可蜜藏之。

虞仲初楊都賦曰：楊桃枇杷。

楊搖

臨海異物志曰：楊搖有七脊，子生樹皮中，其體雖異，味則無奇，長四五寸，色青黃，味甘也。

冬熟

臨海異物志曰：冬熟如指大，正赤，其味甘，勝梅。

猴闥

臨海異物志曰：猴闥子如指頭大，其味小苦，可食。

關桃

臨海異物志曰：關桃子，其味酸。

土翁
臨海異物志曰土翁子如漆子大熟時甜酸其色青黑
狗槽
臨海異物志曰狗槽子如指頭大正赤其味甘
雞橘
臨海異物志曰雞橘子如指頭大味甘永寧南界中有之
猴總
臨海異物志曰猴總子如指頭大與柿相似其味不減於
柿
多南
臨海異物志曰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與梅子相似
晉安侯官界中有
王壇

臨海異物志曰王壇子如棗大其味甘晉安侯官越王祭
壇邊有此果無知其名因見生處遂名王壇其形小於龍
眼有似木瓜七月熟甘美也
王彪之閩中賦曰王壇侯栗
揚都賦曰草則龍目荔支王壇丹橘
三廉出興安郡雲母山見南越志
陳祈暢異物志曰三廉大實實不但三雖名三廉或南四五六枝食之
多汁味酸且甘藏之尤好與衆果相參
鬼目亦名九目
爾雅曰符鬼目郭璞註曰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子如耳璫赤色叢生
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
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二月花
色仍連着實七月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酸以蜜煮之滋味
柔嘉交阯武平興古九真有之
裴淵廣州記曰鬼目益智直爾不敢噉可為漿也
交州記曰鬼目樹似棠梨葉似楮皮白樹高大如木瓜而
小邪傾不周正味酢九月熟又有草昧子亦如之亦可為
糝用其草似鬼目
甘蔗
說文曰藷蔗也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
朝酲應劭曰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
吳錄地理志曰交阯句屚音陋縣干蔗大數寸其味醇美異
於他處笮以為餳曝之凝如冰破如博棊入口消釋
江表傳曰孫亮使黃門以銀盌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
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吏不謹亮

呼吏持餳器入門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也
黃門將有恨汝耶吏叩頭曰嘗從臣求官莞席有數不敢與
亮曰必是此也問具服即於前加杖鞭斥外付
晉書曰顧愷之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問之曰漸入佳境
宋書曰庾仲文貪其劉邪自謂得其助力事之如父夏中
送甘蔗
又曰元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
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
齊書曰宜都王鏗善射常以堋的太闊曰終日射侯何難
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又曰范雲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
美彪為設甘蔗黃甘隨盡復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驗之
一盡不能復得

梁書曰庾沙弥性至孝母劉氏好噉甘蔗沙弥遂不食焉
三國典略曰陸納反湘州分其衆二千人夜襲巴陵王琳至
城下宜豐侯循出壘門坐胡牀以望之琳衆乘水來攻矢
下如雨循方食甘蔗曾無懼色乃分軍被甲而進之遂獲
其一艦生擒六千人納遂歸保長沙
又曰侯景至朱雀街南建康令庾信守朱雀門俄而景至
信衆撤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于門信自一口
䏹屬甘蔗俄而飛箭中其門柱信手中甘蔗應弦而落
隋書曰赤土國物產多同於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
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
永嘉郡記曰樂城縣三州府江有三洲因以爲名對岸有
浦名爲菰子出好甘蔗
盧諶祭法曰冬祀用甘蔗

御覽九百七十四　五　[illegible]

范汪祠制曰孟春祠用甘蔗
扶南傳曰安息國出甘蔗
廣志曰甘蔗其餳爲石蜜
雲南記曰唐韋齊休聘雲南會川都督劉寬使致甘蔗
蔗節希似竹許削去後亦有甜味
神異經曰南方荒內有肝䗪林其高百丈圍三丈促節多汁
甜如蜜（[illegible]音[illegible]）
異物志曰甘蔗遠近皆有交阯所產特醇好本末無厚薄
其味甘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既甘生取汁爲
飴餳益珍煎而暴之凝如冰
甄異傳曰隆安中吳縣張牧字君林忽有鬼來助他須臾
唯飲啖甘蔗自稱高密主人因呼阿稿牧往見之是小女
面青黑色通身青衣

魏文帝典論曰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
聞展有手臂曉五兵余與論劍良酣耳熱方食干蔗便以
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袁子正書曰歲比不登凡不給之物若干蔗之屬皆可
禁
楚辭曰臑（[illegible]切）鼈炮羔有柘漿些（柘蔗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諸柘巴苴（甘諸 柘柘）
張協都蔗賦曰若乃九秋良朝玄酎初出黃華浮觴酣飲
累日挫斯柘而療渴若漱醴而含蜜清滋津於紫梨流液
豐於朱橘
曹植詩曰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張載詩曰江南都蔗釀液豐沛三巴黃甘瓜州素椋凡此
數品殊美絕快渴者所思銘之裳帶

御覽九百七十四　六　[illegible]

李伯仁七款曰副以甘柘[illegible]流溢旨於飴蜜
[illegible]與弟書曰有數頭男皆如奴[illegible]諸兒不及
[illegible]氏所生有兒姬子伯安三男[illegible]弟[illegible]似
人也去日南遠恐如甘蔗近杪[illegible]
應璩與尚書諸郎書曰檀氏[illegible]蔗瓜芋亦
當尚前未知三生復何種植
馮衍杖銘曰杖必取材不必用味相必取賢不必所[illegible]都
蔗雖甘猶不可杖佞人悅己亦不可托

甘藷

南方草物狀曰甘藷民家常以二月種之至十月乃成卵
大者如鵝小者如鴨掘食其味甜經久得風乃淡泊耳出交
阯武平九真興古
異物志曰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剝去皮肌肉正白

如昉南方人專食之以當米穀游多皆香美賓客酒食亦
施設有如果實也

燕薁 郁音

毛詩豳七月曰六月食鬱及薁 薁蘡薁也

毛詩題綱曰葛藟一名燕薁藤好生河滸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滸邊也

廣雅曰燕薁蘡舌也

廣志曰燕薁似梨早熟

魏王花木志曰燕薁實大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嬰薁詩疏一名車鞅藤豳詩七月食鬱及薁此名燕薁

潘岳閑居賦曰梅杏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

曹毗魏都賦曰英梅楊李若留郁棣 郁棣如蘇謂

廉薑

廣雅曰蔟葰 相維 廉薑也

湘州記曰始安縣空龍山精了山出廉薑

食經曰廉薑法蜜煮烏梅去滓以漬廉薑再三宿色黄赤如琥珀

劉楨清慮賦曰仰稱木韮俯拔廉薑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五

果部十二

甘蕉 扶留 芋 菱
芡 蓮 藕

甘蕉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芭蕉二株

南夷志曰南詔土無食器以芭蕉葉藉之

廣志曰芭蕉莖或曰甘蕉莖如荷芋重皮相裹大如盂升葉廣二尺長一丈子有角子長六七寸或三四寸生爲行列兩兩共對若相抱形剥其上皮色黄白味似蒲萄甜而飽人其根大如芋魁大一石青色其莖解散如絲織以爲葛謂之蕉葛雖脆而好色黄白不如葛色出交阯建安

南州異物志曰甘蕉草類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莖末百餘子大名爲房根似芋塊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此蕉有三種一種子大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雞卵有似牛乳味微減羊角蕉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味最弱其莖如芋取以灰練之可以紡績

異物志曰芭蕉葉大如筵席其莖如芋取鑊煮之爲絲可紡績女工以爲絺綌今交阯葛也其內心如蒜鵠頭生大如合柈因爲實房一房有數十枚其實皮赤如火剖之中黒剥其皮食其肉如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飽而餘滋味猶在齒牙間一名甘蕉

顧微廣州記曰甘蕉與吳花實根葉不異直是南土暖不

經霜凍四時花葉展其熟其未熟時亦苦澁也
南方草物狀曰蕉子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
遊名山志曰赤巖山水石之間唯有甘蕉林高者十丈
卞敬宗甘蕉讃曰扶踈似樹質則非木

扶留

吴録地理志曰始興有扶留藤緣木而生味辛可以食檳榔
蜀記曰扶留木根大如箸視之似柳根又有蛤名古賁生水中取燒為灰曰牡礪粉先以檳榔著口中又扶留長寸古賁灰少許同嚼之除胷中惡氣
異物志曰古賁灰牡礪灰也與扶留檳榔三物合食而後善也扶留藤似木防已扶留檳榔所生相去遠為物甚異而相成俗曰檳榔扶留可以忘憂

交州記曰扶留有三種一名穫扶留其根香美一名南扶留葉青味辛一名扶留藤味亦辛
廣志曰扶留藤緣樹生其花實即蒟也可以為醬
左思吴都賦曰石帆水松東風扶留

芋

説文曰齊人謂芋為莒
孝經援神記曰仲冬昴星中收莒芋宋均曰莒亦芋
廣雅曰藉如水芋也亦曰烏芋
漢書曰汝南郡有鴻隟大陂翟方進為丞相奏破之郡中追怨童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
漢書曰秦破趙遷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注曰蹲鴟芋也至死不飢乃求遠遷致之臨邛至僮百人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録曰李雄剋成都衆甚飢餓乃將民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
南史孝義傳曰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氾勝之書曰區種芋法區收三石
汝南先賢傳曰袁安字召公除陰平長時年飢荒民皆菜食租入不畢安聽使輸芋曰百姓飢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吏皆從之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歸先人冢側種稻芋以祭祀芋以充飢耽道説禮玄虚無為
列仙傳曰酒客為梁丞使民益種芋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
風土記曰博士芋蔓生根如鵝鴨卵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蜀郫人毋亡歸送吏飢輒取道側民芋隨以帛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相語曰聞何安漢清民取糧今為之償
博物志曰野芋食之煞人家芋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廣志曰凡十四芋有君芋大如斗魁有車轂芋有旁巨芋有青邊芋此四芋魁大如餅少子葉如繖蓋紺色紫莖長丈餘易熟長味芋之最善者也莖可作羹臛有蔓芋緑支生大者二三升有雞子芋色黄有百果芋歲收百斛有早芋七月熟有九面芋大不美有蒙控芋有青芋有曹芋子皆不可食莖可為菹又有百子芋出葉榆縣有魁芋無旁子生永昌
本草經曰芋土芝八月採
左思蜀都賦曰瓜疇芋區

菱

爾雅曰菱厥攈（郭璞注曰今水中芰也）

尚書大傳曰鉅野菱（鉅野大野也魯藪今屬山陽也）

周書曰冬食菱藕

周禮天官下籩人職曰加籩之實菱

國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屈到楚卿宗老家臣）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屈建屈到之子）曰夫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也

漢書循吏傳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秋冬益蓄菓實菱芡

謝承後漢書曰李閎以賢為彭城相亡閎到郡迎喪飢食菱芡渴飲行潦

梁書曰魚弘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齊州之上捕得獺猴數百為脯以供酒食

淮南子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乘疾承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避而去之乃食芰飲水枕塊而死

呂氏春秋曰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

杜恕篤論曰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隨波是以堯舜歎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也

羅浮山記曰綏寧縣元龜湖中出菱甚為甘香

廣志曰鉅野大菱大於常菱淮漢以南凶年以芰為蔬

范汪祠制曰孟秋之祭菱芡

楚辭曰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左思吳都賦曰其沃衍則有綠菱紅蓮

潘岳西征賦曰鳥躍斬唼喋菱芡

郭璞江賦曰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

曹植九詠曰林菱華而結辭

孫楚論屈建文曰品籩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所生殖父以嗜之而相授宰祝既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吾乎未敬建何忍焉

芡

周禮天官下籩人職曰加籩之實芡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冬益蓄果實菱芡

淮南子曰鷄頭已瘻（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鴈頭瘻頸腫疾）

崔豹古今注曰芡雞頭也一名鴈頭一名菱芡似荷而大葉上蹙衄如沸實有芒刺其實如珠可以療飢止渴

方言曰葰芡雞頭也北燕謂之葰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

芡

說文曰芡雞頭也

廣雅曰蔿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

本草經曰雞頭一名鴈實生雷澤

劉騊駼玄根賦曰芳林臻臻朱竹離離菱芡吐榮若擁錦而布繡

蓮

爾雅曰荷芙蕖其實蓮（蓮謂房也）其中的（蓮中子也）的中薏（中心苦者也）

毛詩曰陳風澤陂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史記曰龜千歲遊於蓮葉之上焉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國有蓮藕雜菓
宋起居注曰元嘉十八年有司奏楊州刺史王濬解稱州治後池有兩蓮駢生雙房分體又十六年華林氶伍泳剌雙蓮同幹秀出華池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八月嘉蓮雙葩並實合跗同莖生豫州鱧湖又六年雙蓮一蔕生東宮玄圃池
三國典略曰齊主還鄴高麗新羅並遣使朝貢先是徐州蓮一莖兩蔕占云異木蓮枝遠人入款斯其應也
北齊書曰後主武平中特進侍中崔季舒宅中池内蓮莖皆作胡人面仍着鮮卑帽俄而季舒見殺
三國典略曰周平齊齊幼主胡太后等並歸于長安初武成殂後有謡云千錢買菓園中有芙蓉樹破券不分明蓮子隨他去調甚悲苦至是應焉

又曰高緯所幸馮淑妃名小憐也
後唐書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皆循低首候之唯馬郁以滑稽侮狎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異方珍菓陳列於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蓮子置前而已郁至窺之知其不可啖異日韈中置鐵鎚出以擊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饌勿敗予按
夏侯孝若芙蓉賦曰綠房翠葉紫飾紅敷黄螺圎出垂蕤散繇纓以金牙點以素珠
孫楚蓮華賦曰攢聚星列纖離相扶㬓若玄霧披幽夜叢若鄧林飛鵷鶵
樂府歌曰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藕

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國有蓮藕雜菓
齊書曰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遣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諸王應自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荅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一挺藕一盃漿皆諮籤師籤師不在則竟日忍渴
唐史曰蘇州進藕其最上者名傷藕或云荷名或云葉甘爲蟲所傷或云故傷其葉以長其根近多重臺荷蓋蓮實中又生花亦甚異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咀嚼菱藕
夏侯孝若芙蓉賦曰咀蔆藕於玄泉
謝眺詩曰秋藕折輕絲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五

菜部一

菜　韭

菜

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禦也旨蓄聚菜以禦冬月乏無時也）
又曰其蔌（音速）伊何維筍及蒲（蔌菜殽也）
周禮春官曰入學釋菜合舞（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儀禮婚禮曰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没終也奠菜者祭菜也蓋用薰）
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妃爲皇舅）
禮曰仲秋之月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始爲禦冬之備也）
左傳曰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爾雅曰菜謂之蔌蔬不熟爲饉（蔌菜總名見詩凡草菜可食通名爲蔬也）
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尚書大傳曰散君之室雖生美菜藉之士弗食
後漢書曰劉平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
烹之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母老飢待願得先歸食
平爲命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而遣之平還既食
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
謂曰常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曰崔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居
常蔬食菜羹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鍾南嚴海君少時鄉人有入其園竊
菜者明日拔菜悉遺鄉里鄉里人相約無復取菜者
又曰彭城刀曜字子卿爲漁陽相前相所種菜悉付還外
魏志曰倭國地溫冬夏食生菜

吳書曰趙咨使魏魏人曰聞江東有端（音端）蹄菜作酢爲食
咨曰當得魯（助更切）鱗以作羹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或勸謐曰柳
爲布衣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
禮也今而送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鴻季也豈中古人之
道哉
又曰邵續爲石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
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賜穀
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群官
又曰桓溫性儉每讌唯下七奠柈菜果而已
又曰吳隱之母喪哀毀嘗醎葅以其味旨輟而弃之及爲
廣州清操踰勵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
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

宋書曰張敷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
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
又曰宋愨以軍功封洮陽侯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侈兵
服王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愨設粟飯菜菹謂客
曰宗上東串噉麄食愨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爲愨長
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又曰柳元景爲三公時在朝勳貴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
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怒曰我立此
園采以供家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
守園人
又曰王玄謨柳元景相護之雖並壯人而玄謨獨受老傖
之目凡諸摒爲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
菫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飡䤄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

又曰朱脩之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膳往姊爲設菜羹麄飯以激之

齊書曰晉永嘉五年曲陽縣市黃慶宅左右有園東南廣數丈每種菜輙鮮異雖加採拔更生夜恒有白光似匙縮道士傅德占使人掘之三尺獲玉印文曰長承萬福

又曰宜都王鏗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

又曰江泌性仁孝食菜不食心以其生意唯食老葉而已

南史隱逸傳曰沈道虔辟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竊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

梁書曰武帝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園案所陳不過三盞

又武帝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爲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

三國典略曰梁蕭棟字吉豫章安王權之子也侯景以法駕迎棟時棟與其妃執鋤種菜忽然見逼駭愕久之

後魏書曰甄琛母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菓珍羞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

又曰高閭曾造胡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案其館宇卑陋園畦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約以衣服直十餘疋贈之亦無辭媿

又曰盧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

三國典略曰北齊主以鄴清風園賜穆提婆於是官無蔬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爲斛律光曰此園賜提婆一家足不賜提婆百官足

又曰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繫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

隋書曰姚察陳亡入隋詔授秘書丞別勑成梁陳二史又勑於朱華門長參文帝察蔬菲別日召入內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朕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只得此一人

唐書曰太宗回次易州界司馬陳元璹令百姓種蔬坑上而微火照之欲其速生以擬供進太宗聞之責其諂媚詔免官

又曰太宗時健達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花赤中心正黃而蕊紫色泥婆羅獻波稜菜葉類紅藍實如蒺蔾火熟之能益食味又有酢菜狀似芹而味香渾提葱其狀猶葱而甘辛

又曰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勑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遂不行

又曰王昇爲刑部尚書性貪惏不常在公乃罵公廨菜園收其價錢以自潤甚爲時論所醜

又曰中書園蔬日給於衆官者主事白常衮減其數崔祐甫怒詞主事曰此相公之命祐甫大詬曰門下侍郎安得理中書之蔬叱左右踣主事而拽之自是與衮常不平

又曰貞元七年冬司農卿李模免官初司農當供三宮冬菜二千車以度支給車直稍賤又阻雨菜敗模以度支爲

辭上責其不先聞故免之先是棣奏司農菜不足請取京兆府市之尹薛珏萬年令韋彤乃禁人私賣上命奪珏俸一月彤俸三月

又曰貞元中奚陟爲中書舍人以所得雜給均分省內官又躬親庶務下至園蔬皆悉自點閱人以爲難而陟處之無倦

莊子曰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

孔叢子曰菜謂之蔬

金樓子曰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

說苑曰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見野丈人戴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乎天命而君闕之群臣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於鄧之軍門之外

又曰楚莊王賜虞丘子菜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壽木之華括姑之東赤木玄木之葉餘瞀之南有菜名嘉樹其色若碧

桓譚新論曰董仲舒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井菜棆洐

山東六賢傳曰㝬下字叔陽隱處人種菜一園左右爲致度溝瀆下乃爲之橋其敦義如此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上仙之藥有碧海之狼菜

孝子傳曰北平陽公輦水作漿兼以給過者公補履屩不取其直天神化爲書生問云何不種菜曰無菜種即與數升公種之化爲白璧餘皆爲錢公得以娶婦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己耕種菜菓不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齎瓦榼酒七槃多菜而無他味亦有世間常菜輙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海蛤相類并有非時菜碩云食之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飢

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謂爲人日採七種菜以爲羹

兩京記曰隋大業六年諸夷來朝請入市交易煬帝許之於是修飾邸店皆使甍宇齊正卑高如一環貨充積人物華盛衆並脩飾賣菜者亦以龍鬚席藉之

魏王花木志曰吳郡沿海諸山悉生紫菜

崔豹古今注曰菹荊州楊州人呼菹爲蔌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徐孝頵性仁孝嘗在園中晝卧見人盜菜徐徐轉身向裏恐偷者見之仁行退讓皆此類也

漢張純奏曰古叛逆之國潴其宮室以爲汙池名曰凶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

韭

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又曰庶人春薦韭韭曰豐本

爾雅曰霍山韭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種者

說文曰菁韭華韭菜一種久而生也象形在地上地也

通俗文曰韭根曰芨姑人

山海經曰邊春山雜山韭丹熏之山其草多韭

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井居竈葱韭盡取焉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口種一畦韭
晉書曰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虀王
愷每以此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
煑豫作熟有客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虀是擣韭根雜
以麥苗耳
又曰溫嶠滅王敦先是童謡曰剪韭剪韭斷楊柳河東小子
令我與子以爲賊如韭刈爭得復生也
晉後略曰成都王國京邑城中無菜採陳韭芥以爲善菜
齊書曰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卿在山中何所食荅曰赤
米白鹽綠葵紫蓼又問何者最佳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又曰庾杲之字景行爲世祖征虜功曹清貧食唯韭葅瀹
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言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韭言
三九也
三國典略曰北齊太上後宮無限衣皆珠玉一女歲費萬
金寒月盡食韭牙
莊子曰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食芧厭葱韭今
老病欲酒肉之味耶無鬼曰君爲萬乘之主苦國以養耳
目君病矣何勞吾乎
列子曰老韭爲莧老羭爲猨
魯連子曰市爇者僕妾膾炙而食市饒也雍菜米韭藏廩
之士從兄弟室父任而不得粗糲韲爲韭愛其僕妾惡其
室父也此其饒羨之與不足也
說苑曰衛有一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教之
曰有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溉九百區丈夫曰有機
智必有機心我非不知不欲爲也

正論曰小民疑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
畏從來必可輕奈何欲望致州曆平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次藥有八阮赤韭
緱龍祭儀曰春祀和羹芼以韭
水經曰交州平樂山多龍穴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
風吹制分隨偃而拔不得過越不偃而拔輒凶也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李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
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悋惡衣麤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
韭葅崇家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
故元祐曰二九十八聞者大笑世以此爲譏
諸葛亮敎張君嗣曰夫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以婦人之
性草菜之精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七

菜茹部二

葱　薤　蒜　茄

薑　蘇

葱

禮曰凡進食之禮葱渫處末　又膾春用葱　又脂用葱

又爲君子擇葱薤必絶其本

爾雅曰茖（古百切）山葱（細莖大葉）

漢書曰龔遂爲勃海太守令人一口種五十本葱

又曰（召信臣爲少府先是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音然）火待温氣乃生奏罷之

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爲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産奮在姑臧四歲財物不增唯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

義熙起居注曰十年有司奏大常謝澹還四人還家種葱菜免官

晉書曰居洛陽城十里內有園菜欲以當課聽引其長流灌紫葱

晉書曰石勒時石聰（叛將）佛圖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害人百姓無食葱徵而石聰走

後秦書曰姚興種葱皆化爲韭其後兵戈日盛

後周書曰宣帝大象年左衛園中葱變作韭

梁書曰呂僧珍拜南兗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重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

金樓子曰名山之下生葱葱薤者是古人食石種也故語曰寧得一把五茄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片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惶此二物可煮石

又曰用紫芝煮石石美如脂食之可更調五味下橘皮葱豉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上藥有玄都綺葱

列仙傳曰阮公者鳴山上道士也衣裘騣霞耳耳長六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也

春秋元命苞曰天門山上有葱所種畦壠悉成行人拔取者悉絶若請神而求即不拔自出奇異辛香

續龍魚儀曰秋祀和羹芼以葱

西河舊事曰葱嶺在燉煌西八十里其山高大　故曰葱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水西經休循國因在葱嶺也

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

華陽國志曰曹公既與先主語失匕會大震雷先主曰賢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曹公亦悔失言使人覘之見其拔葱公曰大耳公未覺也其夜先主急去

廣志曰有胡葱木葱

巴南山川記曰有石蒜石葱

續搜神記曰新野趙貞家園中所種葱未經抽拔忽一日盡縮入地後經歲餘貞之兄弟相次分散

揚雄蜀都賦曰萬條（蔟）翠葉青黄若摛錦布繡望之無疆

潘岳閑居賦曰菜則有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蘇芬芳

薤

爾雅曰葝（巨盈切）山薤（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種）

又曰薤鴻薈也即薤菜也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令民一口種百本薤
後漢書曰龐參爲南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
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
抱孫兒伏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
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
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
強助弱以惠政得人
魏略曰李孚字子憲爲諸生常種薤欲以成計有來索不
與一莖亦不自食時人謂之能行意
世說曰桓公座有參軍椅騎轎筯也蒸薤不時解共食者又
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座皆笑
又曰蘇峻亂庾公南奔見陶侃雅相重及食庾啖薤因留
平九百七十七　三
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尤歎
列仙傳曰務光服蒲薤根
荊州圖副曰筑陽縣有薤山山多野薤因以爲名
古詞曰薤上朝露何易晞
潘岳閑居賦曰白薤負霜

蒜

爾雅曰蒚劦的山蒜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種
說文曰蒜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
東觀漢記曰李恂爲兗州刺史前刺史所種園小麥胡蒜
悉付從事無所留
謝承後漢書曰江夏費遂字子奇爲楊州刺史悉出前刺
史所種小麥胡蒜付從事
又曰太原閔仲叔者代稱節士雖同黨之衆清自以弗及也

同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汝陰先賢傳曰郡詵母病苦車及亡不欲車載乃養雞種蒜
得馬八疋輿棺至冢
齊書曰豫章王大會賓僚張融食炙始畢人便去虀[illegible]盤
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
梁書曰邵陵王使賊殺何智通既擒賊智通子敞之割炙
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燋熟敞車載錢設鹽蒜雇
百姓食之撤一臠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盡
抱朴子曰謂夏必長而蒜麥枯謂冬必凋而竹栢茂
正部曰張騫使還始得大蒜苜蓿
三輔決錄曰平陵范氏南陽舊語曰前隊大夫有范仲公
鹽豉蒜果共一筩言其廉儉也
袁子正書曰袁子曰吾嘗與陳子息於鄴東門之外見一
平九百七十七　四
老父方坐而食其子授之蒜食必有餘欲弃則惜欲持去
則畏遂盡食於是大辛螫其腸胃兩目盡赤陳子笑之吾
謂曰子之家中牛羊數千而不敢食天暑有暍斃死者而
後食之病子之軀亦由是也
晉四王起事曰成都王穎奉惠帝還洛陽道中於客舍作
食宮人持升餘粳米飯以供至尊大蒜鹽豉到獲嘉市麄
米飯瓦盂盛之天子噉兩盂燥蒜數枚鹽豉而已
顏氏家訓曰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顆共
一筩顆當音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段爲一顆蒜是
俗間常語耳故陳王雀鵲賦曰頭如蒜顆目似擘椒
崔豹古今注曰蒜茆蒜也俗語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子
共爲一株二籜裹之名爲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人謂之大
蒜

冤報記曰梁廬陵王蕭續在荊州時常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孟卿亦充一使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勅失王本意及孟卿以數誤得罪破虜懼不敢引愆但訴孟卿公自爲虜爲公吝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孟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人以紙筆隨殮死後少日破虜在牆上看牛忽見孟卿挈頭而入持一椀蒜虀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而服之因尔病未幾乃卒

廣五行記曰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冬集十一日至五品進止未出間有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共坐少頃間曰貧道出家人得飲食亦少以公名故聞相記能設一頓齋否司户欣然即處分買魚此僧云不有蒜否司户家人云蒜虀僧云蒜虀去之此即聞者之以蒜虀得買僧云蒜虀不可更住若留不止司户果無疾暴卒

太九百七七　五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五折張籌大死之蒜

潘沂釣賦曰西戎之蒜南夷之薑

茄

梁書曰蔡樽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四年改胡牀爲交牀改胡瓜爲白露黃瓜改茄子爲崑崙紫瓜

嶺南異物志曰南土無霜雪生物不復凋枯迺茄子十年不死人皆攀緣摘之樹高至三丈

嶺表錄異曰南中草萊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宿根有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爲大樹每夏秋熟則梯樹摘之三年後樹漸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

薑

春秋運斗樞曰璇星散爲薑失德逆時則薑有翼辛而不臭也

說文曰薑禦濕之菜也

禮記檀弓上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論語鄉黨曰不撤薑食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

韓詩外傳曰宋玉因其友見楚相楚相待之無以異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於王未也何怨於我也

史記曰蜀漢江陵千畦薑與千户侯等

魏志曰倭國有薑不知其滋味

齊書曰孔琇之爲臨川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

太九百七七　八

梁書曰周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劉杳云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薑食乃不嘗一坐皆悅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楊樸之薑招搖之桂楊樸地名招搖山名越駱之菌越駱國名

神仙傳曰吳孫權曰介象作變化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先主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先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坎汲水滿之并求鈎象餌之垂綸於坎中不過頃得鯔魚先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先主曰聞蜀薑作虀至佳此間薑求不及也恨尔時無此薑耳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行者并付以直象自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

須臾止已到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言是蜀市乃買薑[illegible]
時吳使張溫於市見之問曰與府買薑於是甚驚作書寄家
比人買薑畢捉書騎竹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
膾亦適了也
李先生傳曰郎中喬巖於牛渚遇神人意欲啖薑而市無
之神人以絹數匹并書一牒付信入市門南下任某所也
須臾得薑數斗還以問神人神人曰問李先生當知我
博物志曰伏波將軍唐儉蜀人欲薑法先插椿別籬細泥
三葉盛著籠中作沸湯沒籠著湯中須臾取一片插截斷
視如熟否裏既熟訖便內著盟中細擣米末以覆上令薑
不見訖以向湯令復沸使相淹消息視盟中當自沸沸便
陰乾之
又曰任娠者可啖生薑令兒盈指

梁表錄異曰山薑花莖葉即薑也根不堪食而於葉間吐
花穗如麥粒嫩紅色南人選未拆開者鹽藏之以[illegible]
甜糟中經冬如琥珀香辛可重用為膾無加也
又曰以鹽藏曝乾煎湯之極能治冷氣

蘇

爾雅曰蘇桂荏也(蘇荏類故名桂荏)
方言曰周鄭之間謂之公蕡沅湘之間謂之[illegible](沅湘[illegible]武陵)
涼州記曰乞佛虔不識五穀唯食蘇子
本草經曰芥苴一名水蘇(吳氏曰假蘇一名[illegible]芥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八

菜茹部三

瓜

易乾卦曰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木之果者大者)
龍魚河圖曰瓜有兩鼻者殺人
詩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興也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至大王而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自于沮漆也)
大戴禮曰五月乃瓜乃者治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八
月剝瓜畜瓜時也
禮曰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為
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為大夫累之(累倮也不巾覆也)士疐之(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庶人齕之(不橫斷)
又月令曰仲冬之月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
左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
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
春秋運斗樞曰[illegible]生瓜
論語曰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欲往也如之何子曰
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爾雅曰瓞瓝其紹瓞[illegible]
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
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
漢書地理志曰燉煌古瓜州地生美瓜

續漢書曰牽牛星荊州謂之河鼓主關梁織女主瓜果

又曰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蔕時以爲瓜者外屬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閻皇后與外親耿寶共譖太子廢爲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

袁山松後漢書曰建和二年河東瓜兩體共蔕

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子沛人也家貧母老常躬耕力供養種瓜自給

應劭漢官儀曰太官菓丞官別在外掌菓瓜菜茹

吳志曰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illegible]）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也

吳錄曰姚翁仲嘗種瓜菜灌園以供衣食時人或餉一無所受

晉書曰咸寧二年嘉瓜同蔕生於成都

又曰皇甫謐年二十不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輙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皇甫謐自叙同）

又曰桑虞仁孝自天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虞有園在北數里瓜菓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聞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歡然盡以瓜與之

齊書曰建元初武帝即位鄧據爲司徒左長史先是武帝與據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據得青瓜與上對剖食之

又曰竟陵王子良夏月客至爲設瓜飲

又曰郭原平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

沈約齊紀曰韓靈敏早喪父兄靈珍至孝母王家貧無以葬與靈珍種瓜靈敏朝採暮還後生未嘗減耗葬事由此舉（齊書同）

梁書曰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

又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衣素木按食不過一肉有姓餉一青瓜祖深報以疋帛有富人効之以貨甚而徇衆朝野憚之

又曰鄭灼字茂昭幼而志好學勤苦心熱若瓜時輙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

北齊書曰蘭欽爲廣州刺史（[illegible]）之夢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上貨厨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

後魏書曰楊愔典選多以言貌取人時謗訕云尚書典選似貧人買瓜唯取大者

又曰鄭祚以本官領太子少師祚嘗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使一黃鵠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呂爲桃弓僕射黃鵠少師

後周書曰王羆性儉率嘗有客與羆食瓜客削瓜侵膚稍

厥龍苦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
愧色
又曰趙王招知隋文欲遷周鼎密欲圖之藏兵刃於帷席
之間後院亦伏壯士文帝從者多在閤外唯楊弘元坐於
户側招以佩刀割瓜啗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
入招因以大觴親飲胄酒
北史曰宋瓊字普賢以孝稱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
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
隋書曰文帝用法從制行署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
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棲桶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
行決
又曰秦孝王俊奢侈過甚頗好於内妃崔氏性妬甚不平
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

官以王就第
唐書曰杜如晦薨後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
置之於靈座
又曰高宗子八人武后所出者自爲行第長曰孝敬皇帝
監國仁明爲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次曰中
宗次曰睿宗及孝敬遇害諸弟嘗所不安晨夕懷懼雖父
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黄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上
意歌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
稀三摘尚由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竄於黔州
又曰德宗建中初誤以高力士養女楊氏爲沈太后是
時沈氏故老已盡無識太后者上寄使中人就沼陽視高
氏年狀頗同曩時太后嘗削瓜傷上刃傷左拇指高氏嘗
剖瓜亦傷左拇指中人皆閹官女子且非嘗識太后見上

仁孝有殊喜其泉混者高氏辭曰實非太后具陳族姓内
外以白明
又曰貞元四年夏右神策軍獻瑞瓜三莖各爲一蒂而生
三瓜
莊子曰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
墨子曰今有入人場園取人瓜者得罰今之諸侯攻伐鄰
竊人瓜者數千萬而自曰義也
秦子曰食瓜者雖去蒂何以違其根
孫卿子曰皋陶之色如削瓜
抱朴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家人云至昆侖山有玉
瓜其形如世間瓜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
便軟而可食
又曰曾參鋤瓜三足烏集其冠孝故也

家語曰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以大杖擊之曾
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内也曾
子使人請孔子孔子曰舜之事瞽瞍小捶則受大捶則走
今參委身以待暴怒既身死陷父於不義不孝孰大焉
古文奇字曰秦改古文爲大篆及隸字周人多誹謗怨恨
秦苦天下不從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凡七百人密種瓜
於驪山硎谷中温處瓜實成使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
博士諸生説之人人各異説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
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
終○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從今已往五月五
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巳吴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
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死後吴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
之言將至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之求得已蟲矣

賈誼新書曰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焦者矣梁亭覺請其尉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楚亭往而察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大悅因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友於梁王　闕本

裴淵廣州記有瓜冬熟號爲金叙味乃甜美

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東盧江燉煌之種爲美有烏瓜缥頭瓜蜜筩瓜女臂瓜龍蹄瓜羊髓瓜又有魚瓜大瓜如劍出涼州陽城瓜有青登瓜大如三升魁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錦瓜至冬熟有春白瓜細小小瓣宜藏正月種三月成有秋泉瓜秋種十月熟形如羊角色蒼黑

列仙傳曰溪人者南郡編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之買瓜教之練瓜與附子枝實服之一年能飛登山入水往來海邊

又曰服閭者不知何許人常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於祠中博賭瓜雇閭使擔黃瓜數十頭令瞑目乃上方大山〇神仙傳曰葛公冬爲客設生瓜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後造朱炎山陵食靈瓜其味甚好顧此未久已七千歲矣

又曰仙之上藥有空同靈瓜四劫一實也

道學傳曰褚雅字玄通人與共居常取水洒掃或夏月種瓜恣人來取

伏侯古今注曰孝平帝元年武陵縣生瓜花如蒸紫色實如小麥隨地復生

郭子橫洞冥記曰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

零陵仙賢傳曰鄭產字元君承陽人因始使狗使其爲攻得吏民心覆致祥瑞甘瓜六子共華郡書守旁遷廣漢太守

南岳夫人內傳曰夫人姓魏名華存性樂神仙季冬之月夜半清明有四真人並可年二十餘天姿秀穎至靜室因設酒有陳玄紫榛隆實靈瓜

太上黃庭內景經注曰大霍山下有洞臺司命君之府也中有神靈瓜食之者至玄也

荊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設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布網於瓜上則爲得巧

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瓜篇

鄭玄別傳曰民有獻嘉瓜者異本同實縣欲表府文詞鄙略君爲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

吳越春秋曰吳夫差爲越所敗道而去得自生之瓜其實已熟援而食之謂左右曰是乃冬有瓜近道而人不食何也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瓜子復生故人惡食

夏侯曾先會稽記曰曹娥父溺死娥見瓜浮其處即得父死

博物志曰人以冷水自漬至膝可頓啖數十枚瓜漬至腰啖轉多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瓜味

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常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瓣種之俄而瓜蔓延生花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及視所賣皆亡耗矣

幽明録曰安定人周嶽種瓜時亢旱鬼爲運輸水澆瓜瓜大
滋繁問姓名不荅還白父當有恵於人否父曰西郡趙營
先作郡吏償官數百斛米救時以百斛助之其人已死
又曰孫鍾富春人堅父也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爲業有
三少年容服妍麗詣鍾乞瓜受樂與已爲設食出瓜禮敬
殷勤臨去曰我等司命感郎見接之厚送出門三人曰山
中可作塚復言欲連世封侯爲數世天子鍾曰數世天子
言訖悉化成白鶴
列異傳曰遼東丁伯昭自說其有客字次節能殊術見常爲
本家致奇異物試臘月中從索瓜得美瓜數枚來在則不
見形也
述異記曰豫章郡有盧松村羅根生於此村側墾荒種瓜又
於外立一神壇瓜始引蔓清晨行之忽見壇上有新枝墾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八　八　賣

書白此是神遊所遊處不得停止種瓜可還去根生拜謝
跪既曰鄉墅村人利此熟地生苗容或假託神言以見驅
斥宿昊神教願更朱書賜報明旦往看向板猶存焉以朱
代墨
任昉述異記曰漢章帝 元年上虞獻嘉瓜 一蒂六五色
又曰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有五色瓜歲充貢獻
五行記曰吳吏部尚書何敬容夏寢寄在蔣山道
士館時忽見一人玄衣大帽立在帳側自稱楊胡靈將瓜
四枚云與公少時言訖因不見後數月敬容以罪免官
本草經云瓜一名土芝
吳氏本草曰瓜子一名瓣七月七日採可作面脂
劉楨瓜賦曰楨在曹植坐廚人進瓜植爲立成賦曰含金
精之芳液冠衆瓜而作珍託諸濟流一浮一藏片以金刀

四剖三離承之雕盤羃以纖絺甘侔蜜房冷甚冰圭
嵇含瓜賦序曰世云三芝瓜處一焉謂之土芝
張載瓜賦曰羊骹虎掌桂枝蜜筩玄表丹裏素肌紅腔
數外偉綠瓤內醲
傅玄瓜賦曰白者如素黑者如漆黃踰金縷青侔含翠
有蜜筩及青括樓甜味溢異鮮類寡儔一圝之頂至三搵
頸細瓤蜜理多瓤少瓣豐旨絶異食之不飽 鳴加
陸機瓜賦曰夫其種族類數則括樓定桃黃甗白搏金釵
蜜筩小青大斑玄骭素腕狸首虎蹯東陵出於秦谷桂
髓起於巫山
夏侯孝若瓜田賦曰入果林遊瓜田摘虎掌拾黃斑采蒂
離母漬以寒泉
左思蜀都賦曰其圃有瓜疇芋區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八　九　又全

王廣洛都賦曰瓜則桂枝括樓綠瓞青盤消暑湯餅解渴
爲飢
樂府歌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
不整冠
古詩曰甘瓜抱苦蒂美草生荊棘處利傍有刀貪人自還
賊
阮籍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母子相
拘帶
張華真人贊曰朱李生西苑素瓜出西郊
曹植求祭先王表曰乞請水瓜五枚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九

菜茹部四

瓠　壺盧　蓼

葵　蕪菁

瓠

詩曰齒如瓠犀(瓠中瓣也)

又曰八月斷壺(壺瓠也)

又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

陸機毛詩疏義曰匏有苦葉匏瓠也葉小可為羹揚州人恒食至八月葉即苦故云苦葉

論語曰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爾雅曰瓠犀瓣(瓠中瓣也詩曰齒如瓠犀)

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宮得耳疾醫為挑之得物大如繭盛以瓠覆以盤化為犬五色因名盤瓠

晉書曰杜預病瘿吳人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每大樹似瘿斬使白乃題曰杜預頸[illegible]平盡捕殺之

又曰祖逖在河南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坐中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宋書曰徐文伯曾祖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瓢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醫經一卷

齊書曰卞彬性好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号卞田居

後周書曰強練師不知何許人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晉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未幾而護誅諸子並伏法

管子曰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瓜瓠葷菜不備國之貧也

莊子曰惠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而成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大也吾為其無用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也

國語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是行魯人與莒人先濟

新序曰魏文侯見其李墻壞不治問其故曰不時(也又)進[illegible]文侯曰墻壞不築教我無奪民農功飴我瓠羹教我無[illegible]多斂百姓

王充論衡曰干將之刃未磨瓜瓠不能傷

又曰婦人疏孕者子活乳數者子死[illegible]華多實少也

風俗通曰燒穰殺瓠俗說家人燒黍穰則使田中瓠枯死也

水經曰今豫州汝南郡城西北汝水左出西北流又屈而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耆老云城取名焉

太康地記曰朱崖儋耳無水唯種大瓠飲斷其汁用之亦足

嶺南異物志曰儋崖種瓠成實率皆石餘

壺盧

蜀志曰張裔字君嗣如瓠壺外澤而內麤

三國典略曰齊武成帝皇后胡氏安定人魏兗州刺史延之女也母盧氏懷孕延之初有胡僧來詣門曰此

宅瓠盧中有月

崔豹古今注曰匏壺盧也壺盧瓠之無柄者匏有柄者懸匏可作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則漆其裏

又曰瓠瓠也其揔曰匏瓠其別名

世說曰陸士衡初入洛諮張公所宜詣劉道眞是其一既往劉尚在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否陸兄弟殊失望乃去悔去

廣五行記曰西域夷國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器承便即漏下唯匏盧盛之則不漏飲之令人體滑香淨其酉神秘不可數遇

嶺表録異曰胡盧笙交趾人多取無柄之瓠割而爲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

蓼

爾雅曰薔虞蓼(薔音色力切虞蓼澤蓼也)

詩曰閔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

禮曰膾秋用蓼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釀謂切雜之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勤心夜以接日卧則以蓼

劉向別傳曰尹都尉書有種蓼篇

魏子曰君以臣爲本以民爲根猶室之有柱梁相持也梁不強則上下俱亡故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也

任昉述異記曰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云定王故園也菜之辛者謂之蓼

吳氏本草曰蓼實一名野蓼一名澤蓼

葵

廣雅曰蘬(丘軌切)葵也

詩曰七月亨葵及菽

爾雅曰莃(音希)菟葵(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菺(音肩)戎葵(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

荍(音翹)蚍(音毗)衃(芳九切今荊葵也似葵紫色)

韓詩外傳曰魯監門女相從績中夜而泣其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魯(宋出奔)馬佚食吾園葵是歲吾園亡一半越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爲兄往視之道畏而死由此觀之禍福相及也

陸機毛詩䟽義曰荍(音翹)一名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也

左傳曰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見之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謂之夫人訴之乃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也)

史記曰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去園葵也

晉書曰江統上太子書曰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門敗國體損令

孔叢子曰王倪守子深少孤獨種葵三畝數被人盗之王倪密令人書葵葉下明旦市中青之遂得偷者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葵布之天下桓公憂北郭民貧管子請禁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此則空有以相給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與終始其鄉之誠也(鄉仰誠實也)

續漢祭儀曰夏祀和羹芼以葵

列仙傳曰丁次都不知何許人也爲遼東丁氏作人丁氏嘗使買葵冬得生葵問冬何得有葵云從日南買來

列女傳曰魯漆室有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嘆鄰婦謂曰何悲也欲嫁乎女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婦曰此魯大夫憂焉女曰昔有晉客舍吾家繫馬於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鄰女奔亡借吾兄追霧出以求溺流而死使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微弱亂將及人三年魯果亂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小葵生牛馬貴大葵不虫牛馬賤

博物志曰陳葵子微火炒令爆咤散著熟地中遍蹹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陳葵子秋種覆蓋令經冬不死至春有子是也

潘岳閑居賦曰綠葵含露白薤負霜

鮑明遠葵賦曰別有鴨脚肬耳（言葵似之）

古歌辭曰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

蕪菁

爾雅曰須葑蓯（音聰）也（須未聞江東呼蕪菁為菘菘須音相近故也須即蕪菁也）

尚書曰荊州厥貢菁茅（菁以為菹也）

詩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葑蔓菁與葍之類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

又曰爰采葑矣沫之東矣（箋云葑蔓菁也）

又曰采苓好聽讒也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葑菜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菜葑蕪菁也郭云今菘菜也可食必味

東觀漢記曰桓帝永興二年詔司隸蝗水為災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

吳曆曰劉備歸曹公曹公使親近與視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窺門即去備謂張飛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輕馬而去

吳錄曰陸遜許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抄掠（瑾闚）之欲急去遜方催人種豆菘與諸將圍碁以示閒暇

齊書曰武陵王曄性清簡尚書令王儉詣曄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真率為飽食盡歡而去

又曰周顒清貧寡欲終日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饑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菘

梁書曰范元琰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乃以實答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北史曰孟信為趙郡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鎗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葅而已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

荊楚歲時記曰仲冬是月也采擷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為鹹葅有得其和者並作金釵色今南人作鹹葅以糯米熬搗為末并研胡麻汁和釀之石笮（音）令熟葅既甛汁脆汁亦酸美呼其莖為金釵股醒酒所宜也

急就篇曰老菁蘘荷冬日藏（子藏蓄之以禦冬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九

菜茹部五

蘆服　芥　蓴　蘘荷　紫菜　苦買
芹　薺　蕨　堇　苻　邪蒿
芸薹　薑菜　鹿角　胡荽　優殿　雍菜
冬風　絡葵　藉　苓　波稜

蘆服

爾雅曰葖蘆服（葖宜為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俗呼雹葖菔字或作蔔）
方言曰蕪菁紫者謂之蘆菔
廣志曰蘆菔別名雹葖
後漢書曰劉盆子在長安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東觀記）

隋史曰張威隋文受禪遷青州刺史在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責坐廢於家
正論曰理世不真賢猶治病無真藥當用人參反得蘆服根
唐新語曰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進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之蕭嵩聞之附掌大笑
雲南記曰嶲州界緣山野間有菜大葉而粗莖其根若大蘿蔔土人蒸煮其根葉而食之可以療飢名之為諸侯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子蒔於山中以濟軍食亦猶廣都縣山櫃林謂之諸葛木也

芥

魏子曰蓼虫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芥賊本不可失也
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蔥諸篇
嶺南異物志曰唐孟琯嘗於嶺表買芥菜置壁下忘飲數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螗蜋但腰身細長
又曰南土芥高者五六尺子如雞卵廣州人以巨芥為鹹菹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貴尚親賓以相餉遺
嶺表錄異曰廣州地熱種麥則苗而不實北人將蔓菁子就彼種者出土即變為芥
吳氏本草曰芥葅一名水蘇一名勞祖

蓴

南越志曰石蓴似紫菜色青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鬼長為取它物會有客須蓴二斗鱸魚二十頭鬼將一小兒置縣驛令小兒睡限須臾盆中已有蓴鱸
幽明錄曰阿東常醜奴之湖邊拔蒲暮宿空舍將日暮見一女姿容極美乘船載蓴至舍寄住變而為獺

蘘荷

說文曰蘘蘘荷也一名葍苴（[illegible]）
崔豹古今注曰蘘荷似薑苴而白（白者為荷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敗時可食久置則削爛不實矣葉似薑宜蔭翳地常依陰而生也
搜神記曰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

小人也乃呼小小士去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
蘘荷或謂嘉草
葛洪方曰人得蠱取蘘荷葉着卧席下不使知立呼蠱姓
名
潘岳閑居賦曰蘘荷依陰時藿向陽

紫菜

集異記曰會稽照誕入海採菜於山上曝之夜忽見羣鬼
張目切齒欲來奪誕誕奮刀斫之見鬼悉披靡乃就誕
乞少許紫菜誕不爲與
吳郡緣海記曰郡海邊諸山悉生紫菜吳賦云綸組紫絳
者也

苦買

晉書安帝紀曰義熙二年有苦買菜生揚州營莖高四尺
六寸廣二尺二寸是後歲多征伐人民積苦故苦買者
買苦也

芹

爾雅曰芹楚葵 今水中芹菜
詩曰觱沸濫泉言采其芹 芹菜也
又曰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芹水菜也
列子曰宋國有人其妻告之曰昔有人甘戎菽與芹子鄉
豪嘗之蜇於其口慘於其腸衆哂之
呂氏春秋伊尹說曰菜之美者雲夢之芹也
范汪祠制曰孟春祭有芹菹
宋林曰豐豋美菜生雲夢

薺

爾雅曰菥 莫歷切 蓂大薺 似薺細葉俗呼老薺
又曰蒫 材何切 薺實
廣雅曰菥蓂馬辛也
說文曰薺草可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荼苦菜也而君子於己之苦又甚於荼比方之則如甘薺
禮曰孟夏之月靡草死 薺亭歷之屬
春秋繁露曰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故美
者甘勝寒也薺之言濟所以濟大水也
淮南子曰薺麥冬生而夏死
抱朴子曰薺麥大蒜仲夏而枯
物理論曰夫解小而引大了淺而伸深猶以牛刀割雞
及刈薺
吳氏本草曰菥蓂一名析目一名榮冥一名馬駒
雷公神農扁鵲辛季氏小溫四月採乾二十日生道傍
細辛乾薑苦參薺實神農甘毒生野田五月五日採陰
乾治腹脹

蕨

詩曰陟彼南山言採其蕨 蕨鼈也
又曰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晉書曰齊王東權張翰謂郡人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吾
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去矣采南山蕨飲三江水也
爾雅曰蕨鼈 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
古詩曰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

菫

詩曰周原膴膴菫荼如飴 菫菜也荼苦菜也周之原地肥美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
禮曰菫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 謂用調和飲食也菫類也冬用菫夏用荁

菫

爾雅曰齧苦菫（今菫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

三十國春秋曰劉殷字長盛七歲喪其父哀毀踰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殷入澤中慟哭有菫生焉得斛餘

廣語曰夏葥秋菫滑如粉

後魏書曰崔和爲平昌太守性鄙悋埋錢百斛其母季春思菫惜錢不買

荇

爾雅曰莕接余其葉苻（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人食之音杏也）

詩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荇接余也）

邪蒿

北齊書曰刑峙字士俊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

芸臺

通俗文曰芸臺謂之胡菜

韻集曰芸臺胡菜

薰菜

方言曰蘇之小者謂之穰菜（薰菜也）

鹿角

南越志曰猴葵色赤生石上南越謂之鹿角

葫荽

石崇奴券曰奴當種羅勒胡荽不親不疎

優殿

南方草物狀曰合浦有菜名優殿以豆醬汁茹食芳好可食胡麫

蕹菜

廣州記曰蕹菜生水以爲葅

冬風

廣州記曰冬風菜陸生宜肥肉作羹二者微味人甚重之

絡葵

博物志曰人食絡葵爲狗齧則瘡不差或致死

蒪（音淳）

字林曰蒪辛菜也

芩（音今）

字林曰芩菜似蒜生水中

波稜

唐書曰太宗時尼婆羅獻波稜菜葉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

香部一

香　麝　薰香　鬱金
雞舌　龍腦　雀頭

香

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左傳曰黍稷非馨（[illegible]）明德惟馨

說文曰香芳也

吳志曰士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

世說曰桓車騎時有陳莊者入武當山學道所居恒有白烟香氣聞徹

續晉安帝紀曰王鎮惡亡經日與太守郭玄之晝坐忽見（[illegible]）敘舊事相對悲泣勸晉功德去後郡內悉聞香狀如芳烟流散

晉書曰杜太后傳曰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初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

宋書曰范曄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實易和以自比也

齊書曰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

梁書曰庾詵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息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有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

又曰梁武帝祀南郊先是一日景夜南郊令解滌之等至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及將行事奏樂迎神有異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滅

又曰王深奉與令問為太子中舍人詣事何敬容為其階前種雜香草脫復還其草根妝容忿以為甚

郭子曰陳騫以韓壽為掾每會聞壽有異香氣是外國所貢一著衣歷日不歇騫計武帝唯賜已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嫌壽與己女通考問左右婢具以實對騫以女妻壽壽時未婚（晉書云[illegible]）

金樓子曰齊東昏以錦石為殿內隔千門万戶又以和香香氣紛馥聞之使人歡悅生諸疾能無寐令睡眠

又曰昔王池國有民年而十二醜婦國色鼻齆婿乃求媚此婦終不肯迴顧遂往西市無價名香而燻之還入其室婦既齆矣豈分香臭哉

呂氏春秋曰懷腐而欲香入水而惡濡

漢武故事曰上作柏梁其臺悉以香柏香聞數十里也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懷香握蘭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佛圖澄傳曰澄以缽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

林邑記曰朱吾以南有文狼野人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肉採香為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

鄴中記曰石虎作流蘇帳頂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簿織成

綂帥囊襄受三升以盛香注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竺法發真羅山疏曰越王擣蕇陸香。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恒以香花事天神香有多種區撥葉迊花途致各遂花摩夷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於市賣之燥乃益香亦可為粉以傳身體。述征記曰北芒有張母墓舊說是王氏妻墓有年載後開其墓而香火猶燃

十洲記曰漢武時長安大疫人死□以香數帝乃燒取月氏國神香燒之於城內死未滿三日者活芳氣經三月不歇帝始信神物也乃秘錄餘香。郭子橫洞冥記曰漢武帝於招仙閣燒靡離之香屑如粟一粒香氣三月不歇

又曰跋塗闍者胡人也剪髮裸形不食穀唯飲清水食都夷香如棗核食一斤則歷月不飢以一粒如粟大投清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博物志曰西域使獻香漢制獻香不滿斤不得受西使臨去又發香器如大豆者試著宮門香氣聞長安四面數十里中經月乃歇

搜神記曰渤海史良好一女子許嫁而未果良怒殺之後夢見曰還君物覺而得昔所與香纓金釵之屬

又曰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殯尸不臭而香

又曰合淝有一大白舡覆在水中漁人夜宿其傍聞箏笛之音又香氣非常相傳云曹公載妓舡覆於此

任昉述異記曰魏武帝陵中有泉謂之香水出諸□云魏得晉□水泉嵗止鄴臺一說香水在并州香山其水絜香浴之去病吳故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又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又曰南海出百步香佩之聞於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種也葉似杜若而紅碧間雜貢籍云日南郡貢千步香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涪陽尉時人謂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南海郡有香戶日南郡有千畝香林名香出其中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松香聞十里亦謂之十里香也

夢書曰夢得香物婦女歸也

曹植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

魏武令曰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內不得香薰後諸女配國家為其香因此得燒香吾不好燒香恨不遂所禁今復禁不得燒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

秦嘉答婦徐淑書曰令種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淑答書曰未得侍帷帳則芬芳不設

陸機吊魏武文曰余為著作郎遊祕閣見魏武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吊曰紆家人於履組墜清塵於餘香

麝

爾雅曰麝父麕足郭璞曰腳似麕有香

許慎說文曰麝如小麋臍有香從鹿射聲黑色麞也

義熙起居注曰倭國獻貂皮人參等詔賜細笙麝香

齊書曰東昏侯鑿金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

唐書曰波斯國人皆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為敬

抱朴子曰辟蛇法入山以麝香丸著足爪中皆有効又麝香及野豬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作筆墨法云曰作墨用雞

子曰真珠麝香合以和墨宜用九月二日

南夷志曰南詔有婆羅門波斯闍婆渤泥崑崙數種外道交易之處多珠珍寶以黃金麝香爲貴貨

嵩高山記曰有人在嶺上聞異麝清和雅妙尋不復聞唯見一麝香在嶺上側足蹇跳忽失所在

荊州圖記曰臨澧縣南有龍寄山有獸多麝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鷰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志爲擲葉扇同心梅合枝李青木香香螺卮（出南海一名丹螺卮）九真雄黃麝香沉水香

續搜神記曰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爲太守已病哲往省之語梅曰吾昨夜忽夢作卒迎卿來作太山府君梅聞之愕然曰吾亦夢見卿爲卒着衣來迎我數日復同夢如先去二十八日當拜至二十七日晡後桓忽中惡腹脹滿遣人就梅索麝香丸梅聞便令作凶具桓便亡八日而梅卒

本草經曰麝香味辛辟惡殺鬼精生中臺山也

秦嘉與婦書曰今奉麝香一斤可以辟惡氣

嵇康養生論曰麝食柏而香

葳香

孫氏瑞應圖曰葳蕤者禮備至則生一曰王者愛人命則生一名葳香也

鬱香

說文曰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築以煮之爲鬯一合而釀之以降神也

周禮春官上曰鬱人掌祼器（祼器謂彝及舟與瓚）凡祭祀賓客之祼

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

後周書曰柰國出鬱金

後魏書曰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也地出氍毹（瞿俞二音）毾㲪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香等胡椒畢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

唐書曰天竺國卑濕暑熱稻歲四熟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諸香通於大秦

又曰太宗時伽毗國獻鬱金香葉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花而不實欲種取其根

文士傳曰朱穆字公叔作鬱金賦曰英[illegible]似九日之昔照遠而望之粲若羅星出雲垂曜近而觀之曄若丹桂耀湘涯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鬱鬯鬱芳草也謂用百草之華煑以合釀黑黍以降神香也或說今鬱金香是也

南州異物志曰鬱金者出罽賓國國人種之先取上佛積日萎熇乃載去之然後取鬱金色正黃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可以香酒

雞舌

應劭漢官儀曰桓帝侍中迺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藥歸舍辭決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僚友求眡其藥出在口香咸嗤笑之

吳時外國傳曰五馬洲出雞舌香

抱朴子曰或以雞舌黃連乳汁煎之注之諸有百疾之在

目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俞益期牋曰外國老胡說衆香共是一木木花爲鶏舌香

南洲異物志曰鶏舌出在蘇州云是草花可含香口

廣志曰雞舌出南海中及剽國蔓生實熟貫之

續搜神記曰王廣豫章人年少未昏至田舍見一女云我是何叅軍女年十四而夭爲西王母養使與下土人交廣與之纏綿其日於席上得手巾裹鶏舌香其母取巾燒之乃是火浣布

龍腦

唐書曰正觀中烏長國遣使獻龍腦香

本草曰龍腦香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氣風濕積聚出婆律國形似白松脂作杉木氣明淨者善云合粳米灰相思子貯之則不耗（樹如杉言婆律膏是樹根下清脂龍腦是樹中乾脂子似豆蔻）

雀頭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雀頭香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二

香部二

蘇合　安息　薰陸　流黄
青木　旃檀　甘松　艾納
霍香　楓香　棧香　木蜜
栟香　都梁　沉香　甲香
迷迭　零陵　芸香

蘇合

續漢書曰大秦國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

梁書曰中天竺國出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

傅子曰西國胡人言蘇合香獸便也中國皆以爲怪

從征記曰劉表冢在高平郡表子擣四方珍香數十斛置棺中蘇合消疫之香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如生香聞數十里

廣志曰蘇合出大秦或云蘇合國人採之笮其汁以爲香膏賣滓或云合諸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也

傅玄四愁詩曰佳人贈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

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令載雜綵七百疋市月氏蘇合香

安息

晉書佛圖澄傳曰石勒時襄國城水源暴竭勒問澄澄曰當勑龍取水乃坐繩床燒安息香呪願三日水微流有小龍五六尺隨水來須史水大至

薰陸

唐書曰曹國出青黛安息青木等香

魏略曰大秦出薰陸

抱朴子曰俘焚州在海中薰陸香之所出薰陸香木膠也樹有傷穿膠因隨湧人採之以待估客所以貴不多得者所患猪（切居）一攝獸噉之此獸斫刺不死投火中薪盡不焦以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然後乃死

廣志曰薰六出交州又大秦海邊人採與賈其人易穀若無賈人取食之（口南方草木狀曰薰陸香出大秦在海邊自有大樹生於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夷人採取賣與賈人（南州異物志曰其異香出[illegible]）

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膠爲薰陸

流黄

吳時外國傳曰流黄香出都昆國在扶南南三千餘里（[illegible]是國）

廣志曰流黄香出南海邊國

青木

隋書曰樊子蓋爲武威太守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鄣氣獻青木香御亦霧露

唐子曰師子國出朱砂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

南夷志曰昆侖國正北去蠻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檳榔琉璃水精蠡杯

又曰南詔青木香永昌所出其山名青木山在永昌南三月日程

廣志曰青木出交州天竺

徐衷南方記曰青木香出天竺國不知其形

南州異物志曰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狀如甘草

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節是青木

旃檀

三國典略曰周師陷江陵初梁主以白檀木爲梁武之像每朔望親祭之軍人以其香也剖而分之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旃檀出外國元嘉末曾城有人於山見一大樹員蔭數畝三丈餘圍辛芳酷烈其間枯條數尺援而刃之乃白旃檀

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根爲旃檀

崔豹古今注曰紫旃木出扶南林邑色紫赤亦謂紫檀也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壽禪師妙醫術作五香第一沉香飲次丁香飲次檀香飲次澤蘭飲次甘松飲皆別有法以香爲法以香爲主更加別藥有味而止渴兼於補益

甘松

廣志曰甘松出涼州諸山

艾納

廣志曰艾納出剽國（口樂府歌曰行胡從何來列國持何來氍毹五味香迷迭艾納及都梁

霍香

廣志曰霍香出日南諸國

吳時外國傳曰都昆在扶南山有霍香

南方草物狀曰霍香榛生民自種之五六月採曝之乃芬香出交阯武平興古九真（地名也）

南州異物志曰霍香生典遜國屬扶南（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服中

劉欣期交州記曰霍香似蘇合口范曄和香方曰零藿虛燥

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葉爲霍香

楓香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嘗欲營（佛像燒調香二石始一炒便出[illegible]）曰與

奪自已不欲貽之後人

南方記曰楓香樹子如鴨卵爆乾可燒

魏武令曰房室不潔聽得燒楓膠及蕙草

棧香 賤音

廣志曰棧香出日南諸國

南方草物狀曰棧蜜香出都昆不知棧蜜香樹若爲但見香耳

嶺表録異曰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爲香皮紙灰白色有紋如魚子牋其紙慢而弱沾水即爛遠不及楮皮者又無香氣或云沉香雞骨黃熟棧香同是一樹而根幹枝節各有分別者也

南越志曰交州有蜜香樹欲取先斷其根經年後外皮朽爛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面平者爲雞骨最麁者爲棧香

木蜜

異物志曰木蜜名曰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先伐僵之四五歲乃往看歲月久樹材惡者腐敗唯中節堅貞芬香者獨在耳

魏王花木志曰蜜志木蜜樹號千歲樹根甚大伐之四五歲乃取木腐者爲香其枝可食

本草經曰木蜜一名蜜香味辛溫

栟香

南方草物狀曰栟香莖生出烏滸

都梁

廣志曰都梁出淮南

盛弘之荆州記曰都梁縣有小山山水清淺其中生蘭草俗謂蘭爲都梁即以號縣

沉香

晉書曰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王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又曰吳隱之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遂投於湖亭之水

梁書曰林邑國出古貝及沉香木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沉木香土人斫斷積年以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不沉者棧和之屬

陳書曰[illegible]乃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皆以檀香爲之

唐書曰先天二年十月親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上親擐戎服持沉香大槍立於陣前威振[illegible]士庶奔走觀者塞道路

又曰[illegible]與大賈李蘇沙進沉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illegible]至亡頗甚言過特優容之

[illegible]一木板便是一樹[illegible]便是沉水花[illegible]是香膠界[illegible]

[illegible]羅山記曰沉香葉似冬青樹形崇深其木枯折外皮[illegible]雖有此樹而非香所出新會高涼土人[illegible]有此[illegible]樹極高大土人伐[illegible]外皮[illegible]心得香

郭子橫洞冥記曰薰木鮮祇所獻色如玉而質輕泛之昆靈池爲舟爛則沉矣碎其屑氣聞數百里邪所至毒氣皆除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四年夏四月征林邑國兵還至獲彼國得雜香眞檀象牙百餘万斤沉香二千餘斤

又曰尚書令楊素大業中東都宅造沉香堂甚精麗新泥堂訖開之三月後開視四壁並爲新血所洒腥氣觸人

異苑曰沙門支法存在廣州有八尺毾㲪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太元中王琰爲州大兒劭求二物不得乃殺而籍焉

南州異物志曰沉木香出日南欲取當先斫壞樹着地積久外皮朽爛其心至堅者置水則沉名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間不甚堅精置之水中不沉不浮與水面平者名曰棧香其最小麤白者名曰槃香

俞益期牋曰衆木共是一木木心爲沉香

甲香

廣志曰甲香出南方

南州異物志曰甲香螺屬也大者如甌面前一邊直擴長數寸圍殼岨峿有刺其掩可合衆香燒之皆使益芳獨燒則臭甲香一名流螺諸　之中流最厚味范曄香方曰甲煎淺浴

迷迭

魏略曰大秦出迷迭

廣志曰迷迭出西海中

魏文帝迷迭賦曰余種迷迭於中庭嘉其揚條吐香馥有令芳乃爲之賦曰坐中堂以遊觀覽芳草之樹庭舞妖麗于纖枝揚脩幹而結莖彈六莫之穢俗超万里而來征豈衆華之是芳信希世而特生○應瑒迷迭香賦曰振纖枝之翠粲動采葉之菲菲舒芳香之酷烈乘清風以徘徊

陳琳迷迭香賦曰立碧莖之荷那鋪綠條之蟺蜿

零陵

南越志曰零陵香土人謂爲鷰草

芸香

說文曰芸草似苜蓿

淮南子曰芸可以死而復生

雜字解釋詁曰芸杜榮

大戴禮夏小正曰採芸爲廟菜

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

禮圖曰芸蒿曰葉似蒿香美可食也

魏略曰大秦出芸膠

洛陽宮殿簿曰顯陽殿前芸香一株徽音含章殿前各二株

晉宮閣名曰太極殿前芸香四畦式乾殿前芸香八畦徽音殿前芸香雜花十二畦明光殿前芸香雜花八畦顯陽殿前芸香二畦

廣志曰芸膠有安息膠有黑膠

吳氏本草曰石芸一名敵列一名顧喙

傅玄芸香賦序曰始以微香進御終於捐棄黃壤吁可閔也遂詠而賦之○成公綏芸香賦曰美芸香之脩潔稟陰陽之淑精莖類秋竹枝象春松○傅咸芸香賦序曰先君作芸香賦辭美高麗有覩斯卉蔚茂馨香同遊使余爲序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三

香部三

槐香　蘭香　蘪蕪　蕙草
藒車　杜蘅　白芷　荃香
薰香　迷迭香　反生香　蘗精香
白蛤狸　蒙本香　神精香　龜甲香

槐香

𣝯舍槐香賦序曰余以太簇之月登於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視幽坂乃覩槐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殖於廣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園怪其遐棄遂遷樹于中唐華麗則殊於阿郁芳香則可以藏書又感其弃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傅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制名[illegible]綠葉搖搖弱莖

蘭香

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蘭芳也

易卦通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蘭始生

說文曰蘭香草也

韓詩曰溱與洧說文云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盛流秉蕑兮秉執也蕑蘭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拂除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蓄蘭爲沐浴

禮曰婦人或賜之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

左傳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論撰考讖曰漸於蘭則芳漸於鮑則臭

史記曰冬至短極蘭根出

蜀志曰先主殺張裕諸葛亮救之先主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

晉書曰惠帝時洛陽有人如狂造書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已死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

宋書曰劉湛欲表淑附己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illegible]楚楚以刺王人門非種蘭所

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嬰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願子必求所湛

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焫[illegible]翠以羽殘身蚌以珠致破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

又曰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與君子和遊兮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

范子計然曰大蘭出漢中[illegible]

孫卿子曰人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

淮南子曰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illegible]也精不相與往來也

淮南子曰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

抱朴子曰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玄膽素膠

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瑤瑾而海上之女逐臭之夫
家語孔子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
德不爲困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死生者命也
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預人事而政欲使其
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
庭堦耳
又曰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艾
榮
羅含別傳曰含致仕還家庭中忽自生蘭此德行幽感之
應
秦漢官儀曰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
盛弘之荊州記曰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淺其中悉生
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谷俗謂蘭爲都梁即以號縣云

本草經曰草蘭一名水香久服益氣輕身不老
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十二畝爲畹
又曰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江離芷皆香草名也紉秋蘭以
爲佩紉索也
又曰沅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中有芬芳之蘭以喻湘夫人美亦異於衆
人也歎思公子未敢言
又曰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兮襲
予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
成
又曰光風轉蕙泛崇蘭
趙壹疾邪賦曰埶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
蘭蕙化爲芻
張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猗猗
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
之子之遠我勞如何。酈炎詩曰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
波秋蘭榮何晚嚴霜害其柯哀哉之芳草不植太山阿
琴操曰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任自衛
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爲王者
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
託辭於香蘭云
晉傳玄詠秋蘭詩曰秋蘭蔭玉池池水清且芳雙魚自踊
躍兩鳥時迴翔。晉王羲之蘭亭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
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蘼蕪

說文曰江蘺蘼蕪也楚謂之蘺晉謂之虈許驕切齊謂之茝
爾雅曰蘄茝蘼蕪郭璞曰香草也葉小如萎狀淮南子曰似蛇牀山海經曰臭如蘼蕪

春秋運斗樞曰維星散爲蘪蕪
淮南子曰亂人者若蛇床之與蘪蕪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其草多蘪蕪
廣志曰微蕪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
吳氏本草曰蘪蕪一名芎藭
古詩曰上山採蘪蕪下山逢故夫
郭璞讚曰蘪蕪香草亂之蛇床不隕其貴自別以芳

蕙草

廣雅曰皇草蕙草也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其下多菅蕙菅似茅外山其草多蕙
廣志曰蕙草綠葉紫華魏武以爲香燒之
楚辭曰光風轉蕙泛崇蘭
又曰既滋蘭兮九畹又樹蕙之百畝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音）上金隄（闇行貌 媻姍 步干切 勃窣 蘇骨切）

藒車（去竭切）

爾雅曰藒車芞輿也（郭璞曰藒車香草也 見離騷）（芞音乞 輿音余）

說文曰藒芞輿也（芞音乞）

廣志曰藒車黃葉白華出徐州

楚辭曰畦留夷與藒車雜杜衡與芳芷

杜衡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臭如蘼蕪名杜衡（香草也）可以走馬（郭璞曰帶之令人便馬 或曰馬得之而健走）食之而癭

爾雅曰杜土鹵也（郭璞曰杜衡也 似葵而香也）

唐書曰山簡中度支郎以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乃下坊州令貢坊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廣雅曰杜蘅杜若也

范子計然曰杜若出南郡漢中大者善本草經曰杜若一名杜衡

白芷

山海經曰號山其草多葯（郭璞注曰葯白芷也 一名香草也）

廣雅曰白芷葉謂之葯

淮南子曰今鼓舞者便媚擬神（繞身）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 謂其弱髮若結旌 髮弱而動）

范子計然曰白芷出齊郡以春取黃澤者善也

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芳香味辛溫生河東

吳氏本草曰白芷一名虂（許嬌切）一名苻離一名澤芬一名葩○楚詞曰歔欷發春兮汨吾南征綠蘋葉齊兮白芷生

又曰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

又曰擥木根以結茝兮（擥持也）貫薜荔之落蕊（貫拾也 薜荔香草 縷結）（香拾其孔心 次表 華之忠信也）

荃香

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荃香草以喻君 微以香草爲喻）反信讒而齊怒（齊疾也）

又曰荃橈兮蘭旗

薰香

左傳曰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卜人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 蕕臭草也）

山海經曰浮山有草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名曰薰草也

廣雅曰鹵薰也其葉謂之蕙

魏略曰大秦出薰草

蘇子曰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蕙以芳自焚不能去其香

淮南子曰以潔白爲汙辱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彘（薰自香 彘之臭也）

抱朴子曰常以動日取天井上土以和柏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

西京雜記曰漢掖庭有綠熊席其席皆長一丈餘眠而擁毛自蔽望其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諸薰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成公綏宜清賦曰芰薰草之貝葵

兜末香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當降上燒兜末香兜末香者兜渠國所

獻如大豆塗門香聞百里關中常大疾疫死者因生

反生香

真人關尹傳曰老子曰真人遊時各坐蓮華之上華徑一丈有反生靈香逆風聞三十里

驚精香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上有大山形似鳥之狀因名爲人鳥山山中多大樹與楓相似而芳華葉香聞百里因名返魂樹叩其樹樹能作聲如牛吼聞者心震駭伐其木根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微以火熟煎如黑餳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亦名返生香亦名却死香氣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氣即活延和六年春西胡月氏國王遣使者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國中所乏以付庫

白黏狸

異物志曰白黏狸剝其外若囊以酒漬而陰乾之其氣如麝若雜真麝中難有別者

青木香

水經曰三城水又經香陘山山上悉生青木香故名香陘

神精香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朔二年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蘪一名春蕪一根五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以爲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布堅密如紈也握之一片滿宮皆香婦人帶之彌月香馥

龜甲香

任昉述異記曰龜甲香即桂香嘉者一名紫木香一名金桂香一名麋草香出蒼梧桂林二郡界今吳中有麋草似蘭而甚芳香

第九百八十三卷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四

藥部一

藥

歸藏經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

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周禮曰醫師掌聚毒藥供醫事疾醫以五藥養病瘍醫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鄭玄注曰毒藥藥之辛苦者也五藥草木虫石穀）

禮記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度其所堪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又曰季春儺毆之藥無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天子九門者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

孟夏之月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也）

左傳曰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也藥石也（疢志明疾藥石去疾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又曰許悼公疾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殺君之名）

論語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

史記曰長桑君與扁鵲藥服之三十日見人五藏

漢書曰灌夫擊吳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

又曰王嘉爲丞相數上封事言不宜封董賢上使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

有罪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耶何爲咀藥而死

東觀漢記曰上嘗與朱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即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長安時共買蜜乎

又曰鄧訓爲護烏桓校尉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煑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爲適配偶

又曰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内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

華嶠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

九州春秋曰青州刺史焦和多作陷水丸沉河冀賊不得渡

吴書曰合肥之役淩統身被六七瘡有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魏志曰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杖之何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晉書曰餘杭隱士郭文字文舉王導聞召之永昌中大疫父病亦殆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

王隱晉書曰李消爲尚書令家至貧兒病無錢買藥帝賜錢十萬（李消一作李胤）

又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夢白頭公授藥曰服此當得貴子後生咸至侍中

又曰苻生常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己遂斬之

又曰陸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

宋書曰高祖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傷之明日洲中聞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傅之帝曰神何不殺之童子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客經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瘡經年不愈沙門有黄藥因留與帝既而忽亡帝以黄散傅瘡一傅而愈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瘡傅之並愈

齊書曰隨郡王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服以自銷損

又曰豫章王嶷薨後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主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矣

魏書曰邢巒爲侍郎甚見親遇高祖因行藥園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園至此見卿第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

又曰天竺烏萇國婆羅門爲上族解天文人有争訟服之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

隋書曰隋大舉伐陳王頒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忠感

又曰楊素寢疾帝每令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

約曰我豈須臾活耶

唐書曰大宗幸襄城宮至于灑坂見暍者僵於路駐馬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

又曰天竺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大宗信之深加禮敬館之金飈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後竟不就

又曰元和中山人柳泌言靈藥可得上信之乃以為台州刺史賜紫令採靈藥

又曰柳公綽有道士獻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合此藥於劍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曰惜哉至藥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道士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龜手文拆如龜文）世世以洴澼（洴音瓶澼音辟）絖（絖音曠）為事（則手不拆裂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以說吳王（以說戰可）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列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唐子曰仙人韓終即韓馮之兄為宋王採藥王不肯服之終因服之遂得仙

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姮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服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

又曰今夫地黄主屬骨而甘草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而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而責其屬骨是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謂失論矣（王孫綽魯人也）

又曰崑崙虛旁有九井玉横維其西北之隅（玉横横光也横或作衡盛不死藥也）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民

抱朴子曰神農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天神仙遨遊上下役使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

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雲母太一禹餘粮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

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死惡氣不行衆祆辟屏

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此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

又曰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黄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五雲次則明珠次則太一禹餘粮次則石中黄子次則石桂英次則石腦次則石流丹次則石粘次則曾青次則松栢脂茯苓地黄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黄連石韋楮實象柴一名托盧是也或名仙人杖或名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枸杞也

戰國策曰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士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說苑曰湯曰藥食先甞於卑然後至於貴藥食甞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

又曰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

呂氏春秋曰魯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治偏枯今吾倍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而不可以為全者矣

又曰良醫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

今爲殤子矣
又曰若用藥者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
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論衡曰大王亶父睹王季之可立故易名曰歷歷者適也
大伯覺悟採藥以避王季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黄木赤枝青葉群帝取藥
又曰大荒中有山名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
肦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祀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
降百藥爰在
酈善長注水經曰茂山其岳峻重疊灌植[illegible]
泉　石轉深蓋仙居之宿所是以世人目巖爲擣藥巖名此
水爲擣藥水

六

漢武内傳曰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玄光梨用鳳
實雲子帝囿王族呂城王藥夜河天骨崆峒靈瓜四劫一
實實陵驢膽御掇扶桑之丹椹併採長河之文藻紫虬童
子九色鳳腦太真虹芝天漢巨草南宮大碧西卿扶老三
梁龍華生子大道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
中山之所賞也
又曰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到延康二年
河東工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書盛
以金箱其書後題臣姓名記日月是武帝時物也河東太
守張純以箱及書奏宣帝宣帝示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
書中郎見書流涕曰此是帝崩時殯殮物也
東方朔别傳曰孝武皇帝好方士敬鬼神使人求神僊不死
之藥甚至初無所得天下方士四面鋒至不可勝言東方
朔睹方士虚語以求尊顯即云上天欲以喻之其辭曰陛
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也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
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然天何可上也朔對曰臣能上天
上知其謾詑詑謾極其語即使朔上天取不死之藥朔既
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詑者願得一人爲信
驗上即遣方士與朔俱往期三十日而反朔等既辭而行
日日過諸侯傳飲往往留十餘日期又且盡無上天意方
士謂之曰期且盡日日飲酒爲奈何朔曰鬼神之事難豫
言當有神來迎我者於是方士晝卧良久朔遽覺之曰呼
君極久不應我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還具以聞上
以爲面欺詔下朔獄朔啼對曰朔頃幾死者再上曰
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虫虫
何若臣朔曰虫喙髯髯類馬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
臣爲謾言繫臣使下問還報有之名蚕天公乃出臣

七

今陛下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問之上大驚曰善齊人多
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罷諸方士弗復用也由此朔日以
親近
列僊傳曰樂子長者齊人也少好道負到霍林山遇僊人
受服巨勝赤松散方僊人告之曰蛇服此藥化爲龍人服
此藥老翁成童能昇雲上下改易形容崇氣益精起死養
生子能服之可以度世子長服之年百八十色如少女妻子九
人皆服此藥老者還少少者不復老
又曰燕王遣韓終採藥王先使韓終服之面如金
色
又曰安期生賣藥海邊時人以爲千歲公
又曰瑕丘仲賣藥於寧後地動舍壞仲死人取死弃水收

其藥賣之仲被裏請之後為失余使者
又曰崔文子太山人賣藥都市後有疫死者萬計文子擁朱幡持黃散循閭民服其散愈者萬計後在蜀賣黃散赤丸世故寶之
又曰負局先生者語似燕代間人也負磨鏡局循吳市中磨一鏡一錢因磨輒問主得無人疾苦者有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莫不愈後上吳山絕崖頭世世懸藥與下人曰吾欲還蓬萊山與汝曹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病多愈
高士傳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也康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遯入霸陵山中

八

魯女生別傳曰封君達隴西人也少好道初服黃連丸五十餘年乃入鳥鼠山又於山中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年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為青牛道士
桂陽先賢畫讚曰蘇耽當除門庭有衆賓來耽告母曰人招耽去已種藥着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病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便隨賓去母走牽之四體如醉足不能舉
邴原別傳曰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原為長史太子讌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然或君或父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太子亦不復難
曹毗杜蘭香傳曰神女蘭香降張碩碩問壽如何香曰消磨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消磨
王子年拾遺錄曰燕昭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西方有白雲蓊鬱而起俄而聞於庭間有人衣服皆毛羽蒼螭之車從雲中而出直造王所王夢中與語問以上僊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恆生不可得也王請受絕欲之教羽人指畫王心應手而裂王乃驚悟因患心疾久之乃昇於泉昭之館復見前所夢人於前曰本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囊中有續脉名丸晴四精散其細若灰以手摩王之臆俄而既愈王因請其方曰其用物也有九關神之煎以蒼鵠之血里河蘇膽膏以琨璵之脂貯以玉缶緘以金繩封以王印王得服之後天而死若弱於淫嗜於欲求者祗若心焉語畢化為青鳧入天際王求合藥終不能成黑河北極也其水濃黑不流上有濃雲生焉有黑鯤千尺如鯨常飛遊於南海
博物志曰夫性之所以和病之所以愈是當其藥應其病則生違其藥失其術則死
本草經曰太一子曰凡藥上者養命中藥養性下藥養病神農乃作赭鞭鉤𨪐從六陰陽與太一外五岳四瀆土地所生草石骨肉心皮毛羽萬千類皆鞭問之得其所能主治當其五味百七十餘毒
異苑曰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崗不生百草王粲曰如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上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之果得大墓有礜石滿塋仲宣博識強記皆類此也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鄣山見此異
任昉述異記曰漢世古諺云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在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一名藥草山山中有紫

九百八十四　九

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也
養生略要曰神農經曰五味養精神強魂魄五石養髓肌肉肥澤諸藥其味酸者補肝養心除腎病其味苦者補心養脾除肝病其味甘者補脾養肺除心病其味辛者補肺養腎除脾病其味鹹者補腎養肺除肝病故五味應五行四體應四時夫人性生於四時然後命於五行以一補身不死命神以母養子長生延年以子守母除病究年
嶺表錄異曰廣之屬郡及鄉里之間多蓄蠱彼之人悉能驗之以草藥治之十得其七八藥則金釵服形如石斛古漏子（似字異名食之母子）人肝藤（蘿葛蔓）陳家白藥子（吉一[illegible]）本梧州陳氏有此藥善解蠱毒有中者即求之前後救人多矣遂以為名今封康州有得其種者廣府每歲常為土貢諸解毒藥功力皆不及陳家白藥

王彪之閩中賦曰藥草則青珠黃連苓柏決明（[illegible]）扁蘆松榮痊痾則年永練質則幹生
謝靈運山居賦曰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三枝六根五華九實（[illegible]）
樂府歌詩曰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道我來上藥覽之獲無疆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髮白復還黑延年壽命長
魏文帝詩曰西山何如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
應劭表曰臣劭言郡舊因計吏獻藥闕而不修慚懼交集無辭自文今道少通謹遣五官掾某貢茯苓十斤紫芝六枝鹿茸五斤五味一升計吏發行輒復表貢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五

藥部二

丹　芝上

丹

易參同契曰丹沙木精得金乃并
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杶幹栝柏礪砥砮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
汲冢周書王會曰成王時濮人獻丹沙（濮人西南夷之丹沙所出）
禮儀曰君乘木而王地生丹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陵出黑丹（宋均注曰丹者五色之一也）
春秋斗運樞曰搖光得陵出黑芝亦令人長生以金投丹則名為金液以玉投中則名為玉漿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石丹者其水中皆有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岸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網而取之雖多勿盡取之也割取血以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水中

史記曰寡婦清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清寡婦能守其業始皇為女築懷清臺
梁書曰陶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沙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唐書曰道士劉道合者宛丘人高宗令合還丹丹成而上之成身中卒唯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蛻高宗聞之曰劉師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　進者亦無異
典略曰白丹者山陵之精也
淮南子曰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生之書究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以千計矣莫不以還丹金液為大要焉然則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無仙矣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神人授以丹經仙公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經一卷予師鄭君者予從祖仙公之弟子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具諸口訣之不書者

又曰太清神丹其法出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十四篇云其上七篇不可以教授其中四篇無足傳常沉之三泉下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三卷其經曰上下得道長生世間

又曰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凌師本末引巳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

又曰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先以諸藥合水火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礜石曾青磁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合為二十五色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取清丹一刀圭和以水浴死人之身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死人立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以塗左手所求如所道皆自致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復老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如在目前也人生相命盛衰壽夭貴賤貧富皆知之矣其法具在太清中卷

又曰五帝雲丹方一卷其法五也用丹砂雄黃石流黃曾青礜石磁石礬石戎鹽太一禹餘粮亦同用太一泥及神室祭醮之三十六日成

又曰以金液為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合煑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封以太一泥置之猛火上炊之卒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和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猛火上扇之化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兵去萬里以此丹金為盤椀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神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令人不死

又曰九丹誠為仙藥之上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得取若九域分擗則其物或不可得也

又曰余亡祖鴻臚少時曾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壽考或出百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者復累世壽由此乃覺是宅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

山海經曰非山英水出焉其中多丹粟

又曰始州閬有丹山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紂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云殷亡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

說又曰丹越之赤石也朡善丹也

神仙傳曰釆女請問彭祖延年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者當用金丹此九君大一所以白日昇天

又曰馬明生從道人受太清神丹經三卷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展轉九州百餘年乃白日昇天也

又曰淮南王安從八公受丹經及三十六水方

又曰李少君從安期先生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得藥乃以方干漢武帝去

又曰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

又曰劉元鳳南陽人服芙蓉丹及鷄子丹
魯女生列傳曰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也少好道入山採藥修全身之術道未成而病困於山林中遇安期先生經過見少君少君叩頭求乞生活安期愍其有志乃以神樓散方與服之即起少君求隨安期奉給奴役
廣志曰丹朱沙之朴也大者如米生山中出牂牁與古僕國
裴淵廣州記曰郭平縣有朱沙塘水如絳
又曰郭平縣有石膏山望之若霜雪又一嶺東爲銀石南是鐵石西則丹沙北乃銅石
本草曰丹砂味甘微寒生山谷養精神益氣明目殺精魅生平澤治吐逆胃反久服成仙生蜀郡
吳氏本草曰丹砂神農甘黃帝岐伯苦有毒扁鵲苦李氏大寒或生武陵採無時能化朱成水銀畏磁石惡鹹水
武陵太守謝承表曰新宫成上丹砂五百斤上億萬八千

芝上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陵出黑芝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芝草生
爾雅曰茵芝也（郭璞曰芝一歲三華瑞草）
漢書曰武帝時芝生殿內房中九莖詔赦天下作芝房歌
又曰宣帝神爵元年三月詔曰金芝草九莖（服虔曰金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如淳曰銅池承霤也以銅作之）
東觀漢記曰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卿以芝生前殿奉觴上壽
和帝建和元年芝草生中黃藏府
又曰光和四年郡國上芝草英
續漢書曰建初五年零陵女子傅寧宅內生紫芝五株長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太守沈豐使功曹齋芝以聞帝告示天下
宋書曰順帝昇明二年臨城縣生紫蓋黃裏芝（芝色不變）
唐書曰貞觀中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爲龍興鳳翥之形
又曰天寶中有玉芝産于大同殿之柱礎一本兩莖神光照於殿
又曰上元中延英殿御座生玉芝一莖三花御製玉靈芝詩
淮南子曰巫山之上從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
又曰稻生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
抱朴子曰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名

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生於海隅石山及島嶼之涯肉芝者狀如肉頭尾四足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嶮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然後取之皆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匕日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之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采率多似山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

又曰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葉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九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可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匕人服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書也

又曰石蜜芝生少室石户中户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户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盖石高度徑可一丈許蜜芝從石上墮入偃盖中良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芝墮不息而偃盖亦終不溢也户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性唯當以椀器着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户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

又曰石桂芝生山巖穴中以桂樹而實石也高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黄子所在有之沁水山爲尤多雄磷蚌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黄溶溶如鷄子之在殼中也即當飲之不飲則漸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之既凝則不得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不可頓服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後所服合成三斗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

又曰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黄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斤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

又曰木芝者松柏脂淪地千歲化爲伏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燋帶之辟兵以帶鷄而雜他鷄十二頭共籠之去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鷄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六甲陰中乾之百日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五

藥部三

芝下

抱朴子曰千歲之枯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入水水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則刮服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塗人左足也

又曰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飛節芝大者十斤末服之盡一斤得五百歲

又曰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夏至後伺之得末服之一株得五千歲

又曰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

又曰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

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

又曰黃蘆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服之皆令人壽千歲也

又曰千歲燕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毛掘取陰乾末服得五百歲凡此百二十種皆肉芝也

又曰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水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匕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浪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着大石上執吳唐草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採芝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為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精志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人雖踐之不可見也

又曰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四方似做傚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

又曰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陵上狀似葱而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服至百日則得千歲矣

又曰龍仙芝狀似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為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株得千歲矣

又曰紫珠芝其莖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

又曰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

又曰朱草芝九曲有三葉葉有實也

又曰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狀如偃蓋中常有甘露紫光起數尺

又曰龍銜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枚下根如坐人

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

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以五月五日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為流水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龜五色具頷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服之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即仙凡百二十種皆肉芝

漢武內傳曰仙芝之上藥有大真虹芝

論衡曰章帝時零陵生芝草五本

又物叢篇曰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如珠赤者京氣而生亦猶此也

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第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曰名參成芝赤色有光扣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曰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燕象如欲飛狀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曰名夜光芝其色青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曰玉芝色白如玉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也

神仙傳曰淶飛黃子張虛字子黃遊人也行玄素之道年二百歲有少容服九英蓋芝石象而得道也

又曰刀子然服赤烏散及夜光芝仙人採芝圖曰芝生於名山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望八極通見神明鳳凰芝草生於名山之上金玉間文石上陰乾治食一年令人羽翼皆生壽千歲能乘雲與鳳凰俱

又曰水芝生於名山大谷之陰治食之能入水中乘雲行通神明能使百鬼甘露芝生於石山之陰有五彩覆之

又曰車馬芝生於名山之中此兕時七車馬化為之能得食之乘雲而行上有雲氣覆之萬年芝生於名山之中及蓬萊山

又曰地芝生於名山得食之延年益壽一舉千里走越江海

又曰月芝生於名山之陰金石珠玉之間陰乾治食令人有毛二尺延壽萬歲

又曰土芝生於名山之陰黃雲覆之此戊己中宮黃帝之精食之益壽八千

又曰黑雲芝生於名山大谷涼泉之湄黑蓋赤裏黑莖味鹹苦食之一年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石芝生於名山之陰色黃上有不死之藥如甘露味極美取而食之令人不死赤松子所服山芝之居東西行三南北行五此為山芝其色皆白山芝者歸然所食也與天地相極延年益壽通神明矣

又曰人芝生於名山之陰青蓋白莖黃龍芝生於神仙之中狀如黃龍五氣芝生於名山之中蓋白莖白裏赤大芝生於名山之陰千秋芝生於大谷中四方異色南赤西白北黑東青食之不老老者不死雷芝生於名山之陰白石之上有白雲覆之紀雲芝生於名山之中金石間上有黃雲覆之食之壽千歲令人通見神明乘雲為車畫為馬青雲芝生於名山之陰雲母芝生於峭澤泉之旁白虎芝生於名山之陰大木下狀如虎蓋青味辛食之令人有力

又曰東方芝生於山東之陰南方芝生於神山之湯北方

芝生於北海之山大谷水中狀異而澤西方芝生於[illegible]
之上金石間萬年生於名山之陰
又曰夜光芝生於名山之陰大谷源泉中金石間有浮雲
翔其上太一芝生於名山之陽蓋黃莖赤得而食之令人
不老與天地相保
又曰虎芝生於名山之陰狀如虎食之身輕延壽八百年
鳴鳥芝生於名山多林之陽狀如鳥五色陰乾治食令人
身輕與風俱行
又曰赤龍芝生於名山之陰源泉（厚象中狀如龍其色赤光白以戊子日採藏之）
食之壽與天地無極黑龍芝生於名山之中大木下黑色
如龍食之使令人能入水中
孫氏瑞應圖曰芝草常以六月生春青夏紫秋白冬黑
十洲記曰祖州有養神丹芝似菰苗長三四尺人死以草
覆之皆活服之長生秦始皇時大疫多有死者（有鳥如鳥銜）
此草以覆死人面登時皆活始皇聞以問北郭鬼谷先生
先生曰此不死草也生瓊田中又有鍾山仙家數十萬耕
田種芝草
嵩高山記曰嵩高山上有神芝人芝者狀似小兒地芝者辟
方一尺如黃金色霞以五色雲有神龍守之食者可以遐
年
崔豹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狀又如章武如
人抱三子狀成帝建初五年芝生潁川常以六月中生一
葉春青夏紫秋白冬黑十月復黃氣出上尺五寸
博物志曰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為車馬形中芝為
人形下芝為六畜形
唐新語曰崔希嶠以孝友稱丁內憂哀毀過禮為鄭縣丞

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萉蓋盈尺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七年六月東都永康門內會昌門東
生芝草百二十莖散在地周十步許紫莖白頭或白莖黑
頭或有枝或無枝亦有三枝如古出字者地內根並如綿
大相連著乾陽殿東東上閣前槐樹上生芝九莖共本相
扶而生中莖最長兩邊八莖相次而短有如樓閣甚潔白
武賁郎將段文操留守畫圖表奏
本草經曰青芝一名龍芝食之身輕不老神仙生太山山
谷赤生五岳地上
又曰黃芝一名金芝食之神仙生嵩高山山谷中
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為神仙生霍山山谷
又曰黑芝一名玄芝生恒山山谷
又曰紫芝一名木芝久服延年作神仙生蚴地上色紫形
如淳曰以天氏之[illegible]經曰紫芝一名木芝
九歌曰采三秀兮於山間（三秀謂芝草也[illegible]）
神芝贊曰青龍元年五月庚辰神芝生平原[illegible]色
紫丹其質光曜高尺八寸五分散為三十六莖枝葉連
備有似珊瑚之形詔御府匱而藏之具畫其形
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食之延年）又神農氏之論芝也云
山川與四時五行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為聖
王休祥自漢孝武顯宗光武隆盛而元封永平所紀神
芝方斯蔑如也且其枝幹條莖本末相承乃協于天官之
數非神明其數孰能如此
天台山賦曰五芝含秀而紛敷
嵇康詩曰煌煌靈芝一年三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七

藥部四

石藥上

紫石英　白石英　青石英　赤石英
黄石英　黑石英　石流黄　石流青
石龍赤　石膽　石肺　石碑
青石脂　赤石脂　黄石脂　白石脂
黑石脂　凝水石　陽起石　石鍾乳
孔公孽　礜石

紫石英

山海經曰單孤之山逢水出焉其中多紫石英

魏氏春秋曰黄初元年明帝愈崇宮殿彫飾觀閣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文石於太行穀城之山

宋書曰謝瞻字宣遠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賛爲當時才士數異

隋書曰梁彦光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五色文石於太行不得彦光憂瘁不知所爲於園中見一物彦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

抱朴子内篇曰或問不寒之道答曰以立冬之日或服六丙六壬符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

東莞縣西北二十里有𡺸山出紫石英舊以貢獻

永嘉記曰固陶村有小山出紫石英人嘗於山下得一紫石英王府君聞遣人緣山掘得數升芒角甚好色小薄採府君亦掘得數升也

從征記曰自太峴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特瓌殊

吴興記曰烏程縣北壟山有紫石英甚光明但小黑

博物志曰平氏陽山縣紫石英特好其他者色淺

紫石英舊出胡陽縣

嶺表録異曰隴州山中多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瑩澈隨其大小皆五稜兩頭如箭鏃煑水飲之暖而無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

本草經曰紫石英味甘温生太山谷治心腹嘔逆邪氣補不足女子風寒在子宫絶孕十年無子久服温中輕身延年

吴氏本草曰紫石英神農扁鵲甘氣平李氏大寒雷公大温岐伯甘無毒生太山或會稽採無時欲令如削紫色頭如樗蒲者

白石英

本草經曰白石英味甘微温生山谷主治消渴陰痿不足咳逆益氣除濕痺胸膈久寒益氣除久服輕身長年生華陰

永嘉記曰安固老山出白石英

吴氏本草曰白石英神農甘岐伯黄帝雷公扁鵲無毒生太山形如紫石英白澤長者二三寸採無時久服通日月光

青石英

本草經曰青石英形如白石英青端赤後者是

赤石英

本草經曰赤石英形如白石英赤端白後故赤澤有光味苦補心氣

黄石英

本草經曰黄石英形如白石英黄色如金在端者是

黑石英

本草經曰黑石英形如白石英黑澤有光

石流黄

後魏書曰悅盤國有火山山傍石皆焦鎔流數千里迺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黄也

淮南子曰夏至流黄澤

抱朴子曰石黄五岳皆有而箕山為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

范子計然曰石流出漢中

神仙傳曰劉馮餌石流黄老而更少

博物志曰西域使至王暢說石流黄出且彌山去高昌八百里有石流黄高數十丈從廣五六畝有取流黄孔穴青視其孔上狀如青煙常高數尺夜視皆如然燈光明高尺

餘暢所親視見也且彌人言是時氣不和皆往保此山毒氣自滅

本草經曰石流黄味酸生谷中治婦人陰蝕疽痔能作金銀物生東海

吳氏本草經曰流黄一名石流黄神農黄帝雷公鹹有毒醫和扁鵲無毒或生易陽或河西或五色黄是潘水石液也燒令有紫炎者八月九月採治婦人結除能化金銀銅鐵

石流黄

本草經曰石流黄青白色主益肝氣明目

石流赤

神仙傳曰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丹抱朴子曰石流丹者山之赤精蓋石流黄之類也皆浸溢於涯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者有百二十種皆石芝

本草經曰石流赤生羌道山谷

石膽

孝子王冊曰虎魄又名為石膽

十洲記曰倉浪海島上有石膽服之神仙

仇池記曰石膽川平池出石膽

博物志曰皇初三年武都西部都尉王褒獻石膽二十斤

范子計然曰石膽出隴西羌道

本草經曰石膽一名畢石一名君石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間或出句青山其為石也青色多白文易破狀似空青能化鐵為銅合成金銀練餌食之不老

吳氏本草經曰石膽一名黒石一名銅勒神農酸小寒李氏大寒桐君辛有毒扁鵲苦無毒生羌道或句青山二月庚子辛丑採

石肺

本草經曰石肺一名石肝黒澤有赤文如覆肝置水中即乾濡主益氣明目生水中

石脾

本草經曰石脾一名胃口一名胃石赤文主治胃中寒熱

青石脂

本草經曰青石脂味酸平無毒主養肝膽氣

赤石脂

越絕書曰鍾穹隆山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

永嘉記曰赤石脂出永寧赤石山

荊州記曰義陽有赤石脂山

本草經曰赤石脂味酸無毒養心氣

范子計然曰赤石脂出河東色赤者

黃石脂

本草經曰黃石脂味平無毒主養脾氣

白石脂

本草經曰白石脂味甘無毒主養肺氣

黑石脂

本草經曰黑石脂味甘無毒主養腎氣強陰陽蝕腸泄利

吳氏本草曰五石脂一名青赤黄白黒符神農甘雷公酸無毒桐君辛無毒李氏小寒生南山或海涯採無時赤符神農雷公甘黄帝扁鵲無毒李氏小寒或生少室或生太山色絳滑如脂黄符李氏小寒雷公苦或生嵩山色如豘腦鴈雛採無時白符一名隨岐伯雷公酸無毒李氏小寒桐君甘無毒扁鵲辛或生少室天婁山或太山黒符一名石泥桐君甘無毒生洛西山空地

凝水石

本草經曰凝水石味辛寒生山谷治身熱腹中積聚邪氣痟滿飲之不飢生常山

范子計然曰凝水石出河東色澤者善

吳氏本草曰凝水石一名白水石一名寒水石神農辛岐伯醫和甘無毒扁鵲甘無毒李氏大寒或生邯鄲採無時如雲母也

陽起石

本草經曰陽起石一名白石味酸微温生山谷治崩中補足內癖藏中血結氣寒熱腹痛漏下無子陰陽不合生齊地

吳氏本草曰陽起石或作羊起字神農扁鵲酸無毒桐君雷公岐伯無毒李氏小寒或生太山或陽起山採無時

石鍾乳

吳録地理志曰始安始陽有洞山山有穴如洞庭其中生石鍾乳

唐書曰高季輔為太子右庶子上疏切陳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列仙傳曰卬疏煑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

水經曰大洪山巖嶂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得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若氷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

又曰易水東經孔山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揭水尋沙入穴里許

太山記曰山有鍾乳但不好耳

湘川記曰湘東陰山縣有黄坑山出鍾乳長沙湘鄉縣出鍾乳李秋入穴六七里乃得

盛弘之荊州記曰天門郡出石鍾乳

永嘉記曰安固縣東砒穴出鍾乳

東陽記曰北山崖有垌有人嘗於此穴採鍾乳八十餘日粮盡而穴不窮

劉道真錢塘記曰靈隱山北有穴旁入行數步有清流水廣丈餘昔有人採鍾乳水際見異跡或去是龍跡闕穴裏隆隆有聲便出不測所採近遠

范子計然曰石鍾乳出武都黄白者善

本草經曰石鍾乳一名留公乳味甘温生山谷明目益精治欬逆上氣安五藏百節通利九竅下乳汁生少室

吳氏本草曰鍾乳一名李氏大寒或生太山山谷陰處岸下聚溜汁所成如乳汁黄白色空中相通二月三月採陰

孔公孽

本草經曰孔公孽一名通石味辛温生山谷治食化氣利九竅下乳汁(惡瘡)瘻疽癃生梁山

吴氏本草曰孔公孽神農辛岐伯鹹扁鵲酸無毒色青黄

礜石(音預)

說文曰礜毒石也

山海經曰皋塗之山有白石焉名曰礜可以毒鼠(今礜石殺鼠蠶食之而肥)

范子計然曰礜石出漢中色白者善

湘州記曰湘東山多礜石

博物志曰鸛伏卵時取礜石周遶卵以助煖氣方術家取鸛巢中礜石爲真

荊州記曰湖縣鹿山舍傍多礜石每至嚴冬其上不得停霜雪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岸崩特出礜石

吴興記曰長城縣有白石山出白礜石極精好

本草經曰礜石一名青分石一名立制石一名固羊石味辛生山谷治寒熱鼠瘻蝕瘡除熱殺百獸生漢中

吴氏本草曰白礜石一名鼠鄉一名太白一名澤乳一名食鹽神農岐伯辛有毒桐君有毒黄帝甘有毒李氏大寒主温熱生漢中或生魏興或生少室十二月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八

藥部五

石藥下(鈎數藥附)

餘粮　消石　芒消　朴消
雄黄　雌黄　磁石　石膏
滑石　礬石　曾青　空青
白青　扁青　長石　冷石
石蚕　玉泉　水銀　決明
赭(附代赭)　白堊　鹵鹹　龍骨(附角齒)
牛黄　阿膠　海蛤　犀角
麢羊角　鹿茸　鹿脂　熊肪
戴頭(并尾)

餘粮

列仙傳曰赤斧者巴戎人爲碧雞祠主簿能鍊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身更童子髮毛皆赤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粮餌之手中長有赤斧

博物志曰扶海洲上有草焉名曰篩(音師)草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至冬乃訖名自然穀或曰禹餘粮今藥中有禹餘粮者世傳昔禹治水棄其所餘食於江中而爲藥也

博物志曰地有其名則禹餘粮生亦有其名無者矣

范子計然曰禹餘粮出河東

本草經曰太一禹餘粮一名石腦味甘平生山谷治欬逆上氣癥瘕血閉漏下除邪久服能耐寒暑不飢輕身飛行千里神仙生太山

又曰禹餘粮味甘寒生池澤治欬逆寒熱煩滿下利赤白

血閉癥瘕大熱久服輕身生東海
吳氏本草經曰太一禹餘粮一名禹哀神農岐伯雷公甘
平李氏小寒扁鵲甘無毒生太山上有甲甲中有白白中有
黃如鷄子黃色九月採或無時

消石

吳氏本草經曰消石神農苦扁鵲甘
范子計然曰消石出隴道

芒消

本草經曰消石一名芒消味酸苦寒生山谷治五藏積熱
生益州

朴消

本草經曰朴消味苦寒生山谷治百病除寒熱邪氣除六
府積聚結癖山谷之陰有鹹苦之水狀如芒消而麄能化

卒九百八十八　二　往

七十二種石鍊餌服之輕身神仙生益州
吳氏本草曰朴消石神農岐伯雷公無毒生益州或山陰
入土千歲不變鍊之不成不可服

雄黃

玄中記曰員丘之上多大蛇以雄黃精厭之
水經曰黃水出零陽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
採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方得故溪水取名焉
淮南萬畢術曰夜燒雄黃水虫成列（水虫間燒雄黃氣皆出次）
吳氏本草曰雄黃神農苦山陰有丹雄黃生山之陽故曰
雄是丹之雄所以名雄黃也

雌黃

吳越春秋曰太宰舍春申君所造殿後殿名逃夏宮春申
子假君宮也數失火因塗雌黃故曰黃堂臨海水

土物志曰丹山草木蔚然盡彤雌黃所產焞煌内含奇寶
外發英光昔隸交部今則尚康
典術曰天地之寶藏於中極命曰雌黃雌黃千年化爲雄
黃雄黃千年化爲黃金
本草經曰雌黃石金味辛平生山谷治身癢諸毒

磁石

王隱晉書曰馬隆擊涼州以磁石累道使賊負鐵鎧不得
過以爲神
呂氏春秋曰磁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石之不慈者不能引之也）
抱朴子曰五石者丹沙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一石轉
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合爲二十五色
南州異物志曰漲海崎頭水淺而多磁石外徼人乘大舶
皆以鐵鍱鍱之至此關以磁石不得過

卒九百八十八　三　楊玉

淮南萬畢術曰磁石拒棊（取雞血與作針磨鐵擣之以和磁石用塗棊頭曝乾之置局上則相拒）
又曰磁石懸入井亡人自歸（取亡人衣帶裹磁石懸井中亡人自歸）
本草經曰磁石一名玄石味辛寒生川谷
吳氏本草曰磁石一名磁君

石膏

廣州記曰彰平縣有石膏山望之皎若霜雪
本草經曰石膏味辛微寒生山谷治心下逆驚喘口乾焦
不能息

滑石

南越志曰膋城縣是出膋石膋石即滑石也土人以爲
燒器以用烹魚
本草經曰滑石味苦寒生山谷治身熱泄澼生赭陽

范子計然曰滑石白滑者善

礬石

本草經曰礬石一名羽䃮味鹹酸寒生山谷治寒熱
泄痢惡瘡目痛堅骨鍊餌久服輕身不老生河西
盛弘之荊州記曰建平出礬石
范子計然曰礬石出武都
吳氏本草曰礬石一名羽䃮一名羽澤神農岐伯酸扁鵲鹹
雷公酸無毒生河西或隴西或武都石門採無時岐伯久
服傷人骨

曾青

衡山記曰衡山有曾青岡曾青可合仙藥
淮南萬畢術曰取曾青十斤燒之以水灌其地雲起如山
雲矣曾青為藥令人不老

本草經曰曾青生蜀郡名山其山有銅者曾青出其陽
青者銅之精能化金銅

空青

江乘地記曰樵採者嘗於山上得空青此山三朝出雲雨
必降民以為常占
范子計然曰空青曾青出巴都白青又出巴郡盧青出弘農豫
章
本草經曰空青味甘寒生山谷明目久服輕身延年能
化銅鉛作金生益州
吳氏本草曰空青神農甘經一酸久服有神仙玉女來侍
使人志高

白青

本草經曰白青味甘平生山谷明目利九竅耳聾殺諸毒
之毒久服通神明輕身延年出豫章
范子計然曰白青出白郡
吳氏本草曰神農甘平雷公鹹無毒生豫章可消為銅
淮南萬畢術曰白青得鐵即化為銅取礐石白青分等鐵成銅矣

扁青

本草經曰扁青味甘平生山谷治目痛明目辟毒益精神
久服輕身不老生朱崖
吳氏本草經曰扁青神農雷公小寒無毒生蜀郡治明目
癰腫風痺丈夫內絕令人有子久服輕身

長石

本草經曰長石一名方石味辛寒治身熱
吳氏本草曰長石一名方石一名直石生長子山理如馬
齒潤澤玉色長服不飢

冷石

吳錄地理志曰始興桂陽布山縣多礜石其毒殺人有冷石可以
解之石色赤黑味苦屑以石著創井以刀戴立驗一名寫茵石地記同也

石蜜

神仙傳曰羨門止中岳食石蜜紫梁
西京雜記曰南越王獻高祖石蜜二斛
本草經曰石蜜一名石飴味甘平生山谷治心邪安五藏
益氣補中止痛解毒久服輕身不老生武都
吳氏本草曰石蜜神農雷公甘氣平生河源或河梁

玉泉

本草經曰玉泉一名玉澧味甘平生山谷治藏百病柔筋
強骨安魂長肌肉久服能忍寒暑不飢渴不老神仙人臨
死服五斤死三年色不變生藍田

吳氏本草曰玉泉一名玉屑神農岐伯雷公甘李氏平畏冬華惡青竹

水銀

廣雅曰水銀之澒（音[illegible]紅切）

淮南萬畢術曰朱沙為澒

本草經曰水銀味辛寒無毒

決明

本草經曰石決明味酸草決明味鹹理目珠精

吳氏本草曰決明子一名草決明一名羊明

赭（點赭）

說文曰赭赤土也

山海經曰舼山灌水之中有流赭以塗牛馬無病（郭璞注曰赭赤土也今之赭以塗牛角云禦惡）又曰少陽山之中多美赭

南方草物狀曰赤土出踊山下在石中採好色赤者雜丹中朱漆器

范子計然曰石赭出齊郡赤色者善蜀赭出蜀郡

本草經曰代赭一名血師好者狀如雞肝

白堊（音惡）

山海經曰蔥聾之山其中有大谷是多白堊黑青黃堊

范子計然曰青堊出三輔

本草經曰白堊即白善土也生邯鄲

鹵鹹

本草經曰鹵鹹一名寒石味苦治大熱消渴（狂煩除益主明目益氣去）毒蟲大鹽一名胡鹽令人吐主腸胃結熱

禽獸藥附

龍骨（龍齒附）

史記曰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商顏山名）穿渠得龍骨故名龍首渠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安駭鹿山室中穿鑿得龍骨（下有伏滔）

范子計然曰龍骨出河東

本草經曰龍骨味甘平山谷治心腹鬼疰生晉地

華陽國志曰蜀五城縣其上值天門天門龍外天不達死墜此地故掘取龍骨冬夏無已

吳氏本草經曰龍骨生晉地山谷陰大水所過處是死龍骨也青白者善十二月採或無時龍角畏乾漆蜀椒理石

龍齒神農李氏大寒龍齒治驚癇久服輕身

牛黃

文士傳曰延篤為京兆尹桓帝時梁冀專政時皇太子病詔下京兆出牛黃冀遣謁生齎書詣篤求牛黃篤責之以為詐論殺之

本草經曰牛黃味苦生隴西平澤牛膽中治驚寒熱生晉地

吳氏本草經曰牛黃牛出入鳴吼者有之夜視有光走牛角中死其膽中如雞子黃

阿膠

東水經曰東阿縣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庾信哀江南賦云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海蛤

博物志曰東海有蛤鳥常啖之肉消盡殼起出浮泊在沙岸潮水往來揩蕩白如雪入藥最良勝取自死者

本草經曰海蛤味苦平生池澤治欬逆上氣喘煩胸痛寒

熱文蛤主惡瘡蝕五痔生東海
吴氏本草經曰海蛤神農苦岐伯甘扁鵲鹹大節頭有文文如磨齒採無時

犀角

本草經曰犀牛角味鹹治百毒

靈羊角

本草經曰靈羊角安心氣不猒音掩

鹿茸

本草經曰鹿茸强志不老

鹿脂

本草經曰麋脂近陰令人陰痿

鴈肪

本草經曰鴈肪一名鶩肪味甘平生池澤治風攣拘急偏枯氣不通久服長髮益氣不飢不能老輕身生南海
吴氏本草經曰鴈肪神農岐伯雷公甘無毒採無時殺諸石藥毒

戴頭并尾

本草經曰戴辟不祥生淮南
吴氏本草曰戴尾治蠱毒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九

藥部六

天門冬　麥門冬　朮　茯苓
𥟖苓　卷栢　甘草　厚朴
黄精　胡麻　當歸　遠志
細辛　續斷　肉蓯蓉　蒲黄
地黄

天門冬

爾雅曰蘠音牆蘼音靡虋音門冬也郭璞注曰今門冬也一名滿冬
山海經曰虋谷之山其草多虋冬
列仙傳曰赤須子豐人好食天門冬齒落更生
神仙傳曰甘始者太原人服天門冬在人間三百餘年
博物志曰天門冬莖間有刺而葉滑者曰絺休一名顛棘根以浣縑素白越人名爲浣草似天門冬而非也凡服此先試浣衣如法者便非天門冬

抱朴子曰杜子服天門冬御十八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
又内篇曰天門冬或名地門冬

麥門冬

潛夫論曰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真藥也治疾當得麥門冬反得蒸橫麥已不識真合而飲之疾以浸劇而不知爲人所欺也
遊名山志曰泉山竹際及金州多麥門冬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巖崖内生麥門冬
廣州記曰郭平縣偏饒麥門冬
建康記曰建康出麥門冬

本草經曰麥門冬味甘平生川谷治心腹結氣傷中胃脉
絶久服輕身不飢不老生函谷山
吳氏本草曰麥門冬一名羊韭秦一名烏韭楚一名馬韭
越一名羊薺一名愛韭一名禹韭一名爨火冬一名忍冬
一名忍陵一名不死藥一名禹餘粮一名僕壘一名隨脂神
農岐伯甘平黃帝桐君雷公甘無毒李氏甘小温扁鵲無
毒生山谷肥地葉如韭肥澤叢生採無時實青黃

术

爾雅曰朮山薊本草云朮一名山薊今朮似薊而生山中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其草多朮
列仙傳曰涓子好餌朮接食其精三百年
神仙傳曰陳子皇得餌朮要方服之得仙去霍山其妻姜
氏疲病念其婿採朮之法服之病自愈至三百七十歲登山

卷九百八十九　二

取木重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力如二十時
抱朴子內篇曰南陽文氏其先祖漢末大亂飢困欲死遇
人教之食朮云遂不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
力勝故朮一名山精
神藥經曰必欲長生當服山精

茯苓

廣雅曰茯神茯苓也
史記龜策傳曰茯苓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
天清靜無風以夜燒兔絲去之即篝燭此地篝籠也然火而籠
籠其上世音溝火滅即記其處明即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
得矣伏苓者千歲松脂食之不死
齊書曰陶弘景永明中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勑所在
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

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
抱朴子內篇曰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從之
面體如玉澤
范子計然曰茯苓出嵩高三輔
神異經記曰西北荒有人飲甘露食茯苓
典論曰潁川郄儉能辟穀餌茯苓初儉至市茯苓價暴貴
數倍
典術曰茯苓者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望松樹赤者下有
之
神仙傳曰秀眉公餌茯苓得仙
又曰皇初起以弟初平得道乃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共服松
栢茯苓至五萬日能坐在立亡行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
及俱還鄉里親戚死亡略盡乃復俱去臨去以方教南伯

卷九百八十九　三

逢易姓爲赤初起字魯班初平字爲松子其後服此藥得
仙者數十人
列仙傳曰儥子者鄭人也少在黑山上採松子茯苓餌而
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醜時人乃知仙人也
廣志曰茯神松汁所作勝茯苓或曰松根茯苓貫著之生
朱提濮陽縣
博物志曰仙傳云松栢入地中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年
化爲虎魄一名江珠今太山出茯苓而無虎魄江珠益州
永昌郡出虎魄而無茯苓或云蜂燒窠所作未詳二說
嵩高山記曰取松柏茯苓二斤醇酒漬之和以白蜜日三
服乃通靈
名山略記曰鬱州山出茯苓
吳氏本草曰茯苓通神桐君甘雷公扁鵲甘無毒或生益

州大松根下入地三尺一丈二月七月採
本草經曰茯苓一名茯神味甘平生山谷治胷脇逆氣憂
恚悸驚馬生太山

猪苓

莊子曰豕橐也（司馬彪注曰豕橐一名苓根似猪矢治渴）
本草經曰猪苓一名猳猪矢味甘平生山谷治痎瘧解毒
蠱疰不祥利水道久服輕身能不老生衡山
吳氏本草曰猪苓神農甘雷公苦無毒如茯苓或生宛句
八月採

卷柏

建康記曰建康出卷柏
范子計然曰卷柏出三輔
本草經曰卷柏一名萬歲味辛溫生山谷治五藏邪氣

吳氏本草曰卷柏一名豹足一名求股一名萬歲一名神
投時神農平桐君雷公甘生谷鄭氏婚禮謁文曰卷柏藥
草附生山顛屈卷成性終無自伸

甘草

本草經曰甘草一名美草一名蜜甘

厚朴

廣雅曰重皮厚朴也
范子計然曰厚朴出弘農
本草經曰厚朴味苦溫生山谷治中風傷寒熱血痺死肌
去蟲生文山
吳氏本草曰厚朴一名厚皮神農岐伯雷公苦無毒季氏
小溫生交阯

黄精

廣雅曰黄精龍銜也
又曰黄精葉似小黄也
抱朴子曰黄精一名菟竹一名鷄格一名垂珠服其花勝
其實花生十斛乾之則可得五六升服之十年乃可得益
列仙傳曰脩羊公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中中有懸石榻
卧其上榻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黄精服之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能邯鄲人也常服黄精
又曰白菟公服黄精而得仙
永嘉記曰黄精出松陽永寧縣
遊名山志曰名室藥多黄精
博物志曰黄帝問天姥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
者乎姥曰太陽草名黄精餌食之可以長生

胡麻

廣雅曰狗蝨鉅勝藤弘胡麻也
孝經援神契曰鉅勝延年（宋均注曰世以鉅勝為苟杞子）
晉書安帝紀曰殷仲堪在荆州以胡麻為廪
廣志曰胡麻一名方莖服之不老奈風濕其葉名青蘘也
淮南子曰汾水濛濁而宜胡麻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鉅勝實莫知
所終
魯女生別傳曰女生長樂人也少好道初服餌胡麻及朮
絶穀八十餘年更少壯色如桃華一日能行三百里走及
麞鹿
抱朴子曰胡麻好者一石蒸之如炊須暴乾復蒸丸和細
篩白蜜丸如雞子曰二枚一年面色美身體滑二年白髮
黑三年齒落更生四年入水不濡五年入火不燋六年走

及奔馬或蜜水和作餅如糖狀炙食一餅
抱朴子內篇曰胡麻服餌不老耐風濕
吳氏本草曰胡麻一名方金一名狗蝨神農雷公甘平無
毒立秋採青蘘一名夢神農苦雷公甘
本草經曰胡麻一名巨勝味甘平生川澤治傷中虛羸補
五藏益氣久服輕身不老生上黨
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月可種胡麻謂之上時也

當歸

爾雅曰薜山蘄賁衆曰山蘄當歸今似蘄而麤大蘄音巨中切
吳志曰曹公聞太史慈名遺書以篋封之發看無所道但
貯當歸
魏氏春秋同異曰姜維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
在一畝但有遠志不見當歸其有親狗利如此

卆八九　六

范子計然曰當歸出隴西無枯者善
秦州記曰隴西襄武縣有牛山是出當歸
建康記曰建康出當歸不堪用
廣州記曰郭平縣出當歸
博物志曰神農經曰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將離別相贈以芍藥何也答曰芍
藥一名何離故將別贈以芍藥猶相招則贈以蘼蕪蘼蕪
一名當歸也
本草經曰當歸一名干歸味甘溫生川谷主治逆止氣溫
瘧寒熱生隴西
吳氏本草曰當歸神農黃帝桐君扁鵲甘無毒岐伯雷公
辛無毒李氏小溫或生羌胡地

遠志

爾雅云葽繞蕀蒬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蒬音冤
抱朴子曰內篇曰陵陽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
坐在立亡
世說曰謝傅始有東山之志後命屢不獲已始就桓公
司馬于時人有致桓公藥草者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
藥又名小草何以物有二稱謝未即答尒時郝隆在坐謝
因曰郝參軍多知識試復通看郝應聲曰答此甚易解處
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於是謝公殊有愧色桓目謝而笑
曰郝參軍此通乃不惡亦極有會
本草經曰遠志一名棘菀一名要繞久服輕身不忘葉名
小草生太及山及究句

細辛

山海經曰浮戲之山東有蛇谷上多少辛

覽九百八十九　七

管子曰五沃之土羣藥生少辛
范子計然曰細辛出華陰色白者善
名山志曰松陽諸山草多細辛
永嘉記曰細辛出松陽
本草經曰細辛一名少辛味溫生山谷治欬逆明目通利
九竅久服輕身生華陰
吳氏本草曰細辛一名小辛一名細辛神農黃帝雷公桐君
辛小溫岐伯無毒季氏小寒如葵葉赤色一根一葉相連
二月八月採根

續斷

范子計然曰續斷出三輔
廣州記曰郭平縣出續斷
本草經曰續斷一名龍豆味苦微溫生山谷治傷寒補不

足金瘡癰傷折跌續筋骨婦人乳難崩中漏血久服益力
生常山

吳氏本草曰龍蒭一名龍多一名龍鬚一名續斷一名龍木一名草毒一名龍華一名懸莞神農李氏小寒雷公黃帝苦無毒扁鵲辛無毒生梁州七月七日採

范注万曰續斷即是馬薊與小薊似但大於小薊耳葉似旁翁菜葉但小厚兩邊有刺刺人其華紫色

肉蓯蓉

本草經曰肉蓯蓉味甘微溫生山谷治五勞七傷補中除莖中寒熱養五藏強陰益精氣多子婦人瘕瘕久服輕身生河西

吳氏本草曰肉蓯蓉一名肉松蓉神農黃帝鹹雷公酸李氏小溫生河東山陰地長三四寸蘩生或代郡雁門二月八月採陰乾用之

諸藇

山海經曰外山草多諸藇（上諸署二音下余預二音）

湘中記曰永和初有採藥衡山者道迷粮盡過巖下見一老公與四五年少對坐執書告以飢與之食物如署蕷指教所去五六月至家而不服飢

范子計然曰儲餘本出三輔白色者善

本草經曰署蕷一名山芋味甘溫生山谷治傷中虛羸補中益氣力長肌肉除邪氣寒熱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不飢延年山嵩高

吳氏本草曰署蕷一名諸署秦楚名玉延齊越名山芋鄭越名山羊一名玉延一名脩脆一名兒草神農甘小溫桐君雷公甘無毒或生臨朐鍾山始生赤莖細蔓五月華白七月實青黃八月熟落根中白皮黃類芋二月三月八月採根惡甘遂○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張碩與之署蕷實曰食此可以辟霧露碩食二懷一欲以歸香曰可自食不得持去

異苑曰署預一名山羊根既入藥又復可食若掘取默默則獲呼名者不可得

地黃

爾雅曰苄（音戶）地黃（郭璞注曰一名地髓江東呼苄也）

抱朴子曰楚文子服地黃八年視有光手上車弩

本草經曰地黃一名地髓治傷中長肌肉生咸陽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九

藥部七

附子 天雄 烏頭 提母
五味 雷丸 菝葜 虎掌
貫衆 冶葛 芎藭 澤瀉
升麻 芍藥 澤蘭 萆薢
狗脊 牡蒙 白頭翁 狗杞
白及

附子

廣雅曰蕪（奚毒）附子也一歲為萴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

春秋後語曰蘇秦如齊見王拜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而速遠也蘇秦曰臣聞飢人之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人同患也（烏喙毒藥與烏頭附子同本也飢人食之必死）（雖暫充飢而後死也）今燕雖弱小秦王之女婿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據其後是食烏喙之類也

漢書曰宣帝許皇后產霍顯使醫淳于衍擣附子入與后后崩

淮南子曰夫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附子）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

抱朴子曰療聾或以狼毒冶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或蒸鯉魚腦灌之皆愈

范子計然曰附子出蜀武都中白色者善

楚國先賢傳曰孔休傷頰有瘢王莽曰玉屑白附子香消瘢乃以劍璏雜并香與之

荊州記曰宜都郡門生藥草有附子

博物志曰物有同類而異用者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采之各異）

大業拾遺記曰汾陽宮所其出名藥數十種附子天雄並精好堪用

本草經曰附子味辛溫出山谷治風寒欬逆邪氣寒濕痿躄拘攣不起夜痛溫中金瘡生牛犍為百藥之長

吳氏本草曰附子名莨神農辛岐伯雷公甘有毒季氏苦有毒大溫或生廣漢八月採皮黑肌白

天雄

本草曰天雄味辛甘溫大溫有大毒主大風破積聚邪氣強筋骨輕身健行長陰氣強志令人武勇力作不倦一名白幕生少室山谷

淮南子曰天雄雄雞志氣益（以天雄三枚內雄雞腸中搗生食之令人勇）

烏頭

說文曰萴（側力切）烏頭也

爾雅曰芨（居及切）堇草（即烏頭也江東呼為堇音靳）

列異傳曰吳道殺大家母宮頭服丸而死

後魏書曰匈奴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

范子計然曰烏頭出三輔中白者善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採烏頭

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一名奚毒一名萴味辛溫生川谷主治風中惡洗出汗除寒濕生朗陵

吳氏本草曰烏頭一名莨一名千秋一名毒公一名果負一名耿子神農雷公桐君黃帝甘有毒正月始生葉厚莖方中空葉四面相當與蒿相似

又曰烏喙神農雷公桐君黃帝有毒季氏小寒十月採形

如烏頭有兩枝相合如烏之喙名曰烏喙也所畏惡使盡與烏頭同一名𦵈子一名莨神農岐伯有大毒李氏大寒八月採陰乾是附子角之大者畏惡與附子同

提母

吳氏本草曰母一名提母神農桐君無毒補不足益氣

爾雅曰蕁(音覃)沈(音沉)藩(音煩生山上葉如韭一曰提母)

范子計然曰提母出三輔黃白者善

五味

爾雅曰菋荎藸(五味也蔓生子叢在莖頭也荎遲藸除三音)

聖賢冢墓記曰孔子冢上五味樹

抱朴子曰羨門子服五味十六年始降玉女能入水火

本草經曰五味一名會及

吳氏本草曰五味一名玄及

典術曰五味者五行之精其子有五味淮南公羨門子服五味十六年入水不濡入火不燋日行萬里

雷丸

范子計然曰雷丸出漢中色白者善

本草經曰雷公丸一名雷矢味苦寒生山谷

吳氏本草曰雷丸一名雷實神農苦黃帝岐伯桐君甘有毒扁鵲甘無毒李氏大寒或生漢中八月採

藜蘆

廣雅曰藜蘆葱苒也

本草經曰藜蘆一名葱苒味辛寒生山谷主治蠱毒生太山

范子計然曰藜蘆出河東黃白者善

吳氏本草曰藜蘆一名葱葵一名山葱一名豐蘆一名蕙葵一名公苒神農雷公辛有毒黃帝有毒岐伯鹹有毒李氏大毒大寒扁鵲苦有毒大葉根小相連二月採根

虎掌

本草經曰虎掌味苦溫生山谷治心痛寒熱

吳氏本草曰虎掌神農雷公無毒岐伯桐君辛有毒或生太山或宛句立秋九月採

貫衆

爾雅曰濼貫衆(葉圓銳莖毛黑布地冬不死一名貫渠廣雅曰貫節)

廣雅曰貫節貫衆也○本草經曰貫衆一名貫節一名百頭一名貫渠一名虎卷一名扁符味苦微寒生山谷治腹中邪氣諸毒殺三蟲生玄山亦生宛句

吳氏本草曰貫衆一名貫來一名貫中一名渠母一名貫鍾一名伯芹一名藥藻一名扁符一名黃鍾神農岐伯苦有毒桐君扁鵲苦一經甘有毒黃帝鹹酸一經苦無毒葉青黃兩兩相對莖黑毛聚生冬夏不死四月華白七月實黑聚相連卷旁行生三月八月採根五月採葉

冶葛

周易參同契曰冶葛巴豆一兩入喉雖周文兆著孔丘占相扁鵲操鍼巫咸叩鼓安能蘇之

唐書曰袁恕己與敬暉等累被貶黜流于環州尋周利用左右逼令飲野葛汁數升不死因擊殺之恕己素服黃金故毒藥不發

博物志曰魏武習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飲酖近世事相傳云又曰鉤吻草與堇菜相似

南州異物志曰廣州俚賊若鄉里負其家債不時還者子弟便取冶葛一名鉤吻數寸許到債家門食鉤吻而死其家稱怨誣債家殺之債家慚懼以財物辭謝多數十倍死

家便收尸去不以為恨

述異記曰晉義熙中有劉遁者居江陵忽有鬼來遊宅上遁貧無竈以外鐺煮飯飯欲熟輒失之尋覓於籬下草中但得餘空鐺遁密市冶葛煮以作糜鬼復竊之於屋北得鐺仍聞吐聲從此寂絶

桓譚新論曰余與劉子駿言養性無益其兄子伯玉曰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鈎吻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為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礜石賊鼠桂害獺杏核殺狗天非故為作也

論衡曰萬物含太陽者有毒在草為巴豆冶葛

抱朴子曰中經曰鈎吻狼毒太陰之精氣主殺故入口令人死

葛洪方曰鈎吻與食芹相似而生處無他草其莖有毛誤食之殺人

本草經曰鈎吻一名野葛味辛溫生山谷主治金瘡乳痓中惡風欬逆上氣水腫殺蠱毒鬼注

吳氏本草曰秦鈎吻一名毒根一名野葛神農辛雷公有毒殺人生南越山或益州葉如葛赤莖大如箭方根黄色會稽東冶正月採

嶺表錄異曰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漿解之或說此草蔓生葉如蘭香光而厚其毒多著於生葉中不得藥解半日輒死山羊食其苗則肥而大

芎藭

春秋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師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有山鞠窮乎(杜預注芎藭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

說文曰芎藭香草也

山海經注曰號山洞庭之山其草多芎藭(郭璞注曰芎藭一名江蘺吳録地理志曰臨海縣有之生水中正青如亂髮亂楚辭所謂江蘺是也)

范子計然曰芎藭生合無枯者善

游名山志曰撥山諸小草多芎藭

本草經曰芎藭味辛溫治中風入腦頭痛寒痺生武功

吳氏本草曰芎藭一名香果神農黃帝岐伯雷公辛無毒香扁鵲酸無毒李氏生溫熟寒或生胡無桃山陰或斜谷西嶺或太山葉香細青黑文赤如藁本冬夏叢生五月華赤七月實黑莖端兩葉三月採根有節似馬銜狀

澤瀉

典術曰食澤瀉身輕日行五百里走水上一云久食無窮致玉女神仙(澤一之名)

升麻

廣雅曰周升麻升麻也

本草經曰升麻一名周升麻味辛生山谷治辟百毒殺百老殃鬼辟溫疾鄣邪毒蠱久服不夭生益州

華陽國志曰牧麻縣出好升麻

吳氏本草曰升麻神農甘

芍藥

山海經曰條谷之草多芍藥洞庭之上多芍藥

毛詩溱洧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毛詩義疏曰芍藥香草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司馬相如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揚雄賦曰甘甜之和芍藥之羹寒熱平和又入食也)

廣雅曰黑攣夷芍藥也

晉宮閣名曰暉章殿前芍藥華六畦

范子計然曰芍藥出三輔

建康記曰建康出芍藥極精好

本草經曰芍藥味苦辛生川谷主治邪氣腹痛除血痺破堅積寒熱瘕止痛

吳氏本草曰一名其積一名解倉一名誕一名餘容一名白朮神農苦桐君甘無毒岐伯鹹李氏小寒雷公酸二月三月生

澤蘭

廣雅曰虎蘭澤蘭也

建康記曰建康出澤蘭

本草經曰澤蘭一名虎蘭一名龍棗味微溫無毒生池澤治乳婦衄血生汝南又生大澤旁

吳氏本草曰澤蘭一名水香神農黃帝岐伯桐君酸無毒李氏溫生下地水旁葉如蘭二月生香赤節四葉相值支節間三月三日採

萆薢

博物志曰菝葜與萆薢相亂名狗脊

吳氏本草曰萆薢一名百枝

狗脊

廣雅曰菝挈狗脊也

本草經曰狗脊一名百丈味苦平生川谷治腰背強關機緩急風痺寒濕膝痛利老人生常山

建康記曰建康出狗脊

吳氏本草曰狗脊一名狗青一名萆薢一名赤節一名強膂神農苦桐君黃帝岐伯雷公扁鵲甘無毒李氏溫如萆薢莖節如竹有刺葉圓青赤根黃白亦如竹根毛有刺岐伯一經莖無節根黃白如竹根有刺根葉端圓赤皮白有赤脉二月採

牡蒙

吳氏本草曰牡蒙一名紫參一名衆戎一名童腸一名伏菟一名重傷神農黃帝苦李氏小寒生河西山谷或宛句商山圓聚生根黃赤有文皮黑中紫五月華紫赤實黑大如豆三月採根

白頭翁

本草經曰白頭翁一名野丈人一名胡王使者味苦溫無毒生川谷治溫瘧癭氣狂易音羊生嵩山

建康記曰建康出白頭翁

范子計然曰野丈人出洛陽

吳氏本草曰白頭翁一名野丈人一名奈何草神農扁鵲苦無毒生嵩山川谷治氣狂寒熱止痛

枸杞

廣雅曰地節枸杞

抱朴子曰枸杞或名地骨或名苟忌或名西王母杖或名仙人杖

本草經曰枸杞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地輔服之堅筋骨輕身耐老

吳氏本草曰枸杞一名杞芭一名羊乳

白及

本草經曰白及一名甘根一名連及草味苦辛治癰腫惡瘡敗疽生北山

晉宮閣名曰華林白及三株

建康記曰建康出白及

吳氏本草曰白及一名白根神農黃帝辛李氏大寒雷公

子183 502

辛無毒楚葉如生蘘荷熱盛也十月華直上紫赤根白連二
月八月九月採生宛句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一

藥部八

人參 丹參 玄參 沙參
紫參 苦參 茱萸 山茱萸
占斯 杜仲 黄耆 黄連
防巳 王不留行 徐長卿 奄閭
閭茹 漏盧 委萎 離南
白莬藿 旋復 爵麻 小華
女苑 丹草 鬼督郵 白鮮
薇蘅 翹根 藎 盧精
屈草 陸英 蘗菜 木香
杜衡 蕃膚華 鼠李

人參

說文曰人薓藥艸出上黨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為人參廢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

廣雅曰葠地精人參也

梁書曰阮孝緒母王氏忽有疾合藥須得生人參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

異苑曰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始下數鏵輏便聞土中有呻聲尋音而取果得一頭長二尺許四體畢備而髮有損缺處將是掘傷所以呻也

石勒別傳曰初勒家園中生人參葩茂甚盛于時父老相

者皆去此胡體奇貌甚有大志量其終不可知勸邑人厚
遇之
潜夫論曰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猶疾不得真藥也疾當得
真人參反得蘿菔已不識真而飲之病浸以劇不知爲人
所欺也
傅子曰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
禮若河内諸縣去北山絶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真人參上
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謂非所生民以爲患
范子計然曰人參出上黨狀類人者善
廣五行記曰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
之不得去宅一里但一人參枝苗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參
一如人體狀去之後呼聲遂絶
本草曰人參味甘微寒生山谷主補五藏安定精神魂魄

除邪止驚悸明目開心益智久服輕身延年生上黨
盧山記曰山中藥多人參
吳氏本草曰人參一名土精一名神草一名黄參一名血
參一名久微一名玉精神農甘小寒桐君雷公苦岐伯黄
帝甘無毒扁鵲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兌核黒莖有
毛三月九月採根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
慕容皝與顧和書曰今致人參十斤

丹參

吳氏本草曰丹參一名赤參一名木羊乳一名郗蟬草神
農桐君黄帝雷公扁鵲苦無毒李氏大寒岐伯鹹生桐柏
或生太山山陵陰莖華小方如茌毛根赤四月華紫三月
五月採根陰乾治心腹痛

玄參

廣雅曰鹿腸玄參也
建康記曰建康出玄參
范子計然曰玄參出三輔青色者善
本草經曰玄參一名重臺味苦微寒生川谷治腹中寒熱
女子乳補腎氣令人目明生河間
吳氏本草曰玄參一名鬼藏一名正馬一名重臺一名鹿
腸一名端一名玄臺神農桐君黄帝雷公扁鵲苦無毒岐
伯鹹李氏寒或生冤句山陽二月生葉如梅毛四四相值
以芍藥黒莖莖方高四五尺華赤生枝間四月實黒

沙參

廣雅曰苦心沙參也
建康記曰建康出沙參
范子計然曰白沙參出雒陽白者善

本草經曰沙參一名知母味苦微寒生川谷治血積驚氣
除寒熱補中益肺氣生河内
吳氏本草曰白沙參一名苦心一名識美一名虎須一名
白參一名志取一名文虎神農黄帝扁鵲無毒岐伯鹹李
氏大寒生河内川谷或般陽瀆山三月生如葵葉青實白
如芥根大白如蕪菁三月採

紫參

本草經曰紫參一名牡蒙苦寒無毒治心腹積聚寒熱邪
氣利大便通九竅生河西及冤句治牛病生林陽
建康記曰建康縣出紫參
范子計然曰紫參出三輔赤青色者善

苦參

本草經曰苦參一名水槐

茱萸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云在宮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地理志曰九月九日爲絳茱萸囊戴之臂上

風土記曰俗上九月九日謂爲上九茱萸至此日氣烈熟色赤可折茱萸囊以插頭云辟惡氣禦初冬

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厄宜令急去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上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房聞之曰此代矣今世人每至此日登高山飲酒戴茱萸囊是也

唐廣古今五行記曰晉懷帝時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生狀若連理郭璞卜云延陵有龜見後當有拔樹傑有此東

南數百里有作逆者及樹生而徐馥作亂

本草經曰茱萸一名藙雞味辛溫生川谷閒湊理根去三蟲久服輕身生上谷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茱萸三十六株

范子計然曰茱萸出三輔

山茱萸

本草經曰山茱萸一名蜀酸棗平生山谷治心下邪氣寒熱溫中逐寒濕去三蟲久服輕身生漢中

建康記曰建康出山茱萸

范子計然曰山茱萸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山茱萸一名魃實一名鼠矢一名雞足神農黃帝雷公扁鵲酸無毒岐伯辛一經酸或生宛句琅邪或東海承縣葉如梅有刺毛二月華如杏四月實如酸棗赤五月採實

占斯

本草經曰占斯一名虞及味苦

杜仲

吳氏本草曰杜仲一名木綿一名思仲

黃耆

秦州記曰隴西襄武縣出黃耆

本草經曰黃耆味甘微溫生山谷

黃連

廣雅曰王連黃連也

范子計然曰黃連出蜀都黃肥堅者善

神仙傳曰封君達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服練水銀百餘歲常騎青牛行民間有疾病者不問識與不識皆

與藥即差

又曰黑穴公服黃連得仙

名山記曰扶容石阜多黃連

湘州記曰邵陵夫夷縣衡山出黃連

永嘉記曰松陽縣草有黃連藏地土人取者必禱祠若失神意則化爲異物

本草經曰黃連一名王連味苦寒生川谷治熱氣目痛眥傷泣出明目生巫陽

吳氏本草曰黃連神農岐伯黃帝雷公苦無毒李氏小寒或生蜀郡太山之陽

防巳

范子計然曰防巳出漢中旬陽

本草經曰防巳一名石解味辛平無毒治風寒溫瘧熱氣

通婁理利九竅生漢中
吳氏本草經曰木防已一名解離一名解燕神農辛黃帝
岐伯桐君苦無毒李氏大寒如葛莖蔓延如芄白根外黃
似桔梗內黑文如車輻解二月八月十月採葉根

王不留行

本草經曰王不留行味苦平生山谷久服輕身能老生太
山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采王不留行
世說曰衛江州在尋陽（劉孝標注云衛展為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
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命駕
吳氏本草經曰王不留行一名王不流行神農苦平岐伯
雷公甘三月八月採

徐長卿

本草經曰徐長卿一名鬼督郵味辛溫生山谷治鬼物百
精蠱毒疾疫邪氣溫鬼久服強悍輕身生太山
吳氏本草曰徐長卿一名石下長卿神農雷公辛或生隴
西三月採

奄閭

本草經曰奄閭味苦微寒生川谷治風寒濕痹身體諸痛
久服輕身不老生雍州
吳氏本草經曰奄閭神農雷公桐君岐伯苦小溫無毒李
氏溫或生上黨葉青厚兩兩相當七月花白九月實黑七
月九月十月採驢馬食仙去

閭茹

建康記曰建康出草盧茹
范子計然曰閭茹出武都黃色者善
本草經曰閭茹味辛寒生川谷治蝕惡肉敗瘡死肌殺
疥蟲除大風生代郡
吳氏本草經曰閭茹一名離樓一名屈居神農辛岐伯酸
鹹有毒李氏大寒二月採葉黃高四五尺葉四四相當
四月華黃五月實黑根黃有汁亦同黃三月五月採根黑
頭者良

漏盧

本草經曰漏盧一名野蘭

委萎

爾雅曰熒委萎（郭璞曰藥草也葉似竹大者如箭竿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啖）
吳氏本草經曰委萎一名葳蕤一名王馬一名節地一名
蟲蟬一名烏萎一名熒一名玉竹神農苦一經甘桐君雷

公扁鵲甘無毒黃帝辛生太山山谷葉青黃相值如薑二
月七月採治中風暴熱久服輕身

離南

爾雅曰離南活莌也（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瓤正白花李賓）
山海經曰外山草多冠脫（郭璞注曰草生南方高丈許華似荷葉）

白莵藿

吳氏本草經曰白莵藿一名白葛穀

旋復

爾雅曰蕧盜庚（旋復似菊）
本草經曰旋復花一名金沸草

爵麻

本草經曰爵麻生漢中
吳氏本草經曰爵麻一名爵卿

小華

吴氏本草曰小華一名結草

女苑

吴氏本草曰女苑一名白苑一名織女菀

廣雅曰女腹一名女菀也

丹草

本草經曰石長生一名丹沙草味鹹微寒生山谷治寒熱惡瘡火熱辟惡氣不祥鬼毒生咸陽

吴氏本草曰石長生神農苦雷公辛一經甘生咸陽或同陽

鬼督郵

本草經曰鬼督郵一名赤箭一名離母味辛溫生川谷殺鬼精物治蠱毒惡氣久服輕身益力長陰肥健生雍州

建康記曰建康出鬼督郵

吴氏本草曰鬼督郵一名神草一名閻狗或生太山或少室莖如箭赤無葉根如芋子三月四月八月採根用乾治癰腫

白鮮

本草經曰白鮮治酒風

薇蘅

吴氏本草曰薇蘅一名麋蘅一名無顛一名承膏一名承醜一名無心鬼

翹根

本草經曰翹根味苦生平澤治下熱氣益陰精令人面悅好明目久服輕身能老生嵩高

吴氏本草曰翹根神農雷公甘有毒二月八月採以作蒸飲酒病人

蓋（餘盍切）

本草經曰蓋草味苦

盧精

本草經曰盧精治蠱毒味辛平生益州

屈草

本草經曰屈草實根味苦微寒生川澤治胷脅下痛邪氣腹間寒陰痺久服輕身補益能老生漢中

陸英

本草經曰陸英生熊耳山

蘩菜

本草經曰蘩菜一名白英味甘寒生山谷治寒熱久服輕身延年生益州

木香

本草經曰木香一名木蜜香味辛溫無毒治邪氣辟毒疫溫鬼强志主氣不足久服不夢寤魘寐輕身致神仙生永昌山谷陶隱居云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復貢其今皆從外國船上來云大秦國以療毒腫消惡氣有驗今皆用之

杜衡

博物志曰杜衡亂細辛

蠡實華

吴氏本草曰蠡實一名劇草一名三堅一名劇荔華

鼠李

吴氏本草曰鼠李一名牛李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一

藥部九

款冬　芫華　羊躑躅　旋華
黄芩　恒山　蜀漆　蕪荑
秦皮　枳實　防風　大黄
石斛　半夏　射干　通草
牛膝　牡丹　茵芋　獨活
紫葳　大戟　栝樓　蕤核
地膚　貝母　海藻　豕首
當陸　敗醬　綸布　石龍芮
地床　雲實

款冬

爾雅曰菟奚顆凍也（生曰款冬生水紫赤華音凍）

述征記曰洛水至歲末凝厲則款冬生曾水之中

本草經曰款冬一名橐石一名顆冬一名虎鬚一名菟奚味辛温

傅咸款冬賦曰余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時仲冬之月也氷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煒然始敷華豔春暉既麗且殊以堅氷為膏壤吸霜雪以自濡非天然之真實曷能彌寒暑而不渝

芫華

本草經曰芫華一名去水味辛温治欬逆上氣殺蟲生淮原

建康記曰建康出芫華

范子計然曰芫華出三輔

吴氏本草曰芫華一名去水一名敗華一名兒草根一名

黄大戟神農黄帝有毒扁鵲岐伯苦季氏大寒二月生葉青加厚則黑華有紫赤白者三月實落盡葉乃生三月五月採華芫花根一名赤芫根神農雷公苦有毒生邯鄲九月八月採陰乾久服令人洩可用毒殺魚

羊躑躅

廣雅曰羊躑躅英光也

建康記曰建康出躑躅

本草經曰羊躑躅味辛温生川谷治賊風溼痺惡毒生太行山

吴氏本草曰羊躑躅花神農雷公辛有毒生淮南治賊風惡毒諸邪氣

旋華

本草經曰旋華一名筋根一名美草去面皯黑令人色悅澤根主腹中寒熱邪氣生豫州或預章

黄芩

說文曰菳黄芩也

廣雅曰妬婦黄文內虛黄芩也

本草經曰黄芩一名腐腸味苦平生川谷治諸熱

范子計然曰黄芩出三輔色黄者善

吴氏本草曰黄芩一名黄文一名妬婦一名虹勝一名經芩一名印頭一名內虛神農桐君黄帝雷公扁鵲苦無毒李氏小温二月生赤黄葉兩兩四四相值莖空中或方員高三四尺四月花紫紅赤五月實黑根黄二月至九月採

恒山

廣雅曰恒山蜀漆也

漢書地理志曰武陵有佷山縣（孟康曰佷音恒）

遁名山記曰横陽諸山草多恒山
永嘉記曰恒山出松陽永寧縣
本草經曰一名互草味苦寒生川谷主治傷寒發温瘧鬼
毒胷中結吐逆生益州
吴氏本草曰恒山一名七葉神農岐伯苦李氏大寒桐君
辛有毒二月八月採

蜀漆

本草經曰蜀漆味辛平治瘧及欬逆寒熱腹瘕堅邪氣蠱
毒鬼疰
建康記曰建康出蜀漆
范子計然曰蜀漆出蜀郡
吴氏本草曰蜀漆葉一名恒山神農岐伯雷公辛有毒黄
帝辛一經酸如漆葉藍菁相似五月採

蕪荑

本草經曰蕪荑味辛一名無姑一名蕨(音殿)蘠(音唐)去三蟲化
食逐寸白散腹中嗢嗢喘息

秦皮

本草經曰秦皮味苦微寒生川谷治風濕痺寒氣除熱目
中青翳久服頭不白輕身生廬江
建康記曰建康出秦皮
吴氏本草曰岑皮一名秦皮神農雷公黄帝岐伯酸無毒
李氏小寒或生寃句水邊二月八月採
淮南萬畢術曰岑皮致水

枳實

山海經曰北嶽之山其上多枳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楚楚王使縛一人過問曰縛者何為
者耶對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故善盜乎晏子對
曰橘生江南過北為枳水土異也今民生於齊不盜入楚
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盜耶
崔寔四民月令曰九月九日收枳實
本草經曰枳實味苦寒生川澤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
苦癢除寒熱結止利長肌肉利五藏益氣輕身生河内
吴氏本草曰枳實苦雷公酸無毒李氏大寒九月十月採
陰乾

防風

本草經曰防風一名銅芸甘温生川澤治大風頭眩痛目
盲無所見煩滿風行周身骨節疼痛久服輕身生沙苑
范子計然曰防風出三輔白者善
吴氏本草曰防風一名迴雲一名回草一名百枝一名蕳
根一名百韭一名百種神農黄帝岐伯桐君雷公扁鵲甘
無毒李氏小寒或生邯鄲上蔡正月生葉細圓青黑黄白
五月黄花六月實黑二月十月採根日乾琅邪者良

大黄

廣雅曰黄良大黄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建平出大黄
本草經曰大黄味苦寒生山谷治下瘀血閉寒熱破癥瘕
積聚留飲宿食蕩滌腸胃安五藏推陳致新通利水穀道
調中食生河西
吴氏本草曰大黄一名黄良一名火參一名膚如神農雷
公苦有毒扁鵲苦無毒李氏小寒為中將軍或生蜀郡北
部或隴西二月花生生黄赤葉四四相當黄莖高三尺許
三月華黄五月實黑三月採根根有黄汁切陰乾

石斛

盛弘之荆州記曰隋郡永陽縣有龍石山山上多石斛精好如金環也

廬山記曰石門山石間多生石斛

范子計然曰石斛出陸安

本草經曰石斛一名林蘭一名禁生味甘平生山谷治傷中下氣虛勞補五藏羸瘦久服除痺腸胃強陰出陸安

吳氏本草曰石斛神農甘平扁鵲酸李氏寒

半夏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半夏生

范子計然曰半夏出三輔色白者善

廣州記曰鄣平縣出半夏

建康記曰建康出半夏極精

本草經曰一名地文水玉味辛平生川谷生槐里

吳氏本草經曰半夏一名和姑生微丘或生野中葉三三相偶二月始生白華貟上

射干 射音夜

廣雅曰鳶尾烏蓮射干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射干生

抱朴子曰千歲之射干其根如生人長七尺刺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入水水爲之開以塗足耳則隱形欲見則拭去之

孫卿子曰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范子計然曰射干根如安定

建康記曰建康出射干

本草經曰射干一名烏扇一名烏蒲味苦辛生川谷治欬逆上氣生南陽

吳氏本草曰射干一名黃遠

通草

廣雅曰下父附支通草也

本草經曰通草一名附支味辛平生山谷去惡蟲除脾胃寒熱利九竅血脉關節不忘生石城

建康記曰建康出通草

范子計然曰通草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通草一名丁翁一名附支神農黃帝辛雷公苦生石城山谷葉菁蔓延止汗自正月採

牛膝

廣雅曰牛莖牛膝也

本草經曰牛膝一名百倍味苦辛生川谷治傷寒濕痿痺四支拘攣膝痛不可屈伸久服輕身能老生河内

建康記曰建康出牛膝

吳氏本草曰牛膝神農甘一經酸黃帝扁鵲甘李氏溫雷公酸無毒生河内或臨邛葉如夏藍莖本赤二月八月採

牡丹

廣雅曰白朮牡丹也

范子計然曰牡丹出漢中河内赤色者亦善

遊名山志曰泉山多牡丹

本草經曰牡丹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味辛寒生山谷治寒熱癥傷中風驚邪安五藏出巴郡

吳氏本草曰牡丹神農岐伯辛李氏小寒雷公桐君苦無毒黃帝苦有毒葉如蓬相值黃色根如指黑中有毒核二月

採八月採日乾可食之輕身益壽

茵芋

吳氏本草曰茵芋一名卑山共微温有毒狀如莽草而細軟

獨活

本草經曰獨活一名護羌使者味苦平生益州久服輕身

吳氏本草曰獨活一名胡王使者神農黃帝苦無毒八月採此藥有風花不動無風獨搖

紫葳

本草經曰紫葳一名芙華一名陵苕味鹹微寒無毒生川谷治婦人乳餘疾崩中癥血寒熱養胎生西海

建康記曰建康出紫葳

范子計然曰紫葳出三輔

吳氏本草曰紫葳一名武威一名瞿麥一名陵居腹一名鬼目一名芰華神農雷公酸岐伯辛扁鵲苦鹹黃帝甘無毒如麥根黑正月八月採或生真定

大戟

爾雅曰蕎邛鉅郭璞注曰今藥草大戟也

本草經曰大戟一名邛鉅

栝樓

毛詩東山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果臝栝樓也

又唐蟋蟀葛生曰蘞蔓于野詩義疏曰蘞栝樓

爾雅曰果臝之實栝樓今齊人呼之為天瓜

本草經曰栝樓一名地樓味苦寒生川谷

吳氏本草曰栝樓一名澤巨一名澤冶

疑挾

本草經曰疑挾味甘温生川谷主治心腹邪結氣明目赤痛傷皮出目腫皆爛久服益氣輕身生函谷

晉宮閣記曰華林園疑三株

吳氏本草曰疑挾一名莫神農雷公甘無毒平生池澤八月採補中強志明耳目久服不飢

地膚

本草經曰地膚一名地華一名地脉一名地葵

貝母

毛詩鄘栢舟載馳曰陟彼阿丘言採其蝱蝱貝母也

爾雅曰莔音萌貝母也郭璞注曰根如小貝員而白華葉似韭

說文曰莔貝母也

海藻

爾雅曰薚海藻也藥草也一名海羅如亂髮生海中薚音潭

本草經曰海藻着頸下破散結

廣雅曰海羅海藻

豕首

爾雅曰茢音列薽音真豕首郭璞注曰本草經曰彘盧一名蟫蘭今江東呼豨首

本草經曰豕首一名劇草一名蠡實

吳氏本草曰一名澤藍一名豕首神農黃帝甘辛無毒生宛句五月採

當陸

爾雅曰蓫音逐薚音湯馬尾也郭璞注曰江東呼之當陸關西為薚

本草經曰商陸一名夜乎

敗醬

范子計然曰敗醬出三輔

本草經曰敗醬似桔梗類 如敗豆醬

綸布

本草經曰綸布一名昆布味酸寒無毒主十二種水腫癭瘤聚結氣瘻瘡生東瘡

石龍芮

吳氏本草經曰龍芮一名水薑苔

范子計然曰石龍芮出三輔

蛇床

吳氏本草經曰蛇床一名蛇珠

博物志曰蛇床亂蘼蕪

雲實

本草經曰雲實味辛溫生川谷治泄利腸澼殺蟲蠱毒去邪惡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輕身通神明生河間

范子計然曰雲實生三輔

吳氏本草經曰雲實一名員實一名天豆神農辛小溫黃帝鹹雷公苦葉如麻兩兩相值高四五尺大莖空中六月花八月九月實十月採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三

藥部十

桔梗 巴豆 鬼臼 莽草

忍冬 溪毛霍 狼牙 香蒲

爵李 蔄姆 落石 鬼箭

房葵 麻黃 茈胡 亭歷

紫苑 女萎 蓍實 地椹

黃環 菟絲 石芸 甘遂

馬刀 女青 王孫 因塵

淮木 百部 千歲垣中膚皮

鼠蓋 蒴陰實

桔梗

廣雅曰犁如桔梗

管子曰五沃之土生桔梗

范子計然曰桔梗出河東洛陽

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王曰寡人聞千里之一士是比肩而相望百世一聖若隨踵而生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夫鳥同翼者聚飛獸同足者俱行今求桔梗於沮澤累世不能得一之皐黍梁父之陰則郤車載耳王求士於髡譬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

建康記曰建康出桔梗極精好

搜神記曰鄱陽趙壽有犬蠱有陳岑詣壽忽有大黃犬六七群出吠岑後余伯婦與壽婦食吐血幾死屑桔梗以飲之乃愈

本草經曰桔梗味辛微溫生山谷治胃脅痛腸

鳴擻馬悖生嵩高
吴氏本草經曰桔梗一名符扈一名白藥一名利如一名
梗草一名盧茹神農醫和苦無毒扁鵲黄帝鹹岐伯雷公
甘無毒李氏大寒葉如薺苨莖如筆管紫赤二月生

巴豆

廣雅曰巴菽巴豆也
蜀志曰犍爲南安縣出巴豆
晉書曰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子丸矯詔使黄門
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
列仙傳曰玄俗河間人餌巴豆雲英賣一丸七錢
盛弘之荆州記曰朐䏰縣有巴子城地多巴豆
廣志曰犍爲僰道縣出巴豆
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本草經曰巴豆一名巴菽味辛温生川谷主治温瘧傷寒
熱破癥瘕結堅通六府去惡肉除鬼毒邪注殺蟲生巴蜀郡
范子計然曰巴菽出巴郡
吴氏本草經曰巴豆一名菽神農岐伯桐君辛有毒黄帝
甘有毒李氏主温熱寒葉如大豆八月採

鬼臼

吴氏本草經曰一名九臼一名天臼一名雀犀一名馬目
公一名解毒生九真山谷及寃句二月八月採根

莽草

范子計然曰莽草出三輔青色者善
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取莽草葉并陳粟米合擣之以內水魚皆死）
本草經曰莽草味辛温生山谷治風頭癰乳疝瘕結氣疥
瘙疽瘡生還谷
吴氏本草經曰莽一名春草神農辛雷公桐君苦有毒生一
上谷山中或寃句五月採治風

忍冬

本草經曰忍冬味甘久服輕身

滛羊藿

本草經曰滛羊藿一名剛前味辛寒治陰痿傷中益氣強
志除莖痛利小便生上郡陽山
吴氏本草經曰淫羊藿神農雷公辛李氏小寒堅骨

狼牙

本草經曰狼牙一名牙子味寒生川谷治邪氣去白蟲疥
瘙生淮南
建康記曰建康出狼牙
范子計然曰狼牙出三輔色白者善

吴氏本草經曰狼牙一名支蘭一名狼齒一名犬牙一名
抱牙神農黄帝苦有毒桐君鹹岐伯雷公扁鵲苦無毒或
生寃句葉青根黄赤六月七月華八月實黑正月八月採
根

香蒲

本草經曰香蒲一名睢蒲味甘平生池澤治五藏心下邪
氣堅齒明目聰耳久服輕身能老生南海
吴氏本草曰醮一名醮石一名香蒲神農雷公甘生南海
池澤中

爵李

本草經曰郁核一名爵李

腐婢

本草經曰腐婢小豆花也

落石

本草經曰落石一名鮁石味苦溫生川谷治風熱久服輕身明潤目澤好色不老延年生太山

吳氏本草經曰落石一名鱗石一名明石一名縣石一名雲華一名雲珠一名雲英一名雲丹神農苦小溫雷公苦無毒扁鵲桐君甘無毒李氏大寒去藥中君採無時

鬼箭

廣雅曰鬼箭神箭也

本草經曰衛矛一名鬼箭味苦寒生山谷治女子崩中下血腹滿汗出除邪殺鬼毒生霍山

吳氏本草經曰鬼箭一名衛與神農黃帝桐君苦無毒葉如桃如羽正月二月七月採陰乾或生野田

房葵

博物志曰房葵與狼毒相似

本草經曰房葵一名梨蓋味辛冬生川谷久服堅骨髓益氣生臨淄

吳氏本草經曰房葵一名梁蓋一名爵離一名房苑一名晨草一名利如一名方蓋神農辛小寒桐君扁鵲無毒岐伯雷公黃帝苦無毒莖葉如葵上黑黃二月生根根大如桔梗根中紅白六月花白七月八月實白三月三日採根

麻黃

廣雅曰龍沙麻黃也麻黃莖狗骨也

本草經曰一名龍沙味苦溫生川谷治中風傷寒出汗去熱邪氣破堅積聚生晉地

范子計然曰麻黃出漢中三輔

吳氏本草經曰麻黃一名卑相一名卑監神農雷公苦無毒

扁鵲酸無毒李氏平或生河東四月立秋採

蔡謨與顧和書曰今致麻黃五斤

茈胡茈音柴

本草經曰茈胡一名地熏味苦平生川谷治心腹去腸胃結氣久服輕身明目益精生弘農

吳氏本草經曰茈胡一名山來一名如草神農岐伯雷公苦無毒生寃句二月八月採根

葶藶

爾雅曰蕇音典葶藶實葉皆似芥一名狗薺

淮南子曰亭歷冬生

周禮曰凡比極五右物有朝生暮穫謂亭歷冬生之類

紫苑

遊名山志曰石室紫苑

吳氏本草經曰紫苑一名青苑

女萎

本草經曰女萎一名左眄一名玉竹味辛生川谷久服輕身能老生太山

蓍實

本草經曰蓍實味苦酸平無毒主益氣充肌膚明目聰慧先知久服不飢不老輕身生少室山谷八月九月採實日乾

地椹

本草經曰地椹一名石龍芮一名食果能味苦平生川澤治風寒久服輕身明目不老生太山

范子計然曰石龍芮出三輔色黃者善

吳氏本草經曰石龍芮一名薑苔一名天豆神農苦平岐伯

酸扁鵲李氏大寒雷公鹹無毒五月五日採

黃環

本草經曰黃環一名凌泉一名大戟味苦生山谷生治蠱
毒鬼魅邪氣欬逆寒熱生蜀郡
范子計然曰黃環出魏郡黃色者善
吳氏本草經曰蜀黃環一名生芻一名根韭神農黃帝岐
伯桐君扁鵲辛一經味苦有毒二月生初出正赤高二尺
葉黃員端大莖葉有汁黃白五月實員三月採根根黃從
理如車輻解治蠱毒

菟絲

爾雅曰唐蒙女蘿菟絲也
廣雅曰女蘿松蘿也菟丘菟絲也
史記龜策傳曰下有伏苓上有菟絲
博物志曰女蘿菟絲寄草上根不着地
呂氏春秋曰或謂菟絲無根非無根也其不屬也伏苓是
也
淮南子曰菟絲無根而生伏苓抽菟絲死
抱朴子曰案仙方中自有合離草一名獨搖一名離母所
以謂之合離下根如芋魁有遊子十二枚周環之大魁數
尺雖相須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耳如菟絲之草下有茯
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於上
又曰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刻其血以和丹服之立變
化在意所作
吳氏本草經曰兔絲實一名玉女一名松蘿一名鳥蘿一
名鷃蘿一名複實一名赤網生山谷
劉楨詩曰青青女蘿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惠不

可啗

石芸

爾雅曰莿勃莿也郭璞注曰一名石芸音列
范子計然曰石芸出三輔

甘遂

廣雅曰陵昇甘遂也
建康記曰建康出甘遂
本草經曰甘遂味苦寒生川谷治大腹疝瘕脹滿面目浮
腫除留飲宿食出中山
范子計然曰甘遂出三輔
吳氏本草經曰甘遂一名主田一名日澤一名重澤一名
鬼醜一名陵藁一名甘藁一名苦澤神農桐君苦有毒岐
伯雷公有毒須二月八月採

馬刀

本草經曰馬刀味辛微寒生池澤治補中漏下赤白留寒
熱破石淋殺禽獸賊鼠生江海
范子計然曰馬刀出河東
吳氏本草經曰馬刀一名齊蛤古納切神農岐伯桐君鹹有
毒扁鵲小寒大毒生池澤江海採無時也

女青

本草經曰女青一名雀瓢味辛平生山谷治蠱毒逐邪殺
鬼生朱崖
羅浮山記曰又有男青似女青
吳氏本草經曰女青一名霍由祇神農黃帝辛
本草經曰王孫味苦平治五藏邪氣寒溼四支疼酸生海西

吳氏本草經曰黄孫一名王孫一名蔓延一名公草一名海孫神農雷公苦無毒黄帝甘無毒生西海生谷及汝南城郭垣下蔓延赤文莖葉相當

因塵

爾雅曰因塵馬先也

本草經曰因塵蒿味苦治風濕寒熱邪氣結黄疸久服輕身益氣能老生太山

吳氏本草曰因塵神農岐伯雷公苦無毒黄帝辛無毒生田中葉如藍十一月採

淮木

吳氏本草曰淮木神農雷公無毒生晉平陽河東平澤治久欬上氣傷中羸虚補中益氣

百部

抱朴子內篇曰百部黄似拔揳治欬殺虱

博物志曰百部與門冬相似

千歲垣中膚皮

吳氏本草曰千歲垣中膚皮得薑赤石脂共治

藪盆

爾雅曰茥音圭藪盆藪盆也實似莓而小可食

吳氏本草曰數盆一名決盆

蒲陰實

吳氏本草曰蒲陰實生平谷或圃中延蔓如瓜葉實如桃七月採止温延年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四

百卉部一

草　薜荔　石蘭　胡繩
蒻薰　楚薰　杜衡　秦衡
龍鬚　狼尾　燕麥　荊葵
蜀葵　菟葵　芫花　烏韭
鹿豆　鹿葱

草

爾雅曰卉草也草謂之華木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尚書禹貢曰兗州厥草惟繇繇茂也繇音遥反徐州草木漸包漸進也包叢生也揚州厥草惟夭少長曰夭並出書注也

毛詩緇衣野有蔓草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蔓延也漙然盛多也

毛詩問答曰國多兵役男女怨曠於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遊於洧之外託采芬香之草而爲婬泆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

周禮秋官下薙氏曰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鄭玄曰含實曰繩也

大戴禮曰孟春冰泮百草權輿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鄭玄曰舊説靡草薺葶藶之屬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雨水盛水當水其中則草死不生也

又曰霜降之日草木黄落

又曰檀弓上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左傳襄公曰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又僖公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也蕕臭草也

春秋潛潭巴曰下不廉蜚廉之草爲不生言物嚴則上之
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漢書五行志曰元帝永光二年天雨草葉相糾結如彈丸
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
濟陰諸縣界有草生莖其大如手指狀似鳩爵龍蛇鳥獸
之形五色各如其物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又曰西夜國生獨白草煎以爲藥傅箭所射輒死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永和二年國中地震百草皆
自反。晉書載記曰苻堅至壽春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
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鋭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
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
後周書曰宇文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
爲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
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爲名將
又曰宕昌羌俗無文字但候草榮落以記歲時
呂氏春秋曰韓華有蟲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
淮南子曰神農始嘗百草一日七十毒
又曰逮至衰世草木之勾萌銜華佩實而死者不可勝數
符子曰鄰人謂晟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翁
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
知其枯
人物志曰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群者爲雄張良是英
韓信是雄也
水經曰魏興錫義山山高谷深多生薇蘅草其莖有風不
偃無風獨搖
又曰建寧郡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鳥多誤食烏
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
金樓子曰魯城北孔子塋中不生刺人草木
崔豹古今注曰寸草問曰草木生類也有識乎答曰物有
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
而無識者有生而有識者蟲類是也生而無識者草木是
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是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是也
又曰天雨草狀如莢紋如丸無數皆名曰通蔓草
郭子橫洞冥記曰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種於九景
山東二千歲一花此草難種東取琅琅山表之澗以灑之
臣種來一千九百九十九年矣明年應生臣走往刈收之
以秣馬馬食即不飢帝許之朔乎旦去至暮而返背負數束
其形葉似麥而金色莖長二尺刈以飼馬即不饑乳叱吉
曰種之生否朔曰臣東遊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
景之山大不如吉雲之地
又曰甜溪水如金東方朔遊此水還將數斛以獻帝帝投
陰井井東送恒甜而寒洗肉肌理柔滑現去王門九萬
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則味如酒而釀列看之則顏色
如醉飲一合則三旬不醒飲甜水則隨飲隨醒也
異苑曰青州劉儘義熙元年獵射得一麞剖五藏以草塞之
蹶然起走儘拔而拔塞便復還倒如此三焉儘密錄此種
以來其治傷痍多愈
三齊略記曰不其城東有鄭玄教授山山下生草如薤葉
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名作康成書帶
括地圖曰君子民帶劍使兩文虎衣野絲土方千里多薰
華之草好讓故爲君子國薰華草朝生夕死大極山西有
采華之草服之乃通萬里之言

服虔通俗曰草盛曰苯（蒲𬞟切）生茂曰葆（音保）
方言曰凡草生而初達謂之䒟（音䒟）䒟小也芰杜根也東齊
曰杜或曰芰
博物志曰太原晉陽巳北生屏風草
又曰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
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
草名曰鉤吻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
壽不亦惑乎
又曰海上有草焉名曰篩（音師）草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
稔熟民斂穫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粮
又曰蒻草也其根名為蒻頭大者大如斗其外理白可以
灰汁煑則凝成熟可以苦酒淹食之不以灰煑則不（䊗）蜀
人珍貴之

異物志曰丈草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以美
用之故也
王逸子曰草有玄巨暢戚意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
淳美異於群類者也
風俗通曰靈帝光和七年陳留濟陰諸郡路邊草生作人
狀操持弓弩牛馬萬狀備具後關東誅董卓陳留濟陰奔
好即戎吏民殲殘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抱朴子曰草有黃精一名白及有鴟頭鴉尾雞腸烏喙而
非有翼之鳥也
靈書記曰霍山上有神草三十四種
典術曰壽榮草出少室金山丘下服之令人不老取葉服
之可通百神
又曰餌王長生草一名通天價直千萬陰乾方寸匕日再
服之令人得仙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歲苦樂善惡可知不對
曰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歲欲儉苦草先生苦草者
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惡草者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
生旱草者蒺藜也歲欲潦潦草先生潦草者蓬也
淮南萬畢術曰迴風之草見八方（取迴風草二七二枚五寸五枚以拔西土三束丁汲井中青泥南鄉欲上柿不上者冶合為丸置其面目出戶視八方矣）
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
古詩曰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
草
又曰新樹蘭蕙葩雜用杜衡草終朝採其榮日暮不盈抱
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又曰穆穆清風止吹我羅裳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

又曰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
草木為恩感況人含氣血

薜荔

山海經曰小華之山有草焉名曰萆荔狀如烏韭緣木而生
或生石上食之以已心痛
楚辭曰罔薜荔兮為帷（罔結也結薜荔為帷帳也）擗蕙櫋（音眠）兮既張（擗析）（櫋屋上也以薜覆）
又曰採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又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石蘭

楚辭曰疏中石蘭兮以為芳（王逸曰石蘭香草疏布也）

胡繩

楚辭曰索胡繩之纚纚（切罹音草也）

霸薰

范子計然曰霸薰出霸陵也

楚薰

范子計然曰楚薰出洛陽也

楚蘅

范子計然曰楚蘅出楚國也

秦蘅

宋玉風賦曰夫風翱翔激水之上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

龍鬚

山海經曰賈超之山草多龍鬚

廣志曰龍鬚一名西王母簪

水經曰自洮強南北三百里中地草並是龍鬚而無樵柴

周景式廬山記曰石門峯石間多龍鬚草

遊名山志曰龍鬚草唯東陽永嘉有永嘉有縉雲堂意者謂鼎湖攀龍鬚時有墜落化而為草故有龍鬚之稱

鄭緝之東陽記曰仙姥巖間不生蔓草盡出龍鬚

本草經曰西超山多龍脩（音脩也）一名續斷

狼尾

爾雅曰孟狼尾也（郭璞注曰似茅今人亦以覆屋）

廣志曰狼尾子可作黍

燕麥

爾雅曰蘥雀麥（郭璞注曰即燕麥）

古歌曰田中菟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獲

荆葵

爾雅曰荍（音翹）蚍（婢支切）衃（房主切）也（郭璞注曰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

毛詩宛丘東門之枌曰視尒如荍詩義疏曰荍一名楚葵

崔豹古今注曰荆葵一名茙葵一名芘芣花色紫自有紅有白有赤但花異葉不殊也

蜀葵

爾雅曰菺（古賢切）戎葵也（郭璞注曰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

傅玄蜀葵賦序曰蜀葵其苗如瓜瓠嘗種之一名引苗而生華經二年春乃發

虞繁蜀葵賦曰惟茲珍草懷芬吐榮挺河渭之膏壤吸昴井之玄精繞銅爵而疏植映昆明而羅生

菟葵

爾雅曰莃（音希）菟葵（郭璞注曰頗似葵而葉小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

廣志曰菟葵瀹之可食

鳧茈

爾雅曰芍（胡了切）鳧茈也（生下田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

東觀漢記曰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饑餓群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

烏韭

廣雅曰昔耶烏韭也生久屋之瓦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

鹿豆

爾雅曰蔨（音卷）鹿藿也其實莥（郭璞注曰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黃而香蔓延生莥音紐也）

說文曰莥鹿藿之實也

本草經曰鹿藿味苦平無毒主治蠱毒女子要痛腹痛不樂腸癰瘰癧瘍氣生汶山山谷

鹿葱（宜男花）

風土記曰宜男草也宜懷妊婦人佩之必生男

傅玄宜男花賦曰猗猗令草生于中方華曰宜男號應禎祥

嵇含宜男花序曰宜男花者世有之久矣多殖幽皐曲隰之側或華林玄圃非衛門庭守所宜序也荆楚之士號曰鹿葱根苗可以薦於俎世人多女欲求男者取此草服之尤良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四

先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五

百卉部二

麻　葛　藤　女蘿
菟瓜　烏杷　羊齒　牛蘈
狗毒　馬帚　羊桃　羊蹄
鼠耳　鼠尾　芄蘭

麻

爾雅曰黂枲實（注云禮記曰苴麻之有蕡）枲麻（別二名也）莩麻母（苴麻盛子者）

廣雅曰黂麻也

毛詩丘中有麻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又雞鳴南山曰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

又東門之池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又宛丘東門之枌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婦人績麻者之事棄其今不爲也）

禮記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執麻枲治絲繭

春秋說題辭曰麻之爲言微也陰精寢密女作纖微也麻生於夏夏衣物成禮儀故麻可以爲衣陽成於三物以化故麻三變纏而加也（宋均注曰麻生於夏形之變也夏成而化纏三變也）

華嶠後漢書曰崔寔爲五原太守地宜麻枲而民不知種績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以草纏身乃得出寔至教之績織

中興書曰石勒昔居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爭漚麻池迭相打撲

沈約宋書曰孝武帝大明中上所居陰室於此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床頭有土鄣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

趙祖

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

莊子曰顏回曰願得郭內之田十畝以為絲麻不仕也

淮南子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列女傳曰河內二義者張伯仁仲仁之妻也兄弟少孤共居伯仁妻厚謙苦仲仁驕奢不節二婦紡績得好枲麻輒別異之以為仲仁衣服

越絕書曰麻林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為弓絃也

漢武內傳曰鶡鵲食麻子

晉令曰其上黨及平陽輸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當絹一疋課應田者枲麻加半畝

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月三月可種苴麻二月可采麻子

本草經曰麻蕡一名麻勃味平辛生川谷治七傷利五藏下血氣多食令人見鬼狂走久服輕身通神明麻子補中益氣久服肥健不老生太山

覽九百九十五　二

吳氏本草經曰麻子中人神農岐伯辛雷公甘無毒不欲牡厲白薇先藏地中者食殺人麻藍一名麻蕡一名青羊一名青葛神農辛岐伯有毒雷公甘畏牡厲白薇葉上有毒食之殺人麻勃一名麻花雷公辛無毒畏牡厲

風俗通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葛

爾雅曰拔蘢葛也（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為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

廣雅曰女青葛也

毛詩閑雎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毛曰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

毛詩黍離葛藟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葛也藟也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

又黍離采葛曰采葛懼讒也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又葛生曰葛生蒙楚蘞蔓于野

屈原曰惟小人得其葉以為羹君子得其材以為絺綌以為君子朝廷夏服

吳越春秋曰采葛之婦人傷越王用心之苦也作苦何之歌其辭曰葛不連蔓棻台台我履不苦味苦飴令我采葛以作絲

說文曰葛絺綌草也

本草經曰葛根一名雞齊根味甘平生川谷治消渴身大熱嘔吐諸痺起陰氣解毒生汶山

吳氏本草曰葛根神農甘生太山

太九百九十五　三　王正

說苑曰絺綌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綌良工不得用則枯死於野

楚辭曰石磊磊兮葛蔓蔓思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藤

爾雅曰諸慮山櫐（今江東呼櫐為藤似葛而大也）欇虎櫐（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為欇欇音涉也）

廣雅曰藟藤也

易困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王弼注曰困之極也居困之極而乘於剛下无其應行則愈繞居不獲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

毛詩南有樛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云興也南土之葛藟茂盛木枝以下垂之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眾妾）

詩義疏曰櫐藟也似燕薁連蔓生葉白色子赤可食酢而不美也幽州謂之推藟也

山海經曰卑山其上多櫐郭璞注曰今虎豆貍豆之屬櫐也

齊書曰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疾得丁公藤治便差即訪醫及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荅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數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尋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

梁書曰周弘正與子豫玄俱載入東郡乘小舩渡岸見藤花弘正挽而舩覆俱溺僅免豫玄友得心驚疾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桔槔歲久欲易之為在母年上不敢一旦忽生扶老藤遶之有鴿巢其上

金樓子曰合浦有康頭山山有一頭鹿額上戴科藤一枚四條直上各長一丈許

雲南記曰雲南出藤其色如朱小者以為馬策大者可為拄杖

崔豹古今注曰酒盃藤出西域藤大如臂去實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以其實消酒其國人寶之不傳於中國張騫大宛國得之事在張騫出關志

南方草物狀曰沉藤生子大如齊甌正月華色仍連著實十月臘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趾九真葛就至麻生山中大如苹蔦蔓衍居民採取剝之以作瓶然不多出興古合浦簡子藤生緣樹木正月二月華四五月熟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味淡泊無甘苦出交趾合浦野聚藤緣樹木二月華色仍連著實五六月熟子大如羹甌里民黄食其味甜酢出蒼梧科藤生金封山烏滸人往往賣之其色正赤又云以草染之出興古

陳祈暢異物志曰葭蒲藤類延蔓他樹以自長養實大小長短如蓮歧瓣者若枝格間實外有殼又無核剝乃食之黄而味之甜美食之不飢

臨海異物志曰鍾藤附樹作根軟弱須緣樹而作上下條此藤既纏裹樹樹死且有惡汁藤盛成樹若木自然大者或至五六十圍

異物志曰科藤圍數寸重於竹可以為杖篾以縛舩及以為席勝於竹也

始興記曰黄溪出科藤

王韶之始興記曰晉中朝有質子將歸忽有人寄其書告曰吾家在觀亭廟石間有懸藤君扣藤家人必自出歸若如言果有二人出水取書并曰江伯令君前入水見屋舍甚

麗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水經

顧微廣州記曰科藤如栟櫚葉狀外皮青有多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寸竹小者如筆管竹破其外青皮得白心即科藤藤類有十許種續斷草藤也一曰諾藤一曰水藤山行渴則止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絶沐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輒更生根至地永不絶

異苑曰晉都永陽縣有山壁立千仞巖上有石室古名為神農窟前有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別有異物藤花形如菱菜朝紫中綠晡黄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劉欣期交州記曰含水藤破之得水行者資以止渴

裴淵廣州記曰力陳嶺民人居之伐船為業隨樹所居就以成槽皆去水艱遠動有數山生一草名曰膏藤津汁軟滑無物能比導地牽之如流五六丈船數人便運

嶺表錄異曰南土多野鹿藤苗有子如雞子白者細於筋採爲山貨流布海內俗言臺瓊筍百姓皆製藤紙細以爲幕其妙者亦挑紋爲花卉魚鳥之狀桑此納官以充賦稅

女蘿

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別四名也詩云爰采唐矣）

毛詩頍弁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蔦寄生也女蘿兔絲松蘿也）

菟瓜

爾雅曰蒫菟瓜也（郭璞注曰似土瓜也孫炎曰一名瓜蔞也）

烏杷

爾雅曰攫烏階也（郭璞注曰即烏杷也子連相著狀如杷齒可以染皂）

羊齒

爾雅曰綿馬羊齒（郭璞注曰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繅者以取繭緒）

牛蘈

爾雅曰藬（大回切）牛蘈也（郭璞注曰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高尺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孫炎曰車前草一名牛蘈）

狗毒

爾雅曰蘮（音罽）蒘（音挐）狗毒（郭璞注曰樊光云俗語苦如蘮）

馬帚

爾雅曰荓（音瓶）馬帚也（郭璞注曰似蓍可爲埽篲）

羊桃

爾雅云長楚銚芅也（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

毛詩羔裘隰有萇楚曰隰有萇楚猗儺其枝（萇楚銚弋也）

說文曰長楚銚弋一名羊桃

山海經曰豐山有木多羊桃而方莖（郭璞注曰一名鬼桃治皮腫起）

詩義疏曰楊州謂羊蹄爲蓫

廣雅曰蓫薚羊蹄

本草經曰羊蹄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鬼目味苦寒生川澤治頭禿疥瘙除熱無子生陳留

鼠耳

廣雅曰無心鼠耳也

廣志曰鼠耳葉如耳縹色也

鼠尾

爾雅曰葝鼠尾（孫炎曰鼠尾可染皂也葝巨盈切）

吳氏本草曰鼠尾一名葝一名山陵翹治痢也

芄蘭

爾雅曰雚芄蘭也（郭璞注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也）

毛詩芄蘭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芄蘭之支（芄蘭草也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

詩義疏曰芄蘭摩羅也幽州謂之雀瓢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六

百卉部三

菊　若　萱　蓿

菅　茅　紫草　藍

蒨

菊

爾雅曰菊治蘠（今之秋華菊也）

又圖讚曰菊名曰精布華玄月仙客是采薄採薄捋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菊有黃華

周書曰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又五日菊有黃華無華土不稼穡

晉書曰羅含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人以為德行之感

續晉陽秋曰陶淵明嘗九月九日無酒出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久之望見一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

山海經曰九九之山其草多菊

廣志曰菊有白菊

風俗通曰南陽酈縣有甘谷谷中水甘美云其山上大有菊菜水從山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其中百餘七十八十名之為夭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為南陽太守聞有此事令酈月送水三十斛用飲食澡浴終然無益

抱朴子曰劉生丹法用菊花汁蓮花汁地血汁樗汁和丹蒸之服一年得五百歲仙方所謂日精

又曰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也而根莖花實異名或無効者以由不得真菊菊花與薏苡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今所在真菊但為少耳

神仙傳曰康風子服甘菊花柏實散得仙

博物志曰菊有二種苗花如一唯味小異苦者不宜服

崔寔四民月令曰九月九日可採菊華

王韶之神境記曰滎陽郡西有靈源山巖澗生靈芝石菌巖有紫菊

風土記曰日精治蘠皆菊華莖之別名九月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向九日而用候時之草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酈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悉芳菊被崖水甚甘馨太尉胡廣久患風羸恒汲飲水後疾遂瘳年及百歲非唯天壽亦菊所延也

名山記曰道士朱孺子吳末入王笥山服菊花乘雲升天

本草經曰菊有筋菊有白菊黃菊花一名節花一名傅公一名延年一名白花一名日精一名更生一名陰威一名朱嬴一名女莖其菊有兩種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美葉可作羹為真菊一種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名薏非真菊也

吳氏本草經曰菊華一名女華一名女室

淮南萬畢術曰以牡菊灰散池中蛙盡死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又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鍾會菊賦曰綠幹綠葉青柯紅芷華實𤋮圖芳頭四張故夫菊有五美焉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

潘尼秋菊賦曰泛流英於清醴似浮萍之隨波

嵇康菊花銘曰煌煌丹菊暮秋彌榮親尊是御永祚億齡

若

毛詩疏曰若鏡也幽州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

本草經曰陵若生下濕水中七八月華華紫似金紫草可以染帛煮沐頭髮即黑

萱

毛詩伯兮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背北堂也）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說文曰萱忘憂草也

崔豹古今注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一名忘憂草也

博物志曰神農經曰上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風土記曰花曰宜男妊婦佩之必生男又名萱草

本草經云萱一名忘憂一名宜男一名岐女

錄異記曰婦人帶宜男草生兒

東晉發蒙記曰甘棗令人不惑萱草可以忘憂

任昉述異記曰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憂草吳中書生謂之療愁

嵇康養生論云萱草忘憂

苜蓿

史記曰大宛有苜蓿草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

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國有苜蓿大宛馬嗜苜蓿武帝得其馬漢使採蒲桃苜蓿種歸天子益種離宮別館旁

晉書曰華廣免官為庶人晉武帝登凌雲臺見廣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爵

西京雜記曰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或謂光風在其間常蕭蕭然照其光彩故曰苜蓿懷風茂陵人謂為連枝草

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所得蒲桃胡荽苜蓿

述異記曰張騫苜蓿園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宣武場在大夏門東北今為光風園苜蓿出焉

菅

爾雅曰白華野菅（菅茅屬也）

毛詩宛丘東門之池曰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又白華曰周人刺幽后也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又題綱曰白華野菅草也其性柔刃堪用取此白華而將（三[illegible]）白茅束之喻申后被廢如所代惡人蒙善好人見棄也

左傳成公九年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悴

周書曰成王時（會）鄭人獻以菅（會或作鄶東[illegible]菅草[illegible]）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其下多菅

異物志曰香菅似茅而葉長大於茅不生濕下之地丘陵山崗凡所蒸享少得此菅苞裹助調五味益其芬菲

茅

爾雅曰蘧（音渠）䓛（音丁）茅也（[illegible]）

易泰卦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王弼注曰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也茹相牽引之貌也彙類也以其類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又大過卦曰藉用白茅慎之至也

尚書禹貢曰荊州厥貢苞匭菁茅（孔安國曰匭匣也菁茅以縮酒也）
毛詩鵲巢野有死麕曰野有死麕白茅苞之
陸機毛詩疏義曰白茅苞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
毛詩豳七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周禮天官上甸師曰祭祀供蕭茅
左傳僖上曰齊侯伐楚謂楚曰尔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齊桓公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孟康曰所謂靈茅也）
典略曰武王伐殷微子啓肉袒面縛牽羊把茅膝行而前
吳書曰徐盛與曹休戰賊積茅草欲焚盛盛燒船而去賊一無所得

吳錄地理志曰桂陽郴縣有青茅可染青零陵泉陵有香茅古貢之縮酒
吳志曰劉備連營挑戰陸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遜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
晉書地道志曰零陵縣有香茅氣甚芬香古貢之以縮酒
沈約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大明年有脊茅生石頭西岸又累表勸上封禪上甚悅之
唐書曰開元十三年撫州三脊茅生石頭
六韜曰文王畋于渭陽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莊子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弃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文子曰堯為天子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土階三尺茅茨不翦
尹子曰湯禱旱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

說文曰茅菅也
陸賈新語曰伊尹居負薪之野修道德於茅廬之下
風俗通曰謹案詩曰手如柔荑者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
漢武故事曰帝拜欒大為天道將軍使着羽衣立白茅上授玉印大亦羽衣立白茅上授印示不臣也
神仙傳曰介象受氣禁術能茅屋上然火煑雞使茅不焦
又曰曹公捕左慈數日不得便斷頭曹公大喜定視之是一束茅耳
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郡有香茅桓公所以責楚
廣州記曰董奉與士燮同處燮積載思欲還豫章燮情款留不能免後乃託以病死燮開棺看乃是茅人
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楊雄反騷曰費椒糈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香茅）

紫草

爾雅曰藐茈草也（郭璞曰可以染紫也一名茈莀廣雅云）
廣雅曰紫芀紫草也（芀音）
說文曰茈藐紫草
山海經曰勞山多茈草一名紫英
尋陽記曰石井山曾有行人見山上有採紫草者此人謂村人揭鍤而往見山上人便去聞有呼昌容者曰人來取紫草既至山頂寂寞無所見
列仙傳曰昌容常山之道士也自稱殷王女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少能致紫草與染家得錢以遺孤老
淮南子曰紫草生於山不能生於盤石之上
抱朴子曰黃金成以為丸以紫草煑一丸咽其汁可百日

不飢
博物志曰平氏陽山紫草特好其他者色淺
吳氏本草曰紫草節赤二月花
本草曰紫草一名地血

藍

毛詩魚藻采綠曰終朝採藍不盈一襜（襜衣蔽厀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令民刈藍以染爲陽長也此月藍始可刈
謝承後漢書曰弘農楊震字伯起常種藍自業諸生恐震年大助其功傭震喻而罷之
孫卿子曰青生於藍而青於藍
泰子曰常聞仁人當如圃園之藍不異衆草染而後彰
趙岐藍賦序曰余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染紺爲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殖慨其遺本遂作賦一章

蒨

爾雅曰茹藘茅蒐（今之蒨也可以染絳）
毛詩曰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東門之墠茹藘在阪（箋云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
說文曰茅蒐茹藘也人血所生可以染絳
漢書曰若卮茜千（蒨草根可用染也）千畦薑韭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山海經曰釐山之陰多蒐（郭璞曰蒐茅蒐也）
范子計然曰蒨根出北地赤色者善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七

百卉部四

荼 茇 蒿
青蒿 莪蒿 蔞
王芻 蓍 蓬
蕭 艾 王瓜
薇 菝 菝葜

荼

爾雅曰荼苦菜（可食 苦菜）
毛詩谷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又唐風采苓曰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 苦菜）
禮記月令孟夏曰小滿之日苦菜秀蔡邕章句曰苦菜也不榮而實謂之秀
廣雅曰遊冬苦菜也

茇（蒲末切）

說文曰茇草可以染黄
漢書曰諸侯王盭綬（盭音戾）綬如淳曰盭綠也晉灼曰盭草名也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染因以爲綬名

蒿

爾雅曰蘩皤蒿（孫炎注曰白蒿也）蒿菣也（郭璞注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
蔚牡菣（無子者）
又曰蘩之醜秋爲蒿（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宫柱名爲蒿宫此天子之[illegible]也（又[illegible]）
陸璣毛詩疏義曰蘩皤蒿也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是也春始生及秋乃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

之旁勃
又曰匪莪伊蔚蔚牡蒿牡菣也似蒿三月始生七月花花
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
新蒿
毛詩鹿鳴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毛云蒿菣也）
青蒿
詩疏義曰蒿青蒿也荊豫汝陰皆謂之菣
東觀漢記曰杜林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
不食其粟也
隋書曰初唐高祖彼道李密東征朝士詠曰李密世多輕
佼好爲反叛願勿遺之帝曰密騎射蒿蘸耳吾以此不知邪
三輔決録曰孫晨字元公冬月無衣以蒿一束暮卧旦收
之
神農食經曰十一月採彭敦彭敦白蒿也克食之壽八百
歲

莪蒿
爾雅曰莪蘿（今莪蒿也亦曰廩蒿）
毛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又谷風蓼莪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詩義疏曰莪蒿也生澤田漸洳處葉似邪蒿細科二月中
生莖葉可食又可蒸香美頗似蔞蒿
說文曰莪蒿也從草我聲
廣志曰莪蒿蘪蒿
錢塘記曰靈隱山㲉樹樹下生莪鬱茂若沃土所生
蔞
毛詩關雎漢廣曰言刈其蔞（蔞蒿也）
陸機毛詩義疏曰蔞葉似艾白長數寸高尺餘好生水
中脆美可食
王芻
爾雅曰菉王芻（菉蓐也今呼鴟腳莎）
吳氏本草曰王芻一名黃草神農雷公生太山山谷治身
熱邪氣小兒身熱氣
蓍
洪範五行傳曰蓍之爲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
之壽知吉凶者也聖人以問鬼神焉
說文曰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蓍九尺
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史記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其莖長丈其叢生者百莖共
根今世取八十莖八尺即難得矣六十莖長六尺即可用

也
淮南子曰上有叢蓍下有神龜
論衡曰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故
遲也
蓬
爾雅曰齧彫蓬薦黍蓬（别蓬種類）
尚書大傳曰子夏於堀室編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生之風
可以發憤矣
毛詩騶虞曰彼茁者蓬（蓬草名也）
又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禮記內則曰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禮記儒行篇曰蓬戶甕牖（蓬戶編蓬爲戶也）

魏略曰鮑出值飢餓採蓬實得數斗爲母作食
三輔決錄曰張仲蔚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管子曰無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之間明王聽此言
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晏子曰魯哀公失國走齊景公問焉曰子之年甚少矣奚道止于此乎哀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禮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忠不能從以內無弼外無輔弼輔無一人諂諛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本而美其枝葉也（[illegible]）
莊子曰列子食於道見百歲髑髏攘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未曾死未曾生也
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者乘風之勢也

平九百九七　四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知爲車
楚辭曰蓬艾親入御于牀笫兮（笫牀簀也 [illegible]）
曹植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可意迴飆舉吹我入雲中高上高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流宕子捐軀遠從戎
司馬彪詩曰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淺深秋蓬獨何辜飄颻隨風轉
王朗諫行役夜表曰司空臣朗言朗聞飛蓬隨風集于王梁之衡而駟馬爲之奔乳虎爲之走蓬非馬之策虎非蓬之敵所以或奔走者驚也

蕭

爾雅曰蕭荻（即蒿 音秋）
毛詩黍離採葛曰彼採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詩義疏曰蕭今荻蒿也或謂牛尾蒿其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脂爇之爲香也許慎以爲艾蒿非也
禮王度記曰士蕭庶人艾艾蕭不同明矣
又蓼蕭曰蓼蕭澤及四海也蓼彼蕭斯零露湑兮
周禮天官上曰甸師祭祀供蕭茅
說文曰蕭艾蒿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爲業（司馬彪曰蕭蒿也 緯織也織蒿爲箔）
山海經曰囊山之陰多蕭
郭璞詩曰得意在蘭蓀忘懷寄蕭艾

艾

爾雅曰艾冰臺（今艾蒿也）
毛詩曰黍離採葛曰彼採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春秋書曰紀僧真爲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以爲兩白之於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御

平九百九七　五　程萸

勿廣言
陳書曰陳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爲帽加于其首以火爇之然及於髮垂涕求哀聲聞於外而弗之釋
莊子曰越王子搜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從之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漢武帝內傳曰削冰令正圓舉以向月以艾於後承其影得火○師曠占曰歲疫病草先生病草者艾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採艾

王瓜

周書曰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丘蚓出又五日王瓜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王瓜生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菝葜

薇

爾雅曰薇垂水（生於水邊）

毛詩鵲巢草蟲曰陟彼南山言採其薇

又曰采薇遣戍役也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史記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首陽山採薇而食之

廣志曰薇葉似萍可蒸食

三秦記曰伯夷食薇三年顔色不異武王戒之不食而死

菝

爾雅曰蔐𦼮也侯菝其實娗（夏小正曰蔐未秀者菝䒨者其實䒨大如）

廣雅曰地毛菝脊也

廣志曰菝可以爲雨衣

毛詩題辭曰南山有臺臺一名夫須菝草也言山生臺及

菝以自蔭喻人君得賢以自尊也

後周書曰豆盧寧嘗與梁人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肆射乃於百步懸菝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賜遺甚厚

任昉述異記曰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民從征戍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若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霜草人呼爲寄婦菝蓋相思之流也

蒺藜

爾雅曰茨蒺藜也（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易困卦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毛詩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牆有茨不可埽也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

說苑曰晉平公置酒於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下令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仰天歎曰夫肉生蟲還自食木生蠹還自刻人出妖還自得九鼎之具不當生蒿王宮廟不當生蒺藜　八日俯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期果死

又曰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吾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郤於君朝廷之吏親危　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外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死樹而擇之

續搜神記曰沛國一士人姓周生三兒同瘂可語便瘂有一人逕門過乞飲曰君有罪可還內自思我於外待君主人異其言乃知非常人便入內思得良久出謂客曰昔爲小兒時嘗爲巢中有三子試以指納巢中鷰子亦出口承之乃取三蒺藜與其子其子吞之即死其母還不復見其子出徘徊悲鳴而去有此事今甚悔之客曰是矣便開其兒言語周正客乃去不知所在也

本草經曰蒺藜一名止行一名外雅一名傍通一名水香

離騷曰江離弃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八

百卉部五

葍　苹　商蕀　竊衣
芣苢　蘱　王芻　藋
戒火　胡枲　卷施　薔薇
芃　鬼目　覆盆　酢醬
稂　莠　綬臺　臺
皐蘆　翹搖　土苽　菌
承露　扶老

葍

爾雅曰葍芀葍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啗葍方服切葍音富

又曰葍藑茅葍華有赤者爲藑葍一種耳亦如陵苕華黃白異名也藑巨營切

毛詩鴻鴈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毛詩云惡菜也詩義疏曰河內關中謂葍爲牛兗幽州謂之燕葍一名爵弁一名蔓根正白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可蒸以禦飢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葉細而行赤有臭氣也

廣雅曰烏蓲蓲音許葍也

說文曰葍藑茅也一曰舜從草夐聲葍葍也從草畐聲葍從草畐聲

風土記曰葍蔓生被樹而外紫黃色大如牛角二三同帶長七八尺味甜如蜜

苹

爾雅曰苹萍蕭郭璞曰今蘋蒿也初生可食

毛詩鹿鳴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鄭玄云苹藾蕭也詩義疏云藾蕭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食亦可蒸也

商蕀

爾雅曰髡顛蕀孫炎曰一名白蕀郭璞曰細葉有刺蔓生一名商蕀廣雅云女木也

竊衣

爾雅曰蘮九例切蒘汝除切竊衣孫炎曰江淮間食之其花著人衣故曰竊衣郭璞曰似芹可食實大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

芣苢

爾雅曰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蝦蟇衣周書所載同名耳非此芣苢

廣雅曰芣苢當道馬舄

毛詩關雎曰芣苢后妃之德也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毛云芣苢車前大葉好生道旁也宜懷姙焉

神仙服食經曰車前實雷之精也服之形化八月採地衣地衣者車前實也

本草經曰車前實一名當道一名牛舌

蘱

毛詩南山有臺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詩義疏曰萊藜也莖葉皆似生菊今兗州蒸以爲茹謂之萊而譙沛人謂雞蘇爲萊故三倉云萊茱萸此二草異而名同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藜莠蓬蒿並興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殁之後南遊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

又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也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陳蔡危矣遂使兵拒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

又曰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爲藜烝不

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藜羹小物耳吾欲熟而不
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
山海經曰泰山有草焉名曰藜如荻可以為疽 郭璞曰為治也
虞盤佑孝子傳曰曾子 以藜蒸不熟遣妻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閒七日不食藜羹不糝顔色甚憊
又曰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縰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
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
王萯 萯音負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王萯生 蔡邕章句曰萯草名也生於陵也
藋 徒吊切
爾雅曰拜蔏藋 蔏音商
廣雅曰堇藋
淮南子曰藜藋之生而長日加四寸不可以為櫨棟

卷九百九十八 三 日劉

戒火
南越志曰廣州有大樹可以御火山北謂之慎火或多種
屋上以防火也但南方無霜雪其花不凋故生而成樹耳
本草經曰景天一名戒火一名水母花主明目輕身
胡枲
爾雅曰卷耳苓耳 廣雅曰枲耳也亦云胡枲也江東呼為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
廣雅曰一名枲耳
毛詩關雎卷耳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毛云苓耳
詩義疏曰苓耳葉青白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
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謂之璫草幽州謂之
爵耳
博物志曰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葸子著羊毛蜀人取

種因名羊負來
卷施
爾雅曰卷施草拔心不死 宿莽也離騷云
南越志曰寧鄉縣草多卷施江淮閒謂之宿莽
薔薇
神農本草曰薔薇一名牛膝一名薔麻
吳氏本草曰薔薇一名牛勒一名牛膝一名薔薇一名出
棗
茿
爾雅曰竹萹蓄 郭璞注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
說文曰萹茿也從草扁聲
本草經曰萹蓄一名萹竹
吳氏本草曰萹蓄一名畜辯一名萹蔓

卷九百九十八 四 田劉

鬼目
爾雅曰符鬼目 郭璞曰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子如耳璫赤色叢生
吳志曰建鄴有鬼目菜於工人黃狗家生依棗樹長丈餘
莖廣四寸厚二分
本草經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羊蹄
覆盆
爾雅曰茥 音圭 蒛 苦決切 盆 郭璞曰覆盆也實似莓而小亦可食
廣雅曰蒛盆陸英莓也
抱朴子曰俗人見方用蒛盆覆盆謂之亢呰近易之草或
不知蓬累一名陵累
吳氏本草曰覆盆子一名馬瓞一名陸荊
酢漿
爾雅曰葴寒漿 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葴音針

本草曰酢漿一名酸平寒無毒生川澤及人家田園中治
熱煩滿定志益氣利水道産難吞其實立産
吳氏本草曰酸漿一名酢漿

稂

爾雅曰稂童粱也（稂莠類也）
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他
諫曰不華國也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爲華不聞以妾與馬
獻子聞因之七日自是妾衣七升之布馬食稂莠文子曰
過而能改民之上也（韋昭曰仲孫它孟獻子庶子）
毛詩曹蜉蝣下泉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稂童粱也）
又大田曰不稂不莠去其螟螣
詩義疏曰禾粟秀爲穗而成蒯嶷如胥之童稂

莠

毛詩甫田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田過度而無人功不能獲）
思遠人勞心忉忉
韋曜問荅曰甫田維莠今何草荅曰今之狗尾也
左傳襄六曰鄭公孫揮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
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伯有侈其不能久存）
晉書曰明帝時王敦舉兵作亂令人種禾未是竊莠俄而
軍敗降於王敦爲敦所煞

綬

爾雅曰虉綬（小草有雜色似綬虉五歷切）
毛詩義疏曰虉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臺

爾雅曰臺夫須（臺可以爲禦雨笠）
毛詩嘉魚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臺夫須也萊草也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君有賢臣以自尊顯）
毛詩義曰舊說以草也可爲蓑笠故曰臺笠緇撮或云臺
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爲簦笠南土多有
篆文曰臺一曰山芨可作笠

皐蘆

南越志曰龍川縣有皐蘆草葉似茗味苦澀土人以爲飲今
南海謂爲過羅或曰拘羅

翹搖

爾雅曰柱夫搖草（郭璞曰蔓生細葉紫花可食今俗呼翹搖車）

土瓜

爾雅曰菲蒠菜
又曰菲芴（郭氏曰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郭璞注即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芴音物）
毛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毛詩云葑蔓菁也菲芴也詩義疏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爲茹滑美亦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也又毛詩鄭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惡時也）

廣雅曰土瓜芴也（本草云王瓜一名土瓜）
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月盡三月可采土瓜根

菌（巨隕切）

爾雅曰中馗菌（郭璞注曰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馗厨可啖之）小者菌（大小異名）○列子曰朝菌不知晦朔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
朝死於晦
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司馬曰大芝也天陰雨生糞上見日則萎故不知月始終）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駱越之菌
說苑曰雍門周對孟嘗君曰夫以秦楚之強而報於弱薛
譬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
博物志曰江南諸山郡中大木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

權食之有味而忽有毒殺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蛇所着之楓樹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飲土漿多愈

風土記曰陽羡冢君廟有祈雨者則祝辭神命當賜芝草草菌也便以神前酒盃灌地以大羡杯覆之有須發杯而菌生今猶然

異苑曰交州諸郡有菌以菜塗人軀便舉體固生生既遍便就朽爛肌肉消腐

承露

爾雅曰菸葵蘩露（承露也大莖小葉花紫黄色 蒸音)

陳留耆舊傳曰梁埋牧為郡功曹烏君歸鄉為赤眉所得賊將啖之牧求先賊長義而釋牧並與承露實一斛

扶老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槔朽壞在母生年上順不敢治之俄而有扶老生繞之遂堅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扶老三株

廣志曰扶老華黄如金名金草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九

百卉部六

芙蕖　蒲　菖蒲　菰

馬藻　鳧葵　馬蔡　蘋

芙蕖

爾雅曰荷芙蕖（別名芙蓉江南呼荷）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蓮中子也）的中薏（中心苦者也 薏音億）

廣雅曰菡萏芙蓉

周書曰魚龍成則藪澤竭即蓮藕掘

毛詩澤陂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荷芙蕖也）

又山有扶蘇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荷華扶渠也）

毛詩義疏曰芙蕖莖為荷其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蕖其實蓮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有青長三分如鉤為薏語曰苦如薏也的五月中生生啖脆其秋表皮黑的成食或可磨以為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幽荆楊豫取備飢年其根為藕幽州人謂之光旁為光如牛角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為郡功曹督郵與同郡鄧敬因折芰為坐以荷獻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宋書曰臧質説南郡王義宣反兵敗無所歸乃入南湖逃竄無食摘蓮噉之追兵至窘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唯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

沈約宋書曰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天泉池樂遊苑池玄圃池生蓮同幹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嘉蓮一雙駢花實合跗同莖生豫州鱧湖

宋紀曰文帝元嘉年蓮生建康額檐湖一莖兩華
齊書曰涪陵王鑿金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
出芙蓉
三國典略曰齊師伐梁梁以糧運不繼調市人饋齊建康
令孔奐以麥屑爲飯用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
又曰梁江從簡光祿大夫華之子也頗有才學年十七爲
採荷調以刺何敬容其文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
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弗覺唯嗟其工
管子曰五湲之土生蓮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昭帝遊柳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
葉柔甘可食芬氣聞十里之內蓮實如珠
郭子橫洞冥記曰找及玄坂去崆峒十七萬里日月不至
其地自明有紫河萬里流珠千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茂

抱朴子曰千歲神龜巢於蓮葉之上
萬歲歷曰齊太和二年烏程縣閤下生蓮華
頭陀朝襄地記曰襄門東南有華擻(口兼切)陂中生千葉蓮
花其荷與異蓮蓮色白豈佛經所載者乎
古今注曰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一名澤芝一名水花
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荷多華大者至百葉
華山記曰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因名華
山
諸草木方曰七月七日採蓮七分八月八日採蓮根八分
九月九日採蓮實九分陰乾下篩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真人關尹傳曰老子語喜天崖之淵真人所遊各各坐蓮
華之上一華輒徑十丈
說文曰茄芙蕖莖也荷芙蕖實也蓉芙蕖本也

搜神記曰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蓮華五六日而萎說
曰易稱枯楊生華何可久也今狂華生枯木敦終逆而身
死
王韶之神境記曰九疑山過半路皆行竹松下夾路有青
澗澗中有黃色蓮華芳氣竟谷
幽明錄曰晉末黃祖至孝母病篤庭中稽顙俄頃天漢開
明有一老翁以兩丸藥賜母服之衆患頓消翁曰汝入三
月可泛河而來依期行見門題曰善福門內有水曰涵源
池有芙蕖如車輪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青蓮華出外國
外國事曰私訶條國大洲上有大山上有石井井自生千
葉白蓮華叔蓮華出
陶隱居本草注曰宋時太官作羊血䘓(呼勘切)削藕誤落中

遂皆散不凝醫仍用治血多效
神農本草注曰血藕實莖一名水芝所在池澤皆有生豫
章汝南郡者良苗高五六尺葉團青大如扇其花赤名蓮
荷子黑狀如羊矢
范寗爲豫章表曰新淦令孟佃民解列縣廳事前二丈陸
地生蓮華入冬死至陽更生四枝今年三月復生故莖繁
殖轉多華有二十五枚鮮明可愛有異常蓮
古詩曰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思之在遠
道
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屛風(屛風水葵)文緣波些(一韻)(芰生水中也莖紫色風起動波緣其葉而生紋也或曰紫莖言荷花紫色屛風爲荷葉如屛風)
張奐芙蓉賦曰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牙點以素珠
曹植芙蓉賦曰竦芳柯以從風兮奮纖枝之璀璨其始

榮也曒若夜光尋扶木壯揚煇也晃若九日出暘谷芙蕖
騫產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莖加綠混泓兮韡韡爛若龍
燭

潘尼芙蓉賦曰或擢莖以高立似影葩之翠蓋或委波而
布體擬連璧之攢會

古詩曰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楚辭曰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
兮憚褰裳而濡足

又曰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

又曰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

傅玄歌曰曲池何澹澹芙蓉敞清源榮華盛壯時見者誰
不歎一朝光采落故人不迴顧

蒲

爾雅曰莞苻蘺其上蒿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為蒚用之為席音羇謂

毛詩澤陂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蕳

又魚藻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左傳文公曰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
妾織蒲三不仁也

又昭公二十年晏子對齊侯曰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漢書曰蒲輪安車以徵賢晉灼曰以蒲裹車輪

又曰路溫舒字長君父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編
用寫書

又曰元帝寢疾數問景帝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侍疾候上閒獨
寢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也孟康曰以蒲為蔽也太子由
是得不廢

東觀漢記曰劉寬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蒲
鞭罰之示辱而已

晉書曰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傭牧羊每過小
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
責忻鬻己以償之東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
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齊書曰崔景真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
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為立祠焉

北齊書曰尉瑾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
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

三齊略記曰萬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
蟠蒲繫馬至今歲歲蒲生縈委猶若有繫狀似水楊可
以為箭

穆天子傳曰天子于珠澤之藪方三十里爰有萑葦莞蒲茅萯

說文曰蒲草也以作席蒻蒲子也以為平席世謂蒲蒻

風土記曰蒲生於陸葉如烏扇而紫鵝好英一曰襪蒲蚑
草也

續述征記曰烏常沈湖湖秦人謂為沈中有九臺皆生結蒲云
秦始皇遊此臺結蒲繫馬自此蒲生則結

前秦記曰苻洪家生蒲長五丈節狀如竹咸以異之謂之
蒲家因氏焉洪後以讖文草付應王遂改姓為苻

幽明錄曰河東常醜奴寓居章安縣以採蒲為業將一小
兒湖邊拔蒲見一女子容姿殊美乘一小船載蒲徑前投
醜奴舍寄住醜奴嘲之滅火共臥覺有腥氣又指甚短愓
然疑是魅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戶變而為獺

嵇康集序曰孫登夏則編蒲為裳冬被髮自覆

淮南萬畢術曰酒薄復厚漬以莞蒲斷蒲漬酒中有頃出之即酒厚也
楚詞曰抽蒲兮陳坐接董兮為蓋

菖蒲

左傳僖下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歜昌蒲菹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菖蒲菖蒲遠雅頌著倡優則
玉衡不明菖蒲冠環也
梁書曰太祖后張氏諱尚柔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菖蒲生
花光彩照灼非世所有后驚異之謂侍者曰汝見否皆曰云
不見后曰嘗聞見菖蒲花當貴因取食之生高祖
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月昌本者百草之先生也
說苑曰文公好食昌本菹本草即菖蒲
風俗通曰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長年
神仙傳曰王興咸陽人採菖蒲食以得長生一寸九節者

羅浮山記曰宜山中菖蒲一寸二十節堅芬之極
方言曰菖蒲得石上生九寸節以上紫花尤善
吳氏本草曰菖蒲一名尭時薤
本草經曰菖蒲生石上一寸九節者久服輕身明耳目不
忘不迷惑生上洛
典術曰聖王仁功濟天下者尭也天降精於庭為韭感百
陰為菖蒲今之菖蒲是也

菰

廣雅曰菰蔣也其米謂之彫胡
周官曰鳥宜菰鄭玄注曰菰彫胡
說文曰蔣菰也彫胡一名蔣
晉中興書曰毛璩為譙王司馬時海陵縣地多菰蒲處所
幽邃亡戶保之璩請討放火而進天旣旱地皆菰封封燃
叛人走出近得萬戶
廣志曰菰可食以為席溫於蒲生南方
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蔣
宋玉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

馬藻

爾雅曰莙牛藻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
毛詩采蘋曰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陸機毛詩疏義曰采藻水草也生於水底葉似雞蘇可食
荊揚人食以當穀殺飢飢荒時蒸而食之
顏氏家訓曰或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緵是何等物當作何
音答曰案說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媼㙗穩即陸機所
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薀藻之類也細
葉蓬茸然生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

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莙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
繩之以象莙草用以飾物名為莙於時當紺六色罽此莙
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絲以異耳作限
郭子橫洞冥記曰見靈池有倒藻枝并植倒水上長九尺
餘縱橫而生狀如結網有野鴨鵝鳧及鷗鷁來翔觀水池
上入此草障皆不得出如入罟網也亦曰水網草

鳧葵

說文曰茆鳧葵也
纂文曰鳧葵其實可作醬

馬蓼

爾雅曰紅蘢古其大者蘬俗呼紅草為蘢鼓語轉耳
毛詩緇衣山有扶蘇曰山有橋松隰有游龍毛云紅草也
毛詩義疏曰紅草一名馬蓼葉麁大赤白色生水澤中

蕣

爾雅曰椵木槿櫬木槿（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爲日及亦曰王蒸）

廣雅曰日及木槿也一名朱槿一名赤槿

說文曰蕣木槿也

毛詩有女同車曰有女同車顔如蕣華（蕣木槿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木槿榮

傅玄曰蕣華麗木也謂之曰洽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

潘尼以爲朝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千

百卉部七

萍　苔　菨　莞

荔挺　彫胡　茖　蘼

薍　雚草　蘆荻　蘩蘉

綸組　帛布　離南　地榆

萍

爾雅曰苹萍（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音瓢）其大者蘋

毛詩采蘋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湘烹也）

又鹿鳴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萍也）

詩義疏曰萍麄大者爲蘋季春生可糝蒸爲茹

周禮秋官下萍氏曰萍氏掌禁川游者（萍解文曰萍草無根不沉其名渠也）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萍始生

周書曰穀雨之日萍始生萍不生陰氣憤盈

左傳桓公曰蘋蘩薀藻之菜可羞於王公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問群臣莫之能識使問孔子孔子曰是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又遣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嘗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萍焉

淮南子曰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

淮南萬畢術曰老血爲萍（聚血之精王黄泉血）

許愼說文曰苹萍也無根浮水而生

周處風土記曰蘋蘋芹菜之別名也
范子計然曰水萍出三輔色青者善
吳氏本草曰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圓小一莖一
葉根入水五月華白三月採日乾之
本草經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寒生池澤水上療暴熱
癢下水氣勝酒長鬚髮久服輕身
郭子曰萍之依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有常
託孰知所自
杜恕篤論曰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菱植萍隨波是以
堯舜惡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劉伶酒德頌曰俯觀萬物擾擾焉如 漢之載浮萍（言隨風）
楚辭曰白萍兮騁望與佳期兮夕
又曰靡萍九衢枲華安居

千 二

又曰竊哀兮浮萍汎搖無根

苔

爾雅曰藫（音覃）石衣也（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或曰藫似髮而大生水底亦可食）澗
界

說文曰苔水衣也
齊書曰宋時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雖名刻
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倪翼祖行獵忽見石上
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
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
石者紹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風也
三國典略曰侯景圍臺城既急時諸軍於德陽堂前殺馬
肉販雜以人肭甘露廚中所有乾苔悉分給軍士
唐書曰拔野古國東北五六日行至鞠國有樹無草但有
地苔無羊馬家畜有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
人衣鹿皮食地苔其人聚木杖為屋尊卑共居其中
淮南子曰窮谷之汙生青苔（青苔水垢）
廣雅曰石髮石衣也
風土記曰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也
遊名山志曰石簣山緣崖而上高百許丈裏悉青苔無別
草木
古今注曰苔錢空室無人行生苔或紫或青一名員蘚一
名綠錢一名綠蘚一名綠苔
廣志曰室無人行生蘚
拾遺記曰晉武帝時祖梨國獻蔓苔亦曰金苔亦曰夜明
博物志曰晉武帝欲觀書司空張華撰博物志進武帝帝
嫌煩令削之賜側理紙萬張王子年云側陂厘也此紙以

千 三 田鳳

水苔為之溪人語訛謂之側理今名苔紙取水中苔造紙
青黃色體澀其苔水中石上生如毛綠色
述異記曰苔錢亦謂之澤葵又名重錢草亦呼為宣蘚南
人呼為垢草
異物志曰石髮海草在海中石上叢生長尺餘大小如韭
葉似蕭莞而株莖無枝以肉雜而蒸之味極美食之近不
知足
本草曰海藻一名海羅生東海中或生河澤莖似亂髮
南越志曰海藻一名海苔或曰海羅
王智深宋記曰王微字景玄太保弘之弟子也吏部尚書
江湛舉其才用以為吏部郎陳病篤不受因與湛書告絕
足不踰閾十有餘載棲遲於環堵之室苔草沒階
沈約青苔詩曰緣堦何漠漠沉水復綿綿微根如欲斷輕

絲似更聯
謝莊月賦云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
榭
謝玄暉直中書省詩云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
⿱艹琴 音琴
抱朴子曰⿱艹琴根化為鱓
字林曰⿱艹琴草生水中根可緣器
莞
爾雅曰⿱艹庳 方寐切 鼠莞 郭璞注曰鼠莞纖細似龍須可以為席蜀中出好者
廣雅曰葱蒲莞也 蔥文同
說文曰莞草可以為席從草完聲
茘挺
禮記月令曰仲冬大雪後五日茘挺出

淮南子曰仲冬茘挺出
顏氏家訓曰月令茘挺出鄭玄注云茘挺馬薤也
說文云茘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茘也通俗
文而又名馬藺
易統驗玄圖云茘挺不出則國多火災
蔡邕月令章句云茘以挺出
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茘草挺出也然則月令之注茘挺為
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種於堦庭但
呼為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莧堪食亦名豚
耳俗曰馬齒江陵嘗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
年始數歲雋晤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緇
因呼為茘挺法師緇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
列仙傳曰冠先生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有
餘年魚或放或留或賣或自食之常著冠幘好種茘食其
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
上鼓琴數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祀之
彫胡
西京雜記曰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彫胡飯
常帥子女躬採擷還家導水鑿川供養母有盈儲家近大
湖湖中生彫胡無復雜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
縣表其閭舍
又曰蒲菰菰有米者長安謂為彫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
之紫菰菰有首者謂之蒙節
苕
爾雅曰苕陵苕 一名陵時 黃華蔈 必遙切 白華茇 孫炎曰苕華色異名亦不同者 沛

廣志雅曰苕草色青黃紫華十一月稻下種之蔓延盛茂可
以美田葉可食
毛詩防有鵲巢曰卭有旨苕
詩義疏曰苕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
似蒺藜而青其華細綠色可食味如小豆藿葉也
詩義疏曰本草曰陵苕一名陵時一名鼠毛似王芻生下
濕水七月八月華紫似今紫草可以染帛煑沐頭髮即黑
葉青如藍而多華
史記曰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
若苕之華
蒹
爾雅曰蒹薕 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為藡
毛詩車轔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蒹薕也葭蘆也蒼蒼盛也

亂（五患切）

爾雅曰菼（他敢切）亂也（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為烏蓲音丘）

毛詩淇奧碩人曰葭菼揭揭（毛曰葭蘆菼亂也）

萑葦

毛詩豳七月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葦（亂為萑葭為葦預畜萑葦可以為曲也）

又生民行葦曰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又河廣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

禮記月令孟秋曰命有司納材葦（蒲葦之屬此時柔脆可取作器物）

吳志曰孫亮初謠云諸葛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鉤絡帶也及諸葛恪為孫峻所殺以葦席裹尸而篾束之

孫卿子曰南方有鳥名蒙鳩以羽編髮為巢係之以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所憑者弱也

覽千 六 李山

呂氏春秋曰季夏之月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掌池澤官也材葦供國用）

又曰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爟以萑葦

南夷志曰瀘河在弄棟北今謂之南瀘兩岸葭葦大如臂

楚辭曰咸播秬黍黃雚是營（咸皆也秬黑黍也雚草名營耕也言為平水土萬民皆得布種黑黍於雚蒲之地盡為良田也）

蘆荻

爾雅曰葭華（即今蘆）葭蘆（葦也）

毛詩曰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葭蘆也）

毛詩義疏曰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

焦贛易林剝之坤曰從風縱火荻芝俱死

漢書曰董偃見寵館陶公主安陵爰叔謂偃曰顧成廟遠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於上此上所欲也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義興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作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是時盧循竊據廣州國末能討因而用之是官養盧也（荻亂也）

春秋後語曰趙襄子欲保晉陽曰奈何無箭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高其高至于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

隋書曰張威拜青州總管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至大江江中有漁父子胥請渡時旁多人漁父歌令止蘆中至夕渡之于淦之之津見其有飢色歸取麥飯鮑魚之羹子胥疑沒蘆中漁父呼蘆中子胥應與食渡之

太一千 十 王老

晏子春秋曰公獵休坐地晏子滅葭而坐公問其故晏子曰臣聞介冑不席獄訟不席尸在堂不席三者皆憂也臣不敢以憂示君公令人不席

淮南子曰鴈銜蘆以避矰繳

又曰蓪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蓪苗荻秀也蓪挺歷切）

抱朴子曰吳世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躬臨試之積荻千束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累之因猛風燔之火盡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

說文曰葭灰以候律管

釋名曰大曰蘆次曰葦荻蘆筍苦荻筍甘

世說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論衡曰上古之人有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鬼居東

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閲百鬼鬼道理妄與人禍荼與鬱累縛以蘆索執以食虎

通語曰諸葛亮見殷禮而歎曰東吴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與兄瑾書云殷徃嗣秀才金之僑肹者也

蘩蔞

爾雅曰蔜(音敖)蕿(音枝)蔞(今蘩蔞也或曰雞腸草)

范汪治淋方曰取蘩蔞草蒲兩手以水煮之亦可常飲

綸組

爾雅曰綸(古頑切)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組綬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名云)

左思吴都賦曰綸組紫絳

帛布

爾雅曰帛似帛布華山有之(草葉有象布帛者因以名云)

六二三　人　崔

離南

爾雅曰離南活脫也(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瓤正白零陵人祖曰貫之爲樹脫皆於)

地榆

本草經曰地榆止汗氣消酒明目

廣志曰地榆可生食

神農本草經曰地榆苦寒主消酒生宛句

太平御覽卷第一千